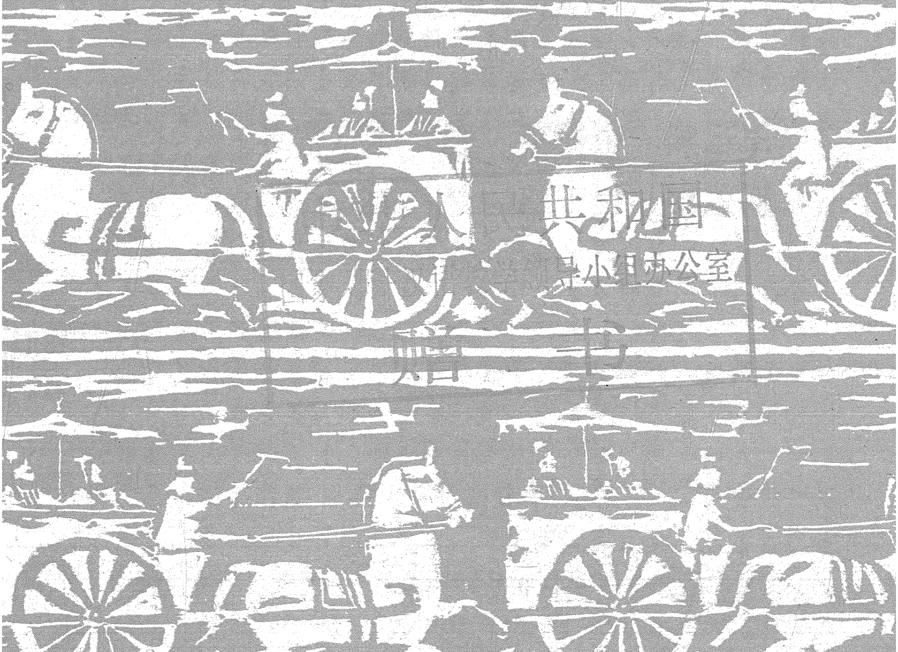
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

世说新语全译

〔南朝·宋〕刘义庆 编撰 柳士镇 刘开骅 译注



贵州人民出版社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

编　委　会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运熙　余冠英　张　克（常务）
罗尔纲　程千帆　缪　钺

出版说明

中华民族有数千年的文明历史，产生了辉煌灿烂的古代文化。它不仅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而且对今天在全民族弘扬爱国主义思想，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仍有巨大的现实意义。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已成为世界文化宝藏的重要部分。不仅是中国的骄傲，也是全人类的骄傲。

然而，我国浩如烟海的古代文化典籍，由于时代的变异，语言的古奥，现代社会的多数人已难识其庐山真面目。为了继承我国优秀文化遗产，我们在全国学术界著名专家的支持下，出版了这套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

这套丛书本着推陈出新、汇聚英华、弘扬传统、振兴华夏之宗旨，化艰深为浅显，熔译注于一炉，既能使广大读者了解我国古代各名著的全豹，又有利于中外文化之交流。丛书精选我国历代经史子集四部名著50种（有个别数种合为一书），以全注全译形式整理出版。在书目的取舍上，我们首先重点选取我国古代哲学、历史、地理、文学、科技各领域具有典型意义的不朽巨著，又兼及历史上脍炙人口深入人心的著名选本；既考虑到所选书目为广大读者应该了解并使之世代流传下去，又顾及各书是否能全部译成现代汉语的实际情况。根据上述原则，我们对经部、子部之书选取较多；史部则重点选取具有权威性的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而对二十四史暂付阙如；在集部着眼于一些有代表性的总集或选集，对历代文人的众多别集暂只译一种作为尝试。

这套丛书以具有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广大读者为对象，不仅从前言到注释及译文均吸收了历代学者呕心沥血的研究成果，而且均附有业已精校的原文，在强调通俗性的同时，也重视学术性与资料性，可以说是我国古籍整理事业的一种新的尝试。

我们相信，这套丛书的问世，对传播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提高全国人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从而振奋精神去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将起到应有的作用。

贵州人民出版社文史编辑室

1990年9月

目　录

前言……………………………………………………………(1)
德行第一………………………………………………………(1)
言语第二 ……………………………………………………(38)
政事第三……………………………………………………(119)
文学第四……………………………………………………(139)
方正第五……………………………………………………(212)
雅量第六……………………………………………………(264)
识鉴第七……………………………………………………(296)
赏誉第八……………………………………………………(319)
品藻第九……………………………………………………(402)
规箴第十……………………………………………………(453)
捷悟第十一…………………………………………………(475)
夙惠第十二…………………………………………………(482)
豪爽第十三…………………………………………………(488)
容止第十四…………………………………………………(498)
自新第十五…………………………………………………(520)
企羡第十六…………………………………………………(524)
伤逝第十七…………………………………………………(528)
栖逸第十八…………………………………………………(541)
贤媛第十九…………………………………………………(553)

术解第二十……………………………………………………（580）
巧艺第二十一…………………………………………………（589）
宠礼第二十二…………………………………………………（598）
任诞第二十三…………………………………………………（602）
简傲第二十四…………………………………………………（638）
排调第二十五…………………………………………………（652）
轻诋第二十六…………………………………………………（696）
假谲第二十七…………………………………………………（717）
黜免第二十八…………………………………………………（730）
俭啬第二十九…………………………………………………（737）
汰侈第三十……………………………………………………（743）
忿狷第三十一…………………………………………………（753）
谗险第三十二…………………………………………………（760）
尤悔第三十三…………………………………………………（764）
纰漏第三十四…………………………………………………（777）
惑溺第三十五…………………………………………………（784）
仇隙第三十六…………………………………………………（790）

前　言

《世说新语》是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编撰的一部志人笔记小说集。刘义庆（公元403～444年），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宋武帝刘裕中弟长沙景王刘道怜的次子，出嗣给临川烈武王刘道规，袭封临川王。曾先后担任豫州刺史、荆州刺史、南兖州刺史等官职。他并不热衷于政治，《宋书》本传说他“性简素，寡嗜欲，爱好文义，才词虽不多，然足为宗室之表”，“招聚文学之士，近远必至”。当时有名的文士如袁淑、陆展、何长瑜、鲍照等都曾受到过他的礼遇。据《宋书》和《南史》本传、《隋书·经籍志》和两《唐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的记载，刘义庆所著有《世说》（即《世说新语》）、《徐州先贤传》、《典叙》、《集林》、《宣验记》、《幽明录》、《江右名士录》和《宋临川王义庆集》等，但多已亡佚，只有《世说新语》一书较为完整地流传下来。

《世说新语》又有《世说》、《世说新书》等异称。北宋黄伯思《东观余论》认为，《世说》之名，肇始于刘向。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刘向所序儒家类六十七篇中，就有《世说》一种。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南史》本传、《隋书·经籍志》及两《唐

志》均称为《世说》，唐写本残卷和段成式《酉阳杂俎》则称为《世说新书》。余嘉锡《四库提要辨正》中《世说新语》条考证说："刘向《世说》虽亡，疑其体例亦如《新序》、《说苑》，上述春秋，下纪秦汉。义庆即用其体，托始汉初，以与向书相续，故即用向之例，名曰《世说新书》，以别于向之《世说》。其《隋志》以下但题《世说》者，省文耳。"这种看法是极有道理的。至于《世说新书》何时改称为《世说新语》，目前学术界尚无确定的看法。可供参考的一种意见是，日本神田醇根据宋人汪藻《世说叙录》残卷中《世说新语》书名下有"晁文元、钱文僖、晏元献、王仲至、黄鲁直家本皆作《世说新语》"的注文，推断"其改称当在五季宋初"（参张永言等《世说新语辞典》罗国威序）。而自北宋晏殊系统整理此书以后，《世说新语》就作为通行的名称流传至今。

《世说新语》主要记载东汉末年至东晋末年二百多年间士族阶层的琐闻佚事，其中魏晋，尤其是东晋时期的内容占主要部分。当然，书中所记人物并不限于士族阶层，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士庶僧徒，其言行凡有值得称述者，都有记载，书中涉及的重要人物就不下五六百人。全书记事一千一百三十余则，按内容分类编排，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三十六门。每一门表现士族名流思想和生活的一个侧面，各门综合，便显现出魏晋士人的精神风貌，反映了其时社会的政治、历史、道德、哲学和美学等方面的某些特征。

汉末至魏晋，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不断激化，统治阶级内部互相倾轧，致使社会动荡不安，政局变幻不定。东汉末年政治败坏，引发了黄巾起义，天下大乱；随后是军阀割据，形成三国鼎立的局面。到了西晋，虽然实现了统一，但不久爆发了"八王之乱"，北方游牧部族趁机入侵，西晋的统治也随之宣告结束，中原地区成为诸族争斗的战场。晋室南渡以后，建立了东晋王朝，偏安半壁，但由于统治集团内部争夺不断，农民起义时有爆发，最

后刘裕取代了司马氏政权，建立了刘宋王朝。这个混乱而痛苦时代的历史事实，并非《世说新语》所要反映的内容，但书中不少简练鲜明的记载，为这幅历史画卷作了许多点染。例如，《方正》第 2 则“魏武作司空，总朝政”，即指曹操专权，挟天子以令诸侯。《方正》第 3 则“魏文帝受禅”，是说曹丕代汉立魏。《文学》第 67 则写司马昭独揽军政大权，窥视帝位却又故作矜持的丑态。《言语》第 29 则记晋室东迁的亡国之恨。《方正》第 32 则提及王敦谋逆，意欲废黜晋明帝。《假谲》第 6 则叙述王敦将起兵，明帝乔装深入叛军探听虚实。《政事》第 11 则记载苏峻作乱，软禁晋成帝并杀死钟雅、刘超。《言语》第 55 则、58 则分别涉及桓温北伐和平蜀。这些记载，虽然大多是作为记言叙事的背景而匆匆一笔带过，却也是这一段历史一鳞半爪的真实记录。

《世说新语》用大量篇幅记载了魏晋名士的清谈。清谈，由东汉太学的清议发展而来。东汉中叶，由于政治腐败，社会动乱，太学生们高言放论，评议时政，臧否人物，其后渐成一种风气。流风所及，至魏晋而尤甚。不过，魏晋清谈和东汉清议有所不同。魏晋时期，王朝更替，朝臣争权，皇室内讧，统治阶级内部充满了虚伪、猜忌、凶杀等卑鄙龌龊的行径。曹操在创建政权的过程中，打击世族豪强，消灭异己，孔融、杨修等名士相继被杀，清谈被迫转向玄虚。魏晋政权交替之时，曹氏和司马氏两大集团殊死斗争，何晏、夏侯玄、嵇康等名士接连被害。及至两晋，统治阶级内部的勾心斗角和权力争夺更是层出不穷，以致形成“名士少有全者”（《晋书·阮籍传》）的悲剧。处于这样险恶的政治环境中，魏晋名士内心充满了彷徨和恐怖，许多人不愿涉足政治，也不敢评议时政。《德行》第 15 则记载司马昭称“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至慎”，说他“言皆玄远，未尝臧否人物”。阮籍的做法正是为了全身远祸。而既要全身远祸，又要填补生活上的空虚，缓解精神上的痛苦，不谈政治而专言玄理的清谈自然是一种理想的方

式。而后，士族文人竞相仿效，清谈便成为士人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许多人也正好借此来展示自己的智慧和才能。这一期间，出现了许多著名的清谈家，例如何晏、王弼、夏侯玄、乐广、卫玠、王导、谢安、庾亮、王濛、刘惔、许询、支道林、简文帝司马昱等人。对此，鲁迅先生曾说："若不能玄谈的，好似不够名士的资格。"（《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清谈的内容，根据《世说新语》和其他有关记载，主要以《周易》、《老子》、《庄子》（合称"三玄"）为本而加以衍畅，探讨有关天地人事万物的一些形而上的问题，所以清谈又称为谈玄。诸如有无之辨、言意之辨、名教和自然、声无哀乐和才性四本等都是常见的论题。例如，《文学》第 8 则记王弼论及的"有无之学"，就来源于老子的"以无为本"的宇宙观，王弼则进一步研究了这一有关宇宙本原的哲学根本问题。第 21 则说到王导过江后论"言尽意"，显然是发展了《周易》的"言不尽意论"。再如，《文学》第 16 则记乐广和客论"旨不至"，第 32 则记支道林钻研《逍遥篇》，第 62 则记殷仲堪和羊孚共同探讨《齐物论》，这些都是清谈家涉及《庄子》义理的地方。东晋以后，佛学和玄学融合渗透，佛经的《小品》、《即色论》、《三乘》等也成为清谈的内容。例如，《文学》第 30 则记北来道人和支道林在瓦官寺讲《小品》，第 35 则记支道林造《即色论》，都是关于佛理的讨论和研究。

魏晋名士们相聚谈玄，一般采用辩难和讲座的形式。辩难通常在两人之间进行，也可以一人对数人辩难，还可以数人互相辩难，甚至有一人自为客主，自己问难自己辩答的。例如，《文学》第 31 则写孙盛和殷浩辩难，互不相让，双方苦苦交锋仍然不分高下，紧张激烈到了连饭都顾不上吃的程度。第 6 则记王弼在辩难中挫败了何晏以后，意犹未足，于是"自为客主数番"，所谈义理"皆一坐所不及"。双方辩难通常要分出高低胜负，因而气氛极其热烈。如果采用讲座的形式，一人单独树义讲论，听者不和讲者

辩论，气氛就和缓得多。例如《文学》第28则记殷浩为谢尚谈玄，谢尚感到"既有佳致，兼辞条丰蔚，甚足以动心骇听"。这样的气氛显然较为平静。

清谈的内容和形式如上所述，但如果从现实意义上来看这种魏晋名士的清谈，由于它含有摈弃世务、逃避社会的意味，于国于己均无益处，因此当时就有一些有识之士提出尖锐的批评。例如，《言语》第70则王羲之就说谢安是"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可谓切中要害。《政事》第18则记王濛、刘惔和支道林去看何充，何充埋头公文，未予理睬，他们要何充"摆拨常务，应对玄言"，何充却回答："我不看此，卿等何以得存？"说的也确是事实。不过，我们在认识其消极一面的同时，也应当看到它的另外一面，就中国哲学的发展而言，魏晋清谈，崇尚老庄，大畅玄佛，实是继汉末突破"独尊儒术"的禁锢以后对哲学思想体系的新的探索，而谈玄盛行，气氛热烈，显示了这种探讨的普遍性和学术的自由发展。对此，冯友兰先生说过："玄学的辨名析理完全是抽象思维，从这一方面说，魏晋玄学是对两汉哲学的一种革命。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人，从两汉到魏晋，觉得耳目一新，这是因为玄学的精神面貌和两汉哲学比较起来，完全是新的。……在中国哲学史中，魏晋玄学是中华民族抽象思维的空前发展。"（《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四册）宗白华先生也认为，魏晋时期"是中国周秦诸子以后第二度的哲学时代"（《美学散步》)。

同清谈玄理一样，品题人物也是魏晋士族阶层中流行的一种风尚。这是《世说新语》表现的又一项重要内容。魏晋时期的人物品题源于东汉察举制度中的乡党评议。当时朝廷根据地方宗族乡党的鉴定性评语选拔官吏，标准是符合儒家的思想道德。当曹操提出"唯才是举"的用人原则后，人物品评开始逐渐转向对实际才能的考察。此后，曹丕又设立九品中正制，根据门第世系擢用官吏，人物品评则失去了往日的仕途意义，而成为对理想人格

的探索和追求。品评的内容也不再局限于对道德或才能的单一考察，而成为对人物品性、才能、容止、风度等方面的全面评论和品鉴，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魏晋时代的审美风尚。此时，人物品题虽然不起直接的政治功利作用，但它仍然可以影响并决定人的名誉、地位、声望，因而很受时人的重视。《品藻》第 25 则记当时名流在一起品评人物，列举完第一等人物时尚未提到温峤，他便神情紧张，惊慌失色。由此可见人物品评在名士心目中的地位。品题人物最看重的是人物神明。在形神关系上，魏晋人认为“精神之于形骸，犹国之有君也”(嵇康《养生论》)，形和神一表一里，互为观照，而神为主形为客，精神统率形骸。《贤媛》第 31 则王羲之夫人说“发白齿落，属乎形骸；至于眼耳，关于神明，那可便与人隔?”她认为眼睛是传达人物神明的，能够和客观世界交流相通。正是基于对形神关系的这种认识，“以形求神”和“得意忘形”便成了考察人物的两种主要方法。所谓“以形求神”，就是通过人物外在的容貌、气色去探求神明，把握内在精神。例如，《赏誉》第 16 则王戎评论王衍，见他“神姿高彻，如瑶林琼树”，就说他“自然是风尘外物”。《容止》第 10 则记王夷甫探视裴楷，见他“双目闪闪若岩下电”，就知道他病情较轻而未伤神明。所谓“得意忘形”，即认为神明高于形骸，有时即便相貌不佳，只要精神气质不同凡俗，也能得到赞赏。例如，《容止》第 1 则记曹操让人代为接见匈奴使者，自己捉刀立床头，但来使还是能够看出“床头捉刀人，此乃英雄也”。第 13 则也写到刘伶身短貌丑，但并未影响对他飘逸洒脱风度的评价。“以形求神”和“得意忘形”，都表现了魏晋时人对神明的高度重视和对精神美的执著追求。魏晋时的人物品题正是以神明为中心而展开的对人物多角度的审视和评价，从而反映了魏晋时代人们丰富的审美情趣。例如，《赏誉》第 10 则王戎评论山涛“如璞玉浑金”，第 12 则山涛评论阮咸“清真寡欲，万物不能移也”，第 37 则王导评论王衍“岩岩清峙，壁

立千仞”，第100则殷浩评论王羲之“清鉴贵要”。《品藻》第54则孙绰评论许询“高情远致”。《夙惠》第2则记述何晏“明惠若神”。从《世说新语》的这些记载来看，魏晋人追求的是那种自然率真之美，超逸脱俗之美，澄澈明净之美，器识明慧之美。这种美的追求显然都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除了口谈玄言和品题人物之外，魏晋士人在生活方式上也一反儒家传统，他们蔑视礼法，率性任诞，展现了一代士人独特的风貌。《世说新语》对此作了充分的描写。魏晋士人大多饮酒成癖，《任诞》第21则记毕茂世说：“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第52则记王忱慨叹道：“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可见酒在他们生活中占有多么重要的位置。因此，阮籍虽性本至孝，但《任诞》第2则写他在居母丧期间，仍然“饮啖不辍，神色自若”。第5则又写他为了步兵府的数百斛美酒，便自求为步兵校尉。不过，魏晋士人沉溺于酒，同特定的社会背景及个人遭遇是密切相关的。有人狂饮酣醉，貌似放达超脱，其实内心隐藏着无法排遣的悲哀和忧愁。《任诞》第51则王忱就一语破的地说：“阮籍胸中垒块，故须酒浇之。”第28则也记载了周顗因为“深达危乱”，便“恒大饮酒，尝经三日不醒”。有人借酒来对抗和逃避政治，为的是全身远祸。《任诞》第35则中王蕴就曾说过：“酒正使人人自远。”另据《晋书·阮籍传》记载：“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阮籍正是以酣醉为掩护，避免了灾祸，保全了性命。对于这类现象，南宋叶梦得《石林诗话》指出：“晋人多言饮酒，有至沉醉者。此未必意真在于酒，盖时方艰难，人各惧祸，唯托于醉，可以粗远世故。”“至嵇、阮、刘伶之徒，遂全欲用此为保身之计。”由此可见，魏晋士人嗜酒，确实有其难言的苦衷。

饮酒之外，魏晋士人又找到了药物作为护身符和麻醉剂。当

时盛行服用五石散。这种药物有兴奋作用。《言语》第14则记载，最早服用并被鲁迅先生称为“吃药的祖师爷”（《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何晏，服五石散后“觉神明开朗”，正说明了它的功效。五石散的毒副作用较大，对人体有伤害，严重时甚至会危及生命。服药后有种种禁忌，如在药性发作时须行走发散，《世说新语》中常常可以见到有关“行散”的记述。服药本是不可取的事，但魏晋士人却乐此不疲，其目的是暂时忘却政治的黑暗和精神的痛苦，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们内心的苦闷。酗酒服药还会引发出种种荒诞可笑的举动，这在本书中也有充分的反映。例如，《任诞》第6则记刘伶酒后在屋内脱光衣服，受到指责后却振振有词地说：“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实在令人哭笑不得。不独刘伶，《德行》第23则记载王平子、胡毋彦国诸人也“皆以任放为达，或有裸体者”，据原注引用的材料看，当时裸体者甚众，不以为羞耻，反而名之为通达。这种荒唐的非礼行径，虽属个人琐事，实在也是对传统儒教的亵渎和反动。

酒和药易于伤身，相比而言，寄情山水则是全身远祸的一种高尚的形式。因此，魏晋士人冶游山水、栖逸林下的风气甚为流行。人们投身大自然的怀抱，在饱览自然美的同时，深切地感受着生命的真谛和人生的超脱。例如，《栖逸》第1则记阮籍游苏门山，遇一似仙的“真人”，深山长啸，“林谷传响”，人和自然似已浑然合一。《言语》第61则记简文帝司马昱游华林园，对左右道：“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也好像山水有情，鸟兽禽鱼有性，于是物我交流，悠然心会。《栖逸》第14则记范宣隐居不仕，后被韩康伯诱载入郡，他便从“车后趋下”，则又表现了他洁身自励、不肯和统治者同流合污的高尚品质。魏晋士人不仅在山水林园之中寻求“真”和“自然”，日常生活中也是如此。他们鄙视功名利禄，不拘儒学礼

教，一切顺应自然，追求一种安闲适意、无拘无束的生活意趣。例如，《任诞》第7则记阮籍无视《礼记·曲礼》中“叔嫂不通问”的旧制，和嫂嫂话别，受到讥笑后他理直气壮地回答：“礼岂为我辈设也？”传统礼教在他眼中不值一文。《简傲》第16则记王子猷去赏竹，主人盛情相待，他却“径造竹下”，游览完毕，“直欲出门”，弄得主人极为难堪。《任诞》第47则又记王子猷雪夜访戴逵，乘小船“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别人问他缘故，他解释说：“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魏晋名士不为外物所累，只求率真放任、适性尽情，大多如此。

从以上叙述中可以看出，魏晋名士饮酒服药，清谈玄理，品题人物，同时又超越礼教，追求真我，任性适意。这种突出的精神特质和言行风范，被后人概括为“魏晋风度”或“魏晋风流”。《世说新语》集中、充分而又生动地表现了名士的这种魏晋风度，所以鲁迅先生说它“差不多就可以看作一部名士底教科书”（《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冯友兰先生则称它是“中国的风流宝鉴”（《三松赏学术文集·论风流》）。当然，我们也应看到，《世说新语》所反映的这种魏晋风度中，包含了不少消极颓废的成分，但是联系当时的时代背景来看，这也是反映了魏晋士人不满现实的一种历史意蕴。

《世说新语》在记叙士人言行，表现魏晋风度的同时，也记载了其他的社会内容。它表彰和赞扬了一些高尚人物及其行为。例如，《德行》第9则记荀巨伯远行探友，危难之际重义轻生。第11则记管宁轻鄙金钱，蔑视权贵。第40则记殷仲堪节俭自律并以此教育子弟。《文学》第68则赞扬皇甫谧为左思《三都赋》作序，奖掖后进。《贤媛》第20则记陶侃用公物孝敬母亲，陶母拒收后又责备陶侃，表现了陶母品行的高洁。《自新》第1则叙述了周处悔过自新，造福乡里的故事，肯定了弃恶向善的可贵精神。此外，《世说新语》也暴露了统治阶级贪婪奢侈、凶残暴虐的丑恶本性。

例如，《汰侈》各则通过集中表现石崇、王恺这两个人物来反映豪门世族穷奢极欲的生活，他们的靡费行径简直令人吃惊。《俭啬》中有四则的内容描写王戎既富且贵，却又悭吝异常，使人们充分认识到统治者贪婪聚敛的本性。书中对于魏晋统治者凶残肆虐、草菅人命的暴行也有所揭露。例如，《汰侈》第1则记石崇竟然杀侍女来劝酒，视人命为儿戏，令人发指。

当然，《世说新语》在内容上也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编撰者毕竟是王室贵族，由于阶级地位和生活、思想的限制，书中有不少消极的东西，这是我们今天应当屏弃的。例如《德行》第14则赞扬王祥对后母的一味愚孝，《术解》中浓厚的迷信色彩等。

《世说新语》在艺术上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它的最大特色是运用多种手法，塑造了众多的栩栩如生的魏晋风流人物，绘就了一幅多姿多彩的名士群像图卷。具体说来，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选择个性化的言行来刻画人物的神韵。例如，《品藻》第35则桓温问殷浩："卿何如我?"殷浩回答："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一句话就道出殷浩高自标持的个性，以及不甘示弱却又不想激怒对方的复杂心理。《雅量》第15则写祖约"料视财物，客至，屏当未尽，余两小簏著背后，倾身障之，意未能平"。寥寥数语，以祖约的掩饰行为，反映他贪爱财物却又唯恐为人所知的矛盾心情。刻画一言一行，笔墨不多，却能使人物的个性、神态跃然纸上。二是抓住典型的细节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例如，《雅量》第1则记顾雍得子凶信，虽神气不变，却"以爪掐掌，血流沾襟"，充分表现了顾雍悲不自抑而又极力克制的坚毅性格。《忿狷》第2则记王蓝田吃鸡蛋，通过他刺、掷、碾、内、啮、吐这一连串令人捧腹的动作，人物褊狭急躁的个性就表现得淋漓尽致。三是运用比较的手法来突出人物的特征。有时用对比的方式。例如，《德行》第11则通过管宁、华歆对待金钱、权贵的不同态度揭示了二人品行的优劣高下。《雅量》第29则记谢安、王坦之赴桓温宴会，王坦

之惧形于色，而谢安“神意不变”，两相对照，谢安处变不惊的气度表现得十分突出。有时则采用比况的方式，通常借用自然景物来比况人物，把本来不易传述的人物风姿神貌外化为可见的传神之形。例如，《容止》第 4 则写夏侯太初“朗朗如日月之入怀”，第 6 则写王安丰“眼烂烂如岩下电”，第 11 则写嵇延祖“卓卓如野鹤之在鸡群”，第 39 则记有人赞叹王恭“濯濯如春月柳”。

《世说新语》艺术上的另一大特色是语言精练含蓄，隽永传神。明人胡应麟赞扬说：“读其语言，晋人面目气韵，恍忽生动，而简约玄澹，真致不穷。”（《少室山房笔丛》）鲁迅先生也称之为“玄远冷俊”（《中国小说史略》）。这种语言风格的形成，是魏晋时期崇尚老庄、盛行谈玄之风的结果。名士们探求玄理要讲究辞约旨达，语含机锋，这种玄虚澹远的风格当然要影响到其时的文风，而《世说新语》又以记录名士言行为主，这一影响就表现得更为直接、更加典型。书中在记言时往往三言两语就能传神，使人循声得貌，这在前文已经提及。即以记事语言而论，同样洗练生动，极富概括力和表现力。例如，《俭啬》写王戎贪婪本性的几则，有如白描，用语不多而对人物的刻画却入木三分。《文学》第 5 则记钟会撰《四本论》后欲见嵇康，也仅用二十余字就写出了他既想卖弄却又自感卑怯的矛盾心理。这里嵇康虽未出现，但从对钟会的描写中，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出他的神态风姿。此外，《世说新语》中不少地方都以当时的口语入书，例如“阿堵、何物、许、身、伊、伧父、溪狗、无容、小却、可念、周旋、居然、都、了、偏、精”等词语，都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色或地域特色，既传达出口语中丰富的情感语气，也真切地反映了人物说话时的神情。从这一意义上说，《世说新语》也为汉语史的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

《世说新语》产生了十分广泛的影响。作为魏晋南北朝志人小说的代表作，它是在郭澄《郭子》、裴启《语林》的基础上，参以诸家史书并搜集口头流传的名士们的琐闻佚事编撰而成的。这一

做法开启了后世笔记小说的先河。仿其体例而写成的作品，唐代有刘肃的《大唐新语》、王方庆的《续世说新语》，宋代有王谠的《唐语林》、孔平仲的《续世说》，明代至近代则有何良俊的《何氏语林》、王晫的《今世说》、易宗夔的《新世说》等等。另一方面，《世说新语》中的不少故事，后世仍有旺盛的生命力。有的成了戏剧小说创作的素材，例如关汉卿的杂剧《玉镜台》即取材于《假谲》第 9 则“温公丧妇”；陆采的传奇《怀香记》则由《惑溺》第 5 则韩寿和贾充之女私相授受、终结良缘的故事发展而来；《言语》第 8 则祢衡击鼓羞曹一事，《捷悟》第 3 则杨修解“黄绢幼妇”之辞，《假谲》第 2 则曹操令士兵望梅止渴，后来都成为罗贯中《三国演义》中的生动情节。有的则演化为后人习用的成语或诗文中常用的典故。习用的成语如身无长物（《德行》第 44 则）、皮里阳秋（《赏誉》第 66 则）、鹤立鸡群（《容止》第 11 则）、一往情深（《任诞》第 42 则）。常用的典故如谢女咏雪（《言语》第 71 则）、曹操捉刀（《容止》第 1 则）、子猷访戴（《任诞》第 47 则）。由此可见《世说新语》在我国文学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这样一部影响深远的作品，历来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书成后约五十年，南朝齐代敬胤即率先为它作注，该注已亡佚。现存的最早注本出自南朝梁代刘孝标之手。孝标经历宋、齐、梁三个朝代，学识丰赡，见闻博洽。他的注文以增补史料为主，并纠正了原书中一些讹误，丰富了原书的内容。尤为可贵的是，注文征引古书四百余种，其中绝大多数已亡佚，因此，刘孝标注的传世，也为研究者提供了极为可贵的资料。刘孝标之后，校注和研究《世说新语》者代有其人，著作累世不绝，单是近几十年来，就有杨勇的《世说新语校笺》（1969 年）、王叔岷的《世说新语补证》（1976 年）、余嘉锡的《世说新语笺疏》（1983 年）、徐震堮的《世说新语校笺》（1984 年）。《世说新语》还传播到了海外。最晚在公元 9 世纪末，即已传入日本，并且在近数百年来，日本出现了一

批研究《世说新语》的成果。1974 年,《世说新语》被全译为法文。1976 年,美国的马瑞志教授将它连同刘孝标的大部分注文翻译成英文。这样,《世说新语》又进入了西方国度。

我们撰写的这部《世说新语全译》,以明代袁褧嘉趣堂本为依据,参以日本尊经阁影宋本、王先谦思贤讲舍校订本、唐写本《世说新书》残卷,对原文作了必要的校订。为方便读者阅读,又将原文中的繁体字、异体字改为简体字、通行字。注释主要交代一些背景材料,对人名、地名、职官名以及特殊疑难词语或译文较难表达含义的词语作了解释,其余大多从略。今译以直译为主,同时结合意译,少数译文不易体现细微含义之处,则在注释中作简要说明。译注时主要参考了刘盼遂《世说新语校笺》、杨勇《世说新语校笺》、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许绍早等《世说新语译注》、吴金华《世说新语考释》等著作,又利用了张永言等《世说新语辞典》、张万起《世说新语词典》、江蓝生《魏晋南北朝小说词语汇释》、王云路和方一新《中古汉语语词例释》、董志翘和蔡镜浩《中古虚词语法例释》中的成果,限于体例,没有一一注明,在此谨表示衷心感谢。

在本书撰写过程中,得到了周勋初、郭维森、吴锦三位教授的帮助,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又蒙李立朴主任多方关心,并一再放宽我们的交稿时间;责任编辑程小铭先生也付出了艰辛的劳动;这里谨向诸位先生表示诚挚的谢意。

今译是艰巨复杂的工作,由于水平所限,本书错误疏漏自当不少,祈请专家读者不吝指正。

柳士镇　刘开骅

1995 年 6 月

德行第一

【题解】

《世说新语》分为三十六个门类，而以《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放在前面，这显然是受了儒家所谓“孔门四科”的影响。但从内容上看，它们又和儒家忠孝为本的思想不完全相同，带有魏晋时代的特征。

《德行》门共有四十七则故事，主要反映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赞扬了儒家的传统美德，如吴郡陈遗贮锅巴奉母，谢安劝兄释放老翁，荀巨伯宁死不肯弃友，管宁蔑视钱财、权位。这些都是孝悌、仁爱、节义、清廉品行的表现。二是反映了魏晋时期特定的道德观念，如阮籍的“至慎”，嵇康无“喜愠之色”，王澄、胡毋辅之“以任放为达”，王献之以与郗家离婚为过失。这些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同传统礼教不相符的行为，表现出当时士人的品行心态以及追求个性解放的精神。

【原文】

1. 陈仲举言为士则①，行为世范。登车揽辔②，有澄清天下之志。为豫章太守③，至，便问徐孺子所在④，欲先看之。主簿白⑤：“群情欲府君先入廨⑥。”陈曰：“武王式商容之闾⑦，席不暇暖。吾之礼贤，有何不可！”

【注释】

①陈仲举：陈蕃，字仲举，东汉人，官至太傅，因谋诛宦官未成，被害。

②登车揽辔（pèi 沛）：古代受任的官员通常乘车赴职，登车揽辔表示初到职任。揽辔，拿过缰绳。

③豫章：郡名，治所在今江西南昌。太守：郡长官，负责一郡行政事务。

④徐孺子：徐稚，字孺子，终身隐居不仕。陈蕃在豫章时，不接待宾客，只为徐稚特设一榻，徐稚坐过走后，就挂起不用。

⑤主簿：中央机构或地方官府属官，掌管文书簿籍。魏晋时期，为将帅重臣的幕僚长，地位甚重。

⑥府君：对太守的尊称。廨（xiè 谢）：官署，官吏办公及居住的地方。

⑦武王：指周武王姬发，率领天下诸侯伐纣灭商，建立周朝。式：通“轼”，车厢前部扶手的横木，这里表示扶着轼。古人乘车俯身扶轼表示敬意。商容：商代贤人，因直谏被纣王废黜。

【译文】

陈仲举的言谈是读书人的榜样，行为是世人的规范。他刚开始做官，便有刷新政治的志向。出任豫章太守时，一到郡，便打听徐孺子的住处，想先去拜访他。主簿禀告说：“众人的意思希望您先进官署。”陈仲举说：“周武王得到天下后，垫席尚未坐暖，就先去商容居住过的里巷表示敬意。我礼敬贤人，不先进官署，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原文】

2. 周子居常云[①]：“吾时月不见黄叔度[②]，则鄙吝之心已复生矣[③]！”

【注释】

①周子居：周乘，字子居，东汉人，官至泰山太守。

②时月：几个月。黄叔度：黄宪，字叔度，因有德行，受到当时名流推重。

③复：词尾，无实义。

【译文】

周子居常说："我只要几个月见不到黄叔度，鄙陋贪吝的念头就已经产生了！"

【原文】

3. 郭林宗至汝南①，造袁奉高②，车不停轨，鸾不辍轭③；诣黄叔度，乃弥日信宿④。人问其故，林宗曰："叔度汪汪如万顷之陂⑤，澄之不清，扰之不浊，其器深广，难测量也。"

【注释】

①郭林宗：郭泰，字林宗，东汉人，博学有德，善处世事和品评人物。汝南：郡名，治所在今河南平舆北。

②袁奉高：袁阆（làng 浪），字奉高，东汉人，官至太尉掾。

③"车不"二句：指车子不停下，这里形容下车的时间极短。轨，车轮的轴头，这里指车轮。鸾，通"銮"，车铃，装在轭首或车辕头的横木上，铃内有弹丸，车行则摇动作响。轭，架在拉车牲口脖子上的曲木。

④弥日：连日。信宿：留宿两夜。

⑤陂（bēi 卑）：池塘。

【译文】

郭林宗到了汝南，拜访袁奉高，见面时间很短；拜访黄叔度，却连日留宿。别人问他什么缘故，他说："叔度如同万顷的水塘那样宽广深邃，无法澄清，也无法搅浑，他的度量又深又广，很难测量啊。"

【原文】

4. 李元礼风格秀整①，高自标持②，欲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③。后进之士有升其堂者，皆以为登龙门④。

【注释】

①李元礼：李膺，字元礼，东汉人，曾任司隶校尉。当时朝廷纲纪不振，他独持法度，因此声名很高。后因反对宦官专政，未成被杀。

②高自标持：自尊自信，自视甚高。

③名教：指儒家以正名定分为中心的封建礼教。是非：指辨别正误，褒贬得失。

④登龙门：据《太平广记》卷四百六十六引《三秦记》说，龙门之下，每年三月有黄鲤鱼汇集，能跃上龙门的不过七十二条，均化而为龙。后来就以登龙门比喻得到有名望者的接待和援引而增长声誉。龙门，黄河水道，在今山西河津西北和陕西韩城东北之间。黄河至此，两岩峭壁对峙，形如阙门。

【译文】

李元礼风度秀美严整，为人自尊自信，要把按名教标准来品评天下的得失是非作为自己的责任。后辈士人能够得到他接待的，都自认为是登上了龙门。

【原文】

5. 李元礼尝叹荀淑、钟皓曰①："荀君清识难尚②，钟君至德可师。"

【注释】

①荀淑：字季和，东汉人，博学知人，称名州里，曾任朗陵侯相。钟皓：字季明，东汉人，公府屡辟不仕，以《诗经》、刑律教授门徒，名重乡里。

②尚：超越。

【译文】

李元礼曾经赞叹荀淑、钟皓两人说："荀君识见高明，别人很难超越；钟君德行盛美，却可以学习。"

【原文】

6．陈太丘诣荀朗陵①，贫俭无仆役，乃使元方将车，季方持杖后从②。长文尚小③，载著车中。既至，荀使叔慈应门，慈明行酒，余六龙下食④。文若亦小⑤，坐著膝前。于时太史奏⑥："真人东行⑦。"

【注释】

①陈太丘：陈寔（shí 实），字仲弓，东汉人，曾任太丘（县名，治所在今河南永城西北）长。荀朗陵：荀淑，曾任朗陵侯相。

②元方：陈纪，字元方，陈寔的儿子。季方：陈谌，字季方，陈纪的弟弟。

③长文：陈群，字长文，陈纪的儿子。

④六龙：荀淑共有八子，都有才名，号为"八龙"；六龙指第三子叔慈、第六子慈明之外的六子。

⑤文若：荀彧（yù 域），字文若，荀淑的孙子。

⑥太史：官名，掌管治、教、礼、政、刑、事"六典"及天文历法。

⑦真人：本指仙人，修真得道的人，这里指有才德的人。

【译文】

太丘长陈寔去拜访朗陵侯相荀淑，因为家贫俭朴，没有仆役，就让长子元方驾车，少子季方拿着手杖跟随在后。孙子长文年龄还小，就坐在车中。到了荀家，荀淑让叔慈接引客人，让慈明奉酒，其余六个儿子递菜送饭。孙子文若年纪也小，就坐在祖父膝上。当时太史上奏朝廷说："有真人往东去了。"

【原文】

7. 客有问陈季方："足下家君太丘有何功德，而荷天下重名[①]？"季方曰："吾家君譬如桂树生泰山之阿[②]，上有万仞之高[③]，下有不测之深；上为甘露所霑，下为渊泉所润。当斯之时，桂树焉知泰山之高、渊泉之深？不知有功德与无也。"

【注释】

①家君：对人尊称自己的父亲，这里在前面加上敬词尊称别人的父亲。

②阿（ē婀）：山的角落。

③仞：长度单位，八尺（一说七尺）为一仞。

【译文】

有客人问陈季方："令尊太丘有哪些功业和品德，而能在天下享有崇高的声望？"季方说："我父亲好比生长在泰山一角的桂树，上有万丈的高峰，下有不测的深渊；上受雨露沾溉，下受深泉滋润。在这个时候，桂树哪能知道泰山有多高、深泉有多深呢？不知道是有功德还是没有功德。"

【原文】

8. 陈元方子长文，有英才，与季方子孝先各论其父功德[①]，争之不能决，咨于太丘。太丘曰："元方难为兄，季方难为弟[②]。"

【注释】

①孝先：陈忠，字孝先，陈谌的儿子。

②"元方"二句：意思是元方季方兄弟二人论排行有长幼之别，论功德

则很难分出高下。

【译文】

陈元方的儿子长文，有卓越的才能，同陈季方的儿子孝先各自夸耀自己父亲的功业德行，彼此争执，无法决断，去询问祖父太丘长陈寔。陈寔说："元方做哥哥很难啊，季方做弟弟也很难啊。"

【原文】

9. 荀巨伯远看友人疾①，值胡贼攻郡②，友人语巨伯曰："吾今死矣，子可去③！"巨伯曰："远来相视，子令吾去，败义以求生，岂荀巨伯所行邪？"贼既至，谓巨伯曰："大军至，一郡尽空，汝何男子④，而敢独止？"巨伯曰："友人有疾，不忍委之，宁以我身代友人命。"贼相谓曰："我辈无义之人，而入有义之国。"遂班军而还，一郡并获全。

【注释】

①荀巨伯：东汉人，生平不详。

②胡：古代对北方和西方各少数民族的泛称，东汉时常指匈奴、乌桓、鲜卑等。贼：对敌人的蔑称。

③子：对对方的尊称。

④汝：你，略带轻贱、狎昵意味。

【译文】

荀巨伯远道去探望朋友的病，正好遇上外族敌寇攻打郡城，朋友对巨伯说："我马上就要死了，您还是离开吧！"巨伯说："我远道来看望您，您却要我离开，败坏道义以求生存，难道是我荀巨伯干的事吗？"敌寇进了城，对巨伯说："大军一到，整个郡城的

人都跑光了，您是什么样的一个男人，竟敢一个人留下来？”巨伯说：“朋友有病，不忍心丢下他，情愿用我自己来替换朋友的一条命。”敌寇听后相互议论说：“我们这些不讲道义的人，却侵入这有道义的国度。”于是撤军而回，整个郡城因此都得到保全。

【原文】

10. 华歆遇子弟甚整①，虽闲室之内②，严若朝典③；陈元方兄弟恣柔爱之道④。而二门之里⑤，两不失雍熙之轨焉⑥。

【注释】

①华歆（xīn 心）：字子鱼，汉末曾任豫章太守、尚书令，入魏后任司徒。
②闲室：私室；家里。常指非正式场合。
③朝典：朝廷的礼仪。
④恣（zì 自）：听凭。
⑤二门：两家。
⑥雍熙：和睦亲善。

【译文】

华歆对待子弟非常严格，即使是在家里，礼仪也像在朝廷上那样严肃庄重；陈元方兄弟却是任其自然地实行温柔友爱的办法。两个家庭内部，都没有失掉和睦亲善的治家法度。

【原文】

11. 管宁、华歆共园中锄菜①，见地有片金，管挥锄与瓦石不异，华捉而掷去之②。又尝同席读书，有乘轩冕过门者③，宁读如故，歆废书出看。宁割席分坐④，曰：“子非吾友也。”

【注释】

①管宁：字幼安，三国时魏国人，曾避居辽东三十余年，不愿做官。

②捉：拿着；握着。

③轩：官员乘坐的车子。冕：官员的礼帽。这里“轩冕”连用，是复词偏义，偏指“轩”，“冕”字无义。

④坐：同“座”，座位。

【译文】

管宁和华歆一道在园中锄菜，看见地上有一片金子，管宁依旧挥动锄头，和锄去瓦石没有什么不同，华歆则捡起金子而后扔掉它。他们又曾经同坐在一张坐席上读书，有达官贵人乘坐官车由门外经过，管宁依旧读书，华歆则丢开书本出去观看。管宁便割断坐席，分开座位，对华歆说：“您不是我的朋友。”

【原文】

12. 王朗每以识度推华歆①。歆蜡日尝集子侄燕饮②，王亦学之。有人向张华说此事③，张曰：“王之学华，皆是形骸之外④，去之所以更远。”

【注释】

①王朗：字景兴，三国时魏国人，官至司徒。

②蜡（zhà 炸）：通“禬”，古代的一种年终祭祀，在十二月合祭百神。燕：通“宴”，宴饮；宴会。

③张华：字茂先，晋惠帝时担任太子少傅，后被赵王司马伦杀害。博学多闻，颇有时望，著有《博物志》。

④形骸（hái 孩）：人的形体，这里指外在的形式。

【译文】

王朗每每在识见、气度方面推重华歆。华歆曾经在䄍祭那天聚集子侄一起宴饮，王朗也学他这样做。有人向张华说起这件事，张华说："王朗学华歆，都是从表面上去学，所以距离华歆越来越远。"

【原文】

13.　华歆、王朗俱乘船避难[1]，有一人欲依附，歆辄难之[2]。朗曰："幸尚宽，何为不可？"后贼追至，王欲舍所携人。歆曰："本所以疑[3]，正为此耳。既已纳其自托[4]，宁可以急相弃邪？"遂携拯如初。世以此定华、王之优劣。

【注释】

①难（nàn 男去声）：这里指汉魏之交的动乱。

②难（nán 男）：认为……难。

③疑：迟疑；犹豫不决。

④纳：接受。

【译文】

华歆、王朗一道乘船避难，有一个人想搭他们的船，华歆马上就对这事表示为难。王朗说："幸好船还宽敞，为什么不行呢？"后来强盗追上来了，王朗想要丢下随带的那个人。华歆说："我起先之所以犹豫，正是为的这种情况。既已接受了他托身的请求，怎么可以因为情况急迫抛弃他呢？"于是仍旧像开始那样携带救助他。世人便根据这件事来评定华歆、王朗的优劣。

【原文】

14.　王祥事后母朱夫人甚谨[1]。家有一李树，结子殊

好，母恒使守之。时风雨忽至，祥抱树而泣。祥尝在别床眠，母自往暗斫之②，值祥私起③，空斫得被。既还，知母憾之不已，因跪前请死。母于是感悟，爱之如己子。

【注释】

①王祥：字休征，是有名的孝子，为侍奉后母，年近六十才进入仕途，仕魏官至太常、太尉，入晋后拜太保。

②斫（zhuó 浊）：砍。

③私：小便。

【译文】

王祥侍奉后母朱夫人非常恭敬。家中有一棵李树，结的果实特别甜美，后母一直派他守护着。有时风雨忽然来临，王祥就抱着李树哭泣。王祥有次在另一张床上睡觉，后母暗中拿刀去杀他，正好碰上王祥起床小便，只砍着被子。王祥回来后，知道后母为这事遗憾不止，就跪在后母面前请求处死自己。后母因此受到感动而醒悟过来，从此就像对待亲生儿子那样疼爱他。

【原文】

15. 晋文王称阮嗣宗至慎①，每与之言，言皆玄远②，未尝臧否人物③。

【注释】

①晋文王：司马昭，字子上，三国时魏河内温县（今河南温县西）人，司马懿次子。曾任魏大将军，专擅国政，死后谥为文王，其子司马炎称帝后，追尊为文帝。阮嗣宗：阮籍，字嗣宗，三国时魏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曾任步兵校尉。他与嵇康齐名，是“竹林七贤”之一。因和当时的司马氏集团有矛盾，常以醉酒的方式保全自己。

②玄远：玄奥幽远。

③臧否（zāngpǐ 赃痞）：褒贬；评论。

【译文】

晋文王司马昭称赞阮嗣宗为人极为谨慎，每次同他谈话，他说的话都高妙幽远，从未评论人物的优劣。

【原文】

16. 王戎云[①]："与嵇康居二十年[②]，未尝见其喜愠之色。"

【注释】

①王戎：字濬（jùn 俊）冲，晋琅邪临沂（今属山东）人，"竹林七贤"之一，曾任尚书令、司徒，封安丰侯。

②嵇康：字叔夜，三国时魏谯郡铚（zhì 至）（今安徽宿州西南）人，"竹林七贤"之一，曾任中散大夫，因遭钟会构陷，被司马昭杀害。

【译文】

王戎说："与嵇康相处了二十年，未曾见过他有喜怒的表情。"

【原文】

17. 王戎、和峤同时遭大丧[①]，俱以孝称。王鸡骨支床[②]，和哭泣备礼。武帝谓刘仲雄曰[③]："卿数省王、和不？闻和哀苦过礼，使人忧之。"仲雄曰："和峤虽备礼，神气不损；王戎虽不备礼，而哀毁骨立[④]。臣以和峤生孝[⑤]，王戎死孝[⑥]。陛下不应忧峤，而应忧戎。"

【注释】

①和峤（qiáo 乔）：字长舆，晋汝南西平（今河南舞阳东南）人。武帝时任中书令，因母丧离职；惠帝即位，拜为太子少傅。他家境豪富，却为人吝啬，因此受到世人讥讽。大丧：父母之丧，这里单指母丧。

②鸡骨支床：形容人骨瘦如柴的样子。

③武帝：指晋武帝司马炎，字安世，司马昭的儿子。公元 265 年代魏称帝，建立晋朝，在位二十六年。刘仲雄：刘毅，字仲雄，官至尚书左仆射。

④哀毁骨立：形容因过分悲哀而消瘦得仅剩骨架支撑身体。

⑤生孝：遵守丧礼哀伤而能不损害身体的孝行。

⑥死孝：对父母极尽哀悼之情以至危及自己性命的孝行。

【译文】

王戎与和峤同时丧母，都因为能尽孝而受到称赞。王戎骨瘦如柴，和峤哀痛哭泣，礼仪周全。晋武帝司马炎对刘仲雄说："你常去探望王戎、和峤吗？听说和峤过于悲伤，超出了礼法限度，真让人为他担忧。"仲雄说："和峤虽然礼仪周全，精神并没有受到损伤；王戎虽然礼仪不周，但是悲痛得伤了身体，只剩一把骨头。我以为和峤是生孝，王戎是死孝。陛下不应为和峤担忧，而应为王戎担忧。"

【原文】

18. 梁王、赵王①，国之近属，贵重当时。裴令公岁请二国租钱数百万②，以恤中表之贫者③。或讥之曰："何以乞物行惠？"裴曰："损有余，补不足，天之道也④。"

【注释】

①梁王：指晋梁孝王司马肜（róng 荣），字子徽，司马懿的儿子，封梁王，官至太宰。赵王：司马伦，字子彝，司马懿的儿子，封赵王，惠帝时起兵谋反，自为相国，又称皇帝，后被诛杀。

②裴令公：裴楷，字叔则，晋河东闻喜（今属山西）人，博览群书，尤其精通《老子》、《周易》，曾任河内太守、侍中，官至中书令。二国：梁王、赵王二人的封国。

③中表：中表亲。父亲姐妹的儿女叫外表，母亲兄弟姐妹的儿女叫内表，互称中表。

④“损有”三句：语出《老子》七十七章，原文作“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

【译文】

梁王司马彤、赵王司马伦都是皇帝的近亲，地位显赫，权重一时。中书令裴楷每年请求他们两个封国拨出几百万租税钱，用来周济他们亲戚中那些贫穷的人。有人讥讽他说：“为什么乞讨财物来施行恩惠？”裴楷说：“减损有余的来补助欠缺的，这是天理。”

【原文】

19．王戎云：“太保居在正始中①，不在能言之流②。及与之言，理中清远③。将无以德掩其言④？”

【注释】

①太保：官名，古代三公之一，位次于太傅，后多为勋戚文武大臣加衔赠官，无实职。晋以后，太子官属有太子太保，负责辅导太子。这里指王祥，是用官名代替人名。正始：三国魏齐王曹芳的年号（公元240～249年）。

②能言：指能清谈。

③理中：恰当的义理。

④将无：表示测度而意思偏于肯定，相当于“莫非”、“也许”。

【译文】

王戎说：“太保生活在正始年间，不属于善于清谈的那一等人物。等到和他谈论起来，原来义理允当，清新深远。莫非是因为

他崇高的德行掩盖了他的清谈？”

【原文】

20. 王安丰遭艰[1]，至性过人[2]。裴令往吊之，曰：“若使一恸果能伤人，濬冲必不免灭性之讥[3]。”

【注释】

①王安丰：王戎，字濬（jùn 俊）冲，封安丰侯。艰：父母的丧事。

②至性：纯真的感情。

③灭性：因丧亲过度悲伤而危及生命。古人认为，居丧时哀毁过度而丧命，是不合于圣人之教的。

【译文】

安丰侯王濬冲在服丧期间，孝顺的天性超出一般人。中书令裴楷去吊唁时，见到他哀毁的情况，说道：“如果一次极度悲恸果真能损伤人的话，那么濬冲一定免不了受到毁灭性命的指责。”

【原文】

21. 王戎父浑[1]，有令名，官至凉州刺史[2]。浑薨[3]，所历九郡义故[4]，怀其德惠，相率致赙数百万[5]，戎悉不受。

【注释】

①浑：王浑，字长源，王戎的父亲，官至凉州刺史，封贞陵亭侯。

②凉州：州名，魏晋时治所在姑臧（今甘肃武威）。刺史：官名，魏晋六朝时为州长官，掌管一州的军政大权。

③薨（hōng 轰）：古代王侯的死称薨。王浑被封为贞陵亭侯，所以称薨。

④九郡：据《晋书·地理志》记载，凉州统辖金城、西平、武威、张掖、西郡、酒泉、敦煌、西海八郡，所以有人认为这里的“九郡”当为“八郡”。

也有人据《太平御览》卷五百五十引作“州郡”，认为“九”是“州”字之误。这里姑从后一说。义故：义从和故吏，指自愿追随者和部下。

⑤赙（fù 傅）：资助别人办丧事的财物。

【译文】

王戎的父亲王浑，很有名望，官位做到凉州刺史。王浑死后，他在各州郡做官时的随从和部属，怀念他的德行恩惠，共同凑集几百万钱送给王戎作丧葬费，王戎一概不接受。

【原文】

22. 刘道真尝为徒①，扶风王骏以五百匹布赎之②，既而用为从事中郎③。当时以为美事。

【注释】

①刘道真：刘宝，字道真，晋人，嗜酒善歌，有才能。徒：服劳役的刑徒。

②扶风王：司马骏，司马懿的儿子，封为扶风王。

③从事中郎：官名，将帅府的幕僚，主管参议谋划。

【译文】

刘道真曾经是个判服劳役的刑徒，扶风王司马骏用五百匹布来为他赎罪，不久又委任他为从事中郎。当时都认为这是一件好事。

【原文】

23. 王平子、胡毋彦国诸人①，皆以任放为达，或有裸体者②。乐广笑曰③：“名教中自有乐地④，何为乃尔也？”

【注释】

①王平子：王澄，字平子，晋琅邪临沂（今属山东）人，素有名望，官至荆州刺史，领南蛮校尉，后因轻侮王敦而被杀。胡毋彦国：胡毋辅之，字彦国，有才干而不拘小节，晋室南渡后官至湘州刺史。

②或：又；另。

③乐广：字彦辅，晋南阳淯（yù育）阳（今河南白河北）人，崇尚清谈，很有名望。曾任吏部尚书，后转右仆射领吏部，代王戎为尚书令。

④名教：名分之教，即以正名定分为中心的儒家礼教。

【译文】

王平子、胡毋彦国等人，都把放荡不羁当作通达，甚至还有人赤身裸体。乐广不由生笑说："名教中自有快乐的境地，为什么偏要这样做呢？"

【原文】

24. 郗公值永嘉丧乱①，在乡里，甚穷馁。乡人以公名德，传共饴之②，公常携兄子迈及外生周翼二小儿往食③。乡人曰："各自饥困，以君之贤，欲共济君耳，恐不能兼有所存。"公于是独往食，辄含饭著两颊边，还，吐与二儿。后并得存，同过江④。郗公亡，翼为剡县⑤，解职归，席苫于公灵床头⑥，心丧终三年⑦。

【注释】

①郗（xī希）公：郗鉴，字道徽，晋高平金乡（今属山东）人，以儒雅著名。历任兖州、徐州刺史、司空，官至太尉。永嘉丧乱：晋怀帝永嘉年间（公元307～312年），政治混乱，民不聊生。永嘉五年（公元311年），匈奴贵族刘聪部将攻破洛阳，生俘怀帝，焚毁全城，史称"永嘉之乱"。

②饴（sì四）：通"饲"，给人饭吃。

③迈：郗迈，字思远，曾任晋陵内史、中护军。外生：即外甥。周翼：字子卿，曾任剡县县令、青州刺史、少府卿。

④过江：永嘉之乱，中原人士纷纷渡过长江到江南避难。后来，镇守建康（今江苏南京）的琅邪王司马睿即帝位，建立东晋王朝。

⑤为剡（shàn 扇）县：做剡县（今浙江嵊县）县令。

⑥席苫（shān 山）：以草垫为席，坐、卧在上面。古制，父母去世，孝子在草垫上枕着土块睡觉，以尽居丧之礼，叫做“寝苫枕块”。这里指周翼以为父母守孝的方式为郗鉴守孝。

⑦心丧：如同哀悼父母一样悲伤，但不穿孝子之服。古制，父母死，服丧三年；外亲死，服丧五个月。郗鉴是外亲，周翼不具丧服而守孝三年，所以称心丧。

【译文】

郗鉴遭逢永嘉丧乱，住在家乡，穷困得没有饭吃。乡里因他德高望重，便轮流供给他饭吃。郗鉴常常带着哥哥的儿子郗迈和外甥周翼这两个孩子去吃。乡人说：“各家自己也穷困挨饿，只是因为您有贤德，想共同设法周济您，恐怕不能同时养活小孩。”郗鉴于是就只身去吃，吃完后总是把饭含在腮帮子里，回来再吐出给两个小孩吃。后来三人都活了下来，一起渡江南下。郗鉴死时，周翼正任剡县县令，他辞职回来，在郗鉴灵位前尽孝子之礼，服“心丧”三年。

【原文】

25. 顾荣在洛阳①，尝应人请，觉行炙人有欲炙之色②，因辍己施焉③。同坐嗤之④，荣曰：“岂有终日执之，而不知其味者乎？”后遭乱渡江，每经危急，常有一人左右己⑤，问其所以，乃受炙人也。

【注释】

①顾荣：字彦先，晋吴郡吴（今江苏苏州）人，早年仕吴，为黄门侍郎，归晋后曾任尚书郎，死后追赠侍中、骠骑将军，又称“顾骠骑”。

②行炙人：传递菜肴的人。炙，烤肉。

③辍：停止。焉：兼词，相当于“于”加“是”。

④嗤（chī 吃）：讥笑。

⑤左右：帮助，救助。

【译文】

顾荣在洛阳，曾经应邀赴宴，发觉上菜的人有想吃肉的神情，于是停止吃肉，把自己那一份让给他。同座的人笑话顾荣，顾荣说：“哪有成天端着烤肉却不知道肉味的道理呢？”后来遭遇战乱过江避难，每逢遇到危急情况，常常有一个人在身边救助自己。顾荣便问他这样做的缘故，原来就是接受烤肉的那个人。

【原文】

26. 祖光禄少孤贫①，性至孝，常自为母炊爨作食②。王平北闻其佳名③，以两婢饷之④，因取为中郎⑤。有人戏之者曰：“奴价倍婢。”祖云：“百里奚亦何必轻于五羖之皮邪⑥！”

【注释】

①祖光禄：祖纳，字士言，祖逖的同母兄，曾任光禄大夫。孤：幼年失去父母，这里指失去父亲。

②爨（cuàn 窜）：升火做饭。

③王平北：王乂（yì 义），字叔元，晋人，曾任平北将军。

④饷：赠送。

⑤中郎：官名，秦汉时担任宫中护卫、侍从，东晋南北朝为将帅幕僚，是近侍之官，所以下文戏称为“奴”。

⑥百里奚（xī 西）：春秋时楚国人，少时贫困，乞食于齐国，后为虞国大夫。晋灭虞后，成为晋俘，又作为晋献公女儿的陪嫁奴仆送往秦国，不久逃回楚国宛地。秦穆公闻其贤能，用五张羊皮赎回，委以国政，称为“五羖大夫”。羖（gǔ 谷），黑色的公羊。

【译文】

光禄大夫祖纳父亲早死，小时候家境贫寒，他生性最为孝顺，经常亲手为母亲烧火做饭。平北将军王乂听说他有好名声，把两个婢女送给他，并任用他做中郎。有人拿他开玩笑说：“男奴的身价比女婢高一倍。”祖纳说：“百里奚也未必比五张羊皮轻贱呢！”

【原文】

27.　周镇罢临川郡还都①，未及上，住泊青溪渚②，王丞相往看之③。时夏月，暴雨卒至④，舫至狭小⑤，而又大漏，殆无复坐处。王曰：“胡威之清⑥，何以过此！”即启用为吴兴郡⑦。

【注释】

①周镇：字康时，曾任临川、吴兴太守。临川：郡名，治所在南城（今江西临川东南）。这里以地名代官名，指郡太守职。

②住泊：停泊。青溪：三国时吴国在建业城（今江苏南京）东南凿东渠，全长十余里，流入秦淮河，称青溪。渚（zhǔ 煮）：水中小块陆地。

③王丞相：王导，字茂弘，晋琅邪临沂（今属山东）人。初和琅邪王司马睿相善，被引为心腹，后劝司马睿移镇建康，并设法使江东士族拥戴他。西晋亡后，和堂兄王敦共立司马睿为帝，建立东晋，以功拜丞相。先后奉诏辅佐明帝和成帝，对东晋王朝偏安江南起了重要作用。

④卒（cù 促）：通“猝”，突然。

⑤舫（fǎng 访）：小船。

⑥胡威：字伯威，晋人。为人清廉正直，其父胡质为荆州刺史时，他前

往探观，归时父亲赠一匹绢，他问绢的由来，知是父亲俸禄之余才接受下来。

⑦吴兴：郡名，治所在乌程（今浙江湖州）。这里用来指郡太守职。

【译文】

周镇从临川郡解职乘船回到京都，尚未来得及上岸，船停在青溪渚，丞相王导去看望他。当时正是夏季，突然下起暴雨，船很狭小，而且漏雨漏得厉害，几乎没有可坐的地方。王导说："胡威的清廉，哪里能超过这种样子呢！"立即举用他任吴兴郡太守。

【原文】

28. 邓攸始避难[①]，于道中弃己子，全弟子。既过江，取一妾[②]，甚宠爱。历年后，讯其所由，妾具说是北人遭乱，忆父母姓名，乃攸之甥也。攸素有德业，言行无玷，闻之哀恨终身，遂不复畜妾。

【注释】

①邓攸：字伯道，晋人，为官清廉，能自守节操，官至尚书左仆射。难：指永嘉之乱。

②取：同"娶"。

【译文】

邓攸当初逃难时，在半路上丢弃了自己的儿子，而保全了弟弟的儿子。过江以后，娶了一个侍妾，非常宠爱。经过一年，问她的来历，侍妾详细说起自己是北方人，遭遇世乱才逃来的，回忆起父母的姓名，竟是邓攸的外甥女。邓攸一向德行高尚，功业有成，言行没有任何污点，听了这件事，哀伤悔恨一生，于是不再娶妾。

【原文】

29．　王长豫为人谨顺[①]，事亲尽色养之孝[②]。丞相见长豫辄喜，见敬豫辄嗔[③]。长豫与丞相语，恒以慎密为端。丞相还台[④]，及行，未尝不送至车后。恒与曹夫人并当箱箧[⑤]。长豫亡后，丞相还台，登车后，哭至台门；曹夫人作簏[⑥]，封而不忍开。

【注释】

①王长豫：王悦，字长豫，王导的长子，官至中书侍郎，早亡。

②色养：和颜悦色地奉养父母。

③敬豫：王恬，字敬豫，王导的次子，曾任魏郡太守，哀帝初兼任太保。嗔（chēn 沉阴平）：发怒；生气。

④台：中央机构的衙署，这里指尚书省。当时王导任录尚书事。

⑤曹夫人：姓曹，名淑，王导的妻子。并当：也作“屏当”，收拾，料理。箧（qiè 窃）：小箱子。

⑥簏（lù 鹿）：竹箱子。

【译文】

王长豫为人谨慎和顺，侍奉父母和颜悦色，能尽孝道。丞相王导见到长豫就高兴，见到敬豫就生气。长豫和王导说话，总是以谨慎细密为本。王导要回尚书省，临走，他没有一次不是送父亲上车。他还常常替母亲曹夫人整理箱笼衣物。长豫死后，王导回尚书省，上车后，一路哭到官署大门前；曹夫人收拾箱笼，把长豫料理过的始终封着，不忍心打开。

【原文】

30．　桓常侍闻人道深公者[①]，辄曰：“此公既有宿名[②]，加先达知称[③]，又与先人至交，不宜说之。”

【注释】

①桓常侍：桓彝，字茂伦，曾任散骑常侍。深公：竺法深，名潜，晋时高僧，德行很高，善讲佛法，又兼通《老》、《庄》，东晋君臣对他极为礼敬。

②宿名：久已有之的名声。

③先达：前辈贤达。

【译文】

散骑常侍桓彝听到有人议论竺法深，就说："这位先生向来有名望，加以一些前辈贤达都称赞他，又和先父是至交，不该议论他。"

【原文】

31. 庾公乘马有的卢[①]，或语令卖去。庾云："卖之必有买者，即复害其主，宁可不安己而移于他人哉？昔孙叔敖杀两头蛇以为后人[②]，古之美谈。效之，不亦达乎？"

【注释】

①庾公：庾亮，字元规，晋颍川鄢陵（今河南鄢陵西北）人，官至征西大将军、荆州刺史，死后追赠太尉，谥号文康。的卢：也作"的颅"，一种白额的马，传说骑他的人会遭遇不幸。

②孙叔敖：姓孙叔，名敖，春秋时楚国人，曾任楚国令尹，辅佐楚庄王称霸诸侯。据贾谊《新书》记载，孙叔敖小时候看见一条两头蛇，当时认为见到这种怪蛇的人一定会死去，他为了避免后人再见到，就把蛇杀死后埋掉。

【译文】

庾亮的坐骑中有一匹的卢马，有人告诉他并劝他把马卖掉。庾亮说："卖掉它，必定有买它的人，那就害了他的新主人，怎么可以因为不利于自己而嫁祸别人呢？过去孙叔敖杀死双头蛇，为的是怕后人见到它而遭到灾难，这件事成了古代的美谈。我仿效他，

不是很通达吗?”

【原文】

32. 阮光禄在剡①,曾有好车,借者无不皆给②。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阮后闻之,叹曰:“吾有车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车为③?”遂焚之。

【注释】

①阮光禄:阮裕,字思旷,晋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曾任王敦主簿,官至侍中,被征召为金紫光禄大夫,未就职。光禄,指金紫光禄大夫,官名,掌管议论。

②给(jǐ 己):供;供应。

③为(wéi 维):句末语气词,表反问语气。

【译文】

光禄大夫阮裕在剡县时,曾有过一辆好车子,无论谁来向他借,没有不借的。有个人要安葬母亲,心里想借却不敢开口。阮裕后来听说了这事,叹息说:“我有车子却使人家不敢借,还要车子做什么呢?”于是烧掉了车子。

【原文】

33. 谢奕作剡令①,有一老翁犯法,谢以醇酒罚之,乃至过醉而犹未已。太傅时年七八岁②,著青布裤,在兄膝边坐,谏曰:“阿兄,老翁可念③,何可作此?”奕于是改容曰:“阿奴欲放去邪④?”遂遣之。

【注释】

①谢奕:字无奕,曾任安西司马、安西将军、豫州刺史,死后追赠镇西

将军。

②太傅：官名，负责辅导皇帝处理国政，治理天下。这里指谢安，字安石，晋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谢奕的弟弟，早年隐居会稽东山，出仕后辅佐孝武帝外御强敌，内修德政，曾任尚书仆射、录尚书事等职，死后追赠太傅。

③可念：值得怜悯。

④阿奴：尊长者对幼卑者的爱称，这里用于兄称呼弟。

【译文】

谢奕做剡县县令时，有一个老人犯了法，谢奕就拿醇厚的酒惩罚他喝，以至醉得过了头，却还不停地罚。太傅谢安当时才七八岁，穿一条蓝布裤，在哥哥膝上坐着，劝告说："哥哥，这老人可怜，怎么可以做这等事？"谢奕脸色随即缓和下来，说道："你想放他走吗？"于是就打发那个老人走了。

【原文】

34. 谢太傅绝重褚公①，常称②："褚季野虽不言，而四时之气亦备③。"

【注释】

①褚公：即褚裒（póu 抔），字季野，晋河南阳翟（今河南禹县）人。曾任兖州刺史，封都乡亭侯，死后追赠侍中太傅。为人性格深沉持重，虽对别人不加褒贬，但心中却是非分明。

②常：通"尝"，曾经。

③气：气象，指寒暑阴晴、冷热风雨等自然现象。

【译文】

太傅谢安非常敬重褚季野，曾经称赞他说："褚季野虽然口中不言，但是心里却有是有非，好比四季的气象，无不具备。"

【原文】

35. 刘尹在郡①，临终绵惙②，闻阁下祠神鼓舞③，正色曰："莫得淫祀！"外请杀车中牛祭神④，真长答曰："丘之祷久矣⑤，勿复为烦！"

【注释】

①刘尹：刘惔（dàn 淡），字真长，晋沛国相（今安徽濉溪西北）人，官至丹阳尹，即京都所在地区丹阳郡的行政长官。

②绵惙（chuò 辍）：临终时气息若断若续，在鼻孔前用丝绵测试是否断气。这里指弥留之际奄奄一息。

③祠神：祭祀神灵，以求除病降福。鼓舞：击鼓舞蹈，是一种祭神的仪式。

④车中牛：驾车的牛。晋人常杀驾车的牛以祭神。

⑤"丘之"句：据《论语·述而》记载，孔子（名丘）一次生了重病，子路请求允许向神祈祷，孔子说："丘之祷久矣"（意思是我已经向神祈祷很久了），委婉地拒绝了子路。这里刘惔引孔子的话，表明他不想祭神。

【译文】

丹阳尹刘真长在任上，临终奄奄一息时，听见阁楼下正在击鼓舞蹈，祭祀神灵，于是神色严肃地说："不得滥行祭祀！"外面有人请求杀掉驾车的牛来祭神，刘真长回答说："我已经祷告过很久了，不要再烦劳啦！"

【原文】

36. 谢公夫人教儿①，问太傅："那得初不见君教儿②？"答曰："我常自教儿③。"

【注释】

①谢公：谢安。

②那得：如何；怎么。初不：从未；全不。

③“我常”句：意思指自己的言行是对儿子的示范，可供仿效。

【译文】

谢安的夫人教导儿子时，问太傅谢安：“怎么从未见过您教导儿子？”谢安回答说：“我常常用自身言行教导儿子。”

【原文】

37. 晋简文为抚军时①，所坐床上②，尘不听拂，见鼠行迹，视以为佳。有参军见鼠白日行③，以手板批杀之④，抚军意色不说⑤。门下起弹⑥，教曰⑦：“鼠被害，尚不能忘怀；今复以鼠损人，无乃不可乎⑧？”

【注释】

①晋简文：晋简文帝司马昱（yù 玉），字道万，公元371～372年在位。即位前封会稽王，任抚军将军，后进位抚军大将军，任丞相，所以又称“会稽王”、“抚军”、“相王”。

②床：古人坐具和卧具都叫床，这里指坐具。

③参军：官名，全称“参军事”，丞相府或将军府的幕僚。

④手板：也叫笏（hù 户），官吏在朝廷晋见皇帝或平时谒见上司时手中所拿的狭长板子，有事则握在手中以备记事之用，不用则插于腰带间。

⑤说：同“悦”。

⑥门下：下属。弹：检举；弹劾。

⑦教：批示，指王侯、大臣发布命令、指示。

⑧无乃：表示委婉疑问语气而意思偏于肯定，相当于“恐怕”、“大概”。

【译文】

晋简文帝司马昱担任抚军将军时，所坐床榻上的灰尘不让拂拭，见到老鼠的脚印，认为很好看。有个参军见到老鼠白天出来跑动，就用手板把它打死了，司马昱神色很不高兴。他的下属提议处罚这个参军，他批示说："老鼠被打死尚且让人不能忘怀，如今又为了老鼠去损伤人，恐怕不可以吧？"

【原文】

38. 范宣年八岁[①]，后园挑菜[②]，误伤指，大啼。人问："痛邪？"答曰："非为痛。身体发肤，不敢毁伤[③]，是以啼耳。"宣洁行廉约，韩豫章遗绢百匹[④]，不受；减五十匹，复不受。如是减半，遂至一匹，既终不受。韩后与范同载，就车中裂二丈与范，云："人宁可使妇无裈邪[⑤]？"范笑而受之。

【注释】

①范宣：字宣子，晋人，精通儒籍，被召为太学博士、散骑郎，推辞不就。居家贫俭，以讲诵为业。

②挑：挖。

③"身体"二句：语出《孝经》："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身，躯干。体，头和四肢。

④韩豫章：韩伯，字康伯，晋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人，曾任豫章太守、丹阳尹、吏部尚书、镇军将军，死后追赠太常。遗（wèi 卫）：馈赠；赠送。

⑤宁：表反问语气，相当于"岂"、"难道"。裈（kūn 昆）：裤子。

【译文】

范宣八岁时，有一次在后园挖菜，不小心伤了手指，就大声

啼哭。别人问道："很疼吗？"他回答说："不是因为疼。身体发肤，不敢毁伤，所以才哭呢。"范宣品行高洁，生活节俭。有一次，豫章太守韩康伯送他一百匹绢，他不肯接受；减去五十匹，还是不接受。这样一直减半，最终减到一匹，他终究不肯接受。韩康伯后来与范宣同坐一辆车，在车上撕了两丈绢给范宣，说："一个人难道可以让老婆没有裤子穿吗？"范宣才笑着收下绢。

【原文】

39. 王子敬病笃①，道家上章②，应首过③，问子敬由来有何异同得失④。子敬云："不觉有余事，唯忆与郗家离婚⑤。"

【注释】

①王子敬：王献之，字子敬，晋琅邪临沂（今属山东）人，王羲之的第七子，东晋著名书法家，曾任建威将军、吴兴太守、中书令。

②道家：这里指五斗米道。上章：道士替患者向天帝上奏章。患者请道士做表章，写明姓名、服罪之意、祈求天帝庇护以消除灾难等内容，与香火一同焚烧。

③首过：教徒主动坦白交代自己的过失。

④由来：向来；历来。异同得失：过失。这里"异同得失"连用，是复词偏义，偏指"得失"，"异同"无义；在"得失"中，又偏指"失"，"得"字无义。

⑤与郗家离婚：王献之曾娶郗昙之女郗道茂为妻，后离婚。

【译文】

王子敬病重，请道士作表上奏天帝，在祈祷消灾时病人应当自己说出所犯的错误，于是便问子敬一向有过什么过失。子敬说："没感到有其他什么事，只记得同郗家离过婚。"

【原文】

40.　殷仲堪既为荆州[①]，值水俭[②]，食常五碗盘[③]，外无余肴。饭粒脱落盘席间，辄拾以啖之。虽欲率物，亦缘其性真素。每语子弟云："勿以我受任方州[④]，云我豁平昔时意[⑤]，今吾处之不易。贫者，士之常，焉得登枝而捐其本！尔曹其存之[⑥]！"

【注释】

①殷仲堪：晋陈郡长平（今河南西华东北）人，曾任都督荆益宁三州军事、荆州刺史，后与桓玄相攻伐，兵败被杀。荆州：州名，治所在今湖北江陵。

②水俭：因水灾而年成歉收。俭，歉收。

③五碗盘：当时流行的一种成套食器，由一只托盘和五只小碗组成。

④方州：地方州郡。

⑤豁：舍弃。

⑥尔曹：你们。其：表祈使期望的语气，相当于"还是"，"可要"。

【译文】

殷仲堪担任荆州刺史后，正遇上水涝歉收，日常吃饭时只有五个碗盘，此外没有其他佳肴。饭粒散落到盘外席上，总要捡起来吃掉。这样做固然是想为人表率，但也是由于他本性纯朴。他时常对子弟们说："不要因为我担任了州的长官，就认为我丢掉了平素的志向，如今我的意愿没有改变。清贫，是读书人的本分，怎能登上高枝就抛弃了根本呢！你们要记住这些话！"

【原文】

41.　初，桓南郡、杨广共说殷荆州[①]，宜夺殷觊南蛮以自树[②]。觊亦即晓其旨。尝因行散[③]，率尔去下舍[④]，便

不复还，内外无预知者。意色萧然⑤，远同斗生之无愠⑥。时论以此多之⑦。

【注释】

①桓南郡：桓玄，字敬道，晋谯国龙亢（今安徽怀远西北）人，桓温的儿子，袭封南郡公。因篡晋，受刘裕起兵讨伐，被杀。杨广：字德度，曾任淮南太守等职，后被桓玄所杀。殷荆州：殷仲堪，曾任荆州刺史。

②殷觊（jì 季）：《晋书》本传作"殷颛（yǐ 已）"，字伯通，殷仲堪的堂兄，曾任南蛮校尉，清明有政绩。南蛮：指南方少数民族。

③散（sǎn 伞）：五石散，魏晋人常服的药物酒，由紫石英、白石英、赤石脂、钟乳石和石硫磺等五种成分配制而成。因服后身体发热，宜吃冷食，又称寒食散。服五石散后，效验已显，叫散发。服药后不休息，多走路才能散发，这就叫行散。

④率尔：随意；随便。下舍：官吏在衙署附近的宅舍。

⑤萧然：清静的样子。

⑥斗生：斗縠於菟（dòugǔwūtú 豆谷乌途），字子文，春秋时楚国令尹（宰相），忠心为国，毫不利己，三任令尹而无喜色，三次罢官而无怨恨。

⑦多：称赞。

【译文】

起初，南郡公桓玄和杨广一起去劝说荆州刺史殷仲堪，认为他应当夺取殷觊掌管的南蛮地区来树立自己的势力。殷觊也立即知晓了他们的意图。曾有一次趁着行散，随意地离开宅舍，便不再回来，里里外外无人预先知道。他神志安闲自在，像古时楚国令尹子文一样离职后毫不愠怒。当时的舆论因此都赞赏他。

【原文】

42. 王仆射在江州①，为殷、桓所逐，奔窜豫章，存亡未测。王绥在都②，既忧戚在貌③，居处饮食，每事有降。

时人谓为“试守孝子”[④]。

【注释】

①王仆射（yè 夜）：王愉，字茂和。曾任江州刺史，都督豫州四郡，因此招致豫州刺史庾楷的忌恨。庾联合殷仲堪、桓玄共推王恭为盟主，起兵反晋室，王愉仓促逃亡。后桓玄专政，被征为尚书仆射，在桓玄败后，因谋反被杀。仆射，官名，尚书令的副手。江州：州名，西晋时治所在豫章（今江西南昌），东晋治所移至寻阳（今湖北黄梅）、柴桑（今江西九江）等处。

②王绥：字彦猷，王愉的儿子，曾任太尉右长史、荆州刺史，因与父谋反，被刘裕所杀。

③忧戚：忧愁烦恼。

④试守孝子：秦汉以来官吏在正式担任某职之前先试任该职，称为试守，等于说见习。王绥在父亲存亡未测时就做出居丧守孝的样子，很像官吏试守，所以称试守孝子。

【译文】

仆射王愉在任江州刺史时，被殷仲堪、桓玄发兵追逐，逃亡到豫章，生死未测。他儿子王绥在京都，得知消息后，不但面容忧愁，就连起居饮食，每一件事也都有所抑制。当时的人称他为“试守孝子”。

【原文】

43. 桓南郡既破殷荆州，收殷将佐十许人[①]，咨议罗企生亦在焉[②]。桓素待企生厚，将有所戮，先遣人语云：“若谢我[③]，当释罪。”企生答曰：“为殷荆州吏，今荆州奔亡，存亡未判，我何颜谢桓公！”既出市[④]，桓又遣人问：“欲何言？”答曰：“昔晋文王杀嵇康，而嵇绍为晋忠臣[⑤]。从公乞一弟以养老母。”桓亦如言宥之。桓先曾以一羊羔

裘与企生母胡。胡时在豫章，企生问至[6]，即日焚裘。

【注释】

①将佐：将领和僚属。

②咨议：官名，晋以后在王府设咨议参军，以咨询谋议，省称为咨议，位在其他参军之上。罗企生：字宗伯，官至武陵太守。

③谢：道歉；赔罪。

④市：集市，这里指刑场。

⑤嵇绍：字延祖，嵇康的长子。他父亲虽被司马昭处死，但他仍然深受晋王朝器重，官至侍中，最后为保卫惠帝而死。

⑥问：消息。

【译文】

南郡公桓玄攻破荆州刺史殷仲堪以后，收捕了殷仲堪的将领和幕僚十余人，咨议参军罗企生也在里面。桓玄一贯待企生优厚，当他将要处决一些人时，先派人告诉企生说："如果向我谢罪，将可免你一死。"企生回答说："我是殷荆州的属吏，现在殷荆州逃亡，生死不明，我有什么脸面向桓公谢罪！"押赴刑场以后，桓玄又派人问他："还想说什么话？"企生答道："当年晋文王杀了嵇康，但是他的儿子嵇绍却成了晋室的忠臣。我想请求桓公留下我一个弟弟来奉养老母亲。"桓玄也就按他的要求赦免了他的弟弟。桓玄原先曾经送给企生母亲胡氏一件羔皮袍子。胡氏这时在豫章，当企生遇害的消息传来时，当天就把皮袍子烧掉了。

【原文】

44. 王恭从会稽还[1]，王大看之[2]，见其坐六尺簟[3]，因语恭："卿东来[4]，故应有此物[5]，可以一领及我[6]。"恭无言。大去后，即举所坐者送之。既无余席，便坐荐上[7]。

后大闻之，甚惊，曰："吾本谓卿多，故求耳。"对曰："丈人不悉恭[⑧]，恭作人无长物[⑨]。"

【注释】

①王恭：字孝伯，晋太原晋阳（今山西太原）人，曾任青、兖二州刺史。晋安帝时起兵反对晋室，兵败被杀。会（kuài 快）稽：郡名，治所在今浙江绍兴。还：指回到东晋都城建康（今江苏南京）。

②王大：王忱，字元达，小字佛大，王恭的族叔。曾任建武将军、荆州刺史。

③簟（diàn 店）：竹席。

④东：东晋时把会稽、吴郡（治所在今江苏苏州）称为东。

⑤故：加强语气的副词，有"当然"、"确实"的意思。

⑥领：量词，用于衣、衾、席等。

⑦荐：草垫子。

⑧丈人：对长者的尊称。

⑨长（zhàng 帐）物：多余的物品。

【译文】

王恭从会稽回来，王大去看望他，见到他坐着六尺长的竹席，便对王恭说："你从东边回来，本当有这种东西，可以拿一条送给我。"王恭没有答话。王大走后，王恭就拿起所坐的那张竹席送给王大。自己既已没有多余的竹席，就坐在草垫上。后来王大听说了这件事，很吃惊，对王恭说："我本来以为你有很多，所以才向你索取的。"王恭回答说："您老人家不了解我，我做人从来不备多余的物品。"

【原文】

45.　吴郡陈遗[①]，家至孝。母好食铛底焦饭[②]，遗作郡主簿，恒装一囊，每煮食，辄贮录焦饭，归以遗母。后

值孙恩贼出吴郡[3]，袁府君即日便征[4]。遗已聚敛得数斗焦饭，未展归家[5]，遂带以从军。战于沪渎[6]，败，军人溃散，逃走山泽，皆多饥死，遗独以焦饭得活。时人以为纯孝之报也。

【注释】

①陈遗：生平不详。

②铛（chēng 撑）：平底铁锅。

③孙恩：字灵秀，东晋时聚众百万起义，攻破郡县，兵败后投海自杀。贼：对孙恩起义军的蔑称。

④袁府君：袁山松，曾任吴国内史、吴郡太守。府君，对郡太守的尊称。

⑤未展：未来得及。

⑥沪渎：古称吴淞江下游近海处一段为沪渎，相当于今上海西旧青浦镇一带古吴淞江。

【译文】

吴郡人陈遗，在家极为孝顺。他母亲喜欢吃饭锅巴，陈遗任郡主簿时，总是带着一只口袋，每次烧饭，都要把锅巴贮存起来，回家后送给母亲。后来遇上孙恩叛军流窜吴郡，太守袁山松当即要出兵征讨，这时陈遗已聚了几斗锅巴，来不及送回家，便带在身边跟随部队出征。双方在沪渎交战，官军失利，部队溃散，逃到山泽之中，很多人都饿死了，陈遗却靠着锅巴活了下来。当时的人认为这是对他深厚孝行的报答。

【原文】

46. 孔仆射为孝武侍中[1]，豫蒙眷接[2]。烈宗山陵[3]，孔时为太常[4]，形素羸瘦，著重服，竟日涕泗流涟[5]。见者以为真孝子。

【注释】

①孔仆射：孔安国，字也叫安国，晋孝武帝时历任侍中、太常、尚书左右仆射。孝武：指晋孝武帝司马曜（yào 耀），公元 373～396 年在位，庙号烈宗。侍中：官名，皇帝的近侍。

②眷接：垂爱；厚待。

③山陵：这里指帝王去世。

④太常：官名，掌管祭祀礼乐。

⑤涕泗：眼泪和鼻涕。

【译文】

仆射孔安国任孝武帝的侍中，预先就受到优厚的礼遇。孝武帝去世，孔安国当时任太常，他的身形一向瘦弱，穿着重孝的服饰，整天眼泪鼻涕不断。见到他的人认为这是真正的孝子。

【原文】

47．　吴道助、附子兄弟居在丹阳郡后①。遭母童夫人艰，朝夕哭临及思至②、宾客吊省，号踊哀绝，路人为之落泪。韩康伯时为丹阳尹③，母殷在郡，每闻二吴之哭，辄为凄恻，语康伯曰：“汝若为选官④，当好料理此人⑤。”康伯亦甚相知。韩后果为吏部尚书⑥，大吴不免哀制⑦，小吴遂大贵达。

【注释】

①吴道助：吴坦之，字处靖，小字道助。附子：吴隐之，字处默，小字附子，吴坦之的弟弟，曾任晋陵太守、广州刺史等职。丹阳郡：郡名，治所建业，故城在今江苏江宁东。这里指丹阳郡衙署。

②哭临（lìn 吝）：哭吊死者的仪式。

③尹：官名，指一地的行政长官。

④选官：负责铨选的官员。

⑤料理：安排；照顾。

⑥吏部尚书：吏部的行政长官。吏部是古代六部之一，掌管官吏的任免、铨选、考绩、升降等事务。

⑦不免哀制：指哀伤过度而死。

【译文】

吴道助、吴附子兄弟住在丹阳郡衙署的后面。遭遇母亲童夫人去世，他们在早晚哭拜以及哀思至极、宾客吊唁时，都顿足号哭，悲哀欲绝，过路的人也为之落泪。当时韩康伯担任丹阳尹，母亲殷夫人住在郡署中，每当听到吴家两兄弟的哭声，总是深感哀伤。她告诉康伯说："你如果做了选官，应当好好照顾这两个人。"康伯也和他们甚为相知。后来韩康伯果然当了吏部尚书，这时大吴已经因哀痛而死，小吴最终做了显贵的大官。

言语第二

【题解】

言语指人的口才。一个人是否善于词令，固然和才思敏捷有关，但更应以言之有物为先。魏晋士人学识渊博，言语生动，加以受到其时清谈风气的影响，以及有意识地表现自己的言语才能，更使得他们的言谈显现出“简约玄澹”和“清新俊逸”的风格。

《言语》门共有一百零八则故事，记载了魏晋士人的机智言辞。有些日常生活中的言辞往往意味深长，如支遁养鹤，见鹤顾翅垂头，就说：“既有陵霄之姿，何肯为人作耳目近玩！”这其实是他内心的自白。有些言辞则表现了人物的性格特征，如王羲之批评谢安“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正反映了他报效国家的愿望。有些言辞包含着深刻的认识，如孔融被捕后，他的两个年幼的儿子对他说：“大人岂见覆巢之下，复有完卵乎？”揭示出统治者残忍的本性。还有一些言辞十分优雅，给人以美的享受，如顾长康评价会稽山川景色：“千岩竞秀，万壑争流”，令人顿生向往之情。

【原文】

1．边文礼见袁奉高[①]，失次序[②]。奉高曰：“昔尧聘许由[③]，面无怍色[④]。先生何为颠倒衣裳[⑤]？”文礼答曰：“明府初临[⑥]，尧德未彰，是以贱民颠倒衣裳耳！”

【注释】

①边文礼：边让，字文礼，东汉人，曾任九江太守。袁奉高：袁阆，字奉高，参《德行》3注②。

②失次序：指举止失措。次序，顺序；条理。

③尧：传说中的远古帝王，先封于陶，后封于唐，号陶唐氏或唐尧，被古人视为贤明之君。许由：传说中尧时的隐士，隐于箕山，尧想让位给他，不肯接受；又请他担任九州长，他认为是玷污了自己耳朵，跑到水边去洗耳。古人视之为清隐不仕的高节之士。

④怍（zuò 作）：羞愧；惭愧。

⑤颠倒衣裳（cháng 常）：语出《诗经·齐风·东方未明》："东方未明，颠倒衣裳。"古人衣与裳有别，衣是上衣，裳是下衣。这里的引用，意在嘲笑边文礼举止失措。

⑥明府：高明的府君，是汉魏以来对郡太守的尊称。

【译文】

边文礼拜见袁奉高时，举止失措。袁奉高说："古时候帝尧聘请许由出来任官，许由脸上没有羞愧之色。先生为什么颠倒衣裳呢？"文礼回答说："您新到任，帝尧之德还没有清楚地显现出来，所以小民我才颠倒衣裳了！"

【原文】

2. 徐孺子年九岁①，尝月下戏，人语之曰："若令月中无物②，当极明邪？"徐曰："不然。譬如人眼中有瞳子，无此必不明。"

【注释】

①徐孺子：徐稚，字孺子，参《德行》1注④。

②若令：假使；如果。

【译文】

徐孺子九岁时，有一次在月光下玩耍，有人对他说："如果月亮中什么都没有，该会十分明亮吧？"徐孺子说："不是这样的。好

比人的眼睛中有瞳仁，没有这东西，眼睛就不会明亮。”

【原文】

3. 孔文举年十岁①，随父到洛②。时李元礼有盛名③，为司隶校尉④，诣门者皆俊才清称及中表亲戚乃通⑤。文举至门，谓吏曰：“我是李府君亲⑥。”既通，前坐。元礼问曰：“君与仆有何亲⑦？”对曰：“昔先君仲尼与君先人伯阳有师资之尊⑧，是仆与君奕世为通好也。”元礼及宾客莫不奇之。太中大夫陈韪后至⑨，人以其语语之，韪曰：“小时了了⑩，大未必佳。”文举曰：“想君小时，必当了了。”韪大踧踖⑪。

【注释】

①孔文举：孔融，字文举，东汉人，孔子二十世孙，曾任北海相、少府、太中大夫，因触怒曹操被杀。

②洛：东汉京都洛阳，故城在今河南洛阳东洛水北岸，也是西晋的京都。

③李元礼：李膺，字元礼，参《德行》4 注①。

④司隶校尉：官名，主管督察京师百官（太尉、司徒、司空除外）及所辖附近各郡。

⑤中表：参《德行》18 注③。

⑥李府君：李元礼曾任渔阳太守，所以称为李府君。

⑦仆：对自己的谦称。

⑧先君：先人，后辈称自己的祖先。仲尼：孔子，字仲尼。伯阳：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师资之尊：指礼敬对方为师的敬意。相传孔子曾经问礼于老子。

⑨太中大夫：官名，主管议论政事。陈韪（wěi 伟）：《后汉书·孔融传》作“陈炜”，生平不详。

⑩了了：聪明伶俐。

⑪踧踖（cùjí 促吉）：局促不安的样子。

【译文】

孔文举十岁时，跟随父亲到了洛阳。当时李元礼有很高的名望，担任司隶校尉，登门拜访的人都必须是有清名或是中表亲戚，才给通报。孔文举来到门前，对守门小吏说："我是李府君的亲戚。"通报之后，进去入座。元礼问道："您同我有什么亲戚关系啊？"孔文举回答说："当初我的祖先仲尼和您的祖先伯阳曾经有过师生之谊，这样说来，我和您两家世世代代是有友好往来的。"李元礼和宾客们听后无不认为他很奇特。太中大夫陈韪来得晚一些，有人把孔文举的话告诉了他，陈韪说："小时候聪明伶俐，长大后未必佳妙。"文举说："想来您小的时候，一定是聪明伶俐的了。"陈韪十分尴尬。

【原文】

4. 孔文举有二子，大者六岁，小者五岁。昼日父眠，小者床头盗酒饮之，大儿谓曰："何以不拜①？"答曰："偷，那得行礼！"

【注释】

①何以不拜：据《太平御览》卷三百八十五，此句前有"酒以行礼"四字，则本句意指酒是礼仪中必备的东西，因此饮酒前应当行拜礼。下文小儿认为偷酒喝本来就不合乎礼，因此不必作拜，可参本门第12则。拜，一种拱手弯腰表示恭敬的礼节，也可用作各种行礼的通称。

【译文】

孔文举有两个儿子，大的六岁，小的五岁。有一次孔文举白昼睡觉，小儿子到床边偷酒喝，大儿子对他说："喝酒为什么不先

行礼呢？”小的回答说：“偷着喝，哪能行礼呢！”

【原文】

5. 孔融被收[1]，中外惶怖[2]。时融儿大者九岁，小者八岁，二儿故琢钉戏[3]，了无遽容[4]。融谓使者曰：“冀罪止于身，二儿可得全不？”儿徐进曰：“大人岂见覆巢之下[5]，复有完卵乎？”寻亦收至。

【注释】

①收：逮捕，指孔融被曹操逮捕。

②中外：朝廷内外。

③故：仍然。琢钉戏：一种儿童游戏，以掷钉琢地决胜负。

④了无：全没有。

⑤大人：对父母或父母辈的尊称。

【译文】

孔融被拘捕，朝廷内外都很惊恐。当时孔融的儿子大的只有九岁，小的只有八岁，两个仍旧在做琢钉的游戏，没有一点慌张的容色。孔融对派来拘捕他的人说：“希望罪过只加在我身上，两个孩子能否保全性命？”孩子们从容上前说：“父亲您难道见过捣翻了的鸟巢下面还有完好的鸟蛋吗？”不久两个儿子也被拘捕了。

【原文】

6. 颍川太守髡陈仲弓[1]。客有问元方[2]：“府君何如？”元方曰：“高明之君也。”“足下家君何如[3]？”曰：“忠臣孝子也。”客曰：“《易》称[4]：‘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5]。’何有高明之君而刑忠臣孝子者乎？”元

方曰："足下言何其谬也！故不相答[6]。"客曰："足下但因伛为恭，而不能答[7]。"元方曰："昔高宗放孝子孝己[8]，尹吉甫放孝子伯奇[9]，董仲舒放孝子符起[10]。唯此三君[11]，高明之君；唯此三子，忠臣孝子。"客惭而退。

【注释】

①颍川：郡名，治所在阳翟（今河南禹县）。髡（kūn 昆）：剃去犯人头发的一种刑罚。陈仲弓：陈寔，字仲弓，参《德行》6注①。

②元方：陈纪，字元方，陈寔的儿子。

③足下家君：您父亲。足下，对人的敬称。

④《易》：也称《周易》、《易经》，儒家经典之一。

⑤"二人"四句：意思是，两个人同心一意，他们的力量就如同一把锋利的刀能斩断金属；如果说的是同一心思的话，那么听起来就会像兰草一样芳香。这里用以说明高明之君和忠臣孝子是同心一致的。臭（xiù 秀），气味。

⑥相答：回答你。相，偏指副词，指代说话的对方。

⑦但：只是。因伛（yǔ 雨）为恭：就着是驼背，假装为恭敬。意思指元方回答不了，推托为不值得说。

⑧高宗：指殷高宗武丁。孝己：相传为高宗的儿子，因遭后母谗言，被放逐而死。

⑨尹吉甫：西周宣王时重臣。伯奇：相传为尹吉甫的儿子，也遭后母谗言被放逐，作歌感动父亲，于是尹吉甫寻回伯奇，射杀后妻。

⑩董仲舒：西汉人，曾任江都相、江西王相。平生讲学著书，推崇儒术，确立了儒家思想在封建社会的正统地位。符起：西汉人，是当时的孝子。

⑪唯：表示强调语气。君：和下文"三子"的"子"都是对男子的尊称。

【译文】

颍川太守对陈仲弓施行了髡刑。有客人问仲弓的儿子元方说："太守这个人怎么样？"元方说："是个高超明智的人。"又问："您父亲怎么样？"元方说："是个忠臣孝子。"客人说："《周易》中

说：‘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那么，哪里会有高超明智的人会对忠臣孝子施刑的呢？”元方说：“您的话怎么这样荒谬啊！因此我不回答您。”客人说：“您不过是就着驼背算恭敬，其实是不能回答。”元方说：“古时候，高宗放逐了孝子孝己，尹吉甫放逐了孝子伯奇，董仲舒放逐了孝子符起。这三个做父亲的，都是高超明智的人；这三个做儿子的，都是忠臣孝子。”客人惭愧地走了。

【原文】

7. 荀慈明与汝南袁阆相见①，问颍川人士，慈明先及诸兄。阆笑曰：“士但可因亲旧而已乎②？”慈明曰：“足下相难，依据者何经？”阆曰：“方问国士，而及诸兄，是以尤之耳！”慈明曰：“昔者祁奚内举不失其子③，外举不失其仇，以为至公。公旦《文王》之诗④，不论尧、舜之德而颂文、武者⑤，亲亲之义也。《春秋》之义⑥，内其国而外诸夏。且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不为悖德乎⑦？”

【注释】

①荀慈明：荀爽，字慈明，东汉人，著述丰富，当时称为大儒。

②士：有一定道德操守和文化知识的人。因：凭借。

③祁奚：春秋时晋国人，任中军尉，年老告退时，晋君问谁可接替他，他推荐了自己的仇人解狐，解狐未到任便死去。晋君又问，他推荐了自己的儿子祁午。因此有“外举不弃仇，内举不避亲”的美誉。

④公旦：周公旦，姓姬，名旦，周文王的儿子，协助武王伐纣，建立周朝。武王死后，周公摄政，辅佐年幼的成王平定天下，并制礼作乐，教化民众。《文王》：《诗经·大雅·文王之什》中歌颂周文王创立周朝功绩的诗篇，相传为周公所作。

⑤舜：传说中的远古帝王，受尧禅让，治理天下，史称虞舜。文、武：指

周文王姬昌和周武王姬发。

⑥《春秋》：现存最早的编年体史书，记载春秋时期鲁国及其他诸侯国的历史，是儒家经典之一。

⑦悖（bèi 倍）：违背。

【译文】

荀慈明和汝南袁阆见面时，袁阆问到颍川郡有哪些才德之士，慈明首先提及自己的几位兄长。袁阆笑话他说："才德之士只能依靠亲朋故旧来举荐吗？"慈明说："您责难我，依据什么经典？"袁阆说："我方才问到国士，你却讲自己的诸位兄长，因此我才责问你的！"慈明说："当初祁奚举荐人才时，对内不回避自己的儿子，对外不回避自己的仇敌，大家认为他最为公正无私。周公旦作《文王》诗时，不谈论尧、舜的德政，却歌颂周文王、周武王，这是热爱亲人之意的表现。《春秋》的理论是，把本国看成亲的，把诸侯视为疏的。况且不爱自己的亲人而爱别人这种作法，不是违反了道德标准吗？"

【原文】

8. 祢衡被魏武谪为鼓吏①。正月半试鼓②，衡扬枹为《渔阳掺挝》③，渊渊有金石声④，四坐为之改容。孔融曰："祢衡罪同胥靡⑤，不能发明王之梦⑥。"魏武惭而赦之。

【注释】

①祢衡：字正平，东汉人。孔融向曹操推荐他，但他恃才傲物，称疾不往。曹操怒而令他为击鼓的鼓吏，想羞辱他，他裸身立于曹操前，大骂曹操。后被送给刘表，刘表又送给黄祖，最终被黄祖所杀。魏武：曹操，字孟德，小字阿瞒。在汉末军阀纷争中，先后剪除袁绍等割据势力，统一北方，任丞相、大将军，封魏王，后其子曹丕代汉自立，追赠他为武皇帝，庙号太祖，又称

魏武帝。谪（zhé 哲）：贬官；降职。

②月半试鼓：《文士传》记载此事说："后至八月朝会，大阅试鼓节。"试，测试。

③桴（fú 浮）：鼓槌。《渔阳掺挝（cànzhuā 灿抓）》：鼓曲名。曲名称渔阳，是借用了东汉彭宠在渔阳起兵反汉，最后兵败身死的故事；掺挝，敲击鼓的的调子，节拍。这里祢衡击此鼓乐，意在讽刺曹操。

④渊渊：形容鼓声深沉凝重。金石声：钟、磬类乐器发出的声音。

⑤胥靡（xūmí 虚迷）：服刑的囚犯。这里指傅说，商天子武丁把他从服劳役的囚徒中起用为相。

⑥"不能"句：意思指鼓曲感动不了魏王曹操。明王，英明的君王，指曹操。

【译文】

祢衡被魏武帝曹操贬谪为鼓吏。正遇八月中会集宾客要检验鼓的音色，祢衡扬起鼓槌奏《渔阳掺挝》鼓曲，鼓声深沉凝重，有金石之声，四座的人都为之动容。孔融说："祢衡的罪过和服刑的囚犯相同，但是不能使贤明的君王从梦中惊醒过来。"魏武帝听后很惭愧，就赦免了祢衡。

【原文】

9. 南郡庞士元闻司马德操在颍川①，故二千里候之。至，遇德操采桑，士元从车中谓曰："吾闻丈夫处世②，当带金佩紫③，焉有屈洪流之量④，而执丝妇之事？"德操曰："子且下车。子适知邪径之速，不虑失道之迷。昔伯成耦耕⑤，不慕诸侯之荣；原宪桑枢⑥，不易有官之宅。何有坐则华屋，行则肥马，侍女数十，然后为奇？此乃许、父所以慷慨⑦，夷、齐所以长叹⑧。虽有窃秦之爵⑨，千驷之富⑩，不足贵也。"士元曰："仆生出边垂⑪，寡见大义。

若不一叩洪钟、伐雷鼓，则不识其音响也[12]。”

【注释】

①南郡：郡名，三国时治所在公安（今属湖北），西晋移治江陵（今属湖北）。庞士元：庞统，字士元，三国时人，受司马德操赏识，推荐给刘备，担任军师中郎将。司马德操：司马徽，字德操，善于识人荐才，曾向刘备推荐诸葛亮和庞统。

②丈夫：成年男子。

③带金佩紫：带金印佩紫绶带，指做大官。秦汉时，丞相等大官才能有金印紫绶。

④洪流之量：比喻气度宏大、才识卓越。

⑤伯成：相传为尧时诸侯，后来禹为天子，他辞去诸侯之位回去种田。耦（ǒu 偶）耕：古代的一种耕作方法，两人各扶一犁，并肩而耕。

⑥原宪：字子思，春秋时人，孔子的弟子。他生活困苦，但安贫乐道。桑枢：用桑树枝做的门上的枢轴，代指破陋的屋子。

⑦许、父：许由和巢父。巢父，是传说中尧时的隐士，在树上筑巢而居，号称“巢父”，尧想让位给他，他坚辞不受。

⑧夷、齐：伯夷和叔齐，商代孤竹君的两个儿子。孤竹君死后，二人互相谦让，不肯继位，都离家出走。周武王统一天下后，兄弟俩不食周粟，饿死在首阳山。

⑨窃秦之爵：吕不韦把自己一个怀有身孕的侍妾送给秦公子子楚，后生嬴政。嬴政即位称始皇，尊吕不韦为相国，封洛阳十万户，号文信侯。这就是所谓窃秦之爵。

⑩千驷之富：指春秋时的齐景公，他有四千匹马，但是死后老百姓并不认为他有什么功德值得赞扬。古代用四匹马拉一辆车，同拉一辆车的四匹马叫驷，千驷指有四千匹马和一千辆车。

⑪垂：同“陲”。

⑫“若不”二句：用钟、鼓比喻司马德操的博大，不加叩问就不
洪钟，大钟。雷鼓，祭祀天神时所用的鼓。

【译文】

南郡庞士元听说司马德操在颍川，特地从两千里路之外去拜望他。到达时，遇上德操正在采摘桑叶，士元就在车上对德操说："我听说大丈夫生在世上，就应当佩挂金印紫绶，哪里有委屈自己的雄才大略，去做蚕妇之事的呢？"德操说："您姑且下车来。您只知道小路可以很快到达，却不考虑会迷失路途。当初伯成宁肯回家种田，也不羡慕诸侯的荣耀；原宪宁肯住在破屋里，也不愿换住高官的宅第。何必是住就要华丽的宫室，出行就必须肥马轻车，侍奉的婢妾要有数十个，这样之后才算作出奇的呢？这正是许由、巢父感慨的原因，也是伯夷、叔齐叹息的缘由。即使有吕不韦那样的官爵，齐景公那样的富有，也不值得尊贵啊！"士元说："我出生在偏僻的边地，很少见识到大道理。如果不来叩击您这大钟，敲响您这雷鼓，就不知道您的音响啊。"

【原文】

10. 刘公干以失敬罹罪①。文帝问曰②："卿何以不谨于文宪③？。"桢答曰："臣诚庸短，亦由陛下网目不疏④。"

【注释】

①刘公干：刘桢，字公干，三国时魏国人，"建安七子"之一。曹丕为五官中郎将时，使刘桢随侍，在一次宴会上，曹丕夫人甄氏出来见客，客人多拜伏在地，只有他平视甄氏，以此构成失敬罪，被发配做苦役。罹（lí 离）：遭受。

②文帝：指曹丕，字子桓，曹操的次子，公元220年代汉自立，国号魏，在位七年，死后谥文皇帝。

③文宪：法令；法纪。

④网目不疏：委婉语，指法网过密，法令苛刻。

【译文】

刘公干因为失敬罪遭受处罚。魏文帝曹丕问他："你为什么不谨慎地遵守法纪呢？"刘公干回答说："我诚然是平庸浅陋，但也是由于陛下法网不稀疏。"

【原文】

11. 钟毓、钟会少有令誉①。年十三，魏文帝闻之，语其父钟繇曰②："可令二子来。"于是敕见③。毓面有汗，帝曰："卿面何以汗？"毓对曰："战战惶惶，汗出如浆④。"复问会："卿何以不汗？"对曰："战战栗栗，汗不敢出。"

【注释】

①钟毓（yù 育）：字稚叔，三国时魏国人，十四岁即任散骑侍郎，历任侍中、廷尉、都督荆州军事。钟会：字士季，钟毓的弟弟，官至司徒，后因谋反被杀。

②钟繇（yóu 由）：字元常，入魏后任廷尉、太傅。

③敕（chì 赤）：皇帝的命令。

④浆：一种带有酸味的饮料，常用以代酒。这里的"浆"和"惶"，下文的"出"和"栗"，古代可以押韵。

【译文】

钟毓、钟会小时候有美好的声誉。钟毓十三岁时，魏文帝曹丕听说了他们俩，便对他们的父亲钟繇说："可以让两个孩子来见我。"于是下令召见。钟毓脸上有汗水，文帝问："你脸上为什么出汗？"钟毓回答说："恐惧而惊慌，汗出如水浆。"又问钟会："你为什么不出汗？"钟会回答说"恐惧而战栗，汗也不敢出。"

【原文】

12.　钟毓兄弟小时，值父昼寝，因共偷服药酒[1]。其父时觉，且托寐以观之。毓拜而后饮，会饮而不拜。既而问毓何以拜，毓曰："酒以成礼，不敢不拜。"又问会何以不拜，会曰："偷本非礼，所以不拜。"

【注释】

①药酒：这里指散酒，即魏晋时人常服的五石散之类的药物酒。

【译文】

钟毓兄弟俩小时候，有一次正碰上父亲白天睡觉，于是一道偷饮药酒。他们父亲当时已经醒了，姑且假装睡熟来观察他们怎样行动。钟毓行过礼后才饮酒，钟会却只饮酒而不行礼。过后不久，父亲问钟毓为什么行礼，钟毓说："酒是用来使礼仪完备的东西，我饮酒时不敢不行礼。"又问钟会为什么不行礼，钟会说："偷酒本来就不合于礼，所以饮酒时不行礼。"

【原文】

13.　魏明帝为外祖母筑馆于甄氏[1]，既成，自行视，谓左右曰："馆当以何为名？"侍中缪袭曰[2]："陛下圣思齐于哲王，罔极过于曾、闵[3]。此馆之兴，情钟舅氏，宜以渭阳为名[4]。"

【注释】

①魏明帝：曹叡（ruì 锐），字元仲，文帝曹丕的儿子，其母甄皇后被文帝赐死。即位后，不恤民情，大兴土木，死后谥明皇帝。

袭：字熙伯，三国时魏国人，曾任侍中。

③罔（wǎng 往）极：无极；无边。语出《诗经·小雅·蓼莪》："欲报之德，昊天罔极。"意思是父母的恩德如同苍天无边无际，难以报答。曾、闵：曾指曾子，名参（shēn 深）；闵指闵子，名损，字子骞。二人是孔子学生，都以孝行著称。

④渭阳：渭水北边。典出《诗经·秦风·渭阳》："送我舅氏，曰至渭阳。"此诗据说是秦康公罃（yīng 英）为太子时，在渭河北岸送别舅舅晋公子重耳而作，后人便以"渭阳"表示外甥对舅氏的情谊。又《诗序》中说康公母亲当时已死，"我见舅氏，如母存焉"，因此，此典多用于母亲死后。但据《三国志》记载，曹叡为舅母修观庙，名其里为"渭阳里"，并不是给外祖母建的。

【译文】

魏明帝曹叡在甄家为外祖母建造了一座住宅，落成之后，亲自去察看，对随从的人说："这座住宅应当用什么名字？"侍中缪袭说："陛下的思虑等同于贤明的君主，孝心超过了曾参、闵子骞。这处府第的兴建，汇聚了对舅家的深情，应当用渭阳来命名。"

【原文】

14. 何平叔云①："服五石散②，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

【注释】

①何平叔：何晏，字平叔，三国时魏国人，是曹操的女婿。擅长清谈，喜好名理，是魏晋玄学的主要开创者，官至吏部尚书，后被司马懿所杀。

②五石散：参《德行》41 注③。

【译文】

何平叔说："服用五石散，不但可以治病，也觉得精神开朗。"

【原文】

15. 嵇中散语赵景真①："卿瞳子白黑分明，有白起之风②，恨量小狭③。"赵云："尺表能审玑衡之度④，寸管能测往复之气⑤。何必在大，但问识如何耳。"

【注释】

①嵇中散：嵇康，参《德行》16注②。中散，即中散大夫，参与议论政事，是一种闲散的职务。赵景真：赵至，字景真，曾任辽东郡郡从事，有清誉。

②白起：战国时秦国名将，善于用兵，封武安君。据说他的瞳子黑白分明，古人认为这种人见解高明。

③恨：遗憾。

④表：测日影的标杆。玑衡：即"璿（ruì锐）玑玉衡"，古代观测天象的仪器，这里借指天体运行。

⑤管：用来校正乐律的竹管。

【译文】

中散大夫嵇康对赵景真说："你的眼珠黑白分明，有白起那样的风度，可惜的是气量稍微狭小了一点儿。"赵景真说："一尺来长的表尺就能审定天体运行的度数，一寸来长的竹管就能测量出乐音的高低。何必在乎大不大呢，只看见识怎么样就是了。"

【原文】

16. 司马景王东征①，取上党李喜以为从事中郎②。因问喜曰："昔先公辟君不就③，今孤召君，何以来？"喜对曰："先公以礼见待④，故得以礼进退。明公以法见绳⑤，喜畏法而至耳！"

【注释】

①司马景王：司马师，字子元，司马懿的长子，司马懿死后，以抚军大将军辅政，废魏帝曹芳，立高贵乡公曹髦，进号大都督。晋立，追尊为景王，司马炎代魏后追尊为景帝。东征：司马师废曹芳立曹髦，毋（guàn 贯）丘俭起兵反对，被司马师进兵打败，东征即指这件事。

②上党：郡名，辖境相当于今山西长治市一带。李喜：字季和，官至尚书仆射，拜特进光禄大夫。从事中郎：参《德行》22 注③。

③先公：称自己或他人已死去的父亲，这里指司马懿。辟：征召。

④见待：对待我。

⑤明公：对有名位者的尊称。绳：约束；限制。

【译文】

晋景王司马师东征时，召取上党李喜来做从事中郎。到任时他询问李喜："当初先父召您任职，您不肯就任，现在我召请您，为什么来了呢？"李喜回答说："令尊以礼待我，所以我能按礼节来决定就任还是辞谢。现在您用法令来约束我，我只是害怕违法才来的呀！"

【原文】

17. 邓艾口吃[①]，语称"艾艾"[②]。晋文王戏之曰[③]："卿云'艾艾'，定是几艾[④]？"对曰："'凤兮，凤兮'[⑤]，故是一凤[⑥]。"

【注释】

①邓艾：字士载，三国时魏国人，官至镇西将军，进封邓侯。

②艾艾：古人常自称己名表示谦卑，邓艾本应自称为"艾"，但由于口吃，因此说成"艾艾"。

③晋文王：司马昭，参《德行》15 注①。

④定：到底；究竟。

⑤凤兮，凤兮：语出《论语·微子》，说的是楚国狂人接舆经过孔子身边，唱歌说："凤兮，凤兮，何德之衰。"邓艾引用这句话，意思是接舆讲"凤兮，凤兮"，本来只是一只凤，自己说"艾艾"，本来也只是一个艾。

⑥故：本来；原本。

【译文】

邓艾口吃，说话时自称其名为"艾艾"。晋文王司马昭和他开玩笑说："你讲'艾艾'，到底是几个艾呢？"邓艾回答说："'凤兮，凤兮'，本来只是一只凤。"

【原文】

18. 嵇中散既被诛，向子期举郡计入洛①，文王引进，问曰："闻君有箕山之志②，何以在此？"对曰："巢、许狷介之士③，不足多慕！"王大咨嗟④。

【注释】

①向子期：向秀，字子期，和嵇康等人相友爱，是"竹林七贤"之一。嵇康被害后，他开始出仕，曾任黄门侍郎、散骑常侍。计：计簿，载录人事、户口、赋税的簿籍。汉制，每年年终，郡守都要派人呈送计簿到京都。

②箕山之志：箕山，在今河南登封东南。相传唐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逃隐于此，后世便以箕山之志比喻隐遁不仕。

③狷（juàn 绢）介：洁身自好，不同流合污。

④咨嗟：赞叹。

【译文】

中散大夫嵇康被杀后，向子期呈送郡国计簿到京都洛阳，晋文王司马昭引荐了他，问道："听说您有隐居之志，为什么到了这里？"他回答说："巢父、许由这些拘谨自守的人，不值得称羡。"文王听了，大为赞赏。

【原文】

19. 晋武帝始登阼[①]，探策得一[②]。王者世数，系此多少。帝既不说[③]，群臣失色，莫能有言者。侍中裴楷进曰[④]："臣闻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⑤]。"帝说，群臣叹服。

【注释】

①晋武帝：司马炎，参《德行》17注③。阼（zuò作）：通"祚"，皇位；国统。

②策：占卜用的竹签。

③说：同"悦"，下文"帝说"的"说"同此。

④裴楷：参《德行》18注②。

⑤"天得"三句：语出《老子》三十九章。贞，正，正统。《老子》中的一，也就是它所说的道，是个有特定涵义的哲学概念，和"探策得一"的"一"不完全是一回事。

【译文】

晋武帝司马炎刚登帝位时，占卜后得到一。帝位能够相传多少代，就在于这卜得数目的多少。武帝见是一，很不高兴，群臣也吓得脸色都变了，没有人敢说什么。侍中裴楷上前说："我听说天得到一就清明，地得到一就宁静，侯王得到一就能成为天下的正统。"武帝很高兴，群臣都赞叹、佩服裴楷。

【原文】

20. 满奋畏风[①]。在晋武帝坐，北窗作琉璃屏，实密似疏，奋有难色。帝笑之，奋答曰："臣犹吴牛[②]，见月而喘。"

【注释】

①满奋：字武秋，曾任冀州刺史、尚书令、司隶校尉。

②吴牛：据《世说新语》原注："今之水牛，唯生江淮间，故谓之'吴牛'也。南方多暑，而此牛畏热，见月疑是日，所以见月则喘。"

【译文】

满奋怕风。一次在晋武帝司马炎身旁侍坐，北窗前设有琉璃屏风，实际上很严实，看起来却像是稀疏透风，满奋面有难色。武帝笑话他，满奋回答说："我好比是吴地的牛，看见月亮也要喘息的。"

【原文】

21.　诸葛靓在吴①，于朝堂大会②，孙皓问③："卿字仲思，为何所思？"对曰："在家思孝，事君思忠，朋友思信。如斯而已！"

【注释】

①诸葛靓（jìng 静）：字仲思，三国时魏国人，父亲诸葛诞起兵反司马氏，派他到吴国当人质，吴任用为右将军、大司马，吴亡，先到洛阳，后逃匿不出。

②朝堂：国君和大臣聚会议事的地方。

③孙皓：字元宗，孙权的孙子，吴国末代君主，荒淫残暴，不理政事，公元 280 年降晋，吴国灭亡。

【译文】

诸葛靓在吴国时，有一次在朝堂集会，孙皓问他："你字叫仲思，所思是什么？"诸葛靓回答说："在家思尽孝，侍奉君主思尽

忠，和朋友交往思诚信。不过这些而已！”

【原文】

22. 蔡洪赴洛[①]，洛中人问曰：“幕府初开[②]，群公辟命[③]，求英奇于仄陋[④]，采贤俊于岩穴。君吴楚之士[⑤]，亡国之余，有何异才而应斯举？”蔡答曰：“夜光之珠[⑥]，不必出于孟津之河[⑦]；盈握之璧，不必采于昆仑之山[⑧]。大禹生于东夷[⑨]，文王生于西羌[⑩]，圣贤所出，何必常处！昔武王伐纣[⑪]，迁顽民于洛邑，得无诸君是其苗裔乎[⑫]？”

【注释】

①蔡洪：字叔开，起先出仕吴国，吴亡后举秀才到京都洛阳，官至松滋令。

②幕府：本指将帅出征时办公的帐幕，后可泛指军政大员的官署。

③辟命：皇帝征召人才的命令。

④仄陋：指出身卑微低贱的人。

⑤吴楚：吴地和楚地，这里泛指南方。

⑥夜光之珠：夜明珠，指隋侯珠。传说春秋时隋国国君救了一条蛇，蛇衔来明珠报恩，其珠“照夜同昼”，被视为稀世珍宝。

⑦孟津：在今河南孟津东北、孟县西南，是古黄河渡口。

⑧昆仑：据传昆仑山北麓和田附近盛产美玉。

⑨大禹：夏代第一位君主，曾平定水患。东夷：古代对我国东方各少数民族的称呼。

⑩文王：指周文王，姓姬，名昌，殷末周部落首领，其子武王灭殷，建立周朝，追尊他为文王。西羌：西方的羌族。

⑪武王：指周武王，参《德行》1 注⑦。纣（zhòu 宙）：商朝末代君主，历史上有名的暴君。

⑫得无：表示推测，语气倾向于肯定，相当于“大概”、“恐怕”。苗裔（yì 义）：后代。

【译文】

蔡洪到京都洛阳，洛阳人问他："官府刚刚设置，众位公卿奉命延揽人才，要从卑微低贱者中寻求才能出众的人，从隐居山林者中选取才德贤明之士。您是南方人士，亡国遗民，有什么特异的才能，也来接受这一举荐？"蔡洪回答说："夜光珠不一定都出在孟津附近的黄河中，满掌都握不住的玉璧不一定都从昆仑山开采出来。大禹出生在东夷，周文王出生在西羌，圣贤出生的地方，为什么一定要有固定的处所呢！当初周武王讨伐殷纣，把殷商的顽民迁徙到洛阳，莫非诸位先生就是他们的后代吗？"

【原文】

23. 诸名士共至洛水戏①，还，乐令问王夷甫曰②："今日戏，乐乎？"王曰："裴仆射善谈名理③，混混有雅致④；张茂先论《史》、《汉》⑤，靡靡可听⑥；我与王安丰说延陵、子房⑦，亦超超玄著⑧。"

【注释】

①名士：魏晋时期可指以学术、诗文等著称的知名人士，也常常指恃才放达，不拘礼法，好谈玄理的人。

②乐令：乐广，参《德行》23注③。王夷甫：王衍，字夷甫，晋琅邪临沂（今属山东）人，曾任尚书令、太尉。

③裴仆射：裴頠（wěi委），字逸民，晋河东闻喜（今属山西）人，官至尚书左仆射、侍中，死后谥号成。名理：考核名实、辨析是非同异之学，目的是为了确定和职位相配的选才标准。魏正始之后，名理之学归本于道家而形成玄学，并且成为清谈的主要内容。

④混混：通"滚滚"，说话滔滔不绝的样子。

⑤张茂先：张华，字茂先，参《德行》12注③。

⑥靡靡：娓娓动听的样子。

⑦王安丰：王戎，参《德行》16注①。延陵：本为地名，即今江苏常州，这里指春秋时吴公子季札。季札有贤能之名，封于延陵，称延陵季子。子房：张良，字子房，秦末大乱，助刘邦破秦败楚，建立汉朝，封为留侯。

⑧超超玄著：形容议论高超玄妙而又深沉透彻。

【译文】

名士们共同到洛水边游乐，回来时，尚书令乐广问王夷甫："今天游乐，高兴吗？"王夷甫说："裴仆射善于谈名理，滔滔不绝，有高雅的意致；张茂先谈《史记》、《汉书》，娓娓动听；我和王安丰谈论延陵季子、张子房，也极为高超透彻。"

【原文】

24. 王武子、孙子荆各言其土地、人物之美①。王云："其地坦而平，其水淡而清，其人廉且贞。"孙云："其山嶵巍以嵯峨②，其水浺渫而扬波③，其人磊砢而英多④。"

【注释】

①王武子：王济，字武子，晋太原晋阳（今山西太原）人，晋武帝女婿，曾任中书郎、侍中、太仆等职，死后追赠骠骑将军。孙子荆：孙楚，字子荆，官至冯翊太守。

②嶵（zuì 罪）巍：山势险峻雄壮的样子。嵯峨（cuó é 错阳平鹅）：山势高峻的样子。

③浺渫（yādié 丫叠）：波浪重叠相连的样子。

④磊砢（luǒ 裸）：形容人有奇才异能。

【译文】

王武子、孙子荆各自谈论家乡土地、人物的美好。王武子说："我们那里的土地坦而平，那里的水淡而清，那里的人廉洁又坚

贞。”孙子荆说：“我们那里的山险峻而巍峨，那里的水汹涌浩荡而扬起碧波，那里的人才华超群而又杰出众多。”

【原文】

25．乐令女适大将军成都王颖①。王兄长沙王执权于洛②，遂构兵相图。长沙王亲近小人，远外君子，凡在朝者，人怀危惧。乐令既允朝望③，加有婚亲，群小谗于长沙。长沙尝问乐令，乐令神色自若，徐答曰：“岂以五男易一女④？”由是释然，无复疑虑。

【注释】

①成都王颖：司马颖，字章度，晋武帝第十六子，封成都王，后进位大将军。

②长沙王：指司马乂（yì 义），字士度，晋武帝第六子，封长沙王，在八王之乱中，进入京都洛阳，专权弄政，后为东海王司马越所杀。

③允：符合；相称。

④“岂以”句：乐广有五男一女，这里指如果支持司马颖，虽然保住一女，五个儿子就会被司马乂杀害。

【译文】

尚书令乐广的女儿嫁给大将军成都王司马颖。成都王的哥哥长沙王司马乂正在京都洛阳执掌朝政，成都王于是兴兵图谋讨伐他。长沙王亲近小人，疏远君子，凡是在朝为官的，人人心怀不安和恐惧。乐广在朝廷中既有声望，又和成都王有姻亲关系，一些小人就向长沙王说他的坏话。长沙王曾经询问过乐广，乐广神色坦然，从容地回答说：“我难道会用五个儿子去换一个女儿吗？”长沙王从此放下心来，不再猜疑忧虑他。

【原文】

26. 陆机诣王武子①，武子前置数斛羊酪②，指以示陆曰："卿江东何以敌此③？"陆云："有千里莼羹，但未下盐豉耳④！"

【注释】

①陆机：字士衡，晋吴郡吴县华亭（今上海松江）人，曾任平原内史，世称"陆平原"。随司马颖出征，兵败遭谗而被杀。

②斛：量器名，十斗为一斛。酪：用乳炼制成的半凝固的食品。

③江东：长江在芜湖南京之间作西南、东北流向，江东即江南，因此习惯上称自此以下的长江南岸地区为江东。

④"有千"二句：意思是我们江东的千里莼羹已能抵得上羊酪，若再加上盐豉，羊酪就无法相比了。千里，湖名，在今江苏溧阳境内，已趋湮没。莼（chún 纯）羹，用莼菜加调料制成的稠汤。盐豉（chǐ 齿），用烧熟的大豆发酵后加盐制成的食物，供调味用。若在莼羹中加入盐豉，味极鲜美。

【译文】

陆机去拜访王武子，武子面前放着几斛羊酪，他指给陆机看，并说："你们江东有什么能抵得上这个？"陆机说："有千里湖出产的莼菜做的羹，只是还没有加上盐豉呢！"

【原文】

27. 中朝有小儿①，父病，行乞药。主人问病，曰："患疟也。"主人曰："尊侯明德君子②，何以病疟③？"答曰："来病君子④，所以为疟耳⑤！"

【注释】

①中朝：晋室南渡后称西晋为中朝。

②尊侯：对对方父亲的尊称。

③“何以”句：俗传行疟的是疟鬼，形体极小，不会使壮士得病。主人认为小儿父亲既是明德君子，也不该患疟病。

④病：使……患病。

⑤疟：和“虐”音同，这里是双关。

【译文】

西晋时有个小孩子，父亲病了，他外出乞讨药物。主人问他父亲病情，他说：“患疟疾。”主人说：“令尊是德行高尚的君子，为什么会患疟疾呢？”这个小孩回答说：“正因为使君子患病，所以才叫做疟鬼啊！”

【原文】

28. 崔正熊诣都郡[①]，都郡将姓陈[②]，问正熊：“君去崔杼几世[③]？”答曰：“民去崔杼，如明府之去陈恒[④]。”

【注释】

①崔正熊：崔豹，字正熊，晋人，官至太傅丞。都郡：大郡。

②都郡将：以其他郡的太守兼都督本郡军事的将官（据余嘉锡说）。

③崔杼（zhù 柱）：春秋时齐国大夫，其妻与齐庄公私通，他弑庄公而立景公。

④陈恒：《史记》作“田常”，春秋时齐国大夫，弑简公而立平公。按，都郡将发问意在开玩笑说崔正熊是弑君的崔杼的后代，崔豹的回答针锋相对，以同样方式指出陈氏的祖先也有弑君之罪。

【译文】

崔正熊到了一个大郡，都郡将姓陈，他问正熊：“您距离崔杼有多少代了？”崔正熊回答说：“小民距离崔杼的世代，正如您距离陈恒一样。”

【原文】

29. 元帝始过江①，谓顾骠骑曰②：“寄人国土，心常怀惭。”荣跪对曰：“臣闻王者以天下为家，是以耿、亳无定处③，九鼎迁洛邑④。愿陛下勿以迁都为念⑤。”

【注释】

①元帝：指晋元帝司马睿（ruì 锐），原为琅邪王、安东将军，西晋灭亡后，公元 317 年他在建康（今江苏南京）登位称帝，建立东晋。又称元皇、元皇帝。

②顾骠骑：顾荣，参《德行》25 注①。

③“是以”句：商代成汤迁都亳（bó 勃）邑，祖乙迁到耿邑，盘庚又迁回亳邑。从成汤至盘庚，曾多次迁都。

④“九鼎”句：九鼎，相传为夏禹用九州之金所铸的传国之宝，是王位的象征。周武王灭殷，定都镐（hào 浩）京，却把九鼎迁到东都洛邑。

⑤陛下：本是臣下对皇上的尊称，但顾荣死前晋元帝并未即帝位，这里不当称陛下。

【译文】

晋元帝司马睿刚到江南时，对骠骑将军顾荣说：“寄居在他人国土上，心里时常感到惭愧。”顾荣跪着回答说：“我听说帝王把天下当作家，因此商代有时迁都耿邑，有时迁都亳邑，没有一个固定的处所，周武王也把九鼎迁到洛邑。希望陛下不要把迁都的事放在心上。”

【原文】

30. 庾公造周伯仁①，伯仁曰：“君何所欣说而忽肥？”庾曰：“君复何所忧惨而忽瘦②？”伯仁曰：“吾无所

忧，直是清虚日来，滓秽日去耳！”

【注释】

①庾公：庾亮，参《德行》31 注①。周伯仁：周𫖮（yǐ 已），字伯仁，袭封武城侯，世称周侯。曾任荆州刺史、吏部尚书、尚书左仆射，后被王敦所杀。

②忧惨：忧愁痛苦。

【译文】

庾亮去拜访周伯仁，伯仁说：“您高兴些什么，忽然发胖了？”庾亮说：“您又忧伤些什么，忽然消瘦了？”伯仁说：“我没有什么可忧伤的，只是清静淡泊一天天增加，渣滓污浊一天天去掉罢了！”

【原文】

31. 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①，藉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②：“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唯王丞相愀然变色曰③：“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④，何至作楚囚相对⑤！”

【注释】

①新亭：三国时吴国修筑，也叫劳劳亭，故址在今江苏南京市南。

②周侯：周𫖮，封武城侯。

③王丞相：王导，参《德行》27 注③。愀（qiǎo 巧）然：脸色变化的样子。

④神州：本泛指中国，这里指黄河流域一带中原地区。

⑤楚囚相对：比喻在国破家亡时含悲泣苦，束手无策。楚囚，春秋时楚国人钟仪被晋国俘虏，晋人称他为楚囚。

【译文】

到江南来避难的那些人士，每逢风和日丽的日子，总是互相邀请来到新亭，坐在草地上饮酒会宴。武城侯周顗席间叹息说："风景倒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山河起了变化！"在座的人相互对视，流下了眼泪。只有丞相王导突然变了脸色说："大家正当同心协力扶助王室，收复中原，哪至于像囚徒似的相对哭泣！"

【原文】

32. 卫洗马初欲渡江[①]，形神惨悴，语左右云："见此芒芒[②]，不觉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复谁能遣此！"

【注释】

①卫洗马：卫玠（jiè 介），字叔宝，晋河东安邑（今山西运城东北）人，曾任太子洗马，风姿秀异，善于清谈，因体弱多病而早死。

②芒芒：通"茫茫"，这里形容江水广远无边的样子。

【译文】

太子洗马卫玠当初将要渡江时，神情忧伤，面容憔悴，对身边的人说："见到这茫茫大江，不觉百感交集。如果是有感情的话，谁又能排遣得了这种忧伤！"

【原文】

33. 顾司空未知名[①]，诣王丞相。丞相小极[②]，对之疲睡。顾思所以叩会之[③]，因谓同坐曰："昔每闻元公道公协赞中宗[④]，保全江表[⑤]。体小不安，令人喘息[⑥]。"丞相因觉[⑦]，谓顾曰："此子珪璋特达[⑧]，机警有锋。"

【注释】

①顾司空：顾和，字君孝，识见过人，深得王导器重，曾任侍中、吏部尚书、国子祭酒等职，死后追赠司空。

②极：疲乏。

③叩会：问答交谈。

④元公：顾荣，是顾和的族叔，谥号为元。中宗：晋元帝司马睿的庙号。

⑤江表：江南。从中原看，江南在长江之外，所以称为江表。

⑥喘息：本指呼吸急促，这里比喻心情焦急不安。

⑦觉：睡醒。

⑧珪璋特达：比喻品德高贵，人才出众。珪、璋，都是玉器，比喻美德和聪慧。特达，意指独为通达，自会有所成就。

【译文】

司空顾和尚未出名时，去拜访丞相王导。王导有些疲乏，对着他打瞌睡。顾和思考着怎样才能同王导交谈并请教他，于是对同座的人说："过去时常听到元公说起王公辅佐中宗，保全了江南。现在王公身体有欠舒适，真让人焦急不安。"王导听见后就从睡中醒来，对顾和说："你这个人聪慧可贵，机灵警觉而又词锋犀利。"

【原文】

34. 会稽贺生①，体识清远②，言行以礼。不徒东南之美，实为海内之秀。

【注释】

①贺生：贺循，字彦先，官至太常，领太子太傅，死后追赠司空。又称贺太傅、贺司空。生，对读书人的称呼。

②体识：见识。

【译文】

会稽贺循，见识高远，言行遵循礼法。他不仅是东南一带的杰出人物，也是全国的优秀人才。

【原文】

35. 刘琨虽隔阂寇戎①，志存本朝，谓温峤曰②："班彪识刘氏之复兴③，马援知汉光之可辅④。今晋阼虽衰，天命未改。吾欲立功于河北，使卿延誉于江南，子其行乎⑤？"温曰："峤虽不敏，才非昔人，明公以桓、文之姿⑥，建匡立之功⑦，岂敢辞命！"

【注释】

①刘琨：字越石，晋中山魏昌（今河北无极）人，曾任并州刺史、都督并冀幽三州军事，死后追赠侍中、太尉。在西晋衰微之时，有志辅佐帝室，司马睿在建康称晋王，身在北方的刘琨便派温峤南下劝进。戎：我国西部的少数民族。

②温峤（qiáo 乔）：字太真，晋太原祁（今山西祁县）人，曾在刘琨手下任右司马，后受命南下建康拥戴司马睿，被任命为散骑常侍，明帝时调任中书令，后又任江州刺史、骠骑将军等职，封始安郡公，死后谥号忠武。

③班彪：字叔皮，东汉人，曾劝说隗嚣不要叛离汉光武帝刘秀，又劝说窦融归附刘秀。

④马援：字文渊，东汉人，辅佐汉光武帝，征战南北，屡建战功，拜伏波将军。

⑤其：表揣测语气，相当于"也许"、"大概"。

⑥桓、文：指齐桓公、晋文公，都是春秋时诸侯国的霸主。姿：资质；才能。

⑦匡立：拯救国家，建立大业。

【译文】

刘琨虽然被西戎入侵者阻隔在北方，心中却一直向着朝廷，他对温峤说："班彪认识到刘氏汉室能够复兴，马援知道汉光武帝可以辅佐。现在晋王朝的国运虽然衰落，但是天命并没有改变。我想在黄河以北建立功业，让你在江南获取声誉，你大概会去的吧？"温峤说："我虽然不聪敏，才能也赶不上古人，可是您想用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才能，建立中兴王室的大业，我哪里敢拒绝使命呢！"

【原文】

36. 温峤初为刘琨使来过江。于时，江左营建始尔①，纲纪未举。温新至，深有诸虑。既诣王丞相，陈主上幽越、社稷焚灭、山陵夷毁之酷②，有《黍离》之痛③。温忠慨深烈④，言与泗俱⑤，丞相亦与之对泣。叙情既毕，便深自陈结⑥，丞相亦厚相酬纳⑦。既出，欢然言曰："江左自有管夷吾⑧，此复何忧？"

【注释】

①江左：古人叙述地理位置以东为左，因此长江下游以东地区称为江左，这里指东晋。始尔：开始。尔，词尾，无实义。

②主上：皇上，指晋愍帝司马邺。公元316年10月司马邺投降刘曜，后被杀死，西晋灭亡。幽越：囚禁。社稷：古代王侯所祭的土神和谷神，这里指土神谷神庙。山陵：指皇帝的坟墓。

③《黍离》：《诗经·王风》中的篇名。相传周平王迁都洛阳以后，周大夫经故都镐京，目睹原来宫室宗庙之地全都种上了黍稷，忧伤周室衰落而作了这首诗。

④忠慨：忠诚愤激。

⑤泗：鼻涕。

⑥陈结：倾诉心曲。

⑦酬纳：酬答接待。

⑧管夷吾：字仲，春秋时齐桓公的相，辅佐桓公称霸诸侯。

【译文】

温峤作为刘琨的使者刚过江来。那时候，江南政权的建立刚开始，法令尚未制定。温峤初到，深感忧虑重重。及至去拜访丞相王导，陈说皇上受囚禁、社稷宗庙被焚烧、先帝陵墓遭毁坏的酷烈情况，深具亡国的哀痛。温峤忠诚愤激的感情深厚节烈，边说边哭，王导也和他相对流泪。温峤说完情况以后，又尽情地倾诉自己心中的想法，王导也深情地酬答接待他。出来以后，温峤高兴地说："江南自有管夷吾那样的人，这还担忧什么呢？"

【原文】

37. 王敦兄含为光禄勋[①]。敦既逆谋，屯据南州[②]，含委职奔姑孰。王丞相诣阙谢[③]。司徒、丞相、扬州官僚问讯[④]，仓卒不知何辞。顾司空时为扬州别驾[⑤]，援翰曰[⑥]："王光禄远避流言，明公蒙尘路次[⑦]，群下不宁，不审尊体起居何如[⑧]？"

【注释】

①王敦：字处仲，小字阿黑，晋琅邪临沂（今属山东）人。和堂弟王导倾心扶持司马睿建立东晋，任大将军，后加荆州刺史，拥重兵屯据武昌。公元322年，以"清君侧"为名起兵谋反，攻陷建康，逼元帝任命为丞相，才还兵武昌。明帝立，移镇姑孰，自任扬州牧，再次举兵，不久病死军中。含：王含，字处弘，王敦起兵谋反，他也叛奔相助。光禄勋：官名，掌管宫殿门户，统领皇帝的宿卫侍从。

②南州：古城名，即姑孰，东晋时筑，故址在今安徽当涂。

③阙：宫门前两边供瞭望的建筑，引申指皇宫。

④司徒：官名，主要掌管土地民事教化。官僚：官府的吏属。按，王敦谋反时，王导任司空、扬州刺史，明帝时为司徒，成帝时任丞相。因此，这里说有司徒、丞相府属官来问讯，恐不确。

⑤别驾：官名，为州刺史属官。

⑥翰：笔。

⑦蒙尘：蒙受风尘。这里喻指王导到朝廷谢罪。路次：路上。

⑧起居：日常生活。

【译文】

王敦的兄长王含担任光禄勋。王敦谋反以后，率军驻扎在南州，王含弃官逃往姑孰。丞相王导为这事到朝廷谢罪。当时，司徒府、丞相府、扬州府中的官员都来慰问王导，仓促间不知怎样措辞。司空顾和当时担任扬州别驾，拿过笔来写道："王光禄远远地避开了流言，您天天在路上蒙受风尘，下属们心中都不安宁，不知贵体饮食起居怎样？"

【原文】

38. 郗太尉拜司空①，语同坐曰："平生意不在多，值世故纷纭，遂至台鼎②。朱博翰音③，实愧于怀。"

【注释】

①郗太尉：郗鉴，参《德行》24注①。司空：官名，三公之一，主要掌管水土工程。

②台鼎：三台星和三足鼎，喻指太尉、司徒、司空三公。

③朱博：字子元，西汉人，汉哀帝时，代孔光为丞相，据说授职时忽然传来一种像钟声的声音，有人说是因为让有名无实的人做朝官，才会有这种只闻其声却不见其形的声音产生。翰音：飞向高空的声音，比喻徒有虚名。

【译文】

太尉郗鉴就任司空时，对同座的人说："我平生愿望不高，遭遇世事纷乱，才升到三公的地位。想起朱博徒有虚名而获得高位，实在是内心有愧。"

【原文】

39．高坐道人不作汉语①。或问此意，简文曰②："以简应对之烦。"

【注释】

①高坐道人：晋高僧帛尸黎密多罗的别称。原为西域龟兹人，西晋永嘉年间来到中国。道人，和尚。

②简文：晋简文帝司马昱，参《德行》37注①。

【译文】

高坐和尚不讲汉语。有人问到这样做的用意，简文帝司马昱说："是要省去应酬对答的麻烦。"

【原文】

40．周仆射雍容好仪形①。诣王公②，初下车，隐数人③，王公含笑看之。既坐，傲然啸咏。王公曰："卿欲希嵇、阮邪④？"答曰："何敢近舍明公，远希嵇、阮！"

【注释】

①周仆射：周顗，曾任尚书左仆射。

②王公：王导。

③隐（yìn印）：倚；靠。贵族出入要人扶持，这是当时的一种风气。

④嵇、阮：嵇康和阮籍，分别参《德行》16注②和《德行》15注①。

【译文】

尚书仆射周顗举止温和大方，仪表堂堂。他去拜访王导，刚刚下车，就有几个人扶持着，王导含笑看着他。坐下以后，神色高傲，吟啸自如。王导说：“你想仿效嵇康、阮籍吗？”周顗回答说：“哪里敢抛开眼前的明公，去仿效前代的嵇康、阮籍呢！”

【原文】

41．　庾公尝入佛图①，见卧佛，曰：“此子疲于津梁②。”于时以为名言。

【注释】

①佛图：佛寺。

②津梁：摆渡、架桥，比喻佛说法接引，普渡众生。

【译文】

庾亮曾经进入佛寺，看见卧佛，说道：“这位先生为了普渡众生而疲劳了。”当时人们把这句话当作名言。

【原文】

42．　挚瞻曾作四郡太守、大将军户曹参军①，复出作内史②，年始二十九。尝别王敦，敦谓瞻曰：“卿年未三十，已为万石③，亦太蚤④。”瞻曰：“方于将军，少为太蚤；比之甘罗⑤，已为太老。”

【注释】

①挚瞻：字景游，曾任王敦幕府的户曹参军，后任安丰、新蔡、西阳等郡太守，因触怒王敦被贬随国内史。户曹参军：官名，掌管农户、祀祠、农

桑。

②内史：官名，魏晋时在王国中掌太守之任，负责郡国政务。

③万石：万石的俸禄。太守、内史均是二千石官，挚瞻任四郡太守，现又任内史，共计万石。

④蚤：通“早”。

⑤甘罗：战国时秦国人，十二岁受命出使赵国，劝说赵王割五城给秦国，被秦封为上卿。

【译文】

挚瞻曾经担任四个郡的太守、大将军户曹参军，现在又调任做内史，年纪才二十九岁。他曾去告别王敦，王敦对他说：“你年纪还不到三十岁，已经做了一万石的官，也太早了吧。”挚瞻说：“同将军您相比，是稍微早了一些；但同甘罗相比，已经是太晚了。”

【原文】

43. 梁国杨氏子九岁①，甚聪惠②。孔君平诣其父③，父不在，乃呼儿出，为设果。果有杨梅，孔指以示儿曰：“此是君家果。”儿应声答曰：“未闻孔雀是夫子家禽④。”

【注释】

①梁国：魏晋时期沿袭汉代郡国并置的制度，梁国治所在今河南商丘南。

②惠：通“慧”。

③孔君平：孔坦，字君平，晋人，正直而有声望，历任吴郡太守、侍中、廷尉。

④夫子：对人的尊称。

【译文】

梁国一户杨姓人家的儿子，才九岁，很聪明。孔君平来拜访他的父亲，父亲不在，家里就叫儿子出来，给客人摆上了果品。果

品中有杨梅，孔君平指着杨梅让他看，说道："这是您家的家果。"小儿随声回答说："没听说过孔雀是您家的家禽。"

【原文】

44. 孔廷尉以裘与从弟沈①，沈辞不受。廷尉曰："晏平仲之俭②，祠其先人，豚肩不掩豆③，犹狐裘数十年，卿复何辞此？"于是受而服之。

【注释】

①孔廷尉：孔坦。沈：孔沈，字德度，孔坦的堂弟。

②晏平仲：晏婴，字平仲，春秋时齐国人，齐景公时为相，以节俭著称。

③豆：古代盛食物的器皿，形似高脚盘。

【译文】

廷尉孔坦把一件皮衣送给堂弟孔沈，孔沈辞谢不肯接受。孔坦说："晏平仲节俭，祭祀祖先时，用的小猪小得张开两个猪肘也盖不满盘子，但他还是穿了几十年的狐皮袍子，你又为什么要拒绝这个呢？"孔沈这才收下皮衣来穿上。

【原文】

45. 佛图澄与诸石游①，林公曰②："澄以石虎为海鸥鸟③。"

【注释】

①佛图澄：晋时和尚，西域人，永嘉四年（公元 310 年）到洛阳，是当时有名的高僧。诸石：指石勒、石虎等人，羯族人，东晋时侵入中原，建立后赵政权。

②林公：支遁，字道林，晋陈留（今属河南）人。本姓关氏，因曾隐居

支硎山，世称支公，又称林公，是晋时有名的高僧。

③海鸥鸟：海鸥。这里暗用《列子·黄帝篇》的一则故事，说的是一个人喜欢海鸥，天天到海上和海鸥玩耍。一天他父亲要他捉一只海鸥回来玩，他到海上后海鸥却飞着不肯下来。支遁引用这个故事，意指佛图澄清净无机心，物我两忘。

【译文】

佛图澄和尚和石氏一家有来往，支道林说："澄和尚把石虎看作海鸥鸟。"

【原文】

46. 谢仁祖年八岁①，谢豫章将送客②。尔时语已神悟，自参上流③。诸人咸共叹之，曰："年少④，一坐之颜回⑤。"仁祖曰："坐无尼父⑥，焉别颜回？"

【注释】

①谢仁祖：谢尚，字仁祖，晋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官至尚书仆射、镇西将军。

②谢豫章：谢鲲，字幼舆，谢尚的父亲，曾任豫章太守。将：带领。

③自参上流：自己参与到上流人物之中。

④年少：少年；年轻人。

⑤颜回：字子渊，春秋时鲁国人，孔子最得意的学生，在孔门中以德行著称。

⑥尼父（fǔ 斧）：孔子，因为他的字叫仲尼，所以尊称为尼父。父，对男子的美称。

【译文】

谢仁祖年纪八岁时，豫章太守谢鲲就已带着他送客。那时他言谈中已经表现出奇特的悟性，已自跻身于上流人物之中。大家

都赞叹他，说道："这个少年，是一座之中的颜回。"谢仁祖说："座中如果没有孔子，哪能识别颜回？"

【原文】

47．　陶公病笃①，都无献替之言②，朝士以为恨③。仁祖闻之，曰："时无竖刁④，故不贻陶公话言。"时贤以为德音⑤。

【注释】

①陶公：陶侃，字士行，晋庐江寻阳（今江西九江西）人。年轻时家中贫困，入仕后勤于职事，很有政绩，声望颇高。曾任江夏、武昌太守，荆、广、江、湘等州刺史以及侍中、太尉等职，封长沙郡公。

②献替：献可替否，意思是直言进谏，提出正确可行的建议，否定错误不当的政令。

③恨：遗憾。

④竖刁：春秋时齐桓公的近臣。管仲病重，桓公问竖刁可否接替相位，管仲认为不可，并建议桓公疏远他，后竖刁果然大乱齐国。

⑤德音：明哲而有卓识的言谈。

【译文】

陶侃病势沉重，但是全没有说到有关兴利除弊这些话，朝中人士都认为是遗憾的事。谢仁祖听到这些话，说道："现在没有竖刁那种小人，所以陶公无须留下遗嘱。"当时的贤能之士认为这是有德者所说的话。

【原文】

48．　竺法深在简文坐①，刘尹问②："道人何以游朱门③？"答曰："君自见其朱门，贫道如游蓬户④。"或云下

令⑤。

【注释】

①竺法深：参《德行》30注①。

②刘尹：刘惔，参《德行》35注①。

③朱门：王侯贵族住宅大门漆作红色，所以称豪门贵族之家为朱门。

④蓬户：用蓬草编成的门，指贫寒人家。

⑤卞令：卞壸（kǔn 捆），字望之，曾任尚书令。

【译文】

竺法深在简文帝司马昱座上作客，丹阳尹刘惔问他："和尚为什么同达官贵人家交往？"竺法深回答道："您见到是达官贵人家，我却有如同贫寒人家交往一样。"有人说问话者不是刘惔，而是尚书令卞壸。

【原文】

49. 孙盛为庾公记室参军①，从猎，将其二儿俱行。庾公不知，忽于猎场见齐庄②，时年七八岁，庾谓曰："君亦复来邪？"应声答曰："所谓'无小无大，从公于迈'③。"

【注释】

①孙盛：字安国，曾任秘书监，又称孙监。记室参军：官名，王公、将军及都督幕府中设置的掌管文书记录的幕僚。

②齐庄：孙放，字齐庄，孙盛的次子，官至长沙王相。

③"无小"二句：语出《诗经·鲁颂·泮水》，意思是无论大小臣子，都随王公出游。

【译文】

孙盛担任庾亮的记室参军，跟随庾亮出去打猎，并且带了自己的两个儿子一起去。庾亮事先不知道，忽然在猎场上见到孙盛的次子齐庄，当时齐庄年纪只有七八岁，庾亮问他说："您也来啦？"齐庄随声回答说："正所谓是'无小无大，从公于迈'。"

【原文】

50. 孙齐由、齐庄二人，小时诣庾公①。公问齐由何字，答曰："字齐由。"公曰："欲何齐邪？"曰："齐许由。"齐庄何字，答曰："字齐庄。"公曰："欲何齐？"曰："齐庄周②。"公曰："何不慕仲尼而慕庄周？"对曰："圣人生知③，故难企慕。"庾公大喜小儿对。

【注释】

①孙齐由：孙潜，字齐由，孙盛的长子，官至豫章太守。

②庄周：庄子，名周，战国时宋人，和老子同是道家学派的代表，主张清静无为，著有《庄子》。

③圣人：具有极高道德和智慧的人，这里指孔子。

【译文】

孙齐由、孙齐庄兄弟二人，小时候去拜见庾亮。庾亮问齐由的表字是什么，齐由回答说："表字齐由。"庾公说："想向谁看齐呢？"齐由说："向许由看齐。"又问齐庄的表字是什么，齐庄回答说："表字齐庄。"庾亮说："想向谁看齐？"齐庄说："向庄周看齐。"庾亮说："为什么不仰慕孔仲尼而仰慕庄周？"齐庄回答说："圣人生来就懂得一切，所以很难仰望仿效。"庾亮非常满意小弟弟的回答。

【原文】

51. 张玄之、顾敷是顾和中外孙[①]，皆少而聪惠。和并知之，而常谓顾胜，亲重偏至，张颇不恧[②]。于时，张年九岁，顾年七岁。和与俱至寺中，见佛般泥洹像[③]，弟子有泣者，有不泣者。和以问二孙。玄谓："被亲故泣，不被亲故不泣。"敷曰："不然。当由忘情故不泣[④]，不能忘情故泣。"

【注释】

①张玄之：又作"张玄"，字祖希，顾和的外孙，曾任吏部尚书、冠军将军、吴兴太守。顾敷：字祖根，顾和的孙子，官至著作郎。中外孙：孙子和外孙。儿子的子女为中孙，女儿的子女为外孙。

②恧（yàn 晏）：满意。

③佛般泥洹（bōníhuán 波尼环）像：指佛圆寂时的卧像。般泥洹，梵语的音译，意译为圆寂，指僧尼死亡。

④忘情：忘却喜怒哀乐等常人之情。

【译文】

张玄之、顾敷是顾和的外孙和孙子，都是小时候就很聪明。顾和对他们都很赏识，又常常说顾敷胜出一筹，特别亲近偏爱他，玄之颇为不满。这时候，张玄之九岁，顾敷七岁。顾和带他们一起到寺庙去，看见佛圆寂像，佛的弟子中有的在哭，有的不哭。顾和就问两个孙子为什么会这样。玄之说："受到佛的宠爱，所以哭；没有受到宠爱，所以不哭。"顾敷说："不是这样。应当是能够忘情，所以不哭；不能忘情，所以才哭。"

【原文】

52. 庾法畅造庾太尉[①]，握麈尾至佳[②]。公曰："此至

佳，那得在？”法畅曰：“廉者不求，贪者不与，故得在耳。”

【注释】

①庾法畅：当据《高僧传·康僧渊传》作“康法畅”，其生平未详，仅据《高僧传》得知为晋时和尚，晋成帝时始渡江南下。

②麈（zhǔ 主）尾：一种形状类似羽扇的物件，柄的左右饰以麈尾（驼鹿尾）之毛。魏晋期间，善于清谈的名士多执麈尾，在谈论时用来比划并增美自己的仪容。

【译文】

庾法畅去拜会太尉庾亮，拿着的麈尾十分漂亮。庾亮问：“这东西极漂亮，怎么还留得住？”法畅说：“廉洁的人不会向我求取，贪婪的人我也不肯给，所以能留下来呢。”

【原文】

53．　庾稚恭为荆州①，以毛扇上武帝②，武帝疑是故物。侍中刘劭曰③：“柏梁云构④，工匠先居其下；管弦繁奏，钟、夔先听其音⑤。稚恭上扇，以好不以新。”庾后闻之，曰：“此人宜在帝左右。”

【注释】

①庾稚恭：庾翼，字稚恭，晋颍川鄢陵（今属河南）人，庾亮的弟弟，曾任荆州刺史，官至征西将军。

②武帝：指晋武帝司马炎。据《晋书·庾怿传》记载，庾翼的哥哥庾怿任豫州刺史时，曾向晋成帝献白羽扇，这里误为庾翼献给晋武帝。

③刘劭：字彦祖，官至豫章太守。

④柏梁：汉武帝所筑台名，故址在今陕西长安西北长安故城内。云构：形容建筑物高耸入云，雄伟壮观。

⑤钟、夔（kuí 奎）：钟子期和夔。钟子期是春秋时楚人，精于音律。夔是舜时的乐官。

【译文】

庾稚恭担任荆州刺史时，把一柄羽毛扇进献给晋武帝司马炎，武帝怀疑是用过的东西。侍中刘劭说："柏梁台那样高耸入云的楼台，是工匠们先住在它里面；管乐弦乐纷纷奏起，也是钟子期、乐官夔先听到它的声音。稚恭进献扇子，是因为它好，不是因为它新。"庾稚恭后来听到这件事，说道："这个人适合在皇帝身边。"

【原文】

54. 何骠骑亡后①，征褚公入②。既至石头③，王长史、刘尹同诣褚④。褚曰："真长，何以处我？"真长顾王曰："此子能言。"褚因视王，王曰："国自有周公⑤。"

【注释】

①何骠骑：何充，字次道，晋庐江灊（qián 前）（今安徽霍山东北）人，曾任会稽内史、骠骑将军、扬州刺史、侍中，死后追赠司空。

②褚公：褚裒，参《德行》34 注①。

③石头：石头城，故址在今江苏南京市清凉山西侧。

④王长史：王濛，字仲祖，晋太原晋阳（今山西太原）人，官至司徒左长史。

⑤周公：姬旦，周文王的儿子，曾辅佐周成王平定叛乱，制定礼乐。这里喻指会稽王司马昱。晋康帝死后，穆帝即位，朝中有人认为褚裒是褚太后的父亲，应当执掌朝政，便召他入朝，而事实上，司马昱已被褚太后召去辅佐穆帝，因此，王濛劝褚裒不必再插手国政。

【译文】

骠骑将军何充去世后，朝廷征召褚裒入都。褚裒抵达石头城

后，左长史王濛、丹阳尹刘真长一同去拜访他。褚裒说："真长，朝廷怎么安排我呢？"真长看着王濛说："这位先生能说说。"褚裒于是望着王濛，王濛说："国家自有周公。"

【原文】

55. 桓公北征经金城①，见前为琅邪时种柳②，皆已十围③，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泪④。

【注释】

①桓公：桓温，字元子，晋谯国龙亢（今安徽怀远西）人，曾任琅邪内史、荆州刺史。晋穆帝永和十二年（公元356年）率军收复洛阳，后废海西公立简文帝，以大司马专擅朝政。晚年图谋废晋自立，事未及成而死，谥宣武侯。北征：指晋废帝太和四年（公元369年）桓温率军攻前燕一事，这次北征因粮运不济，受挫而还。金城：东晋侨置（东晋南北朝时期战争频仍，人民流徙，诸国遇有州郡沦陷者，则以其旧名侨置于流民所在之所，称为侨州、郡、县）琅邪郡治所，在今江苏句容北。

②琅邪：郡名，本郡在今山东境内，这里指侨置琅邪郡。

③围：两手大拇指和食指合拢的圆周长。

④泫（xuàn 绚）然：泪水落下的样子。

【译文】

桓温北伐时经过金城，见到先前担任琅邪内史时种下的柳树，都已有十围粗细了，感慨地说："树木尚且这样，人怎么能经得住岁月的销磨呢！"攀住树枝，抓着柳条，流下泪来。

【原文】

56. 简文作抚军时①，尝与桓宣武俱入朝②，更相让

在前③。宣武不得已而先之，因曰："伯也执殳，为王前驱④。"简文曰："所谓'无小无大，从公于迈'⑤。"

【注释】

①抚军：官名，抚军将军的省称。

②桓宣武：桓温，死后谥号宣武侯。

③更：交替。

④"伯也"二句：语出《诗经·卫风·伯兮》，意思是哥哥手里拿着殳，为王打仗作前驱。殳（shū 书），一种有棱无刃的兵器，形如竿，竹制。

⑤"无小"二句：参本篇 49 注③。

【译文】

简文帝司马昱担任抚军将军时，曾经和宣武侯桓温一同上朝，两人交替地相互谦让，要对方走在前面。桓温不得已只好先在前走，因而说："伯也执殳，为王前驱。"司马昱回答说："这正所谓'无小无大，从公于迈'。"

【原文】

57. 顾悦与简文同年①，而发蚤白。简文曰："卿何以先白？"对曰："蒲柳之姿②，望秋而落；松柏之质，经霜弥茂。"

【注释】

①顾悦：字君叔，官至尚书左丞。

②蒲柳：即水杨，一种秋天早凋的植物。姿：资质。

【译文】

顾悦和简文帝司马昱同岁，但是头发早早白了。简文帝问他：

"你头发为什么比我先白呢？"顾悦回答说："蒲柳的资质差，临近秋天就凋落了；松柏的质地坚挺，经历秋霜更加茂盛。"

【原文】

58. 桓公入峡①，绝壁天悬，腾波迅急，乃叹曰："既为忠臣，不得为孝子②，如何？"

【注释】

①桓公：桓温，他在晋穆帝永和二年（公元346年）率军伐蜀，途经三峡。

②"既为"二句：意思是既然要当忠臣，就必须为君主而去冒险乃至牺牲性命，也就无法兼及当孝子了。

【译文】

桓温率军进入三峡，看见陡峭的山壁悬挂在天空，腾跃的波涛迅疾奔流，于是叹息说："既然当了忠臣，就不能当孝子了，怎么办呢？"

【原文】

59. 初，荧惑入太微①，寻废海西②。简文登阼，复入太微，帝恶之。时郗超为中书③，在直④，引超入曰："天命修短，故非所计。政当无复近日事不⑤？"超曰："大司马方将外固封疆⑥，内镇社稷，必无若此之虑。臣为陛下以百口保之。"帝因诵庾仲初诗曰⑦："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⑧。"声甚凄厉。郗受假还东，帝曰："致意尊公⑨，家国之事，遂至于此，由是身不能以道匡卫⑩，思患预防。愧叹之深，言何能喻！"因泣下流襟。

【注释】

①荧惑：即火星，因隐现不定，使人迷惑，古人认为是灾星。太微：太微垣，是古人把星空划分为若干区域中的一个区域，位于北斗星之南。太微垣被视作天庭，跟人间的朝廷相对应。

②海西：海西公司马奕，字延龄，公元365年即位，公元371年大司马桓温立司马昱为帝（简文帝），他被废为东海王，不久又降封为海西县公，史称废帝。

③郗超：字嘉宾，一字景兴，晋高平金乡（今属山东）人，参与桓温废立晋帝，历任中书侍郎、司徒左长史，权势甚重。为中书：做中书省的官。

④直：值班。

⑤政当：只是。政，通“正”，只。

⑥大司马：指桓温，曾任大司马。

⑦庾仲初：庾阐，字仲初，晋人，曾任尚书郎、散骑常侍。好学能文，著有诗赋铭颂十卷行世。

⑧“志士”二句：意思是志士为朝廷的危难而痛心，忠臣为君主的屈辱而哀伤。

⑨尊公：敬称对方的父亲。这里指郗愔，郗超的父亲，当时任会稽内史。

⑩身：第一人称代词，相当于“我”。匡卫：匡正保卫。

【译文】

当初，火星进入太微区域，不久废掉了海西公。简文帝司马昱即位后，火星又进入太微，简文帝很厌恶这件事。当时郗超担任中书侍郎，在朝值班，简文帝领他进到里面，说道：“朝廷寿命的长短，本来就不是我所能考虑的。只是不会再有最近发生的事了吧？”郗超说：“大司马正要对外巩固边疆，对内安定国家，必定没有这样的打算。我用我家百口人的性命来对陛下担保。”简文帝于是朗诵庾仲初的两句诗：“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声音非常凄厉。后来郗超请假东回会稽，简文帝对他说：“请向令尊致意，国家的事情，竟然到了这个地步，是由于我不能用正确的方法纠正过失、保卫国家，思虑祸患将至而预先防范。我羞愧、感

慨之深重，用言语怎么能说清楚啊！”说完便哭得泪水沾满衣襟。

【原文】

60. 简文在暗室中坐，召宣武。宣武至，问上何在。简文曰：“某在斯①。”时人以为能。

【注释】

①某在斯：语出《论语·卫灵公》，说的是一个盲乐师去见孔子，孔子向他一一介绍在座的人：“某在斯，某在斯（某人在此）。”某，本是指代不明说或不确定的人，后来可用于自称，相当于“我”。这里简文帝语含双关，既是用典，也是自称。

【译文】

简文帝司马昱在昏暗的屋中坐着，召见宣武侯桓温。桓温到了，问皇上在哪儿。简文帝说：“某在斯。”当时的人认为简文帝有才能。

【原文】

61. 简文入华林园①，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②，便自有濠、濮间想也③，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

【注释】

①华林园：宫苑名，在建康台城（今江苏南京市内鸡鸣山南古台城）内，三国时吴国修建，东晋时又加以整修。

②翳（yì 义）然：浓荫遮蔽的样子。

③濠、濮间想：典出《庄子·秋水》，说的是庄子和惠施游于濠梁之上，认为水中的鱼很快乐。又，庄子在濮水钓鱼，楚威王派人请他出来做官，庄

子说他宁愿做污泥中的活龟，而不做宗庙里的死龟。后来人们便常用“濠、濮间想”来表示闲适惬意、自由自在的生活情趣。濠，水名，在今安徽凤阳东北，水上有石，断绝水流，称为濠梁。濮，也是水名，春秋时流经卫地，后已堙没。

【译文】

简文帝司马昱进入华林园，回头对身边的人说：“令人心神交融的地方不一定在远处，树木蔽空，林水交映，就自然会有濠梁、濮水上那种逸情雅致，觉得鸟兽禽鱼会来亲近人。”

【原文】

62. 谢太傅语王右军曰①：“中年伤于哀乐②，与亲友别，辄作数日恶。”王曰：“年在桑榆③，自然至此，正赖丝竹陶写④，恒恐儿辈觉损欣乐之趣⑤。”

【注释】

①谢太傅：谢安，参《德行》33注②。王右军：王羲之，字逸少，晋琅邪临沂（今属山东）人，东晋著名书法家，曾任右军将军、会稽内史。

②中年：指四十岁左右的年纪。哀乐：复词偏义，偏指“哀”，“乐”字无义。

③桑榆：本指被落日余辉照射的桑树和榆树，转指夕阳、黄昏，这里用来指人的晚年。

④陶写：陶冶渲泄。

⑤觉损：减少。

【译文】

太傅谢安对右军将军王羲之说：“到了中年，由于悲哀情绪而伤怀，和亲友分别，总有好几天不舒服。”王羲之说：“晚年光景，自然是这样，只能依赖丝竹管弦消愁怡情，不过又常常担心子侄

们减少了欢乐的情趣。”

【原文】

63．支道林常养数匹马。或言：“道人畜马不韵[①]。”支曰：“贫道重其神骏[②]。”

【注释】

①韵：风雅。

②贫道：和尚自称的谦词。神骏：有神采。

【译文】

支道林常常养着几匹马。有人说：“和尚养马并不风雅。”支道林说：“我是看重它有神采。”

【原文】

64．刘尹与桓宣武共听讲《礼记》[①]。桓云：“时有入心处，便觉咫尺玄门[②]。”刘曰：“此未关至极，自是金华殿之语[③]。”

【注释】

①《礼记》：儒家经典之一，是记录中国古代礼乐制度和儒家思想的重要载籍。

②咫（zhǐ 只）尺：形容距离短。咫，古代长度单位，八寸为咫。玄门：本指道家学说，这里指高深的境界。

③金华殿：汉代宫殿，在未央宫内。汉成帝时，学者郑宽中、张禹曾在金华殿讲解《尚书》、《论语》。这里用“金华殿语”来指二人所听为老生常谈的儒家学说而非为道家的至德妙言。

【译文】

丹阳尹刘惔和宣武侯桓温共同听讲《礼记》。桓温说："时时有会心之处，便觉得离高深境地很近了。"刘惔说："这尚未涉及最精妙的境界，本不过是金华殿上的老生常谈。"

【原文】

65. 羊秉为抚军参军①，少亡，有令誉。夏侯孝若为之叙②，极相赞悼。羊权为黄门侍郎③，侍简文坐，帝问曰："夏侯湛作《羊秉叙》，绝可想。是卿何物④？有后不？"权潸然对曰："亡伯令问夙彰，而无有继嗣；虽名播天听⑤，然胤绝圣世⑥。"帝嗟慨久之。

【注释】

①羊秉：字长达，曾任抚军参军，死时三十二岁。

②夏侯孝若：夏侯湛，字孝若，官至散骑常侍。叙：记述并评价死者生平的文章，这里指下文所说的《羊秉叙》。

③羊权：字道舆，羊秉的侄儿，历任黄门侍郎、尚书左丞。黄门侍郎：官名，负责侍从皇帝，传达诏命。

④何物：什么人。

⑤天听：指君王的听闻。

⑥胤（yìn 印）：后代。

【译文】

羊秉担任抚军将军司马昱的参军，年轻时就死了，他有很好的名声。夏侯孝若给他写了一篇叙文，尽情地称赞并哀悼他。羊权担任黄门侍郎时，陪侍简文帝司马昱座侧，简文帝问他："夏侯湛写了《羊秉叙》，十分令人怀念羊秉。不知他是你的什么人？有后代没有？"羊权流着眼泪回答说："亡伯美好的声誉早年就很显

著，但是没有后代；虽然名声传播到陛下的听闻之中，然而圣世之时却断绝了后嗣。”简文帝听后，感叹了很久。

【原文】

66. 王长史与刘真长别后相见①，王谓刘曰：“卿更长进。”答曰：“此若天之自高耳。”

【注释】

①王长史：王濛，字仲祖，曾任司徒左长史。刘真长：刘惔，字真长。

【译文】

左长史王濛和刘真长二人别后相逢，王濛对刘真长说：“你更加长进了。”刘真长答道：“这就好像天一样，本来就是高的呀。”

【原文】

67. 刘尹云：“人想王荆产佳①，此想长松下当有清风耳②。”

【注释】

①王荆产：王徽，字幼仁，小字荆产，出身达官之家，官至右军司马。

②“此想”句：比喻出身名门，就一定很好。

【译文】

丹阳尹刘惔说：“人们想象王荆产这个人很好，这如同想象高大的松树下该会有清风罢了。”

【原文】

68. 王仲祖闻蛮语不解①，茫然曰：“若使介葛卢来

朝[2]，故当不昧此语[3]。”

【注释】

①蛮语：指少数民族的语言。

②介葛卢：介是春秋时东方一个少数民族的国名，其国君叫葛卢，相传他通晓牛语。

③故当：表示推测，相当于“或许”、“可能”。昧：不明白。这里王仲祖是把这蛮语比作牛语。

【译文】

王仲祖听不懂外族人说话，他疑惑地说：“如果介葛卢来朝见，或许懂得这种话。”

【原文】

69．刘真长为丹阳尹，许玄度出都[1]，就刘宿。床帷新丽，饮食丰甘。许曰：“若保全此处，殊胜东山[2]。”刘曰：“卿若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不保此！”王逸少在坐，曰：“令巢、许遇稷、契，当无此言[3]。”二人并有愧色。

【注释】

①许玄度：许询，字玄度，小字讷，晋高阳（今河北高阳东）人，曾被征召为司徒掾、议郎，均未就职。善于清谈，后隐居山林。

②东山：山名，在今浙江上虞西南，谢安早年曾隐居于此，也是隐居者经常居住的地方。

③“令巢”二句：王逸少意在讽刺许、刘二人并不是像巢父、许由那样真心隐居。稷，名弃，周的祖先，尧时曾任主管农事的官。契，商的祖先，舜时曾辅助大禹治水，任司徒。

【译文】

刘真长担任丹阳尹时，一次许玄度赴京都，曾到他那里留宿。他布置的床帐新而华丽，饮食丰盛味美。许玄度说："如果能保全住这个地方，大大超过隐居东山。"刘真长说："你如果能认识到祸福由人来决定，我哪能不保全这里呢！"当时王逸少也在座，说道："如果巢父、许由遇见稷、契，或许不会有这样的话吧。"刘、许二人听后，都面有愧色。

【原文】

70. 王右军与谢太傅共登冶城①。谢悠然远想，有高世之志。王谓谢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②；文王旰食③，日不暇给。今四郊多垒④，宜人人自效；而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谢答曰："秦任商鞅⑤，二世而亡，岂清言致患邪⑥？"

【注释】

①冶城：相传春秋时吴王夫差冶铸于此，所以叫冶城，故址在今江苏南京市朝天宫一带。

②胼胝（piánzhī 骈支）：趼子，手掌脚掌上因摩擦而生成的硬皮。

③旰（gàn 干）食：晚食。

④垒：军营四周筑起的堡垒。

⑤商鞅：战国时卫国人，也称卫鞅。任秦孝公相，封于商，曾两次变法，奠定了秦国富强的基础。

⑥清言：也称清谈、谈玄，指魏晋期间崇尚老庄，谈论玄理的一种风气。

【译文】

右军将军王羲之和太傅谢安一道登上冶城。谢安悠闲地凝神遐想，有超世脱俗的志趣。王羲之对他说："夏禹为国事辛劳，连

手脚都长出了老趼；周文王忙到很晚才吃饭，时间总是不够用。如今国家处于战乱之中，人人都应当贡献自己的力量；而空谈荒废了政务，浮文妨害了国事，恐怕同当今该做的事不相宜吧。”谢安回答说：“秦国任用商鞅，但秦只传两代就灭亡了，难道也是清谈导致的祸患吗？”

【原文】

71. 谢太傅寒雪日内集，与儿女讲论文义。俄而雪骤，公欣然曰：“白雪纷纷何所似？”兄子胡儿曰①：“撒盐空中差可拟②。”兄女曰③：“未若柳絮因风起。”公大笑乐。即公大兄无奕女④，左将军王凝之妻也⑤。

【注释】

①胡儿：谢朗，字长度，小字胡儿，谢安次兄谢据的长子，官至东阳太守。

②差：大略；差不多。

③兄女：这里指谢韬元，字道韫，谢安长兄谢奕的女儿，聪明而有才识，有诗文传世。

④无奕：谢奕，字无奕，参《德行》33注①。

⑤王凝之：字叔平，王羲之第二子，曾任江州刺史、左军将军。

【译文】

太傅谢安在一个寒冷的下雪天里，聚集家人，给儿女们讲论文章的义理。不一会儿雪下大了，谢安兴致勃勃地问：“白雪纷纷何所似？”侄子胡儿说：“撒盐空中差可拟。”侄女说：“未若柳絮因风起。”谢安大笑，十分高兴。这个侄女便是谢安长兄谢无奕的女儿，左军将军王凝之的妻子。

【原文】

72.　王中郎令伏玄度、习凿齿论青、楚人物①。临成，以示韩康伯②，康伯都无言。王曰："何故不言？"韩曰："无可无不可。"

【注释】

①王中郎：王坦之，字文度，晋太原晋阳（今山西太原）人，年轻时即有盛名，曾任北中郎将、徐兖二州刺史，死后追赠安北将军。伏玄度：伏滔，字玄度，官至游击将军。习凿齿：字彦威，官至荥阳太守。青、楚：青州和荆州。青州，东晋时治所在东阳（今山东益都）；楚，因春秋时楚国称为荆，这里称荆州为楚。

②韩康伯：韩伯，字康伯，参《德行》38注④。

【译文】

北中郎将王坦之要伏玄度、习凿齿二人评论青州、荆州两地历代人物。将要评论完时，王坦之拿给韩康伯看，康伯什么话都没有说。王坦之问他："什么缘故不说话？"韩康伯说："无所谓可以不可以。"

【原文】

73.　刘尹云："清风朗月，辄思玄度①。"

【注释】

①"清风"二句：许玄度到京都时，曾住在刘惔家里。许玄度走后，刘惔怀念他，说了这两句话。

【译文】

丹阳尹刘惔说："每逢清风明月，就要思念玄度。"

【原文】

74. 荀中朗在京口①，登北固望海云②："虽未睹三山③，便自使人有凌云意。若秦、汉之君④，必当褰裳濡足⑤。"

【注释】

①荀中郎：荀羡，字令则，曾任北中郎将。京口：古城名，故址在今江苏镇江市。

②北固：北固山，在京口东北，山上有北固亭，下临长江，可登临望远。

③三山：传说中东海里神仙所居的蓬莱、方丈、瀛洲三座山。

④秦、汉之君：指秦始皇和汉武帝。秦始皇曾东巡到琅邪，希望能得到三山上的长生不老之药；汉武帝在泰山祭祀后也曾到东海，希望能看到蓬莱山。

⑤褰（qiān 千）裳濡足：撩起衣裳沾湿脚。

【译文】

北中郎将荀羡在京口时，登上北固山眺望东海说："虽然未曾望见三座仙山，也自然让人有登临仙境的遐想。如果是秦始皇和汉武帝，一定会撩起衣裳，双脚伸进水里。"

【原文】

75. 谢公云："圣贤去人，其间亦迩①。"子侄未之许。公叹曰："若郗超闻此语，必不至河汉②。"

【注释】

①迩：近。

②"若郗"二句：意思是郗超这样精于义理的人，一定会同意自己的话。河汉，银河。因银河遥远，这里比喻认识上距离大。

【译文】

谢安说："圣贤之人和普通人相隔的距离也是很近的。"他的子侄们不赞同这种看法。谢安叹息说："如果郗超听到这话，一定不至于认为茫无边际。"

【原文】

76. 支公好鹤[①]，住剡东岇山[②]。有人遗其双鹤。少时翅长欲飞，支意惜之，乃铩其翮[③]。鹤轩翥不复能飞[④]，乃反顾翅垂头，视之如有懊丧意。林曰："既有凌霄之姿，何肯为人作耳目近玩！"养令翮成，置使飞去。

【注释】

①支公：支道林。

②岇（àng 盎）山：山名，在会稽剡县东。

③铩（shā 杀）：摧残。翮（hé 合）：羽毛的硬管，这里指翅羽。

④轩翥（zhù 助）：高举翅膀。

【译文】

支道林喜欢鹤，住在剡县东面的岇山上。有人送给他一对幼鹤。不久，幼鹤翅膀长成想要飞起，支道林心中舍不得它们，就剪短了它们的翅羽。鹤张开翅膀却不能高飞，于是回头看看翅膀，低垂下头，看上去好像有懊丧的意思。支道林说："既然有直上云霄的本领，怎么肯给人做供耳目观赏的玩物呢！"于是喂养到翅膀再长成后，就放它们飞去了。

【原文】

77. 谢中郎经曲阿后湖[①]，问左右："此是何水？"答曰："曲阿湖。"谢曰："故当渊注渟著[②]，纳而不流。"

【注释】

①谢中郎：谢万，字万石，晋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谢安的弟弟，才能出众，但不能宽待部属，曾任西中郎将。曲阿后湖：即曲阿湖，又名练湖，在今江苏丹阳城北。

②渊注渟（tíng 亭）著：水汇聚停蓄。

【译文】

西中郎将谢万路经曲阿后湖时，问跟随左右的人："这是什么湖？"跟随的人回答说："曲阿湖。"谢万说："那当然该汇聚起来，只流进而不流出。"

【原文】

78. 晋武帝每饷山涛恒少①，谢太傅以问子弟，车骑答曰②："当由欲者不多，而使与者忘少。"

【注释】

①山涛：字巨源，魏末晋初河内怀县（今河南武涉西）人，"竹林七贤"之一，曾任吏部尚书、尚书右仆射、司徒。

②车骑（jì 计）：将军的名号。这里指谢玄，字幼度，小字遏（《晋书·列女传》作"羯"），晋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谢安的侄儿，曾率军抵御前秦，在淝水大败苻坚，并进而收复北方失地，死后追赠车骑将军。

【译文】

晋武帝司马炎每次赏赐给山涛物品总是很少，太傅谢安就这件事问子侄们，车骑将军谢玄回答说："这该是领受的人希望不在多，才使赐给的人不觉得少。"

【原文】

79. 谢胡儿语庾道季[1]:"诸人莫当就卿谈[2],可坚城垒。"庾曰:"若文度来[3],我以偏师待之[4];康伯来,济河焚舟[5]。"

【注释】

①谢胡儿:谢朗,小字胡儿。庾道季:庾龢,字道季,庾亮的儿子,官至中领军。

②莫:同"暮"。

③文度:王坦之,字文度。

④偏师:在主力军侧翼协同作战的部队。

⑤济河焚舟:典出《左传·文公三年》,是说秦攻打晋,渡过黄河就焚毁渡船,表示誓与对方死拼到底的决心。

【译文】

谢胡儿告诉庾道季:"大家晚上将到你这里来清谈,你应当加固城池堡垒来防备。"庾道季说:"如果文度来,我不用主力部队就能对付他;如果康伯来,我就跟他决一死战。"

【原文】

80. 李弘度常叹不被遇[1]。殷扬州知其家贫[2],问:"君能屈志百里不[3]?"李答曰:"《北门》之叹[4],久已上闻;穷猿奔林,岂暇择木?"遂授剡县。

【注释】

①李弘度:李充,字弘度,官至中书侍郎。

②殷扬州:殷浩,字渊源,晋陈郡长平(今河南西华东北)人,曾任扬州刺史、中军将军,后率军北征,失败后被废为庶人。

③百里：指所辖方圆百里的地方，即一个县。这里指代县令。

④《北门》:《诗经·邶风》里的一首诗，旧说写贫士不得志的困苦生活。

【译文】

李弘度常常慨叹不能得到赏识提拔。扬州刺史殷浩知道他家境贫寒，问他："您能不能曲意迁就，去任一个县的县令？"李弘度回答说："像《北门》诗中那样的感叹，让您听到很久了；我现在如同无路可走的猿猴奔窜山林，哪里还有机会择木而栖呢？"于是委任他为剡县县令。

【原文】

81. 王司州至吴兴印渚中看①，叹曰："非唯使人情开涤②，亦觉日月清朗。"

【注释】

①王司州：王胡之，字脩龄，晋琅邪临沂（今属山东）人，曾任吴兴太守，后召为司州刺史，未动身就病死了。印渚：地名，在吴兴于潜县（今浙江昌化东）。

②开涤：开阔清净。

【译文】

司州刺史王胡之到吴兴的印渚去观赏风景，赞叹说："不只是让人心情开阔清净，也觉得日月更加明朗。"

【原文】

82. 谢万作豫州都督①，新拜，当西之都邑，相送累日，谢疲顿。于是高侍中往②，径就谢坐，因问："卿今仗节方州③，当疆理西蕃④，何以为政？"谢粗道其意。高

便为谢道形势，作数百语。谢遂起坐。高去后，谢追曰："阿酃故粗有才具。"谢因此得终坐。

【注释】

①都督：官名，掌管一州或数州军事，有时也兼管行政。

②高侍中：高崧，字茂琰，小字阿酃，官至侍中。

③仗节：手持符节，这里指谢万受命镇守豫州。方州：地方州郡。

④疆理：治理。蕃：通"藩"，屏障，这里引申指大的行政区域。

【译文】

谢万出任豫州都督，刚接受任命，将西行去治所，亲朋连日为他送行，谢万觉得非常劳累。这时，侍中高崧前往见他，径直到谢万身边坐下，便问："你如今奉命主管一州，将去治理西部地区，打算如何处理政事呢？"谢万大致地讲了自己的想法。高崧就向他叙说当地的政治情势，讲了很多话。谢万于是从座位上站起来。高崧走后，谢万回想说："阿酃确实有才能。"谢万也因此才坚持奉陪到结束。

【原文】

83. 袁彦伯为谢安南司马①，都下诸人送至濑乡②。将别，既自凄惘，叹曰："江山辽落③，居然有万里之势④！"

【注释】

①袁彦伯：袁宏，字彦伯，小字虎。少时孤贫，文才很高，受到谢尚举荐，担任他的参军，后官至东阳太守。谢安南：谢奉，字弘道，曾任安南将军，官至吏部尚书。司马：将军府的属官，掌管军事。

②濑（lài 赖）乡：古地名，在今江苏溧阳境内。

③辽落：辽远开阔。

④居然：显然。

【译文】

袁彦伯出任安南将军谢奉的司马，京都的一些友人给他送行，一直送到濑乡。将要分别时，他已感凄伤怅惘，慨叹说："江山辽阔，显然有万里的气势。"

【原文】

84. 孙绰赋《遂初》①，筑室畎川②，自言见止足之分③。斋前种一株松④，恒自手壅治之⑤。高世远时亦邻居⑥，语孙曰："松树子非不楚楚可怜⑦，但永无栋梁用耳！"孙曰："枫柳虽合抱，亦何所施？"

【注释】

①孙绰：字兴公，晋太原中都（今山西平遥西）人，博学善文，官至廷尉卿，袭爵长乐侯。《遂初》：即《遂初赋》，孙绰所作，表达自己知足常乐、不求名利的意愿。

②畎（quǎn 犬）川：地名，在临海郡（治所在今浙江临海东南）。

③止足：语出《老子》四十四章："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意思是知道满足就不会受到屈辱，知道适可而止就不会带来危险。分（fèn 奋）：本分。

④斋：书房。

⑤壅（yōng 庸）：培土。

⑥高世远：高柔，字世远，曾任安固县令、冠军参军。

⑦楚楚：纤弱的样子。可怜：可爱。

【译文】

孙绰作《遂初赋》来寄托志向，在畎川筑起一所房屋居住，自认为明察了知止知足是自己的本分。书房前种了一棵松树，他经常亲自给它培土浇灌。高世远当时正同他相邻而住，对他说："小

松树不是不纤弱可爱，只是永远没有作栋梁的用途罢了。”孙绰说：“枫树、柳树虽然有合抱之粗，又能有什么用处呢？”

【原文】

85. 桓征西治江陵城甚丽①，会宾僚出江津望之②，云：“若能目此城者③，有赏。”顾长康时为客④，在坐，目曰：“遥望层城⑤，丹楼如霞⑥。”桓即赏以二婢。

【注释】

①桓征西：桓温，曾任征西大将军。江陵：县名，是南郡的治所，在今湖北江陵。

②江津：江边的渡口。

③目：品评。

④顾长康：顾恺之，字长康，著名画家，曾任大司马参军。

⑤层城：传说昆仑山有城九重，分三级，最上一层叫层城，又名天庭。这里用来比喻高峻的城阙。

⑥丹楼：红楼。

【译文】

征西大将军桓温把江陵城修建得非常壮丽，当他会集宾客和僚属到江边渡口眺望城景时，说道：“如果能对这座城品评得好的，有赏赐。”顾长康当时是客人，正在座中，评论说：“遥望层城，丹楼如霞。”桓温当即赏给他两个婢女。

【原文】

86. 王子敬语王孝伯曰①：“羊叔子自复佳耳②，然亦何与人事③！故不如铜雀台上妓④。”

【注释】

①王子敬：王献之，字子敬，参《德行》39注①。王孝伯：王恭，字孝伯，参《德行》44注①。

②羊叔子：羊祜（hù户），字叔子，晋泰山平阳（今山东新泰）人，立身清廉，德才并高，深得时人敬重。曾任尚书左仆射、征南大将军等职，死后追赠太傅。

③与（yù预）：相关；涉及。人事：世事。

④铜雀台：楼台名，汉末曹操修建，位于魏郡邺城（今河北临漳西南）。曹操临死时留下遗嘱说，他死之后，要把他的侍妾和歌伎都安置在铜雀台上，每月定期为他表演歌舞。妓，通“伎”，从事歌舞、音乐表演的女侍。

【译文】

王子敬对王孝伯说：“羊叔子自然是很好的呀，但是和世事又有什么关系呢！确实不如铜雀台上的歌伎舞女。”

【原文】

87． 林公见东阳长山曰[①]：“何其坦迤[②]！”

【注释】

①东阳：郡名，治所在长山（今浙江金华）。长山：山名，在长山县，山脉绵延三百余里，长山县也因山而得名。

②坦迤（yǐ已）：坦荡绵长。

【译文】

支道林见到东阳的长山时说道：“多么地坦荡绵长啊！”

【原文】

88． 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①]，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②]。”

【注释】

①岩：高峻陡峭的山峰。

②云兴霞蔚：云彩兴起的样子，形容绚丽多彩。

【译文】

顾长康从会稽回来，人们问他那里山水的秀丽，顾长康说：“千峰竞相比美，万壑争相奔流，花草树木笼罩其上，真像是彩云兴起，霞光流动。”

【原文】

89．简文崩，孝武年十余岁立①，至瞑不临②。左右启：“依常应临。”帝曰：“哀至则哭，何常之有！”

【注释】

①孝武：指晋孝武帝司马曜，参《德行》46注①。

②瞑：日落。临（lìn 吝）：哭吊死者。

【译文】

简文帝司马昱去世，孝武帝司马曜十多岁便登上帝位，居丧时，直到天黑了他也未去哭丧。左右侍从向他启奏说：“按照常例应当哭吊了。”孝武帝说：“哀痛到来，自然会哭，有什么常例不常例！”

【原文】

90．孝武将讲《孝经》①，谢公兄弟与诸人私庭讲习②。车武子难苦问谢③，谓袁羊曰④：“不问则德音有遗⑤，多问则重劳二谢。”袁曰：“必无此嫌。”车曰：“何以知尔？”

袁曰："何尝见明镜疲于屡照，清流惮于惠风[6]？"

【注释】

①讲：研习讨论。《孝经》：儒家经典之一，讲述孝道和孝治思想。

②谢公兄弟：指谢安、谢石。私庭：私人宅邸。

③车武子：车胤，字武子，官至吏部尚书。难：感到为难。苦：竭力地。

④袁羊：袁乔，字彦叔，小字羊，曾任尚书郎、江夏相。按，这里的袁羊应是袁虎之误（虎是袁宏的小字），孝武讲经时袁羊已死。

⑤德音：明哲而有卓识的言谈，这里敬称谢安兄弟的谈话。

⑥惠风：和风。

【译文】

孝武帝司马曜将要研讨《孝经》，谢安、谢石兄弟和众人先在家里讨论研习。车武子不好意思苦苦地询问谢氏兄弟，对袁羊说："不问则害怕真知卓识会遗漏掉，多问又害怕加重二谢的辛劳。"袁羊说："一定不会产生这种不满。"车武子说："怎么知道会是这样的呢？"袁羊说："何曾见过明亮的镜子会由于屡屡照影而疲倦，清澈的水流会由于微风吹拂而害怕的呢？"

【原文】

91. 王子敬云："从山阴道上行[1]，山川自相映发[2]，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

【注释】

①山阴：县名，东晋会稽郡治所，在今浙江绍兴。

②映发：辉映衬托。

【译文】

王子敬说："在山阴的道路上行走，山川景色交相辉映，使人目不暇接。如果是在秋冬之交，就更加美得令人难以禁受了。"

【原文】

92. 谢太傅问诸子侄："子弟亦何预人事，而正欲使其佳[①]？"诸人莫有言者。车骑答曰[②]："譬如芝兰玉树[③]，欲使其生于阶庭耳。"

【注释】

①正：只。

②车骑：指谢玄，死后追赠车骑将军。

③芝兰：一种香草。玉树：传说中的仙树。

【译文】

太傅谢安问子侄们："子侄们又同世事有多少关系呢，长辈们却一心只想要他们好？"大家都没有说话。车骑将军谢玄回答说："就好比芝兰玉树，总想使它生长在自家的庭院里啊！"

【原文】

93. 道壹道人好整饰音辞[①]。从都下还东山，经吴中[②]。已而会雪下，未甚寒。诸道人问在道所经，壹公曰："风霜固所不论，乃先集其惨澹[③]；郊邑正自飘瞥[④]，林岫便已皓然[⑤]。"

【注释】

①道壹：东晋名僧，本姓陆氏，吴地人。

②吴中：吴郡的治所在吴（今江苏苏州），也称吴中。

③惨澹：阴暗不明。

④飘瞥：飞掠而过。

⑤林岫（xiù 秀）：树木、峰峦。

【译文】

道壹和尚喜爱修饰言辞。从京都回东山时，经过吴中。随后正遇上下雪，还不是很寒冷。和尚们问他道上的经历，道壹说："风霜原本是不用说的了，它却先聚集起一片阴暗；郊野和城镇才只是雪花飞飘，树木和山峦就已是一片白茫茫。"

【原文】

94. 张天锡为凉州刺史①，称制西隅②。既为苻坚所禽③，用为侍中。后于寿阳俱败④，至都，为孝武所器。每入言论，无不竟日。颇有嫉己者，于坐问张："北方何物可贵？"张曰："桑椹甚香⑤，鸱鸮革响⑥；淳酪养性⑦，人无嫉心。"

【注释】

①张天锡：字纯嘏，前凉西平公张轨的曾孙，杀张玄靓而自立，继承前凉的政权，实行地方割据。后苻坚攻凉州，投降苻坚。苻坚在淝水之战中失败，他又降晋，任散骑常侍、左员外。凉州：州名，治所在姑臧（今甘肃武威）。

②称制：行使君主权力，即称帝。西隅：西部地区。

③苻坚：字永固，氐族，略阳临渭（今甘肃天水东）人，前秦君主，在位二十余年，与东晋对峙。晋太元八年（公元383年）与晋战于淝水，大败而回，后被羌族首领姚苌所杀。禽：同"擒"。

④寿阳：县名，即寿春，今安徽寿县。苻坚进攻东晋，直下寿阳，被谢石、谢玄大败于淝水。

⑤桑椹：桑树果子。

⑥鸱鸮（chīxiāo 痴消）：猫头鹰一类的鸟。革：鸟的翅膀。

⑦淳酪：纯正的乳酪。淳，通“纯”。

【译文】

张天锡担任凉州刺史，在西部地区称帝。被苻坚擒获以后，任用为侍中。后来攻晋时，在寿阳随苻坚一起大败，又降晋来到京都，受到晋孝武帝器重。每次入宫谈论，没有不是一整天的。很有一些嫉妒他的人，在公开场合问他：“北方什么东西可贵？”张天锡说：“桑树果子甜香，鸱鸮振翅作响；纯正的乳酪怡养性情，人们没有嫉妒之心。”

【原文】

95. 顾长康拜桓宣武墓，作诗云：“山崩溟海竭，鱼鸟将何依①！”人问之曰：“卿凭重桓乃尔②，哭之状其可见乎？”顾曰：“鼻如广莫长风③，眼如悬河决溜④。”或曰：“声如震雷破山，泪如倾河注海。”

【注释】

①“山崩”二句：意思是山崩塌了海枯竭了，鱼儿将依靠什么。溟海，大而深的海。

②凭重：倚重。

③广莫长风：等于说“广莫风”，《淮南子·天文》中所说的八风之一，即北风。

④悬河：形容瀑布。决溜：河堤决口，河水涌流。溜，迅速往下流注的水。

【译文】

顾长康拜谒宣武侯桓温的陵墓，作诗说："山崩溟海竭，鱼鸟将何依！"有人问他说："你曾经倚重桓温所以才这样说，你哭吊他时的情形也可以让我们见识见识吗？"顾长康说："鼻息如北风劲吹，眼泪如瀑布倾泻。"另一种说法是："哭声如惊雷震破山岳，眼泪如江河注入大海。"

【原文】

96. 毛伯成既负其才气[①]，常称："宁为兰摧玉折，不作萧敷艾荣[②]。"

【注释】

①毛伯成：毛玄，字伯成，晋人，官至征西行军参军。

②萧：艾蒿，一种草本植物。敷：花开放。荣：草开花。

【译文】

毛伯成既然依仗着自己有才气，就常常声称："宁可做香兰美玉被摧残被折断，也不做萧艾之类的蒿草开出花朵。"

【原文】

97. 范宁作豫章[①]，八日请佛有板[②]，众僧疑或欲作答。有小沙弥在坐末[③]，曰："世尊默然[④]，则为许可。"众从其义。

【注释】

①范宁：字武子，晋人，曾任余杭令、豫章太守。

②八日请佛：夏历四月八日是佛的生日，当时的风俗在这一天要请佛像供奉。板：木简，请佛时要上的奏疏就写在木简上面。

③沙弥：梵文的音译，意思是初出家已受戒的年轻和尚。

④世尊：佛教徒对释迦牟尼的尊称。

【译文】

范宁做豫章太守时，四月八日这天到庙里请迎佛像，在木简上写了一道奏疏，众和尚怀疑他或许是想要有一个答复。有个小和尚坐在末座，说道："世尊默不作声，就算是许可。"众人都赞同他的意见。

【原文】

98. 司马太傅斋中夜坐[①]，于时天月明净，都无纤翳[②]，太傅叹以为佳。谢景重在坐[③]，答曰："意谓乃不如微云点缀。"太傅因戏谢曰："卿居心不净，乃复强欲滓秽太清邪[④]？"

【注释】

①司马太傅：指司马道子，字也叫道子，简文帝第五子，初封琅邪王，后改封会稽王，曾任太傅、侍中等职，代表皇族势力执掌朝政。

②纤翳（yì 义）：微小的尘障。

③谢景重：谢重，字景重，官至骠骑长史。

④太清：太空。古人认为天是由既清又轻的气体构成的，所以称太空为太清。

【译文】

太傅司马道子夜间在书房中闲坐，这时天空净朗，月光皎洁，连一丝阴云都没有。司马道子连声赞叹认为美好。谢景重在座，答话说："我意下以为倒不如有些微云点缀。"司马道子于是同谢景重开玩笑说："你心地不干净，竟想要强行玷污天空吗？"

【原文】

99. 王中郎甚爱张天锡①，问之曰："卿观过江诸人经纬江左轨辙②，有何伟异？后来之彦③，复何如中原④？"张曰："研求幽邃⑤，自王、何以还⑥；因时修制，荀、乐之风⑦。"王曰："卿知见有余，何故为苻坚所制？"答曰："阳消阴息⑧，故天步屯蹇⑨；否剥成象⑩，岂足多讥？"

【注释】

①王中郎：王坦之，字文度，曾任北中郎将。

②经纬：本指织物的纵线和横线，引申指规划治理。轨辙：本指车轮轧下的印迹，引申指法度、准则。

③彦：才学之士。

④中原：这里指魏和西晋时期的中原人士。

⑤幽邃：深邃，这里指玄学。

⑥王、何：王弼、何晏。王弼，字辅嗣，三国时魏国人，官至尚书郎。何晏，参本门14注①。二人都精通老庄，好谈善辩，开魏晋玄学清谈之风。

⑦荀、乐：荀顗、荀勖（xù 续）和乐广。荀顗，字景倩，由魏入晋，官至侍中、太尉。荀勖，字公曾，魏时任大将军司马昭记室，入晋官至尚书令。晋初，荀顗等人撰定晋礼，荀勖等人制定律令，不过乐广并未参加修定礼乐法令。

⑧阳、阴：古代的一对哲学概念。古人认为天地万物都是由阴阳及其变化而形成的。息：增长。

⑨天步：时运；国运。屯蹇（jiǎn 简）：《周易》六十四卦中的两个卦名，卦象都象征艰难不顺。

⑩否（pǐ 痞）剥：《周易》中的两个卦名，否卦象征天地不交，闭塞不通，剥卦象征阳消阴长。这里用"否剥"表示时运不利。

【译文】

北中郎将王坦之很喜欢张天锡，问他说："你看过江来的这些

人规划治理江南的法度，有什么特异之处？后起之秀，与中原人士相比又怎么样？”张天锡说：“要说研讨深邃的玄学，是从王、何以来最好的；要说根据时势修订法令制度，就又具备荀、乐的风格。”王坦之说：“你的知识见解绰绰有余，什么缘故被苻坚制服了呢？”张天锡回答说：“阳衰阴盛，所以国运艰险；时运不利，难道也值得讥讽吗？”

【原文】

100. 谢景重女适王孝伯儿，二门公甚相爱美①。谢为太傅长史②，被弹，王即取作长史，带晋陵郡。太傅已构嫌孝伯③，不欲使其得谢，还取作咨议④，外示絷维⑤，而实以乖间之⑥。及孝伯败后，太傅绕东府城行散⑦，僚属悉在南门要望候拜⑧。时谓谢曰：“王宁异谋⑨，云是卿为其计。”谢曾无惧色，敛笏对曰：“乐彦辅有言：‘岂以五男易一女？’⑩”太傅善其对，因举酒劝之曰：“故自佳！故自佳！”

【注释】

①门公：家主，这里特指父亲。

②太傅：指司马道子，曾任太傅。

③“太傅”句：晋武帝时，司马道子辅政，荒淫残暴，势倾天下。王孝伯直言规劝，招致忌恨。晋安帝隆安二年（公元398年）七月，王孝伯联合殷仲堪、桓玄等起兵反帝室，兵败被杀。构嫌，结怨。

④咨议：官名，咨议参军的省称，在王府中掌咨询谋议。

⑤絷（zhí 执）维：指罗致人才。

⑥乖间：离间。

⑦东府：扬州刺史的治所，这里指当时领扬州刺史的司马道子的府第。行散：参《德行》41注③。

⑧要望：迎候。

⑨王宁：王恭，字孝伯，小字阿宁。

⑩“乐彦”二句：参本门25则。

【译文】

谢景重的女儿嫁给王孝伯的儿子，两位亲家公互相都很敬爱。谢景重担任太傅司马道子的长史，被人家弹劾，王孝伯立即请他去做自己的长史，并兼管晋陵郡。司马道子和孝伯早就结有嫌隙，不想让他得到谢景重，就又安置景重做咨议，表面上显示要罗致人才，实际上却是以此离间他们两人。等到孝伯起兵失败以后，司马道子绕着宅舍围墙行散，僚属全都在南门迎候参拜。这时司马道子对谢景重说：“王宁谋反，听说是你为他谋划的。”谢景重毫无惧色，收起笏板回答说：“乐彦辅有句话：‘难道会以五个儿子去换一个女儿？’”司马道子认为他的回答很好，于是举起杯来劝他酒，说道：“这当然好！这当然好！”

【原文】

101. 桓玄义兴还后①，见司马太傅②。太傅已醉，坐上多客，问人云：“桓温来欲作贼③，如何？”桓玄伏不得起。谢景重时为长史，举板答曰：“故宣武公黜昏暗，登圣明④，功超伊、霍⑤。纷纭之议，裁之圣鉴⑥。”太傅曰：“我知！我知！”即举酒云：“桓义兴，劝卿酒！”桓出谢过。

【注释】

①桓玄：桓温的儿子，参《德行》41注①。义兴：郡名，治所在阳羡（今江苏宜兴）。桓玄任义兴太守，这时离职回到京都建康。

②司马太傅：司马道子，曾任太傅。

③来：后来。据文意当为“晚来”，《晋书·会稽王道子传》作“晚途”。

作贼：造反。

④“故宣”二句：公元 371 年桓温废晋帝并立司马道子的父亲司马昱为帝，即简文帝。

⑤伊、霍：伊尹、霍光。伊尹是商初时贤相，曾助汤伐桀，后又辅佐汤的孙子太甲。霍光受汉武帝遗诏辅佐幼主昭帝，昭帝死后，又迎立宣帝。

⑥圣鉴：帝王的鉴识，这里指司马道子的鉴识。

【译文】

桓玄从义兴回到京都后，去拜见太傅司马道子。司马道子已经喝醉了酒，座上有很多客人，司马道子问大家说：“桓温晚年想谋反，怎么回事？”桓玄拜伏在地不敢起来。谢景重当时任长史，举起手板回答说：“已故的宣武公废黜昏庸君主，扶立圣明君主，功勋超过伊尹、霍光。那些纷乱的议论，只有靠太傅圣明的鉴识来裁决。”司马道子说：“我知道！我知道！”随即举起酒杯说：“桓义兴，敬你一杯酒！”桓玄离开席位向他谢罪。

【原文】

102. 宣武移镇南州①，制街衢平直。人谓王东亭曰②：“丞相初营建康③，无所因承，而制置纡曲，方此为劣。”东亭曰：“此丞相乃所以为巧。江左地促，不如中国④。若使阡陌条畅⑤，则一览而尽；故纡余委曲⑥，若不可测。”

【注释】

①宣武：指桓温，死后谥号宣武。

②王东亭：王珣，字元琳，小字法护、阿瓜，丞相王导的孙子，曾任桓温手下的主簿，又任尚书左仆射，封东亭侯。

③丞相：指王导。

④中国：泛指黄河流域一带中原地区。

⑤阡陌（qiānmò 千末）：田间小路，南北方向的叫阡，东西方向的叫陌。这里引申指街道。

⑥纡余委曲：宛转曲折的样子。

【译文】

宣武侯桓温移镇南州，规划修建的街道很平直。有人对东亭侯王珣说："丞相当初营建建康城的街道时，没有可供参照的现成东西，规划建造得纡回曲折，比起这里来就要差了。"王珣说："这正是丞相巧妙的地方。江南一带地面狭窄，比不得中原。如果让街道平直畅达，那就会一览无余；特意辗转曲折，就像是深不可测一样。"

【原文】

103. 桓玄诣殷荆州①，殷在妾房昼眠，左右辞不之通。桓后言及此事，殷云："初不眠，纵有此，岂不以'贤贤易色'也②！"

【注释】

①殷荆州：殷仲堪，曾任荆州刺史，参《德行》40注①。

②贤贤易色：语出《论语·学而》，孔安国注："言以好色之心好贤人则善。"

【译文】

桓玄去拜访荆州刺史殷仲堪，殷仲堪正在妾的房中午睡，手下的人谢绝为他通报。桓玄后来说到这件事，殷仲堪说："我一直没有睡，即使有这种事，难道不能用重色之心去重贤吗！"

【原文】

104.　桓玄问羊孚[①]："何以共重吴声[②]？"羊曰："当以其妖而浮。"

【注释】

①羊孚：字子道，晋泰山平阳（今山东新泰）人，曾任太尉记室参军。

②吴声：吴地方音。

【译文】

桓玄问羊孚："为什么都看重吴语？"羊孚说："当然是因为它既娇美又浮华。"

【原文】

105.　谢混问羊孚[①]："何以器举瑚琏[②]？"羊曰："故当以为接神之器。"

【注释】

①谢混：字叔源，小字益寿，官至尚书左仆射。

②瑚琏：瑚和琏，都是祭祀时盛黍稷的器皿，常用以代指尊贵的东西，有时也代指担当重任的人。

【译文】

谢混问羊孚："为什么提到器皿就要举出瑚琏？"羊孚说："当然因为它是迎接神的器皿。"

【原文】

106.　桓玄既篡位[①]，后御床微陷[②]，群臣失色。侍中殷仲文进曰[③]："当由圣德渊重，厚地所以不能载。"时人

善之。

【注释】

①“桓玄”句：晋安帝元兴元年（公元402年），桓玄攻入建康，毒杀会稽王司马道子，次年废安帝，自己篡位称帝，国号楚。后被刘裕起兵讨伐，斩于建康。

②御床：皇帝的床。

③殷仲文：字也叫仲文，桓玄的姐夫，曾帮助桓玄谋反，用为侍中，后被刘裕所杀。

【译文】

桓玄篡位以后，所坐的御床略微下陷了一点，大臣们惊恐失色。侍中殷仲文进言说：“当然是由于皇上德行深重，大地因此承载不起。”当时大家都认为这句话说得好。

【原文】

107. 桓玄既篡位，将改置直馆[①]，问左右：“虎贲中郎省应在何处[②]？”有人答曰：“无省。”当时殊忤旨。问：“何以知无？”答曰：“潘岳《秋兴赋叙》曰[③]：‘余兼虎贲中郎将，寓直散骑之省[④]。’”玄咨嗟称善。

【注释】

①直馆：值班的官署。

②虎贲中郎：官名，主管宫廷宿卫，其统领称虎贲中郎将。省：官署名。

③潘岳：字安仁，晋人，官至黄门侍郎，后被司马伦及孙秀所杀。

④寓直：寄住在别的衙署值班。散骑：官名，即散骑常侍，掌管侍卫皇帝，规谏过失。

【译文】

桓玄篡位以后，将要改置值班的馆舍，就问身边的人说："虎贲中郎省应当设在哪里？"有人回答说："没有这个省。"这样回答在当时严重违逆了桓玄的意旨。桓玄问："你怎么知道没有？"这个人回答说："潘岳在《秋兴赋叙》里说：'我兼任虎贲中郎将，在散骑常侍官署里值班。'"桓玄赞叹他说得好。

【原文】

108. 谢灵运好戴曲柄笠①，孔隐士谓曰②："卿欲希心高远，何不能遗曲盖之貌③？"谢答曰："将不畏影者未能忘怀④！"

【注释】

①谢灵运：晋宋之交人，谢玄的孙子，袭封康乐公，是著名的山水诗人，曾任宋永嘉太守、侍中、临川内史等。曲柄笠：形状类似曲盖的笠帽。

②孔隐士：孔淳之，字彦深，刘宋时人，性好山水，最后在上虞山隐居。

③曲盖：帝王官员出行时仪仗所用的曲柄伞。这里孔淳之意在讥讽谢灵运并未忘掉富贵。

④将不：表示推测，意思偏向于肯定，相当于"莫非"、"大概"。畏影者：典出《庄子》，是说一个人害怕自己的影子，就拼命奔跑想甩掉它，结果气绝身亡。谢灵运这句话的意思是害怕影子的人才想着影子，意在讽刺孔淳之不能忘情于富贵。

【译文】

谢灵运喜欢戴曲柄斗笠，隐士孔淳之对他说："你想倾慕高尚之士，却为什么不能忘掉曲盖的形状？"谢灵运回答说："莫非是惧怕影子的人未能忘掉影子吧！"

政事第三

【题解】

政事指政治事务，即居官任职者处理自己分内的工作。我国传统的看法是，官吏应当勤政，政绩的优劣是能否得到升迁和口碑好坏的根据。但在魏晋时期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也有一些不同于传统的认识。

《政事》门共有二十六则故事，其中有反映忠孝仁爱的，如陈寔处罚诈称母病的属吏，查办生子而不肯养育的小民。有对勤勉政事的官员的赞扬，如表彰陶侃勤于政事，提倡节约，提拔节俭的下属，颂扬何充专心治事而心无旁骛。有的条目记述丞相王导和相王司马昱事从简易、无为而治的态度。如王导晚年一般不再理事，只在文书上签署表示许可的字样，他说："人言我愦愦，后人当思此愦愦。"其实，王导这种貌似糊涂的做法，正是他聪明过人之处。因为当时东晋政权立足未稳，内部矛盾重重，如果采用威猛的统治手段，随时可能发生动乱而使东晋王朝倾覆。有鉴于此，王导才采取这种无为而治的态度。

【原文】

1．　陈仲弓为太丘长①，时吏有诈称母病求假，事觉，收之，令吏杀焉②。主簿请付狱考众奸③，仲弓曰："欺君不忠，病母不孝；不忠不孝，其罪莫大。考求众奸，岂复过此！"

【注释】

①陈仲弓：陈寔，字仲弓，参《德行》6注①。

②焉：代词，相当于"之"。

③主簿：参《德行》1注⑤。考：考问。

【译文】

陈仲弓担任太丘长，当时有个属吏谎称母亲生病请假，事情被发觉，陈仲弓逮捕了他，并下令狱吏把他处死。主簿请求交付监狱考问其他犯罪事实，仲弓说："欺骗君主是不忠，谎称母亲生病是不孝；不忠不孝，他的罪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了。考问其他罪状，难道还能超过这件事吗！"

【原文】

2. 陈仲弓为太丘长，有劫贼杀财主①，主者捕之②。未至发所③，道闻民有在草不起子者④，回车往治之。主簿曰："贼大，宜先按讨。"仲弓曰："盗杀财主，何如骨肉相残？"

【注释】

①财主：财物的主人。

②主者：主管事情的人。

③发所：案发地点。

④在草：分娩。起：养育。

【译文】

陈仲弓担任太丘长时，有强盗图财杀人，主管官吏捕获了强盗。陈仲弓前往处理，尚未到案发地点，半道上听说有家百姓生了孩子不肯喂养，便掉转车头去处理这件事。主簿说："杀人事大，应当先查办。"仲弓说："强盗杀物主，哪能比得上骨肉相残严重？"

【原文】

3. 陈元方年十一时[①]，候袁公[②]。袁公问曰："贤家君在太丘[③]，远近称之，何所履行？"元方曰："老父在太丘，强者绥之以德，弱者抚之以仁，恣其所安，久而益敬。"袁公曰："孤往者尝为邺令[④]，正行此事。不知卿家君法孤，孤法卿父？"元方曰："周公、孔子，异世而出，周旋动静[⑤]，万里如一。周公不师孔子，孔子亦不师周公。"

【注释】

①陈元方：陈纪，字元方，陈寔的儿子。

②袁公：未详何人。

③贤家君：对对话人父亲的尊称。

④孤：古代侯王对自己的谦称。邺：县名，治所在今河北临漳西南。

⑤周旋：应酬；交往。动静：行止，这里指活跃社会和安定社会的做法。

【译文】

陈元方十一岁时，去拜望袁公。袁公问他："令尊在太丘县为官时，远近者们都称颂他，他做了些什么事啊？"元方回答说："老父在太丘时，对于强者用恩德去安抚他们，对于弱者用仁慈去抚爱他们，听凭他们安居乐业，时间一长，大家就愈加敬重他。"袁公说："我过去曾经做邺县县令，正是实行这种办法。不知是你父亲效法我的呢，还是我效法你父亲的？"元方说："周公、孔子，生在不同的时代，虽然相隔很远，但是他们的为官处世却是一致的。周公没有效法孔子，孔子也没有效法周公。"

【原文】

4. 贺太傅作吴郡[①]，初不出门，吴中诸强族轻之[②]，乃题府门云："会稽鸡，不能鸣。"贺闻，故出行，至门反

顾，索笔足之曰："不可啼，杀吴儿。"于是至诸屯邸[③]，检校诸顾、陆役使官兵及藏逋亡[④]，悉以事言上，罪者甚众。陆抗时为江陵都督[⑤]，故下请孙皓[⑥]，然后得释。

【注释】

①贺太傅：贺邵，字兴伯，三国时吴国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人，曾任吴郡太守，官至太子太傅。

②吴中：指吴郡的治所吴（今江苏苏州）。

③屯邸：庄园。

④检校：检查。逋亡：逃亡，这里指战乱时期为躲避赋役而藏匿到豪门大族中并为他们做苦役的无户籍者。

⑤陆抗：字幼节，陆机的父亲，官至大司马、荆州牧。

⑥下：往下游去。陆抗当时在江陵（今属湖北），居长江上游；孙皓在建业（今江苏南京），居下游。孙皓：参《言语》21 注③。

【译文】

太子太傅贺邵担任吴郡太守，初到任，从不出门，吴中各家豪门世族都轻视他，竟在官府大门题写道："会稽鸡，不能啼。"贺邵听说后，特意出门，走出大门后回过头看，又要来笔在两句下补上："不可啼，杀吴儿。"于是到各个大族的庄园，核查顾姓、陆姓两大家族奴役官兵和窝藏逃亡人口的行为，然后把事情全都报告朝廷，获罪的人很多。陆抗当时担任江陵都督，特地顺江而下求请孙皓，然后才得以赦免。

【原文】

5. 山公以器重朝望[①]，年逾七十，犹知管时任[②]。贵胜年少若和、裴、王之徒[③]，并共宗咏。有署阁柱曰[④]："阁东有大牛，和峤鞅[⑤]，裴楷鞦[⑥]，王济剔嬲不得休[⑦]。"或

云潘尼作之[8]。

【注释】

①山公：山涛，参《言语》78 注①。

②知管：主持。时任：当时的重任。山涛当时任吏部尚书，亲自主持官吏的任免考选等事务。

③贵胜：显贵；权贵。

④阁：官署。

⑤和峤：参《德行》17 注①。鞅（yāng 央）：拉车牲口脖子上套的皮套。

⑥裴楷：参《德行》18 注②。鞦（qiū 秋）：拉车牲口拴在屁股后的皮带。

⑦王济：参《言语》24 注①。剔嬲（niǎo 鸟）：扰搅；纠缠。以上几句是说山涛受和、裴、王的牵制，不能自主。

⑧潘尼：字正叔，少有文才，官至太常卿。

【译文】

山涛由于人格高尚并在朝廷中有威望，虽然年过七十，依旧主持当时的重任。显贵人家子弟，如和峤、裴楷、王济等人都景仰并称颂他。于是有人在官署的柱子上题写道："官署东边有大牛，和峤是套牛的鞅，裴楷是控牛的鞦，王济在一旁搅扰不得休。"有人说是潘尼干的这件事。

【原文】

6. 贾充初定律令[1]，与羊祜共咨太傅郑冲[2]。冲曰：皋陶严明之旨[3]，非仆暗懦所探[4]。"羊曰："上意欲令小加弘润[5]。"冲乃粗下意[6]。

【注释】

①贾充：字公闾，曹魏时任司马氏属下右长史，指使成济杀害高贵乡公

曹髦。入晋后，和裴楷共同制定晋律，官至太尉。

②羊祜：参《言语》86 注②。郑冲：字文和，博通儒学礼乐及百家之言，曾任司空、太保、太傅。

③皋陶（yáo 姚）：也写作“皋繇”，舜时的法官，掌管刑狱。

④暗懦：愚昧无能。

⑤弘润：扩充润饰。

⑥下意：表示意见。

【译文】

贾充开始拟定法令，就和羊祜一道去向太傅郑冲征求意见。郑冲说：“皋陶制定法令时严肃公正的宗旨，不是我这样愚昧无能的人所能探究的。”羊祜说：“皇上的意思是想叫你稍加扩充润饰。”郑冲这才大略地说出自己的意见。

【原文】

7. 山司徒前后选①，殆周遍百官，举无失才。凡所题目②，皆如其言；唯用陆亮③，是诏所用，与公意异，争之，不从。亮亦寻为贿败。

【注释】

①“山司”句：山涛仕魏曾任尚书吏部郎，入晋后又担任吏部尚书，前后负责选拔人才长达十余年。

②题目：品评。

③陆亮：字长兴，晋武帝接受贾充的推举，任命他为吏部郎，不久即因罪免官。

【译文】

司徒山涛前前后后选拔官员，几乎遍及了朝廷内外百官，举荐时一个人才都没有漏失。凡是他品评过的人物，都如同他所说

的一样；只有任用陆亮是皇上的命令要用的，和山涛的意见不一致，他为这事争辩，皇上没有听从。不久陆亮也因为受贿而丢了官。

【原文】

8. 嵇康被诛后[1]，山公举康子绍为秘书丞[2]。绍咨公出处[3]，公曰："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时，犹有消息[4]，而况人乎！"

【注释】

①嵇康：参《德行》16注②。

②绍：嵇绍，参《德行》43注⑤。秘书丞：秘书省的属官，掌管宫中图书典籍。

③出处（chǔ 楚）：出仕和退隐。

④消息：消长。

【译文】

嵇康被杀后，山涛举荐嵇康的儿子嵇绍担任秘书丞。嵇绍就出不出任去向山涛征询意见，山涛说："我为您思考很久了。天地四季，尚且有消长盈虚，何况是人呢！"

【原文】

9. 王安期为东海郡[1]，小吏盗池中鱼，纲纪推之[2]。王曰："文王之囿[3]，与众共之。池鱼复何足惜！"

【注释】

①王安期：王承，字安期，晋人，曾任东海王司马越记室参军、东海太守。东海：郡名，治所在今山东郯（tán 谈）城北。

②纲纪：这里指郡主簿。推：查究。

③文王：指周文王。囿（yòu 又）：天子诸侯养禽兽的地方。

【译文】

王安期担任东海太守时，有一个小吏偷了池塘中的鱼，郡主簿要查究这件事。王安期说："周文王打猎的苑囿，也和人们共同享用。池塘中的鱼又有什么值得吝惜的呢！"

【原文】

10. 王安期作东海郡，吏录一犯夜人来①。王问："何处来？"云："从师家受书还，不觉日晚。"王曰："鞭挞宁越以立威名②，恐非致理之本③。"使吏送令归家。

【注释】

①录：拘捕。犯夜：触犯宵禁令。

②宁越：战国时赵国人，原为农民，因努力求学，十五年后成为周威公的老师。这里作为刻苦读书者的代称。

③理：当作"治"，太平。唐代因避高宗李治的名讳而改。

【译文】

王安期担任东海太守时，有一次差役拘捕了一个触犯宵禁令的人来。王安期问："从什么地方来？"那个人说："从老师家里听完讲课回来，没有意识到天太晚了。"王安期听后说："鞭打同宁越一样勤学的人来树立威名，恐怕不是达到太平安定的根本办法。"于是便派差役送出去，让他回家。

【原文】

11. 成帝在石头①，任让在帝前戮侍中钟雅、右卫将

军刘超[2]。帝泣曰："还我侍中！"让不奉诏，遂斩超、雅。事平之后，陶公与让有旧[3]，欲宥之。许柳儿思妣者至佳[4]，诸公欲全之。若全思妣，则不得不为陶全让，于是欲并宥之。事奏，帝曰："让是杀我侍中者，不可宥！"诸公以少主不可违[5]，并斩二人。

【注释】

①成帝：指晋成帝司马衍，字世根，晋明帝的长子。晋成帝咸和二年（公元 327 年），苏峻、祖约起兵反晋，次年春天攻入京都建康，并把成帝迁到石头城。

②任让：曾任苏峻参军、司马，协从苏峻反晋。苏峻死后，又拥立其弟苏逸为主，并杀死准备救出成帝的钟雅、刘超。钟雅：字彦胄，为人忠诚正直，官至侍中。刘超：字世瑜，官至右卫将军（六军统帅之一）。

③陶公：陶侃，参《言语》47 注①。苏峻等攻陷建康，陶侃和温峤、庾亮等举兵讨伐，终于平定了叛乱。

④许柳：字季祖，曾率军跟随苏峻反晋，叛军攻陷建康后被任命为丹阳尹，苏峻失败后被杀。思妣：许永，字思妣，许柳的儿子。

⑤少主：指晋成帝司马衍，这时他年龄只有七八岁左右。

【译文】

晋成帝司马衍在石头城，叛军任让在成帝面前要杀掉侍中钟雅、右卫将军刘超。成帝哭着说："还我侍中！"任让不执行皇上命令，终于斩了刘超、钟雅。叛乱平定以后，陶侃因为和任让有旧交，想赦免他。叛军许柳的儿子许思妣，才德很好，朝臣们也想保全他。但如果保全思妣就不得不为陶侃保全任让，于是就想同时赦免二人。事情上奏朝廷，成帝说："任让是杀我侍中的人，不可赦免！"朝臣们因为皇帝年幼，不应违抗，就把两人全都斩了。

【原文】

12. 王丞相拜扬州①，宾客数百人并加沾接②，人人有说色。唯有临海一客姓任及数胡人为未洽③。公因便还到过任边，云："君出，临海便无复人。"任大喜说。因过胡人前，弹指云④："兰阇⑤！兰阇！"群胡同笑，四坐并欢。

【注释】

①王丞相：王导；参《德行》27注③。

②沾接：款待。

③临海：郡名，治所在今浙江临海。

④弹指：捻弹手指作响，表示欢喜、赞叹、许诺等意思，是佛教中的一种习俗。

⑤兰阇（shé 蛇）：佛教徒所用梵语中的问候之辞，意思是"请高兴些！"用梵语说话，是王导取悦胡人、笼络人心的手段。

【译文】

丞相王导被任命为扬州刺史，几百名来祝贺的宾客都受到款待，人人脸上都很喜悦。只有临海郡一位姓任的客人和几位胡僧尚未感受到融洽。王导便找机会回转身来，走过姓任的身边，对他说："您出来，临海就没有贤人了。"姓任的听了，非常高兴。王导接着又走过胡僧面前，捻弹着手指说："兰阇！兰阇！"胡僧全都笑了，四座的人都很高兴。

【原文】

13. 陆太尉诣王丞相咨事①，过后辄翻异。王公怪其如此。后以问陆，陆曰："公长民短②，临时不知所言，既后觉其不可耳。"

【注释】

①陆太尉：陆玩，字士瑶，曾任侍中、尚书左仆射、尚书令，死后追赠太尉。

②“公长”句：长、短，指名位的尊卑高低。民，处于被统辖地区的官民对地方长官说话时，自称为民。此时王导为丞相兼领扬州刺史，陆玩是扬州吴郡人，所以自称为民。

【译文】

太尉陆玩到丞相王导那里去请示公事，说好的事情过后总更改。王导对他这样做感到奇怪。后来就此事问陆玩，陆玩说：“您名位高我名位低，当时不知该说什么，只是过后觉得那样做不妥当罢了。”

【原文】

14. 丞相尝夏月至石头看庾公①，庾公正料事。丞相云：“暑，可小简之②。”庾公曰：“公之遗事③，天下亦未以为允。”

【注释】

①庾公：庾亮，参《德行》31注①。

②简：简省。

③遗事：指不理政事。

【译文】

丞相王导曾经在夏天里到石头城去探望庾亮，庾亮正在处理政事。王导说：“天气炎热，可以稍稍简省一些。”庾亮说：“您不理政事，天下人也未必认为妥当。”

【原文】

15. 丞相末年，略不复省事[①]，正封箓诺之[②]。自叹曰："人言我愦愦[③]，后人当思此愦愦。"

【注释】

①略：全；几乎完全。

②封：封事，一种密封的奏章。箓（lù 录）：簿籍文书。诺：指在文书上批字或签名表示许可。

③愦愦（kuì 溃）：糊涂。

【译文】

丞相王导晚年时，几乎不再处理政事，只是在文书上签字许可。自己叹息说："人家说我糊涂，后人或许会思念这种糊涂。"

【原文】

16. 陶公性检厉[①]，勤于事。作荆州时，敕船官悉录锯木屑[②]，不限多少，咸不解此意。后正会[③]，值积雪始晴，听事前除雪后犹湿[④]，于是悉用木屑覆之，都无所妨。官用竹，皆令录厚头，积之如山。后桓宣武伐蜀[⑤]，装船，悉以作钉。又云，尝发所在竹篙，有一官长连根取之，仍当足[⑥]，乃超两阶用之。

【注释】

①陶公：陶侃。检厉：细密严格。

②敕：命令；吩咐。录：收藏。

③正（zhēng 征）会：正月初一，皇帝朝会群臣，或者封疆大吏和僚属聚会。

④听事：官署中处理政事的厅堂。除：台阶。

⑤桓宣武：桓温，参《言语》55注①。伐蜀：蜀，指成汉，晋十六国之一。晋惠帝时，李雄据蜀称帝，国号大成，成帝时李寿又改国号为汉，史称成汉，其辖境包括今四川全境、陕西南部及云贵北部。成汉传至李势，日益衰落，晋穆帝永和二年（公元346年），桓温率师西伐，次年春，灭掉成汉。

⑥仍：因而；于是。

【译文】

陶侃生性细致严格，办事勤勉。担任荆州刺史时，命令监造船只的官员将锯木屑全都收集起来，多少不限，大家都不理解这样做的用意。后来到正月初一集会时，正遇上接连下雪后刚刚天晴，厅堂前的台阶上雪后仍然潮湿，于是全用锯木屑铺盖在上面，一点也不妨碍走路。官府用毛竹时，总是叫人把毛竹头收集起来，堆积得像山一样。后来宣武侯桓温伐蜀，要组装船只，这些竹头全都用来做竹钉。又听说，陶侃曾在当地征调竹篙，有一位主管官吏把毛竹连根拔出，就用竹根代替铁足，陶侃便把他连升两级任用。

【原文】

17. 何骠骑作会稽①，虞存弟謇作郡主簿②，以何见客劳损，欲白断常客，使家人节量择可通者。作白事成③，以见存。存时为何上佐④，正与謇共食，语云："白事甚好，待我食毕作教⑤。"食竟，取笔题白事后云："若得门庭长如郭林宗者⑥，当如所白。汝何处得此人！"謇于是止。

【注释】

①何骠骑：何充，字次道，曾任骠骑将军。

②虞存：字道长，历任卫军长史、尚书吏部郎。謇（jiǎn 简）：虞謇，字道真，官至郡功曹。

③白事：呈给上级的报告文书。

④上佐：高级佐官，如长史、别驾、司马等。

⑤教：批示。

⑥门庭长：负责传达、接待的官员。郭林宗：郭泰，字林宗，参《德行》3 注①。

【译文】

骠骑将军何充担任会稽内史时，虞存的弟弟虞謇担任郡主簿，他因为何充见客太多而劳累伤神，想禀告何充谢绝常客，让仆人斟酌选择可以通报的人。他草拟了一份报告，便拿去见虞存。虞存当时担任何充的高级佐官，正当和虞謇一起吃饭时，告诉虞謇说："这个报告很好，等我吃完饭再作批示。"吃完饭，拿起笔在报告后面写道："如果能找到像郭林宗那样的人做门庭长，一定照报告所说的办。可是你到哪里能找到这样的人！"虞謇于是作罢。

【原文】

18.　王、刘与林公共看何骠骑①，骠骑看文书，不顾之。王谓何曰："我今故与林公来相看，望卿摆拨常务②，应对玄言③，那得方低头看此邪④？"何曰："我不看此，卿等何以得存？"诸人以为佳。

【注释】

①王、刘：王濛、刘惔，分别参《言语》54 注④和《德行》35 注①。林公：即支遁，参《言语》45 注②。这里当为"深公"之误，下文"林公"同。深公即竺法深，参《德行》30 注①。据程炎震《世说新语笺注》说，东晋康帝时（公元 343～344 年），何充任骠骑将军辅佐国政，支遁尚未到京都；而何充却同深公来往密切，把他当作老师看待。

②摆拨：丢开。

③玄言：精微玄妙之言，这里指玄学的谈论。

④方：还；仍然。

【译文】

王濛、刘惔同支遁一道去看望骠骑将军何充，何充正在看公文，没有答理他们。王濛对何充说："我们今天特意同林公来看望你，希望你能丢开日常事务，和我们谈论玄学，哪能还埋头看这些东西呢？"何充说："我不看这些东西，你们这些人怎么能够活命呢？"大家都认为他说得非常好。

【原文】

19. 桓公在荆州，全欲以德被江、汉[1]，耻以威刑肃物[2]。令史受杖[3]，正从朱衣上过。桓式年少[4]，从外来，云："向从阁下过，见令史受杖，上捎云根，下拂地足。"意讥不著。桓公云："我犹患其重。"

【注释】

①被：覆盖。

②肃物：儆戒人。

③令史：官名，主管文书，职位次于郎。

④桓式：桓歆，字叔道，小字式，桓温第三子，官至尚书。

【译文】

桓温担任荆州刺史时，一心想用恩德来抚慰江、汉一带的百姓，耻于用威力刑罚来惩治人民。有位令史受到杖刑，木棍只是从他朱衣上擦过。那时桓式年纪还小，从外面进来，对桓温说："我刚才从官署前面经过，见到令史受杖刑，木棍举起来高擦云脚，落下时轻拂地面。"意思是讥讽没有挨着令史。桓温说："我还担

心这也打得重了。”

【原文】

20. 简文为相[①]，事动经年[②]，然后得过。桓公甚患其迟，常加劝勉。太宗曰：“一日万机，那得速！”

【注释】

①简文：晋简文帝司马昱，庙号太宗，参《德行》37注①。

②动：动辄；动不动。

【译文】

简文帝司马昱担任丞相时，处理一件政事，动不动就要经过一年的时间才能完成。桓温十分担心这太缓慢了，经常给予勉励。简文帝说：“每天里有成千上万的事，哪能快得了呢？”

【原文】

21. 山遐去东阳[①]，王长史就简文索东阳[②]，云：“承藉猛政[③]，故可以和静致治[④]。”

【注释】

①山遐：字彦林，曾任东阳太守，为政严厉，多用刑罚。东阳：郡名，治所在今浙江金华。

②王长史：王濛，官至司徒左长史。

③承藉：继承凭借。

④和静：平和清静。

【译文】

山遐离开东阳太守职任后，左长史王濛去向简文帝司马昱要

求担任东阳太守，说道："承继着前任严厉的政治举措，自然可以用温和清静的办法达到太平安定。"

【原文】

22. 殷浩始作扬州①，刘尹行②，日小欲晚，便使左右取袱③。人问其故，答曰："刺史严，不敢夜行④。"

【注释】

①殷浩：参《言语》80注②。

②刘尹：刘惔，曾任丹阳尹。

③袱（fú 福）：盛有被褥的包袱。

④"不敢"句：指不敢因夜间行路而触犯宵禁。

【译文】

殷浩开始任扬州刺史时，一次丹阳尹刘惔外出，太阳刚要落山，就叫随从取出被褥准备住宿。人家问他这样做的缘故，他回答说："刺史严明，不敢夜间行路。"

【原文】

23. 谢公时①，兵厮逋亡②，多近窜南塘下诸舫中③。或欲求一时搜索④，谢公不许，云："若不容置此辈，何以为京都？"

【注释】

①谢公：谢安，参《德行》33注②。

②兵厮：士兵和仆役。

③窜：藏匿。南塘：地名，在建康秦淮河南岸。

④一时：同时；一齐。

【译文】

谢安执政时，士兵仆役常常逃亡，很多人就近藏匿在南塘下的船只里。有人想请求谢安同时进行搜查，谢安不允许，说道："如果不能容留这类人，又怎么能称得上京都？"

【原文】

24. 王大为吏部郎①，尝作选草②，临当奏，王僧弥来③，卿出示之。僧弥得，便以己意改易所选者近半，王大甚以为佳，更写即奏。

【注释】

①王大：王忱，小字佛大，参《德行》44注②。吏部郎：官名，主管选拔官吏。

②选草：所拟选拔任用官吏的名单草稿。

③王僧弥：王珉，字季琰，小字僧弥，曾任黄门侍郎、侍中。因代王献之任中书令，当时称王献之为大令，称王珉为小令。

【译文】

王大担任吏部郎时，曾经草拟过一份举荐官吏的名单，到了将要上奏时，王僧弥来了，王大就顺手拿出来给他看。王僧弥拿到后，就按照自己的意见改换了近半数的候选人，王大认为改得很好，重新抄写后随即上奏。

【原文】

25. 王东亭与张冠军善①。王既作吴郡，人问小令曰②："东亭作郡，风政何似③？"答曰："不知治化何如，唯与张祖希情好日隆耳④。"

【注释】

①王东亭：王珣，参《言语》102 注②。张冠军：张玄，字祖希，参《言语》51 注①。

②小令：指王珉，王珣的弟弟，曾任中书令。

③风政：教化政绩。

④“不知”二句：张玄当时才学名望都很高，王珉通过说明王珣和张玄的深厚交情，巧妙地赞美了王珣。治化，治绩教化。

【译文】

东亭侯王珣和冠军将军张玄相互友好。王珣担任吴郡太守以后，有人问中书令王珉说：“东亭担任郡太守，教化政绩怎么样？”王珉回答说：“不了解政绩教化怎么样，只知道他和张祖希的交情一天天地深厚罢了。”

【原文】

26. 殷仲堪当之荆州①，王东亭问曰：“德以居全为称②，仁以不害物为名。方今宰牧华夏③，处杀戮之职，与本操将不乖乎④？”殷答曰：“皋陶造刑辟之制⑤，不为不贤；孔子居司寇之任⑥，未为不仁。”

【注释】

①殷仲堪：参《德行》40 注①。

②居全：这里指具备完美的德行。称：称号；名称。

③宰牧：治理。华夏：本指我国中原地区，这里指东晋中部的荆襄一带。

④将不：表示推测，意思偏向于肯定，相当于“莫非”、“大概”。

⑤皋陶（yáo 姚）：舜时的法官。刑辟：刑法。

⑥司寇：春秋战国时掌管刑狱、纠察的官。孔子曾担任鲁国司寇。

【译文】

殷仲堪将要去荆州出任刺史，东亭侯王珣问他说：“品格完美称为德，不伤害人叫做仁，如今你要去治理中部地区，处在有诛杀权力的职位上，这和你原来的操守恐怕相违背吧？”殷仲堪回答说：“皋陶制定刑法制度，不算是不贤德；孔子担任司寇的职务，也不算是不仁爱。”

文学第四

【题解】

文学一词的含义在“孔门四科”中指古代文献，在《世说新语》中则指学术和文学两个方面。显然，后者在继承前者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

《文学》门共有一百零四则故事，其中近三分之二的篇幅和学术相关，主要反映魏晋士人畅谈玄理，同时涉及儒学、佛学、名理学等。它展现了魏晋清谈的内容和盛况，不同程度地显示了玄学和儒学、佛学之间的关系，是后世研究魏晋学术思想的重要依据。有些细节描写，如乐广“以麈尾柄确几”，孙盛、殷浩辩难时“奋掷麈尾，悉脱落满餐饭中”，又向我们传述了士人在论辩中的仪止风度。和文学相关的部分占三分之一强。我们从“潘文乐旨”的故事中可以看出文学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从孙楚悼亡赋诗中可以看出文学和情感的关系，从孙绰对曹毗的评论中可以看出文才和构思的关系。魏晋士人已经涉及到有关文学理论的一些重要方面，其后不久即产生了《诗品》、《文心雕龙》等文学理论批评专著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原文】

1. 郑玄在马融门下[①]，三年不得相见，高足弟子传授而已。尝算浑天不合[②]，诸弟子莫能解。或言玄能者，融召令算，一转便决，众咸骇服。及玄业成辞归，既而融有“礼乐皆东”之叹，恐玄擅名而心忌焉[③]。玄亦疑有追，乃

坐桥下，在水上据屐[④]。融果转式逐之[⑤]，告左右曰：“玄在土下水上而据木，此必死矣。”遂罢追。玄竟以得免。

【注释】

①郑玄：字康成，东汉高密（今属山东）人，著名经学家，遍注儒家经典，精通天文历算。马融：字季长，著名经学家，才高博洽，学生常有千人，曾任校书郎中、南郡太守。

②浑天：古代解释天体的一种学说，认为天地关系如蛋壳包着蛋黄，天的形状浑圆如弹丸，南北两极固定在天的两端，日月星辰绕南北两极极轴而旋转。天文学家就根据这种观点去推算日月星辰的位置。

③擅名：独享名望。

④屐：木屐，木底有齿的鞋子。

⑤转式：旋转栻盘进行推演卜算，是一种占卜方法。式，通“栻”(shì)，用来占卜的器具，上圆下方，象征天地。

【译文】

郑玄在马融门下学习，三年都没能见到马融，只是由高才弟子传授学问而已。马融曾经按浑天说运算天象，结果不相符合，弟子们也没有谁能解决。有人说郑玄能算出，马融便召他来要他运算，郑玄把栻盘一转就解决了，大家都很惊讶佩服。等到郑玄学业完成后告辞回家，随后马融就发出“礼乐的中心都将向东转移”这样的慨叹，并且担心郑玄独享名望，心里很忌恨他。郑玄也怀疑会有人来追赶，便坐在桥底下，在水上身下用木屐垫着。马融果然旋转栻盘搜索郑玄，然后对身边的人说：“郑玄在土下水上，而又靠着木头，这说明一定是死了。”于是停止追赶。郑玄居然因此得免一死。

【原文】

2. 郑玄欲注《春秋传》[1]，尚未成。时行，与服子慎遇[2]，宿客舍。先未相识，服在外车上与人说己注《传》意，玄听之良久，多与己同。玄就车与语曰："吾久欲注，尚未了。听君向言，多与吾同，今当尽以所注与君。"遂为服氏注。

【注释】

①《春秋传》：《春秋》有三传，这里指《春秋左氏传》，即《左传》。

②服子慎：服虔，字子慎，曾任九江太守，著有《春秋左氏传解谊》。

【译文】

郑玄想注释《左传》，还没有完成。当时外出，和服子慎相遇，同住在客店里。起先两人并不相识，服子慎在店外的车子上和别人说到自己注释《左传》的大意，郑玄听了很久，觉得他的见解多数和自己相同，郑玄就走近车子对服子慎说："我很久以来就想注这本书，还没有完成。听了您刚才的谈论，多数见解和我相同，现在我要把所作的注全都送给您。"于是就成了服氏注。

【原文】

3. 郑玄家奴婢皆读书。尝使一婢，不称旨，将挞之。方自陈说，玄怒，使人曳著泥中[1]。须臾，复有一婢来，问曰："胡为乎泥中[2]？"答曰："薄言往诉，逢彼之怒[3]。"

【注释】

①曳（yè 叶）：拉。

②"胡为"句：语出《诗经·邶风·式微》，意思是怎么会在泥水中。

③“薄言”二句：语出《诗经·邶风·柏舟》，意思是赶过去诉说，他却大发怒火。

【译文】

郑玄家中的奴婢都读书。郑玄曾经使唤一个婢女，不合自己的心意，将要鞭打她。婢女正要分辩，郑玄发怒，让人把她拉到泥水里去。过了一会儿，又有一个婢女过来，问道：“胡为乎泥中？”她回答说：“薄言往诉，逢彼之怒。”

【原文】

4. 服虔既善《春秋》[①]，将为注，欲参考同异。闻崔烈集门生讲传[②]，遂匿姓名，为烈门人赁作食[③]。每当至讲时，辄窃听户壁间。既知不能逾己，稍共诸生叙其短长。烈闻，不测何人，然素闻虔名，意疑之。明蚤往[④]，及未寤，便呼：“子慎！子慎！”虔不觉惊应，遂相与友善。

【注释】

①《春秋》：这里指《春秋左氏传》。

②崔烈：字威考，东汉人，世传《左传》，曾任司徒、太尉。传（zhuàn 撰）：解说经义的文字。

③赁（lìn 吝）：受雇用。

④蚤：通“早”。

【译文】

服虔精通《春秋左氏传》以后，将要给它作注释，想参考各家相同或不同的意见。听说崔烈聚集学生在讲授《春秋左氏传》，便隐姓埋名，受雇替崔烈的学生做饭。每当到讲授时，他总是在门外偷听。当了解到崔烈不能超过自己以后，他才渐渐地和学生

们谈论起崔烈讲授的长处和短处。崔烈听说后，猜想不出是什么人，然而平素就听说过服虔的声名，心里怀疑是他。第二天一早前去拜访，趁着服虔尚未醒来，便突然喊道："子慎！子慎！"服虔不觉惊醒答应，从此互相成了要好的朋友。

【原文】

5．钟会撰《四本论》始毕①，甚欲使嵇公一见②。置怀中，既定③，畏其难④，怀不敢出，于户外遥掷，便回急走。

【注释】

①钟会：参《言语》11注①。《四本论》：讨论才性同异的文章。四本指的是才性同、才性异、才性合、才性离。

②嵇公：嵇康，参《德行》16注②。

③既定：各本有异文，《太平御览》卷三百九十四作"既诣"，《续谈助》卷四引《小说》作"诣宅"。

④难（nàn 男去声）：驳难；质难。

【译文】

钟会撰写《四本论》刚刚完成，很想让嵇康看一看。他将稿子放在怀中，主意已经打定，又害怕嵇康质难，揣着不敢拿出来，后来从门外远远地扔进去，便掉头快步跑了。

【原文】

6．何晏为吏部尚书①，有位望，时谈客盈坐。王弼未弱冠②，往见之。晏闻弼名，因条向者胜理语弼曰③："此理仆以为极，可得复难不？"弼便作难，一坐人便以为屈。于是弼自为客主数番④，皆一坐所不及。

【注释】

①何晏：参《言语》14注①。

②王弼：参《言语》99注⑥。弱冠：古代男子年满二十岁行冠礼，因尚未达到壮年，所以称弱冠。也可泛指男子二十岁左右。

③条：分条陈述。胜理：指精妙的玄理。

④客主：清谈时论辩双方，提问的一方叫客，答辩的一方叫主。

【译文】

何晏担任吏部尚书时，有地位有声望，当时清谈的来客坐满席间。王弼还不到二十岁，去拜见他。何晏听说过王弼的声名，就分条叙述先前客人的精妙玄理来转告王弼说："这些道理我认为达到最高境地了，能再反驳吗？"王弼便提出质难，满座的人都认为何晏理屈。于是王弼又自问自答，反复辩难多次，所谈玄理都是满座的人赶不上的。

【原文】

7. 何平叔注《老子》始成①，诣王辅嗣②，见王注精奇，乃神伏，曰："若斯人，可与论天人之际矣③！"因以所注为《道德二论》。

【注释】

①何平叔：何晏，字平叔。《老子》：又称为《道德经》，分为道经和德经两部分，相传为春秋时老聃（dān丹）所著。

②王辅嗣：王弼，字辅嗣。

③天人之际：天意和人事的关系。天人关系是古代哲学探讨的核心问题。

【译文】

何平叔注释《老子》刚刚完成，就去拜见王辅嗣，见到王辅嗣《老子》的注释精到非凡，便诚心佩服，说道："像这个人，可以和他讨论天人之间的关系了！"因而把自己的注释改成《道德二论》。

【原文】

8. 王辅嗣弱冠诣裴徽①，徽问曰："夫无者②，诚万物之所资③，圣人莫肯致言④，而老子申之无已，何邪？"弼曰："圣人体无⑤，无又不可以训，故言必及有；老、庄未免于有，恒训其所不足。"

【注释】

①裴徽：字文季，三国时魏国人，善言玄理，官至冀州刺史。

②无：道家术语，和"有"相对。"无"和"有"是道家的两个哲学命题，"有"为万物之源，而"无"是"有"的不可感知的精神本原。

③资：凭借。

④圣人：具有极高智慧和道德的人，这里指孔子。

⑤体：本体，这里的意思是"认为……是本体"。

【译文】

王弼不满二十岁时去拜见裴徽，裴徽问他说："无，确实是万物的根源，圣人没有谁肯对它发表意见，可是老子却反复地论述它，是为什么呢？"王弼说："圣人认为无是本体，可是对无又不能够解释，所以论说一定谈到有；老子、庄子不能够免去有，所以常常去解释对无论述不足的地方。"

【原文】

9.　傅嘏善言虚胜[①]，荀粲谈尚玄远[②]。每至共语，有争而不相喻。裴冀州释二家之义[③]，通彼我之怀，常使两情皆得，彼此俱畅。

【注释】

①傅嘏（gǔ 古）：字兰硕，三国时魏国人，官至尚书。虚胜：指道的本体玄虚而无形的美妙境界。

②荀粲：字奉倩，三国时魏国人。玄远：指道的玄奥深远的义理。

③裴冀州：裴徽，曾任冀州刺史。

【译文】

傅嘏善于谈论虚胜，荀粲清谈崇尚玄远。每当到一起谈论时，两人时时产生争论却又不能互相理解。冀州刺史裴徽能够解释两家的命意，沟通彼此的心怀，常使两人都能满意，彼此都很舒畅。

【原文】

10.　何晏注《老子》未毕，见王弼自说注《老子》旨，何意多所短，不复得作声，但应诺诺[①]。遂不复注，因作《道德论》。

【注释】

①诺诺：连声应答，表示同意。诺，应答声。

【译文】

何晏注释《老子》尚未完成时，一次遇上王弼说起自己注释《老子》的要旨，何晏的见解有很多不如王弼的地方，因而不能再开口说话，只是连声应答“是是”。何晏于是不再继续注释，就另

外撰写了《道德论》。

【原文】

11. 中朝时有怀道之流①，有诣王夷甫咨疑者②，值王昨已语多，小极③，不复相酬答，乃谓客曰："身今少恶④，裴逸民亦近在此⑤，君可往问。"

【注释】

①中朝：指西晋。怀道：向往道家学说。

②王夷甫：王衍，字夷甫，参《言语》23注②。

③极：疲倦；疲劳。

④身：第一人称代词，相当于"我"。恶：身体不适。

⑤裴逸民：裴頠，字逸民，参《言语》23注③。

【译文】

西晋时有一批向往道家学说的人，其中有人上门向王夷甫咨询疑难，正遇上王夷甫前一天已经谈论了很多，有点疲倦，不能再和客人应答，便对客人说："我今天有些不舒服，裴逸民也在这附近住，您可以去问他。"

【原文】

12. 裴成公作《崇有论》①，时人攻难之，莫能折，唯王夷甫来，如小屈。时人即以王理难裴，理还复申②。

【注释】

①裴成公：裴頠，谥号成。《崇有论》：文篇名，是裴頠针对当时崇尚虚无的风气而作的，反对以"无"为本体，宣扬世界的根本是"有"而不是"无"。

②申：伸展。

【译文】

裴颜作《崇有论》，当时的人反驳他，但没有谁能使他折服，只有王夷甫来和他论辩，他像是有点理屈。当时的人就用王夷甫的理论来驳难他，但这时他的道理又能重新伸展开来。

【原文】

13. 诸葛厷年少不肯学问①，始与王夷甫谈，便已超诣②。王叹曰："卿天才卓出，若复小加研寻③，一无所愧。"厷后看《庄》、《老》，更与王语，便足相抗衡。

【注释】

①诸葛厷（gōng 工）：字茂远，官至司空主簿。学问：学习求教。

②超诣：达到高超的境界。

③研寻：研讨探寻。

【译文】

诸葛厷年轻时不肯学习求教，但一开始和王夷甫谈论，就已经达到高超的境界。王夷甫感叹说："你天分才智出众，如果再稍加研讨探寻，就完全不会愧对任何人了。"诸葛厷后来看了《庄子》、《老子》，再和王夷甫谈论，便足以和他抗衡。

【原文】

14. 卫玠总角时①，问乐令梦②，乐云："是想。"卫曰："形神所不接而梦③，岂是想邪？"乐云："因也④。未尝梦乘车入鼠穴、捣齑啖铁杵⑤，皆无想无因故也。"卫思"因"经日不得，遂成病。乐闻，故命驾为剖析之，卫即

小差[6]。乐叹曰："此儿胸中当必无膏肓之疾[7]！"

【注释】

①卫玠：参《言语》32注①。总角：儿童少年头发束成两个小髻，形状如角，所以叫总角，通常用以指童年幼年。

②乐令：乐广，卫玠的岳父，参《德行》23注③。

③形神：形体和精神。

④因：因由；根据。

⑤齑（jī 机）：制成细末的腌菜。捣齑是制齑的一种方式。

⑥差（chài 柴去声）：同"瘥"，病愈。

⑦"此儿"句：意指卫玠有疑必求剖释，因而不致积成心病。膏肓（huāng 荒）之疾，古代医学称心脏下部为膏，隔膜为肓，是针药之力无法达到的部位，因此把难以治疗的病称为膏肓之疾。

【译文】

卫玠童年时，问尚书令乐广人为什么会做梦，乐广说："是因为有所想。"卫玠说："形体和精神都没有接触过的东西也会形成梦，难道是心有所想吗？"乐广说："是根据经历过的事。人们不曾梦见乘车进入老鼠洞、捣腌菜吃下了铁杵，都是因为没有这些想法因而无所依据的缘故。"卫玠思考"依据"的问题，成天思考也得不到结果，最终生了病。乐广听说以后，特意乘车去为卫玠分析解说这个问题，卫玠的病情即刻就稍有好转。乐广感慨地说："这孩子心中一定不会有无法医治的病。"

【原文】

15. 庾子嵩读《庄子》[1]，开卷一尺许便放去[2]，曰："了不异人意。"

【注释】

①庾子嵩：庾敳（ái 皑），字子嵩，晋颍川鄢陵（今属河南）人，爱读《老子》、《庄子》，官至豫州长史。

②一尺许：一尺左右。古代的书可以卷起来收藏，因此可用长度来计算。

【译文】

庾子嵩读《庄子》，打开书读了一尺左右便放下，说道："完全没有和我不同的意思。"

【原文】

16. 客问乐令"旨不至"者①，乐亦不复剖析文句，直以麈尾柄确几曰②："至不？"客曰："至。"乐因又举麈尾曰："若至者，那得去？"于是客乃悟服。乐辞约而旨达，皆此类。

【注释】

①旨不至：语出《庄子·天下》，原文为"指不至，至不绝"。意思是指向一个物体并不能达到物体的实质，即使达到了也不能绝对地穷尽它。"旨不至"是当时清谈家们谈论的重要内容。

②麈尾：参《言语》52 注②。确：敲击。

【译文】

有位客人问尚书令乐广"旨不至"这话是什么意思，乐广也不解释原话中的文句，直接用麈尾柄敲着小几桌问："达到了没有？"客人回答说："达到了。"乐广接着又举起麈尾说："如果达到了，怎么能离开呢？"于是客人便领悟过来，表示信服。乐广言简而意明，都像这个例子一样。

【原文】

17. 初，注《庄子》者数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于旧注外为解义①，妙析奇致，大畅玄风，唯《秋水》、《至乐》二篇未竟而秀卒②。秀子幼，义遂零落，然犹有别本。郭象者③，为人薄行，有俊才，见秀义不传于世，遂窃以为己注，乃自注《秋水》、《至乐》二篇，又易《马蹄》一篇，其余众篇，或定点文句而已④。后秀义别本出，故今有向、郭二《庄》，其义一也。

【注释】

①向秀：字子期，参《言语》18 注①。

②《秋水》：和下文《至乐》、《马蹄》均为《庄子》一书中的篇名。

③郭象：字子玄，晋人，曾任黄门侍郎、太傅主簿。

④定点：修改。

【译文】

当初，注释《庄子》的有几十家，没有谁能探求出它的意旨要领。向秀在旧注之外对它解释义理，分析精妙，理趣奇特，使谈论玄理的风尚得到弘扬，只有《秋水》、《至乐》两篇的注释尚未完成，向秀便死了。这时向秀的儿子还很小，注释就散失了，但是还有另外的抄本。郭象这个人，为人品行轻薄，却有出众的才智，他看到向秀的释义没有在社会上流传开，便剽窃来作为自己的注，于是自己补注了《秋水》、《至乐》两篇，又改注了《马蹄》一篇，其余各篇的注释只不过修改文句而已。后来向秀释义的其他抄本传布出来，所以现在有向秀、郭象两种《庄子》注本，它们的意思却是一样的。

【原文】

18. 阮宣子有令闻[①]，太尉王夷甫见而问曰："老庄与圣教同异[②]？"对曰："将无同[③]？"太尉善其言，辟之为掾[④]。世谓"三语掾"[⑤]。卫玠嘲之曰："一言可辟，何假于三！"宣子曰："苟是天下人望，亦可无言而辟，复何假一！"遂相与为友。

【注释】

①阮宣子：阮脩，字宣子，曾任鸿胪卿、太子洗马。这一则，《晋书·阮瞻传》认为是阮瞻、王戎之事。

②圣教：圣人的教化，指儒学。老庄与圣教同异，是当时清谈的一个重要辩题。

③将无：表示推测而意思偏向于肯定，相当于"大概"、"或许"。

④掾（yuàn 院）：属官的通称。

⑤三语掾：指凭三个字（将无同）的回答就得到任命的属官。

【译文】

阮宣子有美好的声誉，太尉王夷甫见到他时问道："老子、庄子和儒学是否相同？"阮宣子回答说："将无同？"太尉很欣赏他的答话，召任他为属官。世人称他为"三语掾"。卫玠嘲讽他说："只要说一个字就可以召任，何必要借助三个字！"宣子说："如果是天下敬仰的人，不说话也可以召任，又何必要借助一个字！"于是相互成了朋友。

【原文】

19. 裴散骑娶王太尉女[①]。婚后三日，诸婿大会，当时名士，王、裴子弟悉集。郭子玄在坐[②]，挑与裴谈。子玄才甚丰赡，始数交，未快；郭陈张甚盛[③]，裴徐理前语，

理致甚微，四坐咨嗟称快。王亦以为奇，谓诸人曰："君辈勿为尔，将受困寡人女婿[4]。"

【注释】

①裴散骑：裴遐，字叔道，曾任散骑郎。

②郭子玄：郭象，字子玄。

③陈张：铺陈。

④寡人：本是侯王的自称，晋时士大夫也常用以自称。

【译文】

散骑郎裴遐娶了太尉王夷甫的女儿为妻。婚后三天，王家各个女婿大聚会，当时的名士和王、裴两家子弟全都聚集在一起。郭子玄在座，他挑动裴遐，要和他谈玄。子玄学识渊博，开头几个回合交锋，尚未觉得痛快；他陈述得很充分，裴遐则从容不迫地梳理先前的话语，义理情趣都很精微，在座的人都赞叹称快。王夷甫也认为奇特，对大家说："你们不要再论辩了，将会被我女婿困住的。"

【原文】

20. 卫玠始度江[1]，见王大将军[2]，因夜坐，大将军命谢幼舆[3]。玠见谢，甚说之，都不复顾王，遂达旦微言，王永夕不得豫[4]。玠体素羸[5]，恒为母所禁，尔夕忽极，于此病笃，遂不起。

【注释】

①度：通"渡"。

②王大将军：王敦，曾任大将军，参《言语》37注①。

③谢幼舆：谢鲲，字幼舆，参《言语》46注②。

④豫：通“与”，参加。

⑤羸（léi 雷）：瘦弱。

【译文】

卫玠最初渡江南下时，去拜见大将军王敦，继而夜坐清谈，王敦便叫来谢幼舆。卫玠见到谢幼舆，非常喜欢他，全然不再搭理王敦，两人便一直谈到第二天清晨，王敦整夜也插不上话。卫玠一向身体瘦弱，常被母亲禁止清谈，这一夜突然感到疲倦，从此病情沉重，终于卧床不起。

【原文】

21. 旧云，王丞相过江左，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理而已①。然宛转关生②，无所不入。

【注释】

①声无哀乐：嵇康著《声无哀乐论》，说音声无常，其本身并不表示哀或乐，只是因人感情的哀乐而分哀乐。养生：嵇康著《养生论》，进一步发挥了庄子的思想，认为只要顺应自然，无为自得，就能养生长寿。言尽意：欧阳建著《言尽意论》，针对老庄“言不尽意”论，认为思想依靠语言来表达，语言能够表达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声无哀乐”、“养生”和“言尽意”三理，是清谈家们探讨的重要问题。

②宛转：辗转曲折。关生：关联推衍。

【译文】

过去有人说，丞相王导到江南以后，只谈论声无哀乐、养生和言尽意这三条道理而已。但是据此辗转推演，没有渗透不到的地方。

【原文】

22. 殷中军为庾公长史[①]，下都[②]，王丞相为之集，桓公、王长史、王蓝田、谢镇西并在[③]。丞相自起解帐带麈尾，语殷曰："身今日当与君共谈析理。"既共清言，遂达三更。丞相与殷共相往反[④]，其余诸贤略无所关。既彼我相尽，丞相乃叹曰："向来语，乃竟未知理源所归。至于辞喻不相负，正始之音[⑤]，正当尔耳！"明旦，桓宣武语人曰："昨夜听殷、王清言，甚佳。仁祖亦不寂寞，我亦时复造心[⑥]，顾看两王掾[⑦]，辄翣如生母狗馨[⑧]。"

【注释】

①殷中军：殷浩，参《言语》80 注②。庾公：庾亮，参《德行》31 注①。

②下都：从长江上游往下游来到京都建康。

③桓公：桓温，参《言语》55 注①。王长史：王濛，参《言语》54 注④。王蓝田：王述，字怀祖，晋太原晋阳（今山西太原）人，曾任扬州刺史、尚书令，袭爵蓝田侯。谢镇西：谢尚，字仁祖，参《言语》46 注①。

④往反：反复辩难。

⑤正始之音：指魏正始年间（公元 240～249 年）崇尚玄学清谈的风尚言论。

⑥造心：心中有所领悟。

⑦两王掾：指王濛、王述，当时都是属官。

⑧翣（shà 霎）：通"涩"，羞涩（据恩田仲任辑《世说音释》说）。馨（xīn 新）：词尾，表示"……的样子"。

【译文】

中军将军殷浩担任庾亮的长史时，有一次来到京都，丞相王导为他举行集会，桓温、左长史王濛、蓝田侯王述、镇西将军谢尚都在座。王导起身亲自解下挂在帐带上的麈尾，对殷浩说："我

今天要和您一道谈论、辩析玄理。”清谈结束后，已经到了三更时分。王导和殷浩来回辩难，其他各位名流全然没有牵涉进去。彼此辩论完后，王导便感慨地说：“刚才谈论玄理，竟然还不知道玄理的本源在哪里。至于言辞的意旨和所用的譬喻不能互相违背，正始年间的风尚，正是这样的啊！”第二天早晨，宣武侯桓温告诉别人说：“昨夜听殷、王两人清谈，非常精妙。仁祖也不感到寂寞，我也时有会心之处，回头看看两位王属官，一直像是见不得生人的母狗那样羞涩发愣。”

【原文】

23. 殷中军见佛经，云：“理亦应阿堵上①。”

【注释】

①“理亦”句：东晋以后，玄学和佛学融合渗透，佛玄义理有相通之处。阿堵：这；这个。

【译文】

中军将军殷浩见到佛家经典，说道：“玄理也应当在这上面。”

【原文】

24. 谢安年少时①，请阮光禄道《白马论》②，为论以示谢。于时谢不即解阮语，重相咨尽③。阮乃叹曰：“非但能言人不可得，正索解人亦不可得④。”

【注释】

①谢安：参《德行》33注②。

②阮光禄：阮裕，参《德行》32注①。《白马论》：战国时公孙龙所著，文中提出“白马非马”这一著名命题。

③咨尽：询问而求得全都理解。

④正：即使。

【译文】

谢安年轻时，请光禄大夫阮裕讲授《白马论》，阮裕写了一篇述论拿给谢安看。当时谢安不能立即就理解阮裕的话，反复询问以求得全都理解。阮裕于是感叹说："不但是能解说清楚的人不可得到，就是要求解说清楚的人也不可得到。"

【原文】

25. 褚季野语孙安国云①："北人学问②，渊综广博③。"孙答曰："南人学问，清通简要。"支道林闻之④，曰："圣贤固所忘言⑤。自中人以还⑥，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⑦；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⑧。"

【注释】

①褚季野：褚裒，字季野，参《言语》34注①。孙安国：孙盛，字安国，参《言语》49注①。

②北：指黄河以北，下文"南"指黄河以南。

③渊综：深厚而能综合概括。

④支道林：参《言语》45注②。

⑤忘言：指心中明白，无须用语言表达出来。

⑥中人：中等才质的人。

⑦显处视月：意思是视野虽广，但很难周详。

⑧牖（yǒu有）中窥日：意思是视野虽狭，但较易精细。牖，窗户。

【译文】

褚季野对孙安国说："北方人做学问，深厚渊博而且融会贯通。"孙安国回答说："南方人做学问，清朗通达而且简练扼要。"

支道林听后，说道："对于圣贤之人，本来就无须评说。从中等才质以下的人来看，北方人读书，好像在显亮之处看月亮；南方人做学问，如同从窗户里面看太阳。"

【原文】

26. 刘真长与殷渊源谈①，刘理如小屈，殷曰："恶②！卿不欲作将善云梯仰攻③？"

【注释】

①刘真长：刘惔，字真长，参《德行》35注①。殷渊源：殷浩，字渊源。
②恶（wū乌）：叹词，表示惊讶。
③作将：制造。云梯：古代攻城用的长梯。

【译文】

刘真长和殷渊源谈论玄理，刘真长好像有点理屈，殷渊源说："哎！你不想制作一架好的云梯来仰攻吗？"

【原文】

27. 殷中军云："康伯未得我牙后慧①。"

【注释】

①康伯：韩伯，字康伯，殷浩的外甥，参《德行》38注④。牙后慧：指别人说过的话，常用来比喻袭取、重复别人的言论。

【译文】

中军将军殷浩说："康伯连重复我说过的话都不会。"

【原文】

28. 谢镇西少时，闻殷浩能清言，故往造之。殷未过有所通[①]，为谢标榜诸义[②]，作数百语，既有佳致，兼辞条丰蔚，甚足以动心骇听。谢注神倾意，不觉流汗交面[③]。殷徐语左右："取手巾与谢郎拭面。"

【注释】

①过：过分。通：阐发。

②标榜：揭示。

③流汗交面：殷浩只略大于谢尚，已成为名流，并且谈吐风雅，引人入胜，因此谢尚窘迫羞愧而流汗。

【译文】

镇西将军谢尚年轻时，听说殷浩善于清谈，特意去拜见他。殷浩没有过多地阐发，只是向谢尚揭示各种道理，讲了数百句话，既有优美的旨趣，同时条分缕析的言辞丰富多采，很能使人惊心动听。谢尚全神贯注，倾心向往，不觉汗流满面。殷浩从容地吩咐侍从："拿手巾来给谢郎揩脸。"

【原文】

29. 宣武集诸名胜讲《易》[①]，日说一卦。简文欲听，闻此便还，曰："义自当有难易，其以一卦为限邪？"

【注释】

①名胜：名流。《易》：即《周易》，本来是占卜书，后来被儒家及道家奉为经典，所以又称《易经》，内容包括六十四卦的卦辞和对它的注述。

【译文】

宣武侯桓温聚集各位名流讲解《周易》，每天解说一卦。简文帝司马昱想去听，一听说是这样讲解就回来了，说道："卦的义理自然是有难有易的，怎么能限定每天讲解一卦呢？"

【原文】

30.　有北来道人好才理①，与林公相遇于瓦官寺②，讲《小品》③。于时竺法深、孙兴公悉共听④。此道人语，屡设疑难，林公辩答清析，辞气俱爽。此道人每辄摧屈⑤。孙问深公："上人当是逆风家⑥，向来何以都不言？"深公笑而不答。林公曰："白旃檀非不馥⑦，焉能逆风？"深公得此义，夷然不屑。

【注释】

①才理：哲理。

②瓦官寺：东晋著名佛寺，位于建康（今江苏南京）西南。

③《小品》：佛经《小品般若波罗密经》的省称，和《摩诃般若波罗密经》同属辩空经经典，因为前者简略，所以称为小品，后者详富，又称为大品。

④竺法深：参《德行》30注①。孙兴公：孙绰，字兴公，参《言语》84注①。

⑤摧屈：受挫而屈服。

⑥上人：对和尚的尊称。逆风家：虽处下风但敢于顶风前进的人。

⑦白旃（zhān沾）檀：一种名贵香木，俗称檀香。

【译文】

有位从北方来的和尚喜欢哲理，他和支道林在瓦官寺相遇，一起讲论《小品》。当时竺法深、孙兴公等人都去听讲。这位和尚谈

论时，屡次设下疑难问题，支道林的答辩清楚明晰，言辞语调都很爽朗。这位和尚总是被驳倒。孙兴公问竺法深："上人应当是逆风家，刚才为什么一句话都不说？"竺法深笑而不答。支道林说："白檀香并不是不香，但逆风哪能闻到呢？"竺法深懂得这话的含义，泰然自若，不屑分辩。

【原文】

31. 孙安国往殷中军许共论，往反精苦①，客主无间。左右进食，冷而复暖者数四②。彼我奋掷麈尾，悉脱落满餐饭中，宾主遂至莫忘食③。殷乃语孙曰："卿莫作强口马④，我当穿卿鼻！"孙曰："卿不见决鼻牛⑤，人当穿卿颊⑥！"

【注释】

①精苦：指专心一意，费尽心思。

②数四：数次，三番五次。

③莫：同"暮"。

④强（jiàng 匠）口马：倔强的马，比喻嘴硬的人。

⑤决鼻牛：挣裂鼻子的牛。

⑥人：这里的意思指"我"。

【译文】

孙安国到中军将军殷浩的住所共同谈论，反复辩难，竭尽心力，客主双方都没有漏洞。侍从送上饭菜，摆冷后又重热过已经有好几次。双方奋力地挥动麈尾，以致麈毛全都脱落到饭菜之中，宾主一直到日落时分也没有想起吃饭。殷浩便对孙安国说："你不要当强口马，我将要穿起你的鼻子！"孙安国说："你没见过豁了鼻子的牛吗，我将要穿透你的面颊！"

【原文】

32. 《庄子·逍遥》篇[①]，旧是难处，诸名贤所可钻味，而不能拔理于郭、向之外[②]。支道林在白马寺中[③]，将冯太常共语[④]，因及《逍遥》。支卓然标新理于二家之表[⑤]，立异义于众贤之外，皆是诸名贤寻味之所不得。后遂用支理。

【注释】

①《庄子·逍遥》篇：《庄子》中的首篇，论述以无己无待、任性自然而达到闲适自得、逍遥自乐的境界。

②郭、向：郭象、向秀。二人都曾给《庄子》作过注。

③白马寺：东汉明帝永平十一年（公元68年）在洛阳建白马寺，是佛教传入中国后最早的寺院。据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引程炎震说，这里的白马寺在余杭（今浙江杭州北）。

④将：与；同。冯太常：冯怀，字祖思，官至太常。

⑤卓然：卓越；超出一般。

【译文】

《庄子·逍遥游》一篇，历来是难点，也是值得名流们钻研寻味的地方，但是对它义理的解说却不能超过郭象、向秀。支道林在白马寺中和太常冯怀共同谈论，便谈到《逍遥游》。支道林在郭、向两家的解释之外，绝妙地揭示出新颖的义理，在各位名流之外提出不同的见解，这都是名流们探求寻味时没有能得到的。后来大家就采用了支道林阐明的义理。

【原文】

33. 殷中军尝至刘尹所[①]，清言良久，殷理小屈，游

辞不已[②]，刘亦不复答。殷去后，乃云："田舍儿强学人作尔馨语[③]！。"

【注释】

①刘尹：刘惔，字真长。

②游辞：虚浮不着边际的话。

③田舍儿：乡巴佬。

【译文】

中军将军殷浩曾经到丹阳尹刘惔那里，清谈了很久，殷浩的道理略显不足，不停地说些不着边际的话，刘惔也不再答辩。殷浩走后，刘惔就说："乡巴佬硬要学别人作这样的谈论！"

【原文】

34. 殷中军虽思虑通长，然于才性偏精[①]。忽言及《四本》[②]，便苦汤池铁城[③]，无可攻之势[④]。

【注释】

①才性：指关于才、性涵义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论。偏：特别；最。

②《四本》：即《四本论》，参本门5则注①。

③苦：当据影宋本作"若"。汤池铁城：满是沸水的护城河和铁铸的城墙，比喻坚固的堡垒。

④势：时机。

【译文】

中军将军殷浩虽然才思精深渊博，但是独对于才性关系的问题特别精到。他随意地谈到《四本论》，就好像汤池铁城，没有可以被人攻破的机会。

【原文】

35. 支道林造《即色论》[①]，论成，示王中郎[②]，中郎都无言。支曰："默而识之乎[③]？"王曰："既无文殊[④]，谁能见赏？"

【注释】

①《即色论》：佛学著作，阐述"色即是空"的道理。

②王中郎：王坦之，参《言语》72注①。

③默而识（zhì志）之：语出《论语·述而》，意思是默默地把它记在心里。

④"既无"二句：既然没有文殊那样的人，那么谁能赏识我默然无言的真正用意呢？文殊，菩萨名。据《维摩诘经》记载，文殊问维摩诘："何者是菩萨入不二法门？"当时维摩诘默然无言，文殊便赞叹道："是真入不二法门也。"不二法门是直接入道，不可言传的一种修行方法，文殊由维摩诘的默然无言便知道他真正领悟了不二法门。

【译文】

支道林撰写《即色论》，写成以后，拿给北中郎将王坦之看，王坦之一句话都没讲。支道林说："你默默地记住了吧？"王坦之说："既然没有文殊菩萨，谁能赏识我的意思呢？"

【原文】

36. 王逸少作会稽[①]，初至，支道林在焉。孙兴公谓王曰："支道林拔新领异，胸怀所及，乃自佳，卿欲见不？"王本自有一往隽气[②]，殊自轻之。后孙与支共载往王许，王都领域[③]，不与交言。须臾支退。后正值王当行，车已在门，支语王曰："君未可去，贫道与君小语。"因论《庄子·逍遥游》。支作数千言，才藻新奇，花烂映发。王遂披

襟解带④，留连不能已。

【注释】

①王逸少：王羲之，字逸少，参《言语》62 注①。

②一往：一向。隽：同“俊”。

③领域：这里指自己管束住自己，不与人接交，比喻故作矜持。

④披襟解带：打开衣襟，解开衣带，比喻敞开胸怀，直陈己见。

【译文】

王逸少担任会稽内史，刚到任，支道林也在这里。孙兴公对王逸少说：“支道林的见解能够标新立异，心里所考虑到的实在美妙，你想见见他吗？”王逸少一向就有卓越的才气，很轻视支道林。后来孙兴公和支道林一同乘车到王逸少那里去，王逸少完全是故作矜持，不和他交谈。不一会儿支道林就告辞了。后来有次正遇上王逸少将要外出，车子已经停在门口，支道林对王逸少说：“您不能走，我想和您略微谈几句话。”于是就谈论到《庄子·逍遥游》。支道林谈了洋洋数千言，才气辞藻新奇不凡，有如繁花灿烂，相映生辉。王逸少终于敞开胸怀，直抒己见，并且留连不止。

【原文】

37. 三乘佛家滞义①，支道林分判，使三乘炳然②。诸人在下坐听，皆云可通。支下坐，自共说，正当得两，入三便乱。今义弟子虽传，犹不尽得。

【注释】

①三乘：佛教用语，指声闻乘、缘觉乘和菩萨乘，是三种浅深不同的得道解脱的修行途径，三种途径好比所乘的三种车子，所以叫三乘。滞义：晦涩难解的含义。

②炳然：显明的样子。

【译文】

三乘的教义是佛教中晦涩难解的内容，支道林详加分析，使三乘内容显明。他登座宣讲时，大家在下面听讲，都说能够通晓。支道林下了讲坛后，大家自己互相解说，只能懂得两乘，进入三乘就混乱了。现在的三乘教义，弟子们虽然得到传授，但仍然不能全都理解。

【原文】

38. 许掾年少时[①]，人以比王苟子[②]，许大不平。时诸人士及于法师并在会稽西寺讲[③]，王亦在焉。许意甚忿，便往西寺与王论理，共决优劣。苦相折挫，王遂大屈。许复执王理，王执许理，更相覆疏[④]，王复屈。许谓支法师曰："弟子向语何似？"支从容曰："君语佳则佳矣，何至相苦邪？岂是求理中之谈哉[⑤]？"

【注释】

①许掾：许询，曾任司徒掾，参《言语》69注①。

②王苟子：王脩，字敬仁，小字苟子，王濛的儿子。

③于法师：当作"支法师"，即支道林。法师是对和尚的尊称。西寺：东晋佛寺名，即光相寺，在会稽（今浙江绍兴）城西。

④覆疏：反复陈述分辩。

⑤理中：中肯的道理。

【译文】

司徒掾许询年轻时，人们将他和王苟子相提并论，许询很不服气。当时各位名士和支道林法师都在会稽的西寺讲说，王苟子

也在这里。许询心中很恼怒，便到西寺去和王苟子辩论玄理，要决出优劣。两人都竭力折服对方，王苟子最终大受挫折。随后许询又反过来用王苟子的道理，王苟子用许询的道理，再度互相反复陈述，王苟子又被挫败。许询问支道林说："我刚才的谈论怎么样？"支道林不经意地回答说："您的谈论好是好，但是哪至于要困辱对方呢？这难道是探求真理的谈法吗？"

【原文】

39. 林道人诣谢公①，东阳时始总角②，新病起，体未堪劳，与林公讲论，遂至相苦。母王夫人在壁后听之，再遣信令还③，而太傅留之。王夫人因自出，云："新妇少遭家难④，一生所寄，唯在此儿。"因流涕抱儿以归。谢公语同坐曰："家嫂辞情慷慨⑤，致可传述⑥，恨不使朝士见！"

【注释】

①林道人：支道林和尚。

②东阳：指谢朗，参《言语》71注①。

③信：信使，这里指传话的人。

④新妇：妇女自称。少遭家难：这里指早寡。

⑤慷慨：情绪激昂。

⑥致：通"至"，最。

【译文】

支道林和尚去拜见谢安，东阳太守谢朗当时还在童年，刚刚病好，身体经不住劳累，和支道林探讨辩论，最终到了互相困窘的地步。他母亲王夫人在隔壁听见这些情况，一再派人叫他回去，但太傅谢安却留住了他。王夫人就只好亲自出来，说道："我早年遭遇不幸，一生的寄托，只在这孩子身上。"于是流着眼泪把儿子

抱回去。谢安告诉同座的人说："家嫂言辞情意感慨激昂，最值得传扬，可惜没能让朝中人士听见！"

【原文】

40. 支道林、许掾诸人共在会稽王斋头①，支为法师②，许为都讲。支通一义，四坐莫不厌心③；许送一难，众人莫不抃舞④。但共嗟咏二家之美，不辩其理之所在⑤。

【注释】

①会稽王：指司马昱，封会稽王。

②法师：和尚开讲佛经，一人唱经，一人讲解，主讲者为法师，唱经者为都讲。

③厌心：心服；满足。

④抃（biàn 卞）舞：拍手跳跃，形容十分高兴。

⑤辩：通"辨"，分辨。

【译文】

支道林、司徒掾许询等人共同在会稽王司马昱书房里宣讲佛经，支道林当法师，许询当都讲。支道林每阐发一条义理，满座的人没有谁不心服；许询每提出一个疑难，大家也无不拍手称快。在座的人只是一齐赞颂两家谈论的美妙，并不去辨别两家的义理反映在哪里。

【原文】

41. 谢车骑在安西艰中①，林道人往就语，将夕乃退。有人道上见者，问云："公何处来？"答云："今日与谢孝剧谈一出来②。"

【注释】

①谢车骑：谢玄，死后追赠车骑将军。安西：指谢奕，谢玄的父亲，曾任安西司马，参《德行》33注①。艰：父亲或母亲的丧事。

②谢孝：谢玄服丧守孝，所以称谢孝。孝，等于说孝子。一出：一次；一番。

【译文】

车骑将军谢玄在为父亲安西司马谢奕服丧期间，支道林和尚前往他家和他谈论，快到傍晚才告辞出来。有人在路上遇见支道林，问道："您从哪里来呀？"支道林回答说："今天和谢孝子畅谈了一次来。"

【原文】

42. 支道林初从东出①，住东安寺中②。王长史宿构精理，并撰其才藻③，往与支语，不大当对④。王叙致作数百语⑤，自谓是名理奇藻⑥。支徐徐谓曰："身与君别多年，君义言了不长进。"王大惭而退。

【注释】

①东：支道林原来居住会稽，在京都建康的东面。这一则是说晋哀帝时他从会稽来到京都，但王濛在穆帝时已死，距离此时近二十年了，因此下文所记可能是传闻之误。

②东安寺：东晋时建康的一座佛寺。

③撰（xuǎn 选）：通"选"，选择。

④当对：相当；相匹敌。

⑤叙致：陈说事理。

⑥名理：辨名析理之学，这里指玄学玄理。

【译文】

支道林刚从东面的会稽来到京都时，住在东安寺里。左长史王濛事先构思好精妙的义理，并且挑选了有才思文采的言辞，去和支道林谈论，但还是不大能和支道林相匹敌。王濛陈述事理说了几百句，自认为是玄理中的奇丽辞藻。支道林听后慢悠悠地对他说："我和您分别多年，您的义理言辞全没有一点长进。"王濛十分惭愧地告退了。

【原文】

43. 殷中军读《小品》，下二百签①，皆是精微，世之幽滞②。尝欲与支道林辩之，竟不得。今《小品》犹存。

【注释】

①签：书签。

②幽滞：这里指深奥费解的地方。

【译文】

中军将军殷浩研读佛经《小品》，在书中加了二百个书签作标记，都是些含义深奥、当世难以通晓的地方。他曾经想和支道林辩明这些问题，最终未能如愿。现在《小品》依然留存着。

【原文】

44. 佛经以为祛练神明①，则圣人可致②。简文云："不知便可登峰造极不？我陶练之功③，尚不可诬。"

【注释】

①祛（qū 屈）练：净化思虑，修练智慧。神明：精神；智慧。

②圣人：佛教称佛为圣人。

③陶练：陶冶修练。

【译文】

佛经认为净化思虑、修练智慧，就可以成佛。简文帝司马昱说："不知是否就可以达到最高的境界？不过，陶冶修练的功效，还是不可以抹杀的。"

【原文】

45. 于法开始与支公争名①，后情渐归支，意甚不分②，遂遁迹剡下③。遣弟子出都，语使过会稽。于时支公正讲《小品》。开戒弟子："道林讲，比汝至，当在某品中。"因示语攻难数十番，云："旧此中不可复通。"弟子如言诣支公。正值讲，因谨述开意，往反多时，林公遂屈，厉声曰："君何足复受人寄载来④！"

【注释】

①于法开：晋时高僧，精通佛法，擅长医术。

②不分（fèn 奋）：不平；不服气。

③剡（shàn 扇）下：即剡县，属会稽郡，在郡治山阴县东南，今浙江嵊县。

④寄载：这里指委托。

【译文】

于法开早先和支道林争名，后来众人的心意渐渐倾向支道林，他心里很不服气，就隐居到剡县。有一次，于法开派遣弟子到京都去，嘱咐弟子要他经过会稽郡治山阴。当时支道林正在那里开讲佛经《小品》。于法开告诫弟子说："道林宣讲《小品》，等你到达时，就该讲某品了。"于是教示弟子质疑问难的几十个问题，说

道："照过去的说法，这里面的问题不可能阐发清楚。"弟子按照他的吩咐去拜见支道林。正好遇上支道林宣讲，便谨慎地陈述于法开的见解，双方反复辩论了很久，支道林最终理屈，于是厉声说："您又何必受人委托呢！"

【原文】

46. 殷中军问："自然无心于禀受①，何以正善人少，恶人多？"诸人莫有言者。刘尹答曰："譬如写水著地②，正自纵横流漫，略无正方圆者。"一时绝叹，以为名通③。

【注释】

①自然：天然，即道家认为生成万物的大自然。禀受：指人从大自然那里接受的品性资质。

②写：同"泻"。

③名通：精妙的解释。

【译文】

中军将军殷浩问："大自然并没有存心赋予人类不同的品性资质，为什么世上恰恰是好人少，坏人多？"众人没有谁能解说。丹阳尹刘惔回答说："这好比把水倾泻在地上，只是四处流淌漫延，全没有流成那纯然是方形或圆形的。"一时间大家都极为赞赏，认为是名言。

【原文】

47. 康僧渊初过江①，未有知者，恒周旋市肆②，乞索以自营③。忽往殷渊源许，值盛有宾客，殷使坐，粗与寒温④，遂及义理⑤。语言辞旨，曾无愧色，领略粗举⑥，一往参诣⑦。由是知之。

【注释】

①康僧渊：晋时高僧，本是西域人，生于长安，晋成帝时过江南下。

②周旋：盘桓；游逛。市肆：市场；集市。

③自营：自己谋生。

④寒温：寒暄。

⑤义理：探讨经义名理的学问。

⑥领略：领会。

⑦参诣：达到高深的境界。

【译文】

康僧渊刚到江南时，没有人了解他，经常在集市上游逛，依靠乞讨来养活自己。一天，他突然前往殷渊源那里，正遇上有很多宾客在座，渊源让他坐下，和他稍稍寒暄几句，就谈到义理。康僧渊的言谈意旨，简直毫无愧色，他深刻领会的内容和大略阐释的义理，都直接进入到高深的境界，于是大家就了解了他。

【原文】

48. 殷、谢诸人共集①。谢因问殷："眼往属万形②，万形来入眼不？"

【注释】

①殷、谢：指殷浩、谢安。

②属：通"瞩"，注视。按，这一则《世说新语》原注说："谢有问，殷无答，疑阙文。"

【译文】

殷浩、谢安等人在一起聚会。谢安便问殷浩："眼睛注视着万物的形状，万物的形状是否会进入眼睛中来？"

【原文】

49. 人有问殷中军："何以将得位而梦棺器[1]，将得财而梦矢秽[2]？"殷曰："官本是臭腐，所以将得而梦棺尸；财本是粪土，所以将得而梦秽污。"时人以为名通。

【注释】

①位：指官位、爵位。

②矢：通"屎"。

【译文】

有人问中军将军殷浩："为什么将要得到官位时却梦见棺材，将要得到钱财时却梦见粪便？"殷浩说："官位本来就是腐臭的东西，所以将要得到时就梦见棺材尸体；钱财本来就是粪土，所以将要得到时就梦见污浊的东西。"当时的人认为这是名言。

【原文】

50. 殷中军被废东阳[1]，始看佛经。初视《维摩诘》[2]，疑"般若波罗密"太多[3]；后见《小品》，恨此语少。

【注释】

①"殷中"句：晋穆帝永和九年（公元353年），殷浩以中军将军身份受命北伐，大败而回。次年被桓温奏请废为庶人，于是迁居东阳郡信安县（今浙江衢州）。

②《维摩诘》：即《维摩诘经》，是维摩诘等菩萨以问答形式讲说佛教大乘教义的经典。

③般若波罗密：梵文的音译，意思是最高智慧的完成，是菩萨六种修行方法之一。

【译文】

中军将军殷浩被废为庶人后，迁居到东阳，这时才开始看佛经。看《维摩诘经》，疑惑“般若波罗密”这个词语过多了；后来看《小品》，又可惜这个词语太少了。

【原文】

51. 支道林、殷渊源俱在相王许[①]。相王谓二人：“可试一交言。而才性殆是渊源崤、函之固[②]，君其慎焉！”支初作，改辙远之[③]；数四交，不觉入其玄中。相王抚肩笑曰：“此自是其胜场[④]，安可争锋！”

【注释】

①相王：指司马昱，当时以会稽王身份居相位，所以称相王。

②才性：参本门34注①。崤（xiáo 淆）、函：崤山和函谷关，是战国时秦国的险要关塞，这里用来比喻殷渊源关于才性的阐述无懈可击。

③改辙：本指改变行车途径，这里指改变说话的路子和话题。

④自：本来；原来。胜场：擅长的领域。

【译文】

支道林、殷渊源都在相王司马昱府中。司马昱对两人说：“你们可以试着辩论辩论。但是才性问题恐怕渊源像崤山、函谷关一样坚固，您可要小心啊！”支道林开始谈论时，改换话题来远远避开才性问题；但是几个回合辩论后，不觉就进入了渊源的玄理之中。司马昱拍着肩膀笑道：“这本来是他必胜的地方，您哪里可以和他争锋呢！”

【原文】

52. 谢公因子弟集聚，问：“《毛诗》何句最佳[①]？”遏

称曰[②]："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③]。"公曰："讦谟定命，远猷辰告[④]。"谓此句偏有雅人深致[⑤]。

【注释】

①《毛诗》：即《诗经》，是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的一部诗歌总集。今传《诗经》是由汉代毛亨作注的，所以又称《毛诗》。

②遏：谢玄，小字遏。

③"昔我"四句：语出《诗经·小雅·采薇》，意思是，回想当初出征的时候，杨柳依依随风摆荡；如今回到家乡，大雪纷纷满天飘扬。思，语末助词。雨（yù 预）雪，下雪。

④"讦谟（xūmó 虚模）"二句：语出《诗经·大雅·抑》，意思是建国大计、长远国策一定要及时宣告。讦，大。谟，谋。猷（yóu 由），谋略。辰，按时。

⑤偏：最；特别。

【译文】

谢安趁着子侄们聚会在一起时，问道："《毛诗》里哪一句最好？"谢玄说道："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谢安说："讦谟定命，远猷辰告。"他认为这一句最有高尚人士的深远情致。

【原文】

53. 张凭举孝廉[①]，出都，负其才气，谓必参时彦。欲诣刘尹，乡里及同举者共笑之[②]。张遂诣刘，刘洗濯料事，处之下坐，唯通寒暑，神意不接[③]。张欲自发，无端。顷之，长史诸贤来清言[④]，客主有不通处，张乃遥于末坐判之，言约旨远，足畅彼我之怀，一坐皆惊。真长延之上坐，清言弥日，因留宿。至晓，张退，刘曰："卿且去，正

当取卿共诣抚军⑤。”张还船，同侣问何处宿，张笑而不答。须臾，真长遣传教觅张孝廉船⑥，同侣惋愕。即同载诣抚军，至门，刘前进谓抚军曰：“下官今日为公得一太常博士妙选⑦。”既前，抚军与之话言，咨嗟称善，曰：“张凭勃窣为理窟⑧。”即用为太常博士。

【注释】

①张凭：字长宗，官至御史中丞。孝廉：汉代选拔官吏的科目，魏晋沿用这一制度。方法是每年由郡国向朝廷推荐两名孝顺父母而又品行端正的人，经朝廷考核，酌情授予官职。

②乡里：乡和里都是古代的行政建制单位。这里指家乡人。

③神意不接：心神不专注；不注意。

④长史：指王濛，曾任司徒左长史。

⑤正当：将要；即将。抚军：指简文帝司马昱，曾任抚军将军。

⑥传教：传达教令的人。

⑦下官：下级官吏对上级的自谦的称呼。太常博士：官名，掌管引导乘舆、议定王公以下谥号等事务。

⑧勃窣（sū 苏）：体貌矮小而又步履蹒跚的样子。理窟：比喻义理汇聚之处。

【译文】

张凭被举荐为孝廉后，到京都去，他依仗着自己的才气，认为一定能加入当时名流的行列。他想去拜见丹阳尹刘真长，同乡和同时被举荐的人都讥笑他。张凭到底去拜见了刘真长，刘真长正在洗濯和处理事务，就安排他坐在下座，只是和他寒暄几句，没有把他放在心上。张凭想自己先开口讲话，又找不到个由头。不一会儿，左长史王濛等各位名流来清谈，主客之间有说得不通畅的地方，张凭就远远地在末座上为他们评判，言辞精练而意旨深

远，足以使彼此双方心意舒畅，满座的人都很惊奇。刘真长就请他到上座来坐，和他清谈了一整天，又留他住了一夜。到次日早晨，张凭告辞，刘真长说："你暂且回去，我将邀请你共同去拜见抚军。"张凭回到船上，同伴问他在哪里过夜的，张凭笑而不答。不一会儿，刘真长派人来找张孝廉的船，同伴们感到惊愕。刘真长就和他同乘一辆车去拜见抚军将军司马昱，到了门前，刘真长预先进去对司马昱说："下官今天给您找到一位太常博士的绝好人选。"张凭进去后，司马昱和他谈话，连声赞叹说好，并说："张凭虽然身材矮小，步履蹒跚，但却是义理汇聚之处。"当即任用他做了太常博士。

【原文】

54. 汰法师云①："六通、三明同归②，正异名耳。"

【注释】

①汰法师：竺法汰，晋时名僧。

②六通：佛教所说的六种神通力，包括天眼通，见远方之物；天耳通，闻障外之音；身通，飞行隐显；它心通，水镜万虑；宿命通，神知已往；漏尽通，慧解累世。三明：佛教所说的三种得道方法，包括天眼明，能知来世；宿命明，能知前世；漏尽明，能断烦恼。六通和三明名目不同，要旨无异。

【译文】

汰法师说："六通、三明同一归向，只是不同的名称罢了。"

【原文】

55. 支道林、许、谢盛德①，共集王家。谢顾谓诸人："今日可谓彦会。时既不可留，此集固亦难常，当共言咏，以写其怀②。"许便问主人有《庄子》不，正得《渔父》一

篇[3]。谢看题，便各使四坐通[4]。支道林先通，作七百许语，叙致精丽，才藻奇拔，众咸称善。于是四坐各言怀毕，谢问曰："卿等尽不？"皆曰："今日之言，少不自竭。"谢后粗难，因自叙其意，作万余语，才峰秀逸，既自难干[5]，加意气拟托，萧然自得[6]，四坐莫不厌心。支谓谢曰："君一往奔诣[7]，故复自佳耳！"

【注释】

①许、谢：指许询、谢安。下文"王家"的"王"指王濛。

②写：抒发。

③《渔父》：《庄子》中的篇名，内容阐述"保真"思想，批评儒家的礼乐人伦观念。

④通：阐释；阐发。

⑤干：达到。

⑥萧然：洒脱。

⑦奔诣：意思是直指问题的实质。

【译文】

支道林、许询、谢安等人都有美好的德行，共同聚集王濛家中。谢安环顾四座对大家说："今天可以说是群贤聚会。时光既不可留住，这样的聚会当然也难常有，大家应当共同谈论吟咏，来抒发自己的情怀。"许询便问主人是否有《庄子》，拿来后，正好翻到《渔父》一篇。谢安看看题目，便叫大家各自阐发义理。支道林先讲，说了七百来句话，陈说事理精妙优美，才情辞藻奇妙脱俗，大家全都称好。于是在座的人各自讲了自己的心得，谢安问道："各位讲完了没有？"大家都说："今天的谈论，很少有尚未尽意的了。"谢安然后大略地提出一些疑难问题，随后叙述了自己的意见，洋洋一万余言，文才高妙秀逸，已是难以企及，加上情

意别有寄托，洒脱自如，满座的人无不心满意足。支道林对谢安说："您尽情抒发，紧紧围绕主题，确实美妙啊！"

【原文】

56. 殷中军、孙安国、王、谢能言诸贤[1]，悉在会稽王许。殷与孙共论《易象妙于见形》[2]，孙语道合[3]，意气干云，一坐咸不安孙理，而辞不能屈。会稽王慨然叹曰："使真长来，故应有以制彼。"即迎真长，孙意己不如。真长既至，先令孙自叙本理，孙粗说己语，亦觉殊不及向。刘便作二百许语，辞难简切，孙理遂屈。一坐同时拊掌而笑[4]，称美良久。

【注释】

①王、谢：指王濛、谢尚。

②《易象妙于见形》：即《易象妙于见形论》，孙盛撰写，今已失传。

③道：这里指道家思想。

④拊掌：拍手。

【译文】

中军将军殷浩、孙安国、王濛、谢尚这些善于清谈的名士，都聚集在会稽王司马昱那里。殷浩和孙安国一起辩论《易象妙于见形论》，孙安国谈论时把它和道家思想结合起来，显得意气飞扬，满座的人都不同意孙安国的道理，但是言辞上又不能驳倒他。司马昱感慨地叹息道："如果真长来，自然该有办法制服他。"随即就去请刘真长，孙安国也意识到自己不如刘真长。真长来到后，先叫孙安国说说自己原先的理由，孙安国大略复述了自己的话，也觉得大大比不上刚才讲的。刘真长便讲了二百来句话，论述和质

疑简要贴切，孙安国的道理就被挫败了。满座的人同时鼓掌欢笑，赞美不已。

【原文】

57. 僧意在瓦官寺中[①]，王苟子来，与共语，便使其唱理[②]。意谓王曰："圣人有情不？"王曰："无。"重问曰："圣人如柱邪？"王曰："如筹算[③]，虽无情，运之者有情。"僧意云："谁运圣人邪？"苟子不得答而去。

【注释】

①僧意：东晋和尚名，生平不详。

②唱理：这里指首先阐述玄理。

③筹算：计算用的筹码。

【译文】

意和尚住在瓦官寺中，王苟子来和他一起谈论玄理，便要他先发言。意和尚问王苟子说："圣人有感情没有？"王苟子说："没有。"意和尚又问道："圣人像柱子一样吗？"王苟子说："像筹码，虽然没有感情，但是运用它的人有感情。"意和尚又问："谁来运用圣人呢？"王苟子回答不出就离开了。

【原文】

58. 司马太傅问谢车骑[①]："惠子其书五车[②]，何以无一言入玄？"谢曰："故当是其妙处不传[③]。"

【注释】

①司马太傅：指司马道子，曾任太傅，参《言语》98注①。

②惠子：惠施，战国时宋国人，名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哲学思想由

于过分夸大事物的同一性，结果往往流于诡辩。

③故当：表示推测，相当于“大概”、“可能”。

【译文】

太傅司马道子问车骑将军谢玄：“惠子的著作有五车之多，为什么没有一句话谈到玄学？”谢玄回答说：“或许是因为其中绝妙的地方没有流传下来。”

【原文】

59. 殷中军被废，徙东阳，大读佛经，皆精解，唯至“事数”处不解①。遇见一道人，问所签②，便释然③。

【注释】

①事数：佛教用语，指带数字的术语，例如五阴、十二入、四谛等。

②所签：指插书签作标记的疑难之处。

③释然：心中疑惑消除掉的样子。

【译文】

中军将军殷浩被废为庶人后，迁居东阳，大量阅读佛经，都能深入理解，只有读到“事数”的地方弄不明白。后来遇见一个和尚，就把自己的疑难之处拿出来请教，疑问便都消除了。

【原文】

60. 殷仲堪精核玄论①，人谓莫不研究。殷乃叹曰：“使我解《四本》，谈不翅尔②。”

【注释】

①精核：详尽查考研究。

②不翅：同“不啻”，不仅。

【译文】

殷仲堪详尽地考查研究了道家学说，人们说他没有哪个方面不研究的。殷仲堪却感叹地说：“假使我能解释《四本论》，言谈就不只是目前这样了。”

【原文】

61. 殷荆州曾问远公①：“《易》以何为体？”答曰：“《易》以感为体。”殷曰：“铜山西崩，灵钟东应②，便是《易》耶？”远公笑而不答。

【注释】

①远公：慧远和尚，是晋时高僧。

②“铜山”二句：据《汉书·东方朔传》记载，汉武帝时，未央宫前殿钟无故自鸣，三日三夜不止。东方朔解释说，铜是山之子，山是铜之母，母子感应，因山有崩塌，所以钟才先鸣。后果然有报告说南郡山崩。又据《樊英别传》记载，汉顺帝时宫殿里铜钟自鸣，后得知蜀地山崩。

【译文】

荆州刺史殷仲堪问慧远：“《周易》认为什么是本体？”慧远回答说：“《周易》认为感应是本体。”殷仲堪又问：“铜山在西边崩塌了，灵钟在东边就有感应，这就是《周易》吗？”慧远含笑没有回答。

【原文】

62. 羊孚弟娶王永言女①。及王家见婿，孚送弟俱往。时永言父东阳尚在②，殷仲堪是东阳女婿，亦在坐。孚雅

善理义，乃与仲堪道《齐物》[3]。殷难之，羊云："君四番后当得见同。"殷笑曰："乃可得尽[4]，何必相同！"乃至四番后一通。殷咨嗟曰："仆便无以相异！"叹为新拔者久之。

【注释】

①羊孚：参《言语》104注①。王永言：王讷之，字永言，官至御史中丞。

②东阳：指王临之，字仲产，官至东阳太守。

③《齐物》：即《齐物论》，《庄子》中的篇名。

④乃：这里的意思是只要。

【译文】

羊孚的弟弟娶王永言的女儿为妻。到王家要见女婿的时候，羊孚送他弟弟一起到王家。当时王永言的父亲东阳太守王临之还在世，殷仲堪是王临之的女婿，也在座。羊孚很善于谈论名理，就和殷仲堪谈论起《庄子》中的《齐物论》来。殷仲堪反驳羊孚，羊孚说："您几个回合以后将会和我的见解相同。"仲堪笑着说："只要能够说尽，哪里一定要相同！"到了几个回合以后，两个人见解竟完全相通了。殷仲堪慨叹说："我再也无法和你对立了！"并且长时间地赞叹羊孚是后起之秀。

【原文】

63. 殷仲堪云："三日不读《道德经》[1]，便觉舌本间强[2]。"

【注释】

①《道德经》：即《老子》。

②舌本间强（jiàng 匠）：指清谈时说话不流畅。强，僵硬而不灵活。

【译文】

殷仲堪说："三天不读《道德经》，就会觉得舌根处僵硬。"

【原文】

64. 提婆初至①，为东亭第讲《阿毗昙》②。始发讲，坐裁半③，僧弥便云④："都已晓。"即于坐分数四有意道人⑤，更就余屋自讲。提婆讲竟，东亭问法冈道人曰⑥："弟子都未解⑦，阿弥那得已解？所得云何？"曰："大略全是，故当小未精核耳⑧。"

【注释】

①提婆：僧伽提婆，东晋时来自西域的高僧。

②东亭：指王珣，参《言语》102 注②。《阿毗昙》：佛经名，指《阿毗昙八犍度论》或《阿毗昙心论》。

③裁：通"才"，仅仅。

④僧弥：王珉，小字僧弥，下文称"阿弥"，王珣的弟弟，参《政事》24 注③。

⑤有意：有才智；有见识。

⑥法冈道人：东晋僧人，姓氏生平不详。

⑦弟子：对僧人谦称自己。

⑧故当：只；只是。

【译文】

提婆和尚刚到，被请往东亭侯王珣家中讲解《阿毗昙经》。刚刚首次宣讲，坐到中途，王僧弥就说："我已经全都明白了。"随即在座中分出几个有见解有悟性的和尚，另到其他房间里自己讲解。提婆讲结束后，王珣问法冈和尚说："我还全都没有理解，阿

弥那能已经理解了呢？他所理解的怎么样？”法冈和尚说：“大致都正确，只是稍微不够精细详尽罢了。”

【原文】

65. 桓南郡与殷荆州共谈，每相攻难，年余后，但一两番。桓自叹才思转退①，殷云：“此乃是君转解。”

【注释】

①转：渐渐。

【译文】

南郡公桓玄和荆州刺史殷仲堪共同谈论，常常互相辩难，一年多后，少到只偶尔有一两次。桓玄自己慨叹才思渐渐退步了，殷仲堪说：“这其实是您渐渐悟解了。”

【原文】

66. 文帝尝令东阿王七步中作诗①，不成者行大法②。应声便为诗曰：“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萁在釜下然，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③！”帝深有惭色。

【注释】

①文帝：指魏文帝曹丕，参《言语》10注②。东阿王：指曹植，字子建，曹丕的同母弟，曾封为东阿王，后进封陈王，死后谥为思，世称陈思王。早年曾以文才受父曹操宠爱，后备受曹丕父子猜忌，郁闷而死。

②大法：指死刑。

③“煮豆”六句：意思是，煮熟豆子做成羹，滤去豆瓣留下汁。豆茎在锅下燃烧，豆子在锅中哭泣；本来就是同根生长，相互煎熬为何这般迫急！羹，稠汤。漉（lù鹿），过滤。菽（shū叔），豆类。萁（qí齐），豆茎。釜（fǔ

斧），锅。然，同“燃”。

【译文】

魏文帝曹丕曾经命令东阿王曹植在走完七步路的时间里作成一首诗，作不成的话就要执行死刑。曹植随声就作成一首诗：“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萁在釜下然，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文帝听后深感惭愧。

【原文】

67．魏朝封晋文王为公①，备礼九锡②，文王固让不受。公卿将校当诣府敦喻③，司空郑冲驰遣信就阮籍求文④。籍时在袁孝尼家⑤，宿醉扶起，书札为之⑥，无所点定⑦，乃写付使。时人以为神笔。

【注释】

①晋文王：司马昭，参《德行》15 注①。魏废帝曹髦时，司马昭专政，蓄意夺取政权，曹髦被迫封他为晋公，加九锡，进位相国，司马昭假意谦让不受，曹髦气愤地说：“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魏元帝曹奂时又封司马昭为晋公，加九锡，进位相国，他又辞让，朝中文武官员劝进，方才接受。文中所述就是指这件事。公：古代爵位分公、侯、伯、子、男五等，公是第一等。

②九锡（cì 赐）：天子赐给卓有功勋的诸侯大臣车马、衣物、器乐等九种器物，是一种最高的礼遇。

③公卿将校：指朝廷中的高级文武官员。公卿即三公九卿，这里指朝廷大员。将校即将军校尉，这里指高级武官。敦喻：敦促；劝说。

④郑冲：参《政事》6 注②。阮籍：参《德行》15 注①。求文：指请阮籍写劝进文。

⑤袁孝尼：袁准，字孝尼，为人忠信正直，自甘淡泊。入晋后，官至给事中。

⑥札：书写用的木片。

⑦点定：这里指修改文稿。

【译文】

魏朝封晋文王司马昭为晋公，准备了加九锡的礼物，司马昭坚决推辞，不肯接受。朝中文武大臣将要到司马昭府上劝进，这时司空郑冲急速派人去阮籍那里请写劝进文。阮籍当时在袁孝尼家中，前一天晚上酒醉未醒，被扶起来，在木札上草拟文稿，完稿后，无所修改，就誊清交给来的使者。当时人们认为他是神笔。

【原文】

68. 左太冲作《三都赋》初成[①]，时人互有讥訾[②]，思意不惬。后示张公[③]，张曰："此二京可三[④]。然君文未重于世，宜以经高名之士。"思乃询求于皇甫谧[⑤]。谧见之嗟叹，遂为作叙。于是先相非贰者[⑥]，莫不敛衽赞述焉[⑦]。

【注释】

①左太冲：左思，字太冲，晋人，外貌丑陋，但博学能文，曾花十年时间写成《三都赋》(分别描写三国时蜀都益州、吴都建业、魏都邺的山川风物、政治经济等情况)，世人竞相传写，一时洛阳纸贵。

②讥訾（zǐ子）：讥笑指责。

③张公：张华，参《德行》12注③。

④二京：指东汉班固的《两都赋》和张衡的《二京赋》，都是著名的文章。两都、二京，都是指汉代西都长安和东都洛阳。

⑤皇甫谧（mì密）：字士安，博览群书，名望很高，朝廷屡次召他为官，均未就职。

⑥非贰：非议；不以为然。

⑦敛衽（rèn认）：整理衣襟，表示恭敬。

【译文】

左太冲撰写《三都赋》刚刚完成，当时的人交相非议，左太冲心中很不愉快。后来他把文章拿给张华看，张华说："这可以和《两都赋》、《二京赋》鼎足而三。可是您的文章尚未在社会上受到重视，应拿去通过享有盛名的人士推荐。"左太冲便请教并求助于皇甫谧。皇甫谧看了这篇赋后，大加赞扬，就为它写了序文。于是先前非议这篇赋的人，无不恭恭敬敬地赞扬传述它。

【原文】

69. 刘伶著《酒德颂》①，意气所寄②。

【注释】

①刘伶：字伯伦，魏晋之交沛国（治所在今安徽濉溪西北）人，"竹林七贤"之一，放荡不羁，嗜酒如命，信奉老庄思想，主张无为而治。

②意气：志向情趣。

【译文】

刘伶撰写《酒德颂》，是他志向情趣的寄托。

【原文】

70. 乐令善于清言，而不长于手笔。将让河南尹①，请潘岳为表②。潘云："可作耳，要当得君意③。"乐为述己所以为让，标位二百许语④。潘直取错综⑤，便成名笔。时人咸云："若乐不假潘之文，潘不取乐之旨，则无以成斯矣。"

【注释】

①河南尹：河南郡（治所在今河南洛阳东北）的行政长官。

②潘岳：字安仁，参《言语》107 注③。

③要当：总归。

④标位：揭示；阐释。

⑤错综：组织；整理。

【译文】

尚书令乐广善于清谈，却不擅长写文章。他想辞去河南尹的职务，请潘岳代写奏章。潘岳说："可以写，但总归要知道你的想法。"乐广便对他讲了自己辞职的原因，说了二百来句话。潘岳径直取来加以整理编排，便成了一篇名作。当时的人都说："如果乐广不借助潘岳的文辞，潘岳不采用乐广的意旨，就无法写成这样的好文章。"

【原文】

71. 夏侯湛作《周诗》成[①]，示潘安仁，安仁曰："此非徒温雅，乃别见孝悌之性[②]。"潘因此遂作《家风诗》[③]。

【注释】

①夏侯湛：参《言语》65 注②。《周诗》：《诗经·小雅》中的六首诗，原诗失传，有目无篇，夏侯湛用其篇名另外作诗，也称为《周诗》。

②孝悌（tì 替）：对父母孝顺，对兄长敬爱。

③《家风诗》：潘岳所作，叙述他祖先的盛德并自我劝戒。

【译文】

夏侯湛写成《周诗》，拿给潘安仁看，安仁说："这些诗不但写得温和典雅，而且也另可看出孝顺友爱的天性。"潘安仁于是也写了《家风诗》。

【原文】

72. 孙子荆除妇服①，作诗以示王武子②。王曰："未知文生于情，情生于文③？览之凄然，增伉俪之重④。"

【注释】

①孙子荆：孙楚，字子荆，参《言语》24注①。

②王武子：王济，字武子，参《言语》24注①。

③"未知"二句：王武子的意思是称赞孙楚的诗文情并茂。文，指文辞。情，指感情。

④伉俪（kàng lì 抗丽）：夫妇。

【译文】

孙子荆为妻子服丧期满后，写诗拿给王武子看。王武子说："真不知道文采是由感情激发出来的呢，还是感情由文采呈现出来的？看了这首诗令人感到悲伤，从而增加了对夫妇情义的珍重。"

【原文】

73. 太叔广甚辩给①，而挚仲治长于翰墨②，俱为列卿③。每至公坐，广谈，仲治不能对；退，著笔难广④，广又不能答。

【注释】

①太叔广：字季思，晋人，曾任太常博士。辩给（jǐ 脊）：有口才；能言善辩。

②挚仲治：挚虞，字仲治，官至太常卿。翰墨：笔墨，借指撰写文章。

③列卿：众卿，即卿一级的官员。

④著笔：写文章。笔，文章，这里特指无韵的散文。

【译文】

太叔广非常有口才，挚仲治却擅长写文章，二人都官居卿位。每当公开聚会时，太叔广谈论，仲治不能应对；仲治回去写成文章反驳太叔广，太叔广又不能回答。

【原文】

74. 江左殷太常父子并能言理①，亦有辩讷之异②。扬州口谈至剧③，太常辄云："汝更思吾论。"

【注释】

①殷太常：殷融，字洪远，官至太常卿。太常，九卿之一，掌管祭祀礼乐。父子：这里指叔侄。殷融和殷浩是叔侄关系，六朝时习称为父子。

②辩：能言善辩。讷：言语迟钝。

③扬州：指殷浩，曾任扬州刺史。剧：指言辞锋利。

【译文】

东晋时的太常卿殷融和扬州刺史殷浩叔侄二人都能谈玄理，但也有能言善辩和不善言辞的分别。殷浩辩论快捷利落，殷融则总是说："你再想想我的看法。"

【原文】

75. 庾子嵩作《意赋》成。从子文康见①，问曰："若有意邪，非赋之所尽②；若无意邪，复何所赋？"答曰："正在有意无意之间。"

【注释】

①文康：庾亮，谥号文康。

②赋：本是诗歌的表现方法之一，特点是铺叙直陈，汉魏六朝时发展成

为一种韵文文体，仍然具有叙事成分多抒情成分少的特点。下文的“赋”字用作动词，指写赋。

【译文】

庾子嵩写成了《意赋》。他的侄儿庾亮见到后，问道：“如果有心意的话，不是赋体能表达得尽的；如果没有心意的话，又写赋做什么呢？”庾子嵩回答说：“恰恰是在有意和无意之间。”

【原文】

76. 郭景纯诗云①：“林无静树，川无停流②。”阮孚云③：“泓峥萧瑟④，实不可言。每读此文，辄觉神超形越。”

【注释】

①郭景纯：郭璞，字景纯，博学有才，精通五行、天文、占卜之术，曾给《尔雅》、《方言》、《山海经》等书作注，是晋代著名的学者。

②“林无”二句：意思是山林中没有静止不动的树木，江河中没有停滞不前的水流。

③阮孚：字遥集，晋人，阮籍的儿子，为人放荡不羁，嗜酒纵情，曾任侍中、吏部尚书、丹阳尹。

④泓峥：水声宏大。萧瑟：风吹树木的声音。

【译文】

郭景纯的诗写道：“林无静树，川无停流。”阮孚说：“水流汹涌，林涛啸鸣，确实不可言传。每当读到这诗句，总是觉得精神和形体都超然物外了。”

【原文】

77. 庾阐始作《扬都赋》①，道温、庾云②：“温挺义之

标，庾作民之望。方响则金声，比德则玉亮③。”庾公闻赋成，求看，兼赠贶之④。阐更改“望”为“俊”，以“亮”为“润”云⑤。

【注释】

①庾阐：字仲初，曾任散骑侍郎、零陵太守、给事中。《扬都赋》：庾阐仿班固、张衡和左思的作品而作，铺陈东晋都城、扬州治所建康（今江苏南京）的山川风物、都市繁华等情况。

②温、庾：指温峤、庾亮。温峤，参《言语》35 注②。

③“温挺”四句：意思是温峤树立起道义的准则，庾亮是百姓所仰望的人。拿声音来比拟，他们像铜钟的音响那样铿锵激越；比拟其品德，那就像宝玉一样晶莹发亮。

④赠贶（kuàng 况）：馈赠。

⑤“阐更”二句：因“亮”字触犯了庾亮的名讳，所以要改“亮”为“润”。又因为押韵的原因，把原来和“亮”同韵的“望”字改和“润”同韵的“俊”字。云，句末语气词，无义。

【译文】

庾阐当初写《扬都赋》，评论温峤、庾亮说：“温挺义之标，庾作民之望。方响则金声，比德则玉亮。”庾亮听说赋写成了，要求看看，同时希望赠送给自己。于是庾阐又把文中的“望”改为“俊”，把“亮”改为“润”。

【原文】

78. 孙兴公作《庾公诔》①，袁羊曰②：“见此张缓③。”于时以为名赏。

【注释】

①《庾公诔》：叙述庾亮生平德行以表示哀悼的文章。诔，哀悼死者的一种文体。

②袁羊：参《言语》90注④。

③张缓：义同“张弛”，紧张和轻松，比喻处理政务能适当调节，有张有弛。

【译文】

孙兴公写《庾公诔》，袁羊说：“能从这里面看出有张有弛的节奏。”当时人们认为这是有名的鉴赏。

【原文】

79. 庾仲初作《扬都赋》成，以呈庾亮，亮以亲族之怀，大为其名价，云可三《二京》，四《三都》。于此人人竞写，都下纸为之贵①。谢太傅云：“不得尔，此是屋下架屋耳。事事拟学，而不免俭狭②。”

【注释】

①都下：京城，这里指东晋京都建康。

②俭狭：贫乏，狭隘。

【译文】

庾仲初写成了《扬都赋》，把它呈送给庾亮，庾亮出于同宗的情意，高度评定它的声价，说这篇赋可以同《二京赋》并列而成“三京”，同《三都赋》并列而成“四都”。于是人人争着传抄，京都的纸价也因此而高涨。太傅谢安说：“不能这样，这是在高屋之下架屋啊。写文章处处模仿，就免不了内容贫乏而眼界狭窄。”

【原文】

80. 习凿齿史才不常①，宣武甚器之，未三十，便用为荆州治中②。凿齿谢笺亦云③："不遇明公，荆州老从事耳④！"后至都见简文⑤，返命，宣武问："见相王何如？"答云："一生不曾见此人。"从此忤旨⑥，出为衡阳郡⑦，性理遂错⑧。于病中犹作《汉晋春秋》⑨，品评卓逸。

【注释】

①习凿齿：参《言语》72注①。

②治中：官名，为州刺史的助理，掌管文书案卷。

③谢笺：感谢的信。

④从事：官名，州刺史的属官。习凿齿先任州从事，桓温一年之内提拔他三次，最后升任治中。

⑤简文：简文帝司马昱。这时他以会稽王身份任丞相，所以下文称为"相王"。

⑥忤旨：指违反了桓温的心意。桓温心怀篡逆，听到习凿齿赞美司马昱就不乐意。

⑦衡阳：郡名，治所在湘乡（今湖南湘潭西）。

⑧性理：神志。

⑨《汉晋春秋》：习凿齿所著的史书，推尊蜀汉，贬抑曹魏，暗中讥讽桓温有篡权之心。

【译文】

习凿齿史学才能不平凡，宣武侯桓温很器重他，还没到三十岁，就任用他做了荆州治中。凿齿给桓温的答谢信中也说："如果不是得到您的知遇，我不过是荆州的老从事罢了！"后来他到京都去见相王司马昱，回来汇报时，桓温问："见了相王，觉得他怎么样？"习凿齿回答说："一生中尚未见过这样的人！"由这件事违逆了桓温的心意，被调出担任衡阳太守，此后神志就错乱了。他在

病中还撰写了《汉晋春秋》，对人物史实的评议，见解高超。

【原文】

81．孙兴公云："《三都》、《二京》，五经鼓吹[①]。"

【注释】

①五经：儒家五种经典著作，即《诗经》、《尚书》、《周礼》、《周易》、《春秋》。鼓吹：本指用鼓、钲、箫、笳等乐器合奏的乐曲，这里借指宣扬、辅助某种事物的东西。

【译文】

孙兴公说："《三都赋》、《二京赋》，是宣扬五经的作品。"

【原文】

82．谢太傅问主簿陆退[①]："张凭何以作母诔，而不作父诔？"退答曰："故当是丈夫之德[②]，表于事行[③]；妇人之美，非诔不显。"

【注释】

①陆退：字黎民，张凭的女婿，官至光禄大夫。

②丈夫：对成年男子的通称。

③事行：事业。

【译文】

太傅谢安问主簿陆退："张凭为什么只作悼念母亲的诔文，而不作悼念父亲的诔文？"陆退回答说："这当然是因为男子的德行表现在事业之中；而妇女的美德，没有诔文就不能传扬。"

【原文】

83. 王敬仁年十三作《贤人论》[1]，长史送示真长[2]，真长答云："见敬仁所作论，便足参微言[3]。"

【注释】

①王敬仁：王脩，字敬仁。

②长史：指王濛，王敬仁的父亲，曾任司徒左长史。

③参：领悟。微言：精深玄妙的言辞。

【译文】

王敬仁十三岁写了《贤人论》，他父亲左长史王濛送给刘真长看，真长答复说："看了敬仁写的文章，就知道他足可以领悟玄言了。"

【原文】

84. 孙兴公云："潘文烂若披锦[1]，无处不善；陆文若排沙简金[2]，往往见宝[3]。"

【注释】

①潘：指潘岳。烂：灿烂；有光彩。

②陆：指陆机，参《言语》26 注①。排沙简金：比喻从芜杂之中选取精华。排，分开。简，挑选。

③往往：处处。

【译文】

孙兴公说："潘岳的诗文灿烂得像铺开锦缎一样，没有一处不好；陆机的诗文好像披沙拣金，处处能发现珍宝。"

【原文】

85. 简文称许掾云[①]："玄度五言诗，可谓妙绝时人[②]。"

【注释】

①许掾：许询，字玄度，被征作司徒掾，未就任。

②"玄度"二句：许询的五言诗取意老庄玄理，因此受到喜爱玄学的司马昱的称赞。

【译文】

简文帝司马昱称赞司徒掾许玄度说："玄度的五言诗，可以说精妙到一时无人能及。"

【原文】

86. 孙兴公作《天台赋》成，以示范荣期[①]，云："卿试掷地，要作金石声[②]。"范曰："恐子之金石非宫商中声[③]。"然每至佳句，辄云："应是我辈语。"

【注释】

①范荣期：范启，字荣期，官至黄门侍郎。

②金石声：金石类乐器撞击之声，比喻辞赋音韵之美。

③宫商：古代把音阶定为宫、商、角、徵（zhǐ 止）、羽五级，叫做五音，五音配合而构成音乐。这里举宫商以代表五音。

【译文】

孙兴公写成《天台赋》，拿给范荣期看，并且说："你试着把它扔到地上，一定会发出金石般的铿锵之声。"范荣期说："恐怕您说的金石声，并不是五音协和的声音。"但是每当读到优美的文

句，总是说："应当是我们这类人说的话。"

【原文】

87. 桓公见谢安石作简文谥议[①]，看竟，掷与坐上诸客曰："此是安石碎金[②]。"

【注释】

①简文谥议：司马昱死后，建议给他"简文"谥号的奏表。议，用于论事说理、陈述建议和意见的一种文体。

②碎金：零碎的金子，比喻短篇杰作。

【译文】

桓温见到谢安石写的给简文帝加谥号的奏表，看完后，扔给座上众宾客说："这是安石的零碎金子。"

【原文】

88. 袁虎少贫[①]，尝为人佣载运租。谢镇西经船行[②]，其夜清风朗月，闻江渚间估客船上有咏诗声[③]，甚有情致；所诵五言，又其所未尝闻，叹美不能已。即遣委曲讯问[④]，乃是袁自咏其所作《咏史诗》。因此相要[⑤]，大相赏得。

【注释】

①袁虎：袁宏，字彦伯，小字虎，参《言语》83 注①。

②经：曾经。

③渚（zhǔ 煮）：水中小块陆地。估客：收货贩卖的商人。

④委曲：详尽。

⑤要：通"邀"，邀请。

【译文】

袁虎年轻时家中贫穷，曾经受雇替人运送租粮。镇西将军谢尚曾经乘船出行，那天夜间风清月明，听见江中小洲处的商船上有吟诗声，很有情趣；吟咏的五言诗，又是自己未曾听过的，谢尚赞美不已。当即派人去详细打听，原来是袁虎吟咏他自己作的《咏史诗》。于是便邀请袁虎来，对他极为赏识，双方十分融洽。

【原文】

89．孙兴公云："潘文浅而净①，陆文深而芜②。"

【注释】

①潘：指潘岳。这一则可参本门84则。

②陆：指陆机。芜：芜杂。

【译文】

孙兴公说："潘岳的诗文虽然浅显，但是纯净；陆机的诗文虽然深刻，但是繁杂。"

【原文】

90．裴郎作《语林》①，始出，大为远近所传。时流年少，无不传写，各有一通②。载王东亭作《经王公酒垆下赋》③，甚有才情。

【注释】

①裴郎：裴启（一作裴荣），字荣期，晋人，颇有风姿才气，好论古今人物，撰有《语林》十卷。

②一通：一本。

③王公：据《轻诋》24则原注引《续晋阳秋》，当为"黄公"之误。经

酒垆下一事可参《伤逝》2则。

【译文】

裴启撰写了《语林》，书刚刚问世，远近的人就广为传看。当世名流和年轻后辈，无不传抄，人人手持一本。书中载有东亭侯王珣写作《经王公酒垆下赋》的事，很有才情。

【原文】

91. 谢万作《八贤论》[①]，与孙兴公往反，小有利钝[②]。谢后出以示顾君齐[③]，顾曰："我亦作，知卿当无所名[④]。"

【注释】

①谢万：参《言语》77注①。《八贤论》：谢万作，评价屈原、贾谊、嵇康等八位贤人，认为隐居者为优，出仕者为劣。

②利钝：本来喻指互相辩驳时的胜负，这里是复词偏义，偏指"钝"，"利"字无义。

③顾君齐：顾夷，字君齐，征召为州主簿，不肯就职。

④无所名：没有称赞的话，意思是顾不赞同《八贤论》的观点。

【译文】

谢万撰写了《八贤论》一文，并就此和孙兴公反复辩论，稍有不利。谢万后来把文章拿出来给顾君齐看，顾君齐说："如果我也质疑问难，就知道你一定不会说赞同的话。"

【原文】

92. 桓宣武命袁彦伯作《北征赋》[①]，既成，公与时贤共看，咸嗟叹之。时王珣在坐，云："恨少一句。得'写'字足韵当佳[②]。"袁即于坐揽笔益云："感不绝于余心，

溯流风而独写[3]。”公谓王曰：“当今不得不以此事推袁。”

【注释】

①《北征赋》：袁宏以记室参军的身份跟随桓温北伐鲜卑，回来后写了这一篇赋以记其事。

②足韵：赋是韵文，一般叙述完一件事就要换韵。如果一韵之中所叙之事未尽，再续几句补足，叫做足韵。写：排遣；抒发。

③“感不”二句：意思是我心中有不尽的感慨，追慕前人的遗风而独自抒发情怀。

【译文】

宣武侯桓温要袁彦伯撰写一篇《北征赋》，写好之后，桓温和当时的名流一起阅读，大家都赞美这篇作品。当时王珣也在座，说道：“可惜缺少一句。如果能用‘写’字收韵就会更好。”袁彦伯随即在座位上拿起笔增加了两句：“感不绝于余心，溯流风而独写。”桓温对王珣说：“当今在作赋这件事上不能不推重袁彦伯。”

【原文】

93．孙兴公道曹辅佐[1]：“才如白地明光锦[2]，裁为负版裤[3]，非无文采，酷无裁制[4]。”

【注释】

①曹辅佐：曹毗，字辅佐，晋人，擅长词赋，曾拜太学博士，官至光禄勋。

②白地：白底子。明光锦：一种丝织品，这里泛指明洁闪光的丝织品。

③负版：指给官府背文书簿籍的人，是普通的差役。

④酷：很；十分。裁制：剪裁，这里比喻文章的取舍安排。

【译文】

孙兴公评论曹辅佐说："文才就像一幅白底闪光的锦缎，却裁成了差役穿的套裤，并非没有文采，只是太没有个剪裁了。"

【原文】

94. 袁伯彦作《名士传》成[1]，见谢公，公笑曰："我尝与诸人道江北事[2]，特作狡狯耳[3]，彦伯遂以著书。"

【注释】

①袁伯彦：应作"袁彦伯"，误倒。他为三国、西晋时期的一些名人作传，著《名士传》三卷。

②江北：指晋室南渡以前所在的地区，即西晋。

③狡狯（kuài 快）：游戏；开玩笑。

【译文】

袁彦伯写成了《名士传》，去见谢安，谢安笑着说："我曾经和大家谈论过江北时的事，只不过是说说好玩罢了，彦伯竟用来写书。"

【原文】

95. 王东亭到桓公吏，既伏阁下[1]，桓令人窃取其白事[2]，东亭即于阁下更作，无复向一字。

【注释】

①伏阁下：指在官署中办事。伏，办事。阁，官署。

②白事：呈给上级的报告文书。

【译文】

东亭侯王珣到桓温那里去就任属官，到官署办公后，桓温叫人暗中取走了他的禀事文书，王珣随即在官署中重写，没有用先前那篇中的一个字。

【原文】

96．桓宣武北征，袁虎时从，被责免官。会须露布文①，唤袁倚马前令作。手不辍笔，俄得七纸，殊可观。东亭在侧，极叹其才。袁虎云："当令齿舌间得利②。"

【注释】

①露布文：不封口的文书，多指捷报或檄文。

②"当令"句：意思是袁宏有这样的才能，但为官不利，只能得到别人口头上赞扬这种好处。

【译文】

宣武侯桓温北伐，袁虎当时也跟随出征，因事受责罚，被免了官。正遇上急需写一份檄文，桓温便叫来袁虎，要他靠在马旁草拟。袁虎手不停笔，片刻间就写了七张纸，写得很好。当时东亭侯王珣在边上，极力赞叹他的才华。袁虎说："也该让我从夸奖中得点好处。"

【原文】

97．袁宏始作《东征赋》①，都不道陶公②。胡奴诱之狭室中③，临以白刃，曰："先父勋业如是，君作《东征赋》，云何相忽略？"宏窘蹙无计④，便答："我大道公，何以云无？"因诵曰："精金百炼，在割能断。功则治人，职

思靖乱。长沙之勋，为史所赞[5]。”

【注释】

①《东征赋》：袁宏作的一篇赋，赞扬了晋室过江各位名臣的功业。

②陶公：陶侃，下文“长沙”也是指他，参《言语》47注①。

③胡奴：陶范，字道则，小字胡奴，陶侃的儿子，官至光禄勋。

④窘蹙（cù促）：窘迫；为难。

⑤“精金”六句：意思是精炼的金属由于千百次的锤炼，只要用来切割就能切断任何东西。他的事业就是使人民安定，他的职责就是想平定祸乱。长沙郡公的功勋，受到史家的称赞。

【译文】

袁宏当初写《东征赋》时，全都没有提到陶侃。胡奴把他骗到一间小屋中，用刀子对着他，说道：“先父的功勋业绩如此昭著，您写《东征赋》，为什么忽略掉他？”袁宏很窘迫，没有办法，便回答道：“我大大地称道了陶公，怎么说没有呢？”于是朗诵说：“精金百炼，在割能断。功则治人，职思靖乱。长沙之勋，为史所赞。”

【原文】

98. 或问顾长康[1]：“君《筝赋》何如嵇康《琴赋》[2]？”顾曰：“不赏者作后出相遗[3]，深识者亦以高奇见贵[4]。”

【注释】

①顾长康：顾恺之，字长康，参《言语》85注④。

②何如：比……怎么样。

③作：当作；认为。相遗：遗弃它。

④见贵：看重它。

【译文】

有人问顾长康："您的《筝赋》比起嵇康的《琴赋》来怎么样？"顾长康说："不赏识的人认为我是后出的就遗弃它，深有见识的人又会因为高超新奇而看重它。"

【原文】

99．殷仲文天才宏赡①，而读书不甚广博。亮叹曰②："若使殷仲文读书半袁豹③，才不减班固④。"

【注释】

①殷仲文：《言语》106注③。宏赡：宏大而丰足。

②亮：疑指傅亮，字季友，刘宋时人，博涉经史，长于文辞，曾任尚书令、左光禄大夫，后因罪被杀。一说，上句"广博"的"博"是"傅"的误字，应属下断句作"傅亮"。

③袁豹：字士蔚，晋人，好学博闻，遍览典籍，曾任著作佐郎、太尉长史。

④不减：不亚于。班固：字孟坚，东汉人，著名史学家，《汉书》的编纂者。

【译文】

殷仲文富有天才，但是读书不很广博。傅亮慨叹说："如果殷仲文读书抵上袁豹的一半，才华就不亚于班固。"

【原文】

100．羊孚作《雪赞》云："资清以化，乘气以霏。遇象能鲜，即洁成辉①。"桓胤遂以书扇②。

【注释】

①“资清”四句：意思是：凭借着洁净的雨水而变化成雪，利用大气的流动而漫天飘扬。遇上各种景象就能使之鲜明艳丽，接触到洁白的物体就能使之产生光辉。

②桓胤：字茂远，晋人，曾任中书郎、秘书监、中书令。

【译文】

羊孚写作《雪赞》说：“资清以化，乘气以霏。遇象能鲜，即洁成辉。”桓胤就把这几句话写在扇子上。

【原文】

101. 王孝伯在京，行散至其弟王睹户前[①]，问：“古诗中何句为最？”睹思未答，孝伯咏“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②]”：“此句为佳。”

【注释】

①行散：参《德行》41注③。王睹：王爽，字季明，小字睹，曾任给事黄门侍郎、侍中。

②“所遇”二句：语出《古诗十九首·回车驾言迈》，意思是一路上见到的都不是过去的景物，人怎么能不很快就衰老呢？

【译文】

王孝伯在京都时，行散到他弟弟王睹门前，问道：“古诗中那一句最好？”王睹思考着尚未回答，孝伯吟咏“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说道：“这两句最好。”

【原文】

102. 桓玄尝登江陵城南楼，云：“我今欲为王孝伯作

诔。”因吟啸良久[1]，随而下笔，一坐之间[2]，诔以之成。

【注释】

①吟啸：吟咏和吹口哨。

②一坐之间：坐一会儿的时间，表示时间的短暂。

【译文】

桓玄曾经登上江陵城上的南楼，说道：“我现在要为王孝伯写一篇诔文。”于是边吟咏边吹口哨，过了好一阵子，接着动笔，只有坐一坐的工夫，诔文就写成了。

【原文】

103. 桓玄初并西夏[1]，领荆江二州[2]，二府[3]，一国[4]。于时始雪，五处俱贺，五版并入[5]。玄在听事上，版至，即答版后，皆粲然成章[6]，不相揉杂。

【注释】

①西夏：中原地区的西部。

②荆江二州：晋安帝时桓玄受任都督荆、司、雍、秦、梁、益、宁七州，任后将军、荆州刺史，后又兼任江州刺史。

③二府：指七州都督府和后将军府。

④一国：桓温死后，桓玄袭封为南郡公，封国在广州。

⑤版：写在木板上的文书，这里指贺信。

⑥粲然：绚丽多彩的样子。章：花纹，比喻文采可观。

【译文】

桓玄刚刚占据了西部地区，统领荆、江二州刺史，担任两个府的长官，还袭封了一个侯国。这时正值初次下雪，五处官府都

来祝贺，五封贺信同时送到。桓玄在厅堂上，贺信送到，就在信后写上答辞，每篇答辞都文采绚丽，而且互不混杂。

【原文】

104. 桓玄下都[①]，羊孚时为兖州别驾[②]，从京来诣门，笺云："自顷世故睽离[③]，心事沦蕴[④]。明公启晨光于积晦，澄百流以一源。"桓见笺，驰唤前，云："子道[⑤]，子道，来何迟！"即用为记室参军[⑥]。孟昶为刘牢之主簿[⑦]，诣门谢[⑧]，见云："羊侯[⑨]，羊侯，百口赖卿。"

【注释】

①"桓玄"句：晋安帝元年（公元402年），晋帝下诏讨伐桓玄，桓玄于是大举东下，连夺数城，攻入京都建康。

②兖（yǎn 掩）州：东晋侨置州名，治所先在京口（今江苏镇江），后移至广陵（今江苏扬州）。别驾：也称别驾从事史，是州刺史的佐官。

③世故：变故。睽离：背离，这里指分别。

④沦蕴：沉积。

⑤子道：羊孚，字子道。

⑥记室参军：王公及将军、都督幕府中掌管文书记录的幕僚。

⑦孟昶（chǎng 敞）：字彦达，为人庄重严肃，志向高远，曾任丹阳尹、尚书左仆射。刘牢之：字道坚，桓玄进兵晋室，受命任前锋都督率兵讨伐，后又归降桓玄，因惧怕桓玄，自缢而死。

⑧谢：谢罪。因为刘牢之反对桓玄，所以孟昶要来谢罪。

⑨羊侯：对羊孚的尊称。

【译文】

桓玄进兵京都，羊孚当时担任兖州别驾，从京都来登门拜访桓玄，他的求见信中说："近来由于变乱而离别了，我的心志郁积消沉。明公在层层的阴晦之中送来了曙光，用清澈的水源澄清了

百流。”桓玄见到信，急忙叫他进来，说道：“子道，子道，你来得怎么这么晚啊！”当即任用他为记室参军。孟昶担任刘牢之的主簿，这时来登门谢罪，见了羊孚就说：“羊侯，羊侯，我一家百口就依靠你了。”

方正第五

【题解】

方正指为人正直不阿，不为外力所屈服，这是我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美德。这里记载了许多感人至深的故事，给后人以深深的激励。

《方正》门共有六十六则故事，其中大部分表现了这种传统美德，如陈元方责备父友的无信无礼，夏侯玄在囹圄中也不受钟会的狎昵，和峤直言禀告皇太子并无长进，何充正色反驳王敦庇护其兄王含。不过，也有一些方正的言行同儒家提倡的温良恭俭让的品格不相吻合，如羊琇不愿在连榻上就座，向雄不与刘淮重修旧好，陆玩拒绝王导的请婚，陆机对卢志反唇相讥，刘惔、王濛不食小人馈赠的酒食。这些言行的产生，有的是出于高自标持，有的是因为素有积怨，有的是以门阀骄人，并非都是刚正不阿的表现，而把它们全都置于《方正》门中，看来是编撰者对当时士人精神的一种特定的认识。

【原文】

1．陈太丘与友期行[①]，期日中，过中不至，太丘舍去，去后乃至。元方时年七岁[②]，门外戏。客问元方："尊君在不[③]？"答曰："待君久不至，已去。"友人便怒，曰："非人哉！与人期行，相委而去。"元方曰："君与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则是无信；对子骂父，则是无礼。"友人惭，下车引之。元方入门不顾。

【注释】

①陈太丘：陈寔，字仲弓，参《德行》6注①。

②元方：陈纪，字元方，陈寔的儿子。

③尊君：尊称对话人的父亲。

【译文】

太丘长陈寔和友人约定一起外出，时间定在中午，过了中午那朋友还没有来，陈寔便不顾他而自己走了，走后那朋友才到。元方当时七岁，正在门外玩耍。来客问元方："令尊在家吗？"元方回答说："等您许久没来，已经走了。"那朋友便很生气，说道："真不是人啊！和别人约定同行，却丢下别人自己走了。"元方说："您和家父约定在中午。到了中午您还没来，这就是不讲信用；对着人家的儿子骂人家的父亲，这就是没有礼貌。"那朋友很惭愧，下车来拉他。元方进门而去，连头都不回。

【原文】

2．南阳宗世林[①]，魏武同时[②]，而甚薄其为人，不与之交。及魏武作司空，总朝政，从容问宗曰："可以交未？"答曰："松柏之志犹存。"世林既以忤旨见疏，位不配德。文帝兄弟每造其门[③]，皆独拜床下[④]。其见礼如此。

【注释】

①南阳：郡名，治所在宛县（今河南南阳）。宗世林：宗承，字世林，以德行高尚受到世人敬重，官至直谏大夫。

②魏武：指曹操，参《言语》8注①。

③文帝兄弟：指曹丕、曹植等。曹丕，参《言语》10注②。曹植，参《文学》66注①。

④床：这里指坐具，相当于现在的榻。

【译文】

南阳宗世林，和魏武帝曹操同在一个时代，很鄙薄曹操的为人，不愿和他结交。到曹操当了司空，总揽朝廷大权时，不经意地问宗世林："可不可以结交？"宗世林回答说："我那松柏一样的志气依然存在。"世林由于违背曹操心意而被疏远以后，官位就低得和他的德行很不相称。但是曹丕兄弟每次到他家拜访，却都在他的坐榻前行晚辈的拜礼。他受尊敬到了这样的地步。

【原文】

3. 魏文帝受禅①，陈群有戚容②。帝问曰："朕应天受命③，卿何以不乐？"群曰："臣与华歆服膺先朝④，今虽欣圣化⑤，犹义形于色。"

【注释】

①受禅：接受前朝天子让给的君位，这里指曹丕代汉称帝。

②陈群：参《德行》6注③。

③应天受命：顺应天意，接受天命，这里指当上皇帝。

④华歆：参《德行》10注①。服膺（yīng 鹰）：牢牢记在心里。先朝：这里指前代的汉朝。

⑤圣化：指当朝的圣明教化。

【译文】

魏文帝曹丕接受禅让当了皇帝，陈群面有忧伤之色。文帝问他说："我顺应天命即皇帝位，你为什么不高兴？"陈群说："我和华歆谨记先朝，现在虽然很高兴圣明的教化施行于天下，但是对先朝怀念的情义依然会表现出来。"

【原文】

4. 郭淮作关中都督[①]，甚得民情，亦屡有战庸[②]。淮妻，太尉王凌之妹[③]，坐凌事[④]，当并诛。使者征摄甚急[⑤]，淮使戒装[⑥]，克日当发。州府文武及百姓劝淮举兵，淮不许。至期遣妻，百姓号泣追呼者数万人。行数十里，淮乃命左右追夫人还，于是文武奔驰，如徇身首之急[⑦]。既至，淮与宣帝书曰[⑧]："五子哀恋，思念其母。其母既亡，则无五子；五子若殒[⑨]，亦复无淮。"宣帝乃表特原淮妻。

【注释】

①郭淮：字伯济，三国时魏国人，曾任雍州刺史，后任征西将军，都督雍、凉二州军事。在关中三十余年，外拒蜀汉，内抚诸夷，功勋卓著。关中：地名，因东有函谷关、南有武关、西有散关、北有萧关，所以称关中，其地相当于今陕西省。都督：官名，掌管一州或数州军事，有时也兼管行政。

②战庸：战功。庸，功绩；功劳。

③王凌：字彦云，官至太尉。曾密谋废齐王曹芳而立楚王曹彪，事情败露后自杀。

④坐凌事：因为王凌的事受株连而获罪。

⑤征摄：索求；捉拿。

⑥戒装：出发前准备行装。

⑦徇：示众。

⑧宣帝：指司马懿，字仲达，三国时魏河内温（今河南[illegible]），仕魏任大将军、太尉、太傅等重职，后杀曹爽，独揽朝权，死后追封宣王，晋国初建，追尊为宣皇帝。

⑨殒（yǔn 允）：死亡。

【译文】

郭淮担任关中都督，很得民心，也屡次建立战功。郭淮的妻子是太尉王凌的妹妹，因为王凌犯罪的事受株连获罪，应当一并

处死。来收捕她的官吏催逼得很急，郭淮叫妻子准备行装，限定日期将要起程。州里和都督府中的官员劝说郭淮起兵拒命，郭淮不答应。到期打发妻子上路，百姓号哭着一路追喊的有几万人。走了几十里路后，郭淮最终还是命令手下的人去把夫人追回来，于是文武官员驰马飞奔，急得好像要去救回即将斩首示众的人一样。夫人追回来后，郭淮给宣帝司马懿写了封信说："五个孩子哀痛眷恋，思念他们的母亲。他们的母亲一死，五个孩子也会因哀痛思念而死；五个孩子如果死了，也就不会有我郭淮了。"司马懿便上表朝廷，破例赦免了郭淮的妻子。

【原文】

5．诸葛亮之次渭滨①，关中震动。魏明帝深惧晋宣王战②，乃遣辛毗为军司马③。宣王既与亮对渭而陈④，亮设诱谲万方⑤，宣王果大忿，将欲应之以重兵。亮遣间谍觇之⑥，还曰："有一老夫，毅然仗黄钺⑦，当军门立，军不得出。"亮曰："此必辛佐治也。"

【注释】

①"诸葛"句：公元234年诸葛亮率师北伐曹魏，驻扎在渭水南五丈原，魏派大将军司马懿抵御。蜀兵远来，宜速战速决，司马懿却坚守不战。后诸葛亮死，蜀兵才退。诸葛亮，字孔明，辅佐刘备建立蜀国，任蜀丞相，封武乡侯。次，临时驻扎。

②魏明帝：曹叡，参《言语》13注①。

③辛毗：字佐治，官至卫尉。军司马：官名，在将军之下，综理将军府一府事务，参与军事计划。

④陈：同"阵"，排列成阵。

⑤诱谲：诱骗欺诈。

⑥觇（chān 搀）：暗中察看。

⑦黄钺（yuè 越）：用黄金装饰的一种形似斧头的兵器。本为天子的仪仗，但天子派大臣出师，也可授给黄钺以示威重。

【译文】

诸葛亮驻军渭水南岸时，关中地区震惊骚动。魏明帝曹叡十分惧怕晋宣王司马懿出战，便派遣辛毗出任军司马。司马懿和诸葛亮隔着渭水排开阵势以后，诸葛亮千方百计地引诱他出战，司马懿果然十分气忿，想用重兵来对付诸葛亮。诸葛亮派遣侦探去窥察他的动静，回来报告说："有一位老汉，坚定地拿着黄钺，面对着营门站立着，军队无法出来。"诸葛亮说："这人一定就是辛佐治。"

【原文】

6. 夏侯玄既被桎梏①，时钟毓为廷尉②，钟会先不与玄相知③，因便狎之④。玄曰："虽复刑余之人，未敢闻命。"考掠初无一言⑤，临刑东市⑥，颜色不异。

【注释】

①夏侯玄：字太初，三国时魏国人，自小聪颖知名，博学善辩，官至太常。当时中书令李丰等人不满司马师专权，密谋以夏侯玄代替他，事情败露，和李丰等人都被杀害。桎梏（zhì gù 至固）：脚镣手铐。

②钟毓：参《言语》11 注①。廷尉：官名，九卿之一，掌管刑法狱讼。

③钟会：参《言语》11 注①。

④狎（xiá 侠）：亲近而不庄重。

⑤考掠：拷问刑讯。

⑥东市：汉代在长安东市处决犯人，后世用来代指刑场。

【译文】

夏侯玄被戴上了镣铐，当时钟毓担任廷尉，钟会先前未和夏

侯玄相交好，趁这次机会对夏侯玄表示狎昵。夏侯玄说："我虽然是刑法之下的罪人，也还是不敢听命。"拷打讯问，始终不说一句话，解赴法场将要行刑之际，依然是面不改色。

【原文】

7. 夏侯泰初与广陵陈本善①。本与玄在本母前宴饮，本弟骞行还②，径入至堂户。泰初因起曰："可得同，不可得而杂③。"

【注释】

①夏侯泰初：夏侯玄，字泰初（一作"太初"）。广陵：郡名，三国魏时治所在淮阴（今江苏淮阴）。陈本：字休元，晋临淮东阳（今安徽天长）人，曾任镇北将军。按，东阳在西晋时属临淮国，东汉时属广陵郡，这里称"广陵陈本"是沿用汉制。

②骞：陈骞，字休渊，魏时任中山、安平太守，入晋后官至大司马，才智过人，功勋卓著。

③"可得"二句：夏侯玄本来是去拜见陈骞母亲的，而当时他的年龄、德行和名位都高于陈骞，因此陈骞和他相交，理应专程登门拜访，而不应当在他拜见自己的母亲时在自己家里直接相见。夏侯玄的话是批评陈骞把不同性质的事情混杂起来一并办。

【译文】

夏侯泰初和广陵的陈本相亲善。陈本和夏侯泰初在陈本母亲面前宴饮，陈本的弟弟陈骞外出回来，径直走到堂屋门口。泰初随即站起来说："同类的事可以一起办，不同类的事不可以混杂在一起办。"

【原文】

8. 高贵乡公薨[1]，内外喧哗[2]。司马文王问侍中陈泰曰[3]："何以静之?"泰云："唯杀贾充以谢天下[4]。"文王曰："可复下此不[5]?" 对曰："但见其上，未见其下。"

【注释】

①高贵乡公：曹髦，魏文帝曹丕的孙子，起初受封为郯县高贵乡公，公元254年被立为帝，因不满司马氏专权，和尚书王经等人共谋除掉司马昭，结果反被司马昭部下贾充派人杀死。薨（hōng 轰）：君主及高级官员的死称为薨。

②喧哗：本指声音大而杂，这里指议论纷纷。

③司马文王：司马昭，参《德行》15注①。陈泰：字玄伯，官至侍中、尚书左仆射。高贵乡公被害，他号哭尽哀，呕血而死。

④贾充：参《政事》6注①。

⑤下此：指比这种办法更轻的处理办法。下文"其上"、"其下"分别指比这重、比这轻的办法。

【译文】

高贵乡公曹髦被害，朝廷内外议论纷纷。晋文王司马昭问侍中陈泰说："怎样才能使舆论平息呢?"陈泰说："只有杀掉贾充来向天下人谢罪。"司马昭说："可不可以比这个办法再轻一些呢?"陈泰回答说："我只知道有比这重的，不知道有比这轻的。"

【原文】

9. 和峤为武帝所亲重[1]，语峤曰："东宫顷似更成进[2]，卿试往看。"还，问何如，答云："皇太子圣质如初。"

【注释】

①和峤：参《德行》17 注①。和峤曾屡次向晋武帝表示，太子过于老实，恐怕不能担当四海之主，武帝不同意。武帝：指晋武帝司马炎，参《德行》17 注③。

②东宫：太子的住所，后世常用来作太子的代称。这里指司马衷，即后来的晋惠帝。

【译文】

和峤受到晋武帝司马炎的亲近和器重，武帝对和峤说："太子近来好像更加成熟长进了，你试着去看看。"和峤去后回来，武帝问他怎么样，和峤回答说："皇太子圣质像以前一样。"

【原文】

10. 诸葛靓后入晋[①]，除大司马[②]，召不起。以与晋室有仇，常背洛水而坐。与武帝有旧，帝欲见之而无由，乃请诸葛妃呼靓[③]。既来，帝就太妃间相见。礼毕，酒酣，帝曰："卿故复忆竹马之好不[④]？"靓曰："臣不能吞炭漆身[⑤]，今日复睹圣颜。"因涕泗百行。帝于是惭悔而出。

【注释】

①诸葛靓：参《言语》21 注①。起初在吴国做官，吴亡后到了晋的京都洛阳。由于他父亲诸葛诞被晋武帝的父亲司马昭所杀害，他发誓不见武帝，也不在晋朝做官，回到家乡，终身不肯面对朝廷的方向而坐。

②大司马：官名，晋代列为八公之一，由权位极重的大臣担任。

③诸葛妃：琅邪王司马伷的王妃，也是晋武帝的婶婶、诸葛靓的姐姐。

④竹马之好：儿童常用竹竿当马骑着玩耍，因而用来指儿童时代的友情。

⑤吞炭漆身：指忍辱含垢，矢志报仇。据《战国策·赵策一》和《史记·刺客列传》记载，战国时晋国的智伯被赵襄子所杀后，他的家臣豫让用漆涂身以改变形貌，吞炭弄坏嗓子以改变声音，让人无法认识，以便为智伯报

仇。

【译文】

诸葛靓后来才到了晋朝，被任用为大司马，他却不肯应召就任。因为和晋室有仇，常常背对着洛水而坐。他和晋武帝司马炎有老交情，武帝想见他却又没有理由，就请诸葛太妃召请诸葛靓来。来后，武帝到太妃处和他见面。行礼完毕，喝酒喝到畅快时，武帝问："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共骑竹马的友谊吗?"诸葛靓说："我不能像豫让那样吞炭漆身，今天又见到了圣上。"继而涕泪并下。武帝于是羞惭悔恨地退了出去。

【原文】

11. 武帝语和峤曰："我欲先痛骂王武子①，然后爵之。"峤曰："武子俊爽，恐不可屈。"帝遂召武子苦责之，因曰："知愧不?"武子曰："尺布斗粟之谣②，常为陛下耻之。它人能令疏亲，臣不能使亲疏，以此愧陛下③。"

【注释】

①王武子：王济，字武子，参《言语》24注①。晋武帝曾命同母弟齐王司马攸回到封国，王济多次劝谏，并派自己妻子常山公主等求情，想把齐王留在京都，因而触怒武帝，被降职为国子祭酒。

②"尺布"句：喻指兄弟失和。据《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记载，汉文帝的弟弟淮南厉王刘长因谋反罪被流放到蜀地，途中绝食而死。后来有民间歌谣唱道："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意思是一尺布能缝成衣服共穿，一斗粟可舂出米来共吃，而天下之大却兄弟不能相容。王济引用这首民谣，意在讽刺晋武帝对待弟弟也像汉文帝对待弟弟一样不讲亲情。

③"它人"三句：这是讽刺晋武帝的话，意思是我未能遵从您的意旨使

亲近的人变得疏远，所以对您有愧。

【译文】

晋武帝司马炎告诉和峤说：“我想先痛骂王武子，然后封给他爵位。”和峤说：“武子才智超群，性情爽直，恐怕不可使他屈服。”武帝于是召见武子，狠狠地责骂他，接着问道：“知不知道羞愧？”武子说：“想起有关汉文帝的尺布斗粟的民谣，常常为陛下感到耻辱。别人能使关系疏远的人变得亲近，我却不能使关系亲近的人变得疏远，因此愧对陛下。”

【原文】

12. 杜预之荆州①，顿七里桥②，朝士悉祖③。预少贱④，好豪侠，不为物所许⑤。杨济既名氏雄俊⑥，不堪，不坐而去。须臾，和长舆来⑦，问：“杨右卫何在？”客曰：“向来不坐而去⑧。”长舆曰：“必大夏门下盘马⑨。”往大夏门，果大阅骑。长舆抱内车⑩，共载归，坐如初。

【注释】

①杜预：字元凯，博学多才，声望很高，曾任镇南大将军，以功封当阳县侯。他曾撰写《春秋左氏传集解》，流传至今。

②顿：停留。七里桥：在西晋都城洛阳东郊，京都士人常在这里迎送宾客。

③祖：古人出行时祭祀路神的一种仪式，引申指饯行。

④预少贱：杜预虽出身名门，但其父杜恕与司马懿不和，被免官下狱，废为庶人，所以杜预年轻时家境贫贱。

⑤物：人；人们。

⑥杨济：字文通，晋武帝杨皇后的叔父，有武力才艺，历任镇南、镇北右卫将军，下文称“杨右卫”。

⑦和长舆：和峤，字长舆。

⑧向来：刚才。

⑨大夏门：洛阳城北面的一座城门。盘马：骑马盘旋奔跑。

⑩内：同“纳”，放入。

【译文】

杜预到荆州去赴任，在七里桥暂时停下，朝中人士全都来为他饯行。杜预年轻时家中贫贱，却好行侠义，未能得到人们的赞许。杨济既是名门中的俊杰，不能忍受这种场面，没有落座就走了。过了不久，和长舆来了，问道：“杨右卫在什么地方？”有客人说：“刚才没坐一下就走了。”长舆说：“一定是在大夏门下驰马游乐。”于是前往大夏门，杨济果然在检阅骑兵操练。长舆把他抱放在车里，共同乘车回到七里桥，像是刚来那样坐下来。

【原文】

13．杜预拜镇南将军，朝士悉至，皆在连榻坐①，时亦有裴叔则②。羊稚舒后至③，曰：“杜元凯乃复连榻坐客！”不坐便去。杜请裴追之，羊去数里住马，既而俱还杜许。

【注释】

①连榻：并连的坐榻，和独榻相对。杜预征吴回来，自己坐独榻，不和宾客共坐一榻。

②裴叔则：裴楷，字叔则，参《德行》18注②。

③羊稚舒：羊琇，字稚舒，少时和晋武帝司马炎友善，司马炎即位，任左卫将军，拜特进。

【译文】

杜预被任命为镇南将军，朝中人士都来祝贺，大家都在连榻

上坐着，当时也有裴叔则。羊稚舒后到，说道："杜元凯竟然用连榻来让宾客坐！"于是不落座就走了。杜预请裴叔则追他，羊稚舒走了几里被追上后停住马，随后就和裴叔则一起回到了杜预的住所。

【原文】

14. 晋武帝时，荀勖为中书监[①]，和峤为令。故事[②]：监、令由来共车。峤性雅正，常疾勖谄谀。后公车来，峤便登，正向前坐，不复容勖。勖方更觅车，然后得去。监、令各给车，自此始。

【注释】

①荀勖：参《言语》99注⑦。中书监：和中书令同为中书省的长官，掌管机要，职责相同。

②故事：先例；以前的典章制度。

【译文】

晋武帝时，荀勖担任中书监，和峤担任中书令。旧例是：监和令向来同乘一辆车入朝。和峤生性正直，常常厌恶荀勖阿谀逢迎。后来每逢官车到来，和峤便上车，只管往前面坐，车中不再容得下荀勖。荀勖还要再找一辆车，然后才能走。后来对监、令分别提供车子，便是从这时开始的。

【原文】

15. 山公大儿著短帢[①]，车中倚。武帝欲见之，山公不敢辞，问儿，儿不肯行[②]。时论乃云胜山公。

【注释】

①山公：山涛，参《言语》78注①。大儿：指山该，字伯伦。《晋书·山涛传》认为晋武帝要见的是山涛第三子山允。帢（qià 恰）：一种便帽。

②不肯行：戴着便帽去见皇帝是不礼貌的，所以山该不肯去。

【译文】

山涛的大儿子戴着一顶便帽，在车中斜靠着。晋武帝司马炎想召见他，山涛不敢推辞，问儿子怎么办，儿子不肯去。当时的评论就说这个儿子胜过山涛。

【原文】

16．向雄为河内主簿①，有公事不及雄，而太守刘淮横怒②，遂与杖遣之。雄后为黄门郎③，刘为侍中，初不交言。武帝闻之，敕雄复君臣之好④。雄不得已，诣刘，再拜曰："向受诏而来，而君臣之义绝，何如？"于是即去。武帝闻尚不和，乃怒问雄曰："我令卿复君臣之好，何以犹绝？"雄曰："古之君子⑤，进人以礼⑥，退人以礼。今之君子，进人若将加诸膝，退人若将坠诸渊。臣于刘河内，不为戎首⑦，亦已幸甚，安复为君臣之好？"武帝从之。

【注释】

①向雄：字茂伯，曾任御史中丞、侍中。河内：郡名，治所在今河南沁阳。

②刘淮：《晋书·向雄传》作"刘毅"，现据其字"君平"推论，当以"刘凖"为是，"凖"误为"淮"，今"凖"又简化为"准"。刘准，字君平，曾任侍中、尚书仆射、司徒。

③黄门郎：官名，即黄门侍郎，负责侍从皇帝，传达诏命。

④君臣：指上下级，当时府主和属吏之间也称为君臣。

⑤君子：这里指达官贵人。

⑥进：指举荐，提拔。下文“退”则指撤职，降职。

⑦戎首：指挑动事端的人。

【译文】

向雄担任河内郡的主簿，有一件公事并未牵涉到他，而太守刘淮无端地发脾气，杖责向雄并且把他赶走。向雄后来调任黄门侍郎，刘淮担任侍中，两人从来不交谈。晋武帝司马炎听说这件事，命令向雄恢复上下级之间的情谊。向雄不得已，只好去看刘淮，行再拜礼后说：“我刚才奉皇上的诏命而来，但是我们之间的上下级情义已经断绝了，怎么办呢？”说完便走了。晋武帝听说两人还是不和，便生气地问向雄说：“我命令你去恢复上下级之间的情谊，为什么还是绝交呢？”向雄说：“古时的君子，遵照礼制举擢官员，也遵照礼制贬退官员。如今的君子，举擢人时好像要把他放在膝上爱抚，贬退人时又好像要把他推下深渊坠死。我对于刘河内，不去当寻衅生事的人，也已是非常幸运的了，哪里能重修旧好呢？”晋武帝只好听任他这么做。

【原文】

17. 齐王冏为大司马①，辅政，嵇绍为侍中②，诣冏咨事。冏设宰会③，召葛旟、董艾等共论时宜④。旟等白冏：“嵇侍中善于丝竹，公可令操之。”遂送乐器。绍推却不受，冏曰：“今日共为欢，卿何却邪？”绍曰：“公协辅皇室，令作事可法。绍虽官卑，职备常伯⑤，操丝比竹，盖乐官之事，不可以先王法服为伶人之业⑥。今逼高命，不敢苟辞，当释冠冕⑦，袭私服⑧。此绍之心也。”旟等不自得而退⑨。

【注释】

①齐王冏（jiǒng 窘）：司马冏，字景治，袭封为齐王。赵王司马伦篡位，司马冏起兵讨伐他。惠帝复位后，任大司马，把持国政；因骄恣日甚，亲用群小，后被长沙王司马乂所杀。

②嵇绍：参《德行》43注⑤。

③宰会：设置酒宴邀请僚属聚会。

④葛旟（yú 鱼）：字虚旟，齐王司马冏的属官。董艾：字叔智，司马冏起兵时任右将军。

⑤常伯：本为周代官名，后世称天子近臣如侍中、散骑常侍等为常伯。

⑥法服：按礼法制定的标准官服。

⑦冠冕：礼帽，这里代指朝廷官服。

⑧私服：便服，即平常所穿的衣服。

⑨自得：自我得意。

【译文】

齐王司马冏担任大司马，辅佐朝政，嵇绍当时担任侍中，到司马冏那里请示公事。司马冏正设置酒宴邀请僚属聚会，召来葛旟、董艾等人共同讨论时务。葛旟等人报告司马冏说："嵇侍中擅长乐器，您可以叫他弹奏。"于是便送上乐器。嵇绍推辞不肯接受，司马冏说："今天大家共同作乐，你为什么推辞呢？"嵇绍说："您辅佐皇室，做事理应使大家可以仿效。我虽然官职低下，但是也忝居常伯之列，吹拉弹奏，原是乐官的事情，不能穿着先王制定的官服来做乐师的事。我现在迫于尊命，不敢随便推辞，但是应当脱下官服，穿上便装。这是我的心愿啊。"葛旟等人自觉无趣而退了出去。

【原文】

18. 卢志于众坐问陆士衡[①]："陆逊、陆抗是君何物[②]？"答曰："如卿于卢毓、卢珽[③]。"士龙失色[④]。既出户，

谓兄曰："何至如此！彼容不相知也[5]。"士衡正色曰："我父祖名播海内，宁有不知？鬼子敢尔[6]！"议者疑二陆优劣，谢公以此定之[7]。

【注释】

①卢志：字子道，曾任卫尉卿、尚书郎。陆士衡：陆机，字士衡，参《言语》26注①。

②陆逊：字伯言，三国时吴国人，陆机的祖父，曾任荆州牧，官至丞相。陆抗：字幼节，陆机的父亲，曾任镇军大将军，官至大司马、荆州牧。这里卢志对陆机的祖父和父亲直呼其名，触犯了陆的家讳（详参《赏誉》74注①），因而陆也直呼卢志祖父和父亲之名作为报复，下文陆云惊慌失色的道理也在于此。

③卢毓：字子家，三国时魏国人，卢志的祖父，入魏后曾任黄门侍郎、吏部尚书。卢珽（tǐng挺）：字子笏，卢志的父亲，曾任泰山太守。

④士龙：陆云，字士龙，陆机的弟弟，曾任清河内史、大将军右司马，世称"陆清河"。

⑤容：容或；或许。

⑥鬼子：骂人的话。据《孔氏志怪》一书所记，卢志的先人和崔氏已死之女结婚而生卢温休，温休生卢植，卢植即卢志的曾祖。

⑦谢公：谢安，参《德行》33注②。

【译文】

卢志在大庭广众中问陆士衡："陆逊、陆抗是您的什么人？"士衡回答说："就像你和卢毓、卢珽的关系一样。"士龙听了惊慌得变了脸色。出来以后，士龙对哥哥说："哪里至于要这样做呢！他或许不了解我们的家世啊。"士衡神色庄重地说："我们父亲和祖父名扬天下，难道有不知道的？鬼孙子竟敢这样！"当时评议的人难分陆氏兄弟的优劣，谢安就根据这件事来判定他们的高下。

【原文】

19．羊忱性甚贞烈[①]。赵王伦为相国[②]，忱为太傅长史[③]，乃版以参相国军事[④]。使者卒至[⑤]，忱深惧豫祸[⑥]，不暇被马，于是帖骑而避[⑦]。使者追之，忱善射，矢左右发，使者不敢进，遂得免。

【注释】

①羊忱：字长和，历任太傅长史、扬州刺史、侍中。这里因害怕受司马伦谋反的牵连，所以不愿接受他的任命。

②赵王伦：司马伦，参《德行》18注①。相国：官名，即丞相。

③太傅长史：官名，太傅府的属官，掌管府中日常事务。

④版：本指写字的木片，这里指以版诏授予官职。参相国军事：官名，即相国府中的参军事。参军事也称为参军，晋时军府或相国府都设有这一官职。

⑤卒：通“猝”，突然。

⑥豫：通“与”，参加。

⑦帖骑：贴身在马背上，指未备鞍骑马。

【译文】

羊忱性情非常正直刚烈。赵王司马伦自任相国时，羊忱担任太傅长史，司马伦下命令委任他担任相国府的参军事。传令的使者突然到来，羊忱深恐遭遇灾祸，来不及给马备上鞍辔，于是骑着光马逃避。使者追赶他，羊忱善于射箭，接连向使者左右开弓，使者不敢向前，这才得以逃脱。

【原文】

20．王太尉不与庾子嵩交[①]，庾卿之不置[②]。王曰：“君不得为尔[③]。”庾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我自用我法，卿自用卿法。”

【注释】

①王太尉：王衍，参《言语》23注②。庾子嵩：庾敳，字子嵩，参《文学》15注①。

②卿：你。常用来称呼地位、辈份低于自己的人；用于平辈之间，显得亲昵而不拘礼节。

③君：尊称对方，相当于“您”。

【译文】

太尉王衍不和庾子嵩交往，庾子嵩却不住地用卿来称呼他以表示亲热。王衍说：“君不能这样称呼我。”庾子嵩说：“你自可用君来称呼我，我自可用卿来称呼你；我自己用我的叫法，你自己用你的叫法。”

【原文】

21．阮宣子伐社树[①]，有人止之。宣子曰：“社而为树[②]，伐树则社亡；树而为社，伐树则社移矣。”

【注释】

①阮宣子：阮脩，字宣子，参《文学》18注①。社树：社庙周围的树。古代立社种树，作为社的标志。社，土地神，也可指土地神庙。

②而：如果。

【译文】

阮宣子砍伐社庙周围的树，有人制止他。宣子说：“如果社庙就是树的话，那么砍树以后社庙就不存在了；如果树就是社庙的话，那么砍树以后社庙也就迁走了。”

【原文】

22. 阮宣子论鬼神有无者[①]。或以人死有鬼，宣子独以为无，曰："今见鬼者云，著生时衣服。若人死有鬼，衣服复有鬼邪？"

【注释】

①者：代词，这样的事。

【译文】

阮宣子谈论有无鬼神这个问题。有人认为人死以后有鬼，只有宣子认为没有，他说："现在自称见过鬼的人说，鬼穿着活着时的衣服。如果人死以后有鬼，那么衣服也有鬼吗？"

【原文】

23. 元皇帝既登阼[①]，以郑后之宠[②]，欲舍明帝而立简文[③]。时议者咸谓舍长立少，既于理非伦，且明帝以聪亮英断，益宜为储副[④]。周、王诸公并苦争恳切[⑤]，唯刁玄亮独欲奉少主以阿帝旨[⑥]。元帝便欲施行，虑诸公不奉诏，于是先唤周侯、丞相入，然后欲出诏付刁。周、王既入，始至阶头，帝逆遣传诏遏使就东厢[⑦]。周侯未悟，即却略下阶[⑧]；丞相披拨传诏[⑨]，径至御床前，曰："不审陛下何以见臣？"帝默然无言，乃探怀中黄纸诏裂掷之[⑩]。由此皇储始定。周侯方慨然愧叹曰："我常自言胜茂弘，今始知不如也！"

【注释】

①元皇帝：指晋元帝司马睿，参《言语》29注①。

②郑后：明帝司马绍的母亲死后，元帝又纳郑氏为夫人，生简文帝司马昱，郑妃死后追赠为太后。

③明帝：晋明帝司马绍，公元 323～326 年在位。简文：晋简文帝司马昱，参《德行》37 注①。

④储副：太子，下文又称皇储。

⑤周、王：周指周𫖮，参《言语》30 注①。王指王导，字茂弘，参《德行》27 注③。

⑥刁玄亮：刁协，字玄亮，深得晋元帝信任重用，官至尚书令。少主：年轻的君主，这里指司马昱。阿（ē 婀）：逢迎。

⑦逆：预先。传诏：这里指传达皇帝诏令的人。

⑧却略：退着走；向后退。

⑨披拨：推开。

⑩黄纸诏：古代帝王的诏令都用黄纸，所以称黄纸诏。

【译文】

晋元帝司马睿即位后，因为宠爱郑后，就想废司马绍而立司马昱为太子。当时议论这件事的人都认为舍弃长子而改立幼子，不仅在常理上不顺，而且司马绍聪颖通达、英明果断，更适合立为太子。周𫖮、王导等大臣都极力争辩，言辞恳切，只有刁玄亮独自想拥戴司马昱来迎合元帝的心意。元帝就想实施自己的想法，又担心各位大臣不接受诏令，于是先宣召武城侯周𫖮、丞相王导入朝，然后就想把诏令交付给刁玄亮。周𫖮、王导入朝后，刚登上台阶，元帝已预先派传诏官拦住他们，让他们到东厢房去。周𫖮尚未醒悟过来，就退下了台阶；王导却推开传诏官，径直走到元帝御座前，说道："不知道陛下为什么召见臣？"元帝默默无言，于是从怀里掏出黄纸诏书来撕碎扔掉。从此太子才算确定下来。周𫖮这才感慨而又惭愧地叹息说："我常常自以为超过茂弘，现在才知道不如他啊！"

【原文】

24．王丞相初在江左，欲结援吴人[①]，请婚陆太尉[②]。对曰："培塿无松柏[③]，薰莸不同器[④]。玩虽不才，义不为乱伦之始[⑤]。"

【注释】

①结援：结交；攀结。吴人：今江苏江南一带为春秋时吴国故地，后世习惯上称为吴，称这里的土著为吴人。

②陆太尉：陆玩，参《政事》13注①。

③培塿（pǒulǒu 掊搂）：小土丘。

④"薰莸（yóu 尤）"句：这里比喻门第不同的人不可共处。薰是一种香草，莸是一种臭草。

⑤乱伦：魏晋时期，门第不相当或辈分不相同的婚姻称为乱伦。

【译文】

丞相王导刚到江南时，想结交吴地人士，就向太尉陆玩请求通婚。陆玩回答说："小土丘上长不出松柏，香草和臭草也不能同置一器。我虽然没有才能，但是按理不能带头做这破坏伦理的事情。"

【原文】

25．诸葛恢大女适太尉庾亮儿[①]，次女适徐州刺史羊忱儿。亮子被苏峻害[②]，改适江虨[③]。恢儿娶邓攸女[④]。于时谢尚书求其小女婚[⑤]，恢乃云："羊、邓是世婚，江家我顾伊，庾家伊顾我，不能复与谢裒儿婚[⑥]。"及恢亡，遂婚。于是王右军往谢家看新妇[⑦]，犹有恢之遗法，威仪端详，容服光整。王叹曰："我在遣女，裁得尔耳[⑧]！"

【注释】

①诸葛恢：字道明，诸葛靓的儿子，曾任临沂令、江宁令，官至尚书令，加侍中、金紫光禄大夫。庾亮：参《德行》31注①。

②苏峻：字子高，曾任散骑常侍，封邵陵公。晋成帝咸和二年（公元327年），以讨伐庾亮为名起兵谋反，次年攻陷建康，抢掠杀戮，后被平定。庾亮的儿子庾会在这次动乱中被杀。

③江虨（bān 班）：字思玄，博学多才艺，曾任尚书左仆射、护军将军。

④邓攸：参《德行》28注①。

⑤谢尚书：谢裒（póu 抔），字幼儒，谢安的父亲，曾任侍中、吏部尚书。

⑥“不能”句：诸葛氏是士族，而当时谢氏尚未显达，诸葛恢不愿和他结亲。后来，谢氏兴盛，诸葛氏衰落，这才嫁女给谢家。

⑦王右军：王羲之，参《言语》62注①。

⑧裁：通“才”。

【译文】

诸葛恢的大女儿嫁给太尉庾亮的儿子，二女儿嫁给徐州刺史羊忱的儿子。庾亮的儿子被苏峻杀害后，大女儿又改嫁江虨。诸葛恢的儿子娶了邓攸的女儿。当时尚书谢裒为儿子请求娶诸葛恢的小女儿，诸葛恢就说：“羊、邓两家和我家是世世代代的姻亲，江家是我照顾他，庾家是他照顾我，不能再和谢裒的儿子成亲。”等到诸葛恢死后，两家终于通婚。当时右军将军王羲之到谢家去看新娘，新娘还保存着诸葛恢留下的礼法，行为举止端庄安详，仪表服饰华美整齐。王羲之叹息说：“只有我活着时嫁女儿，才能做到这样啊！”

【原文】

26. 周叔治作晋陵太守①，周侯、仲智往别②。叔治以将别，涕泗不止。仲智恚之③，曰：“斯人乃妇女，与人别，唯啼泣。”便舍去。周侯独留与饮酒言话，临别流涕，抚

其背曰："奴好自爱④。"

【注释】

①周叔治：周谟，字叔治，历任丹阳尹、侍中、中护军，封西平侯。晋陵：郡名，治所在今江苏常州。

②周侯：周顗，字伯仁，封武城侯。仲智：周嵩，字仲智，为人偏执性急，常以才气凌人，官至御史中丞。周顗、周嵩是周谟的大哥和二哥。

③恚（huì 惠）：恼怒；生气。

④奴：尊对卑或平辈之间的爱称，有时也作"阿奴"。

【译文】

周叔治出任晋陵太守，武城侯周伯仁和周仲智前往送别。叔治因为将要分别，泪流不止。仲智为此很恼怒，说道："你这人原来是个妇女，和人家话别，只是哭哭啼啼的。"于是就先走了。伯仁单独留下来和叔治饮酒说话，临别时流了眼泪，拍着他的背说："你要好好地保重自己。"

【原文】

27．周伯仁为吏部尚书①，在省内夜疾危急②。时刁玄亮为尚书令③，营救备亲好之至，良久小损④。明旦，报仲智，仲智狼狈来⑤。始入户，刁下床对之大泣，说伯仁昨危急之状。仲智手批之，刁为辟易于户侧⑥。既前，都不问病，直云："君在中朝⑦，与和长舆齐名，那与佞人刁协有情⑧！"径便去。

【注释】

①吏部尚书：吏部是尚书省六部之一，主管官吏的任免、铨叙、考绩、升降，其首长为吏部尚书。

②省：这里指尚书省。

③尚书令：尚书省长官，负责政令。

④损：这里指病情减轻。

⑤狼狈：急速；慌忙。

⑥辟易：退避；躲让。辟，同“避”。

⑦中朝：东晋时称西晋为中朝。

⑧佞（nìng 泞）人：惯于用花言巧语奉迎拍马的人。

【译文】

周伯仁担任吏部尚书时，夜间在尚书府得了病，病情危急。当时刁玄亮担任尚书令，多方设法抢救，极尽亲密友好之情，过了许久病情才稍有减轻。第二天早晨，通知周仲智，仲智慌忙赶来。刚进门，刁玄亮就离开坐榻向他大哭，叙说伯仁昨天夜里病情危急的情况。仲智举手就打了他一巴掌，刁玄亮被打得退避到门边。仲智走到伯仁面前以后，全都不问病情，直截了当地说：“您在中朝时，与和长舆齐名，怎么会和奉迎拍马的小人刁协有交情！”说完就径直走了。

【原文】

28. 王含作庐江郡[①]，贪浊狼籍[②]。王敦护其兄，故于众坐称：“家兄在郡定佳，庐江人士咸称之。”时何充为敦主簿[③]，在坐，正色曰：“充即庐江人，所闻异于此。”敦默然。旁人为之反侧[④]，充晏然[⑤]，神意自若。

【注释】

①王含：王敦的哥哥，参《言语》37 注①。下文王敦也参看该注。庐江：郡名，治所在舒（今安徽庐江西南）。

②狼籍：本指散乱不整齐的样子，这里喻指行为不检点，名声很坏。

③何充：参《言语》54 注①。

④反侧：坐立不安；担忧。

⑤晏然：安然；平静。

【译文】

王含担任庐江太守，贪污受贿，声名狼籍。王敦袒护他哥哥，特意在大庭广众中称赞说："家兄在郡内的确很好，庐江人士都赞扬他。"当时何充在王敦府中担任主簿，也在座，严肃地说："我就是庐江人，所听到的和这不同。"王敦默不作声。其他人都为何充担忧，何充却十分平静，神态自如。

【原文】

29. 顾孟著尝以酒劝周伯仁①，伯仁不受。顾因移劝柱，而语柱曰："讵可便作栋梁自遇②！"周得之欣然，遂为衿契③。

【注释】

①顾孟著：顾显，字孟著，曾任骑郎。

②遇：对待。

③衿契：情投意合的朋友。

【译文】

顾孟著曾经向周伯仁劝酒，伯仁辞谢不喝。顾孟著于是转向柱子劝酒，并对柱子说："难道就可以以栋梁自居吗？"周伯仁听了这话十分欣喜，两人就成了好朋友。

【原文】

30. 明帝在西堂会诸公饮酒①，未大醉，帝问："今名

臣共集，何如尧、舜时？”周伯仁为仆射[②]，因厉声曰：“今虽同人主，复那得等于圣治！”帝大怒，还内，作手诏满一黄纸，遂付廷尉令收，因欲杀之。后数日，诏出周，群臣往省之，周曰：“近知当不死[③]，罪不足至此。”

【注释】

①“明帝”句：据《晋书·周顗传》记载，西堂宴饮应是太兴初年的事，太兴是元帝的年号，而且周顗死于明帝即位之前，因此指为明帝，当是误记。西堂，指晋太极殿的西厅。

②仆射：官名，尚书令的副手。晋时分左右仆射，周顗为左仆射。

③近：原来；当初。

【译文】

晋明帝司马绍在西堂会集各位大臣举行酒宴，尚未大醉时，明帝问道：“今天名臣都聚集在一起，比尧、舜时怎么样？”当时周伯仁担任尚书左仆射，便高声称道：“当今圣上和尧、舜虽然同是万民之主，但又怎么能等同于太平盛世呢！”明帝大怒，回到内宫，亲手写满一张黄纸的诏书，便交给廷尉，命令收捕周伯仁，想就此杀掉他。过了几天，又下诏令放出周伯仁，大臣们去看望他，周伯仁说：“我本来就知道不应当死，因为罪过还够不上到这个地步。”

【原文】

31. 王大将军当下[①]，时咸谓无缘尔[②]。伯仁曰：“今主非尧、舜，何能无过？且人臣安得称兵以向朝廷？处仲狼抗刚愎[③]，王平子何在[④]？”

【注释】

①王大将军：王敦，字处仲，参《言语》37 注①。下：顺流而下，这里指公元 322 年王敦起兵谋反，自武昌东下建康。

②缘：缘由；理由。

③狼抗：傲慢自大。刚愎：固执任性。

④王平子：王澄，字平子，参《德行》23 注①。他因怠慢王敦，被杀。这里引用王平子的事，意在说明王敦凶残不仁。

【译文】

大将军王敦将要领兵东下建康，当时人们都认为他没有理由这样做。周伯仁说："当今的主上不是尧、舜，怎么能没有过失？再说臣下怎么能举兵来针对朝廷？处仲傲慢自大，刚愎自用，王平子又在哪儿了呢？"

【原文】

32. 王敦既下，住船石头，欲有废明帝意①。宾客盈坐，敦知帝聪明，欲以不孝废之。每言帝不孝之状，而皆云："温太真所说②。温尝为东宫率③，后为吾司马，甚悉之。"须臾，温来，敦便奋其威容，问温曰："皇太子作人何似④？"温曰："小人无以测君子。"敦声色并厉，欲以威力使从己，乃重问温："太子何以称佳？"温曰："钩深致远⑤，盖非浅识所测。然以礼侍亲，可称为孝。"

【注释】

①明帝：指晋明帝司马绍。据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说，欲废明帝这件事应当发生在元帝已死、明帝即位后不久，而不是公元 322 年王敦攻入石头城时。

②温太真：温峤，参《言语》35 注②。

③东宫率：太子属官，负责保卫东宫。

④皇太子：指明帝司马绍。王敦内心不把他看作皇帝，又因为他即位不久，所以仍用旧的称呼（据余嘉锡说）。

⑤钩深致远：语出《周易·系辞上》："探赜（zé 责）索隐，钩深致远。"意思是从深处钩取，使远处的到来。常比喻能探索深奥的道理，这里指才识精深广博。

【译文】

王敦领兵东下以后，停船在石头城，有想废掉明帝的意向。有一天宾客满座，王敦知道明帝聪明，就想用不孝的罪名废掉他。每次讲到明帝不孝的情况，都说："这是温太真说的。他曾经担任东宫率，后来担任我手下的司马，很熟悉太子的情况。"不一会儿，温太真来了，王敦便尽力作出他威严的神色，问温太真说："皇太子为人怎么样？"温太真说："小人无法估量君子。"王敦声色俱厉，想用威力迫使温太真顺从自己，于是又重复问道："你根据什么称颂太子好？"温太真说："太子精深广博的才识，似乎不是识见短浅的人所能估量的。但是能遵照礼法来侍奉双亲，就可以称为孝。"

【原文】

33. 王大将军既反，至石头，周伯仁往见之。谓周曰："卿何以相负[1]？"对曰："公戎车犯正[2]，下官忝率六军[3]，而王师不振，以此负公。"

【注释】

①"卿何"句：据《资治通鉴》卷九十二《晋纪》注，晋愍帝建兴元年（公元313年），周𫖮为杜弢所困，到豫章投奔王敦，因此王敦有恩于周𫖮。晋元帝永昌元年（公元322年），王敦攻陷石头城，周𫖮等奉命抵抗，结果大败。事后元帝令公卿百官前往石头城，周𫖮这时见到王敦。

②戎车犯正：指起兵谋反。戎车，兵车。正，正统，指晋王室。

③忝（tiǎn 舔）：谦词，表示有愧。六军：天子的军队。周代制度，天子有六军。

【译文】

大将军王敦反叛以后，到了石头城，周伯仁前往见他。王敦对周伯仁说："你为什么辜负了我？"周伯仁回答说："您率军进攻王室，我愧领六军出战，但是军队不能奋勇取胜，因此辜负了您。"

【原文】

34. 苏峻既至石头，百僚奔散，唯侍中钟雅独在帝侧①。或谓钟曰："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古之道也。君性亮直，必不容于寇仇。何不用随时之宜②，而坐待其弊邪③？"钟曰："国乱不能匡，君危不能济，而各逊遁以求免，吾惧董狐将执简而进矣④。"

【注释】

①钟雅：参《政事》11注②。帝：指晋成帝司马衍，参《政事》11注①。

②随时之宜：顺应形势的合宜做法。

③弊：覆亡。

④董狐：春秋时晋国史官。据《左传·宣公二年》记载，昏庸无道的晋灵公要杀多次进谏的赵盾，赵盾出奔，后来他的族弟赵穿杀了灵公。董狐认为赵盾是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理应承担责任，于是记载道："赵盾弑其君。"董狐记事不加隐讳，秉笔直书，孔子认为他是古代的良史，后来董狐就成为优秀史官的代称。

【译文】

苏峻叛军攻到石头城以后，朝中百官逃散，只有侍中钟雅独自留在晋成帝司马衍身边。有人对钟雅说："见到条件许可就前进，

知道困难就后退，这是古代的常理。您生性忠诚正直，一定不会被叛军宽容。为什么不采用权宜的措施，却要坐等覆亡呢?”钟雅说：“国家混乱不能匡正，君主危急不能救助，却各自逃跑以求免于祸患，我担心董狐就要手拿竹简向我们走来了。”

【原文】

35. 庾公临去[①]，顾语钟后事，深以相委。钟曰：“栋折榱崩[②]，谁之责邪?”庾曰：“今日之事，不容复言，卿当期克复之效耳[③]。”钟曰：“想足下不愧荀林父耳[④]。”

【注释】

①庾公：庾亮。下文“钟”指钟雅。临去：指上一则中苏峻之乱时百官奔散一事。

②栋折榱（cuī 崔）崩：梁柱折断，房子崩塌，喻指国家倾危。榱，椽子。

③克复之效：指击败叛军，收复京都。

④荀林父：春秋时晋国大臣。据《左传》记载，宣公十二年，荀林父带兵击楚救郑，结果大败而归，但是晋侯采纳士贞子的劝谏，对他未加处罚。宣公十五年，荀林父果然在曲梁大败赤狄，灭了潞国。

【译文】

庾亮离去之际，回过头来向钟雅交代走后的事，把朝廷重任深切地托付给他。钟雅说：“国家倾危，是谁的责任呢?”庾亮说：“目前的事情，不允许再说了，你应当期待着击败叛军、收复京都的结果啊。”钟雅说：“想来您不会愧对荀林父的吧。”

【原文】

36. 苏峻时，孔群在横塘为匡术所逼[①]。王丞相保存术。因众坐戏语，令术劝群酒，以释横塘之憾。群答曰：

"德非孔子，厄同匡人②。虽阳和布气③，鹰化为鸠④，至于识者，犹憎其眼。"

【注释】

①孔群：字敬林，官至御史中丞。横塘：地名，在今江苏南京市西南。匡术：阜陵县令，随苏峻一起反叛。苏峻攻陷建康后，将晋成帝迁往石头城，并逼城中百姓尽聚后苑，派匡术防守。苏峻败后，匡术归降晋室。按，孔群在横塘为匡术所逼，即本门38则所记"在御道逢匡术"一事。《晋书·孔群传》和本门38则文字大略相同，但记为"群与从兄愉同行于横塘"。

②厄同匡人：意思是遭遇的厄运和孔子遇到匡人一样。孔子途经匡地，受到匡简子的围攻。孔子命子路弹剑而歌，自己唱和，以礼乐教化匡人，结果匡人解围散去。结合上一句看，孔群引用这个典故，表示自己不愿和匡术和解。

③阳和：春天的温和之气。布：传播；散布。

④鹰化为鸠：语出《礼记·月令》，本是古人记录的物候，认为正月时，万物生长而不相杀害，即使是凶猛的老鹰，它的喙也笔直无钩，变得跟布谷鸟一样不会伤害他物。这里比喻恶人改头换面。

【译文】

苏峻之乱时，孔群在横塘被匡术威胁过。后来丞相王导保全了匡术。有一次王导趁着大家在席间谈笑时，要匡术向孔群敬酒，来消除对横塘一事的不满。孔群回答说："我的德行不能和孔子相比，但是厄运却和孔子遇上匡人一样。虽然春气和暖，鹰变得和鸠一样温顺，至于认识它的鸟，还是憎恶它的眼睛。"

【原文】

37. 苏子高事平，王、庾诸公欲用孔廷尉为丹阳①。乱离之后，百姓凋弊②。孔慨然曰："昔肃祖临崩③，诸君亲升御床，并蒙眷识④，共奉遗诏。孔坦疏贱，不在顾命之

列[5]。既有艰难，则以微臣为先，今犹俎上腐肉[6]，任人脍截耳[7]！”于是拂衣而去。诸公亦止。

【注释】

①王、庾：指王导、庾亮。孔廷尉：孔坦，参《言语》43注③。

②凋弊：凋零困穷。

③肃祖：指晋明帝，肃祖是他的庙号。

④眷识：关怀赏识。

⑤顾命：本是《尚书》中的篇名，记载周成王临终时的遗命，后世用来代称天子的遗诏。

⑥俎（zǔ祖）：切肉用的砧板。

⑦脍（kuài快）截：细细地切割。

【译文】

苏峻之乱平定后，王导、庾亮众大臣想任用廷尉孔坦担任丹阳尹。遭遇战乱而颠沛流离以后，百姓生活穷困。孔坦感慨地说：“昔日肃宗临终时，您几位亲身到御床前，一起蒙受先帝的关怀赏识，共同接受了先帝的遗诏。我孔坦才疏学浅，地位卑下，不在接受遗诏的行列。现在有了困难以后，就把我放在前面，我如今像是砧板上的腐肉，任人细细地切割罢了！”于是拂袖而去。众大臣也就此作罢。

【原文】

38. 孔车骑与中丞共行[1]，在御道逢匡术[2]，宾从甚盛，因往与车骑共语。中丞初不视，直云：“鹰化为鸠，众鸟犹恶其眼。”术大怒，便欲刃之。车骑下车抱术曰：“族弟发狂，卿为我宥之[3]！”始得全首领[4]。

【注释】

①孔车骑：孔愉，字敬康，曾任尚书左仆射，死后追赠车骑将军。中丞：官名，即御史中丞，是御史台的长官，主要掌管律令、督察。这里指孔群，是孔愉的堂弟，官至御史中丞。

②御道：皇帝车驾通行的道路。

③宥（yòu 右）：宽恕；原谅。

④首领：头和脖子，这里指性命。

【译文】

车骑将军孔愉和御史中丞孔群共同出行，在御道遇上匡术，后面跟着很多宾客、随从，匡术就上前和孔愉说话。孔群一直不看他，只是说："尽管鹰变得像鸠，众鸟还是憎恶它的眼睛。"匡术十分气愤，便想杀掉孔群。孔愉急忙下车抱住匡术说："族弟发疯了，你看我的面子饶恕他吧！"孔群这才得以保住性命。

【原文】

39. 梅颐尝有惠于陶公①。后为豫章太守，有事，王丞相遣收之。侃曰："天子富于春秋②，万机自诸侯出③；王公既得录，陶公何为不可放！"乃遣人于江口夺之。颐见陶公，拜，陶公止之。颐曰："梅仲真膝，明日岂可复屈邪！"

【注释】

①梅颐：字仲真，曾任豫章太守。按，梅颐弟弟梅陶曾任王敦手下的咨议参军，王敦听信谗言想杀陶侃，梅陶劝阻，陶侃得免。这里说梅颐有惠于陶侃，当是误记。陶公：陶侃，参《言语》47 注①。

②富于春秋：婉词，指年轻。

③诸侯：这里指高级官员。

【译文】

梅颐曾经对陶侃有过恩惠。后来梅颐担任豫章太守，出了事，丞相王导派人逮捕了他。陶侃说："天子年轻，政令都由大臣决定；王公既然能够逮捕人，陶公为什么就不能放掉人！"便派人到江口夺回梅颐。梅颐去见陶侃，行跪拜礼，陶侃制止他不让跪。梅颐说："梅仲真的双膝，日后难道还会再跪下吗？"

【原文】

40. 王丞相作女伎①，施设床席。蔡公先在坐②，不说而去，王亦不留。

【注释】

①女伎：表演歌舞的女艺人。

②蔡公：蔡谟，字道明，为人方正儒雅，历任左光禄、录尚书事、扬州刺史、司徒，死后追赠司空。

【译文】

丞相王导安排女伎表演歌舞，还设置了床榻坐席。蔡谟事先已在座，见后很不高兴地走了，王导也不挽留。

【原文】

41. 何次道、庾季坚二人并为元辅①。成帝初崩，于时嗣君未定②。何欲立嗣子③，庾及朝议以外寇方强，嗣子冲幼④，乃立康帝⑤。康帝登阼，会群臣，谓何曰："朕今所以承大业，为谁之议？"何答曰："陛下龙飞⑥，此是庾冰之功，非臣之力。于时用微臣之议，今不睹盛明之世。"帝有惭色。

【注释】

①何次道：何充，字次道。庾季坚：庾冰，字季坚，晋成帝的舅舅，曾任吴国内史、车骑将军，死后追赠侍中、司空。元辅：本指宰相，这里指辅政大臣。庾冰、何充在成帝死时分任中书监、中书令，同时受命辅佐王室。

②嗣君：继位的君主。

③嗣子：继承人，通常是嫡长子。

④冲幼：年幼；幼小。

⑤康帝：指晋康帝司马岳，字世同，成帝司马衍的同母弟，公元343～344年在位。

⑥龙飞：喻指皇帝即位。

【译文】

何次道、庾季坚两人一起受命担任辅政大臣。晋成帝司马衍刚刚去世，当时继位的君主尚未确定。何次道想立皇太子，庾季坚和朝廷的议论都认为外敌正强，太子年幼，于是就立了康帝司马岳。康帝即位后，会见群臣，问何次道说："我今天之所以能继承大业，是谁的主张？"何次道回答说："陛下登上帝位，这是庾冰的功劳，并不是我的力量。当时如果采纳了我的建议，那么今天就见不到太平盛世了。"康帝听后面有愧色。

【原文】

42. 江仆射年少①，王丞相呼与共棋。王手尝不如两道许②，而欲敌道戏③，试以观之。江不即下，王曰："君何以不行？"江曰："恐不得尔。"傍有客曰："此年少戏乃不恶。"王徐举首曰："此年少非唯围棋见胜。"

【注释】

①江仆射：江虨，曾任尚书左仆射。

②手：技艺；本领。道：围棋术语，反映棋力的一子。

③敌道：围棋术语，指双方对等下棋，不让子。

【译文】

尚书左仆射江彪年轻时，丞相王导叫他来一起下棋。王导的棋艺先前比他差两子左右，但是想和他对等下棋，试图看看他怎么样。江虨并不马上就落子，王导说："您为什么不走？"江虨说："恐怕不能这样呢。"边上有位客人说："这位年轻人的棋艺本来就不差。"王导慢慢抬起头来说："这位年轻人，不只是围棋胜过我。"

【原文】

43. 孔君平疾笃[①]，庾司空为会稽[②]，省之，相问讯甚至，为之流涕。庾既下床，孔慨然曰："大丈夫将终，不问安国宁家之术，乃作儿女子相问[③]！"庾闻，回谢之，请其话言[④]。

【注释】

①孔君平：孔坦，字君平。

②庾司空：庾冰，当时任振威将军、会稽内史，死后追赠司空。

③儿女子：妇人孺子。

④话言：善言，指遗言。

【译文】

孔君平病重，司空庾冰当时担任会稽内史，去看望他，极为关切地慰问他，并为他而流下了眼泪。庾冰已经离座将要告辞，孔君平慨叹地说："大丈夫临终，你不问安邦定国的策略，竟像妇人孺子一样来慰问我！"庾冰听见后，回转身来向他道歉，请他留下遗言。

【原文】

44. 桓大司马诣刘尹[①]，卧不起。桓弯弹弹刘枕，丸迸碎床褥间。刘作色而起曰："使君[②]，如馨地宁可斗战求胜[③]！"桓甚有恨容。

【注释】

①桓大司马：桓温，参《言语》55注①。刘尹：刘惔，参《德行》35注①。

②使君：对州刺史或郡太守的尊称。桓温曾任徐州刺史，刘惔是沛国人，属徐州，所以称桓温为使君。

③宁：表示反问语气，相当于"难道"。

【译文】

大司马桓温去拜访丹阳尹刘惔，刘惔躺着不起床。桓温用弹弓来射刘惔的枕头，弹丸迸碎后落在被褥上。刘惔变了脸色，起来说道："使君，这样的地方难道也可以靠打仗取胜吗！"桓温脸色十分不满。

【原文】

45. 后来年少多有道深公者[①]，深公谓曰："黄吻年少，勿为评论宿士[②]。昔尝与元明二帝、王庾二公周旋[③]。"

【注释】

①深公：竺法深，参《德行》30注①。

②宿士：有学问有声望的前辈。

③元明二帝：指晋元帝和晋明帝。王庾二公：指王导和庾亮。周旋：交往；打交道。

【译文】

年轻后辈有很多人议论竺法深，竺法深对他们说："黄口小儿，不要评论前辈名士。当年我曾经和元帝、明帝两位皇帝以及王导、庾亮两位名公有过交往呢。"

【原文】

46. 王中郎年少时①，江虨为仆射，领选②，欲拟之为尚书郎③。有语王者，王曰："自过江来，尚书郎正用第二人④，何得拟我！"江闻而止。

【注释】

①王中郎：王坦之，参《言语》72 注①。

②领选：指兼任吏部尚书。选，指选部，即吏部。

③尚书郎：尚书省所属的主办官员，负责起草文书等事务。

④第二人：指第二流人物。晋人注重门第，第二流人指那些家世贫寒的人；王坦之出身世家，所以不愿担任尚书郎。

【译文】

北中郎将王坦之年轻时，江虨担任尚书左仆射，兼任吏部尚书，他想安排王坦之担任尚书郎。有人告诉了王坦之，王坦之说："自从过江以来，尚书郎只用第二流人物担任，怎么能考虑到我呢！"江虨听说后，就搁下了这件事。

【原文】

47. 王述转尚书令①，事行便拜。文度曰②："故应让杜许③。"蓝田云："汝谓我堪此不！"文度曰："何为不堪！但克让自是美事，恐不可阙④。"蓝田慨然曰："既云堪，何

为复让？人言汝胜我，定不如我。”

【注释】

①王述：王文度的父亲，袭爵蓝田侯，参《文学》22 注③。

②文度：王坦之，字文度。

③杜许：不详何人。

④阙：通“缺”。

【译文】

王述升任尚书令，诏令一下达立即去就职。文度说：“当然应该让一让杜许。”王述说：“你说我能否胜任这个职务？”文度说：“怎么不胜任！不过能够谦让本是好事，恐怕是少不了的。”王述感慨地说：“既然说能够胜任，为什么又要谦让呢？别人说你胜过我，我看终究不如我。”

【原文】

48. 孙兴公作《庾公诔》①，文多托寄之辞。既成，示庾道恩②。庾见，慨然送还之，曰：“先君与君，自不至于此。”

【注释】

①孙兴公：孙绰，字兴公，参《言语》84 注①。《庾公诔》：参《文学》78 注①。

②庾道恩：庾羲，字叔和，小字道恩，庾亮的儿子，曾任吴国内史。

【译文】

孙兴公撰写《庾公诔》，文中有很多虚构友情的话。写成后，拿去给庾道恩看。庾道恩看后，愤激地送还给他，说道：“先父和

您的关系本来尚未到这地步。”

【原文】

49. 王长史求东阳①，抚军不用②。后疾笃，临终，抚军哀叹曰：“吾将负仲祖。”于此命用之。长史曰：“人言会稽王痴，真痴。”

【注释】

①王长史：王濛，字仲祖，曾任司徒左长史，参《言语》54 注④。

②抚军：指晋简文帝司马昱，曾任抚军大将军、会稽王，下文即称“会稽王”。

【译文】

左长史王仲祖请求出任东阳太守，抚军大将军司马昱没有任用他。后来王仲祖病重，临终时，司马昱哀叹道：“我将会对不起仲祖。”于是下令任用他。王仲祖说：“人说会稽王痴，真痴。”

【原文】

50. 刘简作桓宣武别驾①，后为东曹参军②，颇以刚直见疏。尝听记③，简都无言。宣武问：“刘东曹何不下意？”答曰：“会不能用④。”宣武亦无怪色。

【注释】

①刘简：字仲约，官至大司马参军。桓宣武：桓温，谥号宣武侯。

②东曹参军：军府或王国官署办事部门的官员。东曹是分科办事的一个部门。

③听：处理。记：命令、指示一类的公文。

④会：终将；终归。

【译文】

刘简担任宣武侯桓温手下的别驾，后来又担任东曹参军，很因为刚烈正直被桓温疏远。曾经处理有关指令的公文，刘简一句话也没有说。桓温问道："刘东曹为什么不发表意见？"刘简回答说："终归不会被采用。"桓温听后，也没有责怪的神色。

【原文】

51．刘真长、王仲祖共行①，日旰未食②。有相识小人贻其餐③，肴案甚盛，真长辞焉。仲祖曰："聊以充虚，何苦辞？"真长曰："小人都不可与作缘④。"

【注释】

①刘真长：刘惔，字真长。

②日旰（gàn 干）：天色晚。

③小人：对士族阶层之外的平民百姓的蔑称。

④作缘：佛教用语，结因缘。

【译文】

刘真长、王仲祖一起出行，天色已晚尚未吃饭。有个相识的小人给他们送来饭食，菜肴非常丰盛，真长辞谢了。仲祖说："暂且用来充饥，何必竭力推辞？"真长说："小人全然不能跟他结缘。"

【原文】

52．王脩龄尝在东山①，甚贫乏。陶胡奴为乌程令②，送一船米遗之。却不肯取，直答语："王脩龄若饥，自当就谢仁祖索食③，不须陶胡奴米。"

【注释】

①王脩龄：王胡之，字脩龄，参《言语》81 注①。东山：参《言语》69 注②。

②陶胡奴：陶范，小字胡奴，参《文学》97 注③。乌程：县名，晋代属吴兴郡，是郡的治所，即今浙江吴兴。

③谢仁祖：谢尚，字仁祖，参《言语》46 注①。

【译文】

王脩龄曾经在东山住过，生活很贫困。陶胡奴担任乌程县令，就送一船米去给他。王脩龄推辞不肯接受，只是回话说："王脩龄如果受饿，自然会去谢仁祖那儿要吃的，不需要陶胡奴的米。"

【原文】

53. 阮光禄赴山陵①，至都，不往殷、刘许②，过事便还。诸人相与追之。阮亦知时流必当逐己③，乃遄疾而去④，至方山不相及⑤。刘尹时为会稽⑥，乃叹曰："我入，当泊安石渚下耳⑦，不敢复近思旷傍。伊便能捉杖打人，不易⑧。"

【注释】

①阮光禄：阮裕，字思旷，参《德行》32 注①。山陵：帝王的陵墓，这里指晋成帝的陵墓。

②殷、刘：指殷浩、刘惔。殷浩，参《言语》80 注②。

③时流：当时的名流。

④遄（chuán 船）疾：急速。

⑤方山：山名，在建康东南。

⑥为：一本作"索"。

⑦安石：谢安，字安石。当时阮裕居剡山，谢安在东山，都在会稽郡，所以刘惔提到他们两人。

⑧不易：不会改变。这句话有不同解释，据恩田仲任辑《世说音释》说，“不易，言不易当”，意思是不容易抵挡。

【译文】

光禄大夫阮思旷去祭奠晋成帝司马衍的陵墓，到了京都，没有去殷浩、刘惔的住处，办完事情就回去。大家知道后，一起去追赶他。阮思旷也知道这些名流一定会追赶自己，便急速离去，一直到方山不会被追上为止。丹阳尹刘惔当时正要求出任会稽太守，便叹息说：“我进入会稽，要把船停泊在安石附近的小洲边，不敢再靠近思旷身旁。否则他就能拿木棍打人，不会改变的。”

【原文】

54．王、刘与桓公共至覆舟山看①。酒酣后，刘牵脚加桓公颈，桓公甚不堪，举手拨去。既还，王长史语刘曰：“伊讵可以形色加人不②！”

【注释】

①王、刘：指王濛、刘惔。桓公：桓温。覆舟山：山名，在今江苏南京市东北，因形如覆舟得名。

②形色：脸色。

【译文】

王濛、刘惔和桓温共同到覆舟山去游览。酒喝得痛快以后，刘惔提起腿架到桓温脖子上，桓温很不能忍受，抬手拨开。回来后，王濛对刘惔说：“他难道可以拿脸色给人看吗！”

【原文】

55．桓公问桓子野①：“谢安石料万石必败②，何以不

谏?”子野答曰：“故当出于难犯耳。”桓作色曰：“万石挠弱凡才[3]，有何严颜难犯!”

【注释】

①桓子野：桓伊，字叔夏，小字子野，官至护军将军，死后追赠右将军。

②万石：谢万，字万石，参《言语》77注①。晋穆帝升平三年（公元359年），豫州刺史谢万奉命北伐燕国，由于不能抚慰将士，大失军心，又逢徐、兖二州刺史郗昙因病退守彭城，谢万误以为已被敌军击败，便仓皇撤退，使晋失去了大片国土。

③挠弱：懦弱。

【译文】

桓温问桓子野：“谢安石已经预料到万石一定会失败，为什么不劝告他?”子野回答说：“自然是由于不易冒犯呀。”桓温板起脸来说：“万石是个懦弱的庸才，有什么严颜厉色不易冒犯的!”

【原文】

56. 罗君章曾在人家[1]，主人令与坐上客共语，答曰：“相识已多[2]，不烦复尔。”

【注释】

①罗君章：罗含，字君章，晋人，官至廷尉、长沙相。

②多：这里的意思是时间久。

【译文】

罗君章曾经在别人家里，主人叫他和在座的宾客一起说说话，他回答说：“大家相识已久，不必麻烦再这样做了。”

【原文】

57. 韩康伯病[①]，拄杖前庭消摇[②]。见诸谢皆富贵[③]，轰隐交路[④]，叹曰："此复何异王莽时[⑤]!"

【注释】

①韩康伯：韩伯，字康伯，参《德行》38注④。

②消摇：同"逍遥"，优闲自在。

③诸谢：指谢安及其子侄。

④轰隐交路：指车马轰隆作响，充盈道路。

⑤王莽：字巨君，西汉人，汉平帝时任太傅，号安汉公，后篡立称王，改国号为新。在位十五年，宗族中共有十侯、五大司马，显赫一时。

【译文】

韩康伯生病，柱着手杖在前院里随意漫步。他见到谢家众人都富贵起来，车马轰鸣，充盈道路，就慨叹地说："这又和王莽时有什么不同呢!"

【原文】

58. 王文度为桓公长史时，桓为儿求王女，王许咨蓝田。既还，蓝田爱念文度，虽长大，犹抱著膝上。文度因言桓求己女婚。蓝田大怒，排文度下膝，曰："恶见文度已复痴[①]，畏桓温面。兵，那可嫁女与之!"文度还报云："下官家中先得婚处。"桓公曰："吾知矣，此尊府君不肯耳[②]。"后桓女遂嫁文度儿[③]。

【注释】

①恶见：不愿意见到。恶，厌恶。

②尊府君：等于说令尊。王述曾任临海太守，所以可称府君。

③“后桓”句：魏晋时期注重门第贵贱，门第不相当一般不通婚，但寒门之女可嫁名门，而名门之女则不可下嫁寒族。桓温此时虽然名位很高，但不是名门势族，所以王述不把孙女嫁给桓家，文度儿子却可以娶桓女为妻。

【译文】

王文度担任桓温手下的长史时，桓温为儿子求娶王文度的女儿，王文度答应回去和父亲蓝田侯王述商议。回家后，王述喜爱文度，虽然长大了，还是抱在膝头上。文度便趁机说到桓温求娶自己女儿的事。王述大怒，把文度推下膝去，说道：“我不愿见到文度又发痴了，害怕桓温的面子过不去。当兵的，哪能把女儿嫁给他家呢！”文度只好回复桓温说：“我家中已经先有了许配女儿的夫家。”桓温说：“我知道了，这是令尊不肯罢了。”后来桓温的女儿就嫁给了文度的儿子。

【原文】

59. 王子敬数岁时①，尝看诸门生樗蒱②，见有胜负，因曰：南风不竞③。门生辈轻其小儿，乃曰：“此郎亦管中窥豹④，时见一斑。”子敬瞋目曰⑤：“远惭荀奉倩，近愧刘真长⑥。”遂拂衣而去。

【注释】

①王子敬：王献之，字子敬，参《德行》39注①。

②门生：本指门下弟子，两晋南北朝时期对依附世家豪族的寒士也称门生。樗蒱（chūpú 初葡）：一种赌博游戏，类似后世的掷骰子。

③南风不竞：据《左传·襄公十八年》记载，楚郑交战，晋国的乐师师旷说，我屡次唱北方的歌曲，又唱南方的歌曲，“南风不竞”（南方的曲调不强劲），多有死亡之音，楚国一定不能胜利。这里王子敬引用来指坐在南边的门生将要失败。

④郎：童仆对主人儿子的尊称。

⑤瞋（chēn 嗔）目：发怒时睁大眼睛。

⑥“远惭”二句：据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说，荀、刘二人择交甚严，不蓄门生，即使有门生也不与交往，因而不致受辱。荀奉倩，荀粲，字奉倩，三国时魏国人。

【译文】

王子敬才几岁时，曾经观看一些门生赌博，见到他们有强有弱，就说："南风不竞。"门生们轻视他是个小孩，就说："这位小郎也算是管中窥豹，有时也可见一斑。"子敬气得瞪大眼睛说："远的人，我有愧于荀奉倩；近的人，我有愧于刘真长。"于是拂袖而去。

【原文】

60. 谢公闻羊绥佳①，致意令来，终不肯诣。后绥为太学博士②，因事见谢公，公即取以为主簿。

【注释】

①羊绥：字仲彦，曾任太学博士、中书侍郎。

②太学博士：学官名，在太学教授五经。太学是中央政府设在京城的最高学府，也称国学。

【译文】

谢安听说羊绥这个人很好，就托人致意要他来见面，羊绥始终不肯登门。后来羊绥担任太学博士，因事见到谢安，谢安立即就调他来担任主簿。

【原文】

61. 王右军与谢公诣阮公①，至门，语谢："故当共推主人②。"谢曰："推人正自难。"

【注释】

①阮公：阮裕，字思旷。

②推：推崇；推许。

【译文】

右军将军王羲之和谢安去拜访阮裕，到了门前，王羲之对谢安说："我们当然要共同推许主人。"谢安说："推许别人恰恰很难。"

【原文】

62. 太极殿始成①，王子敬时为谢公长史，谢送版使王题之②。王有不平色，语信云："可掷著门外。"谢后见王，曰："题之上殿何若？昔魏朝韦诞诸人亦自为也③。"王曰："魏阼所以不长④。"谢以为名言。

【注释】

①太极殿：东晋孝武帝时建造的宫殿。

②版：这里指木匾。

③韦诞：字仲将，三国时魏国人，擅长楷书大字，官至光禄大夫。据说魏时建陵云阁，匾额钉好后尚未题字，就让韦诞在吊起的凳子上题匾，题完下来，鬓发都白了。《巧艺》3 则所记略有不同，可参看。

④阼（zuò 作）：通"祚"，皇统；帝位。

【译文】

太极殿刚落成，王子敬当时担任谢安手下的长史，谢安派人

送块木匾去让王子敬题写。王子敬脸上有不满的神色，告诉派来的人说："该把它扔在门外。"谢安后来见到王子敬，说道："题匾后送上正殿怎么样？昔日魏朝韦诞等人也写过的。"王子敬说："这正是魏朝皇位不长的原因。"谢安认为这是名言。

【原文】

63. 王恭欲请江卢奴为长史①，晨往诣江，江犹在帐中。王坐，不敢即言，良久乃得及。江不应，直唤人取酒，自饮一碗，又不与王。王且笑且言："那得独饮？"江云："卿亦复须邪？"更使酌与王。王饮酒毕，因得自解去。未出户，江叹曰："人自量②，固为难！"

【注释】

①王恭：字孝伯，参《德行》44注①。江卢奴：江敳（ái 皑），字仲凯，小字卢奴，为人朴实谦让，历任黄门侍郎、骠骑咨议。

②量：评价；估量。

【译文】

王恭想请江卢奴担任长史，早晨去拜访他，江卢奴还在帐中睡着。王恭坐着，不敢立即开口，过了许久才说到这件事。江卢奴不回答，只是叫人拿酒来，自己喝了一碗，又不给王恭喝。王恭边笑边说："哪能独自喝呢？"江卢奴说："你也要喝吗？"又叫仆人倒酒给王恭。王恭喝完酒，趁机自找借口告辞。尚未出门，江卢奴感叹地说："一个人要自己估量自己，本来就难啊！"

【原文】

64. 孝武问王爽①："卿何如卿兄？"王答曰："风流秀

出[②]，臣不如恭，忠孝亦何可以假人[③]！”

【注释】

①孝武：指晋孝武帝司马曜，参《德行》46注①。王爽：参《文学》101注①。他是王恭的弟弟，下文问的“卿兄”即指王恭。

②风流：风采；神韵。

③“忠孝”句：意思是在忠孝方面自己比哥哥强。假人，借给别人。

【译文】

晋孝武帝司马曜问王爽：“你比你的哥哥怎么样？”王爽回答说：“风流出众，我比不上王恭，至于忠孝之名，又怎么可以让给别人呢！”

【原文】

65. 王爽与司马太傅饮酒[①]，太傅醉，呼王为小子[②]。王曰：“亡祖长史[③]，与简文皇帝为布衣之交[④]；亡姑、亡姊[⑤]，伉俪二宫[⑥]。何小子之有？”

【注释】

①司马太傅：指司马道子，曾任太傅，参《言语》98注①。

②小子：尊者对卑者的轻贱称呼。

③亡祖：指王爽的祖父王濛，官至司徒左长史。

④布衣之交：不拘地位身份高低的朋友。布衣，平民。

⑤亡姑：指王穆之，是晋哀帝皇后。亡姊：指王法惠，是晋孝武帝皇后。

⑥伉俪（kànglì抗丽）：夫妻；配偶。

【译文】

王爽和太傅司马道子一起喝酒，司马道子喝醉了，称呼王爽

为小子。王爽说："我故世的祖父左长史，和简文帝是布衣之交；故世的姑姑、姐姐，是两宫皇后。怎么能有小子的称呼？"

【原文】

66. 张玄与王建武先不相识①，后遇于范豫章许②，范令二人共语。张因正坐敛衽③，王熟视良久，不对。张大失望，便去，范苦譬留之④，遂不肯住。范是王之舅，乃让王曰⑤："张玄，吴士之秀，亦见遇于时，而使至于此，深不可解。"王笑曰："张祖希若欲相识，自应见诣。"范驰报张，张便束带造之⑥。遂举觞对语，宾主无愧色。

【注释】

①张玄：字祖希，参《言语》51 注①。王建武：王忱，参《德行》44 注②。

②范豫章：范宁，参《言语》97 注①。

③敛衽：整理衣襟，表示恭敬。

④譬留：劝导挽留。

⑤让：责备。

⑥束带：指整理衣饰，表示庄重。

【译文】

张玄和建武将军王忱原先不相识，后来在豫章太守范宁那里相遇，范宁叫两人一同谈谈。张玄就正襟危坐，王忱却久久地注目看着他，不答话。张玄非常失望，便要回去，范宁苦苦地劝说挽留他，他最终也不肯留下。范宁是王忱的舅舅，就责备王忱说："张玄是吴地人士中的杰出人物，又被时贤所看重，你却使他到了这种地步，很不可理解。"王忱笑着说："张祖希如果想结识我，当然应该上门来见我。"范宁急忙把这话告知张玄，张玄便穿好礼服前去拜访他。两人于是举杯谈论，宾主都没有惭愧的神色。

雅量第六

【题解】

雅量指风雅恢宏的度量，即遇事镇静自若，举止不异于常。这是魏晋风度中的一种，人们也常以此来品评人物，因而很受士人的重视。

《雅量》门共有四十二则故事，其中各类人物表现出来的气度大同小异，但由此探求他们的内心，却有种种不同。有的出于对统治者的蔑视，如嵇康临刑东市，神气不变。有的是自然率真的本性，如王羲之见郗家来选女婿，坦腹东床；庾会遭到温峤的恐吓，依旧神色恬然。但有相当部分是故作雅量以矫情自饰，如谢安闻淮上大捷，依旧向局弈棋，意色举止不异于常；王献之突遇大火，却不慌不忙，扶凭左右而出。至于庾敳回答太傅司马越贷钱之问，谢安在桓温宴上作洛生咏，则是以雅量来作为全身远祸的手段了。

【原文】

1. 豫章太守顾劭①，是雍之子②。邵在郡卒，雍盛集僚属，自围棋。外启信至，而无儿书，虽神气不变，而心了其故，以爪掐掌，血流沾褥。宾客既散，方叹曰："已无延陵之高③，岂可有丧明之责④！"于是豁情散哀，颜色自若。

【注释】

①顾劭：字孝则，三国时吴国人，官至豫章太守。

②雍：顾雍，字元叹，顾劭的父亲，曾任会稽丞，行太守事，在吴任丞相，执政十九年。

③延陵之高：延陵本为春秋时吴国贵族季札的封邑（在今江苏武进），这里用来代指季札。据《礼记》记载，季札在儿子死后埋葬时很平静地说，骨肉重新回到土里是命里注定的，他的魂魄则到处都可以存在。孔子评价他这种态度合于礼。顾雍用“延陵之高”来表示对丧子持坦然的态度。

④丧明之责：丧明，指丧失视力。《礼记·檀弓》中说，子夏死了儿子后把眼睛哭瞎了，曾子批评他的这种行为，子夏听后连连认错。这里用“丧明之责”来表示儿子死后因哀毁过礼而受到责备。

【译文】

豫章太守顾劭，是顾雍的儿子。顾劭在任上死时，顾雍正召集大批下属欢聚，他自己在下围棋。门外报告说豫章的使者来了，却没有儿子的书信，顾雍虽然神态不变，但是心里已经明白了其中的缘故，他用指甲掐着手掌，血流下来沾湿了坐垫。宾客散去以后，他才叹息说：“我已经无法做到像延陵季札那样旷达了，难道可以哭瞎眼睛受人指责吗！”于是放宽胸怀，排解哀痛，神色坦然自若。

【原文】

2. 嵇中散临刑东市①，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②。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③，吾靳固不与④，《广陵散》于今绝矣！”太学生三千人上书⑤，请以为师，不许。文王寻亦悔焉⑥。

【注释】

①嵇中散：嵇康，参《德行》16注②。

②《广陵散（sǎn 伞）》：琴曲名，又称《广陵止息》，是篇幅最长的琴曲之一。

③袁孝尼：袁准，字孝尼，参《文学》67注⑤。

④靳固：吝惜；舍不得。

⑤太学生：太学是我国古代的最高学府，其中的学生称为太学生。

⑥文王：指晋文王司马昭，参《德行》15注①。

【译文】

中散大夫嵇康在东市被处决时，神态不变，向人要过琴来弹奏，弹了《广陵散》一曲。曲子奏完，说道："袁孝尼曾经请求学习这支曲子，我舍不得传给他，《广陵散》从今以后绝响了！"当时有三千名太学生联名上书，请求让嵇康当老师，没有得到准许。晋文王司马昭不久也后悔杀了嵇康。

【原文】

3. 夏侯太初尝倚柱作书[①]，时大雨，霹雳破所倚柱[②]，衣服焦然[③]，神色无变，书亦如故。宾客左右皆跌荡不得住[④]。

【注释】

①夏侯太初：夏侯玄，字太初，参《方正》6注①。

②霹雳：惊雷。

③焦然：烧焦的样子。

④跌荡：摇晃跌倒。

【译文】

夏侯太初曾经靠在柱子上写字，当时下着大雨，惊雷击坏了

他靠着的柱子，衣服也烧焦了，但神色不变，照样在写。宾客和侍从都摇摇晃晃，站不住脚。

【原文】

4. 王戎七岁①，尝与诸小儿游。看道边李树多子折枝，诸儿竞走取之，唯戎不动。人问之，答曰："树在道边而多子，此必苦李。"取之信然。

【注释】

①王戎：参《德行》16注①。

【译文】

王戎七岁时，曾经和一些小孩子游玩。看见路边的李树上有许多果子，把树枝都压弯下来了，孩子们都争着跑去摘李子，只有王戎不动。有人问他，他回答说："树在路边却还有这么多果子，这一定是苦的李子。"摘下来一尝，果真是这样。

【原文】

5. 魏明帝于宣武场上断虎爪牙①，纵百姓观之。王戎七岁，亦往看。虎承间攀栏而吼②，其声震地，观者无不辟易颠仆③，戎湛然不动④，了无恐色。

【注释】

①魏明帝：曹叡，参《言语》13注①。宣武场：操场名，在洛阳宣武观北面。断虎爪牙：据《水经·谷水注》引《竹林七贤论》说，魏明帝在宣武场上筑起栅栏，包起虎的爪牙，让大力士轮流和虎搏斗。

②承间：乘隙。

③辟易：退让躲避。辟，同"避"。

④湛然：安定的样子。

【译文】

魏明帝曹叡包起老虎的爪牙，放在宣武场上，由大力士轮流和虎搏斗，听任百姓观看。王戎当时七岁，也前往观看。老虎趁机攀住栅栏吼叫，吼声震地，观看的人无不吓得退避跌倒，王戎却镇定不动，全没有一点恐怖的神色。

【原文】

6. 王戎为侍中，南郡太守刘肇遗筒中笺布五端①，戎虽不受，厚报其书。

【注释】

①刘肇：生平不详。他因这件行贿案，被终身除名。筒中笺布：又称黄润布，一种价格很贵的细布。端：布帛长度单位，两丈。

【译文】

王戎担任侍中时，南郡太守刘肇送给他五端长的筒中细布，王戎虽然没有接受，但还是深情地回了一封信。

【原文】

7. 裴叔则被收①，神气无变，举止自若。求纸笔作书，书成，救者多，乃得免。后位仪同三司②。

【注释】

①裴叔则：裴楷，字叔则，参《德行》18 注②。晋惠帝元康元年（公元 291 年），贾后专政，裴楷的儿女亲家杨骏被杀，他受牵连下狱。

②仪同三司：散官名，位非三公而待遇和三公相同。三司，即三公，指

太尉、司徒、司空。

【译文】

裴叔则被逮捕，神态不变，举止自若。要来纸笔写信，信写成后，营救他的人很多，才得以免罪。后来地位到了仪同三司。

【原文】

8. 王夷甫尝属族人事[①]，经时未行。遇于一处饮燕[②]，因语之曰："近属尊事[③]，那得不行？"族人大怒，便举樏掷其面[④]。夷甫都无言，盥洗毕，牵王丞相臂[⑤]，与共载去。在车中照镜，语丞相曰："汝看我眼光，乃出牛背上[⑥]。"

【注释】

①王夷甫：王衍，字夷甫，参《言语》23 注②。属（zhǔ 主）：同"嘱"，嘱托。

②燕：通"宴"。

③尊：对对方的尊称。

④樏（lěi 垒）：一种扁形食盒，中间有隔，每具有底有盖，叫做一沓。

⑤王丞相：王导，参《德行》27 注③。

⑥"汝看"二句：意思是目光向上，表示对受到侮辱的事不屑计较。

【译文】

王夷甫曾经嘱托族人办事，过了多时还没有办。后来遇在一处吃喝，便问那人："不久前托您办事，怎么还不办呢？"族人大怒，举起食盒就扔到他脸上。夷甫一言不发，盥洗干净，拉着丞相王导的胳膊，和他共同坐车走了。在车中照着镜子，对王导说："你看我的眼光，竟然超越牛背之上。"

【原文】

9. 裴遐在周馥所[①]，馥设主人[②]。遐与人围棋，馥司马行酒[③]。遐正戏，不时为饮，司马恚，因曳遐坠地。遐还坐，举止如常，颜色不变，复戏如故。王夷甫问遐："当时何得颜色不异？"答曰："直是暗当故耳[④]！"

【注释】

①裴遐：参《文学》19注①。周馥：字祖宣，曾任平东将军，以功封永宁伯。

②设主人：作主人宴请。

③行酒：依次劝酒。

④暗当：默默承受。

【译文】

裴遐在周馥家中，周馥以主人身份设宴款待。裴遐和人下围棋，周馥手下的司马负责敬酒。裴遐正下着棋，没有及时喝酒，司马很恼怒，就把他扯倒在地。裴遐回到座位上，举止如常，面不改色，依旧下棋。事后王夷甫问裴遐："当时怎么能做到面不改色的呢？"他回答说："只是默默地忍受着罢了！"

【原文】

10. 刘庆孙在太傅府[①]，于时人士多为所构，唯庾子嵩纵心事外[②]，无迹可间。后以其性俭家富，说太傅令换千万[③]，冀其有吝，于此可乘。太傅于众坐中问庾，庾时颓然已醉[④]，帻堕几上[⑤]，以头就穿取，徐答云："下官家故可有两娑千万[⑥]，随公所取。"于是乃服。后有人向庾道此，庾曰："可谓以小人之虑，度君子之心。"

【注释】

①刘庆孙：刘舆，字庆孙，曾任宰府尚书郎、颍川太守、东海王司马越长史。太傅：这里指司马越，字元超，封东海王，历任中书令、司空、太傅，晋怀帝时代表皇族势力专擅国政。

②庾子嵩：庾敳，字子嵩，参《文学》15注①。

③换：借贷。

④颓然：瘫下来的样子。

⑤帻（zé 责）：头巾，中空顶圆，形制如帽子。

⑥娑（suō 梭）："三"字的转音。两娑就是两三。

【译文】

刘庆孙在太傅府任职时，当时的人士很多被他设计陷害，只有庾子嵩不关心政事，没有空子可钻。后来由于庾子嵩生性节俭而家中富有，刘庆孙便怂恿太傅司马越向他借贷一千万钱，巴望他有所吝惜，从这里找到可乘之机。司马越在大庭广众中问庾子嵩，庾子嵩当时已经醉到，头巾落在几案上，他用头凑上去戴起来，慢悠悠地回答说："我家中确实能有两三千万，随您取多少。"刘庆孙这才服了。后来有人向庾子嵩说起这件事，庾子嵩说："这可以说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原文】

11．王夷甫与裴景声志好不同[①]，景声恶欲取之，卒不能回。乃故诣王，肆言极骂，要王答己[②]，欲以分谤[③]。王不为动色，徐曰："白眼儿遂作[④]。"

【注释】

①裴景声：裴邈，字景声，曾任太傅从事中郎、左司马、监东海王军事。

②要：逼迫；威胁。

③分谤：分担非议批评。

④白眼儿：好翻白眼的人。人生气时好翻白眼，所以这里指好发怒的人。

【译文】

王夷甫和裴景声志趣、爱好不同，景声不愿意王夷甫想任用自己，但是最终也无法改变。于是就故意到王夷甫那里去肆意指斥，极力痛骂，逼迫王夷甫回应自己，想以此来让王夷甫分担些别人的非议。王夷甫竟然不动声色，只是慢悠悠地说："白眼儿到底发作了。"

【原文】

12. 王夷甫长裴成公四岁①，不与相知。时共集一处，皆当时名士，谓王曰："裴令令望何足计②！"王便卿裴③，裴曰："自可全君雅志④。"

【注释】

①裴成公：裴頠，参《言语》23注③。

②裴令：裴楷，裴頠的叔父，曾任中书令。

③卿裴：用"卿"来称呼裴頠，这是不讲礼法的称呼。

④雅：敬词，对对方行为的美称。

【译文】

王夷甫比裴頠年长四岁，不和他相交好。两人同时聚会在一处，在座的都是当时的名士，有人对王夷甫说："裴令名望哪值得多考虑！"王夷甫便用卿来称呼裴頠，裴頠说："我自然可以成全您的志向。"

【原文】

13. 有往来者云："庾公有东下意①。"或谓王公②：

“可潜稍严③，以备不虞。”王公曰：“我与元规虽俱王臣，本怀布衣之好。若其欲来，吾角巾径还乌衣④，何所稍严！”

【注释】

①庾公：庾亮，字元规，参《德行》31注①。东下：当时庾亮镇守武昌，手握重兵，准备起兵东下建康，废黜王导。

②王公：王导。

③严：整治戒备。

④角巾：退隐者戴的一种有棱角的头巾。乌衣：即乌衣巷，在建康城南，王氏家族多居住在这里。

【译文】

有往来京都的人说：“庾亮有发兵东下的意图。”又有人对王导说：“应当暗中稍加戒备，以防不测。”王导说：“我和元规虽然都是朝廷大臣，但是本来就怀有平民百姓之间的情谊。如果他想来，我就径直回乌衣巷家中闲居，稍加戒备干什么！”

【原文】

14. 王丞相主簿欲检校帐下①，公语主簿：“欲与主簿周旋②，无为知人几案间事③。”

【注释】

①检校：检查核验。帐下：指部属。

②周旋：这里的意思是商议。

③几案间事：指公文案卷之类的事情。

【译文】

丞相王导的主簿想去查核部属，王导对这个主簿说：“我想和

主簿商议一下，不要去过问人家公文案卷上的事情。”

【原文】

15. 祖士少好财[①]，阮遥集好屐[②]，并恒自经营。同是一累，而未判其得失。人有诣祖，见料视财物，客至，屏当未尽[③]，余两小簏著背后[④]，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诣阮，见自吹火蜡屐，因叹曰："未知一生当著几量屐[⑤]！"神色闲畅。于是胜负始分。

【注释】

①祖士少：祖约，字士少，继其异母兄祖逖担任平西将军、豫州刺史，后响应苏峻反晋，事败，被石勒所杀。

②阮遥集：阮孚，字遥集，参《文学》76注③。屐（jī 机）：用木头或草、帛制成底的有齿的鞋子，践泥后可洗涤干净。

③屏当：同"摒当"，收拾；料理。

④簏（lù 鹿）：竹箱子。

⑤量：通"緉"，量词，相当于"双"。

【译文】

祖士少喜爱钱财，阮遥集喜爱木屐，两人都常常亲自料理。同样是一种牵累，因而无法判定他们的优劣。有人到祖士少家去，看见他正在料理、查点财物，客人来了，没有收拾完，剩下两小箱放在背后，斜过身子来遮住它，心神不能平静。有人到阮遥集家去，看见他亲自吹火给木屐上蜡，接着感叹地说："不知这一辈子会穿几双木屐！"神态悠闲自在。于是两人的高下才有分晓。

【原文】

16. 许侍中、顾司空俱作丞相从事[①]，尔时已被遇，游

宴集聚，略无不同。尝夜至丞相许戏，二人欢极。丞相便命使入己帐眠。顾至晓回转[②]，不得快孰；许上床便咍台大鼾[③]。丞相顾诸客曰："此中亦难得眠处。"

【注释】

①许侍中：许璪（zǎo 澡），字思文，曾任王导从事、侍中，官至吏部侍郎。顾司空：顾和，参《言语》33注①。

②回转：辗转反侧。

③咍（hāi 孩阴平）台：打鼾的声音。

【译文】

侍中许璪、司空顾和都担任丞相王导手下的从事，那时两人都已经受到赏识，参加游乐、宴饮、聚会，全都没有不同。两人曾经晚上到王导家玩，玩得欢快极了。王导便叫他们到自己帐中睡觉。顾和一直到天亮都辗转反侧，不能很快睡熟；许璪一上床就鼾声大作。王导回头对客人说："这里也难得个安眠的地方。"

【原文】

17. 庾太尉风仪伟长，不轻举止，时人皆以为假。亮有大儿数岁，雅重之质，便自如此，人知是天性。温太真尝隐幔怛之[①]，此儿神色恬然，乃徐跪曰："君侯何以为此[②]？"论者谓不减亮。苏峻时遇害[③]。或云："见阿恭[④]，知元规非假。"

【注释】

①温太真：温峤，字太真，参《言语》35注②。幔：帐幕。怛（dá 答）：惊吓；恐吓。

②君侯：本来是对列侯的尊称，后来转为对士大夫的尊称。

③苏峻：参《方正》25 注②。

④阿恭：庾会，字会宗，小字阿恭，庾亮的长子，苏峻之乱时遇害。

【译文】

太尉庾亮风度仪容雄伟魁梧，举止稳重，当时的人都认为这是做作。庾亮有个大儿子，才几岁，文雅庄重的气质，生来便像这样，人们才知道这是天性。温太真曾经躲在帐幕后面吓唬他，这孩子神色恬静，竟然慢悠悠地跪下来问道："君侯为什么做这种事？"议论人的人认为他不亚于庾亮。他在苏峻之乱时遇害了。有人说："见到阿恭的样子，就知道元规不是做作。"

【原文】

18. 褚公于章安令迁太尉记室参军①，名字已显而位微，人未多识。公东出，乘估客船②，送故吏数人③，投钱唐亭住④。尔时，吴兴沈充为县令⑤，当送客过浙江⑥，客出，亭吏驱公移牛屋下。潮水至，沈令起彷徨⑦，问："牛屋下是何物人⑧？"吏云："昨有一伧父来寄亭中⑨，有尊贵客，权移之。"令有酒色，因遥问："伧父欲食饼不？姓何等⑩？可共语。"褚因举手答曰："河南褚季野。"远近久承公名，令于是大遽⑪，不敢移公，便于牛屋下脩刺诣公⑫，更宰杀为馔具⑬，于公前鞭挞亭吏，欲以谢惭。公与之酌宴，言色无异，状如不觉。令送公至界。

【注释】

①褚公：褚裒，字季野，参《德行》34 注①。章安：县名，属临海郡，在今浙江临海附近。太尉：指郗鉴，当时为车骑将军，参《德行》24 注①。记室参军：参《言语》49 注①。按，褚裒当时只是参军，不掌记室。

②估客：贩货买卖的商人。

③送故：为离任长官送行。属吏要远送离职长官，这是当时的习俗。

④钱唐亭：钱唐县的驿亭，是官方设于路边供旅客食宿的客舍。

⑤沈充：生平不详。

⑥浙江：水名，到钱塘县境内又称为钱塘江。

⑦彷徨：徘徊。

⑧何物人：什么人。

⑨伧父（cāng fǔ 仓府）：六朝时南方人对北方人的蔑称，意为粗俗鄙贱的人。

⑩何等：什么。

⑪遽（jù 据）：惶恐。

⑫脩刺：备办名帖。脩，通“修”，备办。刺，名帖。

⑬馔具：酒食。

【译文】

褚季野由章安县令升任太尉郗鉴的记室参军，当时名声已大但官位尚低，人们还多不认识他。褚季野往东去赴任，乘坐的是商船，晚上和几位送行的属官到钱唐亭投宿。这时吴兴人沈充担任钱唐县令，恰好要送客人过浙江，客人到了，亭吏就驱赶褚季野，把他移到牛屋里。夜晚潮水涌来，沈县令起身到外面徘徊，问道：“牛屋里是什么人？”亭吏说：“昨天有个北方佬来亭中寄宿，因为有尊贵客人，就权且把他移到这里。”县令这时有了几分醉意，就远远地问道：“北方佬想不想吃饼？姓什么？可以一起谈谈。”褚季野就举起手来回答说：“河南褚季野。”远近的人久闻褚季野大名，县令于是大为惶恐，又不敢再让他搬移，便备办名帖在牛屋里拜见褚季野，并且重新宰杀牲畜，准备酒食，并当着褚季野的面鞭挞亭吏，想用这些行为来表示道歉和愧意。褚季野和他吃喝，言谈、脸色如常，好像没有觉察似的。后来县令把褚季野一直送到县界。

【原文】

19．郗太傅在京口①，遣门生与王丞相书，求女婿。丞相语郗信："君往东厢，任意选之。"门生归白郗曰："王家诸郎亦皆可嘉，闻来觅婿，咸自矜持，唯有一郎在东床上坦腹卧，如不闻。"郗公云："正此好！"访之，乃是逸少②，因嫁女与焉。

【注释】

①郗太傅：郗鉴，字道徽。京口：古城名，故址在今江苏镇江。

②逸少：王羲之，字逸少，参《言语》62注①。

【译文】

太傅郗鉴在京口时，派门生送信给丞相王导，想在王家找一位女婿。王导对郗鉴派来的人说："您到东厢房去，任意挑选。"门生回去报告郗鉴说："王家各位公子都值得赞美，听说来选女婿，都是庄重严肃的样子，只有一位公子在东边床上坦胸露腹躺着，好像没听见一样。"郗鉴说："就这一位好！"一打听，原来是王逸少，于是把女儿嫁给了他。

【原文】

20．过江初，拜官，舆饰供馔①。羊曼拜丹阳尹②，客来蚤者③，并得佳设④。日晏渐罄，不复及精，随客早晚，不问贵贱。羊固拜临海⑤，竟日皆美供，虽晚至，亦获盛馔。时论以固之丰华，不如曼之真率。

【注释】

①舆饰：全都整治。供馔：供给酒宴。

②羊曼：字祖延，历任黄门侍郎、晋陵太守、丹阳尹。

③蚤：通“早”。

④佳设：精美的酒宴。

⑤羊固：字道安，曾任临海太守、黄门侍郎。

【译文】

朝廷南渡初期，官员接受任命，都要办酒宴招待来客。羊曼出任丹阳尹时，客人来得早的，都能吃上精美的酒食。天晚以后东西渐渐吃完，就不能再谈得上精美了，只是随客人到的早晚而不同，不管职位高低。羊固出任临海太守时，整日都有精美的酒宴，即使晚到，也能吃上丰盛的酒食。当时的评论认为，羊固酒宴的丰盛精美，比不上羊曼的自然坦率。

【原文】

21. 周仲智饮酒醉①，瞋目还面谓伯仁曰②：“君才不如弟，而横得重名③！”须臾，举蜡烛火掷伯仁，伯仁笑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耳！”

【注释】

①周仲智：周嵩，字仲智，参《方正》26注②。

②伯仁：周颉，字伯仁，周仲智的哥哥，参《言语》30注①。

③横：无缘由地；意外地。

【译文】

周仲智喝醉了酒，瞪大眼睛掉过脸来对伯仁说：“您的才能不如我，却毫无缘由地获得盛名！”不一会儿，又举起点着的蜡烛向伯仁扔去，伯仁笑着说：“你用火攻，原来是用下策啊！”

【原文】

22. 顾和始为扬州从事，月旦当朝①，未入顷，停车州门外。周侯诣丞相②，历和车边，和觅虱，夷然不动③。周既过，反还，指顾心曰："此中何所有？"顾搏虱如故，徐应曰："此中最是难测地。"周侯既入，语丞相曰："卿州吏中有一令仆才④。"

【注释】

①月旦：农历每月初一。朝：这里指属官拜见上司。
②周侯：周顗，封武城侯。丞相：指王导，这时担任扬州刺史。
③夷然：安然。
④令仆：尚书令和仆射。

【译文】

顾和刚刚担任扬州府的从事时，每月初一该去拜见上司，在尚未进府之际，把车停在了州府门外。这时武城侯周顗来拜访王导，经过顾和的车旁边，顾和正在捉虱子，泰然自若，没有理会。周顗过去以后，又回转来，指着顾和的胸口说："这里面有些什么？"顾和依旧掐虱子，慢悠悠地回答说："这里边是最难测度的地方。"周顗进府以后，告诉王导说："你的属吏里有一位可以担任尚书令或者仆射的人才。"

【原文】

23. 庾太尉与苏峻战①，败，率左右十余人乘小船西奔。乱兵相剥掠②，射，误中舵工，应弦而倒，举船上咸失色分散③。亮不动容，徐曰："此手那可使著贼④！"众乃安。

【注释】

①苏峻：参《方正》25 注②。

②剥掠：掠夺。

③失色分散：《晋书·庾亮传》作“失色欲散”，文意较顺。

④“此手”句：意思是叛军不值得去射杀，以免弄脏了手。这是庾亮特意为误射舵工的人解嘲，使气氛轻松下来（据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说）。著贼，射中贼兵。

【译文】

太尉庾亮和苏峻交战，被打败后，领着十几个侍从乘小船向西逃跑。这时叛军正抢掠百姓，小船上的人向贼兵射箭，误中舵工，舵工应声倒下，全船的人都大惊失色，想要逃散。庾亮神色不变，慢悠悠说道：“这双手怎么可以让它去杀贼呢！”众人这才安定下来。

【原文】

24. 庾小征西尝出未还[①]，妇母阮，是刘万安妻[②]，与女上安陵城楼上[③]。俄顷，翼归，策良马，盛舆卫[④]。阮语女：“闻庾郎能骑，我何由得见？”妇告翼，翼便为于道开卤簿盘马[⑤]，始两转，坠马堕地，意色自若。

【注释】

①庾小征西：庾翼，参《言语》53 注①。因为他哥哥庾亮也曾任征西将军，所以这里称为庾小征西。

②刘万安：刘绥，字万安，官至骠骑长史。

③安陵：县名，在今河南鄢陵西北。

④舆卫：随从；卫士。

⑤卤簿：出行时的仪仗队。

【译文】

征西将军庾翼曾经外出未回，他的岳母阮氏，是刘万安的妻子，和女儿一起上安陵城城楼上迎望。不一会儿，庾翼回来了，骑着骏马，率领着浩大的卫队。阮氏对女儿说："听说庾郎善于骑马，我怎样才能见到呢?"庾翼妻子告诉庾翼，庾翼就为她在大道上摆开仪仗队，骑着马盘旋奔跑，刚转了两圈，就从马上摔到地上，但是仍然神态自若。

【原文】

25. 宣武与简文、太宰共载①，密令人在舆前后鸣鼓大叫，卤簿中惊扰。太宰惶怖，求下舆。顾看简文，穆然清恬②。宣武语人曰："朝廷间故复有此贤。"

【注释】

①宣武：指桓温，参《言语》55注①。简文：指晋简文帝司马昱，参《德行》37注①。太宰：指司马晞，字道升，晋元帝第四子，封武陵王，曾任太宰。

②穆然：沉静安详的样子。清恬：清静安适。

【译文】

宣武侯桓温和简文帝司马昱、太宰司马晞共乘一辆车，桓温暗地里指派人在车前车后擂鼓并大声喊叫，仪仗队中受到了惊扰。司马晞惊惶恐惧，要求下车。回头看看司马昱，他却镇静安详。桓温后来告诉别人说："朝廷里还是有这样的贤人。"

【原文】

26. 王劭、王荟共诣宣武①，正值收庾希家②。荟不自安，逡巡欲去③；劭坚坐不动，待收信还，得不定④，乃出。

论者以劭为优。

【注释】

①王劭：字敬伦，小字大奴，王导第五子，官至吴国内史。王荟：字敬文，小字小奴，王导的小儿子，官至镇军将军，死后追赠卫将军。

②庾希：字始彦，曾任徐、兖二州刺史。庾家是外戚，有权势，遭到桓温的忌恨，庾希的两个弟弟被桓温设计杀死，后来庾希聚众起兵，事败被杀。

③逡巡：犹豫；徘徊。

④得不定：得和不得成为定局。得，指捕获。

【译文】

王劭、王荟共同去拜访宣武侯桓温，正好遇上桓温下令收捕庾希一家。王荟内心不安，犹豫不决地想离开；王劭却坚定地坐着不动，直等到去收捕的人回来，事情有了结果，这才出来。议论的人认为王劭要强一些。

【原文】

27. 桓宣武与郗超议芟夷朝臣①，条牒既定②，其夜同宿。明晨起，呼谢安、王坦之入③，掷疏示之。郗犹在帐内。谢都无言，王直掷还，云："多。"宣武取笔欲除，郗不觉窃从帐中与宣武言④。谢含笑曰："郗生可谓入幕宾也⑤。"

【注释】

①郗超：参《言语》59注③。芟（shān 山）夷：除掉。

②条牒：分项陈述的文书。

③王坦之：参《言语》72注①。

④不觉：禁不住。

⑤“郗生”句：这里谢安采用了双关的修辞方式，说郗超既是幕府之宾，同时又是幕帐之宾，讽刺他在幕后出主意。生，儒生，读书人。幕宾，本是将军、大官幕府中的属官，也称幕僚，这里同时指帐幕中的宾客。

【译文】

宣武侯桓温和郗超商议除去朝廷大臣，上奏文书拟定以后，当晚两人一起歇息。第二天早晨起来，桓温就叫谢安、王坦之进来，把奏疏稿扔给他们看，这时郗超还睡在帐中。谢安看后一言未发，王坦之则径直扔还给桓温，说道：“太多。”桓温提笔想删除一些，郗超禁不住私下从帐中和桓温说话。谢安含笑说：“郗生真可说是入幕之宾啊。”

【原文】

28. 谢太傅盘桓东山时①，与孙兴公诸人泛海戏②。风起浪涌，孙、王诸人色并遽③，便唱使还。太傅神情方王④，吟啸不言⑤。舟人以公貌闲意说，犹去不止。既风转急⑥，浪猛，诸人皆喧动不坐。公徐云：“如此，将无归⑦！”众人即承响而回。于是审其量，足以镇安朝野。

【注释】

①谢太傅：谢安。盘桓：徘徊；逗留。东山：参《言语》69注②。

②孙兴公：孙绰，字兴公，参《言语》84注①。

③王：指王羲之。

④神情：精神兴致。王：通“旺”。

⑤吟啸：吟咏、吹口哨。

⑥转：更；更加。

⑦将无：用于测度而意思偏于肯定，相当于“恐怕”、“大概”。

【译文】

太傅谢安在东山逗留时，和孙兴公等人乘船到海上游乐。风起浪涌，孙兴公、王羲之等人全都神色惊惧，便提议让船开回去。谢安却精神兴致正旺，吟咏长啸，不说一句话。船夫因为他神态悠闲，心情愉悦，就依旧前行未停。待到风势更急、浪头更猛之后，大家都喊叫惊扰，坐不住了。谢安这才慢悠悠地说："既然这样，恐怕该回去了吧！"大家随即应声而回。从这件事上人们清楚了他的气度，认为他完全能够安定全国上下。

【原文】

29. 桓公伏甲设馔，广延朝士，因此欲诛谢安、王坦之[①]。王甚遽，问谢曰："当作何计？"谢神意不变，谓文度曰："晋阼存亡，在此一行。"相与俱前。王之恐状，转见于色[②]；谢之宽容，愈表于貌。望阶趋席，方作洛生咏[③]，讽"浩浩洪流[④]"。桓惮其旷远，乃趣解兵[⑤]。王、谢旧齐名，于此始判优劣。

【注释】

①"桓公"三句：简文帝临死时，下诏令要桓温回朝辅政。桓温认为这是吏部尚书谢安、侍中王坦之设计夺他的兵权，因此想借机会杀掉他们。

②转：渐渐地。

③"方作"句：模仿洛阳书生读书的声音来吟诗。方，通"仿"，模仿。按，谢安能作洛下书生咏，只是因为小时鼻子有过毛病，所以鼻音较重，音色接近洛下书生。

④浩浩洪流：语出嵇康《赠秀才入军》诗，意思是大河奔流，浩浩荡荡。

⑤趣：通"促"，立即；赶快。

【译文】

桓温埋伏甲士摆设酒宴，广泛邀请朝中官员，想趁这个机会杀掉谢安、王坦之。王坦之十分惊慌，问谢安："应当采取什么办法？"谢安神色不变，对王坦之说："晋朝的存亡，就看我们这一次的做法了。"两人一同前去赴宴。王坦之惊慌的模样，越来越表现在脸色上；谢安镇静的神情，也在容貌上表现得更加清楚。他走向台阶，进入座席，模仿洛阳书生吟诗的声调，朗诵起"浩浩洪流"的诗句。桓温慑于他那种旷达超远的气度，就急忙撤去了伏兵。王坦之、谢安原先名望相等，从这件事上才分出了高下。

【原文】

30. 谢太傅与王文度共诣郗超，日旰未得前①。王便欲去，谢曰："不能为性命忍俄顷②？"

【注释】

①日旰（gàn 干）：天色晚。

②"不能"句：郗超是桓温的心腹，执掌生杀大权，所以谢安有这样的顾虑。俄顷，一会儿。

【译文】

太傅谢安和王文度一起去拜访郗超，等到天色已晚还未能上前去见。王文度便想走，谢安说："就不能为了性命再忍耐片刻吗？"

【原文】

31. 支道林还东①，时贤并送于征虏亭②。蔡子叔前至③，坐近林公；谢万石后来④，坐小远。蔡暂起，谢移就其处。蔡还，见谢在焉，因合褥举谢掷地，自复坐。谢冠帻倾脱⑤，乃徐起，振衣就席，神意甚平，不觉瞋沮。坐

定，谓蔡曰："卿奇人，殆坏我面[6]。"蔡答曰："我本不为卿面作计。"其后二人俱不介意。

【注释】

①支道林：参《言语》45注②。还东：这里指从建康回到会稽。

②征虏亭：亭名，在今江苏江宁东，据说是晋太安年间征虏将军谢安所建，人们常在这里送客。

③蔡子叔：蔡系，字子叔，官至抚军长史。

④谢万石：谢万，字安石，参《言语》77注①。

⑤冠帻（zé责）：头巾。

⑥殆：几乎。

【译文】

支道林将回到东边去，当时的名士全都到征虏亭为他送行。蔡子叔先到，坐得靠近支道林；谢万石后到，坐得稍稍远些。蔡子叔临时起身，谢万石就移坐到他坐的地方。蔡子叔回来，见到谢万石在自己位子上，就连同坐垫端起他来扔到地上，自己再坐回去。谢万石头巾歪掉下来，于是慢慢站起身，抖干净衣服，坐回自己座位，神色很平静，看不出气恼沮丧的样子。坐定后，对蔡子叔说："你是个怪人，几乎弄破了我的脸。"蔡子叔回答说："我本来就没有替你的脸面考虑。"这以后两人都不介意。

【原文】

32. 郗嘉宾钦崇释道安德问[1]，饷米千斛[2]，修书累纸，意寄殷勤。道安答直云："损米[3]，愈觉有待之为烦[4]。"

【注释】

①释道安：东晋名僧，俗姓卫，饱读经典，以博学闻名。

②斛（hú 胡）：容量单位，十斗为一斛。

③损：客套话，等于说承蒙赐与。

④有待：有所待；有所凭借。《庄子·逍遥游》认为，只有无所待，才能获得精神的真正自由。

【译文】

郗嘉宾钦敬推崇道安和尚的德望，送他一千斛米，并且写了一叠纸的长信，表达诚恳深厚的情意。道安的答复只是说："承蒙您赐米，但更加觉得有所依赖是烦恼的。"

【原文】

33. 谢安南免吏部尚书还东①，谢太傅赴桓公司马出西②，相遇破冈③。既当远别，遂停三日共语。太傅欲慰其失官，安南辄引以它端。虽信宿中涂④，竟不言及此事。太傅深恨在心未尽，谓同舟曰："谢奉故是奇士。"

【注释】

①谢安南：谢奉，字弘道，曾任安南将军、广州刺史、吏部尚书。

②"谢太"句：谢安多年隐居东山，年过四十才应征西大将军桓温召请，出任司马。

③破冈：即破冈渎，水渠名，在建康东句容县（今属江苏）南面。

④信宿：连住两夜。涂：通"途"。

【译文】

安南将军谢奉被免去吏部尚书后回东边去，太傅谢安出任桓温的司马往西边来，两人在破冈相遇。既然将要久别，于是停留三天一起交谈交谈。谢安对他丢官的事想安慰一番，谢奉却总是用别的事岔开。虽然在途中同住了两夜，两人却一直没有谈到这

件事。谢安深深遗憾自己的心意没有全部表达出来，对同船的人说：“谢奉的确是个奇人。”

【原文】

34. 戴公从东出[①]，谢太傅往看之。谢本轻戴，见，但与论琴书。戴既无吝色[②]，而谈琴书愈妙。谢悠然知其量[③]。

【注释】

①戴公：戴逵，字安道，擅长鼓琴、绘画、铸造和雕刻，曾被征为国子博士，未就职，后移居会稽剡县。东出：这里指从会稽往京都建康。

②吝色：不乐意的神色。

③悠然：超远闲适的样子。

【译文】

戴逵从东边来京都，太傅谢安去看望他。谢安本来就轻视戴逵，见面后，只是和他谈论琴艺、书法。戴逵不但没有不乐意的神色，而且谈起琴艺、书法来更为高妙。谢安这才了解到他超远闲适的气度。

【原文】

35. 谢公与人围棋，俄而谢玄淮上信至[①]，看书竟，默然无言，徐向局[②]。客问淮上利害，答曰：“小儿辈大破贼。”意色举止，不异于常。

【注释】

①谢玄：参《言语》78 注②。淮上：淝水大战发生在淮河流域，淮上即指大战的前线。按，晋孝武帝太元八年（公元 383 年），前秦苻坚企图南下灭晋，当时晋朝以谢安为征讨大都督，谢安派弟弟谢石、侄儿谢玄率军拒敌，在

淝水大败苻坚。

②局：棋局。

【译文】

谢安和客人下围棋，不一会儿，谢玄从淝水前线派来的使者到了，谢安看完信，默不作声，又慢慢地转向棋局。客人问到前线的胜负情况，他回答说："孩子们大破贼兵。"说话时的神态举动，和平常没有不同。

【原文】

36. 王子猷、子敬曾俱坐一室①，上忽发火，子猷遽走避，不惶取屐②；子敬神色恬然，徐唤左右扶凭而出③，不异平常。世以此定二王神宇④。

【注释】

①王子猷：王徽之，字子猷，为人任情放达，恃才傲物，官至黄门侍郎。子敬：王献之，字子敬，王徽之的弟弟，参《德行》39注①。

②惶：通"遑"，闲暇。

③扶凭：扶着；架着。走路要人搀扶是晋时贵族崇尚的气派。

④神宇：神情气度。

【译文】

王子猷、王子敬曾经同坐一间屋里，屋上忽然起火，子猷赶紧逃避，连木屐都来不及取来穿上；子敬却神态安详，慢条斯理地唤来侍从搀扶着走出去，和平时没有不同。世人就根据这件事来判定二王神情气度的高下。

【原文】

37．苻坚游魂近境①，谢太傅谓子敬曰："可将当轴了其此处②。"

【注释】

①苻坚：参《言语》94注③。游魂：游荡的鬼魂，这是对敌寇的蔑称。

②将：以……为将。当轴：指执政者或位居要职的人。

【译文】

苻坚的兵寇逼近边境，太傅谢安对王子敬说："可以选个执政大臣当统帅，把他们就地了结。"

【原文】

38．王僧弥、谢车骑共王小奴许集①，僧弥举酒劝谢云："奉使君一觞。"谢曰："可尔。"僧弥勃然起②，作色曰："汝故是吴兴溪中钓碣耳③，何敢诪张④！"谢徐抚掌而笑曰："卫军⑤，僧弥殊不肃省⑥，乃侵陵上国也⑦。"

【注释】

①王僧弥：王珉，小字僧弥，参《政事》24注③。谢车骑：谢玄，死后追赠车骑将军。王小奴：王荟，小字小奴，王珉的叔叔。

②勃然：大怒的样子。

③吴兴：郡名。谢玄的叔父谢安曾任吴兴太守，谢玄小时曾跟随谢安住在吴兴。碣：谢玄小字羯；碣，通"羯"。这里王珉直呼谢玄小字，有蔑视的意思。又，谢玄喜爱钓鱼，这里用"钓碣"称呼他，是把他看作钓鱼的下等人。

④诪（zhōu 周）张：妄言；胡说。

⑤卫军：王荟曾进号镇军将军，死后才追赠卫将军，这里直称卫军，或

许是编撰者记述之误。

⑥肃省（xǐng 醒）：恭敬检点。

⑦上国：春秋时称中原诸侯国为上国，后世也用来称地位高或实力强的诸侯国。这里喻指有地位、有名望的人。按，王珉恶言辱骂谢玄，但谢玄只以玩笑话回答，这是一种有雅量的表示；不过谢玄答话中同样直呼王珉的小字僧弥，也有讽刺的意思，他自喻为上国，这是把王珉比作同上国相对的夷狄之人。

【译文】

王僧弥、车骑将军谢玄共同到王小奴家聚会，僧弥举杯向谢玄劝酒说："敬使君一杯。"谢玄说："可以啊。"僧弥十分生气地站起来，变脸说："你本来不过是吴兴小沟边上钓鱼的碣奴罢了，怎么敢这样胡言乱语！"谢玄慢悠悠地拍手笑着说："卫军，僧弥也太不恭敬检点了，竟然侵犯上国啦。"

【原文】

39．王东亭为桓宣武主簿①，既承藉②，有美誉，公甚欲其人地为一府之望③。初见谢失仪，而神色自若。坐上宾客即相贬笑，公曰："不然。观其情貌，必自不凡。吾当试之。"后因月朝阁下伏④，公于内走马直出突之，左右皆宕仆⑤，而王不动。名价于是大重，咸云："是公辅器也⑥。"

【注释】

①王东亭：王珣，王导的孙子，参《言语》102 注②。

②承藉：继承；凭借。这里指凭借着祖上的名声、地位。

③公：指桓温。人地：人品和门第。

④月朝：每月初一僚属进见长官。

⑤宕仆：摇晃倒地。

⑥公辅器：可作三公或宰辅的人才。

【译文】

东亭侯王珣担任宣武侯桓温的主簿，凭借祖上的名位，已经有了美好的名声，桓温很想他在人品和门第上都能成为整个官府受仰慕的人。初次进见桓温，在答谢时有失礼之处，但是神色自如。在座的宾客立即贬低、嘲笑他，桓温说："不是这样。看他的神态，一定不平凡。我要试试他。"后来趁着初一僚属进见，王珣在官署中办事，桓温从里面驰马直冲出来，手下的人都踉跄倒地，王珣却稳稳不动。于是名声大大提高，大家都说："这是可以担任三公或者宰辅的人才啊。"

【原文】

40．太元末①，长星见②，孝武心甚恶之③。夜，华林园中饮酒④，举杯属星云⑤："长星，劝尔一杯酒。自古何时有万岁天子！"

【注释】

①太元：东晋孝武帝年号，公元376年至396年。

②长星：慧星的一种。古人认为，长星出现为不吉之兆，或预示兵灾，或预示帝王驾崩。据记载，太元二十年（公元396年）九月有长星出现过。

③孝武：晋孝武帝司马曜，参《德行》46注①。

④华林园：宫宛名，故址在今江苏南京市古台城内。

⑤属（zhǔ主）：劝请。

【译文】

太元末年，长星出现，晋孝武帝司马曜心里很厌恶它。夜间，

他在华林园中饮酒，举杯向长星劝酒说："长星，敬你一杯酒。自古以来什么时候有过万年天子的！"

【原文】

41. 殷荆州有所识①，作赋，是束皙慢戏之流②。殷甚以为有才，语王恭③："适见新文，甚可观。"便于手巾函中出之④。王读，殷笑之不自胜。王看竟，既不笑，亦不言好恶，但以如意帖之而已⑤。殷怅然自失⑥。

【注释】

①殷荆州：殷仲堪，参《德行》40 注①。

②束皙：字广微，晋人，官至尚书郎，曾作《饼赋》、《劝农赋》，文笔诙谐，当时被认为鄙俗。慢戏：戏谑；开玩笑。

③王恭：参《德行》44 注①。

④函：套子。

⑤如意：又称爪杖，一种搔痒的用具，因搔痒时可如人意而得名。魏晋名士清谈时用以指划，以助语势，后来逐渐成为风雅赏玩的器物。帖：通"贴"，压平。

⑥怅然：惆怅失意的样子。

【译文】

荆州刺史殷仲堪有了见解，撰写成一篇赋，属于束皙那种游戏文章之类。殷仲堪自认为很有文才，告诉王恭说："我刚才见到一篇新作，很值得一看。"于是从手巾套子中取出文章来。王恭在读，殷仲堪不禁得意地笑。王恭看完后，既不笑，也不说文章的好坏，只是用如意把它压平而已。殷仲堪心中不悦，很是失意。

【原文】

42. 羊绥第二子孚[①]，少有俊才，与谢益寿相好[②]。尝蚤往谢许，未食。俄而王齐、王睹来[③]，既先不相识，王向席有不说色，欲使羊去。羊了不眄[④]，唯脚委几上，咏瞩自若。谢与王叙寒温数语毕，还与羊谈赏，王方悟其奇，乃合共语。须臾食下，二王都不得餐，唯属羊不暇。羊不大应对之，而盛进食，食毕便退。遂苦相留，羊义不住，直云："向者不得从命，中国尚虚[⑤]。"二王是孝伯两弟[⑥]。

【注释】

①羊绥：参《方正》60 注①。孚：羊孚，参《言语》104 注①

②谢益寿：谢混，小字益寿，参《言语》10 注①。

③王齐：王熙，字叔和，小字齐，官至太子洗马。王睹：王爽，小字睹，参《文学》101 注①。

④眄（miǎn 免）：斜眼看。

⑤中国：喻指腹中。

⑥孝伯：王恭，字孝伯。

【译文】

羊绥的二儿子羊孚，年轻时就有卓越的才智，和谢益寿很要好。他曾经大清早就到谢家去，尚未吃早饭。不一会儿，王齐、王睹也来了，既然原先不相识，落座后，脸色就有些不高兴，想让羊孚走开。羊孚全然不看，只是把脚架在小几桌上，十分自如地吟诗观赏。谢益寿与王齐、王睹寒暄几句后，回过来与羊孚谈论品评，二王这才意识到他的奇特，于是和他一起说话。片刻，摆上了饭菜，二王全然顾不上吃，只是不住地劝羊孚吃喝。羊孚不大答理他们，大口大口地吃东西，吃完就告辞。二王竭力挽留他，羊孚始终不肯留下，只是说："刚才我不能遵命离开这里，只因为肚子是空的。"二王是王孝伯的两个弟弟。

识鉴第七

【题解】

识鉴指对人物的认识和鉴别，也包括对事态发展的洞察，这种对于人物或事态的判断，往往带有预见性。

《识鉴》门共有二十八则故事，大半是对人物的识鉴。魏晋时期的人物识鉴虽然不再像东汉时作为一种进身仕途的依凭，但仍然能影响一个人的名誉和地位。如乔玄对曹操的识鉴和品题，对他后来的发展极有作用。本门中多数是根据人物的品格、言行来进行鉴定，如韩康伯根据谢玄好名的性格，推断他北伐一定成功；王澄根据王玄“志大其量”的特点，断言他“终当死坞壁间”。这比仅据相貌预测要科学得多。《识鉴》门另有近半的内容是对于事态发展的预见，如张翰弃官归乡，“俄而齐王败，时人皆谓为见机”；山涛反对偃武修文，后来郡国不能平定祸难寇盗，果然不幸而言中。

【原文】

1. 曹公少时见乔玄①，玄谓曰：“天下方乱，群雄虎争，拨而理之②，非君乎？然君实是乱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贼。恨吾老矣，不见君富贵，当以子孙相累③。”

【注释】

①曹公：曹操，参《言语》8注①。乔玄：字公祖，东汉人，官至尚书令。

②拨：整治。

③累：牵累。

【译文】

曹操年轻时去见乔玄，乔玄对他说："现在天下正动乱不安，各路英雄像虎一样地争斗，能够整治国家的，不就是您吗？但您其实是乱世中的英雄，盛世中的奸贼。遗憾的是我老了，见不到您富贵了，我要把子孙托付给您照顾。"

【原文】

2. 曹公问裴潜曰①："卿昔与刘备共在荆州②，卿以备才如何？"潜曰："使居中国③，能乱人，不能为治；若乘边守险④，足为一方之主。"

【注释】

①裴潜：字文行，避乱荆州，刘表以宾客之礼对待他，曾任荆州刺史、尚书令。

②刘备：字玄德，也曾到荆州投奔刘表，后在诸葛亮等人的辅佐下，于公元221年称帝，建立蜀汉政权，和魏、吴三分天下。

③居中国：占有中原地区。

④乘边守险：盘据边地，扼守险要之处。

【译文】

曹操问裴潜说："你昔日和刘备同在荆州，你认为刘备的才能怎么样？"裴潜说："如果让他占有中原地区，会扰乱人民，不能得到安定；如果盘据边地，扼守险要之处，就足以成为一个地区的霸主。"

【原文】

3．何晏、邓飏、夏侯玄并求傅嘏交①，而嘏终不许。诸人乃因荀粲说合之②，谓嘏曰："夏侯太初一时之杰士，虚心于子，而卿意怀不可；交合则好成，不合则致隙。二贤若穆③，则国之休④。此蔺相如所以下廉颇也⑤。"傅曰："夏侯太初志大心劳⑥，能合虚誉，诚所谓利口覆国之人⑦。何晏、邓飏有为而躁，博而寡要⑧，外好利而内无关籥⑨，贵同恶异，多言而妒前。多言多衅⑩，妒前无亲。以吾观之，此三贤者，皆败德之人耳，远之犹恐罹祸，况可亲之邪？"后皆如其言。

【注释】

①何晏：参《言语》14注①。邓飏：字玄茂，三国时魏国人，曾任颍川太守、侍中尚书，司马氏篡魏后，和曹爽、何晏等同时被杀。夏侯玄：字太初，参《方正》6注①。傅嘏：参《文学》9注①。按，何晏、邓飏、夏侯玄三人均是魏朝名流，当时名位高于傅嘏，因此这里所说求交于傅嘏，可能是传闻致误。（参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

②荀粲：参《文学》9注②。

③穆：和睦。

④休：吉庆。

⑤"此蔺"句：据《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记载，赵国蔺相如原是宦者令缪贤的门客，后因完璧归赵和随赵王赴渑池之会而立功，拜为上卿，位在名将廉颇之上。廉颇不服气，想当众羞辱他。蔺相如以国家利益为重，不计个人得失，一再避让。廉颇得知后，肉袒负荆请罪。

⑥心劳：用尽心机。

⑦利口覆国：语出《论语·阳货》："恶利口之覆邦家者。"这里的意思是不切实际的能言善辩会使国家败亡。

⑧寡要：缺少要领。

⑨关籥（yuè 月）：门闩，这里喻指检点约束。

⑩衅：破绽；漏洞。

【译文】

何晏、邓飏、夏侯玄都请求和傅嘏结交，但是傅嘏始终不答应。他们就通过荀粲去说合，荀粲对傅嘏说："夏侯太初是当代的俊杰，又对您很虚心，而您心中却认为不可以；能够交好，就有了情谊；不能交好，就会产生嫌隙。两位贤人如果能和睦相处，就是国家的幸福。这就是蔺相如甘居廉颇之下的原因。"傅嘏说："夏侯太初志向远大，心机用尽，很能聚合虚名，实在是所谓花言巧语颠覆国家的人。何晏、邓飏，有所作为却很浮躁，学问广博却不得要领，对外喜好得到实利，对自己却没有检点约束，看重意见相同的人，厌恶观点不同的人，好多说话，却妒忌胜过自己的人。好多说话，漏洞就会多；忌妒别人胜过自己，就会没有情谊。据我看来，这三位贤人，都只是败坏道德的人罢了，远离他们尚且怕遭遇灾祸，何况去亲近他们呢？"后来都如同他所说的一样。

【原文】

4．晋武帝讲武于宣武场①，帝欲偃武修文②，亲自临幸，悉召群臣。山公谓不宜尔③，因与诸尚书言孙、吴用兵本意④，遂究论。举坐无不咨嗟，皆曰："山少傅乃天下名言。"后诸王骄汰⑤，轻遘祸难⑥，于是寇盗处处蚁合，郡国多以无备不能制服，遂渐炽盛，皆如公言。时人以谓山涛不学孙、吴，而暗与之理会⑦。王夷甫亦叹云⑧："公暗与道合。"

【注释】

①晋武帝：司马炎，参《德行》17注③。讲武：讲习武事。宣武场：操场名，在洛阳宣武观北面。

②偃武修文：停息武备，倡导文教。

③山公：山涛，参《言语》78注①。

④孙、吴：指孙子、吴起。孙子是春秋时齐国的著名军事家，著有《孙子兵法》；吴起是战国时卫国的著名将领。二人都以善于用兵著称，所以后世多以孙、吴并称。

⑤王：皇帝对同宗、臣僚所封的最高一级爵位，诸王都有自己的封国。

⑥遘：酿成；造成。

⑦理会：见解一致。

⑧王夷甫：王衍，字夷甫，参《言语》23注②。

【译文】

晋武帝司马炎在宣武场讲习武事，他想停息武备，倡导文教，所以亲自光临，并且召来了全体臣下。山涛认为不宜这样做，于是和各位尚书讲述孙武、吴起用兵的本意，从而详尽地进行探讨。满座的人听后无不赞叹，都说："山少傅的话是天下名言。"后来诸王骄横奢侈，轻易地酿成祸患，于是兵寇强盗处处像蚂蚁一样聚合，郡国多数由于没有武备而不能制服他们，以致逐渐声势浩大，都如山涛所说的一样。当时的人认为山涛虽然不学孙、吴兵法，但是和他们的见解却暗暗相通。王夷甫也慨叹说："山公的看法和常理暗合。"

【原文】

5．王夷甫父乂①，为平北将军，有公事，使行人论②，不得。时夷甫在京师，命驾见仆射羊祜、尚书山涛③。夷甫时总角④，姿才秀异，叙致既快，事加有理，涛甚奇之。既退，看之不辍，乃叹曰："生儿不当如王夷甫邪？"羊祜

曰："乱天下者，必此子也。"

【注释】

①乂（yì 义）：王乂，参《德行》26 注③。

②行人：使者。论：申说；陈述。

③羊祜：参《言语》86 注②。

④总角：指少年时。这时王夷甫只有十四岁。

【译文】

王夷甫的父亲王乂，担任平北将军，曾有一件公事，派使者向上级申说，没办成。当时王夷甫在京都，就乘车去拜见尚书左仆射羊祜、尚书山涛。王夷甫当时还是少年，姿容才华秀丽卓越，不但陈说事理直爽畅快，再加上事情本身又有理由，因此山涛认为他很奇特。他出去后，山涛还不停地注目看着他，最终叹息说："生儿子难道不该像王夷甫吗？"羊祜说："使天下大乱的，一定是这个人。"

【原文】

6. 潘阳仲见王敦小时①，谓曰："君蜂目已露②，但豺声未振耳③。必能食人，亦当为人所食。"

【注释】

①潘阳仲：潘滔，字阳仲，曾任洗马、河南尹。王敦：参《言语》37 注①。

②蜂目：比喻眼睛像毒蜂一样地突露。据《左传·文公元年》记载，楚成王将立商臣为太子，征求令尹子上的意见，子上认为商臣蜂目而豺声，是极为残忍的人，不可立为太子。后来就用蜂目豺声形容为人的残忍。

③豺声：喻指说话像豺叫一样地尖利。振：这里指声音响起来。

【译文】

潘阳仲见到王敦少年时的模样，对他说："您的眼睛已如蜂目一样突露，只是说话尚未像豺声那样尖利罢了。您一定能够吃人，也会被人吃掉。"

【原文】

7. 石勒不知书①，使人读《汉书》②。闻郦食其劝立六国后③，刻印将授之，大惊曰："此法当失，云何得遂有天下！"至留侯谏④，乃曰："赖有此耳！"

【注释】

①石勒：字世龙，羯族，曾聚众起义，于晋元帝太兴二年（公元 319 年）自称赵王，建立后赵政权，晋成帝咸和四年（公元 329 年）灭前赵，称帝后不久病死。

②《汉书》：东汉班固撰，是记载西汉王朝主要事迹的史书。

③郦食其（yìjī 异基）：西汉人，刘邦的谋士，曾献计攻下陈留，被封为广野君。六国：指战国期间函谷以东的楚、齐、燕、韩、赵、魏六国。

④留侯：张良，字子房，曾在博浪沙椎击秦始皇未中，后率众归汉，是刘邦的重要谋士。汉朝建立，封为留侯。

【译文】

石勒不识字，叫人给他读《汉书》。他听到郦食其劝刘邦立六国的后代为王侯，刻好印章将要颁下，十分吃惊地说："这种做法该是个过失，怎么最终又得到天下了呢！"当听到留侯张良劝阻时，便说："幸亏有这次劝阻啊！"

【原文】

8. 卫玠年五岁①，神衿可爱②。祖太保曰③："此儿有

异，顾吾老，不见其大耳！”

【注释】

①卫玠：参《言语》32注①。

②神衿：神情襟怀。

③太保：指卫瓘（guàn贯），字伯玉，卫玠的祖父，官至太保、录尚书事。

【译文】

卫玠五岁时，神情襟怀惹人喜爱。祖父太保卫瓘说："这孩子与众不同，只是我老了，见不到他长大成人了！"

【原文】

9．刘越石云[①]："华彦夏识能不足[②]，强果有余。"

【注释】

①刘越石：刘琨，字越石，参《言语》35注①

②华彦夏：华轶，晋人，字彦夏，华歆的曾孙，曾任振威将军、江州刺史，后因不听从元帝的命令被杀。

【译文】

刘越石说："华彦夏见识才能不足，刚强果断有余。"

【原文】

10．张季鹰辟齐王东曹掾[①]，在洛，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菰菜羹、鲈鱼脍[②]，曰："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③]！"遂命驾便归。俄而齐王败，时人皆谓为见机[④]。

【注释】

①张季鹰：张翰，字季鹰，晋吴郡吴（今江苏苏州）人，曾任大司马东曹掾，因思乡弃官归家。齐王：指司马冏，参《方正》17 注①。东曹掾：东曹中的属官。曹，官署中分科办事的机构。

②菰菜羹：《太平御览》卷二十五引《世说》作“莼菜羹”，《晋书·张翰传》作“菰菜、莼羹”。莼羹，参《言语》26 注④。脍（kuài 快）：切得很细的鱼肉。

③羁宦：旅居外地做官。要：求；谋求。

④见机：事前洞察事情变化的迹象。

【译文】

张季鹰被任命为齐王司马冏的东曹属官，住在京都洛阳，见到秋风起了，就想到家乡吴中的菰菜羹、鲈鱼脍，说道：“人生可宝贵的是能够顺适心意罢了，哪能离乡到数千里外做官来谋求名声爵位！”于是让人驾好车马返回家乡。不久以后齐王败死，当时的人都认为他能看出事情的苗头。

【原文】

11. 诸葛道明初过江左①，自名道明，名亚王、庾之下②。先为临沂令③，丞相谓曰：“明府当为黑头公④。”

【注释】

①诸葛道明：诸葛恢，字道明，参《方正》25 注①。

②王、庾：指王导、庾亮，分别参《德行》27 注③和《德行》31 注①。

③临沂：县名，治所在今山东临沂东南。

④明府：本用来尊称郡太守，晋以后也可以尊称县令。黑头公：指年轻时头发尚未变白而官位已至三公的人。

【译文】

诸葛道明刚刚到江南时，自己起个名字叫道明，他的名声仅次于王导、庾亮。先前担任过临沂县令，丞相王导曾经对他说："您将会成为黑头三公。"

【原文】

12. 王平子素不知眉子[①]，曰："志大其量，终当死坞壁间[②]。"

【注释】

①王平子：王澄，字平子，参《德行》23注①。眉子：王玄，字眉子，王澄的侄儿，担任吴国内史时，为政苛急，大行威罚，后代理陈留太守，遭人袭击被害。

②坞（wù误）壁：防御敌军或寇盗的小城堡。

【译文】

王平子向来不赏识王眉子，评论说："志向比他的器量大，最终要死在小城堡中。"

【原文】

13. 王大将军始下[①]，杨朗苦谏不从[②]，遂为王致力。乘中鸣云露车径前[③]，曰："听下官鼓音，一进而捷。"王先把其手曰："事克，当相用为荆州。"既而忘之，以为南郡。王败后，明帝收朗[④]，欲杀之；帝寻崩，得免。后兼三公[⑤]，署数十人为官属[⑥]。此诸人当时并无名，后皆被知遇[⑦]。于时称其知人。

【注释】

①王大将军：王敦，参《言语》37注①。

②杨朗：字世彦，曾任南郡太守，官至雍州刺史。

③中鸣云露车：即云车，又名楼车，车上有望楼可以观察敌情，车中置鼓锣以指挥军队进退。

④明帝：指晋明帝司马绍，参《方正》23注③。

⑤三公：指尚书省中的三公曹尚书。按，三公曹尚书是西晋时的官职，东晋时已撤销，而杨朗是东晋人，不可能担任这一职务。

⑥署：任用；委任。

⑦知遇：赏识；厚待。

【译文】

大将军王敦将要起兵东下京都时，杨朗竭力劝阻，王敦不听从，杨朗只好为他出力。杨朗乘坐中鸣云露车径直向前，说道："听我的鼓声，一次进攻就能告捷。"王敦抓住他的手预先许诺说："事情成功，要用你来担任荆州刺史。"后来忘了这话，派他担任南郡太守。王敦败死后，晋明帝司马绍下令收捕杨朗，想杀掉他；不久明帝去世，才得以免死。后来杨朗兼任三公曹尚书，委任几十个人做属官。这些人当时都没有名气，后来全都受到朝廷赏识重用。当时人们赞扬他能赏识人才。

【原文】

14. 周伯仁母冬至举酒赐三子曰①："吾本谓度江托足无所②，尔家有相③，尔等并罗列吾前，复何忧？"周嵩起④，长跪而泣曰⑤："不如阿母言。伯仁为人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识暗，好乘人之弊，此非自全之道。嵩性狼抗⑥，亦不容于世。唯阿奴碌碌⑦，当在阿母目下耳！"

【注释】

①周伯仁：周顗，字伯仁，参《言语》30注①。冬至：二十四节气之一。古人看重冬至节，要祭祀祖先，合家欢聚。

②度：通“渡”。

③相：福相；吉相。

④周嵩：参《方正》26注②。

⑤长跪：直身而跪，表示庄重。

⑥狼抗：傲慢自大，不善处事。

⑦阿奴：尊长者对卑幼者的爱称，这里指周谟，参《方正》26注①。周嵩和周谟是周顗的二弟和三弟。

【译文】

周伯仁的母亲在冬至节拿酒赐给三个儿子，说道：“我本来以为过江以后会没有立脚的地方，幸而你们家有吉相，你们几个都在我面前，我还忧虑什么？”周嵩起来，直身跪在母亲膝前流泪说：“并不像母亲说的这样。伯仁为人志向大而才能不足，名声重而见识愚昧，喜欢利用别人的毛病来得到好处，这并非保全自身的做法。我本性傲慢自大，也不会被世人所宽容。只有小弟庸庸碌碌，该会守在母亲的眼前吧！”

【原文】

15．王大将军既亡，王应欲投世儒[①]，世儒为江州；王含欲投王舒[②]，舒为荆州。含语应曰：“大将军平素与江州云何，而汝欲归之？”应曰：“此及所以宜往也。江州当人强盛时，能抗同异[③]，此非常人所行。及睹衰厄，必兴愍恻[④]。荆州守文[⑤]，岂能作意表行事[⑥]！”含不从，遂共投舒，舒果沉含父子于江。彬闻应当来，密具船以待之；竟不得来，深以为恨。

【注释】

①王应：字安期，本是王敦哥哥王含的儿子，过继给王敦。王敦谋反时，被任命为武卫将军。世儒：王彬，字世儒，王敦的堂弟，当时担任江州刺史，下文称为“江州”。

②王含：参《言语》37注①。王舒：字处明，王敦的堂弟，当时担任荆州刺史，下文称为“荆州”。

③“能抗”句：能提出不同意见。这里指晋元帝永昌元年（公元322年），王敦起兵攻下石头城，杀了周顗，王彬去悲痛哭尸，并历数王敦罪行一事。抗，立；提出。同异，不同，复词偏义，偏指“异”，“同”字无义。

④愍（mǐn敏）恻：怜悯。

⑤守文：遵守成法。

⑥意表：意外。

【译文】

大将军王敦死后，王应想去投奔王世儒，世儒当时担任江州刺史；王含想去投奔王舒，王舒当时担任荆州刺史。王含对王应说：“大将军平素和江州刺史的关系怎么样，而你却想去归附他？”王应说：“这正是应当去的原因。江州刺史在人家强盛时，能够提出不同意见，这不是常人能够做到的。到了看见人家衰落困厄时，就一定会产生怜悯之情。荆州刺史遵守成法，怎么能出人意外地办事！”王含不听从他的意见，于是两人就一道投奔王舒，王舒果然把王含父子沉入长江。王彬听说王应要来，秘密地准备了船只等待他们；他们最终没能来，王彬深深引为憾事。

【原文】

16. 武昌孟嘉作庾太尉州从事①，已知名。褚太傅有知人鉴②，罢豫章还③，过武昌，问庾曰：“闻孟从事佳，今在此不？”庾云：“试自求之。”褚眄睐良久④，指嘉曰：

“此君小异，得无是乎[5]？”庾大笑曰：“然。”于时既叹褚之默识[6]，又欣嘉之见赏。

【注释】

①武昌：郡名，治所在武昌（今湖北鄂城）。孟嘉：字万年，祖上移居武昌，庾亮兼任江州刺史时召为庐陵从事。庾太尉：庾亮，参《德行》31注①。

②褚太傅：褚裒，参《德行》34注①。

③“罢豫”句：据《晋书·褚裒传》来推算，褚裒被免去豫章太守应在庾亮死后，因此下文所记识别孟嘉可能是在褚裒任豫章太守正月初一去谒见庾亮时的事。

④眄睐（miǎnlài 免赖）：目光左右流动着观察。

⑤得无：表示推测，语气偏向于肯定，相当于“大概”、“恐怕”。

⑥默识：暗自识别。

【译文】

武昌孟嘉担任太尉庾亮手下的州从事时，已经出了名。太傅褚裒有识别人物的本领，他被免豫章太守回家时，路过武昌，问庾亮说：“听说孟从事有好名声，今天在不在这里？”庾亮说：“你自己在座中试着找找看。”褚裒往四处观察了很久，指着孟嘉说：“这位稍有不同，大概就是吧？”庾亮大笑道：“是的。”当时人们既赞叹褚裒能够暗自识别人物，又高兴孟嘉受到赏识。

【原文】

17. 戴安道年十余岁[1]，在瓦官寺画。王长史见之[2]，曰：“此童非徒能画，亦终当致名。恨吾老[3]，不见其盛时耳！”

"此君小异，得无是乎⑤？"庾大笑曰："然。"于时既叹褚之默识⑥，又欣嘉之见赏。

【注释】

①武昌：郡名，治所在武昌（今湖北鄂城）。孟嘉：字万年，祖上移居武昌，庾亮兼任江州刺史时召为庐陵从事。庾太尉：庾亮，参《德行》31注①。

②褚太傅：褚裒，参《德行》34注①。

③"罢豫"句：据《晋书·褚裒传》来推算，褚裒被免去豫章太守应在庾亮死后，因此下文所记识别孟嘉可能是在褚裒任豫章太守正月初一去谒见庾亮时的事。

④眄睐（miǎnlài 免赖）：目光左右流动着观察。

⑤得无：表示推测，语气偏向于肯定，相当于"大概"、"恐怕"。

⑥默识：暗自识别。

【译文】

武昌孟嘉担任太尉庾亮手下的州从事时，已经出了名。太傅褚裒有识别人物的本领，他被免豫章太守回家时，路过武昌，问庾亮说："听说孟从事有好名声，今天在不在这里？"庾亮说："你自己在座中试着找找看。"褚裒往四处观察了很久，指着孟嘉说："这位稍有不同，大概就是吧？"庾亮大笑道："是的。"当时人们既赞叹褚裒能够暗自识别人物，又高兴孟嘉受到赏识。

【原文】

17．戴安道年十余岁①，在瓦官寺画。王长史见之②，曰："此童非徒能画，亦终当致名。恨吾老③，不见其盛时耳！"

【注释】

①戴安道：戴逵，字安道，参《雅量》34注①。

②王长史：王濛，字仲祖，参《言语》54注④。

③老：王濛死时才三十九岁，但已经自称老，这是晋人的一种习俗。

【译文】

戴安道十多岁时，在瓦官寺作画。左长史王濛见到他，说道："这孩子不但能作画，也终究能成大名。遗憾的是我老了，见不到他辉煌的时候了！"

【原文】

18. 王仲祖、谢仁祖、刘真长俱至丹阳墓所省殷扬州[①]，殊有确然之志[②]。既反，王、谢相谓曰："渊源不起，当如苍生何？"深为忧叹。刘曰："卿诸人真忧渊源不起邪？"

【注释】

①谢仁祖：谢尚，字仁祖，参《言语》46注①。刘真长：刘惔，字真长，参《德行》35注①。殷扬州：殷浩，字渊源，参《言语》80注②。殷浩曾称疾隐居在祖先墓地近十年而不肯出仕，由于名声很大，当时人们把他和管仲、诸葛亮相比，认为他的出仕和退隐关系到东晋的兴亡。后终于出仕。

②确然之志：指坚定不移的隐退志向。

【译文】

王仲祖、谢仁祖、刘真长一起到丹阳墓地去探望殷渊源，知道他立下了坚定不移的退隐志向。回来以后，王仲祖、谢仁祖互相议论说："渊源不出仕，该对老百姓怎么办呢？"深深忧虑叹惜。刘真长说："你们这些人真担心渊源不出仕吗？"

【原文】

19．小庾临终①，自表以子园客为代②。朝廷虑其不从命，未知所遣，乃共议用桓温③。刘尹曰："使伊去，必能克定西楚④，然恐不可复制。"

【注释】

①小庾：指庾翼，庾亮的弟弟，当时担任荆州刺史，参《言语》53注①。

②园客：庾爰之，字仲真，小字园客，庾翼的次子。

③桓温：参《言语》55注①。

④西楚：东晋时指荆州一带。

【译文】

庾翼临终时，自己表奏以儿子庾园客担任接替人。朝廷担心他不肯听从命令，不知派谁去合适，于是共同商议委用桓温。丹阳尹刘惔说："派他去，一定能攻克并平定西楚地区，但恐怕再也不能控制他了。"

【原文】

20．桓公将伐蜀①，在事诸贤咸以李势在蜀既久②，承藉累叶③，且形据上流，三峡未易可克。唯刘尹云："伊必能克蜀。观其蒲博④，不必得，则不为。"

【注释】

①伐蜀：参《政事》16注⑤。

②李势：字子仁，巴氐族，十六国时期成汉的统治者。桓温伐蜀，他投降后被封为归义侯。

③承藉：继承；凭借。累叶：累世。从晋惠帝光熙元年（公元306年）李雄建国到李势时，成汉已传了五帝。

④蒲博：也叫作“樗蒱”，参《方正》59注②。后来作为赌博的通称。

【译文】

桓温将要征伐蜀地，居官当权的各位贤士都认为李势在蜀地已经很久，承袭基业已有好几代，而且在地形上又占据长江上游，三峡地区也不能够轻易攻克。只有丹阳尹刘惔说：“他一定能攻克蜀地。从他赌博就可以看出，不能必胜的事，他不会去做。”

【原文】

21. 谢公在东山畜妓①，简文曰②：“安石必出，既与人同乐，亦不得不与人同忧。”

【注释】

①谢公：谢安，字安石，参《德行》33注②。东山：谢安早年隐居的地方。当时他常和王羲之等人带着女伎出游。妓：表演音乐、歌舞的女侍。

②简文：晋简文帝司马昱，这时担任丞相，参《德行》37注①。

【译文】

谢安在东山时养有歌舞女伎，简文帝司马昱说：“安石一定会出仕，他既然能和人同乐，也不得不和人同忧。”

【原文】

22. 郗超与谢玄不善①。苻坚将问晋鼎②，既已狼噬梁、岐③，又虎视淮阴矣④。于时朝议遣玄北讨，人间颇有异同之论⑤。唯超曰：“是必济事。吾昔尝与共在桓宣武府，见使才皆尽，虽履屐之间⑥，亦得其任。以此推之，容必能立勋。”元功既举，时人咸叹超之先觉，又重其不以爱憎匿善。

【注释】

①郗超：参《言语》59注③。谢玄：参《言语》78注②。

②苻坚：参《言语》94注③。问晋鼎：指图谋夺取晋室政权。鼎，相传夏禹用为传国重器，得天下者才能据有，后来就喻指国家政权。

③梁：州名，治所在今陕西汉中。岐：山名，在今陕西岐山县东北。

④阴：水的南面。

⑤异同：不同。这里“异同”连用，是复词偏义，偏指“异”，“同”字无义。

⑥履屐：都是鞋子，喻指琐细小事。

【译文】

郗超和谢玄不相和睦。当时苻坚正想夺取晋朝的政权，已经像恶狼一样吞食了梁州、岐山，又虎视眈眈地盯着淮河以南地区。这时朝廷商议派遣谢玄北上讨伐，人们对此颇有不同看法。只有郗超说：“这个人去一定能成事。我过去曾经和他一道在桓宣武府中共过事，发现他用人时能做到人尽其才，即使一些琐细小事，也能得到适当处置。从这些事推断，想来一定能建立功勋。”谢玄大功告成后，当时的人都赞叹郗超有先见之明，又敬重他不因为个人的好恶而埋没人的优点。

【原文】

23. 韩康伯与谢玄亦无深好①，玄北征后，巷议疑其不振。康伯曰：“此人好名，必能战。”玄闻之甚忿，常于众中厉色曰：“丈夫提千兵入死地，以事君亲故发②，不得复云为名！”

【注释】

①韩康伯：韩伯，字康伯，参《德行》38注④。

②君亲：君王。这里“君亲”连用，是复词偏义，偏指“君”，“亲”字无义。

【译文】

韩康伯和谢玄也没有深厚的交情，谢玄北征苻坚后，街谈巷议都怀疑他不能有所作为。康伯说：“这个人好名，必定能作战。”谢玄听到这些话后很气愤，常在大庭广众中声色俱厉地说：“大丈夫率领军队出生入死，是为了效忠君王才出征的，不能又说是为了名。”

【原文】

24. 褚期生少时[①]，谢公甚知之，恒云：“褚期生若不佳者，仆不复相士[②]！”

【注释】

①褚期生：褚爽，字茂弘，小字期生，褚裒的曾孙，官至中书郎、义兴太守。

②相士：观察品貌举止来品评人才。

【译文】

褚期生年轻时，谢安十分赏识他，常常说：“褚期生如果不好的话，我就不再品评人才了！”

【原文】

25. 郗超与傅瑗周旋[①]。瑗见其二子[②]，并总发[③]，超观之良久，谓瑗曰：“小者才名皆胜，然保卿家，终当在

兄。”即傅亮兄弟也[4]。

【注释】

①傅瑗：字叔玉，曾任护军长史、安城太守。

②见（xiàn 现）：使见；引见。

③总发：即总角。

④傅亮兄弟：指傅亮和傅迪。傅亮，参《文学》99 注②。傅亮的哥哥傅迪，字长猷，官至五兵尚书，死后追赠太常。

【译文】

郗超和傅瑗有交往。傅瑗要他两个儿子出来拜见郗超，两人都还年幼，郗超对他们端详了许久，对傅瑗说：“小的日后才学名声都胜过哥哥，但是保全你一家的，最终该在哥哥。”两个孩子就是傅亮兄弟。

【原文】

26. 王恭随父在会稽[1]，王大自都来拜墓[2]，恭暂往墓下看之。二人素善，遂十余日方还。父问恭：“何故多日？”对曰：“与阿大语，蝉连不得归[3]。”因语之曰：“恐阿大非尔之友，终乖爱好[4]。”果如其言。

【注释】

①王恭：参《德行》44 注①。

②王大：王忱，小字佛大，参《德行》44 注②。

③蝉连：连续不断。

④爱好：友情。

【译文】

王恭跟随父亲在会稽，王大从京都来会稽扫墓，王恭临时到墓地去看看他。两人向来要好，于是逗留十多天才回来。父亲问王恭："为什么去了许多天？"王恭回答说："和阿大谈话，谈得连续不绝，无法回来。"父亲就告诉他说："恐怕阿大不是你的朋友，你们的志趣终归要背离的。"后来果然像他父亲说的一样。

【原文】

27. 车胤父作南平郡功曹[①]，太守王胡之避司马无忌之难[②]，置郡于酆阴[③]。是时胤十余岁，胡之每出，尝于篱中见而异焉。谓胤父曰："此儿当致高名。"后游集，恒命之[④]。胤长，又为桓宣武所知，清通于多士之世[⑤]，官至选曹尚书[⑥]。

【注释】

①车胤：参《言语》90注③。南平：郡名，治所在今湖北安乡北。功曹：官名，州郡属官，掌管考查记录功劳。

②王胡之：参《言语》81注①。司马无忌之难：司马无忌，字公寿，当时担任南郡、河东太守。他父亲司马丞担任湘州刺史时兴兵讨伐王敦叛乱，被王敦俘获押往荆州，途中又被王敦派王胡之的父亲、荆州刺史王廙杀害。后来，王胡之一直担心司马无忌为父报仇，就尽可能避开他。

③酆（fēng丰）阴：影宋本《世说新语》作"沣阴"。沣，当作"澧"（据张永言等《世说新语辞典》说）；澧阴即澧水的南面。

④命：召唤。

⑤清通：清明通达。多士：人才众多。

⑥选曹尚书：吏部尚书。

【译文】

车胤的父亲担任南平郡的功曹，太守王胡之为避开司马无忌的报复，就把郡治所设在澧水的南面。这时车胤十多岁，胡之每次外出，都曾从篱笆间见到他并且认为他很奇异。王胡之对车胤的父亲说："这孩子将会得到很高的名声。"后来在游玩、聚会时，经常叫他来参加。车胤长大后，又被宣武侯桓温赏识，在那人才众多的时代里以清明通达闻名，官做到了吏部尚书。

【原文】

28. 王忱死，西镇未定①，朝贵人人有望。时殷仲堪在门下②，虽居机要，资名轻小，人情未以方岳相许③。晋孝武欲拔亲近腹心④，遂以殷为荆州。事定，诏未出，王珣问殷曰⑤："陕西何故未有处分⑥？"殷曰："已有人。"王历问公卿，咸云非。王自计才地，必应在己，复问："非我邪？"殷曰："亦似非。"其夜，诏出用殷。王语所亲曰："岂有黄门郎而受如此任！仲堪此举，乃是国之亡征。"

【注释】

①西镇：西部重镇，这里指荆州。

②殷仲堪：参《德行》40注①。他当时担任太子中庶子，兼任黄门侍郎，属于门下省。门下：即门下省，直属于皇帝的顾问机构。

③方岳：四方之岳，指四方诸侯国。这里指地方重镇，也指镇守一方的高级长官。

④晋孝武：晋孝武帝司马曜，参《德行》46注①。

⑤王珣：参《言语》102注②。他当时担任尚书左仆射。

⑥陕西：指荆州。西周初年，周公、召公分别管辖陕地以东和陕地以西地区来辅佐王室。东晋护卫京都建康的重镇是荆、扬二州，掌管这两个地方，就如同周公、召公辅佐王室，所以把处于西部的荆州称为陕西。处分：安排；

处理。

【译文】

王忱死后，荆州刺史的人选尚未确定，朝廷显贵人人都对它抱有希望。当时殷仲堪在门下省任职，虽然处在掌管机密要政的部门，但资历浅名望低，人们的心意不愿把镇守一方的重任托付给他。晋孝武帝司马曜想提拔亲信心腹，就把殷仲堪任用为荆州刺史。事情决定了，诏令尚未发出，王珣问殷仲堪说："荆州为什么没有作出安排？"殷仲堪说："已经有了人选。"王珣就一个一个地举出大臣的名字来问，殷仲堪都说不是。王珣估计自己的才能和门第，认为一定用自己，又问："不是我吧？"殷仲堪说："也好像不是。"当天夜里，诏令下达任用殷仲堪。王珣对亲近的人说："哪里有黄门侍郎来担负这样重任的！任命殷仲堪的这种举动，是国家灭亡的征兆。"

赏誉第八

【题解】

赏誉指对人物的鉴赏和赞誉。和《识鉴》门不同的是，它不包括对于事态发展的预见，完全是从不同侧面对于人物品格、才华、风度进行评论和赞誉。

《赏誉》门共有一百五十六则，是条目最多的一门。由于受到东汉察举官吏的品题之风的影响，魏晋的赏誉不少是对于治国才能的赞颂，如本门中陈蕃认为周乘为治国之器，谢甄赞叹许虔有干国之器，钟会评价王戎、裴楷将任吏部尚书。但从整体内容看，更多的是对魏晋时期特有的士人品行、处世态度、优美容止以及各种才华的鉴赏和赞誉，这反映了时人对理想人格的探索和追求。当然，由于清谈之风的盛行，本门中的品赏又较多地围绕着人物言谈或义理来进行，如殷浩称赞韩康伯"发言遣辞，往往有情致"，简文帝司马昱称赞殷浩"经纶思寻处，故有局陈"，时人评价裴頠为"言谈之林薮"。此外，本门在艺术手法上又常常采用比况的方式，将人物之美外化为有形可见的自然之美，如王戎评价山涛"如璞玉浑金"，庾敳评价和峤"森森如千丈松"，王导评价王衍"岩岩清峙，壁立千仞"，都给人以形神兼备的深刻感受。

【原文】

1. 陈仲举尝叹曰[①]："若周子居者[②]，真治国之器。譬诸宝剑，则世之干将[③]。"

【注释】

①陈仲举：陈蕃，字仲举，参《德行》1 注①。

②周子居：周乘，字子居，参《德行》2 注①。

③干将：宝剑名。相传春秋时吴国干将和妻子莫邪为吴王阖闾铸成两剑，雄剑就叫干将，雌剑就叫莫邪。

【译文】

陈仲举曾经赞叹说："像周子居这样的人，的确是治理国家的人才。用宝剑来打比方，就是世上的干将。"

【原文】

2. 世目李元礼①："谡谡如劲松下风②。"

【注释】

①目：品评；评价。李元礼：李膺，字元礼，参《德行》4 注①。

②谡谡（sùsù 速速）：形容风声疾速强劲。

【译文】

世人评论李元礼说："劲疾得像是松树下的风。"

【原文】

3. 谢子微见许子将兄弟①，曰："平舆之渊，有二龙焉。"见许子政弱冠之时，叹曰："若许子政者，有干国之器。正色忠謇②，则陈仲举之匹；伐恶退不肖，范孟博之风③。"

【注释】

①谢子微：谢甄，字子微，东汉人，为人淡漠仕进而不拘细节。许子将

兄弟：东汉汝南平舆（今属河南）人，哥哥许虔，字子政，言行高洁，有好名声；弟弟许劭，字子将，曾任郡功曹，有治绩。

②忠謇（jiǎn 简）：忠诚正直。

③范孟博：范滂，字孟博，东汉人，曾任清诏使，大力澄清吏治，他每到一处，不法官吏望风而逃。

【译文】

谢子微见到许子将兄弟，说道："平舆的深渊中，有两条龙呢。"他见到许子政二十来岁时，赞叹说："像许子政这样的人，有治国的才能。庄严忠正，则和陈仲举相当；打击邪恶，斥退无德无才的人，又是范孟博的作风。"

【原文】

4. 公孙度目邴原[①]："所谓云中白鹤，非燕雀之网所能罗也[②]。"

【注释】

①公孙度：字升济，东汉人，曾任冀州刺史、辽东太守。邴（bǐng 丙）原：字根矩，东汉人。避乱到辽东公孙度处，后想回乡里，公孙度不许，便设计离开。手下人要追赶，公孙度说，云中白鹤不是捉小鸟的网所能捕到的。

②罗：网罗。

【译文】

公孙度评论邴原说："他是人们所说的云中白鹤，不是用捕捉燕雀的罗网所能捉到的。"

【原文】

5. 钟士季目王安丰[①]："阿戎了了解人意[②]。"谓"裴

公之谈[3]，经日不竭”。吏部郎阙[4]，文帝问其人于钟会[5]，会曰：“裴楷清通，王戎简要，皆其选也[6]。”于是用裴。

【注释】

①钟士季：钟会，字士季，参《言语》11注①。王安丰：王戎，参《德行》16注①。

②了了：聪明伶俐。

③裴公：《世说新语》原注指裴頠，但钟会死后裴頠尚未出生，似无这种可能。从本门6则看，这里的裴公似指裴頠的叔叔裴楷。裴楷，参《德行》18注②。此外，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认为：“吏部郎以下当别为一条。”

④阙：空缺。

⑤文帝：指晋文帝司马昭，参《德行》15注①。

⑥选：人选。

【译文】

钟士季评论安丰侯王戎说：“阿戎聪明伶俐，善解人意。”又说“裴公善谈，整天谈不尽”。吏部的职位有了空缺，晋文帝司马昭问钟会合适的人选是谁，钟会说：“裴楷清朗通达，王戎简练扼要，都是合适的人选。”于是任用了裴楷。

【原文】

6. 王浚冲、裴叔则二人总角诣钟士季，须臾去。后客问钟曰：“向二童何如？”钟曰：“裴楷清通，王戎简要。后二十年，此二贤当为吏部尚书，冀尔时天下无滞才[1]。”

【注释】

①滞才：被漏选的人才。

【译文】

王戎、裴楷两人童年时去拜见钟士季，过了一会儿两人走了。走后客人问钟士季说："刚才那两个孩子怎么样？"钟士季说："裴楷清朗通达，王戎简练扼要。二十年后，这两位贤人将要当上吏部尚书，希望那时天下没有漏选的人才。"

【原文】

7. 谚曰："后来领袖有裴秀①。"

【注释】

①后来：后辈。裴秀：字季彦，魏时曾任尚书仆射，入晋后官至司空。

【译文】

谚语说："后辈领袖有裴秀。"

【原文】

8. 裴令公目夏侯太初①："肃肃如入廊庙中②，不修敬而人自敬。"一曰："如入宗庙，琅琅但见礼乐器③。""见钟士季，如观武库，但睹矛戟。见傅兰硕④，江廧靡所不有⑤。见山巨源⑥，如登山临下，幽然深远⑦。"

【注释】

①夏侯太初：夏侯玄，字太初，参《方正》6注①。

②肃肃：严整的样子。廊庙：本指殿下屋和太庙，是君臣议论政事的地方，这里指朝廷。

③琅琅：形容玉石的光彩。

④傅兰硕：傅嘏，字兰硕，参《文学》9注①。

⑤江廧（qiáng 墙）：当作"汪廧"，同"汪翔"、"汪洋"，深厚广博的样

子。

⑥山巨源：山涛，字巨源，参《言语》78 注①。

⑦幽然：深远的样子。

【译文】

中书令裴楷评论夏侯太初说："见到他那严整的样子，有如进入朝廷，不求增强敬意，却自然会恭敬起来。"另一种说法是："有如进入宗庙之中，只见到琳琅满目的礼器和乐器。"又评论说："见到钟士季，有如参观武器库，只见到矛戟之类的兵器。见到傅兰硕，感到深厚广博，无所不有。见到山巨源，有如攀登高山往下看，幽远深邃。"

【原文】

9. 羊公还洛①，郭奕为野王令②，羊至界，遣人要之③，郭便自往。既见，叹曰："羊叔子何必减郭太业！"复往羊许，小悉还④，又叹曰："羊叔子去人远矣！"羊既去，郭送之弥日，一举数百里，遂以出境免官。复叹曰："羊叔子何必减颜子⑤！"

【注释】

①羊公：羊祜，字叔子，参《言语》86 注②。

②郭奕：字太业，曾任雍州刺史、尚书。野王：县名，治所在今河南沁阳。

③要：通"邀"，邀请。

④小悉：不多久。

⑤颜子：颜回，参《言语》46 注⑤。

【译文】

羊叔子回洛阳去，当时郭弈担任野王县令，羊叔子到了县界，派人邀请郭弈来见面，郭弈就去了。见面后，郭弈赞叹说："羊叔子为什么一定不如我郭太业！"随后又到羊叔子住所，过了一会儿回去，又赞叹说："羊叔子超出常人很多啊！"羊叔子离去时，郭弈整天地送他，一送就送出几百里路，终于因为出了县境而被免官。他还是赞叹说："羊叔子为什么一定不如颜子呢！"

【原文】

10. 王戎目山巨源："如璞玉浑金①，人皆钦其宝，莫知名其器。"

【注释】

①璞玉浑金：未经雕琢的玉和未经冶炼的金，比喻具有天然美质，纯朴可贵。

【译文】

王戎评论山巨源说："像是未经雕琢冶炼的玉和金，人人敬重它是个宝物，但也没有谁叫得出它的名称。"

【原文】

11. 羊长和父繇与太傅祜同堂相善①，仕至车骑掾②，蚤卒。长和兄弟五人，幼孤。祜来哭，见长和哀容举止，宛若成人，乃叹曰："从兄不亡矣！"

【注释】

①羊长和：羊忱，字长和，参《方正》19 注①。繇：羊繇，字堪甫，官至车骑掾。同堂：同祖父的堂亲。

②车骑掾：官名，车骑将军的属官。

【译文】

羊长和的父亲羊繇和太傅羊祜是堂兄弟，彼此友爱，羊繇当官当到车骑将军的属官，早死。长和兄弟五人，幼年就成了孤儿。羊祜来哭丧，见到长和哀痛的神情和举止，仿佛像个成人，便叹息说："有这样的儿子，堂兄不能说是死了。"

【原文】

12．山公举阮咸为吏部郎[①]，目曰："清真寡欲，万物不能移也[②]。"

【注释】

①阮咸：字仲容，阮籍的侄子，"竹林七贤"之一，和阮籍并称大小阮，曾任散骑侍郎、始平太守。

②清真：纯真。

【译文】

山涛推荐阮咸担任吏部郎，评论他说："纯真寡欲，任何事物也不能改变他的志向。"

【原文】

13．王戎目阮文业[①]："清伦有鉴识[②]，汉元以来未有此人[③]。"

【注释】

①阮文业：阮武，字文业，阮籍的族兄，曾任清河太守。

②清伦：品行清高。

③汉元：汉初。

【译文】

王戎评论阮文业："言行高洁，有鉴察识别的才能，自汉初以来尚未有这样的人。"

【原文】

14. 武元夏目裴、王曰①："戎尚约，楷清通。"

【注释】

①武元夏：武陔，字元夏，仕魏曾任司隶校尉、太仆卿，入晋历任左仆射、左光禄大夫。

【译文】

武元夏评论裴楷、王戎说："王戎崇尚简约，裴楷清朗通达。"

【原文】

15. 庾子嵩目和峤①："森森如千丈松②，虽磊砢有节目③，施之大厦，有栋梁之用。"

【注释】

①庾子嵩：庾敳，字子嵩，参《文学》15 注①。和峤：参《德行》17 注①。

②森森：茂盛的样子。

③磊砢（luǒ 裸）：树木多节疤的样子。节目：树木分出枝杈的地方。

【译文】

庾子嵩评论和峤："有如茂盛的千丈高松，虽然有节疤枝杈，

但是用它来建造大厦，有栋梁的用途。”

【原文】

16. 王戎云：“太尉神姿高彻①，如瑶林琼树②，自然是风尘外物③。”

【注释】

①太尉：指王衍，字夷甫，参《言语》23注②。高彻：高迈豪爽。

②瑶林琼树：传说仙境中美好洁净的玉树。

③风尘：尘世；世俗。

【译文】

王戎说：“太尉的仪态风姿高迈豪爽，有如美玉般的宝树，自然是尘世以外的仙物。”

【原文】

17. 王汝南既除所生服①，遂停墓所。兄子济每来拜墓②，略不过叔③，叔亦不候。济脱时过④，止寒温而已。后聊试问近事，答对甚有音辞，出济意外，济极惋愕；仍与语，转造精微。济先略无子侄之敬，既闻其言，不觉懔然⑤，心形俱肃。遂留共语，弥日累夜。济虽俊爽，自视缺然，乃喟然叹曰⑥：“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济去，叔送至门。济从骑有一马，绝难乘，少能骑者。济聊问叔：“好骑乘不？”曰：“亦好尔。”济又使骑难乘马，叔姿形既妙，回策如萦，名骑无以过之。济益叹其难测，非复一事。既还，浑问济⑦：“何以暂行累日？”济曰：“始得一叔。”浑问其故，济具叹述如此。浑曰：“何如我？”济曰：“济以

上人。”武帝每见济[⑧]，辄以湛调之，曰：“卿家痴叔死未？”济常无以答。既而得叔，后武帝又问如前，济曰：“臣叔不痴。”称其实美。帝曰：“谁比？”济曰：“山涛以下，魏舒以上[⑨]。”于是显名，年二十八始宦。

【注释】

①王汝南：王湛，字处冲，由于少言寡语，当时认为他痴呆，后任汝南内史。除所生服：为父母守孝期满后，脱去孝服。所生，指父母，这里指父亲。

②济：王济，参《言语》24注①。

③过：拜访探望。

④脱：偶或。

⑤懔然：严肃恭敬的样子。

⑥喟然：叹息的样子。

⑦浑：王浑，字玄冲，王济的父亲，曾任司徒、录尚书事。

⑧武帝：指晋武帝司马炎，参《德行》17注③。

⑨魏舒：字阳元，四十多岁开始学习经学，官至司徒。

【译文】

汝南内史王湛为父亲守孝期满，脱去孝服后，就留住在坟墓边上。他哥哥的儿子王济每次来祭扫祖坟，几乎都不探望叔叔，叔叔也不等候他。王济偶尔去探望一次，也只是寒暄寒暄而已。后来姑且试探着问一些近来的事，王湛回答时言辞意味都很适当，出乎王济意料之外，王济极为惊奇；接着和他谈论，逐渐进入精深的境界。王济原先对他毫无子侄辈的敬意，听了他的话后，不觉神情庄重起来，心意举止都变得严肃恭敬了。于是留下来和王湛一起整日整夜地叙谈。王济虽然才高而又豪爽，也感到自己不足，于是感慨地叹息说：“家有名士，三十年来却不知道！”王济临走

时，叔叔送他到门口。王济的侍从有一匹马，极难骑乘，很少有人能骑上去。王济姑且问叔叔："喜欢骑马吗？"叔叔说："也喜欢呢。"王济又让他骑那匹难以骑乘的马，叔叔骑马姿势美妙，而且甩起马鞭子来环绕回旋，即使著名的骑手也无法胜过他。王济更加惊叹王湛难以估测，出乎意料的不仅仅是一件事。王济回家以后，父亲王浑问他："为什么暂时外出竟去了好多天？"王济说："刚刚找到一位叔叔。"王浑问是什么缘故，王济原原本本地边赞叹边叙述了这些情况。王浑说："比我怎么样？"王济说："是在我之上的人。"先前晋武帝司马炎每次见到王济，总是用王湛来取笑他，问道："你家的傻叔叔死掉没有？"王济常常无话可答。随后发现了这个叔叔，有一次晋武帝又像先前那样问他，王济说："我叔叔不傻。"称赞叔叔确实优秀。武帝问："是哪一类的人物？"王济说："在山涛之下，魏舒之上。"于是王湛的名声传扬开来，年纪二十八岁才当官。

【原文】

18．裴仆射①，时人谓为言谈之林薮②。

【注释】

①裴仆射：裴頠，参《言语》23注③。

②林薮（sǒu 叟）：本指草木丛集的森林、湖泽，这里喻指裴頠是清谈时渊博学问的所在。

【译文】

尚书左仆射裴頠，当时的人把他称作清谈的森林湖泽。

【原文】

19．张华见褚陶①，语陆平原曰②："君兄弟龙跃云

津[③]，顾彦先凤鸣朝阳[④]，谓东南之宝已尽[⑤]，不意复见褚生。”陆曰：“公未睹不鸣不跃者耳！”

【注释】

①张华：参《德行》12注③。褚陶：字季雅，聪慧善文，深得张华的器重，曾任九真太守、中尉。

②陆平原：陆机，字士衡，参《言语》26注①。

③君兄弟：指陆机、陆云。陆云，字士龙，参《方正》18注④。二人均为吴地人，当时极有才名。龙跃云津：蛟龙在天河里腾跃，比喻杰出人物崛起。云津，天河；银河。

④顾彦先：顾荣，字彦先，参《德行》25注①。凤鸣朝阳：凤凰迎着朝阳长鸣，比喻杰出人物遇时而出。

⑤东南：这里指吴地。

【译文】

张华见到了褚陶，告诉平原内史陆机说：“您兄弟二人像飞龙在银河中腾跃，顾彦先像凤凰迎着朝阳长鸣，我认为东南的杰出人才已经全都出现了，想不到又见到了褚生。”陆机说：“这只是您没有见过不鸣不跃的人物罢了！”

【原文】

20．有问秀才[①]：“吴旧姓何如？”答曰：“吴府君[②]，圣王之老成，明时之俊乂[③]。朱永长[④]，理物之至德[⑤]，清选之高望[⑥]。严仲弼[⑦]，九皋之鸣鹤[⑧]，空谷之白驹[⑨]。顾彦先，八音之琴瑟[⑩]，五色之龙章[⑪]。张威伯[⑫]，岁寒之茂松，幽夜之逸光。陆士衡、士龙，鸿鹄之裴回[⑬]，悬鼓之待槌。凡此诸君，以洪笔为钼耒[⑭]，以纸札为良田；以玄默为稼穑[⑮]，以义理为丰年；以谈论为英华[⑯]，以忠恕为珍宝；著

文章为锦锈，蕴五经为缯帛⑰；坐谦虚为席荐，张义让为帷幕⑱；行仁义为室宇，修道德为广宅。”

【注释】

①秀才：指蔡洪，参《言语》22注①。

②吴府君：吴展，字士季，三国时吴国人，曾任广州刺史、吴郡太守。

③俊乂（yì 义）：德才超群的人。

④朱永长：朱诞，字永长，三国时吴国人，官至议郎。

⑤理物：治理政事。

⑥清选：精选出来的人才。

⑦严仲弼：严隐，字仲弼，三国时吴国人，官至宛陵令。

⑧“九皋”句：语出《诗经·小雅·鹤鸣》：“鹤鸣于九皋，声闻于野”，“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这里比喻名声传播得很高很远。九皋，曲折深远的沼泽。

⑨“空谷”句：语出《诗经·小雅·白驹》：“皎皎白驹，在彼空谷。”这里比喻隐居的贤人。

⑩八音：指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类乐器，其中丝指琴瑟。

⑪五色：本指青、黄、赤、白、黑五种颜色，这里泛指各种色彩。龙章：龙形的花纹。

⑫张威伯：张畅，字威伯，晋人。

⑬鸿鹄：天鹅。裴回：也写作“徘徊”，回旋往返。

⑭钼耒（chúlěi 锄磊）：锄头和木叉。钼，同“锄”。

⑮玄默：玄远静默。稼穑：播种和收割，这里泛指农业劳动。

⑯英华：花朵。华，同“花”。

⑰蕴：积聚。缯帛：丝绸；丝织品。

⑱义让：道义礼让。

【译文】

有人问秀才蔡洪：“吴地的世家大族怎么样？”蔡洪回答说：“吴府君是圣明君主年高德劭的贤臣，太平时代的杰出人物。朱永

长是治国大臣里最有德行的人，精选官员中最具声望的人。严仲弼像沼泽中长鸣的白鹤，幽居山谷的白驹。顾彦先像乐器中的琴瑟，五彩中的龙纹。张威伯是严寒中茂盛的苍松，黑夜里透出的光芒。陆士衡、陆士龙是盘旋飞翔的天鹅，等待叩击的大鼓。所有这些人物，用大笔当农具，用纸张当良田；用沉默静思当做农田耕作，用通晓义理当做年成丰收；用清谈当鲜花，用忠恕当珍宝；撰写文章当做织成锦绣，饱读五经当作贮藏丝绸；谦虚下人当作坐上席垫，仗义礼让当作张挂帷幕；推行仁义当做修建屋宇，培养品德当作构筑大厦。”

【原文】

21．人问王夷甫："山巨源义理何如？是谁辈[①]？"王曰："此人初不肯以谈自居，然不读《老》、《庄》，时闻其咏[②]，往往与其旨合[③]。"

【注释】

①谁辈：哪一类的人。

②咏：咏赞；赞美。

③往往：处处。

【译文】

有人问王夷甫："山巨源义理谈论得怎么样？是哪一类的人物？"王夷甫说："这个人从来不肯以善于清谈自居，但他虽然不读《老子》、《庄子》，时时听到他的赞美，却处处和老庄的意旨吻合。"

【原文】

22．洛中雅雅有三嘏[①]：刘粹字纯嘏[②]，宏字终嘏，漠

字冲嘏，是亲兄弟，王安丰甥[③]，并是王安丰女婿。宏，真长祖也[④]。洛中铮铮冯惠卿[⑤]，名荪，是播子[⑥]。荪与邢乔俱司徒李胤外孙[⑦]，及胤子顺并知名[⑧]。时称："冯才清，李才明，纯粹邢。"

【注释】

①雅雅：风雅的样子。

②刘粹：晋人，曾任侍中、南中郎将。下文刘宏，曾任秘书监、光禄大夫；刘漠，官至吏部尚书。

③王安丰甥：据《世说新语》原注引《刘氏谱》说，刘粹兄弟三人并非王氏外甥。

④真长：刘惔，字真长，参《德行》35注①。

⑤铮铮：金属撞击声，这里形容人的名声响亮。冯惠卿：晋人，官至侍中。

⑥播：冯播，字友声，官至大宗正。

⑦邢乔：字曾伯，官至司隶校尉。李胤：字宣伯，官至司徒。

⑧顺：李顺，字真长，官至太仆卿。

【译文】

洛阳风雅人物中有三嘏：刘粹字纯嘏，刘宏字终嘏，刘漠字冲嘏，他们是亲兄弟，是安丰侯王戎的外甥，又都是王戎的女婿。刘宏是刘真长的祖父。洛阳名声响亮的人士冯惠卿，名荪，是冯播的儿子。冯荪和邢乔都是司徒李胤的外孙，他们和李胤的儿子李顺都很出名。当时人们称赞说："冯氏才学清通，李氏才学明晰，纯净的是邢氏。"

【原文】

23. 卫伯玉为尚书令[①]，见乐广与中朝名士谈议[②]，奇

之，曰："自昔诸人没已来③，常恐微言将绝，今乃复闻斯言于君矣！"命子弟造之，曰："此人，人之水镜也④，见之若披云雾睹青天。"

【注释】

①卫伯玉：卫瓘，字伯玉，参《识鉴》8注③。

②乐广：参《德行》23注③。

③诸人：指常和卫瓘谈论的何晏、邓飏等人。没（mò莫）：同"殁"，死。已：通"以"。

④水镜：静水和明镜，这里比喻人的识见清明。

【译文】

卫伯玉担任尚书令时，见到乐广和西晋的名士们谈论，认为他很有奇才，对他说："自从当年那些名人去世以来，我常常担心精妙的言论将要断绝，今天却又从您这里听到了这些话！"于是命令自己的子侄们去拜访乐广，并且说："这个人，是人们照影的静水和明镜，见到他，如同拨开云雾见到了青天。"

【原文】

24. 王太尉曰："见裴令公精明朗然①，笼盖人上②，非凡识也。若死而可作③，当与之同归④。"或云王戎语。

【注释】

①裴令公：裴楷，参《德行》18注②。精明：精细明察。朗然：开朗的样子。

②笼盖：高出；超越。

③作：起来。

④同归：同一归向。

【译文】

太尉王衍说："我见到裴令公精明开朗，高出众人之上，不是普通的见识啊。如果人死了还可以再活过来，我要和他认定同一归向。"有人说这是王戎所说的话。

【原文】

25. 王夷甫自叹："我与乐令谈，未尝不觉我言为烦[①]。"

【注释】

①"我与"二句：乐广清谈时要言不烦，王衍认为自己和他相比，过于烦琐。

【译文】

王夷甫自己叹息说："我和乐广谈论时，没有不觉得我的话太烦琐的。"

【原文】

26. 郭子玄有俊才[①]，能言老、庄，庾敳尝称之，每曰[②]："郭子玄何必减庾子嵩！"

【注释】

①郭子玄：郭象，字子玄，参《文学》17注③。

②每：常常。

【译文】

郭子玄有卓越的才智，善于谈论老子、庄子，庾敳曾经称赞

他，常常说："郭子玄为什么一定不如我庾子嵩呢！"

【原文】

27. 王平子目太尉[①]："阿兄形似道[②]，而神锋太俊[③]。"太尉答曰："诚不如卿落落穆穆[④]。"

【注释】

①王平子：王澄，字平子，参《德行》23注①。太尉：指王衍，王澄的哥哥。

②道：有道；有德行。

③神锋：精神气概。俊：突出。

④落落穆穆：豁达而又沉静。

【译文】

王平子评论太尉王衍："哥哥外貌像是很有德行，但是锋芒过于突出。"王衍回答说："的确比不上你豁达大度，举止沉静。"

【原文】

28. 太傅府有三才[①]：刘庆孙长才[②]，潘阳仲大才[③]，裴景声清才[④]。

【注释】

①太傅：指东海王司马越，参《雅量》10注①。

②刘庆孙：刘舆，字庆孙，参《雅量》10注①。长才：在某方面有专长的人。据《世说新语》原注引《八王故事》说，刘庆孙长于记忆，对天下钱谷、兵马、地形等情况了如指掌。

③潘阳仲：潘滔，字阳仲，参《识鉴》6注①。大才：学识广博的人。

④裴景声：裴邈，字景声，参《雅量》11注①。清才：廉洁有操守的人。

【译文】

太傅府中有三个人才：刘庆孙是长才，潘阳仲是大才，裴景声是清才。

【原文】

29. 林下诸贤[1]，各有俊才子：籍子浑[2]，器量弘旷；康子绍[3]，清远雅正；涛子简[4]，疏通高素；咸子瞻[5]，虚夷有远志；瞻弟孚[6]，爽朗多所遗；秀子纯、悌[7]，并令淑有清流；戎子万子[8]，有大成之风，苗而不秀[9]；唯伶子无闻。凡此诸子，唯瞻为冠，绍、简亦见重当世。

【注释】

①林下诸贤：指竹林七贤。魏末阮籍、嵇康、山涛、向秀、阮咸、王戎、刘伶七人相互友善，常常宴集于竹林之下，世人称为竹林七贤。

②籍：阮籍，参《德行》15 注①。浑：阮浑，字长成，曾任太子中庶子。

③康：嵇康，参《德行》16 注②。绍：嵇绍，字延祖，参《德行》43 注⑤。

④简：山简，字季伦，曾任吏部尚书、征南将军。

⑤瞻：阮瞻，字千里，官至太子舍人。

⑥孚：阮孚，字遥集，参《文学》76 注③。

⑦秀：向秀，字子期，参《言语》18 注①。纯：向纯，字长悌，官至侍中。悌：向悌，字叔逊，官至御史中丞。

⑧万子：王绥，字万子，十九岁就早死。

⑨“苗而”句：意思是庄稼生长却未能抽穗开花。语出《论语·子罕》“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实者有矣夫！”古人认为这是孔子痛惜学生颜回早死而打的一个比方。

【译文】

竹林七贤，各人有才能卓越的儿子：阮籍的儿子阮浑，器量

宽宏；嵇康的儿子嵇绍，志向清高，本性正直；山涛的儿子山简，为人通达，情操高洁；阮咸的儿子阮瞻，谦虚平易，有远大的志向；阮瞻的弟弟阮孚，性格爽朗，不问世务；向秀的儿子向纯、向悌，都很美好善良，有高尚的德行；王戎的儿子王万子，有成大器的风度，可惜早死；只有刘伶的儿子默默无闻。所有这些人，只有阮瞻算是第一，嵇绍、山简当时也很受推重。

【原文】

30．庾子躬有废疾①，甚知名。家在城西，号曰城西公府②。

【注释】

①庾子躬：庾琮，字子躬，庾敳的哥哥，官至太尉掾。

②公府：本指三公的府第，庾子躬任太尉掾，是太尉的属官，人们便用来戏称他的住宅。

【译文】

庾子躬身有残疾，但是很有名声。他的家在城西，被称为城西公府。

【原文】

31．王夷甫语乐令："名士无多人，故当容平子知①。"

【注释】

①"故当"句：据《世说新语》原注引《王澄别传》说，王戎、王夷甫极为看重弟弟王平子，凡经过王平子品评的人物，他们就不再评论。

【译文】

王夷甫告诉尚书令乐广说："名士没有很多人，当然要让平子鉴别。"

【原文】

32. 王太尉云："郭子玄语议如悬河写水①，注而不竭。"

【注释】

①悬河：瀑布。写：同"泻"，倾泻。

【译文】

太尉王衍说："郭子玄谈论起来好像瀑布倾泻，流淌不竭。"

【原文】

33. 司马太傅府多名士，一时俊异。庾文康云①："见子嵩在其中，常自神王②。"

【注释】

①庾文康：庾亮，字元规，谥号文康，参《德行》31 注①。

②神王：精神旺盛。王，通"旺"。

【译文】

太傅司马越府中有很多名士，都是当时的杰出人物。庾亮说："我看出子嵩在这些人当中，常常精神旺盛。"

【原文】

34. 太傅东海王镇许昌①，以王安期为记室参军②，雅

相知重。敕世子毗曰[3]："夫学之所益者浅，体之所安者深。闲习礼度[4]，不如式瞻仪形[5]；讽味遗言[6]，不如亲承音旨。王参军人伦之表[7]，汝其师之。"或曰："王、赵、邓三参军。人伦之表，汝其师之。"谓安期、邓伯道、赵穆也[8]。袁宏作《名士传》[9]，直云王参军，或云赵家先犹有此本。

【注释】

①"太傅"句：西晋怀帝即位时，委政于太傅东海王司马越，后来怀帝亲政，司马越出镇许昌。许昌，县名，为颍川郡治所所在地，在今河南许昌东。

②王安期：王承，字安期，参《政事》9注①。

③世子：侯王正妻所生的长子，有继承父位的权利。毗：司马毗，官至镇军将军。

④闲习：熟习；娴熟。

⑤式瞻：瞻仰；观看。

⑥讽味：背诵体会。遗言：这里指古代圣贤留下来的教诲。

⑦人伦：人类；人们。

⑧邓伯道：邓攸，字伯道，参《德行》28注①。赵穆：字季子，官至吴郡太守。

⑨袁宏：参《言语》83注①。

【译文】

太傅东海王司马越出镇许昌时，用王安期担任记室参军，十分赏识看重他。他告诫儿子司马毗说："从学习中得来的收益肤浅，从体验中得来的感受深刻。熟习礼法，不如去瞻仰礼节仪式；背诵体味古人的遗训，不如亲自接受时贤的教诲。王参军是人们的表率，你要学习他。"另一种说法是："王、赵、邓三位参军是人们的表率，你要学习他们。"三位参军指安期、邓伯道、赵穆。袁宏撰写《名士传》时，只说到王参军。有人说赵家原先还有这个

抄本。

【原文】

35. 庾太尉少为王眉子所知①。庾过江，叹王曰："庇其宇下，使人忘寒暑。"

【注释】

①王眉子：王玄，字眉子，参《识鉴》12注①。

【译文】

太尉庾亮年轻时受到王眉子的赏识。庾亮渡江南下后，赞扬王眉子说："在他屋檐下受到庇护，使人忘了冷暖。"

【原文】

36. 谢幼舆曰①："友人王眉子清通简畅，嵇延祖弘雅劭长②，董仲道卓荦有致度③。"

【注释】

①谢幼舆：谢鲲，字幼舆，参《言语》46注②。

②嵇延祖：嵇绍，字延祖。劭长：品德美好。

③董仲道：董养，字仲道，晋泰始初年到洛阳求官，后因避乱入蜀隐居。卓荦（luò洛）：卓越出众。致度：风采气度。

【译文】

谢幼舆说："我朋友王眉子清朗通达，简明畅达；嵇延祖宽弘文雅，德行高尚；董仲道见识卓越而有风采气度。"

【原文】

37. 王公目太尉①："岩岩清峙②，壁立千仞③。"

【注释】

①王公：王导。太尉：指王衍。

②岩岩：高峻的样子。

③仞：长度单位，八尺，一说七尺。

【译文】

王导评论太尉王衍："清静地高耸着，好像千仞石壁屹立。"

【原文】

38. 庾太尉在洛下，问讯中郎①，中郎留之云："诸人当来。"寻温元甫、刘王乔、裴叔则俱至②，酬酢终日③。庾公犹忆刘、裴之才俊，元甫之清中④。

【注释】

①中郎：指庾敳。

②温元甫：温几，字元甫，曾任司徒右长史、湘州刺史。刘王乔：刘畴，字王乔，官至司徒左长史。

③酬酢（zuò 作）：本指宾主互相敬酒，这里指言谈应对。

④清中：清正平和。

【译文】

太尉庾亮在洛阳时，曾经前往问候中朗庾敳，庾敳挽留他说："众人就要来了。"不一会儿，温元甫、刘王乔、裴叔则都来了，大家谈论应对了一整天。后来庾亮还能回忆起刘、裴二人卓越的才华，元甫清正平和的样子。

【原文】

39. 蔡司徒在洛[①]，见陆机兄弟住参佐廨中[②]，三间瓦屋，士龙住东头，士衡住西头。士龙为人，文弱可爱；士衡长七尺余[③]，声作钟声，言多慷慨。

【注释】

①蔡司徒：蔡谟，参《方正》40 注②。

②陆机兄弟：指陆机、陆云。参佐：僚属。

③七尺：晋尺短于今尺，晋七尺相当于今 1.72 米左右。

【译文】

司徒蔡谟在洛阳时，见到陆机、陆云兄弟住在僚属办公的官署中，三间瓦屋，士龙住在东头，士衡住在西头。士龙的为人，文雅纤弱很可爱；士衡则身长七尺有余，声音像洪钟一样，言辞大多慷慨激昂。

【原文】

40. 王长史是庾子躬外孙[①]，丞相目子躬云[②]："入理泓然[③]，我已上人[④]。"

【注释】

①王长史：王濛，参《言语》54 注④。

②丞相：指王导。

③泓然：幽深透彻的样子。

④已：通"以"。

【译文】

左长史王濛是庾子躬的外孙，丞相王导评论庾子躬说："研求

玄理深入透彻，是在我之上的人。”

【原文】

41. 庾太尉目庾中郎：“家从谈谈之许①。”

【注释】

①家从：叔父、伯父。庾敳是庾亮的堂叔父。谈谈之许：这句话各家无确解，很难讲通，可能句中有脱误。《世说新语》原注说：“一作‘家从谈之祖’”，译文姑从原注。

【译文】

太尉庾亮评论庾敳：“家叔是谈论之祖。”

【原文】

42. 庾公目中郎：“神气融散①，差如得上②。”

【注释】

①融散：安适恬淡。

②差（chā 叉）如：大致；大体上。得上：能够超拔上进。

【译文】

庾亮评论中郎庾敳说：“神情安适恬淡，大体上能够超拔上进。”

【原文】

43. 刘琨称祖车骑为朗诣①，曰：“少为王敦所叹②。”

【注释】

①刘琨：参《言语》35 注①。祖车骑：祖逖，字士稚，青年时和刘琨同为司州主簿，立志报国，南渡后常以恢复中原为己任，曾北伐并收复黄河以南地区，死后追赠车骑将军。朗诣：开朗通达。

②王敦：参《言语》37 注①。

【译文】

刘琨称赞车骑将军祖逖开朗通达，说道："他年轻时受到过王敦的赞叹。"

【原文】

44. 时人目庾中郎："善于托大①，长于自藏②。"

【注释】

①托大：托身于玄默大道，这里指胸怀开阔，超脱世事。

②自藏：自我隐藏，不露锋芒。《世说新语》原注引《名士传》说，庾敳不问世事，静默无为，"故忧喜不至也"。

【译文】

当时的人评论中郎庾敳："善于托身玄理，擅长自我隐藏。"

【原文】

45. 王平子迈世有俊才①，少所推服。每闻卫玠言②，辄叹息绝倒③。

【注释】

①迈世：超脱世俗。

②卫玠：参《言语》32 注①。

③绝倒：倾倒，形容极为佩服。

【译文】

王平子超脱世俗，有卓越的才华，很少有他所推重佩服的人。但是每次听到卫玠谈论，总是要赞叹倾倒。

【原文】

46. 王大将军与元皇表云①："舒风概简正②，允作雅人③，自多于邃④，最是臣少所知拔。中间夷甫、澄见语：'卿知处明、茂弘⑤。茂弘已有令名，真副卿清论；处明亲疏无知之者。吾常以卿言为意，殊未有得，恐已悔之。'臣慨然曰：'君以此试。'顷来始乃有称之者。言常人正自患知之使过，不知使负实。"

【注释】

①元皇：指晋元帝司马睿，参《言语》29注①。

②舒：王舒，字处明，王敦的堂弟，参《识鉴》15注②。风概：风采气概。简正：简约端正。

③允：的确；确实。

④多：胜过；超过。邃：王邃，字处重，王舒的弟弟，官至尚书左仆射。

⑤茂弘：王导，字茂弘，也是王敦的堂弟。

【译文】

大将军王敦上呈晋元帝司马睿的奏章说："王舒的风采气概简约正派，确实算得上高雅人士，自然胜过王邃，是我年轻时最赏识并加以提拔的人。其间王夷甫、王澄告诉我：'你赏识处明、茂弘。茂弘已经有了美名，的确和你的称赞相符合；处明则无论亲疏都没有了解他的人。我时常把你的话记在心中，但是一点也没

有发现他的德才,恐怕你对自己的话已经后悔了吧。'我感慨地说:'您按我的话再试一试。'近来才有人称赞处明。这说明一般人只是担心赏识人过了头,而不了解也会有负人家实际才能的。"

【原文】

47. 周侯于荆州败绩还①,未得用。王丞相与人书曰:"雅流弘器②,何可得遗!"

【注释】

①"周侯"句:周侯,周颉,参《言语》30注①。晋元帝时,周颉出任荆州刺史,刚到任就遇上叛乱,后受召返回京都。

②雅流:高尚的人士。弘器:大器;杰出人才。

【译文】

武城侯周颉在荆州惨败后回到京都,未得到委用。丞相王导在写给别人的信中说:"周颉是高雅人士,杰出人才,怎么能遗弃不用呢!"

【原文】

48. 时人欲题目高坐而未能①,桓廷尉以问周侯②,周侯曰:"可谓卓朗③。"桓公曰:"精神渊著④。"

【注释】

①题目:品题;品评。高坐:高坐道人,参《言语》39注①。

②桓廷尉:桓彝,参《德行》30注①。

③卓朗:卓越开朗。

④渊著:深沉明朗。

【译文】

当时的人士想评论高坐和尚，但是没有想出适当的评语，廷尉桓彝用这件事问武城侯周顗，周顗说："可以说是卓越开朗。"桓温说："精神深沉而明朗。"

【原文】

49. 王大将军称其儿云："其神候似欲可①。"

【注释】

①神候：神态；精神面貌。似欲：似乎像是。

【译文】

大将军王敦称赞他的儿子说："从他的神态看，似乎像是还可以。"

【原文】

50. 卞令目叔向①："朗朗如百间屋②。"

【注释】

①卞令：卞壸（kǔn 捆），字望之，官至尚书令，苏峻之乱中遇害。叔向：羊舌肸（xī 惜），字叔向，春秋时晋国大夫。按，《世说新语》中所品评的人物，都是当代的人，因此有人怀疑叔向指"叔父卞向"，但也无从证实。

②朗朗：豁亮的样子，形容人胸怀坦荡。

【译文】

尚书令卞壸评论叔向："胸怀坦荡，有如上百间明亮的房屋。"

【原文】

51．王敦为大将军，镇豫章。卫玠避乱，从洛投敦，相见欣然，谈话弥日。于时谢鲲为长史，敦谓鲲曰："不意永嘉之中[1]，复闻正始之音[2]。阿平若在[3]，当复绝倒。"

【注释】

①永嘉：西晋怀帝的年号（公元 307～313 年），其间战乱不断。

②正始之音：指三国魏齐王曹芳正始年间（公元 240～249 年）崇尚玄学清谈的风尚言论。

③阿平：王澄，字平子。按，王澄应琅邪王司马睿（后来的晋元帝）的召请赴任军谘祭酒，途经豫章，被王敦杀害。

【译文】

王敦担任大将军时，镇守豫章。卫玠躲避战乱，从洛阳投奔王敦，彼此见面极为高兴，整天谈论。当时谢鲲担任王敦手下的长史，王敦对谢鲲说："想不到在永嘉年间，又听到了正始年间那种玄学清谈。如果阿平在这里的话，该会为之倾倒的。"

【原文】

52．王平子与人书，称其儿："风气日上[1]，足散人怀。"

【注释】

①风气：风度气质。日：一天天地。

【译文】

王平子给人写信，称赞自己的儿子："他的风度气质一天天地长进，足以使人心情舒畅。"

【原文】

53. 胡毋彦国吐佳言如屑[①]，后进领袖。

【注释】

①胡毋彦国：胡毋辅之，字彦国，官至湘州刺史。

【译文】

胡毋彦国谈吐时的精妙言辞就像锯木落屑一样绵绵不绝，他是后辈中的领袖。

【原文】

54. 王丞相云："刁玄亮之察察[①]，戴若思之岩岩[②]，卞望之之峰距[③]。"

【注释】

①刁玄亮：刁协，字玄亮，参《方正》23注⑥。察察：清察明辨。

②戴若思：戴渊，字若思，多才善辩，风采过人，官至征西将军。岩岩：高峻挺拔，比喻人态度严峻。

③峰距：山峰高尖突出，比喻人整饬而有锋芒。

【译文】

丞相王导说："刁玄亮明察秋毫，戴若思性情严峻，卞望之整饬而有锋芒。"

【原文】

55. 大将军语右军[①]："汝是我佳子弟[②]，当不减阮主簿[③]。"

【注释】

①右军：王羲之，字逸少，王敦的堂侄，参《言语》62 注①。

②“汝是”句：《晋书·王羲之传》作“汝是吾家佳子弟”，文意较好。

③阮主簿：阮裕，字思旷，参《德行》32 注①。

【译文】

大将军王敦对右军将军王羲之说：“你是我们家的好子弟，应当不亚于阮主簿。”

【原文】

56. 世目周侯：“嶷如断山①。”

【注释】

①嶷（nì 逆）：高峻；陡峭。这里比喻人清高正直。断山：劈断的山，指悬崖绝壁。

【译文】

社会上评论武城侯周顗：“峻峭得像悬崖绝壁一样。”

【原文】

57. 王丞相招祖约夜语①，至晓不眠。明旦有客，公头鬓未理，亦小倦，客曰：“公昨如是，似失眠。”公曰：“昨与士少语，遂使人忘疲。”

【注释】

①祖约：字士少，参《雅量》15 注①。

【译文】

丞相王导邀请祖约晚上来谈论，直到拂晓还没睡觉。第二天清早有客人来，王导见客时尚未梳头，身体也有些疲倦，客人说："您昨天夜里成了这样，似乎失眠了。"王导说："昨天晚上和士少谈论，竟然使人忘记了劳累。"

【原文】

58. 王大将军与丞相书，称杨朗曰①："世彦识器理致②，才隐明断③。既为国器，且是杨侯淮之子④，位望殊为陵迟⑤。卿亦足与之处。"

【注释】

①杨朗：字世彦，参《识鉴》13 注②。

②识器：见识和才干。理致：义理和情致。

③才隐：才学深邃。

④杨侯淮：淮，当作"准"。杨准，字始立，曾任冀州刺史。侯，士大夫之间的尊称。

⑤陵迟：衰 落。陵指逐渐上升，迟指逐渐下降，这里是复词偏义，偏指"迟"，"陵"字无义。

【译文】

大将军王敦写信给丞相王导，称赞杨朗说："世彦很有见识和才干，能领悟义理又有情致，才学深邃，论断高明。既是治国的人才，又是杨准的儿子，但是地位和名望却很卑下。你也可以和他交往。"

【原文】

59. 何次道往丞相许①，丞相以麈尾指坐呼何共坐，

曰："来，来，此是君坐。"

【注释】

①何次道：何充，字次道，参《言语》54 注①。王导是他的姨父，对他很器重，希望他能接任自己的位置。

【译文】

何次道到丞相王导那里去，王导用麈尾指着座位叫他同坐，说道："来，来，这是您的座位。"

【原文】

60. 丞相治扬州廨舍①，按行而言曰②："我正为次道治此尔！"何少为王公所重，故屡发此叹。

【注释】

①廨（xiè 懈）舍：官署。

②按行：视察巡行。

【译文】

丞相王导整修扬州的官署，他在视察进展情况时说："我只是为次道整修这个官署罢了！"何次道年轻时就受到王导器重，所以王导屡次发出这种赞叹。

【原文】

61. 王丞相拜司徒而叹曰①："刘王乔若过江，我不独拜公②。"

【注释】

①司徒：官名，和司空、太尉合称三公，都是最高官职。

②"刘王"二句：刘王乔名望很高，司徒蔡谟曾认为他是自己合适的继承人选。

【译文】

丞相王导被任命为司徒时感叹地说："刘王乔如果也过江来，受任三公的就不会是我一人。"

【原文】

62. 王蓝田为人晚成①，时人乃谓之痴。王丞相以其东海子②，辟为掾。常集聚③，王公每发言，众人竞赞之。述于末坐曰："主非尧、舜④，何得事事皆是！"丞相甚相叹赏。

【注释】

①王蓝田：王述，参《文学》22注③。为人真率，沉静简默，三十岁尚未知名，有人认为他痴呆。

②东海：指王承，曾任东海太守。王承家是世族，早年名望又很高，王导因此要提携他的儿子王述。

③常：通"尝"，曾经。

④主：属吏称呼长官为主，这里指王导。

【译文】

蓝田侯王述为人成名较晚，当时的人竟然认为他痴呆。丞相王导因为他是东海太守王承的儿子，就召他担任属官。曾经聚会在一起，王导每次讲话，众人都争相赞美。王述坐在末座说道："主公不是尧、舜，哪里能事事都对！"王导十分赞赏他。

【原文】

63．世目杨朗“沉审经断”[①]。蔡司徒云：“若使中朝不乱[②]，杨氏作公方未已[③]。”谢公云：“朗是大才。”

【注释】

①沉审：深沉谨慎。经断：长于决断。

②中朝：晋室南渡后称西晋为中朝。

③杨氏：指杨朗兄弟。《世说新语》原注引《八王故事》说：“杨氏有六子，……皆得美名，论者以谓悉有台辅之望。”

【译文】

社会上评论杨朗：“深沉谨慎，长于决断。”司徒蔡谟说：“如果中朝不乱，杨氏位登三公的将会连续不止。”谢安说：“杨朗是大才。”

【原文】

64．刘万安即道真从子[①]，庾公所谓灼然玉举[②]。又云：“千人亦见[③]，百人亦见。”

【注释】

①刘万安：刘绥，字万安，官至骠骑长史。道真：刘宝，字道真，参《德行》22注①。

②庾公：庾琮，字子躬。灼然：鲜明的样子。玉举：玉立，比喻人品行高洁。

③见：同“现”，呈现。

【译文】

刘万安就是刘道真的侄儿，是庾琮所说的品行鲜明高洁的人。

又说："他也能从千人之中显露出来，也能从百人之中显露出来。"

【原文】

65．庾公为护军①，属桓廷尉觅一佳吏②，乃经年。桓后遇见徐宁而知之③，遂致于庾公，曰："人所应有，其不必有；人所应无，己不必无④。真海岱清士⑤。"

【注释】

①庾公：庾亮。护军：官名，即护军将军，负责选拔武官并参与掌握中央军权。

②属：嘱托。桓廷尉：桓彝。

③徐宁：字安期，晋东海郯（今山东郯城北）人，官至江州刺史。

④"人所"四句：句中所说的有、无，据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说，当是指礼法方面的内容。己，用如第三人称代词，相当于"他"。

⑤海岱：指今山东省东海和泰山之间地区，徐宁的家乡东海郡就在这一范围内。

【译文】

庾亮担任护军将军时，嘱托廷尉桓彝寻找一名优秀的属吏，竟然过了一年尚未找到。桓彝后来遇见徐宁并很赏识他，于是推荐给庾亮，评价说："人们应当有的，他不一定有；人们应当没有的，他不一定没有。确实是海岱地区的高洁人士。"

【原文】

66．桓茂伦云①："褚季野皮里阳秋②。"谓其裁中也。

【注释】

①桓茂伦：桓彝，字茂伦。

②褚季野：褚裒，字季野，参《德行》34 注①。皮里阳秋：指表面对人和事不作评论，而内心却有褒贬。阳秋，本当为春秋，东晋人避简文帝郑太后阿春的名讳，改称阳秋。春秋，本是书名，因其深含褒贬之义，又可借以表示褒贬。

【译文】

桓茂伦说："褚季野皮里阳秋。"这是说他胸中自有裁决。

【原文】

67. 何次道尝送东人①，瞻望，见贾宁在后轮中②，曰："此人不死，终为诸侯上客③。"

【注释】

①东人：这里指从建康以东来的人。

②贾宁：字建宁，苏峻作乱时曾为苏峻出谋划策，后投降晋室，官至新安太守。后轮：借指后车。

③诸侯：这里泛指治理一方的高级官员。

【译文】

何次道曾经送别从东边来的客人，远远望去，见到贾宁在后面的车中，说道："这个人不死的话，终究要做王侯的上宾。"

【原文】

68. 杜弘治墓崩①，哀容不称②。庾公顾谓诸客曰："弘治至羸，不可以致哀。"又曰："弘治哭不可哀。"

【注释】

①杜弘治：杜乂，字弘治，杜预的孙子，袭爵当阳侯，官至丹阳丞。

②“哀容”句：意思是表情不很悲伤。

【译文】

杜弘治家的祖坟崩塌了，他的悲哀表情和坟塌的事不相称。庾亮环顾众位宾客说：“弘治身体极为衰弱，不可以过于悲伤。”又说：“弘治哭时不能太伤心。”

【原文】

69. 世称庾文康为丰年玉①，稚恭为荒年谷②。庾家论云：“是文康称恭为荒年谷，庾长仁为丰年玉③。”

【注释】

①庾文康：庾亮，谥号文康。丰年玉：比喻太平盛世的治国人才。

②稚恭：庾翼，字稚恭，庾亮的弟弟，参《言语》53注①。荒年谷：比喻乱世中能够救国救民的人才。

③庾长仁：庾统，字长仁，小字赤玉，庾亮的弟弟庾怿的儿子，官至寻阳太守。

【译文】

社会上称赞庾亮是丰年的美玉，庾稚恭是荒年的米谷。庾家自己的评论却说：“是庾文康称赞稚恭为荒年的米谷，庾长仁为丰年的美玉。”

【原文】

70. 世目杜弘治标鲜①，季野穆少②。

【注释】

①标鲜：风度俊美出众。

②穆少：宁静淡泊。

【译文】

社会上评论杜弘治风度俊美，褚季野宁静淡泊。

【原文】

71. 有人目杜弘治："标鲜清令[①]，盛德之风，可乐咏也[②]。"

【注释】

①清令：纯洁美好。

②乐咏：和着音乐歌颂。

【译文】

有人评论杜弘治："风度俊美出众，名声纯洁美好，高尚的品德风采，可以谱成乐曲歌颂。"

【原文】

72. 庾公云："逸少国举[①]。"故庾倪为碑文云[②]："拔萃国举[③]。"

【注释】

①逸少：王羲之，字逸少。国举：全国推戴的人。

②庾倪：庾倩，字少彦，小字倪，庾冰的儿子，官至太宰长史。

③拔萃：出类拔萃的人。

【译文】

庾亮说："王逸少是全国推戴的人。"所以庾倪为逸少撰写的

碑文中说："拔萃国举。"

【原文】

73. 庾稚恭与桓温书称[①]："刘道生日夕在事[②]，大小殊快。义怀通乐既佳[③]，且足作友，正实良器。推此与君，同济艰不者也[④]。"

【注释】

①桓温：参《言语》55注①。

②刘道生：刘恢，字道生，官至车骑司马。

③义怀：道义之心。通乐：通达乐观。

④艰不（pǐ 痞）：艰难困苦。不，通"否"，困厄。

【译文】

庾稚恭写信给桓温说："刘道生日夜忙于公务，大小事情处理得非常称心。他既能在胸怀道义、通达乐观方面做得很好，又很值得结为朋友，的确是出众的人才。我把这个人推荐给您，和您共同度过艰难困苦吧。"

【原文】

74. 王蓝田拜扬州，主簿请讳[①]，教云[②]："亡祖、先君[③]，名播海内，远近所知。内讳不出于外[④]，余无所讳。"

【注释】

①讳：这里指家讳，即在说话或行文时，避免提到长辈的名字。晋代最重家讳，官员上任，僚属要先问上司的家讳，叫做请讳，以防其后在无意中触犯。

②教：批示。

③亡祖：指王湛，字处冲。先君：指王承，字安期。

④内讳：应避忌的家内女性长辈的名字。《礼记·曲礼上》说："妇人之讳不出门。"

【译文】

蓝田侯王述就任扬州刺史时，主簿向他请示家讳要避忌的名字，他批示说："故世的祖父、父亲，名扬天下，是远远近近都知道的。妇人的名讳不传出家门之外，其余没有要避忌的。"

【原文】

75. 萧中郎①，孙丞公妇父②，刘尹在抚军坐③，时拟为太常④。刘尹云："萧祖周不知便可作三公不？自此以还，无所不堪。"

【注释】

①萧中郎：萧轮，字祖周，历任中郎、常侍、国子博士。

②孙丞公：孙统，字承公，历任鄞令、吴宁令、余姚令。丞公，《晋书·萧统传》作"承公"。

③抚军：指晋简文帝司马昱，当时担任抚军大将军，参《德行》37 注①。

④太常：官名，九卿之一，掌管祭祀礼乐。

【译文】

中郎萧祖周是孙丞公的岳父，丹阳尹刘惔在抚军大将军司马昱家里作客，当时拟议萧祖周担任太常。刘惔说："萧祖周不知是否可以直接提为三公？自三公以下，他没有不能胜任的。"

【原文】

76. 谢太傅未冠，始出西①，诣王长史，清言良久。去

后，苟子问曰[②]："向客何如尊[③]？"长史曰："向客亹亹[④]，为来逼人。"

【注释】

①出西：谢安未出仕之前住在会稽郡，从会稽到京都建康是往西，所以叫出西。

②苟子：王脩，字敬仁，小字苟子，王濛的儿子。

③尊：这里是对父亲的尊称。

④亹亹（wěiwěi 伟伟）：又写作"斖斖"，勤勉不倦的样子。

【译文】

太傅谢安尚未成年时，初次西行到京都，去拜访左长史王濛，清谈了许久。走后，王苟子问他父亲说："刚才那位客人比起父亲您来怎么样？"王濛说："刚才的客人勤勉不倦，谈论起来气势逼人。"

【原文】

77. 王右军语刘尹："故当共推安石。"刘尹曰："若安石东山志立[①]，当与天下共推之。"

【注释】

①东山志：隐居的志向。谢安，字安石，年轻时在会稽上虞县的东山隐居，一直不肯出仕，四十多岁时才应桓温的邀请出任司马。

【译文】

右军将军王羲之对丹阳尹刘惔说："我们当然要共同推荐安石。"刘惔说："如果安石确立了隐居的志向，我们应当和天下人共同推荐他。"

【原文】

78. 谢公称蓝田："掇皮皆真①。"

【注释】

①掇：剥去；揭去。

【译文】

谢安称赞蓝田侯王述："去掉皮，露出的全都是真率。"

【原文】

79. 桓温行经王敦墓边过，望之云："可儿①！可儿！"

【注释】

①可儿：即可人，意思是称人心意的人。王敦谋反前以开朗朴实而获得"可儿"好声名，死后已受人唾弃。这里桓温依旧赞扬他，正反映了他引王敦为同类的心迹。

【译文】

桓温出行经过王敦坟墓边，望着坟墓说："可意的人啊！可意的人啊！"

【原文】

80. 殷中军道王右军云①："逸少清贵人②，吾于之甚至③，一时无所后④。"

【注释】

①殷中军：殷浩，字渊源，参《言语》80注②。

②清贵：清纯高贵。

③甚至：非常周到。

④所后：指能和他相比的后来人。

【译文】

中军将军殷浩评论右军将军王羲之说："逸少是清纯高贵的人，我对待他周到备至，一时没有能赶得上他的人。"

【原文】

81. 王仲祖称殷渊源："非以长胜人，处长亦胜人[①]。"

【注释】

①处长：对待自己的长处。

【译文】

王仲祖称赞殷渊源："不但凭着他的长处胜过别人，而且对待自己的长处上也胜过别人。"

【原文】

82. 王司州与殷中军语[①]，叹云："己之府奥[②]，蚤已倾写而见[③]；殷陈势浩汗[④]，众源未可得测。"

【注释】

①王司州：王胡之，字脩龄，参《言语》81注①。

②府奥：指胸中蕴藏的东西；心里的话。

③写：同"泻"。

④陈：同"阵"。浩汗：水势广大辽阔的样子，形容言谈深广难测。

【译文】

司州刺史王胡之和中军将军殷浩谈论，王胡之叹息说："我自己藏在内心的话，早已倾泻出来；殷浩摆开浩荡的阵势，各个源头还未能估测。"

【原文】

83. 王长史谓林公①："真长可谓金玉满堂②。"林公曰："金玉满堂，复何为简选③？"王曰："非为简选，直致言处自寡耳④。"

【注释】

①林公：支道林，参《言语》45 注②。

②金玉满堂：黄金宝玉充满厅堂。这里比喻清谈时学识广博，言辞丰富多采。

③简选：挑选；选择。指清谈时注意选择言辞。

④"非为"二句：《世说新语》原注说："谓吉人之辞寡，非择言而出也。"

【译文】

左长史王濛对支道林说："真长的谈论可以说是金玉满堂。"支道林说："既然说是金玉满堂，为什么又要选择言辞？"王濛说："不是要去选择，只不过他说到的地方本来就不多罢了。"

【原文】

84. 王长史道江道群①："人可应有，乃不必有；人可应无，已必无。"

【注释】

①江道群：江灌，字道群，历任尚书、中护军、吴郡太守。按，这一则

可和本门65则参照阅读。

【译文】

左长史王濛评论江道群："人们应当有的，他不一定就有；人们应当没有的，他一定没有。"

【原文】

85. 会稽孔沈、魏颛、虞球、虞存、谢奉并是四族之俊[1]，于时之桀[2]。孙兴公目之曰[3]："沈为孔家金，颛为魏家玉，虞为长、琳宗[4]，谢为弘道伏[5]。"

【注释】

①孔沈：字德度，参《言语》44注①。魏颛：字长齐，官至山阴令。虞球：字和琳，官至黄门侍郎。虞存：字道长，参《政事》17注②。谢奉：字弘道，参《雅量》33注①。

②桀：通"杰"。

③孙兴公：孙绰，字兴公，参《言语》84注①。

④宗：宗仰；尊崇。

⑤伏：通"服"，佩服。

【译文】

会稽孔沈、魏颛、虞球、虞存、谢奉同是四个家族中的优秀人才，当时的杰出人物。孙兴公评论他们说："孔沈是孔家的金子，魏颛是魏家的宝玉，虞家尊崇道长、和琳，谢家敬服弘道。"

【原文】

86. 王仲祖、刘真长造殷中军谈，谈竟俱载去。刘谓王曰："渊源真可[1]。"王曰："卿故堕其云雾中[2]。"

【注释】

①可：表示赞许、肯定，这里指学识言谈都很好。

②云雾：云气烟雾，这里比喻蒙蔽人的言论。

【译文】

王仲祖、刘真长到中军将军殷渊源那里谈论，谈完就同乘一辆车离去。刘真长对王仲祖说："渊源真可以。"王仲祖说："你原来陷入了他布下的迷雾中。"

【原文】

87. 刘尹每称王长史云："性至通而自然有节①。"

【注释】

①至通：最为通达。有节：有所节制。

【译文】

丹阳尹刘惔常常称赞左长史王濛说："本性极其通达，但是自然并有所节制。"

【原文】

88. 王右军道谢万石①"在林泽中，为自遒上②"，叹林公"器朗神俊③"，道祖士少"风领毛骨④，恐没世不复见如此人"，道刘真长"标云柯而不扶疏⑤"。

【注释】

①谢万石：谢万，字万石，参《言语》77注①。

②遒（qiú求）上：刚劲挺拔。

③器朗神俊：胸怀开朗，精神俊迈。

④风领毛骨：形容体格轻举，清爽超凡。毛骨，毛发骨相，指人的容貌。

⑤标云柯：高耸入云的树枝。扶疏：枝叶繁茂的样子。

【译文】

右军将军王羲之评论谢万石“在山林水泽中，自然会刚劲挺拔”，赞叹支道林“胸怀开朗，精神俊迈”，评论祖士少“形神飘逸，恐怕终生不会再见到这样的人”，评论刘真长“像耸入云霄的大树，枝叶并不繁茂”。

【原文】

89. 简文目庾赤玉[①]：“省率治除[②]。”谢仁祖云：“庾赤玉胸中无宿物[③]。”

【注释】

①庾赤玉：庾统，字长仁，小字赤玉。

②省率：简约真率。治除：治身修养，除去不良习气。

③宿物：隔夜之物，比喻芥蒂。

【译文】

简文帝司马昱评论庾赤玉：“简约而又真率，有修养又能洁身自好。”谢仁祖说：“庾赤玉胸中没有芥蒂。”

【原文】

90. 殷中军道韩太常曰[①]：“康伯少自标置[②]，居然是出群器[③]。及其发言遣辞，往往有情致[④]。”

【注释】

①韩太常：韩伯，字康伯，殷浩的外甥，参《德行》38注④。

②标置：标榜自负；自视甚高。

③居然：显然。

④往往：处处。

【译文】

中军将军殷浩评论太常韩康伯说："康伯年轻时就很自负，显然是超群绝伦的人才。当他说话时，言谈措辞，处处都有情趣风致。"

【原文】

91．简文道王怀祖："才既不长，于荣利又不淡，直以真率少许，便足对人多多许①。"

【注释】

①多多许：许许多多。许，表示约数。

【译文】

简文帝司马昱评论王怀祖说："才能既不出众，对名利又不淡泊，但是只凭着他那少许的真诚直率，就足以抵得上别人许许多多。"

【原文】

92．林公谓王右军云："长史作数百语①，无非德音②，如恨不苦③。"王曰："长史自不欲苦物。"

【注释】

①长史：指王濛，官至司徒左长史。

②德音：有卓识的言谈。

③苦：这里指在谈论中用言辞使人陷入困境。

【译文】

支道林对右军将军王羲之说："长史讲了几百句话，没有一句不是有卓识的言论，只是可惜不能困住别人。"王羲之说："长史本来就不想为难别人。"

【原文】

93．殷中军与人书，道谢万"文理转遒①，成殊不易"。

【注释】

①文理：文辞义理。转：更加。

【译文】

中军将军殷浩给人写信，评论谢万"文辞义理更加刚劲有力，成功很不容易"。

【原文】

94．王长史云："江思悛思怀所通①，不翅儒域②。"

【注释】

①江思悛（quān 圈）：江惇（dūn 敦），字思悛，博览群书，能综合儒学和道学，在当时名声很高。

②不翅：同"不啻"，不只。儒域：儒学的领域。

【译文】

左长史王濛说："江思悛思想上所贯通的，不只在儒学的范围。"

【原文】

95. 许玄度送母始出都①，人问刘尹："玄度定称所闻不？"刘曰："才情过于所闻。"

【注释】

①许玄度：许询，字玄度，参《言语》69 注①。

【译文】

许玄度为送他母亲才来到京都，有人问丹阳尹刘惔："玄度和有关他的传闻究竟相不相称？"刘惔说："他的才华超过传闻。"

【原文】

96. 阮光禄云："王家有三年少：右军、安期、长豫①。"

【注释】

①安期：王承和王应的字都叫安期，这里指王应。长豫：王悦，字长豫，王导的长子，参《德行》29 注①。按，王羲之、王应、王悦同出琅邪王氏家族，所以称为王家三年少。

【译文】

光禄大夫阮裕说："王家有三个少年：逸少、安期、长豫。"

【原文】

97. 谢公道豫章①："若遇七贤②，必自把臂入林。"

【注释】

①豫章：指谢鲲，字幼舆，曾任豫章太守。

②七贤：指竹林七贤，参本门29注①。

【译文】

谢安评论豫章太守谢鲲："如果遇上林下七贤，他一定会手拉着手地走进竹林。"

【原文】

98. 王长史叹林公："寻微之功①，不减辅嗣②。"

【注释】

①寻微：探寻精微的玄理。

②辅嗣：王弼，字辅嗣，参《言语》99注⑥。

【译文】

左长史王濛赞叹支道林："他探寻玄理的本领，不亚于辅嗣。"

【原文】

99. 殷渊源在墓所几十年①。于时朝野以拟管、葛②，起不起以卜江左兴亡。

【注释】

①几（jī机）：将近。

②管、葛：指管仲、诸葛亮。管仲，参《言语》36注⑧。诸葛亮：参《方正》5注①。

【译文】

殷渊源在先人墓地住了将近十年。当时朝廷内外都把他比作管仲、诸葛亮，根据他出仕不出仕来预测东晋王室的兴盛衰亡。

【原文】

100．殷中军道右军“清鉴贵要”①。

【注释】

①清鉴：有清明的鉴别力。贵要：尊贵显要。

【译文】

中军将军殷浩评论右军将军王羲之“有清明的鉴识，而又尊贵显要”。

【原文】

101．谢太傅为桓公司马。桓诣谢，值谢梳头，遽取衣帻①。桓公云：“何烦此！”因下共语至暝。既去，谓左右曰：“颇曾见如此人不②？”

【注释】

①衣帻（zé 责）：衣服和包头巾。

②颇曾：可曾。颇，表示疑问语气的副词。

【译文】

太傅谢安出任桓温手下的司马。桓温有一次拜访谢安，正遇上谢安在梳头，谢安急忙取来衣服、头巾穿戴。桓温说：“何必烦劳这样做呢！”于是下堂去和他一直谈到天晚。桓温出来后，问侍从说：“可曾见过这样的人吗？”

【原文】

102. 谢公作宣武司马，属门生数十人于田曹中郎赵悦子[①]。悦子以告宣武，宣武云："且为用半。"赵俄而悉用之，曰："昔安石在东山，搢绅敦逼[②]，恐不豫人事。况今自乡选，反违之邪?"

【注释】

①田曹中郎：官名，即田曹从事中郎，是管理农政的官。赵悦子：赵悦，字悦子，曾任大司马参军、左卫将军。

②搢绅：插笏垂绅，是高级官员的服饰，后用以代称官员。

【译文】

谢公出任宣武侯桓温手下的司马时，把几十个门生托付给田曹从事中郎赵悦子安排任职。悦子把这件事报告了桓温，桓温说："暂且给他任用一半。"赵悦子不久全部任用了这些人，并且说："以往安石隐居在东山，朝中官员敦迫他出仕，唯恐他不参与世事。况且如今是他自己从家乡挑选来的人，反而能违逆他吗?"

【原文】

103. 桓宣武表云："谢尚神怀挺率[①]，少致民誉。"

【注释】

①神怀：胸怀。挺率：直爽坦率。

【译文】

宣武侯桓温上呈奏章说："谢尚胸怀直爽坦率，年轻时就受到社会上的赞誉。"

【原文】

104. 世目谢尚为“令达”①。阮遥集云：“清畅似达②。”或云：“尚自然令上③。”

【注释】

①令达：德行美好，生性通达。

②清畅：品格高洁，心情舒畅。

③令上：美好向上。

【译文】

社会上评论谢尚为“美好通达”。阮遥集说：“清雅舒畅，近似通达。”又有人说：“谢尚自然而不做作，美好而追求上进。”

【原文】

105. 桓大司马病，谢公往省病①，从东门入。桓公遥望，叹曰：“吾门中久不见如此人！”

【注释】

①省（xǐng 醒）：看；探望。

【译文】

大司马桓温生病，谢安前去探病，从东门进入。桓温远远望去，感叹地说：“我家中好久不见这样的人了！”

【原文】

106. 简文目敬豫为“朗豫”①。

【注释】

①敬豫：王恬，字敬豫，参《德行》29注③。朗豫：性格开朗，心情愉悦。

【译文】

简文帝司马昱评论王敬豫为"开朗愉悦"。

【原文】

107. 孙兴公为庾公参军，共游白石山①，卫君长在坐②。孙曰："此子神情都不关山水，而能作文。"庾公曰："卫风韵虽不及卿诸人，倾倒处亦不近③。"孙遂沐浴此言④。

【注释】

①白石山：山名，在今江苏溧水北。

②卫君长：卫永，字君长，官至左军长史。

③近：浅近；平凡。

④沐浴：意思是沉浸于……之中。

【译文】

孙兴公担任庾亮手下的参军时，和庾亮同去游白石山，卫君长也在其中。孙兴公说："这位先生的神情毫不关注山光水色，却能写文章。"庾亮说："卫君长的风度韵致虽然比不上你们诸位，但是令人钦佩之处也很不平凡。"孙兴公于是反复寻味这句话。

【原文】

108. 王右军目陈玄伯①："垒块有正骨②。"

【注释】

①陈玄伯：陈泰，字玄伯，参《方正》8 注③。

②垒块：土疙瘩，喻指心中郁结的不平之气。正骨：喻指刚正的品格。

【译文】

右军将军王羲之评论陈玄伯："胸中有不平，但是品格刚正。"

【原文】

109. 王长史云："刘尹知我，胜我自知①。"

【注释】

①"刘尹"二句：王濛和刘惔交情很好，互相赏识，据《晋书·王濛传》说："惔常称濛性至通，而自然有节。"

【译文】

左长史王濛说："刘尹了解我，胜过我了解自己。"

【原文】

110. 王、刘听林公讲①，王语刘曰："向高坐者②，故是凶物③。"复更听，王又曰："自是钵钎后王、何人也④。"

【注释】

①王、刘：指王濛、刘惔。

②向：在，介词。

③凶物：厉害的人，这里指支道林钻研玄理极其精深。

④钵钎（bōyú 拨于）：僧徒的食器，这里代指僧徒。王、何：王弼、何晏，二人都是魏晋玄学清谈之风的开创者，参《言语》99 注⑥。支道林玄学修养很深，所以这里把他比作佛门中的王、何。

【译文】

王濛、刘惔听支道林宣讲，王濛对刘惔说："在讲坛上的那个人，原来是个厉害的人物。"再听下去，王濛又说："本来是佛门中的王弼、何晏啊。"

【原文】

111. 许玄度言："《琴赋》所谓'非至精者，不能与之析理'①，刘尹其人；'非渊静者，不能与之闲止'②，简文其人。"

【注释】

①《琴赋》：嵇康所作的一篇咏琴的赋。"非至"二句：意思是如果不是十分精通的人，就不能和他一起辨析事理。

②"非渊"二句：意思是如果不是沉静恬淡的人，就不能和他一起安居。

【译文】

许玄度说："《琴赋》中所说的'非至精者，不能与之析理'，刘惔就是这样的人；'非渊静者，不能与之闲止'，简文帝就是这样的人。"

【原文】

112. 魏隐兄弟少有学义①。总角诣谢奉，奉与语，大说之，曰："大宗虽衰②，魏氏已复有人。"

【注释】

①魏隐兄弟：指魏隐和他的弟弟魏逷。魏隐，字安时，官至御史中丞。魏逷，曾任黄门郎。学义：学识；知识。

②大宗：宗法制度以嫡长子一系为大宗，这里用以尊称别人家族。

【译文】

魏隐兄弟自小就很有学识。小时候去拜见谢奉，谢奉和他们谈话，十分喜欢他们，说道："魏氏宗族虽然衰落了，但是已经有了继承人。"

【原文】

113. 简文云："渊源语不超诣简至①，然经纶思寻处②，故有局陈③。"

【注释】

①超诣：指议论达到高超境界。简至：简要；简练。

②经纶：比喻整理组织。

③局陈：格局阵势。陈，同"阵"。

【译文】

简文帝司马昱说："殷渊源谈论时造诣不高，也不简要，但是认真思考、整理组织过的言辞，确实很有法度。"

【原文】

114. 初，法汰北来①，未知名，王领军供养之②。每与周旋行来③，往名胜许，辄与俱；不得汰，便停车不行。因此名遂重。

【注释】

①法汰：竺法汰，是当时的名僧。北来：从北方来到南方。

②王领军：王洽，字敬和，王导的第三子，曾任吴郡内史、中领军，三十六岁早亡。

③行来：来往；交往。

【译文】

当初，竺法汰从北方来南方时，尚未出名，中领军王洽供养他。王洽常常和他应酬交往，到名胜处所游览，总是和他同行；如果等不到竺法汰，就停车不走。因此竺法汰的名望就高起来了。

【原文】

115. 王长史与大司马书，道渊源“识致安处①，足副时谈”。

【注释】

①识致：见识和情致。安处：安然自得。

【译文】

左长史王濛写信给大司马桓温，称道殷渊源“既有见识和情致，又安然自得，完全符合当时的评论”。

【原文】

116. 谢公云：“刘尹语审细①。”

【注释】

①审细：详审细密。

【译文】

谢安说：“刘尹的谈论详审细密。”

【原文】

117. 桓公语嘉宾[1]："阿源有德有言[2]，向使作令仆[3]，足以仪刑百揆[4]。朝廷用违其才耳[5]！"

【注释】

①嘉宾：郗超，字嘉宾，参《言语》59 注③。

②阿源：殷浩，字渊源。

③令仆：指尚书令和仆射。

④仪刑：示范；做榜样。百揆：百官。

⑤"朝廷"句：殷浩善于清谈而无统兵之才，朝廷却让他率军北伐，结果大败而归，被废为庶人。

【译文】

桓温对郗嘉宾说："阿源有德行有口才，当初如果让他担任尚书令或者仆射，足以为百官做出榜样。只是朝廷的任用和他的才能不相称罢了！"

【原文】

118. 简文语嘉宾："刘尹语末后亦小异[1]，回复其言，亦乃无过。"

【注释】

①末后：末尾；后来。

【译文】

简文帝司马昱对郗嘉宾说："刘尹的谈论到了后来也和先前稍有不同，但是回味他的话，却也没有什么错误。"

【原文】

119. 孙兴公、许玄度共在白楼亭①，共商略先往名达②。林公既非所关，听讫，云："二贤故自有才情。"

【注释】

①白楼亭：驿亭名，在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

②商略：品评；评论。名达：名流贤达。

【译文】

孙兴公、许玄度同在白楼亭上，一起评论以往的名流贤达。既然和支道林没有关系，听完后，他只是说道："两位贤人确实有才华。"

【原文】

120. 王右军道东阳①："我家阿林，章清太出②。"

【注释】

①东阳：王临之，字仲产，官至东阳太守，下文称"阿林"（林，当作"临"）。他和王羲之同出于琅邪王氏家族。

②章清太出：光明高洁，十分突出。

【译文】

右军将军王羲之评论东阳太守王临之："我们家的阿林，心地光明，品行高洁，十分突出。"

【原文】

121. 王长史与刘尹书，道渊源"触事长易①"。

【注释】

①长：通“常”。易：平和。

【译文】

左长史王濛写信给丹阳尹刘惔，称道殷渊源“遇事常常很平和”。

【原文】

122. 谢中郎云：“王脩载乐托之性①，出自门风②。”

【注释】

①王脩载：王耆之，字脩载，历任中书郎、鄱阳太守、给事中。乐托：也写作“落拓”，不拘小节，放荡不羁。

②门风：家风，一家一族世代相传的风尚。

【译文】

从事中郎谢万说：“王脩载放荡不羁的性格，来自他的家风。”

【原文】

123. 林公云：“王敬仁是超悟人①。”

【注释】

①超悟：超脱颖悟。

【译文】

支道林说：“王敬仁是个超脱、聪明的人。”

【原文】

124. 刘尹先推谢镇西，谢后雅重刘，曰："昔尝北面①。"

【注释】

①北面：面朝北，表示谒见尊长者，这里的意思是以对方为师。但《世说新语》原注说："谢尚年长于惔，神颖夙彰，而曰北面于刘，非可信。"

【译文】

丹阳尹刘惔早先推崇镇西将军谢尚，谢尚后来也很看重刘惔，说："过去我曾经在他面前以弟子自居。"

【原文】

125. 谢太傅称王脩龄曰①："司州可与林泽游②。"

【注释】

①王脩龄：王胡之，字脩龄，参《言语》81 注①。为人不问世事，追求清高。

②林泽：山林和水泽，借指隐居的地方。

【译文】

太傅谢安称赞王脩龄说："司州这人，可以和他作山水之游。"

【原文】

126. 谚曰："扬州独步王文度①，后来出人郗嘉宾②。"

【注释】

①独步：独一无二。王文度：王坦之，字文度，参《言语》72 注①。

②出人：超群出众。

【译文】

谚语说："扬州独一无二的人才是王文度，超群绝伦的后起之秀是郗嘉宾。"

【原文】

127. 人问王长史江虨兄弟群从[1]，王答曰："诸江皆复足自生活[2]。"

【注释】

①江虨：字思玄，参《方正》25注③。群从：同族子弟。

②生活：生存；自立。

【译文】

有人向左长史王濛询问江虨同族子弟的情况，王濛回答说："江家诸人都完全可以自立。"

【原文】

128. 谢太傅道安北[1]："见之乃不使人厌，然出户去不复使人思。"

【注释】

①安北：指王坦之，死后追赠安北将军。

【译文】

太傅谢安评论安北将军王坦之："见到他并不使人生厌，但是他走后又不再使人思念。"

【原文】

129. 谢公云："司州造胜遍决[①]。"

【注释】

①司州：指王胡之。造胜：达到胜境，指清谈玄理达到美妙的境界。遍决：普通地解决疑难。

【译文】

谢安说："司州这人，谈论时能直达美妙境界，全面解决疑难。"

【原文】

130. 刘尹云："见何次道饮酒，使人欲倾家酿[①]。"

【注释】

①倾：竭尽。

【译文】

丹阳尹刘惔说："见到何次道喝酒，让人想把家中的酒都喝完。"

【原文】

131. 谢太傅语真长："阿龄于此事故欲太厉[①]。"刘曰："亦名士之高操者。"

【注释】

①阿龄：王胡之，字脩龄。故欲：确实像是。

【译文】

太傅谢安告诉刘真长："阿龄对这件事确实像是太严格了。"刘真长说："他也是名士中有高尚节操的人。"

【原文】

132. 王子猷说[①]："世目士少为朗，我家亦以为彻朗[②]。"

【注释】

①王子猷：王徽之，字子猷，参《雅量》36注①。

②我家：即"我家君"的省称，刘盼遂《世说新语校笺》说："我家似指其父右军也。"彻朗：通达开朗。

【译文】

王子猷说："社会上评论祖士少为开朗，我父亲也认为他通达开朗。"

【原文】

133. 谢公云："长史语甚不多[①]，可谓有令音[②]。"

【注释】

①长史：指王濛，官至司徒左长史。

②令音：优美的意旨言辞。

【译文】

谢安说："长史的话虽然很少，但可以说是意旨言辞俱美。"

【原文】

134．谢镇西道敬仁："文学镞镞[1]，无能不新。"

【注释】

①文学：辞章学问。镞镞：挺拔出众的样子。

【译文】

镇西将军谢尚评论王敬仁："辞章学问十分突出，如果没有才能，就不会有这样的新意。"

【原文】

135．刘尹道江道群："不能言而能不言[1]。"

【注释】

①"不能"句：意思是能以不言胜过能言。

【译文】

丹阳尹刘惔评论江道群："虽然不擅长说话，却善于不说话。"

【原文】

136．林公云："见司州警悟交至[1]，使人不得住，亦终日忘疲。"

【注释】

①警悟：机敏聪颖。

【译文】

支道林说："见到王司州谈论时机敏和悟解一齐表现出来时，

真使人欲罢不能，和他谈论一整天也不感到疲劳。”

【原文】

137. 世称苟子秀出，阿兴清和[①]。

【注释】

①阿兴：王蕴，字叔仁，小字阿兴，王苟子的弟弟，曾任光禄大夫、会稽内史。

【译文】

社会上称赞王苟子优秀杰出，阿兴清静温和。

【原文】

138. 简文云：“刘尹茗柯有实理[①]。”

【注释】

①茗柯：柯，宋人校记说“又作仃”。茗仃，即酩酊、懵懂，糊涂的意思。

【译文】

简文帝司马昱说：“刘尹外表糊涂，内心却有实在的道理。”

【原文】

139. 谢胡儿作著作郎[①]，尝作《王堪传》[②]，不谙堪是何似人，咨谢公。谢公答曰：“世胄亦被遇。堪，烈之子[③]，阮千里姨兄弟[④]，潘安仁中外[⑤]，安仁诗所谓‘子亲伊姑，我父唯舅’[⑥]。是许允婿[⑦]。”

【注释】

①谢胡儿：谢朗，字长度，小字胡儿，参《言语》71 注①。著作郎：官名，负责编纂国史。《晋书·职官志》说，著作郎一到任，必须撰写一篇名臣传。

②王堪：字世胄，曾任尚书左丞，后被石勒杀害，死后追赠太尉。

③烈：王烈，字阳秀，曾任治书御史。

④阮千里：阮瞻，字千里，官至太子舍人。

⑤潘安仁：潘岳，字安仁，参《言语》107 注③。中外：中表，指中表兄弟。

⑥“子亲”二句：意思是你的母亲是我的姑母，我的父亲是你的舅舅。

⑦许允：字士宗，官至镇北将军，后被司马师所害。

【译文】

谢胡儿担任著作郎，曾经撰写过《王堪传》，他不熟悉王堪是什么样的人，去问谢安。谢安回答说：“世胄也曾受过君主的厚待。王堪是王烈的儿子，阮千里的姨兄弟，潘安仁的中表兄弟，就是安仁诗中所说的‘子亲伊姑，我父唯舅’。他又是许允的女婿。”

【原文】

140. 谢太傅重邓仆谢①，常言：“天地无知，使伯道无儿。”

【注释】

①邓仆射：邓攸，字伯道，他在避难中为保全侄儿，抛弃了儿子，参《德行》28 则。

【译文】

太傅谢安敬重左仆射邓伯道，常常说：“老天没有知觉，竟使伯道无儿。

【原文】

141. 谢公与王右军书曰："敬和栖托好佳[①]。"

【注释】

①敬和：王洽，字敬和，在王导的儿子中最为知名。栖托：寄托；立身。

【译文】

谢安写信给右军将军王羲之说："敬和的栖身之地极好。"

【原文】

142. 吴四姓旧目云[①]："张文，朱武，陆忠，顾厚。"

【注释】

①吴四姓：指吴郡张、朱、陆、顾四姓家族，是三国时东吴的望族。

【译文】

吴郡四姓，过去有人评论说："张姓出文臣，朱姓出武将，陆姓忠诚，顾姓宽厚。"

【原文】

143. 谢公语王孝伯[①]："君家蓝田[②]，举体无常人事[③]。"

【注释】

①王孝伯：王恭，字孝伯，参《德行》44注①。

②蓝田：王述，袭爵蓝田侯，他和王孝伯同出于晋阳的王氏家族。

③举体：全身；全体。

【译文】

谢安对王孝伯说："你们家的蓝田侯，一身所为都不是普通人所做的事。"

【原文】

144. 许掾尝诣简文[①]，尔夜风恬月朗，乃共作曲室中语。襟情之咏，偏是许之所长，辞寄清婉[②]，有逾平日。简文虽契素[③]，此遇尤相咨嗟，不觉造膝[④]，共叉手语[⑤]，达于将旦。既而曰："玄度才情，故未易多有许[⑥]！"

【注释】

①许掾：许询，字玄度，曾任司徒掾。

②辞寄清婉：情意寄托的言词清丽婉转。

③契素：一贯情投意合。

④造膝：促膝。古人交谈时常膝头相近，表示亲热。

⑤叉手：相互执手。

⑥许：这样；如此。

【译文】

司徒掾许玄度曾经去拜见简文帝司马昱，这一夜风静月明，于是一道在幽室中谈论。抒发情怀抱负，许玄度最为擅长，辞意清丽婉约，超过了平日。简文帝虽然一贯和他情趣投合，这次会晤更加赞赏他，不知不觉中移坐到他的膝前，相互执手共语，一直谈到将要天亮。过后简文帝说："玄度的才华，确实不易常有这样的表露呢！"

【原文】

145. 殷允出西[1]，郗超与袁虎书云[2]：“子思求良朋，托好足下[3]，勿以开美求之[4]。”世目袁为“开美”，故子敬诗曰[5]：“袁生开美度[6]。”

【注释】

①殷允：字子思，曾任吏部尚书。

②袁虎：袁宏，字彦伯，小字虎。

③托好：结交；交好。

④开美：开朗美好。

⑤子敬：王献之，字子敬，参《德行》39注①。

⑥“袁生”句：意思是袁生有开朗美好的气度。

【译文】

殷允西行到京都去，郗超写信给袁虎说：“子思要寻求好友，来和您结交，请不要用开朗美好来要求他。”社会上评论袁虎为“开朗美好”，所以王子敬的诗说：“袁生开美度。”

【原文】

146. 谢车骑问谢公[1]：真长性至峭[2]，何足乃重？”答曰：“是不见耳。阿见子敬，尚使人不能已[3]。”

【注释】

①谢车骑：谢玄，谢安的侄儿，参《言语》78注②。

②峭：严厉。

③“阿见”二句：刘盼遂《世说新语校笺》说：“此谓我见子敬，尚不能已已，则汝见真长，足重可知矣。”阿，我，第一人称代词。

【译文】

车骑将军谢玄问谢安："真长生性极为严厉，哪里值得这样敬重他?"谢安回答说："你是没见过他罢了。我见到子敬，尚且使人不能平静呢。"

【原文】

147. 谢公领中书监①，王东亭有事②，应同上省。王后至，坐促，王、谢虽不通③，太傅犹敛膝容之。王神意闲畅，谢公倾目④。还谓刘夫人曰⑤："向见阿瓜，故自未易有，虽不相关，正自使人不能已已⑥。"

【注释】

①中书监：官名，掌管机要，和中书令同为中书省的长官。

②王东亭：王珣，参《言语》102 注②。下文"阿瓜"，可能是他的另一小字。

③"王、谢"句：王珣兄弟都娶谢家女儿为妻，后两姓渐有矛盾，便断绝交往，最终成了仇家。

④倾目：注目。

⑤刘夫人：谢安的妻子刘氏。

⑥已已：后一"已"字，用法同"矣"，语气词。

【译文】

谢安兼任中书监时，东亭侯王珣有公事，必须和他一同乘车上中书省去。王珣来迟了，车中座位狭小，王、谢两家虽然不来往，太傅谢安还是收拢两膝让出地方给王珣坐。王珣神态闲适舒畅，谢安一直注目看着他。回家后，谢安对妻子刘夫人说："刚才见到阿瓜，的确是个少有的人物，虽然我和他不相干了，但仍然使人心情不能平静。"

【原文】

148. 王子敬语谢公："公故萧洒[①]。"谢曰："身不萧洒[②]。君道身最得，身正自调畅[③]。"

【注释】

①萧洒：同"潇洒"。

②身：我，第一人称代词。下文两个"身"字同。

③调畅：和适舒畅。

【译文】

王子敬对谢安说："您的确风度潇洒。"谢安说："我不潇洒。您评论我最得意，我只是和适舒畅。"

【原文】

149. 谢车骑初见王文度，曰："见文度，虽萧洒相遇，其复愔愔竟夕[①]。"

【注释】

①愔愔（yīnyīn 音音）：安详和悦的样子。

【译文】

车骑将军谢玄初次见到王文度，说道："遇见文度，虽然潇洒地对待他，但他仍然整个一晚上都是安详和悦的样子。"

【原文】

150. 范豫章谓王荆州[①]："卿风流俊望[②]，真后来之秀。"王曰："不有此舅，焉有此甥！"

【注释】

①范豫章：范宁，参《言语》97 注①。王荆州：王忱，参《德行》44 注②。王忱是范宁的外甥。

②风流：仪容俊美，才识出众。俊望：很高的声望。

【译文】

豫章太守范宁对荆州刺史王忱说："你俊美超逸，声望不凡，真是后起之秀。"王忱说："如果没有这样的舅舅，哪里会有这样的外甥！"

【原文】

151．子敬与子猷书，道："兄伯萧索寡会①，遇酒则酣畅忘反，乃自可矜②。"

【注释】

①兄伯：哥哥。萧索：孤寂，这里指卓尔不群。寡会：寡合；很难和别人投合。

②可矜：值得同情。

【译文】

王子敬写信给王子猷，说道："兄长寂寞，很少交往，遇上喝酒便尽兴忘返，这正是值得同情的。"

【原文】

152．张天锡世雄凉州①，以力弱诣京师，虽远方殊类，亦边人之桀也。闻皇京多才②，钦羡弥至。犹在渚住，司马著作往诣之③，言容鄙陋，无可观听。天锡心甚悔来，以遐外可以自固④。王弥有俊才美誉⑤，当时闻而造焉。既

至，天锡见其风神清令[⑥]，言话如流，陈说古今，无不贯悉。又谙人物氏族中来[⑦]，皆有证据。天锡讶服。

【注释】

①张天锡：参《言语》94注①。按，张天锡是西汉张耳的后代，淝水之战后降晋，下文说他是“远方殊类”、“以力弱诣京师”、“心甚悔来”，都不是事实。

②皇京：京都，指建康。

③司马著作：可能指姓司马任职著作郎的某一个人，其人其事不详。

④遐外：指边远地区。

⑤王弥：王珉，小字僧弥，参《政事》24注③。

⑥风神：风度神采。清令：高雅美好。

⑦中来：一说当为“中表”。

【译文】

张天锡世代雄据凉州，因为势力衰弱才投奔京都，虽是远方异族，却也算作边地的杰出人物。听说京都有很多人才，他饮佩羡慕到了极点。当他快到京都，还停住在一个小岛上时，有一位姓司马的著作郎前去拜访，这人言语容貌粗俗丑陋，既不中听，又不中看。张天锡很后悔到南方来，认为凭着占据的边地自己还可以固守下去。王僧弥有卓越的才能，名声又很好，当时听说后就去拜访张天锡。去了以后，天锡见到王僧弥风度神采高雅美好，言谈流畅，谈古论今，无不通晓。又熟悉著名人物的宗族由来，所说都有根有据。张天锡非常惊讶、佩服。

【原文】

153. 王恭始与王建武甚有情[①]，后遇袁悦之间[②]，遂致疑隙。然每至兴会，故有相思时。恭尝行散至京口射

堂[3]，于时清露晨流，新桐初引[4]。恭目之曰："王大故自濯濯[5]。"

【注释】

①王建武：王忱，小字佛大，是王恭的族叔，曾任建武将军。

②袁悦：字元礼，官至骠骑咨议。他曾在会稽王司马道子面前指责王恭，王恭误认为这是王忱指使的，于是二王之间产生隔阂。

③行散：参《德行》41注③。京口：古城名，故址在今江苏镇江。射堂：练习射箭的场所。

④引：伸长，这里指树枝发芽。

⑤濯濯：清新明净的样子。

【译文】

王恭起初和建武将军王忱很有感情，后来遭到袁悦的离间，才造成猜疑隔阂。但是每当来了兴致，依旧会思念他。王恭曾在服用五石散后行散到京口的射堂，当时清彻的露珠在晨光中滚动，初生的桐枝吐出新芽。王恭触景生情，评论王忱说："王大确实清朗而又明净。"

【原文】

154．司马太傅为二王目曰[1]："孝伯亭亭直上[2]，阿大罗罗清疏[3]。"

【注释】

①司马太傅：指会稽王司马道子，参《言语》98注①。二王：指王恭（字孝伯）、王忱（小字佛大）。

②亭亭：高耸的样子。

③罗罗：疏朗放达的样子。

【译文】

太傅司马道子给二王的评论说："孝伯挺拔向上，阿大疏朗放达。"

【原文】

155. 王恭有清辞简旨，能叙说而读书少[①]，颇有重出。有人道孝伯常有新意，不觉为烦。

【注释】

①"能叙"句：《世说新语》原注引《中兴书》说："恭虽才不多，而清辩过人。"

【译文】

王孝伯的谈论言辞清新，意旨简约，善于叙说，但是读书少，多有重复的地方。有人评论说孝伯常有新的立意，使人不觉得厌烦。

【原文】

156. 殷仲堪丧后[①]，桓玄问仲文[②]："卿家仲堪，定是何似人？"仲文曰："虽不能休明一世[③]，足以映彻九泉[④]。"

【注释】

①殷仲堪：参《德行》40注①。他是在同桓玄的相互攻伐中失败被杀的，因此下文殷仲文的回答比较谨慎。

②仲文：殷仲文，殷仲堪的堂弟，参《言语》106注③。

③休明：美好光明。

④九泉：黄泉，指阴间。

【译文】

殷仲堪死后，桓玄问殷仲文："你家的仲堪，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仲文说："虽然不能美好光明一辈子，但是也足以照亮九泉。"

品藻第九

【题解】

品藻指对人物的品题和鉴定。《赏誉》门中是对单个的某人进行鉴赏赞誉，而《品藻》门中则主要进行比较评论，把两个或多个相关的人物放在一起来品题鉴定。

《品藻》门共有八十八则，在比较评论中区分人物的高下、鉴别人物的流品，是本门的一个特点。如时人评论诸葛一门三兄弟为龙、虎、狗，王衍认为闾丘冲和满奋、郝隆“并是高才，冲最先达”，刘惔评论会稽王司马昱和自己相比只是第二流中人。魏晋士人大多具有高自标持的气度，因而在和他人的相互比较中表现出强烈的自尊自信。如王敦自认为居其四友之上，桓温评论殷浩说“故当出我下”，殷浩自认为胜过裴頠，王献之甚至评价自己的书法超过其父王羲之。比较评论之外，也有少数对于单个的某人的品题，如阮裕评论何充，郗超评论谢安，刘惔评论庾敳。此外，对于事件的比较，如时人评论晋武帝出齐王之与立惠帝两事，其失孰多，由于评论时均有鉴定性的评语，所以也放在本门中来叙述。

【原文】

1. 汝南陈仲举、颍川李元礼二人[①]，共论其功德，不能定先后。蔡伯喈评之曰[②]：“陈仲举强于犯上，李元礼严于摄下[③]。犯上难，摄下易。”仲举遂在三君之下[④]，元礼居八俊之上[⑤]。

【注释】

①陈仲举：陈蕃，字仲举，参《德行》1注①。李元礼：李膺，字元礼，参《德行》4注①。

②蔡伯喈：蔡邕，字伯喈，东汉人，官至左中郎将。

③摄：通“慑”，威慑。

④三君：指窦武、刘淑、陈蕃三个当时受人景仰的人。

⑤八俊：指李膺、王畅等八个才能出众的人。八俊的流品低于三君。

【译文】

汝南陈仲举、颍川李元礼两个人，人们共同议论他们的功业德行，不能确定谁前谁后。蔡伯喈评论他们说：“陈仲举敢于冒犯上司，李元礼严于威慑下属。冒犯上司困难，威慑下属容易。”于是陈仲举就排在三君之后，李元礼排在八俊之前。

【原文】

2. 庞士元至吴[①]，吴人并友之。见陆绩、顾劭、全琮而为之目曰[②]：“陆子所谓驽马有逸足之用[③]，顾子所谓驽牛可以负重致远。”或问：“如所目，陆为胜邪？”曰：“驽马虽精速[④]，能致一人耳。驽牛一日行百里，所致岂一人哉？”吴人无以难。“全子好声名，似汝南樊子昭[⑤]。”

【注释】

①庞士元：庞统，字士元，参《言语》9注①。

②陆绩：字公纪，曾任郁林太守、偏将军。顾劭：字孝则，参《雅量》1注①。全琮：字子璜，官至右大司马左军师。

③驽马：走不快的马。逸足：使脚闲逸，指不用走路。

④精：很；十分。

⑤樊子昭：东汉人，操守高洁，对名利能淡然处之。

【译文】

庞士元来到吴地，吴地人士都和他交为朋友。他见到陆绩、顾劭、全琮，就给三人作出评论说："陆先生是所谓的驽马，有代步的作用；顾先生是所谓的驽牛，可以驾上车载重物走远路。"有人问："照您评论的那样，是陆先生要胜出一筹吧？"庞士元说："驽马即使跑得很快，只能骑上一个人罢了。驽牛一天走一百里路，所运载的难道只是一个人吗？"吴地人士无话反驳。他又说："全先生看重名声，像是汝南的樊子昭。"

【原文】

3. 顾劭尝与庞士元宿语，问曰："闻子名知人，吾与足下孰愈？"曰："陶冶世俗①，与时浮沉②，吾不如子；论王霸之余策③，览倚仗之要害④，吾似有一日之长⑤。"劭亦安其言。

【注释】

①陶冶：熏陶；施加影响。

②与时浮沉：随时势变化而变化；顺应潮流。

③王霸：王道和霸道，即以仁义治国的策略和以武力治国的策略。

④倚仗：当作"倚伏"，语出《老子》五十八章"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指因果互相依存、制约的关系。

⑤一日之长：本指年纪稍大，这里是庞统谦虚的说法，意思是稍强一些。

【译文】

顾劭曾经和庞士元夜间交谈，他问庞士元说："听说您因为识别人才而出名，我和您谁更强一些？"庞士元说："改变社会风俗，随机应变，这点我不如您；谈论古人留下的王道和霸道的策略，观察事物因果变化的要害，这点我似乎比您稍强。"顾劭也认为他的

评论恰当。

【原文】

4. 诸葛瑾、弟亮及从弟诞①，并有盛名，各在一国。于时以为蜀得其龙，吴得其虎，魏得其狗②。诞在魏，与夏侯玄齐名③；瑾在吴，吴朝服其弘量。

【注释】

①诸葛瑾：字子瑜，仕吴任长史、南郡太守，孙权称帝后，担任大将军兼豫州牧。亮：诸葛亮，参《方正》5注①。诞：诸葛诞，字公休，在魏担任镇东将军、司空。据《三国志》裴松之注，诸葛诞只是诸葛瑾的族弟，而不是堂弟。

②狗：这里没有贬义，只是喻指人物的流品依次低于龙、虎。

③夏侯玄：参《方正》6注①。

【译文】

诸葛瑾、弟弟诸葛亮以及堂弟诸葛诞，都有极高的名望，各自在一个国家任职。当时人们认为蜀国得到了他们家的龙，吴国得到了他们家的虎，魏国得到了他们家的狗。诸葛诞在魏国，和夏侯玄齐名；诸葛瑾在吴国，吴国朝廷里都佩服他宽宏的器量。

【原文】

5. 司马文王问武陔①："陈玄伯何如其父司空②？"陔曰："通雅博畅③，能以天下声教为己任者④，不如也；明练简至⑤，立功立事，过之。"

【注释】

①司马文王：司马昭，参《德行》15注①。武陔：字元夏，和陈泰相友

善，参《赏誉》14 注①。

②陈玄伯：陈泰，字玄伯，参《方正》8 注③。司空：指陈群，字长文，官至司空。

③通雅博畅：通达雅正，渊博畅达。

④声教：声威教化。

⑤明练简至：精明练达，简要周到。

【译文】

晋文王司马昭问武陔："陈玄伯和他父亲相比怎么样？"武陔说："要说通达雅正，渊博畅达，能自己主动在天下传播声威教化这些方面，不如他父亲；要说精明练达，简要周到，以及建功立业这些方面，又超过他父亲。"

【原文】

6. 正始中①，人士比论②，以五荀方五陈③：荀淑方陈寔，荀靖方陈谌，荀爽方陈纪，荀彧方陈群，荀觊方陈泰。又以八裴方八王：裴徽方王祥，裴楷方王夷甫，裴康方王绥，裴绰方王澄，裴瓒方王敦，裴遐方王导，裴頠方王戎，裴邈方王玄。

【注释】

①正始：三国魏齐王曹芳的年号（公元 240～249 年）。

②比论：并列起来评论。

③方：比拟；相比。

【译文】

正始年间，名士中对比评论人物，用五位荀门中的人物和五位陈门中的人物对比：荀淑比陈寔，荀靖比陈谌，荀爽比陈纪，荀

彧比陈群，荀觊比陈泰。后来又用八位裴门中的人物和八位王门中的人物对比：裴徽比王祥，裴楷比王夷甫，裴康比王绥，裴绰比王澄，裴瓒比王敦，裴遐比王导，裴頠比王戎，裴邈比王玄。

【原文】

7. 冀州刺史杨淮二子乔与髦①，俱总角为成器②。淮与裴頠、乐广友善③，遣见之。頠性弘方④，爱乔之有高韵，谓淮曰："乔当及卿，髦小减也。"广性清淳，爱髦之有神检⑤，谓淮曰："乔自及卿，然髦尤精出。"淮笑曰："我二儿之优劣，乃裴、乐之优劣。"论者评之，以为乔虽高韵，而检不匝⑥，乐言为得。然并为后出之俊。

【注释】

①杨淮：当作"杨准"，参《赏誉》58注④。乔：杨乔，字国彦。髦：杨髦，字士彦。

②成器：比喻杰出人才。

③裴頠：参《言语》23注③。乐广：字彦辅，参《德行》23注③。

④弘方：旷达正直。

⑤神检：非凡的品格。检，品格。

⑥检：《晋书·乐广传》作"神检"。匝：环绕一圈，引申指完整、完善。

【译文】

冀州刺史杨淮的两个儿子杨乔和杨髦，都是幼年时就已成才。杨淮和裴頠、乐广很友好，就叫两个儿子去见他们。裴頠本性旷达正直，喜欢杨乔有高雅的气质，就对杨淮说："杨乔将能赶上你，杨髦略差一些。"乐广本性清正淳朴，喜欢杨髦有非凡的品格，就对杨淮说：'杨乔自然能赶上你，但是杨髦尤其杰出一些。"杨淮笑着说："我两个儿子的优劣，正是裴、乐的优劣。"当时议论的

人评说这两人的看法，认为杨乔虽然气质高雅，但是品格不够完美，还是乐广的话说得对。不过这兄弟俩都是后起之秀。

【原文】

8. 刘令言始入洛[①]，见诸名士而叹曰："王夷甫太解明[②]，乐彦辅我所敬，张茂先我所不解[③]，周弘武巧于用短[④]，杜方叔拙于用长[⑤]。"

【注释】

①刘令言：刘讷，字令言，官至司隶校尉。

②王夷甫：王衍，字夷甫，参《言语》23注②。解明：聪颖精明，《晋书·刘讷传》作"鲜明"。

③张茂先：张华，字茂先，参《德行》12注③。

④周弘武：周恢，字弘武，官至秦相。

⑤杜方叔：杜育，字方叔，官至国子祭酒。

【译文】

刘令言刚到洛阳时，见到众位名士就感慨地说："王夷甫过于聪颖精明，乐彦辅是我敬佩的人，张茂先是我不了解的人，周弘武会巧妙地运用短处，杜方叔不善于发挥长处。"

【原文】

9. 王夷甫云："闾丘冲优于满奋、郝隆[①]。此三人并是高才，冲最先达[②]。"

【注释】

①闾丘冲：字宾卿，官至太傅长史、光禄勋。满奋：参《言语》20注①。郝隆：当作"郗隆"，字弘始，曾任吏部郎、扬州刺史。

②达：显达；显贵。

【译文】

王夷甫说："闾丘冲胜过满奋、郝隆。这三个人都是高超的人才，但闾丘冲将会最先显达。"

【原文】

10. 王夷甫以王东海比乐令①，故王中郎作碑云②："当时标榜③，为乐广之俪④。"

【注释】

①王东海：王承，字安期，参《政事》9注①。

②王中郎：王坦之，字文度，王承的孙子，参《言语》72注①。

③标榜：称扬；品评。

④俪：并列；比并。

【译文】

王夷甫用东海太守王承来和尚书令乐广相提并论，所以后来北中郎将王坦之撰写碑文说："当时评论，他是和乐广并列的人。"

【原文】

11. 庾中郎与王平子雁行①。

【注释】

①庾中郎：庾敳，参《文学》15注①。王平子：王澄，字平子，参《德行》23注①。雁行：大雁飞行时的队列既可作"人"字形，又可作"一"字形，所以雁行既可喻为同列而有先后，又可以喻为比翼齐飞，这里据《世说新语》原注引《晋阳秋》"阿平第一，子嵩第二，处仲第三"的评论，采用前

说。

【译文】

从事中郎庾敳和王平子并列而有先后。

【原文】

12. 王大将军在西朝时①，见周侯②，辄扇障面不得住③。后度江左，不能复尔。王叹曰："不知我进伯仁退？"

【注释】

①王大将军：王敦，参《言语》37 注①。西朝：西晋京都洛阳在东晋京都建康之西，所以东晋时称西晋为西朝。

②周侯：周颉，字伯仁，参《言语》30 注①。

③"辄扇"句：王敦一向畏惧周颉，所以见面就以扇障面。南渡后他逐渐得志，才不再惧怕。

【译文】

大将军王敦在西晋时，见到武城侯周颉，总是不停地用扇子遮脸。后来渡江南下，就不再这样了。王敦慨叹说："不知道是我进步了还是伯仁退步了？"

【原文】

13. 会稽虞骙①，元皇时与桓宣武同侠②，其人有才理胜望。王丞相尝谓骙曰③："孔愉有公才而无公望④，丁潭有公望而无公才⑤，兼之者其在卿乎？"骙未达而丧。

【注释】

①虞骙（fēi 非）：字思行，历任吏部郎、吴兴太守、金紫光禄大夫。

②元皇：指晋元帝司马睿，参《言语》29 注①。宣武：据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引程炎震说当为“宣城”，指桓温的父亲宣城内史桓彝，参《德行》30 注①。桓彝曾和裴骙一起任吏部郎，感情很好；又，晋元帝死时桓温仅十余岁，不可能和虞骙同在元帝朝任职。同侠：当据余嘉锡说为“同僚”之误，“僚”字因坏损而成“侠”。

③王丞相：王导，参《德行》27 注③。

④孔愉：字敬康，参《方正》38 注①。

⑤丁潭：字世康，官至左光禄大夫。

【译文】

会稽虞骙，晋元帝时和宣城太守桓彝是同僚，这个人很有才智名望。丞相王导曾经对虞骙说：“孔愉有三公的才能却没有三公的名望，丁潭有三公的名望却没有三公的才能，同时兼有这两方面的，大概就在你了吧？”虞骙却尚未显达就死了。

【原文】

14. 明帝问周伯仁①：“卿自谓何如郗鉴②？”周曰：“鉴方臣，如有功夫③。”复问郗，郗曰：“周顗比臣，有国士门风④。”

【注释】

①明帝：指晋明帝司马绍，参《方正》23 注③。

②郗鉴：字道徽，参《德行》24 注①。

③功夫：功力；修养。

④国士：一国之内的杰出人才。

【译文】

晋明帝司马绍问周顗：“你自认为和郗鉴相比怎么样？”周顗说：“郗鉴和我相比，像是更有功力。”明帝又问郗鉴，郗鉴说：

"周顗和我相比，有国士家风。"

【原文】

15. 王大将军下，庾公问[①]："闻卿有四友，何者是？"答曰："君家中郎、我家太尉、阿平、胡毋彦国[②]。阿平故当最劣。"庾曰："似未肯劣。"庾又问："何者居其右[③]？"王曰："自有人。"又问："何者是？"王曰："噫！其自有公论。"左右蹑公[④]，公乃止。

【注释】

①庾公：庾亮，字元规，参《德行》31 注①。

②中郎：指从事中郎庾敳。太尉：指王衍。阿平：王澄，字平子。胡毋彦国，胡毋辅之，字彦国，参《德行》23 注①。

③右：上面；前面。古人以右边为尊位。

④"左右"句：王敦认为自己最好，又不好意思直接说出；庾亮不停地追问，手下的人只有踩他的脚，示意他不要再问。

【译文】

大将军王敦东下京都，庾亮问他："听说你有四位朋友，是些什么人啊？"王敦回答说："您家的中郎、我家的太尉、阿平以及胡毋彦国。其中阿平该是最差的。"庾亮说："好像他还不肯甘心居后。"接着又问："谁又在他们之上呢？"王敦回答说："自然有人。"庾亮又追问："是谁呢？"王敦说："嗐！自有公论吧。"手下的人用脚踩庾亮示意，庾亮才没有再问。

【原文】

16. 人问丞相[①]："周侯何如和峤[②]？"答曰："长舆嵯蘖[③]。"

【注释】

①丞相：指王导。

②和峤：字长舆，参《德行》17 注①。

③嵯蘖（cuónie 瘥聂）：嵯峨，山势高峻的样子，这里形容人挺拔超群。

【译文】

有人问丞相王导："周顗与和峤相比怎么样？"王导回答说："长舆像高山一样挺拔。"

【原文】

17. 明帝问谢鲲[①]："君自谓何如庾亮？"答曰："端委庙堂[②]，使百僚准则，臣不如亮；一丘一壑[③]，自谓过之。"

【注释】

①谢鲲：参《言语》46 注②。

②端委庙堂：穿着严整的礼服在朝廷办事，这里的意思是掌管朝政。端委，严整宽长的礼服。

③一丘一壑：这里指寄情于山水风景之中。

【译文】

晋明帝司马绍问谢鲲："您自认为和庾亮相比怎么样？"谢鲲回答说："身穿严整的礼服站在朝廷上，使百官仿效，这我不如庾亮；但是寄情于山水之间，我自认为超过他。"

【原文】

18. 王丞相二弟不过江，曰颖[①]，曰敞[②]。时论以颖比邓伯道[③]，敞比温忠武[④]，议郎、祭酒者也[⑤]。

【注释】

①颖：王颖，字茂英，官至议郎。

②敞：王敞，字茂平，袭封为堂邑公，被召为丞相祭酒，未就职。王颖、王敞都在晋室南渡之前早死。

③邓伯道：邓攸，字伯道，参《德行》28 注①。

④温忠武：温峤，字太真，谥号忠武，参《言语》35 注②。

⑤议郎：官名，掌管顾问应对。祭酒：官名，指丞相祭酒，掌管文教之事，是丞相的属官。

【译文】

丞相王导的两个弟弟没有渡江南下，一叫王颖，一叫王敞。当时的议论把王颖和邓伯道并列，王敞和温峤并列，他们分别任职议郎、祭酒。

【原文】

19. 明帝问周侯：“论者以卿比郗鉴，云何？”周曰：“陛下不须牵𫖮比①。”

【注释】

①陛下：对君王的尊称。《世说新语》原注说：“𫖮死弥年，明帝乃即位。《世说》此言妄矣。”这里不该称陛下。

【译文】

晋明帝司马绍问武城侯周𫖮：“评论的人把你和郗鉴相提并论，你看怎么样？”周𫖮说：“陛下不必拉我去比拟。”

【原文】

20．王丞相云："顷下论以我比安期、千里[1]，亦推此二人。唯共推太尉[2]，此君特秀。"

【注释】

①顷下：据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引《太平御览》说，"顷下"当作"洛下"，下文"亦推此二人"当作"我亦推此二人"。安期：王承，字安期。千里：阮瞻，字千里。

②太尉：指王衍。

【译文】

丞相王导说："洛阳的议论把我和王安期、阮千里并列，我也推重这两个人。希望大家共同推崇王太尉，这位先生才能杰出。"

【原文】

21．宋祎曾为王大将军妾[1]，后属谢镇西[2]。镇西问祎："我何如王？"答曰："王比使君，田舍贵人耳[3]。"镇西妖冶故也[4]。

【注释】

①宋祎（yī 衣）：晋时艺伎，擅长吹笛。

②谢镇西：谢尚，字仁祖，曾兼任江州刺史，所以下文称他为使君。参《言语》46 注①。

③田舍：指乡下人。

④妖冶：艳丽动人。

【译文】

宋祎曾经是大将军王敦的侍妾，后来归属镇西将军谢尚。谢

尚问宋祎："我和王敦相比怎么样？"宋祎回答说："王敦和您相比，不过是乡下人和贵人相比罢了。"这是谢尚长得艳丽的缘故。

【原文】

22. 明帝问周伯仁："卿自谓何如庾元规？"对曰："萧条方外①，亮不如臣；从容廊庙②，臣不如亮。"

【注释】

①萧条：冷清，这里指清静自得。方外：世俗之外。

②廊庙：指朝廷。

【译文】

晋明帝司马绍问周伯仁"你自认为和庾元规相比怎么样？"周伯仁回答说："要说在世俗之外清静自得，庾亮不如我；要说安处于朝廷之上，我不如庾亮。"

【原文】

23. 王丞相辟王蓝田为掾①，庾公问丞相："蓝田何似？"王曰："真独简贵②，不减父祖③，然旷澹处故当不如尔④。"

【注释】

①王蓝田：王述，参《文学》22注③。

②真独：自然坦率，不同流俗。简贵：简约高贵。

③父祖：父指王承，祖指王湛。王湛参《赏誉》17注①。

④旷澹：旷达淡泊。

【译文】

丞相王导征召蓝田侯王述担任属官，庾亮问王导："蓝田这个人怎么样？"王导说："要说真率独特、简约高贵，不比他父亲和祖父差，但要说胸怀旷达、淡泊名利，当然还是不如他们啊。"

【原文】

24. 卞望之云[①]："郗公体中有三反[②]：方于事上[③]，好下佞己，一反；洁身清贞，大修计校[④]，二反；自好读书，憎人学问，三反。"

【注释】

①卞望之：卞壸，字望之，参《赏誉》50注①。

②郗公：郗鉴。

③方：正直。

④计校：算计谋划，指为个人得失考虑。

【译文】

卞望之说："郗鉴身上有三种自相矛盾的现象：正直地侍奉君主，却喜欢下级巴结自己，这是第一种矛盾；用清廉贞洁要求自己，却十分计较个人得失，这是第二种矛盾；自己爱好读书，却讨厌别人勤学好问，这是第三种矛盾。"

【原文】

25. 世论温太真是过江第二流之高者。时名辈共说人物，第一将尽之间，温常失色[①]。

【注释】

①失色：这里指温峤唯恐第一流人物中没有自己而惊慌失色。

【译文】

社会上评论温太真是渡江南下第二流人物中的佼佼者。当时名流们在一起评议人物，第一流快要说完的时候，温太真常常惊慌得变了脸色。

【原文】

26. 王丞相云："见谢仁祖，恒令人得上①。"与何次道语②，唯举手指地曰："正自尔馨③。"

【注释】

①得上：能够超拔上进。

②何次道：何充，字次道，参《言语》54 注①。

③"正自"句：王导一向看重何充，表示赞同他的意见，所以这样说。尔馨，如此；这样。

【译文】

丞相王导说："见到谢仁祖，常常使人超拔上进。"和何次道谈话时，他只是抬起手指着地说："正是这样。"

【原文】

27. 何次道为宰相，人有讥其信任不得其人①。阮思旷慨然曰②："次道自不至此。但布衣超居宰相之位③，可恨唯此一条而已。"

【注释】

①"人有"句：《世说新语》原注说："充所昵庸杂，以此损名。"

②阮思旷：阮裕，字思旷，参《德行》32 注①。

③“但布”句：何充担任宰相前屡任显职，父祖也曾担任太守、刺史，应是官宦世家，但由于不是名门望族，阮裕才称他为“布衣超居宰相”。超，越级提升。

【译文】

何次道担任宰相，有人指责他信任了不合适的人。阮思旷感慨地说：“次道当然不至于这样。只是一个平民百姓越级提升到宰相的职位，遗憾的只有这一条而已。”

【原文】

28. 王右军少时[①]，丞相云：“逸少何缘复减万安邪[②]！”

【注释】

①王右军：王羲之，字逸少，参《言语》62 注①。

②何缘：为什么。万安：刘绥，字万安，参《赏誉》64 注①。

【译文】

右军将军王逸少年轻时，丞相王导说：“逸少为什么还不如万安呢！”

【原文】

29. 郗司空家有伧奴[①]，知及文章，事事有意[②]。王右军向刘尹称之，刘问：“何如方回[③]？”王曰：“此正小人有意向耳[④]，何得便比方回？”刘曰：“若不如方回，故是常奴耳。”

【注释】

①伧奴：对原籍北方的奴仆的蔑称。

②有意：有情趣。

③方回：郗愔（yīn 音），字方回，郗鉴的长子，曾任会稽内史、徐、兖二州刺史，死后追赠侍中、司空。

④意向：志向。

【译文】

司空郗鉴家有个北方籍的仆人，懂得才学，对各种事情的理解都有些情趣。右军将军王羲之向丹阳尹刘惔称赞他，刘惔问："和方回相比怎么样？"王羲之说："这只是小人有点志向罢了，哪能就和方回相比呢？"刘惔说："如果不如方回，那仍然是个普通奴仆罢了。"

【原文】

30. 时人道阮思旷："骨气不及右军，简秀不如真长①，韶润不如仲祖②，思致不如渊源③，而兼有诸人之美。"

【注释】

①简秀：简约秀美。

②韶润：仪表美丽，举止文雅。仲祖：王濛，字仲祖，参《言语》54 注④。

③思致：才思情趣。渊源：殷浩，字渊源，参《言语》80 注②。

【译文】

当时的人评论阮思旷说："他的骨气不如王右军，简约秀美不如刘真长，美丽文雅不如王仲祖，才思情趣不如殷渊源，但是却兼有这些人的优点。"

【原文】

31. 简文云[①]："何平叔巧累于理[②]，嵇叔夜俊伤其道[③]。"

【注释】

①简文：简文帝司马昱，参《德行》37注①。

②何平叔：何晏，字平叔，参《言语》14注①。

③嵇叔夜：嵇康，字叔夜，参《德行》16注②。

【译文】

简文帝司马昱说："何平叔巧言善辩，牵累到他阐述的道理；嵇叔夜才学奇异，妨害了他的思想主张。"

【原文】

32. 时人共论晋武帝出齐王之与立惠帝[①]，其失孰多。多谓立惠帝为重。桓温曰："不然。使子继父业，弟承家祀[②]，有何不可？"

【注释】

①出齐王：齐王司马攸是晋武帝司马炎的弟弟，官至司空，在朝廷中威望很高。武帝的宠臣荀勖、冯纨等人害怕他如果取代皇太子司马衷继承君位，会杀害自己，于是制造谣言，让武帝下诏命令齐王离开京都回封国去，这就是出齐王。后来司马攸忧愤呕血而死。立惠帝：晋武帝即位后，立司马衷为太子，但司马衷既没有才智，又不肯学习，当时朝廷大臣主张废掉他。晋武帝用尚书省的事情让他处理，其母贾后请人代为作答，多引古代典故，呈送武帝。武帝很高兴，不肯废他，这就是立惠帝。后来司马衷终于继位，即晋惠帝。

②承家祀：继承王国的祭祀，意思是主持王国的事务。家，古代大夫的

封地，这里即指所封的王国。

【译文】

当时的人在一道议论晋武帝司马炎命令齐王回封国去和确立惠帝司马衷为太子这两件事，哪件事失误大。多数人认为确立惠帝为太子一事失误大。桓温说："不是这样。让儿子继承父业，弟弟主持王国，有什么不可以？"

【原文】

33. 人问殷渊源："当世王公以卿比裴叔道①，云何？"殷曰："故当以识通暗处②。"

【注释】

①王公：这里泛指王侯公卿等达官贵人。裴叔道：裴遐，字叔道，参《文学》19注①。

②暗处：指玄理中隐晦难通的地方。

【译文】

有人问殷渊源："当代的达官贵人把你和裴叔道相提并论，是为什么？"殷渊源说："当然是因为能用识见去疏通玄理中隐晦疑难之处。"

【原文】

34. 抚军问殷浩①："卿定何如裴逸民？"良久答曰："故当胜耳。"

【注释】

①抚军：指晋简文帝司马昱，他在即帝位前曾担任抚军大将军。

【译文】

抚军大将军司马昱问殷浩："你和裴逸民相比，究竟怎么样？"过了许久，殷浩回答说："当然超过他啦。"

【原文】

35．桓公少与殷侯齐名①，常有竞心。桓问殷："卿何如我？"殷云："我与我周旋久②，宁作我。"

【注释】

①殷侯：对殷浩的尊称。

②"我与"句：《晋书·殷浩传》作"我与君周旋久"，语意更好。

【译文】

桓温年轻时和殷浩齐名，常常有和他竞争的心意。桓温问殷浩："你和我相比怎么样？"殷浩说："我和我长期打交道，宁可作我自己。"

【原文】

36．抚军问孙兴公①："刘真长何如？"曰："清蔚简令②。""王仲祖何如？"曰："温润恬和③。""桓温何如？"曰："高爽迈出④。""谢仁祖何如？"曰："清易令达⑤。""阮思旷何如？"曰："弘润通长⑥。""袁羊何如⑦？"曰："洮洮清便⑧。""殷洪远何如⑨？"曰："远有致思⑩。""卿自谓何如？"曰："下官才能所经⑪，悉不如诸贤；至于斟酌时宜，笼罩当世⑫，亦多所不及。然以不才，时复托怀玄胜⑬，远咏《老》、《庄》，萧条高寄⑭，不与时务经怀⑮，自谓此心无所

与让也。”

【注释】

①孙兴公：孙绰，字兴公，参《言语》84 注①。

②清蔚简令：清纯多才，简约和善。

③温润恬和：温和柔顺，安适和畅。

④高爽迈出：高超豪放，卓越出众。

⑤清易令达：清明简易，善良通达。

⑥弘润通长：宽宏平和，通达温厚。

⑦袁羊：袁乔，字彦叔，小字羊，参《言语》90 注④。

⑧洮洮（táotáo 桃桃）：清通畅达的样子。清便（pián 骈）：言谈清雅而有口才。

⑨殷洪远：殷融，字洪远，参《文学》74 注①。

⑩致思：情趣；风采。

⑪经：通晓；擅长。

⑫笼罩：统括；控制。

⑬玄胜：指玄奥美妙的境界，即老庄玄理。

⑭高寄：寄情高远，超世脱俗。

⑮与：通“以”，用。经怀：操心；烦心。

【译文】

抚军大将军司马昱问孙兴公：“刘真长怎么样？”孙兴公说：“清纯多才，简约和善。”又问：“王仲祖怎么样？”答：“温和柔顺，安适和畅。”“桓温怎么样？”答：“高超豪放，卓越出众。”“谢仁祖怎么样？”答：“清明简易，善良通达。”“阮思旷怎么样？”答：“宽宏平和，通达温厚。”“袁羊怎么样？”答：“言谈清雅，能言善辩。”“殷洪远怎么样？”答：“志向高远，富有情趣。”“你自认为怎么样？”孙兴公说：“我才能上的长处，全都不如诸位贤人；至于斟酌当世所需，控制时局，也有很多赶不上的地方。但是正因

为我没有才能，才时常寄托心思于玄理之中，吟咏古代的《老子》、《庄子》，自甘寂寞，寄情高远，不把世俗之事萦记在心，我自认为这种心志是没有什么可谦让的。”

【原文】

37. 桓大司马下都，问真长曰：“闻会稽王语奇进①，尔邪？”刘曰：“极进，然故是第二流中人耳。”桓曰：“第一流复是谁？”刘曰：“正是我辈耳！”

【注释】

①会稽王：指简文帝司马昱，在他即帝位前封为会稽王。奇：很；非常。

【译文】

大司马桓温来到京都，问刘真长说：“听说会稽王的言谈飞快进步，是这样吗？”刘真长说：“极有长进，但仍旧是第二流中的人物罢了。”桓温又问：“第一流是些什么人呢？”刘真长说：“正是我们这些人啊！”

【原文】

38. 殷侯既废①，桓公语诸人曰：“少时与渊源共骑竹马，我弃去，已辄取之，故当出我下。”

【注释】

①“殷侯”句：参《文学》50注①。

【译文】

殷浩被废为庶人以后，桓温对大家说：“小时候我和渊源一道骑竹马玩，我丢弃不要的，他总是捡起来玩，他本来就应当在我

之下。”

【原文】

39. 人问抚军：“殷浩谈竟何如？”答曰：“不能胜人，差可献酬群心①。”

【注释】

①差：大致；大体上。献酬：本指主人向客人敬酒，这里的意思是使满足。

【译文】

有人问抚军大将军司马昱：“殷浩的言谈到底怎么样？”司马昱回答说：“不能胜过别人，大致可以满足大家的心愿。”

【原文】

40. 简文云：“谢安南清令不如其弟①，学义不及孔岩②，居然自胜③。”

【注释】

①谢安南：谢奉，参《雅量》33 注①。其弟：指谢聘，字弘远，曾任侍中、廷尉卿。

②孔岩：当依《晋书》本传作“孔严”，字彭祖，封西阳侯，官至吴兴太守。

③自胜：自然杰出。

【译文】

简文帝司马昱说：“谢奉清明美好不如他弟弟，学识义理上不如孔岩，竟然自成名流。”

【原文】

41. 未废海西公时[①]，王元琳问桓元子[②]："箕子、比干[③]，迹异心同，不审明公孰是孰非。"曰："仁称不异，宁为管仲[④]。"

【注释】

①海西公：晋废帝司马奕，参《言语》59 注②。

②王元琳：王珣，字元琳，参《言语》102 注②。桓元子：桓温，字元子。

③箕子、比干：商纣王的两个叔父。传说纣王暴虐无道，箕子进谏，未被采纳，就佯狂为奴；比干强谏，被纣王剖心而死。这两人和微子被孔子称为殷代的"三仁"。

④管仲：参《言语》36 注⑧。孔子也称赞过他有仁德。

【译文】

尚未废黜海西公司马奕时，王元琳问桓元子："箕子、比干，事迹不同而用心一致，不知道您肯定谁否定谁。"桓元子说："如果同样被称作仁人，我宁愿做管仲。"

【原文】

42. 刘丹阳、王长史在瓦官寺集，桓护军亦在坐[①]，共商略西朝及江左人物。或问："杜弘治何如卫虎[②]？"桓答曰："弘治肤清，卫虎奕奕神令[③]。"王、刘善其言。

【注释】

①桓护军：桓伊，参《方正》55 注①。

②杜弘治：杜乂，字弘治，参《赏誉》68 注①。卫虎：卫玠，字叔宝，

小字虎，参《言语》32 注①。

③弈弈：通“奕奕”，精神焕发的样子。

【译文】

丹阳尹刘惔、左长史王濛在瓦官寺聚会，护军将军桓伊也在座，共同评论西晋和江南人士。有人问：“杜弘治和卫虎相比怎么样?”桓伊回答说：“弘治外表清丽，卫虎神采奕奕。”王濛、刘惔认为他的话很对。

【原文】

43. 刘尹抚王长史背曰：“阿奴比丞相①，但有都长②。”

【注释】

①阿奴：这里是对王濛的昵称。

②“但有”句：指王濛徒然比王导闲雅、优美。由于刘惔和王导感情不合，这里含有贬低王导而为王濛表示不平的意思。但，白白地；不起作用地。都，美。

【译文】

丹阳尹刘惔拍着左长史王濛的背说：“你和丞相比起来，白白地比他闲雅、漂亮。”

【原文】

44. 刘尹、王长史同坐，长史酒酣起舞。刘尹曰：“阿奴今日不复减向子期①。”

【注释】

①向子期：向秀，字子期，为人超脱率真，参《言语》18注①。

【译文】

丹阳尹刘惔、左长史王濛坐在一道，王濛酒喝到畅快时就站起来跳舞。刘惔说："你今天不亚于向子期。"

【原文】

45. 桓公问孔西阳①："安石何如仲文②？"孔思未对，反问公曰："何如？"答曰："安石居然不可陵践，其处故乃胜也③。"

【注释】

①孔西阳：孔严，本门40则作"孔岩"，封西阳侯。

②仲文：殷仲文，桓温的女婿，参《言语》106注③。

③其处：指谢安的处世之道。

【译文】

桓温问西阳侯孔严："安石和仲文相比怎么样？"孔严想了想，没有回答，反而问桓温说："您看怎么样？"桓温回答说："安石显然不可欺凌，他处世当然胜过一筹。"

【原文】

46. 谢公与时贤共赏说，遏、胡儿并在坐①。公问李弘度曰②："卿家平阳何如乐令③？"于是李潸然流涕曰："赵王篡逆④，乐令亲授玺绶⑤；亡伯雅正，耻处乱朝，遂至仰药⑥。恐难以相比！此自显于事实，非私亲之言。"谢公语胡儿曰："有识者果不异人意。"

【注释】

①遏：谢玄，小字遏，参《言语》78 注②。胡儿：谢朗，小字胡儿，参《言语》71 注①。

②李弘度：李充，字弘度，参《言语》80 注①。

③平阳：指李重，字茂曾，李充的族伯，曾任平阳太守，后被赵王司马伦任用为相国左司马。

④赵王：指司马伦，参《德行》18 注①。

⑤玺绶：印玺上系的彩色丝带，借指皇帝的玉玺。

⑥仰药：服毒自杀。据《世说新语》原注引《晋诸公赞》，李重是有病不肯医治而死，所以这里说他自杀。

【译文】

谢安和当时的贤士共同鉴赏评说人物，谢遏、谢胡儿都在座。谢安问李弘度说："你家平阳和乐广相比怎么样？"这时李弘度流着眼泪说："赵王谋反篡位时，乐令亲自献上印玺；我已故的伯父为人正直，耻于在昏乱的朝廷任职，最终服毒身亡。两人恐怕难以相提并论！这在事实之中自很清楚，并不是偏袒亲人的话。"谢安听后对胡儿说："有见识的人果然和人们的想法一样。"

【原文】

47. 王脩龄问王长史①："我家临川何如卿家宛陵②？"长史未答，脩龄曰："临川誉贵③。"长史曰："宛陵未为不贵。"

【注释】

①王脩龄：王胡之，字脩龄，参《言语》81 注①。

②临川：指王羲之，曾任临川太守。宛陵：指王述，曾任宛陵县令。

③誉贵：名声高贵。

【译文】

王脩龄问左长史王濛："我家的临川和你家的宛陵相比怎么样？"王濛尚未回答，王脩龄说："临川的名声高贵。"王濛说："宛陵也不算不高贵。"

【原文】

48. 刘尹至王长史许清言，时苟子年十三①，倚床边听。既去，问父曰："刘尹语何如尊②？"长史曰："韶音令辞不如我，往辄破的胜我。"

【注释】

①苟子：王脩，小字苟子，王濛的儿子，参《文学》38 注②。

②尊：对父亲的尊称。

【译文】

丹阳尹刘惔到左长史王濛那里清谈，当时王苟子十三岁，靠在坐榻边听。刘惔走后，苟子问他父亲："刘尹的谈论和您相比怎么样？"王濛说："要说语调言辞的优美，他不如我；要说开口总能切中要旨，却胜过我。"

【原文】

49. 谢万寿春败后①，简文问郗超②："万自可败，那得乃尔失士卒情？"超曰："伊以率任之性③，欲区别智勇。"

【注释】

①"谢万"句：参《方正》55 注②。寿春：县名，东晋时改称寿阳，故

地即今安徽寿县，是当时的军事重镇。

②郗超：字嘉宾，参《言语》59 注③。

③率任：率意放任。

【译文】

谢万在寿春大败后，简文帝司马昱问郗超："谢万自然可能失败，但怎么竟会这样失去士兵们的感情？"郗超说："他凭着率意放任的性格，想把智谋和勇敢区别开来。"

【原文】

50. 刘尹谓谢仁祖曰："自吾有四友[1]，门人加亲。"谓许玄度曰[2]："自吾有由，恶言不及于耳。"二人皆受而不恨。

【注释】

①四友：据王先谦《世说新语校勘小识补》说，四友疑当作"回也"。这一则之下，《世说新语》原注引《尚书大传》说："孔子曰：'文王有四友。自吾得回也，门人加亲，……自吾得由也，恶言不入于耳，……'"回和由，分别指孔子的弟子颜回和仲由。刘惔化用《尚书大传》中的话，用回和由来喻指谢仁祖和许玄度。

②许玄度：许询，字玄度，参《言语》69 注①。

【译文】

丹阳尹刘惔对谢仁祖说："自从我有了颜回，弟子就更加亲近我。"对许玄度说："自从我有了仲由，无礼的话就再也听不到了。"两人都接受了他的说法而没有不满。

【原文】

51. 世目殷中军："思纬淹通[①]，比羊叔子[②]。"

【注释】

①思纬：思理；思路。淹通：广博通达。

②羊叔子：羊祜，字叔子，参《言语》86 注②。

【译文】

社会上评论中军将军殷浩："思路广博通达，可以比羊叔子。"

【原文】

52. 有人问谢安石、王坦之优劣于桓公。桓公停欲言[①]，中悔，曰："卿喜传人语，不能复语卿。"

【注释】

①停：正；正要。

【译文】

有人向桓温问到谢安石、王坦之两人的优劣。桓温正要讲，中途又后悔，说道："你喜欢传播别人的话，不能告诉你。"

【原文】

53. 王中郎尝问刘长沙曰[①]："我何如荀子？"刘答曰：卿才乃当不胜荀子，然会名处多[②]。"王笑曰："痴！"

【注释】

①刘长沙：刘奭（shì 室），字文时，曾任长沙相、散骑常侍。

②会名处：领悟名理的地方。

【译文】

北中郎将王坦之曾经问长沙相刘奭说："我和荀子相比怎么样？"刘奭回答说："你的才学当然不会超过荀子，但是领悟名理的地方却比他多。"王坦之笑着说："真傻！"

【原文】

54. 支道林问孙兴公："君何如许掾？"孙曰："高情远致，弟子蚤已服膺①；一吟一咏②，许将北面③。"

【注释】

①弟子：徒弟，这里是孙兴公对支道林表示尊重而自己谦称为弟子。服膺：内心信服。

②一吟一咏：吟咏，指写作诗文。

③北面：面朝北，表示谒见尊长者，以对方为师。

【译文】

支道林问孙兴公："您和许询相比怎么样？"孙兴公说："要说高逸的情致，我早已在内心信服；要说吟咏诗文，许询倒要拜我为师。"

【原文】

55. 王右军问许玄度："卿自言何如安石①？"许未答，王因曰："安石故相为雄②，阿万当裂眼争邪③！"

【注释】

①安石：当作"安、万"。安，指谢安，字安石；万，指谢万，字万石，下文称"阿万"。

②相为雄：一本作“相与雄”，和你一道称雄。

③裂眼：睁裂眼眶，形容盛怒的样子。

【译文】

右军将军王羲之问许玄度：“你自己说说，和安石、万石相比怎么样？”许玄度尚未回答，王羲之就说：“安石和你当然都能够称雄，阿万却要怒目而争呢！”

【原文】

56. 刘尹云：“人言江虨田舍[①]，江乃自田宅屯。”

【注释】

①江虨：参《方正》25 注③。田舍：指乡下人。

【译文】

丹阳尹刘惔说：“人们说江虨是乡下人，江虨确实在耕地建房，聚集物产。”

【原文】

57. 谢公云：“金谷中苏绍最胜[①]。”绍是石崇姊夫[②]，苏则孙[③]，愉子也[④]。

【注释】

①金谷：园名，位于洛阳城外金谷涧，石崇在这里修有别墅。晋惠帝元康六年（公元 296 年），石崇在金谷园设宴送征西大将军王翊回长安，与会者三十人，各自饮酒赋诗，后编为一集，由石崇写成《金谷诗序》，记载当时的盛况。苏绍：字世嗣，官至议郎，封为关中侯。

②石崇姊夫：据《三国志·魏书·苏则传》裴松之注说，石崇是苏绍的

姐夫，和这里所记不同。石崇，字季伦，曾任散骑常侍、侍中、荆州刺史，在荆州劫掠客商而成巨富，生活奢靡。

③苏则：字文师，官至侍中。

④愉：苏愉，字休豫，官至光禄大夫。

【译文】

谢安说："在金谷园的集会中苏绍的诗作最优秀。"苏绍是石崇的姐夫，是苏则的孙子，苏愉的儿子。

【原文】

58. 刘尹目庾中郎："虽言不愔愔似道①，突兀差可以拟道②。"

【注释】

①愔愔（yīnyīn 音音）：寂静的样子。道：指道家学说。

②突兀：特出；突出。

【译文】

丹阳尹刘惔评论从事中郎庾敳："虽然他说的话并未清静得像道家学说一样，但是卓越的地方也大致可以和道家学说相比拟。"

【原文】

59. 孙承公云①："谢公清于无奕②，润于林道③。"

【注释】

①孙承公：孙统，字承公，参《赏誉》75 注②。

②无奕：谢奕，字无奕，谢安的哥哥，参《德行》33 注①。

③林道：陈逵，字林道，曾任西中郎将，兼任淮南太守。

【译文】

孙承公说："谢安比无奕清纯，比林道温雅。"

【原文】

60．或问林公："司州何如二谢[①]？"林公曰："故当攀安提万[②]。"

【注释】

①司州：指王胡之，被召为司州刺史，未赴任即病死。二谢：指谢安、谢万。

②攀安提万：上攀谢安，下携谢万，意思是在谢安之下、谢万之上。

【译文】

有人问支道林："司州和二谢相比怎么样？"支道林说："当然是上攀谢安，下携谢万。"

【原文】

61．孙兴公、许玄度皆一时名流。或重许高情，则鄙孙秽行[①]；或爱孙才藻，而无取于许。

【注释】

①"则鄙"句：《世说新语》原注引《续晋阳秋》说，孙兴公"虽有文才，而诞纵多秽行，时人鄙之"。

【译文】

孙兴公、许玄度都是当时的名流。有些人敬重许玄度的高尚情操，便鄙视孙兴公的污秽行为；有些人喜爱孙兴公的文才，便认为许玄度一无可取。

【原文】

62. 郗嘉宾道谢公："造膝虽不深彻①，而缠绵纶至②。"又曰③："右军诣嘉宾④。"嘉宾闻之云："不得称诣，政得谓之朋耳⑤。"谢公以嘉宾言为得。

【注释】

①造膝：本指促膝交谈，这里指谈论、议论。

②缠绵纶至：指情意非常深厚。

③又：通"有"，有人。

④嘉宾：据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说，这两个字疑是衍文。

⑤政：通"正"，只；仅。朋：同等；同类。

【译文】

郗嘉宾评论谢安："他的谈论虽然不很透彻，但是情意非常深厚。"有人说："右军很有造诣。"嘉宾听到这话后说："不能说很有造诣，只能说两人相当罢了。"谢安认为嘉宾的话说得对。

【原文】

63. 庾道季云①："思理伦和②，吾愧康伯③；志力强正，吾愧文度。自此以还，吾皆百之④。"

【注释】

①庾道季：庾龢，字道季，参《言语》79注①。

②伦和：有条理而又和谐。

③康伯：韩伯，字康伯，参《德行》38注④。下文"文度"，指王坦之，字文度。

④百：是一百倍，作动词用。

【译文】

庾道季说："要说思路有条理而又和谐，我自愧比不上康伯；要说志向纯正毅力坚强，我自愧比不上文度。除这两人以外，其余的人我都超过他们一百倍。"

【原文】

64．王僧恩轻林公①，蓝田曰："勿学汝兄②，汝兄自不如伊。"

【注释】

①王僧恩：王祎（yī 衣）之，字文劭，小字僧恩，王述的第二子，官至中书郎。

②汝兄：指王坦之。

【译文】

王僧恩看不起支道林，蓝田侯王述对他说："不要学你哥哥，你哥哥本来就比不上他。"

【原文】

65．简文问孙兴公："袁羊何似？"答曰："不知者不负其才①，知之者无取其体②。"

【注释】

①负：辜负，引申为舍弃。

②体：品质；人品。《世说新语》原注说："言其有才而无德也。"

【译文】

简文帝司马昱问孙兴公：“袁羊怎么样？”孙兴公回答说：“不了解他的人不会舍弃他的才能，了解他的人对他的人品一无所取。”

【原文】

66. 蔡叔子云①：“韩康伯虽无骨干②，然亦肤立③。”

【注释】

①蔡叔子：疑即蔡子叔，参《雅量》31 注③。

②无骨干：指因肥而看不到骨骼。按，《轻诋》28 则《世说新语》原注引范启说：“韩康伯似肉鸭。”

③肤立：指外表能够树立起来。

【译文】

蔡叔子说：“韩康伯虽然肥胖得像没有骨头似的，但是外表形象也还能树立起来。”

【原文】

67. 郗嘉宾问谢太傅曰：“林公谈何如嵇公①？”谢曰：“嵇公勤著脚②，裁可得去耳③。”又问：“殷何如支④？”谢曰：“正尔有超拔⑤，支乃过殷；然亹亹论辩⑥，恐口欲制支。”

【注释】

①嵇公：指嵇康。

②勤著脚：指努力追赶。

③裁：通“才”。

④殷：指殷浩。

⑤正尔：只；仅。

⑥亹亹（wěiwěi 伟伟）：又写作“亹亹”，勤勉不倦的样子。

【译文】

郗嘉宾问太傅谢安：“林公的谈论和嵇公相比怎么样?”谢安说：“嵇公要努力地追赶，才能前进啊。”郗嘉宾又问：“殷浩和支道林相比怎么样?”谢安说：“只是在能超尘脱俗上，支道林才胜过殷浩；但是娓娓不倦地辩论起来，恐怕殷浩在口才上将会制服支道林。”

【原文】

68. 庾道季云：“廉颇、蔺相如虽千载上死人①，懔懔恒如有生气②。曹蜍、李志虽见在③，厌厌如九泉下人④。人皆如此，便可结绳而治⑤，但恐狐狸猯狢啖尽⑥。”

【注释】

①廉颇、蔺相如：参《识鉴》3注⑤。

②懔懔：通“凛凛”，严正而令人畏惧的样子。

③曹蜍（chú 除）：曹茂之，字永世，小字蜍，官至尚书郎。李志：字温祖，官至南康相。见：同“现”。

④厌厌：萎靡不振的样子。

⑤结绳而治：远古社会文字尚未产生时，用结绳记事的方式来进行社会活动。

⑥猯（tuān 团阴平）：又写作“猯”，动物名，也称猪獾。狢（hé 合）：又写作“貉”，动物名，也称狗獾。

【译文】

庾道季说：“廉颇、蔺相如虽然是千年前死去的古人，但他们

严正可畏的形象却常常具有勃勃生气。曹蜍、李志虽然现在还活着，却是死气沉沉有如黄泉下的人。如果人人都像曹蜍、李志这样，便可以回到结绳而治的时代，不过只怕也都要被野兽吃尽了。”

【原文】

69. 卫君长是萧祖周妇兄[①]。谢公问孙僧奴[②]：“君家道卫君长云何[③]？”孙曰：“云是世业人[④]。”谢曰：“殊不尔，卫自是理义人[⑤]。”于时以比殷洪远。

【注释】

①卫君长：卫永，字君长，参《赏誉》107 注②。萧祖周：萧轮，字祖周，参《赏誉》75 注①。

②孙僧奴：孙腾，字伯海，小字僧奴，历任中庶子、廷尉。

③君家：“君家君”的省称，您父亲。

④世业人：和“理义人”相对，指立功名于事业的人。

⑤理义人：长于经义名理的人，这里指擅长玄理的人。

【译文】

卫君长是萧祖周的妻兄。谢安问孙僧奴：“令尊说卫君长这个人怎么样？”孙僧奴说：“说是个建功立业的人。”谢安说：“根本不是这样，卫君长本是个擅长玄理的人。”当时都用卫君长和殷洪远相提并论。

【原文】

70. 王子敬问谢公[①]：“林公何如庾公[②]？”谢殊不受，答曰：“先辈初无论，庾公自足没林公[③]。”

【注释】

①王子敬：王献之，字子敬，参《德行》39注①。

②林公：支道林。庾公：庾亮。

③没（mò末）：盖过；超过。

【译文】

王子敬问谢安："林公和庾公相比怎么样？"谢安很不愿接受这样的比较，回答说："前辈从来没有谈论过，庾公本来就能超过林公。"

【原文】

71. 谢遏诸人共道竹林优劣①，谢公云："先辈初不臧贬七贤②。"

【注释】

①竹林：指竹林七贤，参《赏誉》29注①。

②臧贬：褒贬；评论高下。

【译文】

谢遏等人一道评论竹林七贤的优劣，谢公说："前辈从来不褒贬这七位贤人。"

【原文】

72. 有人以王中郎比车骑①，车骑闻之曰："伊窟窟成就②。"

【注释】

①车骑：指谢玄，死后追赠车骑将军。

②窟窟：据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说，当作“掘掘”，同“搰搰（gǔgǔ骨骨）”，用力的样子。

【译文】

有人用北中郎将王坦之和车骑将军谢玄相提并论，谢玄听到这事后说：“他苦苦努力，取得了成绩。”

【原文】

73. 谢太傅谓王孝伯①：“刘尹亦奇自知②，然不言胜长史③。”

【注释】

①王孝伯：王恭，字孝伯，是王濛的孙子，参《德行》44 注①。
②刘尹：刘惔。奇：很；非常。
③长史：指王濛，曾任司徒左长史。

【译文】

太傅谢安对王孝伯说：“刘尹也十分了解自己，但是他不说自己胜过长史。”

【原文】

74. 王黄门兄弟三人俱诣谢公①，子猷、子重多说俗事②，子敬寒温而已。既出，坐客问谢公：“向三贤孰愈？”谢公曰：“小者最胜。”客曰：“何以知之？”谢公曰：“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③。推此知之。”

【注释】

①王黄门：王徽之，字子猷，王羲之的第五子，参《雅量》36 注①。

②子重：王操之，字子重，王羲之的第六子，曾任侍中、尚书、豫章太守。下文“子敬”，王献之，字子敬，王羲之的第七子。

③“吉人”二句：语出《周易·系辞下》，意思是贤能的人话少，浮躁的人话多。吉人，贤能的人。

【译文】

黄门侍郎王子猷兄弟三人一起去拜访谢安，子猷、子重大多说些凡庸的事，子敬只是寒暄几句而已。三人走后，在座的客人问谢安：“刚才三位贤人谁强一些？”谢安说：“小的最高明。”客人问道：“怎么知道的呢？”谢安说：“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由这两句话可以推知。”

【原文】

75. 谢公问王子敬：“君书何如君家尊①？”答曰：“固当不同。”公曰：“外人论殊不尔。”王曰：“外人那得知！”

【注释】

①“君书”句：王献之擅长书法，并自认为超过父亲王羲之，谢安也懂书法，他尊崇王羲之而轻视王献之，所以才这样问他。献之听后，心中很不平，因而下文说到“外人那得知”，其实是隐斥谢安不懂书法。

【译文】

谢安问王子敬：“您的书法和令尊相比怎么样？”王子敬回答说：“本来就不相同。”谢安说：“外间的评论根本不是这样。”王子敬说：“外人哪里能理解呢！”

【原文】

76. 王孝伯问谢太傅：“林公何如长史①？”太傅曰：

“长史韶兴[②]。”问：“何如刘尹？”谢曰：“噫！刘尹秀。”王曰：“若如公言，并不如此二人邪？”谢云：“身意正尔也。”

【注释】

①林公：支道林。长史：指左长史王濛。下文刘尹指丹阳尹刘惔。

②韶兴：美好的兴致。

【译文】

王孝伯问太傅谢安：“林公和长史相比怎么样？”谢安说：“长史清谈时有美好的旨趣。”又问：“和刘尹相比怎么样？”谢安说：“嗐！刘尹人才杰出。”王孝伯说：“如果像您所说的那样，他比这两个人都不如吗？”谢安说：“我的意思正是这样啊。”

【原文】

77. 人有问太傅：“子敬可是先辈谁比？”谢曰：“阿敬近撮王、刘之标[①]。”

【注释】

①撮：聚集；集中。王、刘：指王濛、刘惔。标：格调；风度。

【译文】

有人问太傅谢安：“子敬可以算是前辈中的哪一类人物？”谢安说：“阿敬在近人中聚集了王、刘两个人的风度。”

【原文】

78. 谢公语孝伯：“君祖比刘尹[①]，故为得逮[②]。”孝伯云：“刘尹非不能逮，直不逮。”

【注释】

①君祖：指王孝伯的祖父王濛。

②逮：达到；赶上。

【译文】

谢安对王孝伯说："您祖父和刘尹不相上下，当然能够赶得上他。"孝伯说："刘尹那样的人并非赶不上，只是我祖父不想赶上。"

【原文】

79. 袁彦伯为吏部郎[1]，子敬与郗嘉宾书曰："彦伯已入[2]，殊足顿兴往之气[3]。故知捶挞自难为人[4]，冀小却当复差耳[5]。"

【注释】

①袁彦伯：袁宏，字彦伯，参《言语》83注①。

②已入：指已进入吏部担任吏部郎。

③顿：摧挫；挫伤。兴往：迈进，指锐意前进。

④捶挞：用鞭子或棍棒打人，这里指郎官犯过错受到杖刑。按，东汉时郎官地位较低，犯过错要受杖刑，直到晋代仍有这种做法，因此当时的人不愿就任郎官。

⑤小却：稍后；过些时候。差（chài 柴去声）：同"瘥"，本指病好，这里指情况好转。

【译文】

袁彦伯担任吏部郎，王子敬给郗嘉宾写信说："彦伯已经进入吏部就职，任郎官最会挫伤仕进的勇气。本来就知道受到杖刑自己很难做人，只是希望过些时候情况将会有所好转罢了。"

【原文】

80. 王子猷、子敬兄弟共赏《高士传》人及赞①，子敬赏井丹高洁②，子猷云："未若长卿慢世③。"

【注释】

①《高士传》：书名，嵇康撰，今已失传。赞：一种文体，人物传记后面对所记人物进行褒贬的评论性短文。

②井丹：字大春，东汉人，为人博学多才，不慕荣贵。

③长卿：司马相如，字长卿，汉代著名的辞赋家。慢世：指放纵任性，轻蔑世事。

【译文】

王子猷、王子敬兄弟共同欣赏《高士传》中的人物和作者的赞文，子敬欣赏井丹的高洁，子猷说："不如长卿对世俗的轻慢。"

【原文】

81. 有人问袁侍中曰①："殷仲堪何如韩康伯？"答曰："理义所得，优劣乃复未辨；然门庭萧寂，居然有名士风流，殷不及韩。"故殷作诔云："荆门昼掩②，闲庭晏然③。"

【注释】

①袁侍中：袁恪之，字元祖，曾任黄门侍郎、侍中。

②荆门：用树枝、荆条编成的门。

③晏然：安然；平静的样子。

【译文】

有人问侍中袁恪之："殷仲堪和韩康伯相比怎么样？"袁恪之回答说："两人义理上的心得，是优是劣确实尚未分清；但是门庭

幽静，显然具有名士风采，是殷仲堪赶不上韩康伯的。”所以殷仲堪在给韩康伯写的诔文中说：“柴门白天关闭着，清闲的庭院平平静静。”

【原文】

82．王子敬问谢公：“嘉宾何如道季？”答曰：“道季诚复钞撮清悟，嘉宾故自上①。”

【注释】

①“道季”二句：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说：“言庾龢之谈名理，虽复采取群言，得其清悟，然不如郗超之自然超拔也。”钞撮，撮取；采取。上，超拔；杰出。

【译文】

王子敬问谢安：“嘉宾和道季相比怎么样？”谢安回答说：“道季的清谈确实撮取了别人的清纯颖悟，嘉宾却本来就很杰出。”

【原文】

83．王珣疾，临困，问王武冈曰①：“世论以我家领军比谁②？”武冈曰：“世以比王北中郎③。”东亭转卧向壁，叹曰：“人固不可以无年④！”

【注释】

①王武冈：王谧，字稚远，曾任中书令、吏部尚书、司徒，袭爵武冈侯。

②领军：官名，统领禁军。这里指王珣的父亲王洽，参《赏誉》114注②。

③王北中郎：王坦之，曾任北中郎将。

④“人固”句：王珣的意思是其父王洽声名德行都超过王坦之，只因短

命而死未得高位，世人才只把他和王坦之相提并论。

【译文】

东亭侯王珣病重，临终时，问武冈侯王谧说："社会上的议论用我家领军和谁相比？"王谧回答说："社会上用他和王北中郎将相比。"王珣翻身面向墙壁，叹息说："人确实不能无寿啊！"

【原文】

84. 王孝伯道谢公浓至①。又曰："长史虚②，刘尹秀，谢公融③。"

【注释】

①浓至：厚重深沉。

②长史：指王濛。下文刘尹指丹阳尹刘惔。虚：谦虚。

③融：恬淡大度。

【译文】

王孝伯评论谢安厚重深沉。又说："长史谦虚，刘尹杰出，谢公恬淡大度。"

【原文】

85. 王孝伯问谢公："林公何如右军①？"谢曰："右军胜林公。林公在司州前亦贵彻②。"

【注释】

①林公：支道林。右军：指王羲之，曾任右军将军。

②"林公"句：意思是支道林胜过王胡之。司州，指王胡之。贵彻，尊贵通达。

【译文】

王孝伯问谢安："林公和右军相比怎么样？"谢安说："右军胜过林公。但是林公在司州面前也算得是尊贵通达的。"

【原文】

86. 桓玄为太傅[①]，大会，朝臣毕集。坐裁竟，问王桢之曰[②]："我何如卿第七叔[③]？"于时宾客为之咽气[④]。王徐徐答曰："亡叔是一时之标，公是千载之英。"一坐欢然。

【注释】

①桓玄：参《德行》41注①。太傅：当据《晋书·王桢之传》、《晋书·桓玄传》作"太尉"。

②王桢之：字公干，王徽之的儿子，历任侍中、大司马长史。

③卿第七叔：指王献之，字子敬。

④咽气：《晋书·王桢之传》作"气咽"，指紧张得喘不过气来。按，桓玄生性暴戾，此时又大权在握，所以大家担心王桢之回答不当会触犯他。

【译文】

桓玄担任太傅时，大会宾客，朝廷大臣们全都聚集在一起。刚刚坐定，桓玄便问王桢之说："我和你的七叔相比怎么样？"当时宾客们都为王桢之紧张得屏住了气息。王桢之慢悠悠回答说："我已故的叔父是一时的典范，您是千载以来的英杰。"在座的人都非常欣喜。

【原文】

87. 桓玄问刘太常曰[①]："我何如谢太傅[②]？"刘答曰："公高，太傅深。"又曰："何如贤舅子敬？"答曰："楂梨

桔柚[3]，各有其美。"

【注释】

①刘太常：刘瑾，字仲璋，官至太常卿。

②谢太傅：谢安。

③楂梨桔柚：四种水果，《世说新语》原注引《庄子》说："楂梨桔柚，其味相反，皆可于口也。"

【译文】

桓玄问太常卿刘瑾说："我和谢太傅相比怎么样？"刘瑾回答说："您高超，太傅深沉。"桓玄又问道："和令舅子敬相比怎么样？"刘瑾回答说："楂梨桔柚，各有自己的美味。"

【原文】

88. 旧以桓谦比殷仲文[1]。桓玄时[2]，仲文入，桓于庭中望见之，谓同坐曰："我家中军那得及此也！"

【注释】

①桓谦：字敬祖，桓玄的堂兄弟，在桓玄篡位后曾任中军将军，所以下文又称中军。殷仲文：桓玄的姐夫，在桓玄篡位后曾任侍中。他仪表才华都很美，因此受到桓玄称赞。

②桓玄时：指桓玄篡位称帝时。

【译文】

过去，人们用桓谦和殷仲文相提并论。桓玄称帝时，仲文从外面进门，桓玄在庭院中望见他，对同座的人说："我家的中军哪能够赶得上这个人呢！"

规箴第十

【题解】

规箴指对别人不恰当的言行进行规劝和谏诫。从本门的内容来看，这种规箴多是善意的，因而包含了对于进言者的肯定和赞扬。

《规箴》门共有二十七则故事，涉及的内容较为广泛。有的关系到军政大事，如顾和规劝王导不应采听风闻以为察察之政；有的关系到儒家礼制，如郭泰规劝陈纪父丧之中不应锦被蒙体；有的关系到百姓安宁，如陆迈制止苏峻放火示威；有的关系到家门名声，如王澄劝诫嫂嫂郭氏。规箴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有的直言规劝，如王衍反对妻子郭氏聚敛无厌；有的借古讽今，如江彪希望庾翼行桓文之事而不作汉高、魏武；有的以物为喻进行讽谏，如卫瓘将御床比皇位，谏止晋武帝传位给司马衷。有些规箴的言辞富有教育意义，如慧远勉励弟子“但愿朝阳之辉，与时并明”，至今仍有启发作用。

【原文】

1. 汉武帝乳母尝于外犯事①，帝欲申宪②，乳母求救东方朔③。朔曰：“此非唇舌所争，尔必望济者，将去时，但当屡顾帝，慎勿言，此或可万一冀耳。”乳母既至，朔亦侍侧，因谓曰：“汝痴耳！帝岂复忆汝乳哺时恩邪！”帝虽才雄心忍，亦深有情恋，乃凄然愍之，即敕免罪。

【注释】

①犯事：做违法的事。据褚少孙补《史记・滑稽列传》记载，违犯禁令的是乳母的子孙家奴，乳母因受牵连而获罪。

②申宪：施行法令，指依法处理。

③东方朔：字曼倩，西汉人，曾任太中大夫，为人诙谐机智，很受汉武帝亲幸。

【译文】

汉武帝的乳母在外面犯了法，武帝准备依法治罪，乳母去向东方朔求救，东方朔说："这不是凭口舌能够争辩的事，你一定指望事情办成的话，临走时，只应当频频回头望着皇上，千万不要说话，这样或许有一点点希望。"乳母来见武帝，东方朔也在旁边侍立，乘机对她说："你真是发傻了！皇上难道还会记着你哺乳时的恩情吗！"汉武帝虽然才略杰出，性格刚强，但也有深深的依恋之情，于是伤感地怜悯乳母，随即下令免了她的罪。

【原文】

2. 京房与汉元帝共论①，因问帝："幽、厉之君何以亡②？所任何人？"答曰："其任人不忠。"房曰："知不忠而任之，何邪？"曰："亡国之君，各贤其臣，岂知不忠而任之！"房稽首曰③："将恐今之视古，亦犹后之视今也。"

【注释】

①京房：本姓李，自改为京氏，字君明，西汉人，曾立为博士，因劾奏石显专权，出为魏郡太守。汉元帝：刘奭（shì 适），西汉皇帝，爱好儒术，缺乏明断，统治期间赋役繁重，宦官干政，西汉政权从此开始由盛转衰。

②幽、厉：指周幽王、周厉王，都是历史上出名的昏庸暴戾之君。

③稽（qǐ 启）首：古代最恭敬的一种跪拜礼。行礼时，下跪，两手拱至

地，头至手，整套动作都较缓慢。

【译文】

京房和汉元帝在一道谈论，趁便问元帝："周幽王、周厉王为什么会亡国呢？他们任用的是些什么人？"元帝回答说："他们任用的人不忠。"京房说："知道不忠却要任用他们，是什么原因呢？"元帝说："亡国的君主，各自都认为他们的臣下是贤能的，哪里会知道不忠却又任用他们呢！"京房叩头说："恐怕我们今天看古人，也像后代的人看我们今天一样啊。"

【原文】

3. 陈元方遭父丧①，哭泣哀恸，躯体骨立②。其母愍之，窃以锦被蒙上。郭林宗吊而见之③，谓曰："卿海内之俊才，四方是则④，如何当丧，锦被蒙上？孔子曰：'衣夫锦也，食夫稻也，于汝安乎⑤？'吾不取也。"奋衣而去。自后宾客绝百所日⑥。

【注释】

①陈元方：陈纪，字元方，东汉人，陈寔的长子。

②骨立：形容消瘦得只剩骨架支撑身体。

③郭林宗：郭泰，字林宗，参《德行》3注①。

④是则：则是，这里指仿效你。

⑤"衣夫"三句：语出《论语·阳货》："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孔子认为丧期未满就吃好的穿好的，不能心安。

⑥百所日：一百来天。

【译文】

陈元方遇上父亲去世，哭泣悲恸，身体瘦得只剩骨架支撑着。

他母亲怜悯他，私下里用锦缎被子盖在他身上。郭林宗去吊丧时见到这一情形，对他说："你是天下的杰出人物，四处的人都学习你，怎么能在服丧期间盖上锦缎被子呢？孔子说：'穿着锦缎衣服，吃着白米饭，你能心安吗！'我认为这是不可取的。"于是拂袖而去。自此以后吊唁的宾客断绝了一百来天。

【原文】

4．孙休好射雉[①]，至其时，则晨去夕反。君臣莫不止谏[②]："此为小物，何足甚耽！"休曰："虽为小物，耿介过人[③]，朕所以好之。"

【注释】

①孙休：字子烈，孙权的儿子，吴太平三年（公元258年）即位，在位七年，谥为景皇帝。

②止谏：据唐写本《世说新书》当作"上谏"。

③耿介：正直；有节操。古人认为雉是一种有节操的鸟，孙休以此来拒绝谏劝。

【译文】

孙休喜爱射猎野鸡，到了射猎季节，就早出晚归。群臣中没有谁不劝阻他，说道："这是小东西，哪里值得过分着迷！"孙休说："虽然是小东西，但是比人还有节操，所以我喜爱它。"

【原文】

5．孙皓问丞相陆凯曰[①]："卿一宗在朝有几人？"陆曰："二相、五侯、将军十余人。"皓曰："盛哉！"陆曰："君贤臣忠，国之盛也；父慈子孝，家之盛也。今政荒民弊，覆亡是惧[②]，臣何敢言盛！"

【注释】

①孙皓：吴国的末代君主，参《言语》21注③。陆凯：字敬风，出身望族，官至左丞相。

②覆亡是惧：惧覆亡。是，指示代词，复指前置的宾语。

【译文】

孙皓问丞相陆凯说："你们家族中在朝廷当官的有多少人？"陆凯说："两个丞相、五个侯爵、将军十几个人。"孙皓说："真兴旺啊！"陆凯说："君主贤明，臣下忠诚，是国家兴旺；父母仁慈，儿女孝顺，是家庭兴旺。如今政事荒废，百姓穷困，正在担忧国家覆灭，我哪里敢说兴旺啊！"

【原文】

6. 何晏、邓飏令管辂作卦①，云："不知位至三公不？"卦成，辂称引古义，深以戒之。飏曰："此老生之常谈。"晏曰："知幾其神乎②，古人以为难；交疏吐诚，今人以为难。今君一面，尽二难之道，可谓'明德惟馨'③。《诗》不云乎：'中心藏之，何日忘之④！'"

【注释】

①何晏：参《言语》14注①。邓飏：参《识鉴》3注①。何晏、邓飏二人当时都在魏朝依附曹爽，担任尚书。管辂（lù路）：字公明，精通《周易》，擅长卜筮，官至少府丞。

②幾（jī机）：预兆；事情变化的细微迹向。

③明德惟馨：语出《尚书·君陈》，意思是光明的德行才是真正的芳香。

④"中心"二句：语出《诗经·小雅·隰桑》，意思是心中藏有他，哪有一天会忘掉！管辂借着解说卦理，劝谏何、邓二人明存亡之理，辅佐君主，这

里何晏引用《诗经》表示接受了他的建议。

【译文】

何晏、邓飏要管辂给他们占卦，说道："不知官位能不能升至三公？"卦成以后，管辂引经据典，意味深长地劝戒他们。邓飏说："这些都是老生常谈。"何晏说："能了解事情发展的苗头，这大概很神奇吧，古人认为这很难做到；交情疏远却能诚恳地交谈，今人认为这很难做到。现在您才初次见面，就把这两个难题解决了，可以说是'明德惟馨'。《诗经》中不正是说过'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这样的话吗！"

【原文】

7. 晋武帝既不悟太子之愚①，必有传后意，诸名臣亦多献直言。帝尝在陵云台上坐②，卫瓘在侧③，欲申其怀，因如醉跪帝前，以手抚床曰："此坐可惜！"帝虽悟，因笑曰："公醉邪？"

【注释】

①晋武帝：司马炎，参《德行》17注③。太子：指司马衷，参《品藻》32注①。

②陵云台：楼台名，在洛阳东，今已不存。

③卫瓘：参《识鉴》8注③。

【译文】

晋武帝司马炎既然没有认识到太子愚笨，就一心想把帝位传给他，各位名臣也大多直言劝谏。武帝曾在陵云台上坐着，卫瓘陪在旁边，想要申说自己的心意，就假装喝醉酒似地跪在武帝面前，用手拍着武帝的床榻说："这个座位可惜啊！"武帝虽然听懂

了，但还是笑着说："您喝醉了吧？"

【原文】

8. 王夷甫妇，郭泰宁女[①]，才拙而性刚，聚敛无厌，干豫人事。夷甫患之而不能禁[②]。时其乡人幽州刺史李阳[③]，京都大侠，犹汉之楼护[④]，郭氏惮之。夷甫骤谏之，乃曰："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阳亦谓卿不可。"郭氏小为之损。

【注释】

①郭泰宁：郭豫，字泰宁，官至相国参军。

②"夷甫"句：《晋书·王衍传》说："衍妻郭氏，贾后之亲，借中宫之势，刚愎贪戾。"王夷甫的妻子和晋惠帝皇后是表姐妹，所以"夷甫患之而不能禁"。

③李阳：字景祖，曾任幽州刺史。

④楼护：字君卿，西汉人，能言善辩，极有声名，曾任天水太守。

【译文】

王夷甫的妻子是郭泰宁的女儿，才能笨拙却又性情倔强，贪财而不知满足，喜爱干预他人的事。夷甫对她极为不满却又无法制止。当时他的同乡、幽州刺史李阳，是京都的大侠，就像汉代的楼护一样，郭氏很惧怕他。夷甫屡次劝戒郭氏，便对她说："不仅我说你不可这样做，李阳也认为你不可这样做。"郭氏因此才稍有好转。

【原文】

9. 王夷甫雅尚玄远[①]，常嫉其妇贪浊，口未尝言"钱"字。妇欲试之，令婢以钱绕床，不得行。夷甫晨起，见钱阂行[②]，呼婢曰："举却阿堵物[③]！"

【注释】

①玄远：指深奥幽远的玄理。

②阂（hé 合）：阻碍。

③阿堵：这；这个。

【译文】

王夷甫一向崇尚精奥的玄理，常常厌恶他妻子贪婪鄙浊，因此口中未曾说过“钱”字。妻子想试探他，要婢女用钱绕着床放开，让他不能行走。夷甫清晨起床，见到钱阻碍了行走，就叫婢女说：“拿掉这东西！”

【原文】

10. 王平子年十四五①，见王夷甫妻郭氏贪欲，令婢路上儋粪②。平子谏之，并言不可。郭大怒，谓平子曰：“昔夫人临终③，以小郎嘱新妇④，不以新妇嘱小郎！”急捉衣裾⑤，将与杖。平子饶力，争得脱⑥，逾窗而走。

【注释】

①王平子：王澄，字平子，王夷甫的弟弟，参《德行》23注①。

②儋：同“担”，用肩挑。

③夫人：对已婚妇女的尊称，这里指王澄的母亲，即郭氏的婆母。

④小郎：妇人对丈夫弟弟的称呼。新妇：已婚妇女的自称，也可用于丈夫称呼妻子。

⑤裾（jū 居）：大襟；衣服的前襟。

⑥争：挣扎。

【译文】

王平子十四五岁时，看见王夷甫的妻子郭氏贪婪，要婢女在路上担粪。平子劝戒她，并且说这样做不可以。郭氏大怒，对平子说："从前老夫人临终时，把你托付给我，并没有把我托付给你！"一把就抓住平子的衣襟，要用木棍打他。平子很有力气，挣扎着脱了身，跳过窗子逃走了。

【原文】

11. 元帝过江犹好酒①，王茂弘与帝有旧②，常流涕谏，帝许之，命酌酒一酣，从是遂断。

【注释】

①元帝：指晋元帝司马睿，参《言语》29注①。

②王茂弘：王导，字茂弘，司马睿即皇帝位，他因为有功而任丞相。

【译文】

晋元帝司马睿渡江南下后仍旧喜爱喝酒，王茂弘和元帝有老交情，常常流着泪劝戒他，元帝答应了，要人斟酒来喝个痛快，从此就戒了酒。

【原文】

12. 谢鲲为豫章太守，从大将军下，至石头①。敦谓鲲曰："余不得复为盛德之事矣②！"鲲曰："何为其然？但使自今已后，日亡日去耳③。"敦又称疾不朝，鲲谕敦曰："近者明公之举，虽欲大存社稷，然四海之内，实怀未达。若能朝天子，使群臣释然，万物之心于是乃服④。仗民望以从众怀，尽冲退以奉主上⑤，如斯则勋侔一匡⑥，名垂千

载。”时人以为名言。

【注释】

①“谢鲲”三句：谢鲲担任豫章太守时，王敦将要谋反，想利用他的名望，逼迫他跟随自己以“清君侧”为名攻打石头城。攻下石头城后，又不朝见晋元帝就回兵武昌。谢鲲，参《言语》46注②。

②盛德之事：这里指臣下忠诚地侍奉君主。王敦这时已怀有篡逆之心，并且直接表现在言谈中了。

③日亡日去：《晋书·谢鲲传》作“日忘日去”，意思是一天天地忘掉以前的事，那么元帝和王敦君臣之间的猜嫌也会一天天地消除掉。

④万物：万人；众人。

⑤冲退：谦逊退让。

⑥侔（móu 谋）：齐；相等。一匡：即一匡天下，使整个天下得到匡正。

【译文】

谢鲲担任豫章太守时，跟随大将军王敦沿江东下，来到石头城。王敦对谢鲲说：“我不可能再做那有大德的事了！”谢鲲说：“为什么要这样呢？只要自今以后，随时间的推移，一天天地忘掉以前的猜疑就是了。”王敦又借口有病不去朝见皇上，谢鲲劝告说：“近来您的做法虽然是想保存国家，但是天下的人确实尚未了解您的真实用意。如果能去朝拜天子，让群臣消除疑虑，众人心里才会敬服您。凭借着人民的意愿来顺从众人的心意，尽力做到谦逊退让来侍奉君主，像这样，您的功勋就能够和匡正天下相同，也能够名垂千古。”当时的人认为这些话都是名言。

【原文】

13. 元皇帝时，廷尉张闿在小市居①，私作都门②，蚤闭晚开。群小患之③，诣州府诉，不得理；遂至挝登闻鼓④，

犹不被判。闻贺司空出[⑤]，至破冈，连名诣贺诉。贺曰：“身被征作礼官，不关此事。”群小叩头曰：“若府君复不见治，便无所诉。”贺未语，令且去，见张廷尉当为及之。张闻，即毁门，自至方山迎贺。贺出见辞之[⑥]，曰：“此不必见关，但与君门情[⑦]，相为惜之。”张愧谢曰：“小人有如此，始不即知，蚤已毁坏。”

【注释】

①张闿（kǎi 凯）：字敬绪，自小就有志向操守，曾任廷尉，因病解职，后拜为金紫光禄大夫。

②都门：控制里巷的大门。都，总括；总管。

③群小：指普通百姓，下文称为“小人”。

④挝（zhuā 抓）：敲；敲击。登闻鼓：帝王为听取谏议或冤情，悬挂在朝堂外的大鼓，有谏议或有冤情的人，可以击鼓上闻。

⑤贺司空：贺循，参《言语》34 注①。

⑥出见辞之：唐写本《世说新书》作“出辞见之”。辞，诉状。

⑦门情：门第间的情谊，等于说世交。张闿、贺循二人的曾祖父张昭、贺齐在吴国同朝为臣，交情很好，所以这样说。

【译文】

晋元帝时，廷尉张闿住在小街上，私自修建了里巷大门，每天早早关门，很晚才开门。老百姓为这事很苦恼，就上告到州衙门，没有得到处理；最终又去击登闻鼓，还是没有解决。听说司空贺循外出，到了破冈，大家就联名到他那里去申诉。贺循说：“我被任命当礼官，和这件事无关。”老百姓向他磕头说：“如果您也不管这事，我们就没有申诉的地方了。”贺循没有说话，只是要大家暂且回去，说见到张廷尉后要为大家问到这事。张闿听说后，立即把门拆毁，并且亲自到方山去迎接贺循。贺循拿出诉状给他

看，说道："这件事本来和我无关，只因和您是世交，为了您才没舍得丢掉它。"张闿惭愧地道歉说："老百姓有这样的请求，当初没有很快知道，现在门早已拆毁了。"

【原文】

14. 郗太尉晚节好谈①，既雅非所经，而甚矜之。后朝觐②，以王丞相末年多可恨，每见必欲苦相规诫。王公知其意，每引作他言。临还镇，故命驾诣丞相，丞相翘须厉色③，上坐便言："方当乖别④，必欲言其所见。"意满口重，辞殊不流。王公摄其次⑤，曰："后面未期，亦欲尽所怀，愿公勿复谈。"郗遂大瞋，冰衿而出⑥，不得一言。

【注释】

①郗太尉：郗鉴，参《德行》24注①。晚节：晚年。

②朝觐（jìn晋）：臣下朝见君主。

③"丞相"句：当据唐写本《世说新书》删去"丞相"二字。翘须厉色的人是郗鉴。

④乖别：分别；离别。

⑤摄：通"蹑"，紧接着。

⑥冰衿：脸色阴沉，神态矜持傲慢。

【译文】

太尉郗鉴晚年喜爱谈论，这本不是一向擅长的事，但他却很自负。后来朝见皇上时，因为丞相王导晚年做了很多令人遗憾的事，所以每次见面一定要苦苦劝戒他。王导知道他的用意，就常常用其他话来岔开。后来郗鉴将要回镇守之地时，特意乘车去看王导，他翘着胡子脸色严厉，刚坐下就说："就要离别了，我一定要把我见到的说出来。"他神色自满，语气很重，话却说得很不流

利。王导紧接着他的话说："以后会面说不定日期，我也想把我的心意全都说出来，那就是希望您以后不要再谈论了。"郗鉴最终十分生气，气得面若冰霜地走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原文】

15. 王丞相为扬州，遣八部从事之职①。顾和时为下传还②，同时俱见。诸从事各奏 二千石官长得失③，至和独无言。王问顾曰："卿何所闻？"答曰："明公作辅，宁使网漏吞舟④，何缘采听风闻，以为察察之政⑤？"丞相咨嗟称佳，诸从事自视缺然也。

【注释】

①八部从事：当时扬州管辖丹阳、会稽、吴、吴兴、宣城、东阳、临海、新安八郡，每郡分派一位部从事，所以有八部从事。部从事是州刺史的属官，主管督促文书、纠举非法之事。之职：指到职视察。

②顾和：参《言语》33 注①。当时他以一般从事的身份，另乘一部传车，跟随部从事到郡中视察。这里的"下传"，可能就是指乘传车（参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

③二千石：汉代郡太守的俸禄是二千石，后世用来指郡太守。

④网漏吞舟：网眼太疏，能漏掉可以吞舟的大鱼。这里喻指法令宽松。

⑤察察：清明的样子。

【译文】

丞相王导担任扬州刺史时，派遣八个部从事到各郡视察。顾和当时乘车跟随下郡，回来后，同时去谒见王导。各位部从事人人都上报郡太守的优劣，轮到顾和，唯独他无话可说。王导问顾和说："你听到了些什么？"顾和回答说："您担任辅佐大臣，宁可让渔网漏掉可以吞舟的大鱼，为什么要听取传闻，用这种方法来

推行清明的政治呢?”王导连声赞叹说好，各位部从事也自觉不如他。

【原文】

16. 苏峻东征沈充[①]，请吏部郎陆迈与俱[②]。将至吴[③]，密敕左右，令入阊门放火以示威[④]。陆知其意，谓峻曰:“吴治平未久，必将有乱。若为乱阶[⑤]，请从我家始。”峻遂止。

【注释】

①“苏峻”句：晋明帝太宁二年（公元324年），当时担任临淮太守的苏峻受朝廷命令，往吴地征讨策应王敦谋反的沈充。苏峻，参《方正》25注②。沈充，字士居，王敦专权时，曾任车骑将军兼吴国内史，苏峻征讨时被部将杀死。

②陆迈：字功高，晋吴郡吴（今江苏苏州）人，曾任振威太守、尚书吏部郎。

③吴：郡名，治所在今江苏苏州。

④阊门：吴城西城门。

⑤乱阶：祸端；祸乱的来由。

【译文】

苏峻东进征讨沈充，请吏部郎陆迈和他一道出征。将到吴地时，苏峻秘密命令手下人，让他们进入阊门放火来显示军威。陆迈知道苏峻的用意，对他说:“吴地太平安定时间还不长，这样做一定会发生祸乱。如果要制造祸端的话，请从我家开始。”苏峻这才没有放火。

【原文】

17. 陆玩拜司空[①]，有人诣之，索美酒，得，便自起泻著梁柱间地，祝曰[②]："当今乏才，以尔为柱石之用，莫倾人栋梁。"玩笑曰："戢卿良箴[③]。"

【注释】

①陆玩：参《政事》13注①。

②祝：祈祷。

③戢（jí 及）：收藏。箴（zhēn 珍）：规劝；告诫。

【译文】

陆玩就任司空，有人去拜访他，向他要美酒，拿到后，客人就站起来把酒倒在梁柱旁的地上，祈祷说："当今缺乏大才，让你承担了柱石的作用，不要让人家的栋梁倒塌下来。"陆玩笑着说："我要把你美好的告诫记在心间。"

【原文】

18. 小庾在荆州[①]，公朝大会[②]，问诸僚佐曰："我欲为汉高、魏武[③]，何如？"一坐莫答。长史江虨曰[④]："愿明公为桓、文之事[⑤]，不愿作汉高、魏武也。"

【注释】

①小庾：庾翼，参《言语》53注①。这时他担任荆州刺史。

②公朝：僚属参拜长官。

③汉高、魏武：指汉高祖刘邦、魏武帝曹操。庾翼说要做刘邦、曹操，意思是要奠定帝业。

④江虨：参《方正》25注③。

⑤桓、文：指齐桓公、晋文公，春秋时期两位最有名的霸主，在当时诸

侯力政，天下大乱时，他们并未凭借武力取代周天子。

【译文】

庾翼在荆州时，在下属参拜长官的盛大聚会上，他问属官们说："我想学做汉高祖、魏武帝，你们看怎么样？"满座的人没有谁回答。长史江虨说："希望您建立齐桓公、晋文公的事业，不希望您成为汉高祖、魏武帝。"

【原文】

19. 罗君章为桓宣武从事①，谢镇西作江夏②，往检校之。罗既至，初不问郡事，径就谢数日饮酒而还。桓公问有何事，君章云："不审公谓谢尚何似人。"桓公曰："仁祖是胜我许人。"君章云："岂有胜公人而行非者，故一无所问。"桓公奇其意而不责也。

【注释】

①罗君章：罗含，字君章，参《方正》56注①。

②谢镇西：谢尚，字仁祖，曾任江夏相，参《言语》46注①。江夏：郡名，治所在安陆（今湖北云梦）。江夏郡属荆州，桓温当时为荆州刺史，所以派人前去巡查。

【译文】

罗君章担任宣武侯桓温手下的从事，镇西将军谢尚当时担任江夏相，桓温派罗君章去检查谢尚的政务。罗君章到江夏以后，从不问那里的政事，直接到谢尚那里喝了几天酒就回州里了。桓温问他江夏有什么事，罗君章说："不知道您认为谢尚是个怎样的人。"桓温说："仁祖是比我强一些的人。"罗君章说："怎么会有比您强的人却去做错事的呢，所以政事我一概没问。"桓温认为他

的见解很奇特，也就没有责怪他。

【原文】

20．王右军与王敬仁、许玄度并善①，二人亡后，右军为论议更克②。孔岩诫之曰③："明府昔与王、许周旋有情④，及逝没之后，无慎终之好⑤，民所不取。"右军甚愧。

【注释】

①王敬仁：王脩，字敬仁，参《文学》38注②。许玄度：许询，字玄度，参《言语》69注①。

②克：苛刻；贬损。

③孔岩：当作"孔严"，参《品藻》40注②。

④明府：对郡太守的尊称。王羲之曾任会稽内史，孔严是会稽人，所以他尊称王羲之为明府，下文自称为民。

⑤慎终：本指在为父母守孝期间能恭敬虔诚，依礼尽哀。这里指能尊重和正确对待死去的人。

【译文】

右军将军王羲之和王敬仁、许玄度都很友好，两人死后，王羲之对他们的评议却更加苛刻。孔岩劝戒他说："您当初和王、许二人交往，很有情谊，到了他们去世以后，却没有能保持到底的情谊，这是我所不取的。"王羲之听后十分惭愧。

【原文】

21．谢中郎在寿春败①，临奔走，犹求玉帖镫②。太傅在军③，前后初无损益之言④。尔日犹云："当今岂须烦此！"

【注释】

①“谢中”句：参《方正》55注②。

②玉帖镫：用玉装饰的马镫，供骑时踏脚用。

③太傅：指谢安，当时尚未出仕，以平民身份跟随弟弟谢万在军中。

④前后：前前后后；始终。损益：批评；谏劝。复词偏义，偏指“损”，“益”字无义。

【译文】

西中郎将谢万在寿春大败，临逃跑时，还要寻找玉帖镫来用。太傅谢安跟随在军中，前前后后从未说些批评谏劝的话。这天也还只是说：“如今哪还需要麻烦这样做！”

【原文】

22. 王大语东亭①：“卿乃复论成不恶②，那得与僧弥戏③！”

【注释】

①王大：王忱，小字佛大。东亭：王珣，小字法护，封东亭侯。下文僧弥即王珉，小字僧弥，是王珣的弟弟。

②论成：各家有不同的说法，这里采用“世论已成”的解释，即有了定评。当时人们评论他们兄弟二人：“法护非不佳，僧弥难为兄。”意思是两人不相上下。

③戏：开玩笑；用言语挑逗。这里是王忱劝戒王珣不要去挑逗僧弥，免得论辩失败而影响自己声誉。

【译文】

王大对东亭侯王珣说：“人们对你的评论结果本来也不差，你怎么能去挑逗僧弥呢？”

【原文】

23. 殷觊病困①，看人政见半面②。殷荆州兴晋阳之甲③，往与觊别，涕零，属以消息所患④。觊答曰："我病自当差，正忧汝患耳⑤！"

【注释】

①殷觊：《晋书》本传作"殷颉"，参《德行》41注②。

②政：通"正"，只。

③殷荆州：殷仲堪。兴晋阳之甲：指兴兵。晋阳本是春秋时期晋国赵鞅的封地，赵鞅利用这里的部队来清除国君身边的坏人；殷仲堪这时也在同王恭联合，利用自己的军队来清除晋安帝身边的尚书左仆射王国宝，所以借称为"兴晋阳之甲"。

④消息：调养；休养。所患：指疾病。

⑤汝患：你的病。殷仲堪本想请殷觊同时起兵，而殷觊反对他的这种行动，担心他会有灭门之祸。

【译文】

殷觊病重，看人只能看到半边脸。当时荆州刺史殷仲堪正要起兵，去和殷觊辞别，见他病情严重便流泪哭泣，嘱咐他一心养病。殷觊回答说："我的病自然会痊愈，只是担心你的大病啊！"

【原文】

24. 远公在庐山中①，虽老，讲论不辍。弟子中或有堕者②，远公曰："桑榆之光③，理无远照，但愿朝阳之辉，与时并明耳。"执经登坐，讽诵朗畅，词色甚苦④。高足之徒，皆肃然增敬。

【注释】

①远公：慧远和尚，本姓贾，二十一岁出家，相传居住庐山二十三年，足未出山。

②堕：通“惰”。

③桑榆之光：指日暮时的阳光，这时光线照在桑树榆树之上。这里指晚年时光。

④苦：急切；恳切。

【译文】

慧远和尚在庐山时，虽然年纪老了，但仍然宣讲佛经，不肯停歇。弟子中有人学习懈怠，慧远便说：“我已经像是日暮时的阳光，按理讲无法照得久远了，只希望你们像是早晨的阳光，随着时光的推移而越发明亮。”说完又手执经卷登上讲坛，诵读佛经清亮流畅，言辞神色极为恳切。高才的弟子们，都更加肃然起敬。

【原文】

25. 桓南郡好猎①，每田狩②，车骑甚盛，五六十里中，旌旗蔽隰③。骋良马，驰击若飞，双甄所指④，不避陵壑。或行陈不整，麏兔腾逸⑤，参佐无不被系束。桓道恭⑥，玄之族也，时为贼曹参军⑦，颇敢直言。常自带绛绵绳著腰中，玄问：“此何为？”答曰：“公猎，好缚人士，会当被缚，手不能堪芒也。”玄自此小差。

【注释】

①桓南郡：桓玄，袭爵南郡公。

②田：同“畋”，打猎。

③隰（xí 席）：本指低洼的湿地，这里泛指田野。

④双甄：打仗时部队的左右两翼叫左甄右甄，合称双甄。古代狩猎兼起

军事演习的作用，所以也这样说。

⑤麏（jūn 君）：獐子。

⑥桓道恭：字祖猷，曾任淮南太守。桓玄篡位时任江夏相，桓玄死后被杀。

⑦贼曹：古代分职办事中的一个部门，主管水火、盗贼、词讼等。

【译文】

南郡公桓玄喜爱打猎，每次外出狩猎，车马很多，五六十里范围内，旌旗布满田野。良马驰骋，追击如飞，左右两翼队伍所向之处，不回避山陵沟壑。有时队伍行列不整齐，或者让獐子野兔逃脱了，下属没有不被捆绑起来的。桓道恭，是桓玄的同族，当时担任贼曹参军，很敢说直话。常常自己带上深红色的丝绵绳子系在腰间，桓玄问他："带这个做什么？"他回答说："您打猎的时候喜爱捆人，我总会被捆的，我的手受不了那绳子上的芒刺啊。"桓玄从此以后才稍稍收敛一些。

【原文】

26．王绪、王国宝相为唇齿①，并上下权要②。王大不平其如此，乃谓绪曰："汝为此欻欻③，曾不虑狱吏之为贵乎④？"

【注释】

①王绪：字仲业，曾任会稽王司马道子从事中郎，深受宠幸。王国宝：字也叫国宝，王绪的从祖兄，因和司马道子有姻亲，也深受信任。会稽王司马道子辅政时，重用王绪、王国宝，二王相互勾结，扰乱朝政，后来王恭、殷仲堪联合起兵声讨他们，王绪被杀，王国宝被赐死。唇齿：比喻关系密切，相互依存。

②上下：唐写本《世说新书》作"弄"，"弄"的俗字为"卡"，竖排时误分为"上下"二字。权要：权力；权势。

③欻欻（xūxū 虚虚）：突然，这里指轻举妄动。

④“曾不”句：据《史记·绛侯周勃世家》记载，汉代绛侯周勃因有人诬告他谋反而下狱，受尽狱吏的羞辱，出狱后叹息说：“吾尝将百万军，然安知狱吏之贵也？”王忱这里引用周勃的话，意在警告王绪，若不改过也会像周勃那样关入牢狱的。

【译文】

王绪、王国宝互相勾结，一起把持权柄，玩弄权术。王大很不满意他们这样做，就对王绪说：“你做这种轻举妄动的事情，竟不想想终将会感到狱吏的尊贵吗？”

【原文】

27. 桓玄欲以谢太傅宅为营①，谢混曰②：“召伯之仁，犹惠及甘棠③；文靖之德，更不保五亩之宅④？”玄惭而止。

【注释】

①“桓玄”句：这里指桓玄想强占谢安旧时的住宅，此时谢安已经去世，下文“文靖”是谢安的谥号。

②谢混：谢安的孙子，参《言语》105 注①。

③“召伯”二句：召伯，即姬奭，周文王的儿子，封于召（今陕西岐山西南），称为召伯或召公。召伯到南方巡视，谢绝人们为他建房，在甘棠树下露天处理政事，后来人们怀念他，不忍损伤那棵甘棠。

④更：竟然；难道。

【译文】

桓玄想占用太傅谢安的旧宅来修建营房，谢混说：“召伯的仁爱，尚且能给甘棠树带来恩惠；文靖的德行，竟然不能保住五亩大的宅地吗？”桓玄听后很惭愧，就中止了这件事。

捷悟第十一

【题解】

捷悟指思维敏捷，对事物的领悟能力强。捷悟是聪明才智的一种表现，历来受到人们的重视和钦佩。本门中有关曹操、杨修的几则还被采入《三国演义》中，得到广泛流传。

《捷悟》门共有七则故事，记载杨修事迹的就占四条。不过杨修逞一时口舌之快，虽能受到人们的赞赏，但最终却因为过于聪颖而丢了性命。据史书记载，杨修经常替曹操出谋划策，干扰了曹操立曹丕为太子的大计，最终被引以他事杀害。可见在激烈的权力争夺之中，也会聪明反被聪明误。反之，同样捷悟的郗超却善于处事，他更改了父亲给权臣桓温的信件，表示要交出兵权，“乞闲地自养”，从而使其家族避免了一场灾祸。

【原文】

1. 杨德祖为魏武主簿①，时作相国门②，始构榱桷③，魏武自出看，使人题门作“活”字，便去。杨见，即令坏之。既竟，曰：“门中‘活’，‘阔’字，王正嫌门大也。”

【注释】

①杨德祖：杨修，字德祖，曾任丞相曹操的主簿，好学能文，才思敏捷，后被曹操所杀。魏武：指曹操，当时任丞相，封魏王，参《言语》8注①。

②相国：官名，职守和丞相同，魏晋以后比丞相更为尊贵。这里是尊称曹操的丞相府。

③榱桷（cuījué 崔绝）：屋椽。

【译文】

杨德祖担任魏武帝曹操手下的主簿，当时正在建造相国府的大门，刚刚架上椽子，曹操亲自出来察看，他让人在门上写了一个“活”字，就走了。杨德祖见到后，立即让人把门拆毁。拆完后，他说：“门中一个‘活’字，是‘阔’字，魏王正是嫌门大了。”

【原文】

2. 人饷魏武一杯酪，魏武啖少许，盖头上题“合”字以示众，众莫能解。次至杨修，修便啖，曰：“公教人啖一口也①，复何疑！”

【注释】

①人啖一口：“合”字拆开来是“人一口”，所以说“人啖一口”。

【译文】

有人送给魏武帝曹操一杯乳酪，曹操吃了一点儿，在盖子上写了一个“合”字拿给大家看，众人中没有谁能看懂。依次轮到杨修，杨修接过来就吃，说道：“曹公教每人吃一口，还犹豫什么呢！”

【原文】

3. 魏武尝过曹娥碑下①，杨修从，碑背上见题作“黄绢幼妇，外孙齑臼”八字②。魏武谓修曰：“解不？”答曰：“解。”魏武曰：“卿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魏武乃曰：“吾已得。”令修别记所知。修曰：“黄绢，色丝也，于字为绝；幼妇，少女也，于字为妙；外孙，女子也，于

字为好；齑臼，受辛也③，于字为辞：所谓‘绝妙好辞’也。”魏武亦记之，与修同，乃叹曰：“我才不及卿，，乃觉三十里④。”

【注释】

①曹娥：东汉时的孝女，父亲溺水而死，她沿江号哭，昼夜不绝，最后投江而死。当地县长度尚把她葬在江南道旁，并立下碑石，碑文由邯郸淳写成，这就是曹娥碑。汉末蔡邕又在碑背上题写了“黄绢幼妇，外孙齑臼”八字。

②齑（jī 机）臼：捣制细末状腌菜的器具。

③受辛：古代捣制齑时，常加上大蒜等具有辛辣味道的佐料，因此齑臼要承受辛辣。“受”、“辛”二字合成一“辤”字，是“辞”的异体字。

④觉：通“较”，相差；相距。

【译文】

魏武帝曹操曾经从曹娥碑旁经过，杨修跟随着，见到碑的背面题写了“黄绢幼妇，外孙齑臼”八个字。曹操问杨修说：“你懂不懂？”杨修回答说：“懂。”曹操说：“你不要说出来，等我想想看。”走了三十里路，曹操才说：“我已经想出来了。”他让杨修另外记下自己所理解的意思。杨修写道：“黄绢，是有颜色的丝，在字当中是个绝字；幼妇，是年少的女子，在字当中是个妙字；外孙，是女儿的儿子，在字当中是个好字；齑臼，是受辛的器具，在字当中是个辞（辤）字：合起来就是‘绝妙好辞’呀。”曹操也写下了这八个字的含义，和杨修所写的相同，于是他感叹地说：“我才思比不上你，竟然相差三十里。”

【原文】

4. 魏武征袁本初①，治装，馀有数十斛竹片，咸长数

寸。众云并不堪用，正令烧除。太祖思所以用之[②]，谓可为竹椑楯[③]，而未显其言。驰使问主簿杨德祖，应声答之，与帝心同。众伏其辩悟[④]。

【注释】

①袁本初：袁绍，字本初，是汉末势力最强的军阀之一，和曹操连年互相攻伐，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在官渡大败，两年后病死。

②太祖：魏朝建立后，给曹操追赠的庙号。

③竹椑楯（pídùn 皮盾）：椭圆形的竹制盾牌。

④伏：通“服”。辩悟：言辞流畅而思维敏捷。

【译文】

魏武帝曹操讨伐袁本初时，备办作战装备，剩下几十斛竹片，都只有几寸长。大家说这些全都无法利用，正要叫人烧掉。曹操在思考利用这些竹片的方法，认为可以做成竹盾牌，只是没有公开地把这话说出口。他急速派人问主簿杨德祖，杨德祖随声答复来人，结果和曹操的想法相同。众人都佩服杨德祖的快捷和悟性。

【原文】

5. 王敦引军垂至大桁[①]，明帝自出中堂[②]。温峤为丹阳尹[③]，帝令断大桁，故未断[④]，帝大怒瞋目，左右莫不悚惧。召诸公来，峤至，不谢，但求酒炙。王导须臾至，徒跣下地[⑤]，谢曰：“天威在颜，遂使温峤不容得谢[⑥]。”峤于是下谢，帝乃释然。诸公共叹王机悟名言。

【注释】

①大桁（háng 杭）：建康城南秦淮河上的一座桥，因在朱雀门外，又称朱雀桥。

②明帝：晋明帝司马绍，参《方正》23注③。中堂：地名，在建康城南门外。

③温峤：参《言语》35注②。

④“故未”句：《世说新语》原注说，温峤为阻止叛军进城而烧毁了朱雀桥，和这里所记不同。

⑤徒跣（xiǎn险）：赤着脚。

⑥容：可能；能够。

【译文】

王敦率领军队即将到达朱雀桥，晋明帝司马绍亲自到了中堂。温峤当时担任丹阳尹，明帝命令他拆断大桁，结果仍然没有拆断，明帝气得瞪大了眼睛，随从的人没有谁不害怕的。明帝把大臣们召集来，温峤到后，并未谢罪，只是索取酒肉准备受死。王导过了一会儿也到了，他赤着脚走下来，谢罪说：“天子的威严就在脸上，于是使温峤吓得不能够谢罪了。”温峤这才跪下谢罪，明帝也就消除了怒气。大臣们都很赞叹王导机敏的言辞。

【原文】

6．郗司空在北府[①]，桓宣武恶其居兵权。郗于事机素暗，遣笺诣桓：“方欲共奖王室[②]，修复园陵。”世子嘉宾出行[③]，于道上闻信至，急取笺，视竟，寸寸毁裂，便回，还更作笺，自陈老病，不堪人间[④]，欲乞闲地自养。宣武得笺大喜，即诏转公督五郡、会稽太守[⑤]。

【注释】

①郗司空：郗愔，这时兼任徐、兖二州刺史，参《品藻》29注③。北府：刘盼遂《世说新语校笺》说：“北府者，北中郎将之府也。北中郎将，常领徐州刺史，因亦称徐州刺史为北府。及徐州刺史移镇京口，又名京口为北府矣。”

京口，即今江苏镇江。

②奖：辅助。

③世子：郗愔袭爵南昌公，其嫡长子也可称为世子。嘉宾：郗超，字嘉宾，当时担任桓温手下的参军。

④人间：人世间事，这里指担任官职。

⑤督五郡：据《晋书·郗愔传》记载，这是都督浙江东五郡军事。郗愔这次调职，名义上是升迁，但已离开京口这一险要之地，实际上除去了桓温心中的隐病。

【译文】

司空郗愔镇守京口时，宣武侯桓温讨厌他掌握着兵权。郗愔对于事情发展的迹象一向糊涂，派人送信给桓温说："正想和您共同辅佐王室，修复先帝的陵寝。"他的嫡长子郗嘉宾出门在外，在路上听说送信的人到了，赶忙取过父亲的信来，看完，一寸寸地撕毁，随即回去，代父亲重写了一封信，陈述自己年老多病，不能承担重任，想求得一块清闲之地休养。桓温收到信后非常高兴，立即下令调任郗愔为都督浙江东五郡军事，兼任会稽太守。

【原文】

7. 王东亭作宣武主簿，尝春月与石头兄弟乘马出郊①。时彦同游者连镳俱进②，唯东亭一人常在前，觉数十步，诸人莫之解。石头等既疲倦，俄而乘舆回③，诸人皆似从官，唯东亭奕奕在前。其悟捷如此。

【注释】

①石头：桓熙，字伯道，小字石头，桓温的长子，官至豫州刺史。

②时彦：当时的贤能人士。连镳（biāo 标）：并辔；坐骑并排。镳，马嚼子的两端露出嘴外的部分。

③回：当据唐写本《世说新书》作“向”，句读时属下。

【译文】

东亭侯王珣担任桓温的主簿时，曾经在春天里和石头兄弟骑马到郊外游玩。同游的当代名士们都骑着马并排前进，只有王珣一个人常常走在前面，距离几十步远，大家谁也不理解他的用意。石头等人玩得疲倦了以后，不久就坐上了车子，先前的各位名士都像侍从官一样跟 在后面，只有王珣神采奕奕地走在前面。他的聪慧敏捷往往是这样。

夙惠第十二

【题解】

夙惠指早慧，即自小聪明。和成人相比，孩子们的聪明才智更有天真的童趣。本书为此专设一门，有特意褒奖的意思。

《夙惠》门共有七则故事。其中写到了儿童惊人的记忆力，如元方和季方、张玄之和顾敷在复述主客的对话时全无遗漏，这当然是值得称颂的。但相比而言，韩康伯由熨斗的柄热联想到不须着复裈，晋孝武帝领悟到昼动夜静的道理，就更显得难能可贵了。这表明魏晋时代重视义理对儿童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当儿童的聪明才智和政治斗争发生联系时，往往在赞誉之余，又使人产生沉重的感觉。如何晏由于画了何氏之庐而被逐出魏王宫中，晋明帝两次回答“长安何如日远”的问题，孩子们天真可爱的形象就受到破坏了。

【原文】

1. 宾客诣陈太丘宿①，太丘使元方、季方炊。客与太丘论议，二人进火，俱委而窃听。炊忘著箄②，饭落釜中。太丘问：“炊何不馏③？”元方、季方长跪曰：“大人与客语，乃俱窃听，炊忘著箄，饭今成糜④。”太丘曰：“尔颇有所识不？”对曰“仿佛志之。”二子俱说，更相易夺⑤，言无遗失。太丘曰：“如此，但糜自可，何必饭也！”

【注释】

①陈太丘：陈寔，参《德行》6注①。下文“元方”、“季方”，即陈纪、陈谌，是陈寔的两个儿子。

②箄（bì 闭）：竹箄，蒸食物时能隔开水的一种炊具。

③馏：把米放在水里煮开，再捞出蒸成饭。

④糜（mí 迷）：稠粥。

⑤易夺：改正补充。

【译文】

有客人到太丘长陈寔家住宿，陈寔就让元方、季方做饭招待。客人和陈寔在谈论，元方兄弟二人在烧火，却全都丢下事情去偷听。做饭时忘记放上竹箄，要蒸的饭都落到了锅中。陈寔问：“做饭时为什么没有蒸呢？”元方、季方直身跪着说：“父亲您和客人谈论，我们就一起去偷听，做饭时忘记放上竹箄，现在饭做成了粥。”陈寔问：“你们可记得些什么吗？”两人回答说：“好像记住了一些话。”两个孩子便一起叙说，交替地改正补充，一句话也没有脱漏。陈寔说：“既然这样，只有粥也可以，何必要干饭呢！”

【原文】

2. 何晏七岁，明惠若神[1]，魏武奇爱之。因晏在宫内[2]，欲以为子。晏乃画地令方，自处其中。人问其故，答曰：“何氏之庐也。”魏武知之，即遣还。

【注释】

①惠：通“慧”，聪明。

②晏在宫内：曹操娶了何晏的寡母，因此何晏也随母在曹府中长大。

【译文】

何晏七岁时，聪明非凡，魏武帝曹操特别喜爱他。由于何晏在曹操府第中长大，所以曹操想认他做儿子。何晏便在地上画了一块方框，自己呆在当中。别人问他这样做的缘故，他回答说："这是何家的房屋。"曹操知道了这事，随即把他送回了家。

【原文】

3. 晋明帝数岁，坐元帝膝上。有人从长安来，元帝问洛下消息，潸然流涕。明帝问何以致泣，具以东渡意告之①。因问明帝："汝意谓长安何如日远？"答曰："日远。不闻人从日边来，居然可知。"元帝异之。明日，集群臣宴会，告以此意，更重问之。乃答曰："日近。"元帝失色，曰："尔何故异昨日之言邪？"答曰："举目见日，不见长安。"

【注释】

①东渡意：指晋元帝司马睿渡江南下兴复晋室的意图。

【译文】

晋明帝司马绍才几岁时，坐在元帝膝头上。有人从长安来，元帝问到洛阳的消息，不觉流下了眼泪。明帝问他为什么会哭，元帝便把自己渡江而来的意图全都告诉了他。于是问明帝："你认为长安和太阳相比，哪一个远？"明帝回答说："太阳远。没听说有人从太阳那边来，就显然可知。"元帝对他的话感到惊异。第二天，元帝召集群臣举行宴会，把明帝的这个意思告诉大家，又重新问明帝。明帝却回答说："太阳近。"元帝惊愕失色，说道："你为什么和昨天说的话不同呢？"明帝回答说："抬起头就能见到太阳，却

见不到长安。”

【原文】

4. 司空顾和与时贤共清言。张玄之、顾敷是中外孙[①]，年并七岁，在床边戏。于时闻语，神情如不相属[②]。瞑于灯下，二儿共叙客主之言，都无遗失。顾公越席而提其耳曰：“不意衰宗复生此宝[③]！”

【注释】

①张玄之、顾敷：参《言语》51 注①。中外孙：孙子和外孙。

②属（zhǔ 主）：关连；关涉。

③衰宗：对自己家族的谦称。

【译文】

司空顾和同当代名流共同清谈。张玄之、顾敷是他的外孙和孙子，年龄都是七岁，在坐榻旁玩耍。当时听他们谈论，神情好像全不关心。后来两个小孩子在灯下睡着，共同叙述主客双方的话，一句也没有脱漏。顾和听见后，离开座位去拉着他们的耳朵说：“想不到我们家族中又养出这样的宝贝！”

【原文】

5. 韩康伯数岁，家酷贫，至大寒，止得襦[①]。母殷夫人自成之，令康伯捉熨斗，谓康伯曰：“且著襦，寻作复裈[②]。”儿云：“已足，不须复裈也。”母问其故，答曰：“火在熨斗中而柄热，今既著襦，下亦当暖，故不须耳。”母甚异之，知为国器。

【注释】

①襦（rú 儒）：短衣；短袄。

②复裈（kūn 昆）：夹裤。

【译文】

韩康伯几岁时，家中十分贫穷，到了大冷天，只能穿上一件短袄。他母亲殷夫人亲手做短袄时，叫康伯拿着熨斗，告诉康伯说："暂时先穿短袄，过后就给你做夹裤。"康伯说："已经够了，不需要夹裤了。"母亲问他什么缘故，他回答说："火在熨斗里面，熨斗柄也就会热，现在已经穿上了短袄，下身也会暖和的，所以不需要了。"他母亲认为他很不平凡，知道以后会是个治国的人才。

【原文】

6. 晋孝武年十二①，时冬天，昼日不著复衣②，但著单练衫五六重③，夜则累茵褥④。谢公谏曰："圣体宜令有常。陛下昼过冷，夜过热，恐非摄养之术⑤。"帝曰："昼动夜静。"谢公出，叹曰："上理不减先帝⑥。"

【注释】

①晋孝武：司马曜，简文帝的儿子，参《德行》46 注①。

②复衣：夹衣。

③单练衫：单层绢丝做的衣衫。

④茵褥：垫褥。

⑤摄养：调摄保养。

⑥先帝：这里指简文帝司马昱。

【译文】

晋孝武帝司马曜十二岁那年，当时正值冬天，他白天不穿夹

衣，只穿五六层绢丝单衣，夜间睡觉却铺着几层垫褥。谢安劝告他说："您的身体应该保养得有规律。陛下白天太冷，夜间太热，这恐怕不是保养的办法。"孝武帝说："白天活动着就不觉得冷，夜间不活动就不觉得热。"谢安出来后，赞叹说："皇上论理不亚于先帝。"

【原文】

7．桓宣武薨，桓南郡年五岁，服始除，桓车骑与送故文武别①，因指语南郡："此皆汝家故吏佐。"玄应声恸哭，酸感傍人②。车骑每自目己坐曰："灵宝成人③，当以此坐还之④。"鞠爱过于所生⑤。

【注释】

①桓车骑：桓冲，字幼子，桓温的弟弟，桓玄的叔父，曾任荆州刺史、车骑将军。送故：把死在任上长官的灵柩护送回故乡。

②酸：悲伤；凄楚。

③灵宝：桓玄的小字。

④此坐：桓温生前镇守姑孰（今安徽当涂），他死后，朝廷任命桓冲接替他去镇守。此坐，就是指镇守姑孰的职位。

⑤鞠：养育；抚养。

【译文】

宣武侯桓温去世，南郡公桓玄才五岁，刚脱去孝服时，车骑将军桓冲和准备扶柩归乡的文武官员道别，便指着他们告诉桓玄说："这些都是你家以前的下属。"桓玄随声痛哭，悲伤感人。桓冲常常看着自己的座位说："等灵宝长成人，我要把这个座位还给他。"他抚养、疼爱桓玄超过自己的子女。

豪爽第十三

【题解】

豪爽指性格豪迈，行事爽快。魏晋时期，豪爽是深受士人重视的一种神情风尚，它能振奋人们的精神，激励人们奋发向上。

《豪爽》门共有十三则故事，从不同侧面表现了魏晋士人的豪爽性情。有的是对敌斗争中的英雄气概，如祖逖瞋目厉声传语王敦迅速撤兵，庾翼胸怀收复中原大志而激励下属。有的是日常行事中的豪迈性情，如王胡之咏诗时“觉一坐无人”，晋明帝为太子时重修西池。此外，本门中有四则故事描写王敦的言行，如写他酒后以如意击唾壶为节，吟咏曹操“老骥伏枥”的诗句，这固然表现了他性格中豪爽坦率的一面，但也可从中看出他篡逆的野心未能实现时的遗憾心情。

【原文】

1. 王大将军年少时，旧有田舍名，语音亦楚[①]。武帝唤时贤共言伎艺事，人皆多有所知，唯王都无所关，意色殊恶，自言知打鼓吹[②]。帝令取鼓与之，于坐振袖而起，扬槌奋击，音节谐捷，神气豪上，傍若无人。举坐叹其雄爽。

【注释】

①楚：楚地指长江中下游一带，由于语音地方色彩较重，中原人认为鄙俗土气。王敦虽是琅邪临沂人，但语音不同于中原，也被看作是楚音。

②鼓吹：本指鼓箫等乐曲的合奏，这里单指鼓。

【译文】

大将军王敦年轻时，原先就有乡巴佬的外号，说话也是家乡口音。晋武帝司马炎召集当时的名流共同谈论歌舞技艺，别人大多懂一些，只有王敦对这事毫不关注，神态脸色都很不好，自己说只懂打鼓。武帝叫人拿鼓给他，他从座位上挥袖起立，扬起鼓槌，奋力敲击，鼓音和谐迅急，神情豪迈，旁若无人。满座的人全都称赞他雄壮豪迈。

【原文】

2. 王处仲[①]，世许高尚之目[②]。尝荒恣于色，体为之弊[③]。左右谏之，处仲曰："吾乃不觉尔，如此者甚易耳。"乃开后阁[④]，驱诸婢妾数十人出路，任其所之。时人叹焉。

【注释】

①王处仲：王敦，字处仲。

②目：评语。

③弊：疲惫；困顿。

④阁（gé 格）：小楼。

【译文】

王处仲，社会上都赞同用高尚来品评他。他曾经迷恋女色，身体也因此很疲弱。身边的侍从规劝他，处仲说："我并未感觉到什么，既然这样，也很容易办啊。"于是打开后楼，把几十个婢妾打发上路，听任她们随便到哪里去。当时的人很赞赏他这种做法。

【原文】

3. 王大将军自目高朗疏率[①]，学通《左氏》[②]。

【注释】

①太子西池：池名，东吴时孙登修建，称为西苑；晋明帝重修，称为太子西池。故址在丹阳（今安徽当涂小丹阳镇）。

【译文】

晋明帝司马绍想开凿池塘，修建亭台，元帝司马睿不同意。当时明帝还是太子，喜爱聚养武士，用一个晚上让他们开凿池塘，到天亮就成功了。这就是现在的太子西池。

【原文】

6. 王大将军始欲下都，处分树置①，先遣参军告朝廷，讽旨时贤②。祖车骑尚未镇寿春③，瞋目厉声语使人曰："卿语阿黑④，何敢不逊！催摄面去⑤，须臾不尔，我将三千兵槊脚令上⑥。"王闻之而止。

【注释】

①处分：处理；安排。

②讽旨：委婉含蓄地暗示意图。

③祖车骑：祖逖，参《赏誉》43注①。

④阿黑：王敦的小字。

⑤催摄：急速；赶快。各家有不同解释，姑且采用这种说法。面：转面。

⑥槊脚：用槊戳脚。槊，一种兵器，即长矛。上：指从京都建康（今江苏南京）溯江而往上游。

【译文】

大将军王敦起先想东下京都，要对朝廷官员作出处理和安排，他先派遣参军去报告朝廷，同时向当时的名流暗示了这个意图。车骑将军祖逖这时尚未去镇守寿春，他怒目厉声地对使者说："你去

告诉阿黑，怎么敢这样不谦逊！叫他赶快掉头回去，只要稍有迟疑不这样做，我马上就率领三千士兵用长矛戳他的脚赶他回去。”王敦听到这话便停止了东进。

【原文】

7. 庾稚恭既常有中原之志①，文康时②，权重未在己；及季坚作相③，忌兵畏祸，与稚恭历同异者久之④，乃果行。倾荆、汉之力，穷舟车之势，师次于襄阳⑤，大会参佐，陈其旌甲，亲授弧矢曰⑥：“我之此行，若此射矣！”遂三起三叠⑦。徒众属目⑧，其气十倍。

【注释】

①庾稚恭：庾翼，字稚恭，参《言语》53注①。

②文康：庾亮，庾翼的哥哥，谥号文康。

③季坚：庾冰，字季坚，庾亮的弟弟，庾翼的哥哥，参《方正》41注①。

④历同异：经历了不同意见的争论，这里指庾翼和庾冰在北伐问题上意见不一。同异，复词偏义，偏指“异”，“同”字无义。

⑤襄阳：县名，属荆州襄阳郡，是州、郡的治所，即今湖北襄樊。襄阳处于荆楚和中原陆路要冲，是当时南北对峙的前沿重镇。

⑥授：当据唐写本《世说新书》作“援”。

⑦三起三叠：意思是三发三中。叠，击鼓。军中演习射箭，射中靶子就击鼓为号，三叠就是三次射中。

⑧属目：注目；注视。属，同“瞩”。

【译文】

庾稚恭既然常常抱有收复中原的志向，但是庾亮当政时，大权不在自己手中；等到庾季坚当了丞相，害怕用兵产生灾祸，和稚恭经历了很长时间不同意见的争论，最后才出兵北伐。庾稚恭

倾尽荆州、汉水一带的力量，出动所有的车船，把军队开拔到襄阳驻扎，他召集下属举行大会，把军队排列开来，亲自拉弓搭箭说道："我这次出征的结果，就看这次射箭了！"于是连发三箭，三次全都射中。士兵们注目观看，勇气陡然增长了十倍。

【原文】

8. 桓宣武平蜀[①]，集参僚置酒于李势殿[②]，巴、蜀搢绅莫不来萃。桓既素有雄情爽气，加尔日音调英发，叙古今成败由人，存亡系才，其状磊落，一坐叹赏。既散，诸人追味余言，于时寻阳周馥曰[③]："恨卿辈不见王大将军。"

【注释】

①平蜀：参《政事》16注⑤。

②参僚：僚属；部下。李势：参《识鉴》20注②。

③寻阳：县名，治所在今江西九江西。周馥：字湛隐，曾担任大将军王敦的属官。

【译文】

宣武侯桓温平定蜀地以后，在李势原先的宫殿里召集下属，设酒款待，巴、蜀一带的士大夫们全部前来聚会。桓温既是一向具有雄壮豪迈的性格，加上这一天说话时英气焕发，讲述古往今来事情的成败在人，国家的存亡在于使用人才，他仪态英武不凡，因此满座的人都很赞叹。散会以后，各人还在回味他的话，这时寻阳人士周馥说："遗憾的是你们这些人没有见过王大将军。"

【原文】

9. 桓公读《高士传》[①]，至於陵仲子[②]，便掷去，曰："谁能作此溪刻自处[③]！"

【注释】

①《高士传》：参《品藻》80注①。

②於（wū 乌）陵仲子：陈仲子，战国时齐国隐士。相传他哥哥在齐国为相，他认为哥哥的俸禄是不义之财，就跑到於陵（今山东邹平东南）隐居起来，夫妇两人过着织布、编草鞋的贫困生活。后来回家探母，母亲杀鹅给他吃，当知道鹅是别人送给他哥哥的时，出门就呕吐出来。楚王想请他担任丞相，他又带着妻子逃到别处，给人家浇园过活。

③溪刻：刻薄；苛刻。

【译文】

桓温读《高士传》时，读到於陵仲子的事迹，就把书抛开，说道："谁能这样刻薄地对待自己呢！"

【原文】

10. 桓石虔①，司空豁之长庶也②，小字镇恶，年十七八，未被举③，而童隶已呼为镇恶郎④。尝住宣武斋头⑤。从征枋头⑥，车骑冲没陈⑦，左右莫能先救。宣武谓曰："汝叔落贼，汝知不？"石虔闻之，气甚奋，命朱辟为副⑧，策马于数万众中，莫有抗者，径致冲还，三军叹服。河朔后以其名断疟⑨。

【注释】

①桓石虔：小字镇恶，屡有战功，官至豫州刺史。

②豁：桓豁，字朗子，桓温的弟弟，曾任征西将军、荆州刺史，死后追赠司空。长庶：妾所生的长子。

③未被举：指未被父亲正式承认他的身份地位。这是因为石虔是庶出的儿子，极受歧视（参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

④郎：古代家奴对少主人的称呼。

⑤斋头：等于说斋上。

⑥枋（fāng 方）头：地名，在今河南浚县西南淇门渡。晋废帝太和四年（公元 369 年），桓温在这里同后燕慕容垂交战，大败。

⑦冲：桓冲，桓温的弟弟，参《夙惠》7 注①。

⑧朱辟：人名，生平未详。

⑨河朔：黄河以北。断疟：断绝疟疾。古人认为患疟疾是因为疟鬼作祟，所以能用桓石虔的威名来吓退疟鬼。

【译文】

桓石虔是司空桓豁的庶出长子，小字叫镇恶，十七八岁时，尚未被承认身份，但是奴仆们已经称呼他为镇恶郎了。他曾经住在宣武侯桓温的家中。后来跟随桓温北征来到枋头，当时车骑将军桓冲陷入敌阵，手下将士没有谁能抢先把他救出来。桓温告诉石虔说："你叔叔落入敌寇手中，你知道吗？"石虔听说这事后，气势十分振奋，命令朱辟担任副将，他在数万敌军之中策马冲锋，无人敢于抵抗，径直把桓冲救了回来，全军都十分赞赏佩服。后来黄河以北地区竟用他的名字来驱逐疟鬼。

【原文】

11. 陈林道在西岸①，都下诸人共要至牛渚会②。陈理既佳，人欲共言折③，陈以如意拄颊，望鸡笼山叹曰④："孙伯符志业不遂⑤！"于是竟坐不得谈。

【注释】

①陈林道：陈逵，字林道，参《品藻》59 注③。西岸：长江北岸。陈林道担任淮南太守，驻守历阳（今安徽和县），历阳在长江北面。

②牛渚：山名，在今安徽当涂。

③折：折服；挫败。

④鸡笼山：山名，在今江苏江宁，其附近为孙策作战时的战场。

⑤孙伯符：孙策，字伯符，孙权的哥哥。他平定江东后，奠定了孙吴政权的基础，后被仇人射死，年仅二十六岁。

【译文】

陈林道驻守在长江北岸，京都友人们共同邀请他到牛渚山聚会。陈林道谈论玄理已经很出名，大家想在合力和他辩论时挫败他，陈林道却用如意拄着下颏，遥望鸡笼山叹息说："孙伯符的志向和事业都没有实现！"于是一直到结束也没能再谈论。

【原文】

12. 王司州在谢公坐①，咏"入不言兮出不辞，乘回风兮载云旗②"。语人云："当尔时，觉一坐无人③。"

【注释】

①王司州：王胡之，被召为司州刺史，未赴任即死。

②"入不"二句：语出屈原《九歌·少司命》，意思是神进来时不说话，出去时不告辞，乘着旋风，驾着云旗，飘然地游历太空。

③"觉一"句：意思是精神进入了超然的境界，感觉不到座中有人。

【译文】

司州刺史王胡之曾经在谢安那里作客，吟咏"入不言兮出不辞，乘回风兮载云旗"的诗句。他后来告诉别人说："在那时候，就觉得满座之中没有一个人。"

【原文】

13. 桓玄西下，入石头，外白司马梁王奔叛①。玄时事形已济②，在平乘上笳鼓并作③，直高咏云："箫管有遗音，

梁王安在哉④？”

【注释】

①“桓玄”三句：晋安帝元兴元年（公元402年），桓玄作乱，自江陵攻入建康，杀死会稽王司马道子，次年年底称帝，把晋安帝司马德宗迁往寻阳。司马梁王，司马珍之，字景度，袭爵为梁王，桓玄篡位时逃奔到寿阳。

②事形：形势；局势。

③平乘：一种作战用的大船，又叫平乘舫。笳：胡笳，一种类似笛子的管乐器。

④“箫管”二句：语出阮籍《咏怀诗》，意思是箫管里还在吹奏着魏国时的音调，而魏王如今又在哪里了呢？阮诗是凭吊战国时魏国的遗迹而作，魏国的国都在大梁，又称梁国，因而魏王又可以称为梁王。桓玄这里是一语双关，借战国时的梁王来指晋梁王司马珍之。

【译文】

桓玄率兵自西边沿江直下，进入石头城，外面报告他说梁王司马珍之逃跑了。桓玄这时大局已告成功，在船舰上吹笳击鼓，听完报告后，只是高声吟咏道：“箫鼓有遗音，梁王安在哉？”

容止第十四

【题解】

容止指人的仪容举止，以及由仪容举止而表现出来的风度。从本门的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出那一个时代的审美标准和人们的爱好。

《容止》门共有三十九则故事，同外在的容貌刻画相比，编撰者显然更为重视表现人物的神情风度。如王衍评论裴楷“精神挺动”，支遁称赞王濛“轩轩韶举”，孙绰评价支遁“棱棱露其爽”。值得注意的是，本门在描写人物的仪容举止时，很少对人物的形貌进行具体描绘，而主要采用抽象形容的方式，文笔极为简练。如描写嵇康，只说他“风姿特秀”；描写潘岳，只说他“妙有姿容，好神情”；描写左思，更只用“绝丑”二字。此外，本门还采用了比况的描写手法，用有形可见的自然之美来比况人物的容止之美，如写嵇康“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写王戎”眼烂烂如岩下电”，写嵇绍“卓卓如野鹤之在鸡群”，写王恭“濯濯如春月柳”，都给人以生动形象的感受。

【原文】

1. 魏武将见匈奴使[①]，自以形陋，不足雄远国，使崔季珪代[②]，帝自捉刀立床头。既毕，令间谍问曰[③]：“魏王何如?”匈奴使答曰：“魏王雅望非常，然床头捉刀人，此乃英雄也。”魏武闻之，追杀此使。

【注释】

①魏武：曹操，当时被封魏王，参《言语》8注①。匈奴：我国古代北方的一个民族。

②崔季珪：崔琰，字季珪，曹操的属官，入魏后任尚书。《三国志·魏书·崔琰传》说他声音洪亮，眉清目秀，须长四尺，极有威仪。

③间谍：秘密侦探敌情的人。

【译文】

魏武帝曹操将接见匈奴的使者，自己认为相貌丑陋，不足以对远方国家称雄，就让崔季珪代替接见，他自己则握刀站立在坐榻旁边。接见完毕后，曹操派侦探去问匈奴使者说："魏王这个人怎么样？"匈奴使者回答说："魏王高雅的风采不同寻常，但是坐榻旁边握刀的人，这才是英雄啊。"曹操听说后，派人去杀了这个使者。

【原文】

2. 何平叔美姿仪①，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②，正夏月，与热汤饼③。既啖，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转皎然。

【注释】

①何平叔：何晏，字平叔。

②魏明帝：据《太平御览》卷二十一、卷三百六十五引《语林》，当作"魏文帝"。魏文帝即曹丕，参《言语》10注②。傅粉：汉魏期间，贵族男子也有搽粉的习俗。

③汤饼：放在水里煮的面食。

【译文】

何平叔姿态仪容很美丽，面色极为白皙。魏明帝怀疑他搽了

粉，正当夏天，给他热面食吃。何平叔吃完后，出了一脸大汗，他用红衣服揩拭，脸色更加光亮。

【原文】

3. 魏明帝使后弟毛曾与夏侯玄共坐①，时人谓“蒹葭倚玉树”②。

【注释】

①魏明帝：曹叡，参《言语》13注①。毛曾：魏明帝毛皇后的弟弟，仪容举止粗鄙，常为时人耻笑，官至散骑侍郎。夏侯玄：参《方正》6注①。

②蒹葭（jiānjiā 兼加）：未抽穗的芦苇。玉树：传说中的仙树。

【译文】

魏明帝曹叡让皇后的弟弟毛曾和夏侯玄坐在一起，当时的人认为是“芦苇倚靠着玉树”。

【原文】

4. 时人目夏侯太初“朗朗如日月之入怀”，李安国“颓唐如玉山之将崩”①。

【注释】

①李安国：李丰，字安国，官至中书令，后被司马昭杀死。颓唐：萎靡不振的样子。玉山：玉石的山，比喻人的仪容俊美。

【译文】

当时的人评论夏侯太初“光彩照人，好像日月进入了他的怀抱”；评论李安国“萎靡不振，好像玉山将要崩塌”。

【原文】

5. 嵇康身长七尺八寸[1]，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2]，爽朗清举[3]。"或云："肃肃如松下风[4]，高而徐引。"山公曰[5]："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6]；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7]。"

【注释】

①嵇康：字叔夜。七尺八寸：晋尺短于今尺，晋尺七尺八寸相当于今 1.90 米左右。

②萧萧：洒脱大方的样子。肃肃：严正整齐的样子。

③清举：清朗挺拔。

④肃肃：象声词，风声。

⑤山公：山涛。

⑥岩岩：高峻挺拔的样子。

⑦傀（guī 归）俄：倾倒的样子。

【译文】

嵇康身高七尺八寸，风采仪态异常秀美。见到他的人都赞叹说："洒脱而严正，清朗而挺拔。"还有人说："像是松树间飒飒作响的风，高远而又绵长。"山涛说："嵇叔夜的为人，高峻得像是孤松挺拔独立；他的醉态，又倾侧得像是玉山将要崩塌。"

【原文】

6. 裴令公目王安丰："眼烂烂如岩下电[1]。"

【注释】

①烂烂：光亮的样子。

【译文】

中书令裴楷评论安丰侯王戎说："眼睛亮晶晶的，像是山岩下的闪电。"

【原文】

7. 潘岳妙有姿容[1]，好神情[2]。少时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者，莫不连手共萦之[3]。左太冲绝丑[4]，亦复效岳游遨，于是群妪齐共乱唾之，委顿而返[5]。

【注释】

①潘岳：字安仁，参《言语》107 注③。

②神情：风度；神采。

③萦：围绕；环绕。

④左太冲：左思，字太冲，参《文学》68 注①

⑤委顿：萎靡疲乏。

【译文】

潘岳有美妙的仪态容貌，风度又很好。年轻时，带着弹弓出入在洛阳街头，遇见他的妇女，无不手拉手地共同围住他。左太冲容貌极为丑陋，也仿效潘岳四处游荡，于是成群的妇女一道向他乱吐口水，弄得他萎靡不振地跑回来。

【原文】

8. 王夷甫容貌整丽，妙于谈玄，恒捉白玉柄麈尾[1]，与手都无分别。

【注释】

①麈尾：参《言语》52 注②。麈尾本来在清谈时用以比划，后来成为名

流的风雅玩物，虽不谈论也执于手中。

【译文】

王夷甫容貌端正漂亮，善于谈论玄理，常常拿着白玉柄麈尾，白玉的颜色和他的手全然没有分别。

【原文】

9．潘安仁、夏侯湛并有美容①，喜同行，时人谓之连璧②。

【注释】

①夏侯湛：字孝若，参《言语》65注②。

②连璧：并联在一起的玉璧，比喻同样美好的人物。

【译文】

潘安仁、夏侯湛都很漂亮，喜爱一同行走，当时的人认为他们是并联的玉璧。

【原文】

10．裴令公有俊容姿，一旦有疾，至困，惠帝使王夷甫往看①。裴方向壁卧，闻王使至②，强回视之。王出，语人曰："双眸闪闪，若岩下电，精神挺动③，体中故小恶。"

【注释】

①惠帝：晋惠帝司马衷，字正度，晋武帝司马炎的二儿子，憨愚昏庸，在位十七年。

②王使：指王夷甫。

③挺动：晃动，这里指精神无法集中。

【译文】

中书令裴楷有俊美的容貌，一天生了病，极为困乏，晋惠帝司马衷派王夷甫去看望他。裴楷正面向墙壁躺着，听说王使者来了，勉强回过头来看看他。王夷甫出门后，告诉别人说："他双眼闪灼发亮，像是山岩下的闪电；但是精神涣散，身体确实不大舒服。"

【原文】

11. 有人语王戎曰："嵇延祖卓卓如野鹤之在鸡群①。"答曰："君未见其父耳。"

【注释】

①嵇延祖：嵇绍，字延祖，嵇康的儿子，参《德行》43 注⑤。卓卓：突出的样子。

【译文】

有人对王戎说："嵇延祖出类拔萃的样子，好像野鹤站在鸡群之中。"王戎回答说："那是您没有见过他的父亲罢了。"

【原文】

12. 裴令公有俊容仪，脱冠冕，粗服乱头皆好，时人以为玉人①。见者曰："见裴叔则，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

【注释】

①玉人：比喻仪容俊美的人。

【译文】

中书令裴叔则有俊美的容貌仪表，即使脱下礼帽，穿着粗布衣，披散着头发，同样很美，当时的人认为他是玉人。见过他的人说："见到裴叔则，像是在玉山上行走，光彩照人。"

【原文】

13. 刘伶身长六尺①，貌甚丑悴②，而悠悠忽忽③，土木形骸④。

【注释】

①刘伶：参《文学》69注①。六尺：晋六尺相当于今1.47米左右。

②悴：憔悴。

③悠悠忽忽：轻忽放荡，万事不经心意。

④土木形骸：把形体看得如同土木一样。这里表示刘伶重精神而不重形体，外表上乱头粗服、不加修饰的样子。

【译文】

刘伶身高六尺，容貌很丑陋憔悴，但是他放浪自适，把形体看作土木一样，不加修饰。

【原文】

14. 骠骑王武子是卫玠之舅①，俊爽有风姿。见玠，辄叹曰："珠玉在侧，觉我形秽。"

【注释】

①王武子：王济，字武子，参《言语》24注①。卫玠：参《言语》32注①。

【译文】

骠骑将军王武子是卫玠的舅舅，聪颖豪爽，又很有风采。他见到卫玠，总是赞叹说："珠玉在身旁，就觉得我的容貌丑陋了。"

【原文】

15. 有人诣王太尉①，遇安丰、大将军、丞相在坐②；往别屋，见季胤、平子③。还，语人曰："今日之行，触目见琳琅珠玉④。"

【注释】

①王太尉：王衍，字夷甫，官至太尉。

②安丰：指王戎，封安丰侯。大将军：指王敦。丞相：指王导。

③季胤：王诩，字季胤，官至修武令。平子：王澄，字平子。按，上述诸王，均出自琅邪王氏，是兄弟或堂兄弟的关系。

④琳琅：美玉，比喻美好的人物。

【译文】

有人去拜见太尉王衍，遇上安丰侯王戎、大将军王敦、丞相王导在座；到另一间屋子去，又见到王季胤、王平子。回来后，告诉别人说："今天走的这一趟，满眼见到的都是珠宝美玉。"

【原文】

16. 王丞相见卫洗马，曰："居然有羸形，虽复终日调畅①，若不堪罗绮。"

【注释】

①调畅：和适舒畅。

【译文】

丞相王导见到太子洗马卫玠，说道："显然是身体衰弱的样子，虽然整天和适舒畅，但弱得像是连丝绸衣服也承受不起。"

【原文】

17. 王大将军称太尉[①]："处众人中，似珠玉在瓦石间。"

【注释】

①太尉：指王衍。《晋书·王衍传》说他"神情明秀，风姿详雅"。

【译文】

大将军王敦称赞太尉王衍："处在众人当中，像是珠玉放在瓦石中间。"

【原文】

18. 庾子嵩长不满七尺，腰带十围[①]，颓然自放[②]。

【注释】

①围：两手大拇指和食指合拢的圆周长。

②颓然：消极而不振作的样子。

【译文】

庾子嵩身高不满七尺，但是腰带却有十围粗细，因此他志气消沉，自我放任。

【原文】

19. 卫玠从豫章至下都[①]，人久闻其名，观者如堵

墙②。玠先有羸疾，体不堪劳，遂成病而死。时人谓看杀卫玠。

【注释】

①下都：相对于首都而言，称陪都为下都。西晋旧都洛阳，所以后世称建邺（后因避司马邺的名讳而改名建康）为下都。

②堵墙：墙；墙壁。

【译文】

卫玠从豫章来到京都时，人们很早就听说过他的名声，观看的人围得像墙壁一样。卫玠起先就有衰弱的病，身体经受不住这样的劳累，终于生重病而死。当时的人都认为是看死了卫玠。

【原文】

20. 周伯仁道桓茂伦①："嵚崎历落可笑人②。"或云谢幼舆言③。

【注释】

①桓茂伦：桓彝，字茂伦。《晋书·桓彝传》说他"有人伦识鉴，拔才取士，或出于无闻，或得之孩抱"。

②嵚（qīn 钦）崎：山势不正的样子，比喻人品奇特。历落：磊落。可笑：这里指行事奇特，不为一般人所理解。

③谢幼舆：谢鲲，字幼舆，参《言语》46 注②。

【译文】

周伯仁评论桓茂伦："为人奇特磊落，在一般人看来，是个可笑的人。"有人说这是谢幼舆说的话。

【原文】

21. 周侯说王长史父[①]："形貌既伟，雅怀有概[②]，保而用之，可作诸许物也[③]。"

【注释】

①王长史父：左长史王濛的父亲王讷，字文开，官至新淦令。

②概：气概；风采。

③诸许物：各种事情。

【译文】

武城侯周顗评论左长史王濛的父亲："形相既魁伟，情怀高尚而又有风采，保持并运用这些长处，便可以做各种事情。"

【原文】

22. 祖士少见卫君长[①]，云："此人有旄仗下形[②]。"

【注释】

①祖士少：祖约，字士少，参《雅量》15 注①。卫君长：卫永，字君长，官至左军长史。

②旄（máo 毛）仗下形：指有统帅的形象。旄仗，军中的旗帜和仪仗。

【译文】

祖士少见到卫君长，说道："这个人有将帅的形象。"

【原文】

23. 石头事故[①]，朝廷倾覆，温忠武与庾文康投陶公求救[②]。陶公云："肃祖顾命不见及[③]。且苏峻作乱，衅由诸庾[④]，诛其兄弟，不足以谢天下。"于时庾在温船后，闻

之，忧怖无计。别日，温劝庾见陶，庾犹豫未能往。温曰："溪狗我所悉[⑤]，卿但见之，必无忧也。"庾风姿神貌，陶一见便改观，谈宴竟日，爱重顿至。

【注释】

①石头事故：指苏峻、祖约之乱。平定王敦之乱后，苏峻势力渐强，野心骤增。当时庾亮执掌朝政，拟召他入朝担任大司农以夺其兵权。苏峻不应召，于晋成帝咸和二年（公元327年）联合祖约起兵反晋，次年春天攻入建康，大肆烧杀劫掠，并把成帝迁到石头城。后来，庾亮在温峤劝说下，去请陶侃担任盟主讨伐苏峻，这就是下文所说的"投陶公求救"。结果，庾亮、温峤和陶侃共同讨伐苏峻，苏峻败死，祖约投奔石勒，也被杀死。

②温忠武：温峤，谥号忠武。庾文康：庾亮，谥号文康。

③肃祖：晋明帝司马绍的庙号。顾命：天子的遗诏。

④"且苏"二句：庾亮欲召苏峻时，王导、卞壶等几乎满朝官员都认为不可，估计会引起苏峻反抗，庾亮不听；江州刺史温峤准备回建康防卫京师，庾亮又不同意，这才使得苏峻能够轻而易举地攻陷建康。

⑤溪狗：同"傒狗"，是六朝时对江西一带人的蔑称。陶侃为庐江寻阳（今江西九江西）人，所以温峤也称他为溪狗。

【译文】

石头城发生事变，朝廷遭到颠覆，温峤和庾亮投奔陶侃求救。陶侃说："肃祖遗诏中的辅佐大臣没有提及我。而且苏峻作乱，起因在于庾家的人，即使杀了庾家兄弟，也不足以向天下谢罪。"当时庾亮正在温峤的船后，听见这话，忧惧得无计可施。另一天，温峤劝庾亮去见陶侃，庾亮犹豫而不肯去。温峤说："那傒狗我很熟悉，你尽管去见他，一定不会出事。"庾亮的风度神情，陶侃一见到后便改变了原先的看法，和他谈论宴饮了一整天，对他的喜爱和推重顿时达到了极点。

【原文】

24. 庾太尉在武昌，秋夜气佳景清，使吏殷浩、王胡之之徒登南楼理咏[①]，音调始遒[②]，闻函道中有屐声甚厉[③]，定是庾公。俄而率左右十许人步来，诸贤欲起避之，公徐云："诸君少住，老子于此处兴复不浅[④]。"因便据胡床[⑤]，与诸人咏谑，竟坐甚得任乐[⑥]。后王逸少下，与丞相言及此事，丞相曰："元规尔时风范不得不小颓[⑦]。"右军答曰："唯丘壑独存[⑧]。"

【注释】

①使吏：据影宋本《世说新语》当作"佐吏"。理咏：在音乐伴奏下吟咏。

②遒：高亢。

③函道：室内楼梯。

④老子：老年人自称，相当于"我"。

⑤胡床：一种从胡地传入的可以折叠的轻便坐具。

⑥任：放任。

⑦元规：庾亮的字。

⑧丘壑（hè 赫）：指系心山水幽深之处的高雅情趣。

【译文】

太尉庾亮在武昌时，有一次秋夜里，天气美好，景色清新，他的属官殷浩、王胡之等人登上南楼和着音乐吟咏，正当语调转向高亢时，听到楼梯上传来很响的木屐声，知道一定是庾亮来了。不一会儿，庾亮带领着十多位侍从走来，各位属员想起身避开，庾亮慢悠悠地说："诸位先生请稍留步，老夫在这些方面兴致也不浅。"于是便倚在胡床上和众人吟咏戏笑，一直到散去都玩得很尽兴。后来王逸少东下京都，和丞相王导说到这件事，王导说："元规那时的风度不能不稍有衰减吧。"王逸少回答说："只是那系心

山水的高雅情趣依然保留着。”

【原文】

25．王敬豫有美形[①]，问讯王公。王公抚其肩曰：“阿奴恨才不称。”又云[②]：“敬豫事事似王公。”

【注释】

①王敬豫：王恬，字敬豫，王导的次子，参《德行》29注③。

②又：通“有”，有的人。

【译文】

王敬豫有美好的容貌，曾经去向父亲王导问安。王导拍着他的肩膀说：“你遗憾的是才能不能和容貌相称。”有人说：“敬豫每件事都像王公。”

【原文】

26．王右军见杜弘治[①]，叹曰：“面如凝脂，眼如点漆，此神仙中人。”时人有称王长史形者，蔡公曰[②]：“恨诸人不见杜弘治耳！”

【注释】

①杜弘治：杜乂，字弘治，参《赏誉》68注①。

②蔡公：蔡谟，参《方正》40注②。

【译文】

右军将军王羲之见到杜弘治，赞叹说：“面容洁白细腻得像是凝冻的油脂，眼睛乌黑明亮得像是点上了漆，这是神仙中的人。”当时有人称赞左长史王濛的容貌，蔡谟说：“遗憾的是这些人没有

见过杜弘治啊!"

【原文】

27. 刘尹道桓公:"鬓如反猬皮①,眉如紫石棱②,自是孙仲谋、司马宣王一流人③。"

【注释】

①反猬皮:指双鬓像刺猬毛一样竖立起来。这里和下文的"紫石棱"都比喻桓温的相貌威武不凡。

②紫石棱:紫石是一种紫色的石英石,有棱角。

③孙仲谋:孙权,字仲谋。他继承父兄基业,据有江东六郡,公元229年自立为帝,国号吴。司马宣王:司马懿,参《方正》4注⑧。

【译文】

丹阳尹刘惔评论桓温说:"双鬓像是反猬皮,眉毛像是紫石棱,本来就是孙仲谋、司马宣王一流的人物。"

【原文】

28. 王敬伦风姿似父①,作侍中,加授桓公②,公服从大门入③。桓公望之,曰:"大奴固自有风毛④。"

【注释】

①王敬伦:王劭,字敬伦,小字大奴,王导的第五子。

②"加授"句:指授予桓温侍中的加官。加,指加官,即在原有官职上加领其他官职。

③公服:官服。

④有风毛:六朝时称人的才干可以和父辈相比的为有风毛。

【译文】

王敬伦风采仪态像他的父亲，担任侍中，这时桓温也加授侍中，敬伦穿着官服从大门外走进来。桓温望见他，说道："大奴确实有他父亲的风度。"

【原文】

29. 林公道王长史："敛衿作一来①，何其轩轩韶举②！"

【注释】

①敛衿：整理衣襟，表示恭敬。

②轩轩：气宇轩昂的样子。韶举：优美的举止。

【译文】

支道林称道左长史王濛："神情严肃而又专注以后，那气度举止是多么地轩昂优美！"

【原文】

30. 时人目王右军："飘如游云，矫若惊龙①。"

【注释】

①"飘如"二句：据《晋书·王羲之传》，这是称赞王羲之书法笔势的话。

【译文】

当时的人评论右军将军王羲之："飘逸得像是浮云，矫健得像是惊龙。"

【原文】

31. 王长史尝病，亲疏不通[①]。林公来，守门人遽启之曰："一异人在门，不敢不启。"王笑曰："此必林公。"

【注释】

①通：通报；传达。

【译文】

左长史王濛有次生了病，来客无论亲疏都不让通报。支道林来，守门的人赶快向他禀告说："有一个奇异的人在门口，不敢不禀告。"王濛笑着说："这一定是林公。"

【原文】

32. 或以方谢仁祖[①]，不乃重者。桓大司马曰："诸君莫轻道，仁祖企脚北窗下弹琵琶[②]，故自有天际真人想[③]。"

【注释】

①方：评论：

②企脚：指垂足而坐，脚跟不着地，和古人通常坐的方式不同。企，通"跂"，也是垂足而坐的意思。

③真人：仙人。

【译文】

有人评论谢仁祖，不那么看重他。大司马桓温说："各位不要轻易评论，仁祖垂足坐在北窗下弹琵琶，确实有天上仙人的情怀。"

【原文】

33. 王长史为中书郎，往敬和许[①]。尔时积雪，长史从

门外下车，步入尚书[②]，著公服。敬和遥望，叹曰："此不复似世中人！"

【注释】

①敬和：王洽，字敬和，参《赏誉》114 注②。

②尚书：当据影宋本《世说新语》作"尚书省"。

【译文】

左长史王濛担任中书郎时，到王敬和那里去。那时接连下雪，王濛从门外下车，走入尚书省，穿着官服。王敬和远远望去，赞叹说："这人不像是尘世间的人！"

【原文】

34. 简文作相王时[①]，与谢公共诣桓宣武。王珣先在内，桓语王："卿尝欲见相王，可住帐里[②]。"二客既去，桓谓王曰："定何如？"王曰："相王作辅，自然湛若神君[③]，公亦万夫之望，不然，仆射何得自没[④]？"

【注释】

①相王：简文帝司马昱在即帝位以前，以会稽王身份担任丞相，所以称为相王。

②住：留；停留。帐：帷幕。

③湛：安适。神君：神；神灵。

④仆射：指谢安，曾任尚书仆射。自没：指未有所表现。

【译文】

简文帝司马昱担任丞相时，和谢安一同去拜访宣武侯桓温。王珣已经先在里面，桓温告诉王珣说："你曾经想看看相王，那就应

当留在帷幕后面。”两位客人走后，桓温问王珣说：“相王究竟怎么样？”王珣说：“相王担任辅相，自然安适得像神灵一样，您也是众望所归的人，不然，仆射怎么会自甘埋没自己呢？”

【原文】

35. 海西时①，诸公每朝，朝堂犹暗，唯会稽王来②，轩轩如朝霞举。

【注释】

①海西：晋废帝海西公司马奕，参《言语》59注②。

②会稽王：指简文帝司马昱，这时担任丞相。

【译文】

海西公司马奕在帝位时，群臣每次凌晨上朝，殿堂还很幽暗，只有会稽王司马昱到来，就像是朝霞在高高地升起。

【原文】

36. 谢车骑道谢公：“游肆复无乃高唱①，但恭坐捻鼻顾睐②，便自有寝处山泽间仪。”

【注释】

①游肆：纵情游乐。无乃：无须；不需。

②捻（niē 捏）鼻：捏住鼻子。这里指捏住鼻子模仿洛阳书生读书的声音，鼻音较重。顾睐：目光游动，四处顾盼。

【译文】

车骑将军谢玄评论谢安：“纵情游乐时，无须放声高唱，只要端坐着捏住鼻子模仿洛阳书生吟咏，左右顾盼，就会有栖息于深

山水泽间的仪态。”

【原文】

37. 谢公云：“见林公双眼黯黯明黑[①]。”孙兴公见林公：“棱棱露其爽[②]。”

【注释】

①林公：支道林。黯黯：漆黑发亮的样子。

②棱棱：威严正直的样子。

【译文】

谢安说：“见到林公的一双眼睛漆黑发亮，能使暗处显得光明。”孙兴公见到支道林也说：“严正的眼神里露出了爽直。”

【原文】

38. 庾长仁与诸弟入吴[①]，欲住亭中宿。诸弟先上，见群小满屋[②]，都无相避意。长仁曰：“我试观之。”乃策杖将一小儿[③]，始入门，诸客望其神姿，一时退匿[④]。

【注释】

①庾长仁：庾统，字长仁，参《赏誉》69 注③。

②群小：指老百姓。

③将：扶着。

④一时：立即；即时。

【译文】

庾长仁和他几个弟弟到吴地去，半道上想在驿亭中住宿。几个弟弟先进去，见到满屋子都是普通老百姓，全然没有回避他们

的意思。长仁说："我试着进去看看。"于是拄着拐杖，扶着一个侍童，刚刚进门，众旅客望见他的神采风姿，立即都避开了。

【原文】

39. 有人叹王恭形茂者，云："濯濯如春月柳①。"

【注释】

①濯濯：清新明净的样子。

【译文】

有人赞叹王恭的形体华美，说道："清新明净得像春天里的柳枝。"

自新第十五

【题解】

自新指犯了错误自己能够改正，重新做人。这是人们对犯过失者的热切期望，也是这类人自身应取的正确态度。我国历史上弃旧图新的人和事不胜枚举，但流传最广的恐怕就是本门中周处除三害的故事了。

《自新》门只有两则故事，是全书中条目最少的一门。周处在历史上确有其人，据《晋书》本传记载，他家居阳羡（今江苏宜兴），少时横行乡里，父老乡亲把他和蛟、虎合称为“三害”。后来他斩蛟杀虎，发愤改过；仕吴任东观左丞，入晋任新平太守、御史中丞，因弹劾权贵受到排挤，最终在战争中死去。他年长于陆机兄弟二十余岁，但本书中却说他年轻时是受到陆云鼓励才改过自新的，由此可见《世说新语》采集旧闻入书时，并未详加考核，这也是我们不应以史料价值要求它的原因。

【原文】

1．周处年少时①，凶强侠气，为乡里所患，又义兴水中有蛟②，山中有邅迹虎③，并皆暴犯百姓，义兴人谓为三横④，而处尤剧。或说处杀虎斩蛟，实冀三横唯馀其一。处即刺杀虎，又入水击蛟。蛟或浮或没，行数十里，处与之俱。经三日三夜，乡里皆谓已死，更相庆，竟杀蛟而出。闻里人相庆，始知为人情所患，有自改意。乃自吴寻二陆⑤，平原不在，正见清河，具以情告，并云：“欲自修改，

而年已蹉跎[6]，终无所成。”清河曰：“古人贵朝闻夕死[7]，况君前途尚可。且人患志之不立，亦何忧令名不彰邪?”处遂改励，终为忠臣孝子。

【注释】

①周处：字子隐，年轻时曾为害乡里，发愤改过后，仕吴任东观左丞，入晋后曾任新平太守、御史中丞。

②义兴：东晋郡名，其治所阳羡（今江苏宜兴南）西晋时属吴兴郡。这里是用后世地名称述前世之事。蛟：传说中一种吞噬人的龙或水怪。

③邅（zhān 沾）迹虎：能追逐人迹而食人的老虎。邅，通“趱”，追逐（据恩田仲任辑《世说音释》说）。另一说，指邪足虎，因腿歪斜而行走艰难的老虎。

④横（hèng 恒去声）：指蛮横残暴的人。

⑤自吴：当据影宋本《世说新语》作“入吴”。吴，这里指吴郡，治所在今江苏苏州。二陆：陆机和陆云。陆机，下文称“平原”，参《言语》26注①。陆云，下文称“清河”，参《方正》18注④。按，周处少年时，二陆尚未出生，因此这里所述不是事实。

⑥蹉跎（cuōtuó 搓驼）：失去时机，虚度光阴。

⑦朝闻夕死：语出《论语·里仁》：“朝闻道，夕死可矣。”意思是早晨听到了圣贤之道，晚上死掉也不算虚度一生。

【译文】

周处年轻时，为人凶狠蛮横，任性使气，被乡邻看作祸害，另外义兴郡的河中有条蛟龙，山里有头邅迹虎，一起都危害百姓，义兴人把这叫做三横，而周处的危害尤其大。有人劝说周处去杀虎斩蛟，其实是希望三横中只剩下其中的一个。周处随即去刺杀了老虎，又下河去斩蛟。那条蛟时而浮出水面，时而潜入水底，游了几十里，周处始终和它在一起搏斗。经历了三天三夜，乡邻都认为他已经死了，更加互相庆贺，没想到他竟然杀死蛟而从水中

冒出来。周处听说大家互相庆贺，才知道自己被人们所厌恶，就有了改过自新的想法。于是到吴郡去寻找陆氏两兄弟，平原内史陆机不在，只见到清河内史陆云，周处便把事情的经过都告诉了他，同时说："自己想改正过错，只是已经虚度了光阴，最终怕也不会有什么成就。"陆云说："古人很看重'朝闻夕死'，况且您的前途还很有希望。再说一个人只怕不能立定志向，又何必担忧美名不能传扬呢？"周处于是改过自勉，最终成了忠臣孝子。

【原文】

2. 戴渊少时①，游侠不治行检②，尝在江、淮间攻掠商旅。陆机赴假还洛，辎重甚盛，渊使少年掠劫。渊在岸上，据胡床指麾左右③，皆得其宜。渊既神姿峰颖④，虽处鄙事，神气犹异。机于船屋上遥谓之曰："卿才如此，亦复作劫邪⑤？"渊便泣涕，投剑归机，辞厉非常⑥。机弥重之，定交，作笔荐焉。过江，仕至征西将军。

【注释】

①戴渊：字若思，参《赏誉》54注②。

②游侠：指爱好交游，重义轻生，却又常常招惹是非的行为。行检：品行操守。

③胡床：参《容止》24注⑤。指麾：指挥。麾，通"挥"。

④峰颖：形容神采挺拔焕发。

⑤劫：强盗

⑥辞厉：当据《太平御览》卷四百零九作"辞属"，指谈吐。

【译文】

戴渊年轻时，注重侠义，却不能加强品德修养，曾经在长江至淮河一带抢劫商人和旅客。陆机度假后返回洛阳，行李物品很

多，戴渊便派一些年轻人去抢劫。他自己在岸上，倚在胡床上指挥手下的人，布置得恰到好处。戴渊本来神采焕发，虽然是处理这种卑贱的事，神态仍然与众不同。陆机在船舱里远远地对他说："你有这样的才能，还要作强盗吗？"戴渊听后流出泪来，扔下剑归顺了陆机，而且谈吐非同寻常。陆机更加器重他，和他结为朋友，还写信推荐他。晋室过江以后，戴渊官做到了征西将军。

企羡第十六

【题解】

企羡指对某人或某事的企望和羡慕。从本门所述魏晋士人流露出的仰慕之情中，可以看出他们心目中的理想和追求。

《企羡》门共有六则故事，较为集中地反映了对于人物杰出才能的重视。如王导拜司空，桓彝称赞他超拔，以至于尾随他到了台门。王羲之听说有人把他的《兰亭集序》比作《金谷诗序》，并把自己比作石崇，即“甚有欣色”，这是出于对石崇才能和文采的钦佩。而王胡之为能和殷浩交谈甚至不愿奉命出行，更是对殷浩才能、名望的仰慕。当然，魏晋士人对于潇洒仪表也是极为赞赏的，如孟昶对于王恭的赞叹，即是其中的一例。

【原文】

1. 王丞相拜司空，桓廷尉作两髻，葛裙策杖，路边窥之，叹曰：“人言阿龙超①，阿龙故自超！”不觉至台门②。

【注释】

①阿龙：王导的小字。

②台：中央机构的官府。

【译文】

丞相王导被任命为司空时，廷尉桓彝把头发梳成两个髻，身穿葛布裙，柱着拐杖，在路边暗中观看他，赞叹说：“人们说阿龙超逸，阿龙确实超逸！”不觉跟随到了官府门口。

【原文】

2. 王丞相过江，自说昔在洛水边，数与裴成公、阮千里诸贤共谈道①。羊曼曰②："人久以此许卿，何须复尔?"王曰："亦不言我须此，但欲尔时不可得耳③!"

【注释】

①裴成公：裴頠，谥号成。阮千里：阮瞻，字千里，官至太子舍人。

②羊曼：参《雅量》20注②。

③欲：《世说新语》原注说，一作"叹"。

【译文】

丞相王导渡江南下后，自己说起从前在洛水边，经常和裴頠、阮千里各位名流一起谈论。羊曼说："人们早就用这件事来赞许你了，哪里还需要再这样说呢?"王导说："也不是说我需要这样，只是想象中那种时光不会再有罢了!"

【原文】

3. 王右军得人以《兰亭集序》方《金谷诗序》①，又以己敌石崇②，甚有欣色。

【注释】

①《兰亭集序》：晋穆帝永和九年（公元353年）三月三日，王羲之和当时名流谢安等四十余人在兰亭举行集会，与会者临流赋诗，王羲之把这些诗汇编为一集，并写了序文，这就是《兰亭集序》。兰亭，亭名，在今浙江绍兴西南。《金谷诗序》：参《品藻》57注①。

②石崇：参《品藻》57注②。

【译文】

右军将军王羲之得知有人把《兰亭集序》比做《金谷诗序》，又把自己和石崇相匹敌，神色十分欣喜。

【原文】

4. 王司州先为庾公记室参军，后取殷浩为长史。始到，庾公欲遣王使下都，王自启求住，曰："下官希见盛德，渊源始至，犹贪与少日周旋①。"

【注释】

①少日：几日；几天。

【译文】

司州刺史王胡之先担任庾亮手下的记室参军，后来庾亮又选用殷浩担任长史。殷浩刚到，庾亮想派遣王胡之让他东下京都，王胡之自己请求留下，说道："我很少见到有名望的贤人，渊源刚到，我还贪图和他亲近几天呢。"

【原文】

5. 郗嘉宾得人以己比苻坚①，大喜。

【注释】

①苻坚：参《言语》94注③。

【译文】

郗嘉宾得知有人把自己和苻坚相提并论，十分欣喜。

【原文】

6. 孟昶未达时[①]，家在京口。尝见王恭乘高舆[②]，被鹤氅裘[③]。于时微雪，昶于篱间窥之，叹曰："此真神仙中人！"

【注释】

①孟昶：参《文学》104注⑦。

②高舆：高车。

③被：通"披"。鹤氅（chǎng 敞）裘：用鸟羽制成的毛皮外套。

【译文】

孟昶尚未显贵时，家住京口。他曾见到王恭乘坐着高车，身上披着鹤氅裘。当时正下着小雪，孟昶从竹篱笆缝隙里暗中察看他，赞叹说："这真是神仙中的人啊！"

伤逝第十七

【题解】

伤逝指对逝世者的伤悼，主要表达对于逝世者的诚挚友情。

《伤逝》门共有十九则故事，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记述魏晋士人对逝世者的不同寻常的哀悼方式。如王粲去世后，曹丕以太子的身份约集朋友仿效驴鸣以送别；顾荣去世后，张翰为死者鼓琴以悼念；王濛去世后，刘惔把麈尾放在灵柩中；谢安去世后，王珣不遵旧制，未执孝子之手而退。以上种种哀悼方式虽然不符合传统的儒家礼制，但士人们既然认为能够表达自己深厚的情意，也就不再顾及别人会如何议论。这也体现了他们自然率真的本性。

【原文】

1. 王仲宣好驴鸣①。既葬，文帝临其丧②，顾语同游曰："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驴鸣。

【注释】

①王仲宣：王粲，字仲宣，"建安七子"之一，先依刘表，未受重用，后为曹操幕僚，仕魏官至侍中。

②文帝：指魏文帝曹丕。临（lìn 吝）：哭吊死者。

【译文】

王仲宣喜爱听驴叫。死后安葬完毕，魏文帝曹丕去吊丧时，回头对平日交往的人说："王仲宣爱听驴叫，各人应当学叫一声来送别他。"于是去吊丧的客人都学了一声驴叫。

【原文】

2. 王濬冲为尚书令①，著公服，乘轺车②，经黄公酒垆下过③。顾谓后车客："吾昔与嵇叔夜、阮嗣宗共酣饮于此垆。竹林之游，亦预其末。自嵇生夭、阮公亡以来，便为时所羁绁④。今日视此虽近，邈若山河⑤。"

【注释】

①王濬冲：王戎，字濬冲，参《德行》16注①。

②轺（yáo 摇）车：用一匹马拉的轻便车子。

③酒垆：酒家安置酒坛的土台。

④羁绁（xiè 泄）：本指马的笼头和缰绳，引申为约束、束缚。

⑤邈：遥远。

【译文】

王濬冲担任尚书令时，穿着官服，坐着轻便马车，从黄公酒垆边经过。他回过头去对后面车上的客人说："我当初和嵇叔夜、阮嗣宗共同在这垆边畅饮过。竹林中的游赏，我也跟随在他们后面。自从嵇生早死、阮公去世以来，我就被世务束缚住了。今天看到这酒垆，虽然很近，却遥远得像是隔着山河一样。"

【原文】

3. 孙子荆以有才①，少所推服，唯雅敬王武子。武子丧时，名士无不至者。子荆后来，临尸恸哭，宾客莫不垂涕。哭毕，向灵床曰②："卿常好我作驴鸣，今我为卿作。"体似真声③，宾客皆笑。孙举头曰："使君辈存，令此人死！"

【注释】

①孙子荆：孙楚，字子荆，参《言语》24注①。

②灵床：为死者神灵虚设的座位。

③体似真声：《晋书·孙楚传》作“体似声真”。体，模仿；仿效。

【译文】

孙子荆凭借自己有才能，很少推崇佩服别人，只是很敬重王武子。王武子去世时，名流们全都来吊唁。孙子荆后到，走近遗体痛哭，宾客们无不感动得流泪。哭完后，他向着灵座说：“你平时喜爱听我学驴叫，现在我为你学叫一次。”模仿得很像，声音逼真，宾客们都笑起来。孙子荆抬起头来说：“让你们这班人活着，却叫这个人死了！”

【原文】

4．王戎丧儿万子[①]，山简往省之[②]，王悲不自胜。简曰：“孩抱中物[③]，何至于此！”王曰：“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简服其言，更为之恸。

【注释】

①万子：王绥，字万子，年十九而死。

②山简：字季伦，山涛的儿子。

③“孩抱”句：抱在手中刚刚会笑的小儿。孩，小儿笑。由于王绥十九岁才死，并非“孩抱中物”，所以后人认为这应是王衍山简之事。《晋书·王衍传》也有王衍丧幼子后山简去吊问的记载。

【译文】

王戎死了儿子万子，山简前去看望他，王戎悲哀得无法自制。山简说：“不过是个幼儿罢了，哪至于伤心成这样呢！”王戎说：

"圣人忘掉了情爱，最下等的人谈不上有情爱；情爱最专注的，正是我们这一类人。"山简信服他的话，更加为他感到悲痛。

【原文】

5. 有人哭和长舆曰："峨峨若千丈松崩[1]。"

【注释】

①峨峨：山势高峻的样子。

【译文】

有人哭吊和长舆说："好像巍峨的千丈高松倒下来了。"

【原文】

6. 卫洗马以永嘉六年丧[1]，谢鲲哭之，感动路人。咸和中[2]，丞相王公教曰："卫洗马当改葬。此君风流名士，海内所瞻，可修薄祭，以敦旧好[3]。"

【注释】

①卫洗马：卫玠，曾任太子洗马。死后先葬在南昌，后来改葬江宁。永嘉：晋怀帝司马炽的年号，公元 307 年至 313 年。

②咸和：晋成帝司马衍的年号，公元 326 年至 334 年。

③敦：加深；加厚。旧好：老交情。

【译文】

太子洗马卫玠在永嘉六年去世，谢鲲去哭吊他，悲痛得感动了过路的人。咸和年间，丞相王导发布文告说："卫洗马应当改葬。这位先生是风流名士，受到天下的仰慕，大家可以准备些祭品，来加深对他旧日的情谊。"

【原文】

7. 顾彦先平生好琴①，及丧，家人常以琴置灵床上。张季鹰往哭之②，不胜其恸，遂径上床鼓琴，作数曲竟，抚琴曰："顾彦先颇复赏此不?"因又大恸，遂不执孝子手而出③。

【注释】

①顾彦先：顾荣，字彦先，参《德行》25 注①。

②张季鹰：张翰，字季鹰，参《识鉴》10 注①。

③不执孝子手：晋人吊丧临走时有握孝子手致慰的礼节，这里是说张翰悲痛得忘了行此礼。

【译文】

顾彦先平生喜爱弹琴，到死后，家人常常把琴放在灵座上。张季鹰去哭吊他时，忍受不住悲痛，便径直坐到灵座上弹起琴来，弹完几支曲子以后，抚摩着琴说："顾彦先还能再欣赏这曲子吗?"于是又痛哭起来，最终没有握孝子的手就出去了。

【原文】

8. 庾亮儿遭苏峻难遇害①。诸葛道明女为庾儿妇②，既寡，将改适③，与亮书及之。亮答曰："贤女尚少，故其宜也。感念亡儿，若在初没。"

【注释】

①庾亮儿：指庾亮的长子庾会。

②诸葛道明：诸葛恢，字道明，参《方正》25 注①。

③改适：改嫁。

【译文】

庾亮的儿子庾会在苏峻之乱中遇害。诸葛道明的女儿是庾会的妻子，守寡后，将要改嫁，诸葛道明给庾亮写信提到了这件事情。庾亮答复说："令爱还年轻，这当然是应该的。不过我追思亡故的儿子，好像他刚刚去世一样。"

【原文】

9. 庾文康亡①，何扬州临葬②，云："埋玉树著土中③，使人情何能已已！"

【注释】

①庾文康：庾亮，谥号文康。

②何扬州：何充，曾任扬州刺史。

③玉树：这里比喻庾亮美好的形体。

【译文】

庾亮死时，扬州刺史何充去参加葬礼，说道："把玉树埋进了泥土中，让人的感情怎么能够平静下来啊！"

【原文】

10. 王长史病笃，寝卧灯下，转麈尾视之，叹曰："如此人，曾不得四十①！"及亡，刘尹临殡②，以犀柄麈尾著柩中③，因恸绝。

【注释】

①"如此"二句：王濛仪容美丽，善于清谈，三十九岁即早死。

②殡：本指停柩待葬，这里指入殓，即把尸体装入棺材。

③柩：装有尸体的棺材。

【译文】

左长史王濛病重时，躺在灯下，转动着麈尾看了又看，叹息说："这样的人，竟然活不到四十岁！"到他死后，丹阳尹刘惔参加他的入殓礼，把犀牛角柄的麈尾放到棺材里，随即悲痛得昏死过去。

【原文】

11. 支道林丧法虔之后①，精神霣丧②，风味转坠③。常谓人曰："昔匠石废斤于郢人④，牙生辍弦于钟子⑤，推己外求，良不虚也。冥契既逝⑥，发言莫赏，中心蕴结，余其亡矣！"却后一年，支遂殒。

【注释】

①法虔：晋时僧人，是支道林同学。

②霣丧：即"陨丧"，坠落；消沉。霣，通"陨"。

③风味：风采；神韵。坠：衰落；丧失。

④"昔匠"句：典出《庄子·徐无鬼》，是说一个楚国人鼻尖上沾上了一点白土，匠石运斤成风，削掉白土而丝毫没有损伤鼻子，那位楚国人也站着面不改色。这里比喻高明的能手也离不开对方的密切配合。匠石，名字叫石的匠人。斤，斧头。郢人，楚国的国都在郢，郢人即指楚国人。

⑤"牙生"句：据《荀子·劝学》、《吕氏春秋·本味》等典籍记载，春秋时著名琴师伯牙擅长鼓琴，钟子期听后能知他志在高山，或志在流水，伯牙把子期引为知音。钟子期死后，伯牙认为失去了知音，便终身不再鼓琴。牙生，伯牙。钟子，钟子期。

⑥冥契：默契，指相互投合的知己。

【译文】

支道林失去了法虔以后，精神消沉，风采也渐渐丧失。他常常对人说："昔日匠石由于郢人去世而不再动斧头，伯牙由于钟子期去世而不再弹琴，根据自己来推想别人，确实不会虚假。知心朋友已经去世，说出话来也没有人欣赏，心中郁闷不乐，我恐怕也要死了！"过后一年，支道林便去世了。

【原文】

12. 郗嘉宾丧，左右白郗公①："郎丧②。"既闻，不悲，因语左右："殡时可道。"公往临殡，一恸几绝。

【注释】

①郗公：郗愔，郗嘉宾的父亲，参《品藻》29 注③。

②郎：古时称少主人为郎，等于说少爷。

【译文】

郗嘉宾去世，身边的人禀告郗愔："大少爷去世了。"郗愔听后，并不悲伤，接着告诉身边的人："入殓时应当告诉我。"到郗愔去参加入殓礼时，一下子悲痛得几乎昏死。

【原文】

13. 戴公见林法师墓①，曰："德音未远②，而拱木已积③。冀神理绵绵④，不与气运俱尽耳⑤！"

【注释】

①戴公：戴逵，参《雅量》34 注①。

②德音：明哲而有卓识的言谈，这里尊称支道林的谈论。

③拱木：两手合围粗的树。语出《左传·僖公三十二年》："中寿，尔墓

之木拱矣。”后来就用拱木来称坟墓上的树木。

④绵绵：连续不断的样子。

⑤气运：气数命运。

【译文】

戴逵见到支道林法师的坟墓，说道：“法师的言谈尚未远离耳边，但是墓上的树木已经密集成片了。但愿那精妙的玄理能够绵延不绝，不会随着寿数一道完结啊！”

【原文】

14. 王子敬与羊绥善①。绥清淳简贵②，为中书郎，少亡。王深相痛悼，语东亭云③：“是国家可惜人④。”

【注释】

①羊绥：参《方正》60注①。

②清淳：清朗纯朴。简贵：简约高贵。

③东亭：指王珣，封东亭侯。

④国家：天子；皇帝。（参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可惜人：值得惋惜的人。

【译文】

王子敬和羊绥相友好。羊绥清朗纯朴，简约高贵，曾担任中书郎，年轻时早死。王子敬悲痛地悼念他，对东亭侯王珣说：“他是皇上感到惋惜的人。”

【原文】

15. 王东亭与谢公交恶①。王在东闻谢丧，便出都诣子敬，道欲哭谢公。子敬始卧，闻其言，便惊起曰：“所

望于法护。”王于是往哭。督帅刁约不听前[②]，曰：“官平生在时[③]，不见此客。”王亦不与语，直前哭，甚恸，不执末婢手而退[④]。

【注释】

①“王东”句：王东亭，即王珣，小字法护。王珣、王珉兄弟二人都是谢家的女婿，后因产生嫌隙而先后离婚，王、谢两家就结下了怨仇。

②督帅：帐下领兵的官，相当于后代的卫队长。刁约：曾任谢安手下的督帅，生平不详。

③官：下属对长官的敬称。

④末婢：谢琰，字瑗度，小字末婢，谢安的小儿子，曾任徐州刺史、会稽内史，封望蔡公。

【译文】

东亭侯王珣和谢安互相憎恶。王珣在东边会稽听说谢安去世了，就赶到京都去拜访王子敬，说他想去哭吊谢安。子敬起先躺着，听了他的话，就吃惊地起来说：“这正是我希望你做的。”王珣于是前往哭吊。谢安帐下的督帅刁约不让他进去，说道：“大人在世时，没有见过这个客人。”王珣也不和他多说，径直进去哭吊，十分伤心，哭完没有握末婢的手就退出来了。

【原文】

16. 王子猷、子敬俱病笃[①]，而子敬先亡。子猷问左右：“何以都不闻消息？此已丧矣。”语时了不悲。便索舆来奔丧，都不哭。子敬素好琴，便径入坐灵床上，取子敬琴弹，弦既不调，掷地云：“子敬，子敬，人琴俱亡！”因恸绝良久。月余亦卒。

【注释】

①王子猷、子敬：王徽之，字子猷；王献之，字子敬。二人分别是王羲之的第五子和第七子。

【译文】

王子猷、王子敬都病得很重，而子敬先去世。子猷问身边侍候的人："为什么全然听不到子敬的消息？这是他已经去世了。"说话时一点也不悲伤。于是就要了车子赶去奔丧，一声也没有哭。子敬平素喜爱弹琴，子猷就径直进去坐在灵座上，拿过子敬的琴来弹奏，琴弦既然无法调好，他就把琴扔到地上说："子敬，子敬，人和琴全都不在了！"随即悲痛得昏死了很长时间。过了一个多月他也去世了。

【原文】

17. 孝武山陵夕①，王孝伯入临，告其诸弟曰："虽榱桷惟新，便自有《黍离》之哀②。"

【注释】

①孝武：指晋孝武帝司马曜。夕：夕祭，臣子傍晚时祭奠亡君。

②"虽榱"二句：晋孝武帝死后，会稽王司马道子执政，宠信王国宝等小人并委以大权，王孝伯是孝武帝王皇后的哥哥，所以有"黍离"之叹。榱桷（cuī jué 崔决），本指椽子，这里代指孝武帝的陵寝。《黍离》，《诗经·王风》中的篇名，《毛诗序》认为是周室东迁后，周大夫经过故都，目睹宫室宗庙遍生禾黍，因而忧伤彷徨，为慨叹西周沦亡而写的一首诗。后来即用"黍离"来表示对国家衰亡的感慨。

【译文】

在为晋孝武帝司马曜举行夕祭时，王孝伯进入京都哭吊，告诉他的几个弟弟说："虽然陵寝是新的，却使人产生国家衰亡的悲

哀。"

【原文】

18. 羊孚年三十一卒①，桓玄与羊欣书曰②："贤从情所信寄，暴疾而殒，祝予之叹③，如何可言！"

【注释】

①羊孚：字子道，参《言语》104 注①。

②羊欣：字敬元，羊孚同曾祖的堂弟，官至中散大夫。

③祝予：丧我；亡我。语出《公羊传·哀公十四年》："颜渊死，子曰：'天丧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祝，断；断绝。

【译文】

羊孚三十一岁时去世，桓玄写信给羊欣说："贤堂兄是我感情上信赖寄托的人，不幸暴病去世，天要亡我的这种哀叹，又怎么能说得出来呢！"

【原文】

19. 桓玄当篡位，语卞鞠云①："昔羊子道恒禁吾此意。今腹心丧羊孚，爪牙失索元②，而匆匆作此诋突③，讵允天心？"

【注释】

①卞鞠：卞范之，字敬祖，小字鞠，起初担任桓玄的长史，桓玄篡位后任丹阳尹，后被杀。

②爪牙：比喻得力的助手。索元：字天保，曾任征虏将军、历阳太守，后病死。

③诋突：强横；冒犯。这里指篡位的事。

【译文】

桓玄将要篡位，对卞鞠说："从前羊子道常常劝止我的这种意图。现在我的亲信中死去了羊孚，助手中又失去了索元，却要匆匆忙忙做这种唐突的事，难道能符合天意吗？"

栖逸第十八

【题解】

栖逸指隐居山林，不图仕进。魏晋时期隐居之风大盛，这和道家的“出世”思想以及当时政治环境的险恶有密切关系。老庄哲学的影响，使得士人们乐于栖逸山林；权力斗争的激烈，也使得他们为了全身远祸而企羡隐逸。

《栖逸》门共有十七则故事，其中记述了真心隐居的人和事，如汲郡山中的道士孙登，隐于阳岐的南阳刘驎之，被征为国子博士而不肯就职的戴逵。不过，也有不少是“身在江湖之上而心存魏阙之下”的假隐士，他们借隐居之名以图自高身价，如汝南周邵本和翟汤共同隐居，后来经庾亮劝说而出仕，以至翟汤不再理睬他。此外，由于隐逸者大多具有较高的声誉，因而和他们交往也成为一种时髦的风尚，如康僧渊隐居后，权要庾亮等人前往看望，使得他不堪烦扰而离去；而郗超则采用不断资助隐逸者的方式来达到沽名钓誉的目的。

【原文】

1. 阮步兵啸[①]，闻数百步。苏门山中[②]，忽有真人[③]，樵伐者咸共传说。阮籍往观，见其人拥膝岩侧；籍登岭就之，箕踞相对[④]。籍商略终古，上陈黄、农玄寂之道[⑤]，下考三代盛德之美[⑥]，以问之，仡然不应[⑦]。复叙有为之教、栖神导气之术以观之[⑧]，彼犹如前，凝瞩不转。籍因对之长啸。良久，乃笑曰：“可更作。”籍复啸。意尽，退，还

半岭许，闻上啾然有声[9]，如数部鼓吹[10]，林谷传响。顾看，乃向人啸也。

【注释】

①阮步兵：阮籍，曾任步兵校尉，参《德行》15 注①。

②苏门山：山名，在今河南辉县西北。

③真人：道教称修行得道的人。

④箕踞：臀部着地两脚前伸而坐，形状如箕。这是一种放达不拘的坐姿。

⑤黄、农：黄帝和神农，都是传说中的远古帝王。玄寂之道：指道家玄远幽寂的道理。

⑥三代：指夏、商、周三个朝代。

⑦仡（yì 义）然：抬头的样子。

⑧有为之教：有所作为的学说，指儒家学说。这和道家的无为主张相对。栖神导气：道家的修炼方法。栖神指凝定心神而不散乱，导气指摄气运息。

⑨啾（jiū 究）然：即“啾然”，形容啸声。啾，通“啾”。

⑩鼓吹：用鼓、钲、箫、笳等乐器演奏的一种乐曲。

【译文】

步兵校尉阮籍吹口哨的声音，能传出几百步远。苏门山中，忽然出现了一个得道真人，砍柴伐木的人全都这样传说。阮籍去看，见到那人抱膝坐在岩石边上；阮籍登上山到他面前，两人伸开腿面对面地坐着。阮籍和他评论古代的事情，向上说到黄帝、神农时玄远幽寂的道理，向下考究夏、商、周三代淳厚的美德，用这些事情问他，那人抬头向上望着而不应答。阮籍又说到儒家的学说和道家栖神导气的方法来看他的反应，他还是像先前那样，目不转睛地凝视着。阮籍于是对着他长长地吹了一声口哨。过了许久，他才笑着说：“可以再吹一声。”阮籍又吹了一声。等到兴致已尽，阮籍就退下山来，大约回到半山腰处，听到上面发出响声，像是几支乐队在演奏，树林山谷都传出回音。阮籍回过头去一看，

原来就是刚才那个人在吹口哨。

【原文】

2. 嵇康游于汲郡山中[1]，遇道士孙登[2]，遂与之游。康临去，登曰："君才则高矣，保身之道不足。"

【注释】

①汲郡：西晋郡名，治所在今河南汲县西南。

②道士：修道的道教徒。孙登：字公和，魏末晋初人，无家，住在汲郡北山土窟中，好读《易经》，弹一弦琴。嵇康和他交往三年，问他的意图，他始终不肯回答。

【译文】

嵇康在汲郡的山中漫游，遇见了道教徒孙登，便和他交往游乐。嵇康临走时，孙登说："您的才能是很高了，但是保全自身的办法不足。"

【原文】

3. 山公将去选曹[1]，欲举嵇康，康与书告绝。

【注释】

①山公：山涛。选曹：指选曹郎，即吏部郎，主管官吏选举及朝廷祭祀等。

【译文】

山涛将要辞去选曹郎的职位，想推荐嵇康接替，嵇康便写信给他宣告绝交。

【原文】

4. 李廞是茂曾第五子①，清贞有远操，而少羸病，不肯婚宦。居在临海，住兄侍中墓下②。既有高名，王丞相欲招礼之，故辟为府掾。廞得笺命，笑曰："茂弘乃复以一爵假人③。"

【注释】

①李廞（xīn 新）：字宗子，因残不能行坐，常仰卧弹琴，诵读诗书，终生不仕。茂曾：李重，字茂曾，参《品藻》46 注③。

②侍中：这里指李式，字景则，曾任临海太守、侍中。

③茂弘：王导，字茂弘。假人：借用别人。

【译文】

李廞是李茂曾的第五个儿子，为人清正而有高远的节操，但是小时候就体弱多病，因而不肯结婚做官。他居住在临海郡，暂住在哥哥侍中李式的墓旁。他有了很高的名声以后，丞相王导想以礼聘请他，因此任命他为相府的属官。李廞收到王导任命的文书，笑着说："茂弘竟然用一个官爵来借用人。"

【原文】

5. 何骠骑弟以高情避世①，而骠骑劝之令仕，答曰："予第五之名，何必减骠骑！"

【注释】

①何骠骑：何充，曾任骠骑将军。他的五弟何准，字幼道，屡次征召为官，均未就职。

【译文】

骠骑将军何充的弟弟因为有高逸的情致而隐居避世，何充却劝导他要他做官，他回答说："我老五的名声，哪里一定比不上骠骑呢！"

【原文】

6. 阮光禄在东山[①]，萧然无事[②]，常内足于怀。有人以问王右军，右军曰："此君近不惊宠辱，虽古之沉冥[③]，何以过此！"

【注释】

①阮光禄：阮裕，曾被召为金紫光禄大夫。

②萧然：清静的样子。

③沉冥：深藏不露的人，这里指隐士。

【译文】

光禄大夫阮裕住在东山，清静无事，内心常常很知足。有人用这事问右军将军王羲之，王羲之说："这位先生原来就能宠辱不惊，即使古代隐士，又怎么能超越这一条呢！"

【原文】

7. 孔车骑少有嘉遁意[①]，年四十余，始应安东命[②]。未仕宦时，常独寝，歌吹[③]，自箴诲。自称孔郎，游散名山。百姓谓有道术[④]，为生立庙[⑤]，今犹有孔郎庙。

【注释】

①孔车骑：孔愉，参《方正》38注①。嘉遁：本指不和世俗同流合污的隐居，这里用来美称隐居不仕。

②安东：安东将军的省称，指晋元帝司马睿，他即帝位前曾任安东将军。

③歌吹：歌唱和吹奏乐器。

④道术：方术，指所谓修仙学道或奇幻异能之术。

⑤生立庙：给活着的人立庙纪念。

【译文】

车骑将军孔愉年轻时有隐居的心意，到了四十多岁，才接受安东将军司马睿的任命。他没有做官时，常常独居，吟咏弹唱，并且能够警戒自己。他自称为孔郎，在名山中漫游。老百姓认为他有方术，给他立了个生庙，至今还有孔郎庙。

【原文】

8. 南阳刘驎之①，高率善史传，隐于阳岐②。于时苻坚临江，荆州刺史桓冲将尽讦谟之益③，征为长史，遣人船往迎，赠贶甚厚④。驎之闻命，便升舟，悉不受所饷，缘道以乞穷乏⑤，比至上明亦尽⑥。一见冲，因陈无用，翛然而退⑦。居阳岐积年，衣食有无，常与村人共。值己匮乏，村人亦如之。甚厚为乡闾所安。

【注释】

①刘驎之：字子骥，清心寡欲，有隐居之志。

②阳岐：村名，距荆州二百里，濒临长江。

③桓冲：参《夙惠》7注①。讦谟（xū mó 虚模）：宏图大计。

④赠贶（kuàng 况）：赠送。

⑤乞（qì 气）：给；给予。

⑥上明：城名，桓冲担任荆州刺史时，为抵御苻坚南下而修建，修成后桓冲便将荆州治所移到这里，故址在今湖北松滋西。

⑦翛（xiāo 宵）然：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样子。

【译文】

南阳刘驎之，为人高尚坦率，很熟悉历史，隐居在阳岐村。当时苻坚南下到了长江，荆州刺史桓冲想实现宏图大计，征聘刘驎之担任长史，派人派船前去迎接他，馈赠的礼物也很丰厚。刘驎之得知被任命，便上船出发，但一点也没有收用赠送的礼物，而是沿途用来送给贫困百姓，等到了上明，那些礼物也送完了。他一见到桓冲，就陈说自己没有才能，随后就轻松地告退了。他在阳岐村住了多年，衣食用度常常和村里人共同享受。遇上自己匮乏时，村里人也同样这样做。乡邻们对他深感满意。

【原文】

9. 南阳翟道渊与汝南周子南少相友①，共隐于寻阳。庾太尉说周以当世之务，周遂仕，翟秉志弥固。其后周诣翟，翟不与语。

【注释】

①翟道渊：翟汤，字道渊，曾多次被征召任官，均未就职。周子南：周邵，字子南，初隐居，后听从庾亮劝说任镇蛮护军、西阳太守。

【译文】

南阳翟道渊和汝南周子南年轻时就很友好，共同隐居在寻阳。太尉庾亮用当世的政务劝说周子南，周子南终于出来做了官，翟道渊则固守自己的志向更加坚定。后来周子南去看望翟道渊，翟道渊不答理他。

【原文】

10. 孟万年及弟少孤①，居武昌阳新县②。万年游宦，有盛名当世。少孤未尝出，京邑人士思欲见之，乃遣信报

少孤云："兄病笃。"狼狈至都，时贤见之者，莫不嗟重。因相谓曰："少孤如此，万年可死。"

【注释】

①孟万年：孟嘉，字万年，参《识鉴》16注①。少孤：孟陋，字少孤，会稽王司马昱曾召他为参军，他借口有病未到任。

②阳新：县名，今湖北阳新县。

【译文】

孟万年和弟弟孟少孤，居住在武昌阳新县。万年在外面做官，在当时有很高的名声。少孤没有外出过，京都的名流很想见见他，于是派使者报信给少孤说："你哥哥病重了。"少孤慌忙赶到京都，当代贤士见到他的人，无不赞叹器重他。于是他们互相议论说："少孤既是这样，万年可以死了。"

【原文】

11. 康僧渊在豫章①，去郭数十里立精舍②，旁连岭，带长川，芳林列于轩庭，清流激于堂宇。乃闲居研讲，希心理味③。庾公诸人多往看之，观其运用吐纳④，风流转佳，加已处之怡然⑤，亦有以自得，声名乃兴。后不堪，遂出。

【注释】

①康僧渊：参《文学》47注①。

②郭：内城叫城，外城叫郭。精舍：僧人道士静修的住所。

③希心：倾心；潜心。理味：研习体会。

④吐纳：即吐故纳新，古人常用的一种修炼养生之术，口中吐出污浊之气，鼻中吸入清新之气，据说可以祛病延年。

⑤加已：加以。已，通"以"。

【译文】

康僧渊在豫章时，离城几十里建造了静修的住所，屋旁连接着山岭，四周环绕着河流，庭院前花木成林，厅堂下清泉腾涌。他便独居在这里钻研讲习，潜心研习体会。庾亮等人常去看望他，见他运用吐纳养生之术，仪表风度更加美好，加以他对这里感到安然自适，也有自感得意之处，名声于是大振。后来他不能忍受外来的烦扰，便离开了那里。

【原文】

12. 戴安道既厉操东山①，而其兄欲建式遏之功②。谢太傅曰："卿兄弟志业，何其太殊？"戴曰："下官不堪其忧，家弟不改其乐③。"

【注释】

①戴安道：戴逵，字安道。其兄戴逯，字安丘，官至大司农。厉操东山：指隐居不仕。厉操，磨砺情操。

②式遏：语出《诗经·大雅·民劳》："式遏寇虐。"意思是遏止侵犯残害百姓。这里泛指抵御侵略，保国卫民。

③"下官"二句：这是化用《论语·雍也》中的句子。原文是："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译文】

戴安道已经隐居在东山，而他哥哥则想建立率兵拒敌的功业。太傅谢安对他哥哥说："你们兄弟两人的志向和事业，为什么差距这么远呢？"他哥哥回答说："我忍受不了那种忧愁，家弟却改变不了那种乐趣。"

【原文】

13. 许玄度隐在永兴南幽穴中[①]，每致四方诸侯之遗。或谓许曰："尝闻箕山人似不尔耳[②]。"许曰："筐篚苞苴[③]，故当轻于天下之宝耳[④]。"

【注释】

①永兴：县名，属会稽郡，在今浙江萧山西。

②箕山人：指许由。相传唐尧让天下给许由，许由不接受，逃隐于箕山。

③筐篚（fěi 匪）：方形和圆形的竹器，这里指装在筐篚中的礼物。苞苴（jū 居）：包裹，这里指包在包裹中的礼物。

④天下之宝：喻指君位。

【译文】

许玄度隐居在永兴县南深山岩洞中，常常招引来四方达官贵人的馈赠。有人对许玄度说："曾听说过隐居在箕山的人好像并不是这样的呀。"许玄度说："我得到的这些礼物，本来就要比君位轻贱得多啊。"

【原文】

14. 范宣未尝入公门[①]。韩康伯与同载，遂诱俱入郡[②]，范便于车后趋下。

【注释】

①范宣：参《德行》38 注①。公门：官署。

②郡：这里指郡官署。

【译文】

范宣未曾进过衙门。韩康伯曾经和他同乘一辆车，就想诱骗

他一起进入郡衙门，范宣便从车后下来跑掉了。

【原文】

15. 郗超每闻欲高尚隐退者，辄为办百万资，并为造立居宇。在剡为戴公起宅①，甚精整。戴始往旧居②，与所亲书曰："近至剡，如官舍。"郗为傅约亦办百万资③，傅隐事差互④，故不果遗。

【注释】

①戴公：戴逵。

②往旧居：当据《太平御览》卷五百一十引《世说》作"往居"，下文"如官舍"作"如人官舍"。

③傅约：傅琼，小字约，生平未详。

④差互：屡失时机而未能成功。

【译文】

郗超每次听说德行高尚想要隐居的人，总是给他们备办百万钱财，并为他们建造房舍。在剡县时曾为戴逵盖了住宅，十分精致整齐。戴逵刚去居住时，给亲近者写信说："最近到了剡地，好像住进官府一样。"郗超为傅约也备办了百万钱财，后来傅约去隐居的事一再拖延而未成功，所以才没有馈赠得成。

【原文】

16. 许掾好游山水①，而体便登陟。时人云："许非徒有胜情，实有济胜之具②。"

【注释】

①许掾：许询，字玄度，曾被召为司徒掾，未就职。

②济胜之具：度越胜境所应具备的条件，这里指矫捷的身体。

【译文】

司徒掾许询喜爱游览山水，而且身体强健矫捷，利于攀登高山。当时的人说："许询不但有游览胜境的情趣，而且确实有度越胜境的好身体。"

【原文】

17. 郗尚书与谢居士善[①]，常称："谢庆绪识见虽不绝人，可以累心处都尽。"

【注释】

①郗尚书：郗恢，字道胤，小字阿乞，郗昙的儿子，曾任雍州刺史，后在就任尚书的路上被殷仲堪所杀。谢居士：谢敷，字庆绪，崇信佛教，终身未仕。居士，在家信佛的教徒。

【译文】

尚书郗恢和居士谢庆绪很友好，常常称赞说："谢庆绪的见识虽然不能超越别人，但可能牵累心性的地方全都除尽了。"

贤媛第十九

【题解】

贤媛指贤淑的女子。本门塑造了一批德才兼备的妇女形象，而这种对于女性的关注和歌颂，形成了《世说新语》全书的一种特色。

《贤媛》门共有三十二则故事。和通常对女子的赞美不同的是，本书并不看重女性容貌的美丑，而把视角集中到女性的道德、才能、识见和风范上，这是极有见地的。描写女性德行的，如陶侃家中贫穷，其母湛氏卖发斫柱待客；钟氏、郝氏均为王家媳妇，两人娘家门第有高下之别，但却能互相亲重。颂扬女性才能的，如庾友的儿媳向伯父据理申说，从而挽救了庾友的性命；谢道韫鄙薄才华并不低下的丈夫王凝之，而斥责很有名气的娘家兄弟谢玄，则是用另一种手法烘托出她的才干。本门对女性识见的描写较多，如许允之妻阮氏虽然奇丑，但几次在关键时刻帮助丈夫度过难关并保全了儿子的性命；周颉的母亲李氏屈节作妾，却使李家受到正规的礼遇。此外，本门也重视表现女性的神情风范，如称赞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风气”，顾家妇“清心玉映，自是闺房之秀”；而王羲之夫人对人物神明的论说，则是其时女性精神追求的一种表现。

【原文】

1. 陈婴者[①]，东阳人。少修德行，著称乡党[②]。秦末大乱，东阳人欲奉婴为主，母曰：“不可！自我为汝家妇，少见贫贱，一旦富贵，不祥。不如以兵属人，事成少受其

利，不成祸有所归。”

【注释】

①陈婴：秦末人，陈涉起义后领兵依附项梁，后归汉，封为堂邑侯。

②乡党：乡里；家乡。

【译文】

陈婴是东阳人。年轻时就注重道德品行的修养，在乡里受到称赞。秦末时，天下大乱，东阳人想拥戴陈婴为首领，母亲对陈婴说：“不可以！自从我当了你家的媳妇，年轻时就见你家贫贱，一下子富贵起来，不吉利。不如把队伍交给别人，事情成功，便可以略微得些好处；事情不成，灾祸另有归属。”

【原文】

2. 汉元帝宫人既多①，乃令画工图之，欲有呼者，辄披图召之。其中常者，皆行货赂②。王明君姿容甚丽③，志不苟求，工遂毁为其状。后匈奴来和，求美女于汉帝，帝以明君充行。既召，见而惜之，但名字已去，不欲中改，于是遂行。

【注释】

①汉元帝：刘奭，参《规箴》2注①。

②货赂：贿赂。

③王明君：即王昭君，名嫱（qiáng 墙），字昭君，西汉人，晋人因避晋文帝司马昭的名讳改称明君。汉元帝时被选入宫中，后自请往匈奴和亲，促进了汉朝和匈奴的友好关系。

【译文】

汉元帝的宫女既然很多，于是命令画工画下她们的形貌，想要呼唤谁时，就翻看画像按图召见她们。宫女中相貌平常的人，都贿赂画工。王昭君容貌非常俏丽，立志不去苟且求情，画工就把她的容貌画得很丑。后来匈奴来议和，向汉元帝求娶美女，元帝就用昭君当作美女送去。召见以后，又舍不得她走，但名字已经送出，不想中途改变，于是昭君终于成行。

【原文】

3. 汉成帝幸赵飞燕[①]，飞燕谗班婕妤祝诅[②]，于是考问[③]。辞曰："妾闻死生有命，富贵在天[④]。修善尚不蒙福，为邪欲以何望？若鬼神有知，不受邪佞之诉；若其无知，诉之何益？故不为也。"

【注释】

①汉成帝：刘骜（ào 奥），西汉皇帝，汉元帝的儿子，在位期间沉溺酒色，不问政事，导致了王莽专擅朝政。赵飞燕：汉成帝皇后，能歌善舞，因身体轻捷而号为"飞燕"。

②班婕妤（jiéyú 捷余）：名字不详，西汉人，少有才学，成帝时被选入宫，立为婕妤。婕妤，宫中女官名，是帝王妃嫔的称号。祝诅（zhòuzǔ 咒祖）：告求鬼神降祸于他人。祝，通"咒"。

③考问：审问。

④妾：这里是古代妇女自称的谦词。"死生"二句：语出《论语·颜渊》，意思是死生取决于命运，富贵听从天安排。

【译文】

汉成帝宠爱赵飞燕，飞燕诬告班婕妤告求鬼神降祸于自己，于是审问班婕妤。班的供辞说："我听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行善

尚且不能得到保佑，作恶又指望得到什么呢？如果鬼神有知觉，就不会接受邪恶谄佞的诽谤；如果鬼神没有知觉，向它说诽谤的话又有什么好处呢？所以我是不做这种事的。"

【原文】

4. 魏武帝崩，文帝悉取武帝宫人自侍。及帝病困，卞后出看疾①。太后入户，见直侍并是昔日所爱幸者。太后问："何时来邪？"云："正伏魄时过②。"因不复前而叹曰："狗鼠不食汝余③，死故应尔！"至山陵④，亦竟不临。

【注释】

①卞后：魏文帝曹丕的母亲。曹操为魏王时，拜为王后；曹丕即帝位，尊为皇太后。

②伏魄：又写作"复魄"，即招魂，人将死时拿着他平时穿的衣服爬上屋顶面向北喊魂，让魂魄回来。这里指为曹操复魄之时。

③"狗鼠"句：骂人的话，意思是狗鼠都厌恶你，比喻人品低下，受人轻贱、唾弃。

④山陵：指帝王葬礼。

【译文】

魏武帝曹操死后，文帝曹丕把武帝的宫女全都召来侍奉自己。到文帝病重时，他母亲卞太后去探望病情。太后一进门，见到当班侍奉的都是先前武帝所宠爱的人。太后问她们："什么时候过来的呀？"回答说："正当为武帝招魂时来的。"于是太后不再往前走，叹息说："狗鼠也不吃你剩下的东西，确实该死呀！"一直到文帝出殡，太后始终未去哭吊。

【原文】

5. 赵母嫁女①，女临去，敕之曰："慎勿为好②！"女曰："不为好，可为恶邪？"母曰："好尚不可为，其况恶乎！"

【注释】

①赵母：三国时吴国桐乡令虞韪的妻子，曾作《列女传解》。

②"慎勿"句：《世说新语》原注引《淮南子》说："有人嫁其女而教之曰：'尔为善，善人疾之。'"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说："盖古之教女者之意，特不愿其遇事表暴，斤斤于为善之名，以招人之妒嫉，而非禁之使不为善也。"

【译文】

赵母嫁女儿，女儿临离去时，她告诫女儿说："务必不要做好事！"女儿说："不做好事，难道可以做坏事吗？"母亲说："好事尚且不可以做，何况坏事呢！"

【原文】

6. 许允妇是阮卫尉女①，德如妹②，奇丑。交礼竟，允无复入理，家人深以为忧。会允有客至，妇令婢视之，还答曰："是桓郎。"桓郎者，桓范也③。妇云："无忧，桓必劝人。"桓果语许云："阮家既嫁丑女与卿，故当有意，卿宜察之。"许便回入内，既见妇，即欲出。妇料其此出无复入理，便捉裾停之④。许因谓曰："妇有四德⑤，卿有其几？"妇曰："新妇所乏唯容尔。然士有百行⑥，君有几？"许云："皆备。"妇曰："夫百行以德为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谓皆备？"允有惭色，遂相敬重。

【注释】

①许允：参《赏誉》139 注⑦。阮卫尉：阮共，字伯彦，三国时魏国人，仕魏官至卫尉卿。卫尉，即卫尉卿，掌管宫门警卫的官。

②德如：阮侃，字德如，阮共的儿子，仕魏官至河内太守。

③桓范：字允明，仕魏官至大司农。

④裾：大襟，衣服的前襟。

⑤四德：指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善于纺绩）。

⑥百行：指各种好的品行。

【译文】

许允的妻子是卫尉卿阮共的女儿，阮德如的妹妹，容貌十分丑陋。新婚交拜礼结束后，计允已没有再进入洞房的可能，家里人为此深感忧虑。恰巧许允来了客人，新娘便叫使女去看看是谁，使女回来禀告说："是桓郎。"桓郎就是桓范。新娘说："不用担心了，桓公子一定会劝他进来的。"桓范果然对许允说："阮家既然把丑女儿嫁给你，肯定是有道理的，你应当细心体察。"许允便回到内室，见到新娘后，马上又想出去。新娘料想他这次出去再也不可能进来，就拉住他的衣襟要他留下。许允便对她说："妇人应当有四种美德，你有其中几种呢？"新娘说："我所缺少的只是容貌罢了。但是士人应当有各种各样的好品行，您又有几种呢？"许允说："全都具备。"新娘说："各种好品行中首要的是德行，但是您爱色而不爱德，怎么能说全都具备呢？"许允听后，面有惭愧之色，从此两人便相互敬重了。

【原文】

7. 许允为吏部郎，多用其乡里，魏明帝遣虎贲收之[①]。其妇出诫允曰："明主可以理夺，难以情求。"既至，帝核

问之，允对曰："'举尔所知'②，臣之乡人，臣所知也。陛下检校为称职与不，若不称职，臣受其罪。"既检校，皆官得其人，于是乃释。允衣服败坏，诏赐新衣。初，允被收，举家号哭。阮新妇自若③，云："勿忧，寻还。"作粟粥待。顷之，允至。

【注释】

①魏明帝：曹叡，参《言语》13注①。虎贲（bēn奔）：官名，主管宫廷宿卫，其统领称虎贲中郎将。

②举尔所知：语出《论语·子路》。孔子的学生仲弓问孔子怎样才能识别并提拔贤才，孔子回答："举尔所知。"意思是提拔你所了解的人。

③新妇：这里泛指已婚妇女。

【译文】

许允担任吏部郎时，大多任用他的同乡，魏明帝曹叡听说后，就派虎贲武士去拘捕他。他妻子跟随出来告诫他说："英明的君主只可以用道理去说服，很难用情感去告求。"带到后，明帝核查审问他，许允回答说："孔子说'举尔所知'，我的同乡，就是我所了解的人。陛下可以考察他们是称职还是不称职，如果不称职，我愿意接受应有的罪名。"考察以后，结果各个职位都安排了当用的人，于是才释放了他。许允身上衣服破烂了，明帝下令赏赐新衣服。当初，许允被拘捕时，全家号啕大哭，他妻子却神态自如，说道："不用担忧，很快就会回来。"同时煮上小米粥等着他。不久，许允就回来了。

【原文】

8. 许允为晋景王所诛①，门生走入告其妇。妇正在机中，神色不变，曰："蚤知尔耳。"门人欲藏其儿，妇曰：

“无豫诸儿事。”后徙居墓所，景王遣钟会看之[2]，若才流及父[3]，当收。儿以咨母，母曰：“汝等虽佳，才具不多，率胸怀与语，便无所忧。不须极哀，会止便止。又可少问朝事。”儿从之。会反，以状对，卒免。

【注释】

①晋景王：司马师，参《言语》16 注①。

②钟会：参《言语》11 注①。

③才流：才能和流品。

【译文】

许允被晋景王司马师杀害，门生跑入内宅告诉他的妻子。他妻子正在机上织布，听完后神色不变，说道：“早就知道会这样的。”门生想把许允的儿子藏匿起来，她说：“不关孩子们的事。”后来全家迁到许允墓地旁居住，晋景王派钟会去察看许允的儿子，如果才能流品赶得上他们的父亲，便要拘捕。孩子们向母亲求教，母亲说：“你们几个虽然都很好，但是才能并不高，顺循心意和他谈话，就没有什么可忧虑的。也不要极度悲痛，钟会不哭了，你们就不哭。还可以略微问问朝中的事。”孩子们照她的话做了。钟会回去后，把情况报告晋景王，许允的儿子终于免了灾祸。

【原文】

9. 王公渊娶诸葛诞女[1]，入室，言语始交，王谓妇曰：“新妇神色卑下，殊不似公休。”妇曰：“大丈夫不能仿佛彦云[2]，而令妇人比踪英杰[3]！”

【注释】

①王公渊：王广，字公渊，三国时魏国人，有风度才学，声名很高。诸葛诞：字公休，参《品藻》4注①。

②仿佛：相像。彦云：王凌，字彦云，王广的父亲，参《方正》4注③。

③比踪：齐步；并驾。

【译文】

王公渊娶诸葛诞的女儿为妻，进入内室，刚开始交谈，王公渊便对妻子说："新娘的神情卑微低下，很不像你父亲公休。"他妻子说："大丈夫不能像你父亲彦云那样，却要求妇道人家和英雄豪杰媲美！"

【原文】

10. 王经少贫苦①，仕至二千石②，母语之曰："汝本寒家子，仕至二千石，此可以止乎？"经不能用。为尚书，助魏，不忠于晋③，被收。涕泣辞母曰："不从母敕，以至今日。"母都无戚容，语之曰："为子则孝，为臣则忠。有孝有忠，何负吾邪？"

【注释】

①王经：字彦纬，三国时魏国人，曾任江夏太守、雍州刺史、司隶校尉，高贵乡公时担任尚书，因谋诛司马昭未成，和其母反被司马昭杀害。

②二千石：指年俸二千石的官职。司隶校尉、州刺史和郡太守等的年俸都是二千石。

③晋：这里指司马氏。王经是魏时人，直到他死时晋朝尚未建立，但在后人的记事文字中可以用"晋"代称司马氏。

【译文】

王经年轻时家境贫困，做官后达到二千石年俸的地位时，母亲对他说："你本是贫寒人家的子弟，做到了二千石的大官，这可以停止了吧？"王经未能采用她的意见。后来担任尚书，帮助魏朝，对司马氏不忠，而被拘捕。他流着眼泪辞别母亲说："没有听从母亲的教诲，以至于有了今天。"他母亲全没有忧伤的神色，对他说："做儿子就应当孝顺，做臣子就应当忠心。你有孝有忠，对不起我什么呢？"

【原文】

11．山公与嵇、阮一面，契若金兰[①]。山妻韩氏，觉公与二人异于常交，问公，公曰："我当年可以为友者[②]，唯此二生耳。"妻曰："负羁之妻亦亲观狐、赵[③]，意欲窥之，可乎？"他日，二人来，妻劝公止之宿，具酒肉。夜穿墉以视之[④]，达旦忘反。公入曰："二人何如？"妻曰："君才致殊不如，正当以识度相友耳。"公曰："伊辈亦常以我度为胜。"

【注释】

①金兰：语出《易·系辞上》："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后来就用"金兰"指朋友同心同德、情投意合。

②当年：此生；一生。

③"负羁"句：据《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记载，晋公子重耳带着狐偃、赵衰等人流亡国外时经过曹国，曹大夫僖负羁的妻子仔细观察后，认为狐、赵等人均有辅助君王的才能，一定可以帮助重耳返回晋国执政。

④墉：墙；墙壁。

【译文】

山涛和嵇康、阮籍见了一面，就情投意合。山涛的妻子韩氏，感到山涛和两人的交情不同寻常，就询问山涛，山涛说："我一生可以当作朋友的，只是这两个读书人罢了。"他妻子说："僖负羁的妻子也曾经亲自观察过狐偃、赵衰，我心中也想偷着看一看他们，可以吗？"有一天，两个人来了，妻子就劝山涛留他们住下，同时准备了酒肉。夜间，穿通墙壁来察看他们，直到天亮也没想起回去。山涛进来问道："这两个人怎么样？"妻子说："您才情意趣远远比不上他们，只能凭借见识气度来和他们交朋友罢了。"山涛说："他们也常常认为我的气度杰出。"

【原文】

12. 王浑妻钟氏生女令淑[①]，武子为妹求简美对而未得[②]。有兵家子，有俊才，欲以妹妻之，乃白母。曰："诚是才者，其地可遗[③]，然要令我见。"武子乃令兵儿与群小杂处，使母帷中察之。既而母谓武子曰："如此衣形者，是汝所拟者非邪？"武子曰："是也。"母曰："此才足以拔萃，然地寒，不有长年[④]，不得申其才用。观其形骨，必不寿，不可与婚。"武子从之。兵儿数年果亡。

【注释】

①王浑：参《赏誉》17注⑦。令淑：指容貌美丽，品德善良。

②求简：寻求挑选。

③地：门第。

④长年：长寿。

【译文】

王浑的妻子钟氏生了个女儿美丽而又善良，王武子想给妹妹挑选一个好的配偶，一直没有找到。有个当兵人家的儿子，有卓越的才能，武子想把妹妹许配给他，便禀告了母亲。母亲说："如果确实是有才能的话，他的门第可以抛开不论，但是要让我看看。"武子就叫那个当兵人家的儿子和普通百姓混杂在一起，让母亲在帷幕中观察他。事情过后母亲对武子说："穿着这个样子衣服、有着这个样子外形的，是不是你所拟议的人呢？"武子说："是的。"母亲说："这个人，才能足以出类拔萃，但门第低微，如果不能长寿，就不能施展他的才能和作用。看他的形貌骨相，一定不能长寿，不可以和他结亲。"武子听从了母亲的意见。那个当兵人家的儿子几年后果然死了。

【原文】

13. 贾充前妇[①]，是李丰女[②]。丰被诛，离婚徙边。后遇赦得还，充先已取郭配女[③]，武帝特听置左右夫人[④]。李氏别住外，不肯还充舍。郭氏语充，欲就省李，充曰："彼刚介有才气，卿往不如不去。"郭氏于是盛威仪[⑤]，多将侍婢。既至，入户，李势起迎，郭不觉脚自屈，因跪再拜。既反，语充，充曰："语卿道何物？"

【注释】

①贾充：参《政事》6注①。

②李丰：字安国，参《容止》4注①。

③郭配：字仲南，三国时魏国人，官至城阳太守。

④武帝：指晋武帝司马炎。

⑤威仪：服饰仪表。

【译文】

贾充的前妻是李丰的女儿。李丰被杀以后，离了婚流放到边地。后来遇到赦免才得以回来，贾充在这之前却已经娶了郭配的女儿为妻。晋武帝司马炎特地准许设置左右两位夫人。李氏另住在外面，不肯回到贾充的住处。郭氏告诉贾充，想去看望李氏，贾充说："她为人刚直，又很有才气，你去不如不去。"郭氏于是穿戴整齐，又带了很多婢女去。到了李氏住处，进了门，李氏站起来迎接，郭氏不觉双腿自然弯屈，接着跪下行了再拜礼。回家后，告诉贾充，贾充说："我对你说什么来着？"

【原文】

14．贾充妻李氏作《女训》行于世。李氏女，齐献王妃①；郭氏女，惠帝后②。充卒，李、郭女各欲令其母合葬，经年不决。贾后废③，李氏乃祔葬④，遂定。

【注释】

①齐献王：司马攸，字大猷，晋武帝的弟弟，封为齐王，死后谥为献。

②惠帝：晋惠帝司马衷，字正度，晋武帝司马炎的二儿子，公元290年至306年在位。

③贾后：即贾充和郭氏所生女，惠帝即位后，立为皇后，为人妒悍狡诈，专擅大权，滥杀朝臣，后被废，为赵王司马伦所杀。

④祔（fù付）：合葬。

【译文】

贾充的妻子李氏写了《女训》一书，在社会上流传。李氏的女儿是齐献王司马攸的王妃，郭氏的女儿是晋惠帝司马衷的皇后。贾充死后，李氏、郭氏的女儿各自想让自己的母亲和贾充合葬，历年决定不下。贾皇后被废以后，李氏才和贾充合葬，这事最终确

定下来。

【原文】

15. 王汝南少无婚[①]，自求郝普女[②]。司空以其痴[③]，会无婚处，任其意，便许之。既婚，果有令姿淑德，生东海[④]，遂为王氏母仪[⑤]。或问汝南何以知之，曰："尝见井上取水，举动容止不失常，未尝忤观，以此知之。"

【注释】

①王汝南：王湛，曾任汝南内史，参《赏誉》17注①。

②郝普：字道匡，官至洛阳太守。

③司空：指王昶，字文舒，王湛的父亲，官至司空。

④东海：指王承，字安期，曾任东海太守，参《政事》9注①。

⑤母仪：当人母亲的典范。

【译文】

汝南内史王湛年轻时没人为他议亲，就自己请求和郝普的女儿成亲。司空王昶因为他痴呆，将无处求婚，就顺着他的心意，答应了他。成婚后，郝氏果然美貌而又善良，后来生了王承，终于成了王氏门中母亲们的典范。有人问王湛是怎么了解她的，王湛说："我曾经见到她在井边打水，举止仪容不失常规，也没有碍眼的地方，因此对她有了了解。"

【原文】

16. 王司徒妇[①]，钟氏女，太傅曾孙，亦有俊才女德。钟、郝为娣姒[②]，雅相亲重。钟不以贵陵郝，郝亦不以贱下钟。东海家内[③]，则郝夫人之法；京陵家内[④]，范钟夫人之礼。

【注释】

①王司徒妇：指王浑的妻子，她是魏朝太傅钟繇的曾孙女。王浑官至司徒，所以称王司徒。

②郝：即郝普的女儿，嫁给王湛，和王浑的妻子钟氏是妯娌。娣姒（dìsì弟似）：妯娌。

③东海：指王湛和郝氏的儿子王承，曾任东海太守。

④京陵：指钟氏的丈夫王浑，袭父爵为京陵侯。

【译文】

司徒王浑的妻子是钟氏门中的女儿，太傅钟繇的曾孙女，也有卓越的才智和女性的美德。钟氏、郝氏是妯娌，互相之间十分亲密、敬重。钟氏不因为出身高贵而欺压郝氏，郝氏也不因为出身卑微而屈居钟氏之下。在东海太守王承家中，都效法郝夫人的规范；在京陵侯王浑家中，都奉行钟夫人的礼法。

【原文】

17. 李平阳①，秦州子②，中夏名士③，于时以比王夷甫。孙秀初欲立威权④，咸云："乐令民望不可杀⑤，减李重者又不足杀。"遂逼重自裁。初，重在家，有人走从门入，出髻中疏示重⑥。重看之色动，入内示其女，女直叫"绝"。了其意，出则自裁。此女甚高明，重每咨焉。

【注释】

①李平阳：李重，参《品藻》46注③。

②秦州：指李秉，字玄胄，仕魏任秦州刺史。

③中夏：中原地区。

④孙秀：字俊忠，赵王司马伦的心腹，司马伦篡位后，任中书令，专擅

朝政。

⑤乐令：乐广，当时担任河南尹，后来代王戎任尚书令。

⑥疏：给皇帝的奏议。

【译文】

平阳太守李重是秦州刺史李秉的儿子，中原地区的名士，当时人们把他和王夷甫相提并论。孙秀当初想确立威信和权势，总是说："乐令是众望所归的人，不可以杀，比李重差的人又不值得杀。"于是就威逼李重自杀。开始时，李重在家，有人从门外跑进来，从发髻中拿出奏章给李重看。李重看后就变了脸色，进入内室给他女儿看，他女儿只是叫道"完了"。李重懂得她的意思，出来就自杀了。李重这个女儿非常高明，李重有事常常和她商议。

【原文】

18. 周浚作安东时①，行猎，值暴雨，过汝南李氏。李氏富足，而男子不在。有女名络秀，闻外有贵人，与一婢于内宰猪羊，作数十人饮食，事事精办，不闻有人声。密觇之②，独见一女子，状貌非常。浚因求为妾，父兄不许。络秀曰："门户殄瘁③，何惜一女！若连姻贵族，将来或大益。"父兄从之。遂生伯仁兄弟。络秀语伯仁等："我所以屈节为汝家作妾，门户计耳。汝若不与吾家作亲亲者④，吾亦不惜馀年！"伯仁等悉从命。由此李氏在世，得方幅齿遇⑤。

【注释】

①周浚：字开林，曾任扬州刺史，后加安东将军。

②觇（chān 搀）：暗中察看。

③门户：家门；家族。殄（tiǎn 舔）瘁：衰落。

④亲亲：亲戚。

⑤方幅齿遇：指正规的礼遇。方幅，公开；公正。齿遇，同等的待遇。

【译文】

周浚担任安东将军时，外出打猎，遇上暴雨，就去探访汝南李氏。李氏家境富足，但是男人不在家中。有个女儿，名叫络秀，听说外面有贵人来了，就和一个婢女在内院杀猪宰羊，操办几十个人的饮食，事事都准备得很精细，却听不到有人声。周浚暗中去察看，只见到一个女子，相貌不同寻常。于是周浚就请求娶她为妾，女子的父亲兄长不同意。络秀说："我们家门第衰落，一个女儿有什么舍不得的！如果能和贵族结亲，将来或许有很大的好处。"她父亲和兄长听从了她。后来她生了周伯仁兄弟几人。络秀告诉伯仁兄弟说："我之所以委屈自己给你家作妾，只是为我家门第考虑罢了。你们如果不愿和我家做亲戚，我也不会吝惜自己的暮年！"伯仁兄弟全都听从母亲的话，因此李氏在世时得到了正规的礼遇。

【原文】

19. 陶公少有大志①，家酷贫，与母湛氏同居。同郡范逵素知名②，举孝廉③，投侃宿。于时冰雪积日，侃室如悬磬④，而逵马仆甚多。侃母湛氏语侃曰："汝但出外留客，吾自为计。"湛头发委地，下为二髲⑤，卖得数斛米。斫诸屋柱，悉割半为薪，锉诸荐以为马草。日夕，遂设精食，从者皆无所乏。逵既叹其才辩，又深愧其厚意。明旦去，侃追送不已，且百里许。逵曰："路已远，君宜还。"侃犹不返。逵曰："卿可去矣。至洛阳，当相为美谈。"侃乃返。

逵及洛，遂称之于羊晫、顾荣诸人[6]，大获美誉。

【注释】

①陶公：陶侃，参《言语》47 注①。

②范逵：曾举孝廉，生平事迹不详。

③孝廉：选举官吏的科目，要求是孝顺清廉，被选中的人也称为孝廉。

④室如悬磬：比喻室无所有，极为贫乏。磬，一种石制的敲击乐器，悬挂在架子上演奏。

⑤髲（bì 闭）：假发。

⑥羊晫（zhuó 浊）：《晋书·陶侃传》作“杨晫”，当时担任豫章国郎中令。顾荣：当时担任中书郎，参《德行》25 注①。

【译文】

陶侃少年时就有远大的志向，他家境极为贫困，和母亲湛氏住在一起。同郡的范逵一向很有声名，被举荐为孝廉，有一次到陶侃家来投宿。当时连日冰雪，陶侃家一无所有，但是范逵的马匹随从很多。陶侃的母亲湛氏对陶侃说：“你只管到外面留住客人，我自己会想办法。”湛氏的头发很长，拖到地上，剪下做成两段假发，卖去后买了几斛米。又把每根屋柱全都劈下一半来当柴禾，还把草垫铡碎作为马料。到傍晚时分，便准备好了精美的食物，随从的人也全都没有匮乏。范逵既赞叹陶侃的才干和言谈，又对他深厚的情意感到愧疚不安。第二天早晨离去时，陶侃追随相送不肯停止，送了将近一百里路。范逵说：“路已经送得很远了，您应当回去了。”陶侃仍然不肯返回，范逵说：“你可以回去了。到了洛阳，我一定为你美言传扬。”陶侃这才返回。范逵到了洛阳，便在羊晫、顾荣等人面前赞扬陶侃，使他极大地获得了美好的声名。

【原文】

20. 陶公少时作鱼梁吏①，尝以坩鲊饷母②。母封鲊付使，反书责侃曰："汝为吏，以官物见饷，非唯不益，乃增吾忧也。"

【注释】

①鱼梁：一种捕鱼的设施，横截水流，留一缺口，让鱼随水流入竹篓。

②坩（gān 甘）：一种陶制器皿。鲊（zhǎ 眨）：腌制的鱼。

【译文】

陶侃年轻时担任管理鱼梁的小吏，曾经把一罐腌鱼送给母亲。他母亲封好腌鱼，交还给送来的人，又写了回信责备陶侃说："你当官吏，拿公家的东西送给我，这不但没有好处，反而会增加我的忧虑。"

【原文】

21. 桓宣武平蜀①，以李势妹为妾②，甚有宠，常著斋后。主始不知③，既闻，与数十婢拔白刃袭之。正值李梳头，发委藉地，肤色玉曜④，不为动容。徐曰："国破家亡，无心至此。今日若能见杀，乃是本怀。"主惭而退。

【注释】

①平蜀：参《政事》16注⑤。

②李势：参《识鉴》20注②。

③主：公主，指桓温的妻子晋明帝女儿南康长公主。

④曜（yào 耀）：发出光辉。

【译文】

宣武侯桓温平定蜀地后，娶了李势的妹妹做妾，很受宠爱，常常把她安置在书房后面住。公主起先不知道，听说以后，带领几十个婢女拿着刀前去袭击她。进了室内，正遇上李氏在梳头，头发下垂铺到地上，肤色像白玉一样发出光辉，并未由于害怕而改变脸色。她慢悠悠地说："我已经国破家亡，并不愿意到这里来。今天如果能被杀死，正是我的心愿。"公主听后惭愧地退了回去。

【原文】

22. 庾玉台①，希之弟也②。希诛，将戮玉台。玉台子妇，宣武弟桓豁女也③，徒跣求进，阍禁不内④，女厉声曰："是何小人！我伯父门，不听我前！"因突入，号泣请曰："庾玉台常因人，脚短三寸，当复能作贼不？"宣武笑曰："婿故自急。"遂原玉台一门。

【注释】

①庾玉台：庾友，字惠彦，小字玉台，庾冰的三儿子，曾任中书郎、东阳太守。当时桓温专擅朝政，想铲除庾氏的势力，因而诬陷庾氏谋反，杀害了庾友的几个弟弟，他的哥哥庾希逃跑后也被杀害。

②希：庾希，参《雅量》26注②。

③桓豁：桓温的弟弟，参《豪爽》10注②。

④阍（hūn昏）：守门人。

【译文】

庾玉台是庾希的弟弟。庾希被杀害后，将要处死玉台。玉台的儿媳妇，是宣武侯桓温弟弟桓豁的女儿，她惊慌得赤着双脚去求见桓温。守门人阻止她不让进去，她厉声说道："是什么奴才！我伯父的家门，竟敢不准我进去！"随即就直冲进去，哭叫着请求

说："庾玉台常常要别人扶着才能走路，他一条腿短了三寸，这还能够谋反吗？"桓温笑着说："侄女婿确实会着急。"于是赦免了庾玉台一家老小。

【原文】

23. 谢公夫人帏诸婢[①]，使在前作伎[②]，使太傅暂见，便下帏。太傅索更开，夫人云："恐伤盛德。"

【注释】

①帏（wéi 违）：帷幕，这里用作动词，表示用帷幕遮隔。

②作伎：演奏歌舞乐曲。

【译文】

谢公的夫人用帷幕围起众婢女，要她们在自己面前演奏歌舞乐曲，给谢安看了一看，就放下帷幕。谢安要求再掀开帷幕，夫人说："恐怕会有损您的大德。"

【原文】

24. 桓车骑不好著新衣[①]，浴后，妇故送新衣与。车骑大怒，催使持去。妇更持还，传语云："衣不经新，何由而故？"桓公大笑，著之。

【注释】

①桓车骑：桓冲，曾任车骑将军。

【译文】

车骑将军桓冲不喜爱穿新衣服，洗过澡后，他妻子故意送去新衣服给他换。桓冲十分生气，催促着让人拿走。他妻子又让人

再拿回来，并且传话说："衣服不经过新的，怎么会变成旧的呢？"桓冲听后大笑，穿上了新衣服。

【原文】

25．王右军郗夫人谓二弟司空、中郎曰[①]："王家见二谢[②]，倾筐倒庋[③]；见汝辈来，平平尔。汝可无烦复往。"

【注释】

①郗夫人：郗璿，字子房，郗鉴的女儿。司空：指郗愔，郗鉴的长子，参《品藻》29注③。中郎：指郗昙，字重熙，郗鉴的次子，曾任北中郎将。郗昙的女儿嫁给王羲之的儿子王献之，后来离婚。

②二谢：指谢安、谢万。王、谢两家也是亲家，二谢的侄女谢道韫嫁给王羲之的另一个儿子王凝之为妻。

③倾筐倒庋（guǐ 鬼）：比喻尽其所有，盛情款待。庋，放物品的架子。

【译文】

右军将军王羲之的妻子郗夫人对两个弟弟司空郗愔、北中郎将郗昙说："王家见到谢家两个兄弟来，翻箱倒柜地拿出东西来款待；见到你们来，不过平平淡淡罢了。你们无须再去了。"

【原文】

26．王凝之谢夫人既往王氏[①]，大薄凝之。既还谢家，意大不说。太傅慰释之曰："王郎，逸少之子，人身亦不恶[②]，汝何以恨乃尔？"答曰："一门叔父，则有阿大、中郎[③]；群从兄弟，则有封、胡、遏、末[④]。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

【注释】

①谢夫人：即谢道韫，参《言语》71 注③。

②人身：人的品貌才智。不恶：不差；不错。

③阿大：疑指谢安的堂兄谢尚。中郎：疑指谢安的二哥谢据。古代兄弟是三人时，则称老二为中。谢安兄弟六人，仍称老二为中郎，大约是生至兄弟三人时，已称他为中，后来沿用而未改。

④封：谢韶，字穆度，小字封，官至车骑司马。胡：谢朗，小字胡儿，参《言语》71 注①。遏：谢玄，小字遏。末：谢渊，字叔度，小字末，官至义兴太守。

【译文】

王凝之的妻子谢夫人嫁到王家以后，十分看不起凝之。回到谢家，内心非常不高兴。太傅谢安宽慰她说："王郎是逸少的儿子，人才也不差，你为什么竟然这样不满意呢？"谢夫人回答说："我们一家的叔父之中，有阿大、中郎这样的人物；堂兄堂弟之中，又有封、胡、遏、末这样的人才。没想到天地之间，竟还有王郎这样的人！"

【原文】

27. 韩康伯母隐古几毁坏①，卞鞠见几恶②，欲易之。答曰："我若不隐此，汝何以得见古物③？"

【注释】

①隐（yìn 印）：倚靠。

②卞鞠：卞范之，小字鞠，是韩母的外孙，参《伤逝》19 注①。

③"我若"二句：卞鞠生活奢侈，用物多求新异，韩母的话意在讽劝他。

【译文】

韩康伯的母亲用来靠身子的旧几桌坏了，卞鞠见到几桌坏了，

就想换掉它。韩母回答说："我如果不靠着这个，你又怎么能够见到古物呢？"

【原文】

28. 王江州夫人语谢遏曰①："汝何以都不复进？为是尘务经心②，天分有限？"

【注释】

①王江州：王凝之，曾任江州刺史。他的夫人谢道韫是谢遏的姐姐。

②为是：连词，表示选择，相当于"还是"。

【译文】

江州刺史王凝之的妻子谢夫人问谢遏说："你为什么全然不见长进？是一心留意世俗事务了呢，还是天分有限呢？"

【原文】

29. 郗嘉宾丧，妇兄弟欲迎妹还，终不肯归，曰："生纵不得与郗郎同室，死宁不同穴①！"

【注释】

①"生纵"二句：这是化用《诗经·王风·大车》中"榖则异室，死则同穴"的诗句，意思是活着不能同居一室，死后也要同埋一穴。

【译文】

郗嘉宾死后，他妻子的兄弟想接妹妹回去，妹妹始终不肯回娘家，她说："活着虽然不能和郗郎同居一室，死后难道可以不和他同埋一穴！"

【原文】

30. 谢遏绝重其姊[①]，张玄常称其妹[②]，欲以敌之。有济尼者[③]，并游张、谢二家，人问其优劣，答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风气；顾家妇清心玉映[④]，自是闺房之秀。"

【注释】

①其姊：指谢道韫，下文"王夫人"也是指她。

②张玄：又作"张玄之"，参《言语》51注①。

③济尼：晋时的一个尼姑，生平不详。

④顾家妇：张玄的妹妹嫁给顾氏，所以称为顾家妇。

【译文】

谢遏极为推重自己的姐姐，张玄常常称赞自己的妹妹，想用她来和谢遏的姐姐抗衡。有一个法号济的尼姑，和张、谢两家都有交往，有人问到她两位夫人的高下，她回答说："王夫人神情闲适开朗，确实有竹林名士的风度；顾家媳妇心灵纯洁，有如美玉辉映，自然是一位大家闺秀。"

【原文】

31. 王尚书惠尝看王右军夫人[①]，问："眼耳未觉恶不[②]？"答曰："发白齿落，属乎形骸；至于眼耳，关于神明，那可便与人隔[③]！"

【注释】

①王尚书惠：王惠，字令明，王羲之的族孙，入宋后任吏部尚书，死后追赠太常。王右军夫人：郗璿，这时年已九十。

②恶：这里指官能衰退。

③隔：隔离。眼耳是保持同外界联系的主要器官，如眼耳不灵就等于和外界隔绝。

【译文】

尚书王惠曾经去看望右军将军王羲之的夫人，问她道："眼睛耳朵没觉得不管用吧？"她回答说："头发转白，牙齿脱落，这只是形体上的事；至于眼睛耳朵，关系到精神，哪能就和人世隔绝呢！"

【原文】

32. 韩康伯母殷，随孙绘之之衡阳[①]，于阖庐洲中逢桓南郡[②]。卞鞠是其外孙，时来问讯。谓鞠曰："我不死，见此竖二世作贼[③]！"在衡阳数年，绘之遇桓景真之难也[④]，殷抚尸哭曰："汝父昔罢豫章，征书朝至夕发。汝去郡邑数年，为物不得动，遂及于难，夫复何言！"

【注释】

①绘之：韩绘之，字季伦，韩康伯的儿子，官至衡阳太守。

②阖庐洲：岛名，在长江中。

③竖：对人的蔑称，相当于"小子"。二世：指桓温和桓玄父子两代。作贼：造反。按，桓温想废晋自立，事未成而病死。桓玄作乱，晋安帝元兴二年（公元403年）率兵攻入建康，逼安帝让位，建国号楚，后被刘裕所杀。

④桓景真：桓亮，字景真，桓玄的侄儿。桓玄败死后，他聚众长沙，自号湘州刺史，杀死了韩绘之等人。

【译文】

韩康伯的母亲殷氏，跟随孙子韩绘之同往衡阳，中途在阖庐洲遇上南郡公桓玄。桓玄手下的长史卞鞠是殷氏的外孙，这时来

向殷氏问安。殷氏对卞鞠说："我不死，见到了这小子两代人造反作乱！"在衡阳住了几年，绘之遇上桓景真叛乱而被害，殷氏抚尸痛哭说："你父亲当年免去豫章太守时，征调他的文书早晨刚到，他晚上就出发。你免职好几年了，却为了别人不能脱身，最终遇难，这还能说什么呢！"

术解第二十

【题解】

术解指对技艺的理解和掌握，包括占卜、医药、音乐等。本门的描写表现了魏晋士人在方术上的才能。

《术解》门共有十一则故事，和占卜有关的将近一半，如郭璞为王导作卦并设法为他祈禳震厄，相者认为羊祜掘断墓势后“犹应出折臂三公”。这一部分虽然迷信色彩较浓，但作者的目的则在于表现士人们预测事物发展的能力。医药方面有两则，描写了于法开、殷浩医术的高明。音乐方面则用对比的手法表现了荀勖的“暗解”和阮咸的“神解”，最终仍然是阮咸高出一筹。此外，本门中还记述了一些其他内容，如写王济善解马性，荀勖能识别劳薪炊，郭璞明于见幾，桓温的主簿有辨酒的才能，均写得绘声绘色，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原文】

1. 荀勖善解音声[①]，时论谓之暗解[②]。遂调律吕[③]，正雅乐[④]。每至正会，殿庭作乐，自调宫商，无不谐韵。阮咸妙赏[⑤]，时谓神解[⑥]。每公会作乐，而心谓之不调。既无一言直勖[⑦]，意忌之，遂出阮为始平太守[⑧]。后有一田父耕于野，得周时玉尺，便是天下正尺。荀试以校己所治钟鼓、金石、丝竹[⑨]，皆觉短一黍[⑩]，于是伏阮神识。

【注释】

①荀勖：魏晋时人，善解乐律，曾掌管乐事，参《言语》99注⑦。

②暗解：默识；心中自然领悟。

③律吕：乐律。古代用十二个长度不同的律管，吹出十二个高度不同的标准音，以确定乐音的高低，叫做十二律。十二律分为阴阳两类，奇数六律为阳律，也叫六律，偶数六律为阴律，也叫六吕，合称为律吕。

④雅乐：用于郊庙朝会等隆重场合的正乐。

⑤阮咸：参《赏誉》12注①。

⑥神解：神妙的理解。

⑦直：这里表示“认为……正确”。

⑧始平：郡名，治所在槐里（今陕西兴平东南）。

⑨钟鼓、金石、丝竹：泛指各类乐器。

⑩觉：通“较”，相差。

【译文】

荀勖善于体会音理，当时的舆论认为他能自然领悟。于是他调整音律，正定雅乐。每到正月初一集会时，殿堂奏乐，他亲自协调五音，韵律无不和谐。阮咸的欣赏水平精妙，当时的人都认为他对音乐有神妙的理解。每次公事集会时奏乐，他心中都认为不协调，从不讲一句肯定荀勖的话。荀勖内心忌恨他，于是把他调出京城担任始平太守。后来有一个农民在田野里耕地，得到了一把周代的玉尺，这便是天下的标准尺。荀勖试着用它来校对自己定乐的各种乐器，律管都比标准尺短一粒米的长度，于是才叹服阮咸神妙的见识。

【原文】

2. 荀勖尝在晋武帝坐上食笋进饭，谓在坐人曰：“此是劳薪炊也①。”坐者未之信，密遣问之，实用故车脚②。

【注释】

①劳薪：指用车轮当柴禾烧，因为车轮运转不息，最为劳苦。

②车脚：车轮。

【译文】

荀勖曾经在晋武帝司马炎的宴席上吃到竹笋和饭食，对在座的人说："这是用疲劳运行过的木材当柴禾煮的。"在座的人不相信他的话，暗中派人去问这事，确实是用旧车轮当柴禾煮的。

【原文】

3. 人有相羊祜父墓①，后应出受命君②。祜恶其言，遂掘断墓后以坏其势。相者立视之，曰："犹应出折臂三公③。"俄而祜坠马折臂，位果至公④。

【注释】

①羊祜：参《言语》86 注②。

②受命君：接受天命统治天下的君主。

③三公：魏晋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

④"位果"句：羊祜死后追赠太傅，太傅和太宰、太保均为上公。三公、上公，加上大司马、大将军，合称八公。

【译文】

有个看相的人看了羊祜父亲的坟墓，说后代应当出个受命天子。羊祜厌恶他的话，便把墓后挖断来破坏它的风水。看相的人立即又去察看坟墓，说道："还是能够出个断臂的三公。"不久羊祜坠马摔折了手臂，后来官位果然升到公的品级。

【原文】

4. 王武子善解马性。尝乘一马，著连钱障泥[①]，前有水，终日不肯渡[②]。王云："此必是惜障泥。"使人解去，便径渡。

【注释】

①连钱：本来指马毛斑驳像钱纹，这里指一种花饰。障泥：放在马鞍下的垫子，两旁下垂可以遮挡泥土。

②终日：良久。（据吴金华《世说新语考释》说）

【译文】

王武子善于理解马的特性。他曾经骑着一匹马，马背上铺着连钱花纹的垫子，路前面有条河，马很久都不肯渡水。王武子说："这一定是马爱惜垫子。"叫人解去垫子，马就立即渡过去了。

【原文】

5. 陈述为大将军掾[①]，甚见爱重。及亡，郭璞往哭之[②]，甚哀，乃呼曰："嗣祖，焉知非福！"俄而大将军作乱，如其所言。

【注释】

①陈述：字嗣祖，曾担任王敦的属官，很受王敦赏识。

②郭璞：字景纯，参《文学》76注①。

【译文】

陈述担任大将军王敦手下的属官，很受王敦的喜爱和看重。到他死后，郭璞去哭吊他，十分哀痛，竟然哭叫着说："嗣祖，怎么知道这就不是福气呢！"不久王敦作乱，正如郭璞所预言的那样。

【原文】

6. 晋明帝解占冢宅，闻郭璞为人葬，帝微服往看[①]，因问主人："何以葬龙角[②]？此法当灭族。"主人曰："郭云此葬龙耳，不出三年，当致天子[③]。"帝问："为是出天子邪？"答曰："非出天子，能致天子问耳。"

【注释】

①微服：帝王、官吏为隐瞒自己的身份而改穿便服。

②龙角：古代占冢宅的方法认为，墓地的整体要厚实，地形要高敞，前要有水涧，后要有山冈，同时把整个墓地比附为一条龙的形状。如果把棺柩埋葬在龙的鼻子或额头上，就会大吉大利；埋葬在龙的两角或眼睛上，就要全族灭亡。

③致天子：可有两种理解，一种是可以使得死者家中产生一位天子，另一种指可以使得天子到这里来。下文晋明帝的问话是第一种含义，主人的答话是第二种含义。致，招引；招致。

【译文】

晋明帝司马绍懂得给坟墓和宅基地看风水，听说郭璞给一户人家选择葬地，明帝换装后前去察看，随后又问主人："为什么埋葬在龙角上？这种葬法是要灭族的。"主人说："郭璞讲这是葬在龙耳上，不出三年，就能够引来天子。"明帝问："是家中出个天子吗？"主人回答说："不是出个天子，而是能够引来天子询问啊。"

【原文】

7. 郭景纯过江，居于暨阳[①]，墓去水不盈百步[②]。时人以为近水，景纯曰："将当为陆。"今沙涨，去墓数十里皆为桑田。其诗曰："北阜烈烈，巨海混混；垒垒三坟，唯

母与昆③。”

【注释】

①暨阳：县名，治所在今江苏江阴长寿镇南。

②墓：据《晋书·郭璞传》记载，当指郭璞母亲的坟墓。从下文郭诗看，他的两个哥哥也葬在这里。

③“北阜”四句：意思是北山高峻险阻，大海波浪滚滚；高高隆起三座坟墓，里面就是母亲和哥哥。烈烈，山势高峻陡峭的样子。混混，通“滚滚”，波涛翻腾的样子。垒垒，重叠的样子。昆，兄长，这里指郭璞的两个哥哥。

【译文】

郭景纯渡江南下，住在暨阳，他的家坟距离长江还不足一百步。当时的人认为太靠近大江了，景纯说：“那里将会变成陆地。”如今泥沙涨高，距离坟墓几十里远的地方都变成了农田。郭景纯曾经写诗说：“北阜烈烈，巨海混混；垒垒三坟，唯母与昆。”

【原文】

8. 王丞相令郭璞试作一卦，卦成，郭意色甚恶，云：“公有震厄①。”王问：“有可消伏理不②？”郭曰：“命驾西出数里，得一柏树，截断如公长，置床上常寝处，灾可消矣。”王从其语。数日中，果震柏粉碎，子弟皆称庆。大将军云：“君乃复委罪于树木！”

【注释】

①震厄：雷击的灾难。

②消伏：消除。

【译文】

丞相王导让郭璞试作一卦，卦象占成后，郭璞的神色很不好，说道：“您将有遭雷击的灾难。”王导问：“有没有可以消除灾难的办法？”郭璞说：“坐上车向西走几里路，能见到一棵柏树，截下和您同样高的一段树干，放在床上经常睡的地方，灾难便可以消除。”王导照他的话去做了。几天内，震雷果然将柏木击得粉碎，子侄们全都表示庆贺。大将军王敦对郭璞说：“您竟然把罪过转移给了树木！”

【原文】

9．桓公有主簿，善别酒，有酒辄令先尝。好者谓“青州从事”①，恶者谓“平原督邮”②。青州有齐郡，平原有鬲县，从事言到脐，督邮言在鬲上住③。

【注释】

①从事：本是官名，州刺史的佐吏，这里用为指品级高的好酒。

②督邮：本是官名，郡太守的属官，这里用作指品级低的劣酒。

③“从事”二句：齐郡的“齐”，古时可用作肚脐的“脐”；青州从事可到下属的齐郡视事，借指好酒的酒力可以达到脐下。鬲县的“鬲”，古时可借用作膈膜的“膈”；平原郡督邮可到下属的鬲县督察，借指劣酒的酒力只能达到膈膜之上。

【译文】

桓温手下有一个主簿，善于品酒，桓温有酒总是叫他先品尝。好酒他就称为“青州从事”，劣酒他就称为“平原督邮”。因为青州有个齐郡，平原郡有个鬲县，称为从事是说酒力能够达到肚脐下面，称为督邮表明酒力只能停在膈膜之上。

【原文】

10. 郗愔信道甚精勤[①]，常患腹内恶，诸医不可疗。闻于法开有名[②]，往迎之。既来便脉，云："君侯所患[③]，正是精进太过所致耳[④]。"合一剂汤与之[⑤]。一服即大下，去数段许纸如拳大；剖看，乃先所服符也[⑥]。

【注释】

①"郗愔"句：郗愔信奉天师道，曾经绝谷十余年，认为喝符水可以健身治病。

②于法开：参《文学》45注①。

③君侯：对列侯和尊贵者的敬称。

④精进：这里指专心致志。

⑤汤：指中药汤剂。

⑥符：也叫符箓，道士写在纸上用以驱邪治病的神秘符号，用水服下，据说可以祛病延年。

【译文】

郗愔信奉道教非常虔诚勤勉，常常感到肚子里不舒服，许多医生都无法治好。他听说于法开有名气，便去把他接来。于法开来后就诊脉，说道："您所患的病，正是虔诚太过分造成的。"配了一剂汤药给他。一服药马上大泻，泻出好几段拳头那么大小的纸团；剖开一看，竟然是先前吞下去的符箓。

【原文】

11. 殷中军妙解经脉[①]，中年都废[②]。有常所给使[③]，忽叩头流血。浩问其故，云："有死事，终不可说。"诘问良久，乃云："小人母年垂百岁，抱疾来久，若蒙官一脉[④]，便有活理，讫就屠戮无恨。"浩感其至性，遂令舁来[⑤]，为

诊脉处方。始服一剂汤，便愈。于是悉焚经方[⑥]。

【注释】

①经脉：中医学把人体中气血运行的通路叫经脉，这里指经络脉理，也即中医治病的道理。

②中年：古代一般指四十岁上下。

③所给使：供差遣、使唤的仆役。

④官：对长官、上司的尊称。

⑤舁（yú 余）：抬。

⑥经方：医药方书。

【译文】

中军将军殷浩精通医术，中年以后全都丢开不用了。有一个经常使唤的仆役，突然跪下连连叩头，以至头破血流。殷浩问他是什么缘故，他说："有件关系到死的事，但终究不应当说。"追问了许久，他才说："小人的母亲将近一百岁了，得病至今已经很久，如果蒙您给她诊一次脉，就有活下去的可能。事成以后，我就是被杀也不抱怨。"殷浩被他深厚的孝心所感动，就让他把母亲抬来。给她诊脉开处方。刚刚服下一剂汤药，病就痊愈了。于是殷浩把医药方书全都焚毁了。

巧艺第二十一

【题解】

巧艺指精巧的技艺，这属于艺术的范畴。本门中涉及的艺术类别有绘画、书法、建筑、棋艺、骑射，而以表现绘画才能为主。

《巧艺》门共有十四则故事，其中绘画的内容占了大半，这和魏晋士人认为绘画直观性强，最能传达人物神明有关。如当时最负盛名的画家顾恺之在裴楷画像的颊上增添三根毫毛，就使人感到“如有神明，殊胜未安时”。他还抓往眼睛最能传神的特点，提出了“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的画像理论。顾恺之出色的绘画艺术受到谢安的高度赞扬，被认为是“有苍生来所无”。此外，本门中对于建筑、棋艺也有出神入化的描写，反映出当时艺术的发展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原文】

1. 弹棋始自魏宫内①，用妆奁戏。文帝于此戏特妙②，用手巾角拂之，无不中。有客自云能，帝使为之。客著葛巾角③，低头拂棋，妙逾于帝。

【注释】

①弹（tán 谈）棋：一种赌胜负的游戏。两人对局，在棋盘上放黑白子各十二颗，用手指或他物弹动棋子撞击对方棋子并攻破对方棋门为胜利。这种游戏起源于西汉，东汉逐渐失传，建安时宫女模仿弹棋，用金钗、玉梳在梳妆的镜匣上游戏，其后渐又盛行。因此，这里说弹棋始自魏宫内，并不准确。

②文帝：指魏文帝曹丕。

③葛巾：葛布头巾。

【译文】

弹棋是从魏朝后宫里开始的，用梳妆的镜匣来作游戏。魏文帝曹丕玩这种游戏特别巧妙，能用手巾角轻击棋子，没有击不中的。有个客人自称会玩，文帝叫他试试。客人戴着葛布头巾，低下头用头巾角去拨击棋子，巧妙胜过文帝。

【原文】

2. 陵云台楼观精巧①，先称平众木轻重，然后造构，乃无锱铢相负揭②。台虽高峻，常随风摇动，而终无倾倒之理。魏明帝登台③，惧其势危，别以大材扶持之，楼即颓坏。论者谓轻重力偏故也。

【注释】

①陵云台：楼台名，在洛阳东，今已不存。

②锱铢（zīzhū 滋朱）：喻指极轻的分量。六铢为一锱，四锱为一两。负揭：负为下坠，揭为上翘，这里指重量不等，不平衡。

③魏明帝：曹叡，参《言语》13注①。

【译文】

陵云台的楼台设计精巧，建造时先称量所用木材的轻重，使它四面均等，然后再建造，因此四面的轻重没有丝毫的差别。楼台虽然高峻，常常随风摇动，但是始终不可能倒塌。魏明帝曹叡登上陵云台，惧怕它情况危险，另外用大木材支撑它，楼台随即就倒塌了。议论的人认为是重心偏离的缘故。

【原文】

3. 韦仲将能书①。魏明帝起殿，欲安榜②，使仲将登梯题之。既下，头鬓皓然③。因敕儿孙勿复学书。

【注释】

①韦仲将：韦诞，字仲将，参《方正》62注③。

②榜：匾额。

③皓然：雪白的样子。

【译文】

韦仲将擅长书法。魏明帝曹叡建造宫殿，想挂上一块匾，让仲将登梯子上去题匾。下来以后，仲将鬓发全都变白了。于是他就告诫子孙不要再学习书法。

【原文】

4. 钟会是荀济北从舅①，二人情好不协。荀有宝剑，可直百万②，常在母钟夫人许。会善书，学荀手迹，作书与母取剑，仍窃去不还。荀勖知是钟而无由得也，思所以报之。后钟兄弟以千万起一宅③，始成，甚精丽，未得移住。荀极善画，乃潜往画钟门堂，作太傅形象④，衣冠状貌如平生。二钟入门，便大感恸，宅遂空废。

【注释】

①荀济北：荀勖，曾被封济北郡公，固辞未受，参《言语》99注⑦。

②直：同“值”。

③钟兄弟：指钟毓、钟会二人。下文“二钟”也指他们。

④太傅：指钟繇，字元常，钟毓、钟会的父亲，魏时曾任太傅。形象：即“形像”，形状相貌。

【译文】

钟会是济北郡公荀勖的堂舅，两人感情不和。荀勖有一把宝剑，大约值一百万钱，常常放在母亲钟夫人那里。钟会擅长书法，模仿荀勖的字迹，写信给他母亲要宝剑，于是骗到手就不归还。荀勖知道是钟会干的，但是却无法要回来，就想办法报复他。后来钟家兄弟花一千万钱修建一座住宅，刚刚建成，十分精美，尚未搬过去住。荀勖很擅长绘画，就偷偷地到钟家的新宅去，在门侧的厅堂上画了太傅钟繇的肖像，衣冠容貌和生前完全一样。钟家兄弟进门看到后，就极度伤感悲痛，这所住宅就一直废弃未用。

【原文】

5．羊长和博学工书[①]，能骑射，善围棋。诸羊后多知书，而射、奕余蓺莫逮[②]。

【注释】

①羊长和：羊忱，字长和，参《方正》19注①。

②奕：通“弈”，下棋。蓺：同“艺”，技艺。

【译文】

羊长和学问渊博而又长于书法，能骑马射箭，擅长下围棋。羊家的后代大多懂得书法，但是射箭、下棋等技艺没有谁能赶得上他。

【原文】

6．戴安道就范宣学[①]，视范所为，范读书亦读书，范抄书亦抄书。唯独好画，范以为无用，不宜劳思于此。戴乃画《南都赋图》[②]，范看毕咨嗟，甚以为有益，始重画。

【注释】

①戴安道：戴逵，字安道，参《雅量》34注①。范宣：参《德行》38注①。

②《南都赋》：东汉张衡所作的记述汉朝南都盛况的一篇赋。南都，即南阳郡，治所在宛县（今河南南阳），是汉光武帝刘秀生长的地方，又在汉朝京都洛阳之南，所以称为南都。

【译文】

戴安道到范宣那里向他学习，事事都看范宣的做法，范宣读书他也读书，范宣抄书他也抄书。唯独喜爱绘画，范宣认为没有用处，不应当把精力耗费在这上面。戴安道于是画了《南都赋图》，范宣看后一再称赞，认为很有益处，这才看重绘画。

【原文】

7. 谢太傅云："顾长康画①，有苍生来所无②。"

【注释】

①顾长康：顾恺之，字长康，是晋时著名的画家。

②苍生：人类。

【译文】

太傅谢安说："顾长康的画，是自有人类以来所没有过的。"

【原文】

8. 戴安道中年画行像甚精妙①。庾道季看之②，语戴云："神明太俗，由卿世情未尽。"戴云："唯务光当免卿此语耳③。"

【注释】

①行像：一种佛像。

②庾道季：庾龢，字道季，参《言语》79 注①。

③务光：夏朝末年隐士，相传商汤要把天下让给他，他耻于接受，投水而死。

【译文】

戴安道中年时画佛像，画得十分精妙。庾道季见到他的画，对他说："神情画得过于俗气，大概由于你世俗之情尚未除尽。"戴安道说："只有务光才能避免你的这种评论。"

【原文】

9．顾长康画裴叔则，颊上益三毛。人问其故，顾曰："裴楷俊朗有识具①，正此是其识具。"看画者寻之，定觉益三毛如有神明②，殊胜未安时。

【注释】

①识具：才识。

②定：的确。

【译文】

顾长康给裴叔则画像，面颊上添加了三根毛。有人问他是什么缘故，顾长康说："裴楷俊逸开朗，又有才识，这恰恰是他有才识的表现。"看画的人寻味这幅画像，确实觉得添加三根毛似乎更有神韵，大大胜过没有添上的时候。

【原文】

10. 王中朗以围棋是坐隐①，支公以围棋为手谈②。

【注释】

①王中郎：王坦之，曾任北中郎将。坐隐：围棋的别名，意思是在座上隐居。

②手谈：用手交谈，也是指围棋。

【译文】

北中郎将王坦之认为下围棋是在座上隐居，支道林认为下围棋是用手交谈。

【原文】

11. 顾长康好写起人形。欲图殷荆州，殷曰："我形恶，不烦耳。"顾曰："明府正为眼尔①。但明点童子②，飞白拂其上③，使如轻云之蔽日。"

【注释】

①"明府"句：殷仲堪瞎了一只眼，因此不愿意画像。

②童子：同"瞳子"，瞳人。

③飞白：中国书画的一种笔法，枯笔中露出丝丝白地。

【译文】

顾长康喜爱人物写生。他想给荆州刺史殷仲堪画肖像，殷仲堪说："我相貌不好，不必麻烦了。"顾长康说："您只是因为眼睛吧。只要明亮地点出瞳人，用飞白笔法从上面轻轻掠过，可以让它像轻云遮住太阳一样。"

【原文】

12. 顾长康画谢幼舆在岩石里。人问其所以，顾曰："谢云：'一丘一壑，自谓过之[①]。'此子宜置丘壑中。"

【注释】

①"一丘"二句：这是谢幼舆回答晋明帝问话时说的话，意思是在山水之间陶冶性情要超过庾亮。参《品藻》17则。

【译文】

顾长康给谢幼舆画像，把他安排在岩石当中。有人问他这样画的原因，顾长康说："谢幼舆说过：'寄情于山水之间，我自认为超过他。'这位先生应当安置在深山幽谷中。"

【原文】

13. 顾长康画人，或数年不点目精。人问其故，顾曰："四体妍蚩[①]，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②]，正在阿堵中[③]。"

【注释】

①妍蚩（yánchī 研痴）：同"妍媸"，美丑。
②写照：画人物肖像。
③阿堵：这；这个。这里指目精。

【译文】

顾长康画人像，有的好几年都不点上瞳人。有人问他是什么缘故，顾长康说："形体的美丑，本来就不牵涉到神妙之处；画像要能传神，正在这个里面。"

【原文】

14. 顾长康道画："手挥五弦易，目送归鸿难①。"

【注释】

①"手挥"二句：语出嵇康的四言诗《赠秀才入军诗》："目送归鸿，手挥五弦。"顾长康非常欣赏嵇康的四言诗，经常以这些诗的意境来作画。

【译文】

顾长康谈论绘画时说："画手挥五弦的动作容易，画目送归鸿的神态困难。"

宠礼第二十二

【题解】

宠礼指宠爱和礼遇。这本来表示对人才的表彰和奖掖，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也包含着笼络人心的意思。

《宠礼》门共有六则故事，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晋元帝在元旦朝会群臣时，竟然苦苦地拉王导登御床共同接受臣下的祝贺。这种有悖常理的行为，蕴含着深刻的历史原因。晋元帝司马睿并非宗室嫡传，只是在西晋灭亡后才趁机在江南建立起东晋政权，而这一政权的支柱力量正是丞相王导，是他采用抚慰的方式取得了江东大族的支持，巩固了北方士族对于东晋政权的控制，因而司马睿对王导的器重、依赖，甚至带有一点畏惧，就不足为奇了。另如桓温礼待郗超，也明显隐藏着想利用郗超的才干来为自己日后篡权服务的动机。

【原文】

1. 元帝正会，引王丞相登御床，王公固辞，中宗引之弥苦①。王公曰："使太阳与万物同辉，臣下何以瞻仰！"

【注释】

①中宗：晋元帝司马睿的庙号。

【译文】

晋元帝司马睿正月初一举行集会，拉着丞相王导一起登上御座，王导坚决推辞，元帝更加苦苦地拉他。王导说："如果太阳和

万物一起发出光辉，那么臣下又怎么能瞻仰呢！”

【原文】

2. 桓宣武尝请参佐入宿，袁宏、伏滔相次而至[①]。莅名[②]，府中复有袁参军，彦伯疑焉，令传教更质[③]。传教曰："参军是袁、伏之袁，复何所疑？"

【注释】

①袁宏：字彦伯。伏滔：字玄度。袁、伏二人都是桓温手下的参军，当时并称为“袁伏”。

②莅名：通名；通报来人的姓名。

③传教：传达教令的属吏。质：诘问。

【译文】

宣武侯桓温曾经请属官入府值宿，袁宏、伏滔前后相接地到达。通报到达人员的名单时，因为府中另有一个袁参军，袁彦伯怀疑通报的袁参军不是自己，让传令的人再询问一下。传令的人说：“参军是袁、伏的袁，还怀疑什么？”

【原文】

3. 王珣、郗超并有奇才，为大司马所眷拔[①]。珣为主簿，超为记室参军。超为人多髯，珣状短小。于时荆州为之语曰：“髯参军，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②]。”

【注释】

①大司马：指桓温，当时担任荆州刺史。眷拔：爱重提拔。

②“能令”二句：意思是他们受到桓温的宠信，因而能够左右桓温的喜怒好恶等感情。

【译文】

王珣、郗超都有非凡的才能，受到大司马桓温的爱重提拔。王珣担任主簿，郗超担任记室参军。郗超的胡须浓密，王珣的身材矮小。当时荆州地方给他们编了歌谣说："大胡子参军，矮个子主簿，能让桓公喜欢，能让桓公发怒。"

【原文】

4. 许玄度停都一月，刘尹无日不往①，乃叹曰："卿复少时不去，我成轻薄京尹②。"

【注释】

①"刘尹"句：许玄度和刘惔都善于清谈，《世说新语》原注引《语林》说："玄度出都，真长九日十一诣之。"

②京尹：即京兆尹，京都地区的行政长官。刘惔当时担任丹阳尹。

【译文】

许玄度停留在京都一个月，丹阳尹刘惔没有一天不去他那里，于是自己叹息说："你再有几天不走，我就成轻薄京尹了。"

【原文】

5. 孝武在西堂会①，伏滔预坐。还，下车呼其儿，语之曰："百人高会，临坐未得他语，先问：'伏滔何在？在此不？'此故未易得。为人作父如此，何如？"

【注释】

①西堂：东晋皇宫的厅堂名，即太极殿的西厅。

【译文】

晋孝武帝司马曜在西堂集会，伏滔也在座。他回家后，刚下车就叫来他儿子，告诉儿子说："上百人的聚会，皇上临就坐时，还来不及说别的话，就先问：'伏滔在哪儿？在不在这里？'这种优遇确实不容易得到。为人在世，做父亲的能够这样，怎么样？"

【原文】

6. 卞范之为丹阳尹①，羊孚南州暂还②，往卞许，云："下官疾动③，不堪坐。"卞便开帐拂褥，羊径上大床，入被须枕。卞回坐倾睐④，移晨达莫⑤。羊去，卞语曰："我以第一理期卿⑥，卿莫负我！"

【注释】

①卞范之：参《伤逝》19 注①。

②南州：城名，又名姑孰，故址在今安徽当涂。

③疾动：杨勇《世说新语校笺》说："药发动也，羊亦服五石散者。"

④倾睐：斜着眼睛看，这里指注目看着。

⑤莫：同"暮"。

⑥第一理：这里指最善于谈论义理的人。

【译文】

卞范之担任丹阳尹时，羊孚从南州暂时回到京都，前往卞范之家中，说道："我的药性发作了，无法坐得住。"卞范之就撩开帐子，掸干净被褥，羊孚径直上了大床，钻进被子，靠着枕头。卞范之回座位坐下，注目看着他，从清早一直到傍晚。羊孚走时，卞范之对他说："我期望你成为最善于谈论义理的人，你不要辜负了我！"

任诞第二十三

【题解】

任诞指任达放诞，不受约束限制。这是魏晋士人对于旧礼制的一种反抗，也是他们处于当时黑暗的政治环境中对于自由的一种向往。

《任诞》门共有五十四则故事，反映了魏晋士人对于传统礼教的蔑视以及借酒浇愁以求精神超脱这两方面的内容。不遵行礼法是他们的一个重要特点，如阮籍重丧中公然在晋文王座上饮酒食肉，神色自若；并且不避男女之嫌，在邻家妇当垆沽酒时，他竟然醉卧其侧。袁山松出游时，常常让手下的人唱挽歌。刘伶脱衣裸形在屋中，还对指责他的人反唇相讥。本门中涉及酒的条目占半数以上，由此可见酒在魏晋士人放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如周𫖮常常三日不醒，以至时人谓之“三日仆射”；王蕴认为“酒正使人人自远”；王忱则说“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这种种反常的表现都反映出士人内心的凄楚以及借此消除心中忧愤的苦衷。当然，这种任诞之风也产生了不良的影响，其后不少贵族子弟盲目仿效而一味追求纵欲淫逸，形成了恶劣的风气，这则是他们始料不及的了。

【原文】

1. 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①]，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②]，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

"竹林七贤"。

【注释】

①比：接近。

②契：聚会。

【译文】

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个人年龄相仿，嵇康比他们稍小一些。参加他们聚会的，还有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七个人常常在竹林之下会集，纵情畅饮，所以社会上把他们称为"竹林七贤"。

【原文】

2. 阮籍遭母丧，在晋文王坐进酒肉。司隶何曾亦在坐①，曰："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丧显于公坐饮酒食肉②，宜流之海外③，以正风教。"文王曰："嗣宗毁顿如此④，君不能共忧之，何谓？且有疾而饮酒食肉，固丧礼也⑤。"籍饮啖不辍，神色自若。

【注释】

①何曾：字颖考，三国时魏国人，曾任司隶校尉，入晋后官至太宰。

②重丧：重大的丧事，指父亲或母亲去世。

③海外：本指我国国境以外的地方，这里泛指边远地区。

④毁顿：指居丧过哀而导致损害身体、神情疲惫。

⑤"固丧"句：据《礼记·曲礼上》说，居丧时如身体疲乏不舒适可以饮酒食肉，这也合于丧礼；如居丧不能坚持到底才是最大的不孝。

【译文】

阮籍为母亲服丧期间，在晋文王司马昭的宴席间饮酒吃肉。司隶校尉何曾也在座，对文王说："您正要用孝道来治理天下，但是阮籍重丧在身，公然在您的宴席间饮酒吃肉，应当把他放逐到边地，以端正风俗教化。"文王说："嗣宗已经哀伤疲惫到这个程度了，您不能和我共同为他分忧，这是为什么呢？再说身体不适而饮酒吃肉，本来也是合乎丧礼的事。"阮籍吃喝不停，神色自若。

【原文】

3. 刘伶病酒[①]，渴甚，从妇求酒。妇捐酒毁器，涕泣谏曰："君饮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当祝鬼神自誓断之耳。便可具酒肉。"妇曰："敬闻命。"供酒肉于神前，请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②]。妇人之言，慎不可听！"便引酒进肉，隗然已醉矣[③]。

【注释】

①刘伶：字伯伦，以嗜酒出名，参《文学》69注①。病酒：醉酒后引起的较长时间的身体不适。

②酲（chéng 呈）：醉酒后神智模糊的状态。

③隗（wěi 伟）然：醉倒的样子。

【译文】

刘伶醉酒后身体不适服，口渴得厉害，向妻子要酒喝。妻子把酒倒掉，把盛酒的器皿砸坏，哭着劝诫说："您喝酒太多了，这不是养生的办法，一定要把酒戒了！"刘伶说："很好。不过我自己不能控制得住，只有在鬼神面前祈祷发誓才能断绝啊。你应当去准备祈祷用的酒肉。"他妻子说："照您的话办。"于是把酒肉供

在神前，请刘伶祈祷发誓。刘伶跪着祈祷说："天生下我刘伶，靠喝酒而出名，一喝就是一斛，五斗解除酒病。妇道人家的话，务必不要去听！"说完就取过酒肉吃喝，很快就又醉醺醺地倒下了。

【原文】

4. 刘公荣与人饮酒①，杂秽非类②。人或讥之，答曰："胜公荣者不可不与饮，不如公荣者亦不可不与饮，是公荣辈者又不可不与饮。"故终日共饮而醉。

【注释】

①刘公荣：刘昶，字公荣，晋人，官至兖州刺史。

②非类：不是同一层次同一类别的人。

【译文】

刘公荣和别人一道喝酒，经常和身份不同而地位低下的人混杂在一道。有人指责他，他回答说："胜过公荣的人，不可不和他一道喝；不如公荣的人，也不可不和他一道喝；和公荣同类的人，更不可不和他一道喝。"所以整天都和别人一道喝得大醉。

【原文】

5. 步兵校尉缺①，厨中有贮酒数百斛②，阮籍乃求为步兵校尉。

【注释】

①步兵校尉：官名，西汉设置的屯兵八校尉之一，魏晋时统领宿卫部队。

②厨：指步兵营厨房。

【译文】

步兵校尉的职位空缺了，步兵营的厨房存有几百斛酒，阮籍便请求去担任步兵校尉。

【原文】

6. 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①]，诸君何为入我裈中！"

【注释】

①裈（kūn 昆）：裤子。

【译文】

刘伶常常酗酒，放纵而无节制，有时竟然脱去衣服赤身裸体地呆在屋子中。有人见到后指责他，刘伶说："我把天地作为房子，把屋子作为衣裤，诸位先生为什么跑进我的裤子中来！"

【原文】

7. 阮籍嫂尝还家，籍见与别。或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辈设也[①]？"

【注释】

①礼：礼法，这里指《礼记·曲礼上》中"嫂叔不通问"的规定。

【译文】

阮籍的嫂嫂曾经回娘家，阮籍去看她并和她道别。有人指责他，阮籍说："礼法难道是为我们这类人设立的吗？"

【原文】

8．阮公邻家妇，有美色，当垆酤酒①。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其妇侧。夫始殊疑之，伺察，终无他意。

【注释】

①垆：酒家安置酒坛的土台。酤酒：卖酒。

【译文】

阮籍邻居的妻子，很有姿色，在酒垆边卖酒。阮籍和安丰侯王戎常常到这家妇人那里喝酒，阮籍喝醉后，就睡在那个妇人的身边。妇人的丈夫起先很怀疑阮籍，经过探察后，发现他始终没有别的意图。

【原文】

9．阮籍当葬母，蒸一肥豚，饮酒二斗，然后临诀，直言："穷矣①！"都得一号②，因吐血，废顿良久③。

【注释】

①穷矣：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说："孝子唤'奈何'、唤'穷'，疑为洛阳及其附近风俗；盖父母之丧，孝子循例要唤'穷'也。"

②都：总共。

③废顿：沮丧颓唐。

【译文】

阮籍将安葬母亲，蒸了一只肥小猪，喝了两斗酒，然后向母亲的遗体诀别，只是喊叫："完了！"总共号哭了一声，接着口吐鲜血，神情萎靡沮丧了许久。

【原文】

10. 阮仲容、步兵居道南[1]，诸阮居道北。北阮皆富，南阮贫。七月七日[2]，北阮盛晒衣，皆纱罗锦绮。仲容以竿挂大布犊鼻裈于中庭[3]。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复尔耳！"

【注释】

①阮仲容：阮咸，字仲容，阮籍的侄儿，参《赏誉》12注①。

②七月七日：当时风俗，七月七日晒衣服，可以防止虫蛀。

③犊鼻裈：一种干杂活时穿的裤子，类似后代的套裤，无裆，形状像犊鼻。

【译文】

阮仲容、步兵校尉阮籍住在路的南面，阮姓中的其他人家住在路的北面。路北的阮家都很富有，路南的阮家比较贫穷。七月七日，路北的阮姓人家大晒衣服，都是各种绫罗绸缎。阮仲容也用竹竿挂着一条粗布短裤晒在庭院中。有人认为他的做法很奇怪，仲容回答说："我未能免除世间习俗，姑且这样做一做罢了！"

【原文】

11. 阮步兵丧母，裴令公往吊之。阮方醉，散发坐床[1]，箕踞不哭[2]。裴至，下席于地，哭，吊唁毕便去[3]。或问裴："凡吊，主人哭，客乃为礼。阮既不哭，君何为哭？"裴曰："阮方外之人[4]，故不崇礼制；我辈俗中人，故以仪轨自居[5]。"时人叹为两得其中。

【注释】

① 坐床：坐到坐床上是离开了孝子应当守护的丧位，这是不合礼法的行为。

②箕踞：伸开两腿而坐，形状像撮箕，这在守孝期间也是不合礼法的行为。

③唁：同“唁”。

④方外：世俗之外。

⑤仪轨：礼法；法规。

【译文】

步兵校尉阮籍死了母亲，中书令裴楷前往吊唁。阮籍正喝醉了酒，披头散发，伸开两腿在坐床上坐着，也不哭。裴楷到后，坐在地上的坐垫上，行哭泣礼，吊唁完毕后就走了。有人问裴楷：“凡是吊唁，主人哭，客人才行礼。阮籍既然不哭，您为什么哭呢？”裴楷说：“阮籍是世俗之外的人，所以不尊崇礼制；我们这些人是世俗之中的人，所以自己要遵守礼法。”当时的人很赞赏他的话，认为对双方都很适合。

【原文】

12. 诸阮皆能饮酒，仲容至宗人间共集[1]，不复用常杯斟酌，以大瓮盛酒，围坐相向大酌。时有群猪来饮，直接去上[2]，便共饮之。

【注释】

①宗人：族人，同一家族的人。

②“直接”句：《晋书·阮咸传》作“直接去其上”。直接，径直。

【译文】

阮姓家族的人都能喝酒，阮仲容到同族的人中共同聚会，就不再用一般的杯子倒酒喝，而用大瓮盛酒，大家围起来坐下，面对面地大喝。当时有一群猪也来喝酒，阮仲容径直把浮面上的酒舀去，就又一道喝起来。

【原文】

13. 阮浑长成①，风气韵度似父，亦欲作达。步兵曰："仲容已预之，卿不得复尔！"

【注释】

①阮浑：字长成，阮籍的儿子，曾任太子中庶子，早死。长成：长大成人。

【译文】

阮浑长大成人后，气质风度像他父亲，也想做放任不羁的人。步兵校尉阮籍说："仲容已经参加到我们当中来了，你不能再这样！"

【原文】

14. 裴成公妇①，王戎女。王戎晨往裴许，不通径前。裴从床南下，女从北下，相对作宾主，了无异色。

【注释】

①裴成公：裴頠，谥号为成。

【译文】

裴頠的妻子是王戎的女儿。王戎清早到裴家去，没有通报就

直接进去。裴頠从床南面下床，他妻子从床北面下床，和王戎主客相对，全然没有异样的神色。

【原文】

15. 阮仲容先幸姑家鲜卑婢①。及居母丧，姑当远移，初云当留婢，既发，定将去。仲容借客驴，著重服自追之②，累骑而返③。曰："人种不可失④！"即遥集之母也⑤。

【注释】

①幸：宠爱。鲜卑：古代北方的一个少数民族。

②重服：为父母守丧时穿的孝服。

③累骑：这里指两人共骑一头驴子。

④人种：这里指已经怀孕的妇女。

⑤遥集：阮孚，字遥集，参《文学》76注③。

【译文】

阮仲容早先宠爱姑母家一个鲜卑族的婢女。到给母亲守孝时，他姑母将要移居远处，起初说要留下这个婢女，上路以后，终于带她走了。仲容借了客人的驴子，身穿孝服亲自去追她，两人共骑一头驴子回来。仲容说："人种不能丢失！"这婢女就是阮遥集的母亲。

【原文】

16. 任恺既失权势①，不复自检括②。或谓和峤曰："卿何以坐视元裒败而不救？"和曰："元裒如北夏门③，拉㩧自欲坏④，非一木所能支。"

【注释】

①任恺：字元裒，晋武帝时历任侍中、太子少傅、吏部尚书，深受器重，因与贾充不和，被弹劾擅用皇帝食器而免官。

②检括：检点约束。

③北夏门：即大夏门，洛阳城北的一座门楼，十分雄峻。

④拉㩳（luǒ 裸）：断裂。

【译文】

任恺失去权势以后，不再检点约束自己。有人问和峤说："你为什么坐视元裒垮台而不挽救他呢？"和峤说："元裒有如北夏门，断裂后自然要毁坏，不是一根木头能支撑得住的。"

【原文】

17. 刘道真少时①，常渔草泽，善歌啸，闻者莫不留连。有一老妪，识其非常人，甚乐其歌啸，乃杀豚进之。道真食豚尽，了不谢。妪见不饱，又进一豚。食半余半，乃还之。后为吏部郎，妪儿为小令史②，道真超用之。不知所由，问母，母告之。于是赍牛酒诣道真③，道真曰："去，去！无可复用相报。"

【注释】

①刘道真：刘宝，字道真，参《德行》22 注①。

②令史：掌管文书的小官。

③赍（jī 机）：携带。

【译文】

刘道真年轻时，常常在湖泽边捕鱼，他擅长唱歌、吹口哨，听见的人无不流连忘返。有一个老妇人，知道他不是一般的人，而

且喜爱听他唱歌、吹口哨，就杀了只小猪送给他吃。道真吃完小猪，一点也不道谢。老妇人见他没吃饱，又送上一只小猪。道真吃了一半，还剩一半，就退还给她。后来道真担任吏部郎，老妇人的儿子担任小令史，道真就越级任用他。他不知道是什么缘由，去问母亲，母亲把事情告诉了他。于是他携带牛肉酒食去拜见道真，道真说："去，去！不要再拿东西来答谢我了。"

【原文】

18. 阮宣子常步行①，以百钱挂杖头，至酒店，便独酣畅。虽当世贵盛，不肯诣也。

【注释】

①阮宣子：阮脩，字宣子，不治产业，不愿结交权贵人物。

【译文】

阮宣子常常步行，把一百钱挂在手杖上，到了酒店，就独自畅饮。即使是当时的权贵人物，他也不肯前去拜见。

【原文】

19. 山季伦为荆州①，时出酣畅。人为之歌曰："山公时一醉，径造高阳池。日莫倒载归，茗艼无所知②。复能乘骏马，倒著白接篱。举手问葛强，何如并州儿③？"高阳池在襄阳。强是其爱将，并州人也。

【注释】

①山季伦：山简，字季伦，当时都督荆州等地，镇守襄阳。

②"山公"四句：意思是山简常常径自到高阳池去游乐，喝酒喝得醉了，

直到天晚时才倒在车上回家，此时已经酩酊大醉，一无所知。高阳池，汉代侍中习郁在襄阳开凿的鱼池，山简常到这里临池醉饮，并且说："此是我高阳池也。"暗用了西汉郦食其自命为高阳酒徒的典故。茗艼，同"酩酊"，大醉的样子。

③"复能"四句：意思是酒醒后虽然又能骑上骏马，但还是戴歪了白色便帽，举起手来问葛强："我和你相比怎么样？"接篱，通"接䍦（lí 离）"，一种用白鹭羽毛装饰的便帽。并（bīng 兵）州儿，指葛强。并州，大致相当于今山西汾水中游地区，这里的人多慓悍尚武。

【译文】

山季伦坐镇荆州时，常常外出畅饮。有人给他编了歌谣说："山公时一醉，径造高阳池。日莫倒载归，茗艼无所知。复能乘骏马，倒著白接篱。举手问葛强，何如并州儿？"高阳池在襄阳。葛强是他宠爱的将领，是并州人。

【原文】

20. 张季鹰纵任不拘①，时人号为"江东步兵"②。或谓之曰："卿乃可纵适一时③，独不为身后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

【注释】

①张季鹰：张翰，字季鹰，参《识鉴》10 注①。

②江东步兵：这里是把张翰比作阮籍。阮籍为人嗜酒，放荡不羁，因曾任步兵校尉，人称阮步兵，而张翰也嗜酒放荡，他是吴郡人，地处江东，所以这样称呼他。

③乃可：哪可；岂可。

【译文】

张季鹰放任而不拘礼节，当时的人称他为"江东步兵"。有人

对他说："你哪里能只顾一时的放纵、舒适，难道不考虑死后的名声吗?"他回答说："与其让我有死后的名声，还不如现在来一杯酒!"

【原文】

21. 毕茂世云[①]："一手持蟹螯[②]，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③]，便足了一生。"

【注释】

①毕茂世：毕卓，字茂世，晋人，为人狂傲放任，曾任吏部郎，官至平南长史。

②螯（áo 熬）：节肢动物变形的步足，末端两边分开，开合如钳子。

③拍浮：以手击水浮游。

【译文】

毕茂世说："一只手拿着蟹螯，一只手端着酒杯，在酒池里浮游，就足以了结一生了。"

【原文】

22. 贺司空入洛赴命[①]，为太孙舍人[②]，经吴阊门[③]，在船中弹琴。张季鹰本不相识，先在金阊亭[④]，闻弦甚清，下船就贺，因共语，便大相知说。问贺："卿欲何之?"贺曰："入洛赴命，正尔进路。"张曰："吾亦有事北京[⑤]。"因路寄载，便与贺同发。初不告家，家追问乃知。

【注释】

①贺司空：贺循，参《言语》34 注①。

②太孙舍人：据《晋书·贺循传》，当为"太子舍人"，但太子死后，其

子立为皇太孙，贺循也可能转为太孙舍人。

③阊门：吴城西城门。

④金阊亭：驿亭名，在阊门内。

⑤北京：指洛阳。贺循、张翰都是南方吴地人，所以称洛阳为北京。

【译文】

司空贺循到京都洛阳去任职，担任太孙舍人，经过吴城阊门时，在船中弹琴。张季鹰本来不认识他，这时已先在金阊亭中，听见琴声非常清雅，就下船到贺循那里去，接着就共同谈论起来，以致彼此极为赏识，十分高兴。张季鹰问贺循："你要到哪里去？"贺循说："到洛阳去任职，正在赶路。"张季鹰说："我也有事要去洛阳。"于是顺路搭船，就和贺循同行。他一直没有告诉家中，家中追寻打听才知道这事。

【原文】

23. 祖车骑过江时①，公私俭薄，无好服玩。王、庾诸公共就祖②，忽见裘袍重叠，珍饰盈列。诸公怪问之，祖曰："昨夜复南塘一出③。"祖于时恒自使健儿鼓行劫钞④，在事之人亦容而不问。

【注释】

①祖车骑：祖逖，参《赏誉》43注①。

②王、庾：指王导、庾亮。

③南塘：地名，在建康秦淮河南岸。

④"祖于"句：祖逖招募的宾客多为壮士，经常攻劫富户，祖逖也因此招致非议，很长时间不得提升。健儿，壮士。鼓行，击鼓行进，这里指公然地去抢劫。劫钞，抢劫。

【译文】

车骑将军祖逖渡江南下时，公家私人都很贫乏，没有什么好的服用和玩赏的器物。王导、庾亮等人一起到祖逖那里去，忽然见到一叠叠的皮袍，又摆满了珍宝服饰。大家感到奇怪，就问祖逖，祖逖说："昨夜又到南塘去了一次。"祖逖当时经常派壮士公然地去抢劫，主管的人也容忍而不过问。

【原文】

24. 鸿胪卿孔群好饮酒①。王丞相语云："卿何为恒饮酒？不见酒家覆瓿布②，日月糜烂？"群曰："不尔。不见糟肉乃更堪久？"群尝书与亲旧："今年田得七百斛秫米，不了曲蘖事③。"

【注释】

①鸿胪卿：官名，主管朝贺庆吊等礼仪。孔群：字敬林，官至御史中丞。

②瓿（bù 布）：一种陶制容器，这里指酒坛。

③曲蘖（niè 聂）：本指酒母，这里指酿酒。

【译文】

鸿胪卿孔群喜爱喝酒。丞相王导对他说："你为什么常常喝酒呢？没见到酒店里盖酒坛的布，时间一长就腐烂了吗？"孔群说："不是这样的。您没见到用酒糟过的肉，却更能耐久吗？"孔群曾经给亲友写信说："今年田地里收了七百斛高粱米，不够了结酿酒的事。"

【原文】

25. 有人讥周仆射①："与亲友言戏，秽杂无检节。"周曰："吾若万里长江，何能不千里一曲！"

【注释】

①周仆射：周颛，字伯仁，曾任尚书左仆射。

【译文】

有人指责尚书左仆射周颛："和亲友谈论说笑，粗野杂乱，不能检点节制。"周颛说："我好像万里长江，哪里能流泻千里而没有一处弯曲呢！"

【原文】

26. 温太真位未高时[1]，屡与扬州、淮中估客樗蒱[2]，与辄不竞。尝一过大输物，戏屈，无因得反。与庾亮善，于舫中大唤亮曰："卿可赎我！"庾即送直[3]，然后得还。经此数四。

【注释】

①温太真：温峤，字太真，参《言语》35注②。
②樗蒱：一种赌博游戏，类似后世的掷骰子。
③直：同"值"，指钱。

【译文】

温太真官位还不高时，屡次和扬州、淮中的客商赌博，每次赌博，总是输给别人。曾有一次输了很多钱，输完后，无法回去。他和庾亮很友好，在船中大声呼唤庾亮说："你应当来赎我！"庾亮随即送钱过去，他这才能够回来。他好几次做过这样的事。

【原文】

27. 温公喜慢语[1]，卞令礼法自居[2]。至庾公许，大相

剖击。温发口鄙秽，庾公徐曰："太真终日无鄙言[3]。"

【注释】

①慢语：放纵傲慢的话。

②下令：卞壶，参《赏誉》50注①。

③"太真"句：庾亮看重温峤，认为他的任性傲慢是放达的表现。

【译文】

温太真喜爱说些傲慢放任的话，尚书令卞壶却以礼法之士自居。两人到庾亮那里去，尽力互相辩驳。温太真说话粗鄙，庾亮却慢悠悠地说："太真整天没有一句庸俗的话。"

【原文】

28. 周伯仁风德雅重，深达危乱。过江积年，恒大饮酒，尝经三日不醒[1]。时人谓之"三日仆射"[2]。

【注释】

①三日不醒：《太平御览》卷二百一十一、卷四百九十七引《世说》作"尝经三日醒"，又说他"止有姊丧三日醒，姑丧三日醒也"。这里的"不"字疑是衍文。

②三日仆射：周顗曾任尚书左仆射。

【译文】

周伯仁风操德行一向庄重，深深了解国家的危乱。过江南下多年，常常放量饮酒，曾经接连三天不醒。当时的人称他为"三日仆射"。

【原文】

29．卫君长为温公长史[①]，温公甚善之。每率尔提酒脯就卫[②]，箕踞相对弥日。卫往温许亦尔。

【注释】

①卫君长：卫永，字君长，官至左军长史。

②率尔：随意；随便。脯：干肉。

【译文】

卫君长担任温峤手下的长史，温峤十分欣赏他。常常随意地提着酒肉到卫君长那里去，双方伸开两腿面对面坐着，整天饮酒。卫君长去温峤那里也这样。

【原文】

30．苏峻乱，诸庾逃散[①]。庾冰时为吴郡[②]，单身奔亡。民吏皆去，唯郡卒独以小船载冰出钱塘口，蘧篨覆之[③]。时峻赏募觅冰，属所在搜检甚急。卒舍船市渚[④]，因饮酒醉还，舞棹向船曰："何处觅庾吴郡？此中便是！"冰大惶怖，然不敢动。监司见船小装狭[⑤]，谓卒狂醉，都不复疑。自送过淛江[⑥]，寄山阴魏家[⑦]，得免。后事平，冰欲报卒，适其所愿。卒曰："出自厮下[⑧]，不愿名器[⑨]。少苦执鞭[⑩]，恒患不得快饮酒；使其酒足馀年毕矣，无所复须。"冰为起大舍，市奴婢，使门内有百斛酒，终其身。时谓此卒非唯有智，且亦达生[⑪]。

【注释】

①"苏峻"二句：参《容止》23则。

②庾冰：曾任吴国内史，参《方正》41注①。
③籧篨（qúchú 渠除）：用芦苇或竹篾编成的粗席子。
④市渚：市镇的港口。渚，水边。
⑤监司：监察地方属吏的官员。
⑥淛（zhè 浙）江：同“浙江”。
⑦山阴：县名，今浙江绍兴。
⑧厮下：仆役。
⑨名器：表示等级的名号和车服器物等，这里泛指名誉、官位。
⑩执鞭：执鞭赶车，这里指为人服役。
⑪达生：指对人生世事持达观的态度。

【译文】

苏峻作乱时，庾氏家族的人都逃散了。庾冰当时担任吴国内史，只身出逃。百姓官吏都跑走了，只有郡府中一个差役独自用小船载着他逃到钱塘江口，用席子遮盖着他。当时苏峻悬赏招募人来寻捕庾冰，叮嘱各处搜查，非常急迫。那个差役把小船丢在市镇的港口边，继而喝醉了酒回来，挥舞着船桨对着小船说：“到哪里去找庾吴郡？这里面就是！”庾冰十分恐惧，但是不敢动弹。监司见到船小舱窄，认为差役是大醉了，一点也不怀疑。差役亲自把庾冰送过浙江，寄住在山阴魏家，庾冰这才得以免难。后来叛乱平定，庾冰想要报答那个差役，满足他的愿望。差役说：“我是贱役出身，不羡慕名誉官位。只是自小就苦于当差，常常忧虑不能痛痛快快地喝酒；如果让我后半辈子能喝足酒就行了，不再需要什么。”庾冰给他建了一座大房子，买了奴婢，让他家中存有上百斛的酒，一直供养他到死。当时的人认为这个差役不但有智谋，而且为人也很达观。

【原文】

31．殷洪乔作豫章郡[①]，临去，都下人因附百许函书。

既至石头，悉掷水中，因祝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乔不能作致书邮！"

【注释】

①殷洪乔：殷羡，字洪乔，晋人，曾任豫章太守，官至光禄勋。

【译文】

殷洪乔出任豫章太守，临走时，京都的人托他捎去一百来封信。他到了石头城后，把信全都扔进江中，接着祷告说："该沉的自己沉下去，该浮的自己浮起来，我殷洪乔不能做送信的邮差！"

【原文】

32．王长史、谢仁祖同为王公掾①。长史云："谢掾能作异舞。"谢便起舞，神意甚暇。王公熟视，谓客曰："使人思安丰②。"

【注释】

①王长史：王濛，字仲祖，曾任司徒左长史。谢仁祖：谢尚，字仁祖，为人通达放任，擅长音乐，能模仿八哥的姿势跳舞。

②安丰：指王戎，封安丰侯。在通达放任这一点上谢尚很像他。

【译文】

左长史王濛、谢仁祖同是王导手下的属官。王濛说："谢掾会跳一种奇异的舞。"谢仁祖就起来跳舞，神情意态十分悠闲自在。王导注目细看，对客人说："让人想起了安丰。"

【原文】

33．王、刘共在杭南①，酣宴于桓子野家②。谢镇西往

尚书墓还[3]，葬后三日反哭[4]。诸人欲要之，初遣一信，犹未许，然已停车。重要，便回驾。诸人门外迎之，把臂便下。裁得脱帻，著帽酣宴。半坐，乃觉未脱衰[5]。

【注释】

①王、刘：指王濛、刘惔。杭南：同“航南”，即朱雀桥南面，这里指建康乌衣巷，东晋时王、谢等大族就居住在这里。

②桓子野：桓伊，小字子野，参《方正》55注①。

③尚书：指谢裒，曾任吏部尚书，谢尚的叔父。

④反哭：古代葬礼，葬后奉迎死者神主回祖庙哭祭以安魂灵。

⑤衰（cuī 崔）：通“缞”，用粗麻布做的丧服。

【译文】

王濛、刘惔一道在朱雀桥南面桓子野家中畅饮。这时镇西将军谢尚从尚书谢裒的墓地回来，他在谢裒安葬后三天刚刚奉迎神主回祖庙哭祭完毕。大家想邀请他来饮酒，起初派了个使者去，他还没有答应，但是已经停下了车。又去邀请，就掉转车头来了。大家都到门外迎接，拉着他的手臂下了车。进门后，只是除去了头巾，戴着便帽就入座痛饮。吃到中途，才发觉尚未脱去孝服。

【原文】

34. 桓宣武少家贫，戏大输，债主敦求甚切，思自振之方，莫知所出。陈郡袁耽俊迈多能[1]，宣武欲求救于耽。耽时居艰[2]，恐致疑，试以告焉，应声便许，略无嫌吝[3]。遂变服，怀布帽随温去，与债主戏。耽素有蓺名[4]，债主就局曰[5]：“汝故当不办作袁彦道邪[6]？”遂共戏。十万一掷，直上百万数。投马绝叫[7]，傍若无人。探布帽掷对人曰：

"汝竟识彦道不？"

【注释】

①袁耽：字彦道，官至司徒从事中郎。

②居艰：居丧；守孝。

③嫌吝：不满意；感到为难。

④蓺：同"艺"，技艺，这里指赌技。

⑤局：赌盘。

⑥不办：不能；不会。

⑦马：赌博时计数用的筹码。

【译文】

宣武侯桓温年轻时家境贫穷，赌博输得很厉害，债主催讨赌债很急，他考虑自己解救的办法，却又不知怎么办。陈郡的袁耽为人豪爽而又很有才能，桓温想去向他求助。袁耽当时正在守孝，桓温害怕引起疑虑，试探着把自己的意思告诉了他，他随口就答应了，没有丝毫的不满和为难。于是换去孝服，把戴着的布帽揣进怀里就跟桓温走，去和债主赌博。袁耽的赌技一向很有名，债主上场时说："你想必不会成为袁彦道吧？"于是和他一起赌博。一次下十万钱赌注，一直升到一百万钱一次。掷筹码时高声呼叫，旁若无人。大赢以后，他从怀中掏出布帽来掷向对方说："你究竟认不认识袁彦道？"

【原文】

35. 王光禄云①："酒正使人人自远②。"

【注释】

①王光禄：王蕴，曾任光禄大夫，参《赏誉》137 注①。

②自远：指因醉而忘却自己。

【译文】

光禄大夫王蕴说："酒正好能让人人忘掉自己。"

【原文】

36. 刘尹云："孙承公狂士[①]，每至一处，赏玩累日，或回至半路却返。"

【注释】

①孙承公：孙统，字承公，喜爱山水，为人放荡不羁，参《赏誉》75注②。

【译文】

丹阳尹刘惔说："孙承公是狂放之士，每到一个地方，就一连好几天地欣赏玩味，有时往回走到半路上又转身再去。"

【原文】

37. 袁彦道有二妹：一适殷渊源[①]，一适谢仁祖。语桓宣武云："恨不更有一人配卿！"

【注释】

①殷渊源：殷浩，字渊源。

【译文】

袁彦道有两个妹妹：一个嫁给殷渊源，一个嫁给谢仁祖。他对宣武侯桓温说："遗憾的是不能另有一个妹妹许配给你！"

【原文】

38. 桓车骑在荆州[①]，张玄为侍中[②]，使至江陵，路经阳岐村。俄见一人持半小笼生鱼，径来造船，云："有鱼，欲寄作脍[③]。"张乃维舟而纳之。问其姓字，称是刘遗民[④]。张素闻其名，大相忻待[⑤]。刘既知张衔命[⑥]，问："谢安、王文度并佳不？"张甚欲话言，刘了无停意。既进脍，便去云："向得此鱼，观君船上当有脍具，是故来耳。"于是便去。张乃追至刘家。为设酒，殊不清旨[⑦]，张高其人，不得已而饮之。方共对饮，刘便先起，云："今正伐荻[⑧]，不宜久废。"张亦无以留之。

【注释】

①桓车骑：桓冲，当时担任荆州刺史，镇守江陵，参《夙惠》7 注①。

②张玄：参《言语》51 注①。

③脍：细切的鱼，这里指切成的鱼片。

④刘遗民：刘驎之，字遗民，一字子骥，清心寡欲，有隐居之志。

⑤忻（xīn 欣）：同"欣"，喜悦。

⑥衔命：肩负使命。

⑦清旨：清醇味美。

⑧荻：一种类似芦苇的草本植物。

【译文】

车骑将军桓冲任荆州刺史时，张玄担任侍中，奉命到江陵去，坐船途经阳岐村。一会儿只见一个人拿着半小笼活鱼，径直向船边走来，说道："有些鱼，想托你们切成鱼片。"张玄就拴好船让他上来。问他的姓名，他自说是刘遗民。张玄平日听说过他的名声，便十分高兴地接待了他。刘遗民知道张玄是奉命出行以后，问道："谢安、王文度都好吗？"张玄很想和他谈谈，刘遗民却完全

没有留下来的意思。鱼片切好送进来后，他就告辞，说道："刚才得到这些鱼，看您船上应当有切鱼的刀具，所以才来的。"于是便走了。张玄就跟着到了刘家。刘遗民置办了酒，酒色很不清，味道也很不好，张玄敬重他，才不得已喝了酒。正要和他对饮时，刘遗民就先站起来，说道："今天割芦荻，不应耽搁太久。"张玄也无法留住他。

【原文】

39．王子猷诣郗雍州①，雍州在内，见有㲮㲪②，云："阿乞那得此物！"令左右送还家。郗出觅之，王曰："向有大力者负之而趋。"郗无忤色。

【注释】

①郗雍州：郗恢，小字阿乞，曾任雍州刺史。

②㲮㲪（tàdēng 榻登）：西域传入的一种质地细密的羊毛毯，比较珍贵。

【译文】

王子猷去拜访雍州刺史郗恢，郗恢还在内室，王子猷见到客厅里有毛毯，说道："阿乞怎么得到了这个东西！"就叫手下人送回自己家中。郗恢出来寻找毛毯，王子猷说："刚才有一个大力士背着它跑了。"郗恢也没有不满的表情。

【原文】

40．谢安始出西戏，失车牛，便杖策步归①。道逢刘尹，语曰："安石将无伤？"谢乃同载而归。

【注释】

①杖策：拄着手杖。

【译文】

谢安起初到西边去赌博，输了车子和拉车的牛，就拄着手杖步行回家。半道上遇见丹阳尹刘惔，刘惔说："安石恐怕受到损伤了吧？"谢安就和他同乘一辆车回去。

【原文】

41．襄阳罗友有大韵[①]，少时多谓之痴。尝伺人祠，欲乞食，往太蚤，门未开。主人迎神出见，问以非时何得在此，答曰："闻卿祠，欲乞一顿食耳。"遂隐门侧。至晓，得食便退，了无怍容[②]。为人有记功，从桓宣武平蜀，按行蜀城阙观宇[③]，内外道陌广狭，植种果竹多少，皆默记之。后宣武溧洲与简文集[④]，友亦预焉。共道蜀中事，亦有所遗忘，友皆名列，曾无错漏。宣武验以蜀城阙簿，皆如其言，坐者叹服。谢公云："罗友讵减魏阳元[⑤]！"后为广州刺史，当之镇，刺史桓豁语令莫来宿[⑥]，答曰："民已有前期，主人贫，或有酒馔之费，见与甚有旧，请别日奉命。"征西密遣人察之，至夕乃往荆州门下书佐家[⑦]，处之怡然，不异胜达[⑧]。在益州，语儿云："我有五百人食器。"家中大惊。其由来清[⑨]，而忽有此物，定是二百五十沓乌樏[⑩]。

【注释】

①罗友：字宅仁，曾担任桓温手下的从事，后任襄阳太守，累迁广、益二州刺史。

②怍（zuò 作）：羞愧。

③按行：巡视。

④漂洲：当作“溧州”，因字形相近而误，即《晋书·桓温传》的“洌洲”，是建康西边长江中的一个小岛。

⑤魏阳元：魏舒，字阳元，晋人，官至司徒，但《晋书》本传中并没有说他记忆力强。

⑥桓豁：桓温的弟弟，曾任荆州刺史。下文的“征西”也指他。

⑦书佐：刺史手下掌管文书的属官。

⑧胜达：名流。

⑨由来：向来；历来。

⑩沓：量词，套；副。这里指樏一盖一底为一沓。樏（lěi 垒）：一种食盒，形状如盘，有底有盖，中间有隔，可供二人食用，所以说二百五十沓乌樏是五百人的食器。

【译文】

襄阳罗友很有气韵，年轻时很多人认为他傻。他曾经探听到有人家要祭神，想去讨些吃食，去得太早，那家大门尚未打开。等到主人出来迎神时见到他，问他还不到时候，怎么会在这里，他回答说：“听说你要祭神，想讨一顿吃的罢了。”随后躲到门边等待。到天亮时，得到吃食就走了，全然不觉得羞愧。他天生记忆力强，跟随宣武侯桓温平定蜀地后，巡视成都的宫殿，城内城外道路的宽窄，种植果树竹林的多少，全都一一记在心中。后来桓温在溧洲和简文帝司马昱聚会，罗友也参加了。当时一起谈到蜀地的情况，桓温也有所遗忘，罗友却都能说出名目列举出来，竟然没有错漏。桓温用记载成都城楼情况的簿籍来验证，都和他说的一样，在座的人都很叹服。谢安说：“罗友哪里会比魏阳元差呢！”后来罗友担任广州刺史，将要到治所赴任时，荆州刺史桓豁对他说，要他晚上来住宿，他回答说：“我已经先有了约定，主人贫穷，或许花钱备办了酒食，他和我很有交情，我不能不去，请允许我

改日遵从您的命令。”桓豁秘密派人察看他，到晚上他竟去了荆州刺史属下的书佐家，相处得很愉快，同和名流相处没有什么不一样。他担任益州刺史时，对儿子说：“我有五百人的食具。”家里人大为吃惊。他历来清廉，忽然有这些东西，原来却是二百五十套黑食盒。

【原文】

42. 桓子野每闻清歌①，辄唤“奈何”②。谢公闻之，曰：“子野可谓一往有深情。”

【注释】

①清歌：优美的歌声。

②奈何：《古今乐录》说：“奈何，曲调之遗音也”，即一人唱，众人唤“奈何”相和。

【译文】

桓子野每逢听到优美的歌声，总是唤“如何”相和。谢安听到这事后，说道：“子野可以说是一往情深。”

【原文】

43. 张湛好于斋前种松柏①；时袁山松出游②，每好令左右作挽歌③。时人谓“张屋下陈尸，袁道上行殡”。

【注释】

①张湛：字处度，小字骥，晋人，官至中书郎。松柏：古人有在坟墓上种植松柏的习俗。

②袁山松：曾任吴国内史、吴郡太守。

③挽歌：出殡时所唱的哀悼死者的歌。汉末魏晋时期，士人权贵多好挽

歌，不单作为送葬之歌，也用作宴饮玩赏的游戏，风气之盛，竟成为当时的一种诗歌体式。

【译文】

张湛喜爱在书斋前种植松柏；当时袁山松外出游览，常常喜爱叫随从唱挽歌。当时的人说“张湛在房屋前停放尸体，袁山松在大路上出殡”。

【原文】

44. 罗友作荆州从事，桓宣武为王车骑集别①，友进，坐良久，辞出。宣武曰：“卿向欲咨事，何以便去？”答曰：“友闻白羊肉美，一生未曾得吃，故冒求前耳，无事可咨。今已饱，不复须驻。”了无惭色。

【注释】

①王车骑：据《世说新语》原注是指王洽。王洽，字敬和，曾任中领军，所以《赏誉》门称他为王领军。这里称他为王车骑，但《晋书》本传中并未提到他曾任此职，倒是他儿子王珣死后追赠为车骑将军。

【译文】

罗友担任荆州刺史桓温手下的从事，桓温曾经聚集众人为车骑将军王洽送行，罗友进来坐了许久，然后告辞退出。桓温说：“你刚才好像是要商议事情，为什么就要走呢？”罗友回答说：“我听说白羊肉味道鲜美，这辈子还没有能吃到，所以冒昧地请求前来罢了，其实没有什么事情 要商议的。现在已经吃饱了，不需要再留下来了。”说这些话时，完全没有羞愧的神色。

【原文】

45．张璘酒后挽歌甚凄苦[①]，桓车骑曰："卿非田横门人[②]，何乃顿尔至致[③]？"

【注释】

①张璘：张湛，小字璘。

②田横：秦汉间人，曾自立为齐王。刘邦称帝后，派人招降他，在随汉使去洛阳的路上，因羞为汉臣而自杀。他手下的人不敢哭，只是唱挽歌表示哀悼。

③顿尔：突然；一下子。

【译文】

张璘酒后唱起挽歌，声调非常凄苦，车骑将军桓冲说："你又不是田横的门客，为什么突然就凄苦到了极点？"

【原文】

46．王子猷尝暂寄人空宅住，便令种竹。或问："暂住何烦尔？"王啸咏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①]！"

【注释】

①君：这里以"君"称竹，是用拟人化的手法把竹子比作气质高雅的人。

【译文】

王子猷曾经暂时借住在别人的空宅里，随即就让人种竹子。有人问道："暂时住一住，何必这样麻烦？"王子猷长啸吟咏了许久，直指竹子说："哪里可以一天没有这位先生呢！"

【原文】

47.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1]，咏左思《招隐诗》[2]。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3]，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注释】

①彷徨：徘徊；走来走去。

②左思：参《文学》68注①。《招隐诗》：内容主要写招人归隐，并抒发隐居的乐趣。

③剡：县名，治所在今浙江嵊县，有水路可通山阴。

【译文】

王子猷住在山阴时，有天夜里下大雪，他睡醒后，打开房门，叫人拿酒来喝。往四处眺望，一片皎洁，于是起身徘徊，吟咏左思的《招隐诗》。忽然想起了戴安道，当时戴安道在剡县，王子猷当即连夜乘着小船到他那里去。经过一整夜才到达，到了门前却不进去而又返回山阴。有人问他这样做的缘故，王子猷说："我本是趁着兴致去的，兴尽后回来，为什么一定要见到戴安道呢！"

【原文】

48. 王卫军云[1]："酒正自引人著胜地。"

【注释】

①王卫军：王荟，字敬文，死后追赠卫将军。

【译文】

卫将军王荟说："酒正好能把人带进美妙的境界。"

【原文】

49. 王子猷出都，尚在渚下。旧闻桓子野善吹笛，而不相识。遇桓于岸上过，王在船中，客有识之者，云是桓子野。王便令人与相闻云①："闻君善吹笛，试为我一奏。"桓时已贵显，素闻王名，即便回下车，踞胡床②，为作三调③。弄毕④，便上车去。客主不交一言。

【注释】

①相闻：传话；通讯息。

②胡床：一种从胡地传入的可以折叠的轻便坐具。

③调：曲子；曲调。

④弄：演奏。

【译文】

王子猷到京都去，船还停泊在小洲边。他过去听说过桓子野擅长吹笛子，但是并不认识他。这时正遇上桓子野从岸上经过，王子猷在船中，船上有个认识桓子野的客人说，那就是桓子野。王子猷便叫人传话给桓子野说："听说您擅长吹笛子，请试为我演奏一次。"桓子野当时已经显贵，平日听到过王子猷的名声，随即就掉头下车，倚在胡床上为王子猷吹了三支曲子。演奏完毕，就上车走了。主客双方没有交谈一句话。

【原文】

50. 桓南郡被召作太子洗马①，船泊荻渚②。王大服散后已小醉③，往看桓。桓为设酒，不能冷饮④，频语左右："令温酒来！"桓乃流涕呜咽⑤，王便欲去。桓以手巾掩泪，

因谓王曰："犯我家讳，何预卿事！"王叹曰："灵宝故自达！"

【注释】

①桓南郡：桓玄，字敬道，小字灵宝，桓温的儿子，袭父爵为南郡公。太子洗马：官名，掌管宾赞受事，太子外出时担任前导，晋代开始又掌管秘书图籍。

②荻渚：地名，靠近建康秦淮河。

③王大：王忱，字元达，小字佛大。

④"不能"句：服散后不能饮冷酒，否则不利于药性的散发。

⑤"桓乃"句：按照晋代的习惯，触犯了已故尊长的名讳必须依礼而哭。"温酒"触犯桓温的名讳。

【译文】

南郡公桓玄被任命为太子洗马后，乘船赴任，船停泊在荻渚。王大服用五石散后已经有些醉意，去看望桓玄。桓玄为他备办了酒宴，王大不能饮冷酒，频频地告诉侍从说："叫他们温酒来！"桓玄于是呜咽哭泣起来，王大就想离去。桓玄用手巾拭着眼泪，随即对王大说："触犯了我的家讳，关你什么事呢！"事后王大赞叹说："灵宝确实旷达！"

【原文】

51. 王孝伯问王大："阮籍何如司马相如①？"王大曰："阮籍胸中垒块，故须酒浇之②。"

【注释】

①司马相如：字长卿，参《品藻》80注③。

②"阮籍"二句：意思是阮籍和司马相如都任性放达，不同的只是阮籍

好酒。垒块，土疙瘩，比喻心中郁结的不平之气。

【译文】

王孝伯问王大："阮籍和司马相如相比怎么样？"王大说："阮籍心中郁结着不平之气，所以需要用酒来浇灌它。"

【原文】

52. 王佛大叹言："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①。"

【注释】

①"觉形"句：比喻不喝酒后精神无所寄托。

【译文】

王佛大叹息说："三天不喝酒，就觉得身体和精神不再互相亲近了。"

【原文】

53. 王孝伯言①："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②，便可称名士。"

【注释】

①王孝伯：王恭，字孝伯，他读书少，不善用兵，在战乱中被杀。《赏誉》155则说他"清辞简旨"，"而读书少"。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说："此言不必须奇才，但读《离骚》，皆所以自饰其短也。恭之败，正在不读书。"

②《离骚》：《楚辞》中的篇名，屈原作，集中反映了作者的爱国精神和思想上的苦闷。

【译文】

王孝伯说："名士不一定需要杰出的才能，只要能常常无事，痛快地饮酒，熟读《离骚》，就可以称为名士。"

【原文】

54. 王长史登茅山①，大恸哭曰："琅邪王伯舆，终当为情死！"

【注释】

①王长史：王廞（xīn 辛），字伯舆，王导的孙子，王荟的儿子，曾任司徒长史。王恭以"清君侧"为名起兵时，他正在服母丧，被任命为吴国内史，即起兵响应王恭；王恭退兵，又命令他去职回家服丧。他一气之下又举兵讨伐王恭，最后兵败而不知所终。由此可见王廞的性情。茅山：山名，在今江苏句容东南。

【译文】

司徒长史王伯舆登上茅山，十分悲痛地大哭道："琅邪王伯舆，终究要为情而死！"

简傲第二十四

【题解】

简傲指简慢高傲，是人际交往中轻视他人并不屑理会的无礼态度。这在魏晋士人中常有突出的表现。

《简傲》门共有十七则故事，有的表现了士人们对权势的轻蔑以及对于功名利禄之徒的鄙视，如阮籍在晋文王座上“箕踞啸咏，酣放自若”；嵇康对于钟会等人的来访，“傍若无人，移时不交一言”；吕安在嵇喜门上题写了意为凡鸟的“凤”字以相嘲弄。应当说，这种简傲的态度中包含有魏晋士人清高自洁的精神，有其合理的因素。但是，有些简傲的行为则是一种狂妄自大、蛮横无理的作风，如谢万称众将士“皆是劲卒”而引起大家的忿恨；王子敬兄弟在郗嘉宾死后去见舅舅郗愔时，仪容轻慢，态度高傲。这种做法实在令人无法容忍。

【原文】

1. 晋文王功德盛大①，坐席严敬，拟于王者。唯阮籍在坐，箕踞啸歌，酣放自若。

【注释】

①晋文王：司马昭，死后谥为文王，当时只是晋公，参《德行》15 注①。

【译文】

晋文王司马昭功勋卓著，德望深远，席座之间严肃庄重，可以和君王相比拟。只有阮籍在他座上，伸开两腿长啸歌咏，纵酒

狂放，十分自如。

【原文】

2. 王戎弱冠诣阮籍，时刘公荣在坐①。阮谓王曰："偶有二斗美酒，当与君共饮，彼公荣者无预焉。"二人交觞酬酢②，公荣遂不得一杯，而言语谈戏，三人无异。或有问之者，阮答曰："胜公荣者，不得不与饮酒；不如公荣者，不可不与饮酒；唯公荣可不与饮酒③。"

【注释】

①刘公荣：刘昶，字公荣，晋人。

②酬酢：主客互相敬酒。

③"胜公"五句：这是阮籍故意套用刘公荣自己的话来和他开玩笑。参《任诞》4则。

【译文】

王戎二十来岁时去拜访阮籍，当时刘公荣也在座。阮籍对王戎说："恰巧有两斗好酒，应当和您一道喝，他公荣就不要参与了。"两人互相举杯敬酒，公荣最终也没得到一杯，但是三个人言谈戏谑，依然如故。有人问到阮籍，阮籍回答说："胜过公荣的人，不可不和他一道喝酒；不如公荣的人，也不可不和他一道喝酒；只有公荣，可以不和他一道喝酒。"

【原文】

3. 钟士季精有才理①，先不识嵇康。钟要于时贤俊之士，俱往寻康。康方大树下锻，向子期为佐鼓排②。康扬槌不辍，傍若无人，移时不交一言。钟起去，康曰："何

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

【注释】

①钟士季：钟会，字士季。《世说新语》原注引《魏氏春秋》说，他寻访嵇康受到冷遇，因而怀恨在心，后来借其他的事诬陷嵇康。

②向子期：向秀，字子期，参《言语》18 注①。鼓排：拉风箱。排，风箱。

【译文】

钟士季很有才思，起初不认识嵇康。他邀请当时的名流人物，一道去探访嵇康。嵇康正在大树下打铁，向子期帮着拉风箱。嵇康不停地挥动槌子，旁若无人，过了好一会儿都没有和他们说一句话。钟士季起身准备走，嵇康才问他说：“你听到了什么才来的？见到了什么才走的呢？”钟士季说：“听到了所听到的才来的，见到了所见到的才走的。”

【原文】

4. 嵇康与吕安善[①]，每一相思，千里命驾。安后来，值康不在，喜出户延之[②]，不入，题门上作“凤”字而去。喜不觉，犹以为欣，故作。“凤”字，凡鸟也[③]。

【注释】

①吕安：字仲悌，志向高远，轻视权贵，和嵇康交情很深。

②喜：嵇喜，字公穆，嵇康的哥哥，历任扬州刺史、太仆、宗正。

③“‘凤’字”二句：“凤”字的繁体作“鳳”，由“凡”、“鳥”二字组成。凡鸟，比喻凡俗的人，吕安意在表达对嵇喜的轻蔑。

【译文】

嵇康和吕安很友好，吕安每次思念嵇康，常常不远千里地驾车前去相会。吕安后来有一次到来，正遇上嵇康不在，嵇喜出门迎接他，吕安不进去，只在门上题了个“凤”字就走了。嵇喜没有省悟，还以为是吕安高兴，所以写上的。“凤”这个字，是指平凡的鸟。

【原文】

5. 陆士衡初入洛①，咨张公所宜诣②，刘道真是其一③。陆既往，刘尚在哀制中④。性嗜酒，礼毕，初无他言，唯问：“东吴有长柄壶卢⑤，卿得种来不？”陆兄弟殊失望，乃悔往。

【注释】

①陆士衡：陆机，字士衡，有文才，吴亡后入晋，和权贵多有交往。

②张公：张华，参《德行》12 注③。

③刘道真：刘宝，字道真，嗜酒善歌，有才能。

④哀制：礼制规定的居丧期限。

⑤东吴：吴地在东方，所以称为东吴。壶卢：同“葫芦”。葫芦可以盛酒，因此刘道真才问。

【译文】

陆士衡刚到京都洛阳，请教张华应当去拜访谁，张华认为刘道真是其中的一个。陆氏兄弟前去拜访时，刘道真还在守孝期间。他生性极爱喝酒，行过见面礼后，一直没有说些别的话，只是问：“东吴有一种长柄葫芦，你们带种子来了没有？”陆氏兄弟非常失望，于是很后悔这次拜访。

【原文】

6. 王平子出为荆州，王太尉及时贤送者倾路[①]。时庭中有大树，上有鹊巢。平子脱衣巾，径上树取鹊子，凉衣拘阂树枝[②]，便复脱去。得鹊子还下弄，神色自若，傍若无人。

【注释】

①王太尉：王衍，王平子的哥哥。倾路：挤满路，形容人很多。

②凉衣：贴身的单衣。拘阂：钩住；挂住。

【译文】

王平子出任荆州刺史，太尉王衍和当时名流来送行的人挤满了道路。当时庭院中有一棵大树，树上有喜鹊窝。王平子脱掉上衣和头巾，径直爬上树上去掏小喜鹊，内衣钩住树枝，就又脱去。掏到了小喜鹊后又下树玩弄，神态自如，旁若无人。

【原文】

7. 高坐道人于丞相坐[①]，恒偃卧其侧[②]。见卞令，肃然改容，云：“彼是礼法人。”

【注释】

①高坐道人：晋高僧帛尸黎密多罗的别称。丞相：指王导。

②偃卧：仰卧。

【译文】

高坐和尚在丞相王导那里作客，常常是仰卧在王导身边。见到尚书令卞壶，神态就严肃庄重起来，说道：“他是讲究礼法的人。”

【原文】

8. 桓宣武作徐州，时谢奕为晋陵[①]，先粗经虚怀[②]，而乃无异常。及桓迁荆州，将西之间，意气甚笃，奕弗之疑。唯谢虎子妇王悟其旨[③]，每曰："桓荆州用意殊异，必与晋陵俱西矣。"俄而引奕为司马。奕既上[④]，犹推布衣交[⑤]，在温坐，岸帻啸咏[⑥]，无异常日。宣武每曰："我方外司马。"遂因酒，转无朝夕礼[⑦]。桓舍入内，奕辄复随去。后至奕醉，温往主许避之[⑧]。主曰："君无狂司马，我何由得相见！"

【注释】

①谢奕：参《德行》33注①。晋陵：郡名，治所在今江苏常州，这里指晋陵太守。

②粗经虚怀：指略有言谈交往。虚怀，心怀；胸意。

③谢虎子：谢据，字玄道，小字虎子，谢奕的弟弟。其妻王氏事可参《文学》39则。

④上：荆州在长江上游，谢奕从下游到荆州称为"上"。

⑤布衣交：指不拘身份和地位高低的朋友。

⑥岸帻：掀高头巾而露出前额，表示豪放洒脱。

⑦朝夕礼：早晚晋见长官的礼节，泛指下级晋见上司应有的礼节。

⑧主：公主，指桓温的妻子晋元帝女儿南康长公主。

【译文】

宣武侯桓温担任徐州刺史，当时谢奕担任晋陵太守，起初两人略有言谈交往，而没有特殊的交情。等到桓温调任荆州刺史，将要西行赴任之际，他对谢奕的情意就很深厚了，谢奕对此也没有猜疑什么。只有谢虎子的妻子王氏领悟了桓温的意思，常说："桓荆州用意很奇异，必定要和晋陵一道西行了。"不久就引荐谢奕担任司马。谢奕到了荆州以后，还按老交情办事，到桓温那里做客，

举止豪放，长啸歌咏，和往日没有不同。桓温常常说："他是我的世外司马。"谢奕最终由于好酒，渐渐地不讲究晋见上级的礼节。有时桓温丢下他走进内室，谢奕总是跟随进去。后来每到谢奕喝醉时，桓温就到公主那里去避开他。公主说："您如果没有这个狂放的司马，我怎么能够见到您呢！"

【原文】

9. 谢万在兄前①，欲起索便器。于时阮思旷在坐②，曰："新出门户③，笃而无礼④。"

【注释】

①谢万：字万石，谢奕、谢安的弟弟。

②阮思旷：阮裕，字思旷。

③新出门户：新兴的名门望族。谢氏家族在晋代兴起时间不长，所以阮裕这么说。

④笃：真率；诚实。

【译文】

谢万在兄长面前，想起身要便壶。当时阮思旷在座，说道："新兴的门第，真率而不讲礼节。"

【原文】

10. 谢中郎是王蓝田女婿①，尝著白纶巾②，肩舆径至扬州听事见王③，直言曰："人言君侯痴④，君侯信自痴。"蓝田曰："非无此论，但晚令耳⑤。"

【注释】

①谢中郎：谢万，曾任抚军从事中郎。王蓝田：王述，曾任扬州刺史，袭

父爵为蓝田侯。

②纶（guān 官）巾：用丝带做的头巾。

③肩舆：一种类似轿子的代步工具。听事：官署中处理政事的厅堂。

④君侯：对列侯和尊贵者的敬称。

⑤晚令：指较晚才出名。王蓝田三十岁时尚未知名，人们不了解他，认为他痴，后来才出了名，所以有晚令之称。

【译文】

从事中郎谢万是蓝田侯王述的女婿，他曾经戴着白头巾，坐着轿子径直到扬州府的厅堂上见王述，直截了当地说："别人说您痴，您确实痴。"王述说："不是没有这种议论，只是由于出名较晚罢了。"

【原文】

11. 王子猷作桓车骑骑兵参军①。桓问曰："卿何署②？"答曰："不知何署，时见牵马来，似是马曹③。"桓又问："官有几马？"答曰："不问马④，何由知其数？"又问："马比死多少？"答曰："未知生，焉知死⑤！"

【注释】

①骑兵参军：官名，参军的一种，掌管马畜牧养、供给等事。

②署：官署；部门。

③马曹：管理马匹的官署。当时并无马曹这一机构名称，王子猷这种戏谑说法，显示了他的傲慢。

④不问马：语出《论语·乡党》，说的是孔子听说马棚失火后，只问有没有伤人，而没有问及马。

⑤"未知"二句：语出《论语·先进》，说的是子路向孔子请教关于死的问题，孔子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生的道理还没有弄明白，怎么能够懂得死！"

【译文】

王子猷担任车骑将军桓冲手下的骑兵参军。桓冲问他说："你在哪个部门？"子猷回答说："不知在哪个部门，时常见到牵马进来，好像是马曹。"桓冲又问："官府中有多少匹马？"他回答说："不问马，哪里知道它的数目呢？"桓冲又问："近来马匹死了多少？"他回答说："不知道活着的，怎么能知道死掉的！"

【原文】

12. 谢公尝与谢万共出西①，过吴郡，阿万欲相与共萃王恬许②，太傅云："恐伊不必酬汝③，意不足尔。"万犹苦要，太傅坚不回④，万乃独往。坐少时，王便入门内，谢殊有欣色，以为厚待己。良久，乃沐头散发而出，亦不坐，仍据胡床，在中庭晒头，神气傲迈，了无相酬对意。谢于是乃还，未至船，逆呼太傅⑤。安曰："阿螭不作尔⑥。"

【注释】

①出西：谢安、谢万住在建康东面的会稽，因此到建康去叫做出西。

②萃：聚；聚集。王恬：小字螭虎，当时担任吴郡太守。他是王导的儿子，出身名门，所以对新兴的谢氏家族轻视而没有礼貌。

③酬：答理；应对。

④回：改变。

⑤逆：预先。

⑥不作：不做作，这里指王恬不会假装热情接待谢万。

【译文】

谢安曾经和谢万共同到京都建康去，经过吴郡时，谢万想和谢安一道去王恬那里，谢安说："恐怕他不一定答理你，我认为不

值得这样做。”谢万还是极力邀谢安同去，谢安坚决不肯改变主意，谢万于是一人独往。到王恬家坐了片刻，王恬就进里面去了，谢万神色欣喜，以为会好好地招待自己。过了许久，王恬竟洗了头披散着头发出来，也不陪客人坐，就倚在胡床上，在庭院中晒头发，神态高傲而放纵，完全没有应酬的意思。谢万于是只好回来，尚未回到船上，预先就叫谢安。谢安说：“阿螭不会做假啊。”

【原文】

13．王子猷作桓车骑参军。桓谓王曰：“卿在府久，比当相料理①。”初不答，直高视，以手版拄颊云②：“西山朝来致有爽气③。”

【注释】

①比：近日；近来。

②手版：同“手板”，即笏，参《德行》37注④。

③西山：指首阳山。武王伐纣灭商，建立周朝，伯夷、叔齐义不食周粟，两人隐居在首阳山，作歌道：“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王子猷用这个典故来表达自己不为俗事所累、超脱潇洒的情怀。

【译文】

王子猷担任车骑将军桓冲手下的参军。桓冲对他说：“你在府中很久了，近日内应当处理事务了。”王子猷始终不回答，只是抬头仰望，用手板支着面颊说：“西山的早晨送来清爽之气。”

【原文】

14．谢万北征①，常以啸咏自高，未尝抚慰众士。谢公甚器爱万，而审其必败，乃俱行。从容谓万曰：“汝为元帅②，宜数唤诸将宴会，以说众心。”万从之。因召集诸将，

都无所说，直以如意指四坐云："诸君皆是劲卒[3]。"诸将甚忿恨之。谢公欲深著恩信，自队主将帅以下[4]，无不身造，厚相逊谢。及万事败，军中因欲除之，复云："当为隐士[5]。"故幸而得免。

【注释】

①"谢万"句：参《方正》55注②。

②元帅：这里指全军的主帅。

③劲卒：精悍的士卒。谢万称诸将为劲卒，引起了反感，一则因为卒有死亡义，军中忌讳它；二则诸将已是将领，再称为卒，也使他们不快。

④队主：一队之主，即队长。古代军队中以一百人为一队。

⑤隐士：这里指谢安。当时谢安还隐居东山，尚未出仕。

【译文】

谢万北伐时，常常用长啸歌咏表示自己志向高远，未曾慰问过将士们。谢安很喜爱并且器重谢万，却知道他必定会失败，于是和他一道出征。谢安不经意地对谢万说："你是主帅，应当时常请将领们来宴饮聚会，让大家心里高兴。"谢万听从了他的建议。于是召集各位将领，什么话也没有说，只是用如意指着四座的人说："诸位都是精悍的士卒。"将领们听后十分怨恨他。谢安想对将领们更多地施加恩惠，表示诚意，从队主将帅以下，无不亲自上门拜访，十分谦恭，诚恳道歉。等到谢万北伐失败后，部队中乘机想除掉谢万，后来又说："应当看看隐士的面子。"所以谢万能够侥幸免死。

【原文】

15. 王子敬兄弟见郗公[1]，蹑履问讯[2]，甚修外生礼[3]。及嘉宾死[4]，皆著高屐[5]，仪容轻慢。命坐，皆云："有事，

不暇坐。”既去，郗公慨然曰：“使嘉宾不死，鼠辈敢尔[⑥]！”

【注释】

①郗公：郗愔，字方回，王子敬兄弟的舅舅。

②履：一种单底鞋子，可供正式场合穿着。

③外生：外甥。

④嘉宾：郗超，字嘉宾，郗愔的儿子，因深受征西大将军桓温的宠幸而权重一时，王子敬兄弟也很推重他。

⑤屐：参《雅量》15 注②。当时的屐主要用来登山，或在家中不见宾客时穿着，由于不是正服，外出或见长辈时穿着木屐是不礼貌的。

⑥鼠辈：骂的人话，等于说老鼠一类的东西。

【译文】

王子敬兄弟去见郗愔时，穿着出客的鞋子，恭敬地问候，很注意做外甥的礼节。等到郗嘉宾死后，去见郗愔时都穿着高底的木屐，神态轻慢。郗愔叫他们坐，都说：“有事情，没时间坐。”他们走后，郗愔感慨地说：“如果嘉宾不死，鼠辈敢这样！”

【原文】

16. 王子猷尝行过吴中，见一士大夫家极有好竹。主已知子猷当往，乃洒扫施设，在听事坐相待[①]。王肩舆径造竹下，讽啸良久，主已失望，犹冀还当通，遂直欲出门。主人大不堪，便令左右闭门，不听出。王更以此赏主人[②]，乃留坐，尽欢而去。

【注释】

①听事：这里泛指厅堂。

②更：竟然；反而。

【译文】

王子猷曾经在外出时路经吴郡，见到一个士大夫家有很多好竹子。这家主人已经知道王子猷将要去，于是洒扫布置以后，在厅堂中坐着等他。王子猷坐着轿子径直来到竹林中，讽诵长啸了许久，主人已经有些失望，不过还指望他返回时会来通报，但是他竟然想径直出门去。主人实在不能忍受，就叫侍从关上大门，不让他出去。王子猷竟然因这一做法而赏识主人，于是留步坐下，尽情欢乐后才走。

【原文】

17. 王子敬自会稽经吴，闻顾辟疆有名园①，先不识主人，径往其家。值顾方集宾友酣燕②，而王游历既毕，指麾好恶③，傍若无人。顾勃然不堪曰："傲主人，非礼也；以贵骄人，非道也。失此二者，不足齿之伧耳④！"便驱其左右出门。王独在舆上，回转顾望，左右移时不至，然后令送著门外，怡然不屑。

【注释】

①顾辟疆：吴郡人，曾任郡功曹、平北参军。

②燕：通"宴"。

③指麾：指点；评论。麾，通"挥"。

④伧：六朝时南方人对北方人的蔑称。

【译文】

王子敬从会稽回来经过吴郡，听说顾辟疆有一座名园，先前他并不认识名园主人，但还是径直到他家去。遇上顾辟疆正在会集宾友畅饮，而王子敬遍游名园以后，只是在那里指点评论，旁

若无人。顾辟疆难以忍受，勃然大怒地说："对主人傲慢，这是无礼的行为；依仗高位轻视别人，不合道理。失去这两点，只是不值一提的北方伧罢了！"于是把他的随从赶出门去。王子敬独自坐在轿子中，四处顾望，随从许久也没有来，然后顾辟疆才叫人把他送到门外，王子敬还是怡然自得，不屑理会。

排调第二十五

【题解】

排调指诙谐和调笑，主要是士人之间的互相调侃，从中往往可以看出他们非凡的才华和气度。

《排调》门共有六十五则故事，大多是士人间的善意的调笑。其中有些反映出他们机敏的思维，如张玄之年幼亏齿，对于先达的调笑，他应声回答说："正使君辈从此中出入"；孙放在回答庾爰之的调侃时也表现了出口成章的才能。有些表现了他们言辞的幽默风趣，如"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卧"，回答别人说是在"晒书"；支遁在辩难中理屈之后，孙绰嘲笑他"如著弊絮在荆棘中，触地挂阂"。有些排调的言辞寓有深刻的含义，如谢安出仕之后，郝隆借药草名来嘲讽他说"处则为远志，出则为小草"；苻朗过江后，在回答王肃之的饶舌发问时，讽刺王"无意为奴婢问者"，仅值数千钱。

【原文】

1. 诸葛瑾为豫州①，遣别驾到台②，语云："小儿知谈，卿可与语。"连往诣恪③，恪不与相见。后于张辅吴坐中相遇④，别驾唤恪："咄咄郎君⑤！"恪因嘲之曰："豫州乱矣，何咄咄之有？"答曰："君明臣贤，未闻其乱。"恪曰："昔唐尧在上⑥，四凶在下⑦。"答曰："非唯四凶，亦有丹朱⑧。"于是一坐大笑。

【注释】

①诸葛瑾：字子瑜，仕吴官至豫州牧。

②别驾：官名，州刺史的属官。到台：等于说入朝。魏晋时期称朝廷内宫为台。

③恪：诸葛恪，字元逊，诸葛瑾的长子，仕吴官至太傅，后受诬陷被孙峻杀害。

④张辅吴：张昭，字子布，仕吴任辅吴将军。

⑤咄咄：吆喝声，相当于“哎呀”。郎君：门生故吏称呼长官或师门的子弟为郎君。

⑥唐尧：尧，封于唐，称唐尧，是传说中远古时的贤君。

⑦四凶：传说中尧时的四个恶人，指浑敦、穷奇、梼杌、饕餮，一说指舜时的共工、讙兜、三苗、鲧。这里用四凶来影射诸葛瑾手下的别驾。

⑧丹朱：尧的儿子，因他不成器，所以尧禅位于舜。这里别驾反唇相讥，用丹朱来影射诸葛恪。

【译文】

诸葛瑾担任豫州牧时，派遣别驾入朝，告诉他说：“我儿子擅长言谈，你可以和他谈一谈。”别驾连着去拜访诸葛恪，诸葛恪却不见他。后来在辅吴将军张昭座间相遇，别驾呼喊诸葛恪：“哎呀，公子！”诸葛恪因而嘲笑他说：“豫州出乱子了，有什么好哎呀的？”别驾回答说：“君主英明，臣属贤能，没有听说豫州出乱子。”诸葛恪说：“古时候虽有唐尧在上面，却仍有四凶在下面。”别驾回答说：“不仅有四凶，也有丹朱。”于是满座的人都大笑起来。

【原文】

2．晋文帝与二陈共车①，过唤钟会同载，即驶车委去。比出，已远。既至，因嘲之曰：“与人期行，何以迟迟？望卿遥遥不至②。”会答曰：“矫然懿实③，何必同群？”帝复问会：“皋繇何如人④？”答曰：“上不及尧、舜，不下逮周、

孔，亦一时之懿士⑤。”

【注释】

①二陈：指陈骞、陈泰二人。陈骞，字休渊，参《方正》7注②。陈泰，字玄伯，参《方正》8注③。

②遥遥：长久；久久。钟会的父亲名繇，繇和遥同音，司马昭用“遥遥”来和钟会开玩笑。

③矫然：高超挺拔的样子。懿实：这里指美好诚实的人。陈骞的父亲名矫，司马昭的父亲名懿，陈泰的父亲名群、祖父名寔（shí 实），钟会的回答便用他们的名或名的同音字针锋相对地回击司马昭和二陈。

④皋繇：舜时的法官，掌管刑狱。皋繇的“繇”和钟会父亲的名同字。

⑤懿士：美德之士。懿士的“懿”和司马昭父亲的名同字。

【译文】

晋文帝司马昭和陈骞、陈泰同乘一辆车子，经过钟会家时，只是招呼一声要他一同乘车，并未等他就驾车走了。到钟会出来，车子已经走远了。钟会赶到以后，晋文帝趁机嘲弄他说：“和别人约定一道走，为什么迟迟没有出来？大家盼着你，你却遥遥地落在后面。”钟会回答说：“懿美诚实而矫然出众的人，何必要和大家合群？”文帝又问钟会：“皋繇是怎么样的人？”钟会回答说：“上不及唐尧、虞舜，下不及周公、孔子，不过也是当时的懿德之士。”

【原文】

3. 钟毓为黄门郎①，有机警，在景王坐燕饮②。时陈群子玄伯、武周子元夏同在坐③，共嘲毓。景王曰：“皋繇何如人？”对曰：“古之懿士。”顾谓玄伯、元夏曰：“君子周而不比④，群而不党⑤。”

【注释】

①钟毓：钟繇的儿子，参《言语》11 注①。

②景王：司马师，司马懿的儿子，参《言语》16 注①。

③武周：字伯南，三国时魏国人，官至光禄大夫。元夏：武陔，字元夏，参《赏誉》14 注①。

④“君子”句：语出《论语·为政》，意思是君子互相团结而不勾结。这里用了武元夏的父名“周”字。

⑤“群而”句：语出《论语·卫灵公》，意思是合群而不搞团伙。这里用了陈泰的父名“群”字。

【译文】

钟毓担任黄门侍郎，机智敏锐，在晋景王司马师的宴席上饮酒。当时陈群的儿子陈玄伯、武周的儿子武元夏一同在座，大家一道嘲弄钟毓。景王问：“皋繇是怎么样的人？”钟毓回答说：“是古代的懿德之士。”又回头对玄伯、元夏说：“君子周而不比，群而不党。”

【原文】

4. 嵇、阮、山、刘在竹林酣饮，王戎后往，步兵曰①：“俗物已复来败人意②！”王笑曰：“卿辈意亦复可败邪？”

【注释】

①步兵：指阮籍，曾任步兵校尉。

②俗物：俗人；世俗之人。这里指王戎，当时有人认为他不能超俗。败人意：败坏人的意兴。

【译文】

嵇康、阮籍、山涛、刘伶在竹林里畅饮，王戎后到，步兵校尉阮籍说：“俗物又来败坏人的意兴了！”王戎笑着说：“你们的意

兴也可以败坏的吗？”

【原文】

5. 晋武帝问孙皓[①]：“闻南人好作《尔汝歌》[②]，颇能为不[③]？”皓正饮酒，因举觞劝帝而言曰：“昔与汝为邻，今与汝为臣。上汝一杯酒，令汝寿万春[④]！”帝悔之。

【注释】

①孙皓：三国时吴国的末代君主，公元280年降晋。

②《尔汝歌》：魏晋时的南方民歌，歌词中以“尔”、“汝”等称谓表示亲昵。尔、汝都是第二人称代词，相当于“你”，但含有轻贱、狎昵的意味，显得对人不够尊重。

③颇：表示疑问语气，相当于“可”。

④万春：万年。

【译文】

晋武帝司马炎问孙皓：“听说南方人喜爱吟写《尔汝歌》，你可会这样作吗？”孙皓正在饮酒，于是举杯向武帝敬酒并吟咏说：“从前和你为邻，如今给你当臣。敬你一杯酒，祝你寿万春！”武帝很后悔这件事。

【原文】

6. 孙子荆年少时欲隐[①]，语王武子“当枕石漱流”[②]，误曰“漱石枕流”。王曰：“流可枕，石可漱乎？”孙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③]；所以漱石，欲砺其齿。”

【注释】

①孙子荆：孙楚，字子荆，四十多岁才开始做官，官至冯翊太守。

②枕石漱流：用石块作枕头，用流水漱口。指隐居山林的生活。

③洗其耳：这是暗用传说中许由洗耳的故事，来表示不愿意了解、参与世俗之事。参《言语》1注③。

【译文】

孙子荆年轻时想隐居，告诉王武子"将要枕石漱流"，但是误说成"漱石枕流"。王武子说："流水可以枕头，石头可以漱口吗？"孙子荆说："枕流水的原因，是想洗干净自己的耳朵；用石头漱口的原因，是想磨砺自己的牙齿。"

【原文】

7. 头责秦子羽云①："子曾不如太原温颙②，颍川荀寓③，范阳张华，士卿刘许④，义阳邹湛⑤，河南郑诩⑥。此数子者，或謇吃无宫商⑦，或尪陋希言语⑧，或淹伊多姿态⑨，或喧哗少智谞⑩，或口如含胶饴⑪，或头如巾齑杵⑫。而犹以文采可观，意思详序⑬，攀龙附凤⑭，并登天府⑮。"

【注释】

①头责秦子羽：晋张敏作《头责秦子羽文》，虚拟了秦子羽这个人物，并以他的头颅责备身子的口气，肯定了他坚守节操的品质，嘲讽了趋炎附势的丑恶行为，文字诙谐幽默。

②温颙：字长仁，和任恺、张华等人同朝为官。

③荀寓（yǔ 禹）：字景伯，官至尚书。

④士卿：官名，即宗正卿。掌管皇族事务，刘许：字文生，官至宗正卿。

⑤义阳：郡名，治所在新野（今河南新野南）。邹湛：字润甫，官至侍中。

⑥郑诩：字思渊，曾任卫尉卿。

⑦謇（jiǎn 简）吃：口吃。无宫商：这里指没有抑扬顿挫的音乐美。

⑧尪（wāng 汪）陋：瘦弱丑陋。希：同"稀"。

⑨淹伊：扭捏、装腔作势的样子。

⑩喧哗：声音大而嘈杂，形容议论纷纷。智谞（xū 虚）：智慧。

⑪胶饴：粘性很强的糖浆。

⑫齑（jī 机）杵：捣姜、蒜等物的棒槌。

⑬详序：详备而有条理。

⑭攀龙附凤：比喻依附权贵。

⑮天府：指朝廷。

【译文】

头颅谴责秦子羽说："你竟然不如太原温颙、颍川荀寓、范阳张华、士卿刘许、义阳邹湛、河南郑诩。这几位先生，有的口吃，说话不分抑扬顿挫；有的瘦弱丑陋，寡言少语；有的装腔作势，扭捏作态；有的吵嚷不休，缺乏机智；有的口中像含着饴糖；有的头颅像棒槌戴着头巾。但是，他们依然因为文采值得观赏，思维周密而有条理，善于依附权贵，最终都能跻身朝廷。"

【原文】

8. 王浑与妇钟氏共坐①，见武子从庭过，浑欣然谓妇曰："生儿如此，足慰人意。"妇笑曰："若使新妇得配参军②，生儿故可不啻如此③。"

【注释】

①王浑：字玄冲，王武子的父亲。

②参军：指王沦，字太冲，王浑的弟弟，曾任晋文王大将军参军。

③不啻（chì 翅）：不仅；不止。

【译文】

王浑和妻子钟氏一道坐着，见到王武子从庭院中经过，王浑欣喜地对妻子说："生个这样的儿子，足以让人满意了。"妻子笑

着说："如果我能许配给参军，生个儿子本来可以不只是这个样子。"

【原文】

9. 荀鸣鹤、陆士龙二人未相识①，俱会张茂先坐②。张令共语，以其并有大才，可勿作常语。陆举手曰："云间陆士龙③。"荀答曰："日下荀鸣鹤④。"陆曰："既开青云睹白雉⑤，何不张尔弓，布尔矢？"荀答曰："本谓云龙骙骙⑥，定是山鹿野麋⑦。兽弱弩强，是以发迟。"张乃抚掌大笑。

【注释】

①荀鸣鹤：荀隐，字鸣鹤，曾任太子舍人、廷尉平。陆士龙：陆云，字士龙。

②张茂先：张华，字茂先。

③云间：云彩之间。因为陆云名云，字又叫士龙，所以这样说。后世就把陆云家乡所在地华亭（今上海松江西）称为云间。

④日下：太阳之下。因为荀隐的家乡颍川（治所在今河南许昌）靠近京都洛阳，所以这样说。后世就把京都称为日下。

⑤白雉：银雉，一种色白而像野鸡的鸟。"雉"和"日"音相近，陆云取"白雉"谐音"白日"嘲弄荀隐，暗指荀隐算不上鹤。

⑥骙骙（kuíkuí 葵葵）：强壮的样子。

⑦麋：驼鹿，俗称四不像，这是暗指陆云算不上龙。

【译文】

荀鸣鹤、陆士龙两人互不相识，一道在张茂先席间会面了。张茂先让两人交谈交谈，因为他们都有杰出的才学，让他们不要说些平平常常的话。陆士龙抬起手说："我是云间陆士龙。"荀鸣鹤回答说："我是日下荀鸣鹤。"陆士龙说："既然乌云已经散开，见

到了白雉，为什么不张开你的弓，搭上你的箭？”荀鸣鹤回答说：“本以为是强壮的云间龙，却只是山野间的麋鹿。兽弱而弓强，所以才迟迟发箭。”张茂先于是拍手大笑。

【原文】

10. 陆太尉诣王丞相①，王公食以酪。陆还遂病。明日，与王笺云②：“昨食酪小过，通夜委顿。民虽吴人，几为伧鬼③。”

【注释】

①陆太尉：陆玩，参《政事》13 注①。

②笺：下级给上级的书信。

③伧鬼：六朝时南方人对北方人的蔑称。

【译文】

太尉陆玩去拜访丞相王导，王导拿乳酪请他吃。陆玩回去就病了。第二天，他写信给王导说：“昨天多吃了一点乳酪，整夜萎靡疲惫。我虽然是吴地人，却几乎成了伧鬼。”

【原文】

11. 元帝皇子生①，普赐群臣。殷洪乔谢曰②：“皇子诞育，普天同庆。臣无勋焉，而猥颁厚赉③。”中宗笑曰：“此事岂可使卿有勋邪！”

【注释】

①元帝：指晋元帝司马睿，下文“中宗”是他的庙号。

②殷洪乔：殷羡，字洪乔，官至光禄勋。

③猥：谦词，表示谦卑。赉（lài 赖）：赏赐。

【译文】

晋元帝司马睿的皇子出生，普遍赏赐群臣。殷洪乔谢恩说："皇子诞生，普天同庆。我对此没有什么功劳，却蒙受重赏。"元帝笑着说："这件事难道可以让你有功劳吗！"

【原文】

12. 诸葛令、王丞相共争姓族先后[①]。王曰："何不言葛、王[②]，而云王、葛？"令曰："譬言驴马，不言马驴，驴宁胜马邪？"

【注释】

①诸葛令：诸葛恢，字道明，官至尚书令。

②葛：葛氏出自夏商时葛国，居住琅邪的一支为区别于其他同姓，自称为诸葛氏。

【译文】

尚书令诸葛恢、丞相王导在一道争论姓氏家族排列的先后。王导说："为什么不说葛、王，却说王、葛？"诸葛恢说："譬如说驴马，不说马驴，驴子难道胜过马吗？"

【原文】

13. 刘真长始见王丞相，时盛暑之月，丞相以腹熨弹棋局[①]，曰："何乃淘[②]！"刘既出，人问见王公云何，刘曰："未见他异，唯闻作吴语耳。"

【注释】

①熨：紧贴。

②渹（qìng 庆）：凉；冷。这是吴地方言。

【译文】

刘真长初次见丞相王导，当时是大热的月份，王导把肚子贴紧在弹棋的棋盘上，说道："怎么这样凉快啊！"刘真长出来以后，有人问他见到王导怎么样，刘真长说："没有见到其他不同的地方，只是听到他讲吴语罢了。"

【原文】

14. 王公与朝士共饮酒①，举琉璃碗谓伯仁曰："此碗腹殊空②，谓之宝器，何邪？"答曰："此碗英英③，诚为清彻，所以为宝耳。"

【注释】

①朝士：泛指朝廷官员。

②"此碗"句：王导用碗腹中空来嘲弄周伯仁腹中空洞无物。

③英英：晶莹华美的样子。

【译文】

王导和朝廷官员一道饮酒，他举起琉璃碗对周伯仁说："这只碗中间极空，却说它是宝物，为什么呢？"周伯仁回答说："这只碗晶莹华美，确实是清亮光洁，这正是它成为宝物的原因啊。"

【原文】

15. 谢幼舆谓周侯曰："卿类社树①，远望之，峨峨拂青天；就而视之，其根则群狐所托，下聚溷而已②。"答曰："枝条拂青天，不以为高；群狐乱其下，不以为浊。聚溷之秽，卿之所保，何足自称！"

【注释】

①社树：社庙周围的树。古代立社种树，作为社的标志。

②溷（hùn 混）：污秽的东西。

【译文】

谢幼舆对武城侯周𫖮说："你像社庙周围的树，远远地望，高高地擦着青天；走近了看，它的根下却是群狐托身的地方，里面堆满了污秽的东西而已。"周𫖮回答说："树枝擦着青天，我不认为高；群狐在它下面作乱，我也不认为污浊。聚集污浊的脏东西，是你所占有的，哪里值得自夸呢！"

【原文】

16. 王长豫幼便和令①，丞相爱恣甚笃②。每共围棋，丞相欲举行，长豫按指不听③。丞相笑曰："讵得尔？相与似有瓜葛④。"

【注释】

①王长豫：王悦，字长豫，王导的长子。和令：温和乖巧。

②爱恣：溺爱。

③按指不听：这里指王悦不让王导占住有利位置。

④瓜葛：瓜和葛都是蔓生植物，藤蔓会攀援牵连，常比喻为互相牵连或有较远的亲戚关系。

【译文】

王长豫从小温和乖巧，丞相王导极其疼爱他。每次和他一道下围棋，王导要拈子走棋，长豫却按着他的手不让动。王导笑着说："怎么能这样呢？我和你似乎还有点亲属关系吧。"

【原文】

17. 明帝问周伯仁："真长何如人?"答曰："故是千斤犗特[①]。"王公笑其言。伯仁曰："不如卷角牸[②]，有盘辟之好[③]。"

【注释】

①犗（jiè 戒）特：阉割过的公牛，这里指刘真长能任重致远。

②卷角牸（zì 字）：卷角的老母牛，这是嘲笑王导年老而无所作为。

③盘辟：盘旋进退，指走路时缓慢而不能速行的样子。

【译文】

晋明帝司马绍问周伯仁："真长是个怎么样的人?"周伯仁回答说："当然是头能负重千斤重的阉牛。"王导讥笑他说的话。周伯仁说："不过比不上卷角的老母牛，有从容进退的长处。"

【原文】

18. 王丞相枕周伯仁膝[①]，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所有?"答曰："此中空洞无物，然容卿辈数百人。"

【注释】

①膝：这里指腿。

【译文】

丞相王导枕在周伯仁腿上，指着他的肚子说："你这里面有些什么?"周伯仁回答说："这里面空洞无物，但是能够容纳下几百个你们这类的人。"

【原文】

19. 干宝向刘真长叙其《搜神记》[①]，刘曰："卿可谓鬼之董狐[②]。"

【注释】

①干宝：字令升，曾任散骑常侍。他写的《搜神记》共三十卷，博采古代传说和民间故事，记述鬼怪神灵的事情，是六朝志怪小说的代表作。

②董狐：春秋时晋国的史官，以敢于直书著名。参《方正》34 注④。

【译文】

干宝向刘真长叙述他的《搜神记》，刘真长说："你可以说是鬼神中的董狐。"

【原文】

20. 许文思往顾和许[①]，顾先在帐中眠，许至，便径就床角枕共语[②]。既而唤顾共行，顾乃命左右取杭上新衣[③]，易己体上所著。许笑曰："卿乃复有行来衣乎[④]？"

【注释】

①许文思：许琛，字文思，生平不详。顾和：参《言语》33 注①。

②角枕：装饰有兽角的枕头。

③杭：通"桁"，衣架。

④行来衣：供出门时穿的衣服。行来，外出；出门。

【译文】

许文思到顾和那里去，顾和先已经在帐子里睡了，许文思来到后，就径直上床枕着角枕和他交谈。不久后又招呼顾和一道走，顾和就叫侍从拿来衣架上的新衣服，换下自己身上穿的衣服。许

文思笑着说："你竟然还有出门穿的衣服吗？"

【原文】

21. 康僧渊目深而鼻高[①]，王丞相每调之[②]。僧渊曰："鼻者面之山，目者面之渊。山不高则不灵，渊不深则不清。"

【注释】

①康僧渊：晋代高僧，西域人，生在长安。

②调：调笑；戏弄。

【译文】

康僧渊眼睛深凹，鼻梁高耸，丞相王导常常调笑他。僧渊说："鼻子是脸上的山，眼睛是脸上的潭。山不高就没有灵气，潭不深就不会清亮。"

【原文】

22. 何次道往瓦官寺礼拜甚勤[①]。阮思旷语之曰："卿志大宇宙，勇迈终古[②]。"何曰："卿今日何故忽见推？"阮曰："我图数千户郡，尚不能得；卿乃图作佛，不亦大乎？"

【注释】

①礼拜：向神佛行礼，表示恭敬。

②终古：往昔；自古以来。

【译文】

何次道到瓦官寺去拜佛，十分尽心。阮思旷对他说："你的志向大过宇宙，你的勇气超越古人。"何次道说："你今天为什么忽

然推重起我来了?”阮思旷说:“我谋求个几千户人家的小郡郡守的职务,尚且未能得到;你却谋求成佛,志向不是很大吗?”

【原文】

23. 庾征西大举征胡①,既成行②,止镇襄阳。殷豫章与书③,送一折角如意以调之④。庾答书曰:“得所致,虽是败物,犹欲理而用之。”

【注释】

①庾征西:庾翼,参《言语》53注①。征胡:晋康帝建元元年(公元343年),庾翼率军伐狄,因狄人强大而暂未决战,部队驻扎在襄阳。

②成行:已经出发。

③殷豫章:殷羡,字洪乔,曾任豫章太守。

④折角如意:折断了角的如意。殷羡借以戏弄庾翼,意思是征胡未必能完全如意。

【译文】

征西将军庾翼大举征讨胡人,部队出发以后,在襄阳驻扎镇守。豫章太守殷羡给他写信,并送他一个缺角的如意来调笑他。庾翼回信说:“收到你送来的物品,虽然是残破的东西,我还是想修理好来使用它。”

【原文】

24. 桓大司马乘雪欲猎,先过王、刘诸人许①。真长见其装束单急②,问:“老贼欲持此何作③?”桓曰:“我若不为此,卿辈亦那得坐谈?”

【注释】

①王、刘：指王濛、刘惔。

②装束单急：衣着单薄紧窄，指身着戎装。

③老贼：等于说“老家伙”，有调侃的意味。

【译文】

大司马桓温趁着雪天想去打猎，先去拜访王濛、刘惔等人。刘真长见他衣着单薄紧窄，问道：“老家伙穿上这身衣服要干什么？”桓温说：“我如果不穿这身衣服，你们这班人又哪能坐下来清谈？”

【原文】

25. 褚季野问孙盛[①]：“卿国史何当成[②]？”孙云：“久应竟，在公无暇，故至今日。”褚曰：“古人述而不作[③]，何必在蚕室中[④]！”

【注释】

①褚季野：褚裒，字季野，参《德行》34注①。孙盛：字安国，曾任秘书监。

②国史：指孙盛所作的《晋阳秋》。

③述而不作：语出《论语·述而》，意思是只传述前人的话而不创作。

④蚕室：行宫刑的处所。刚受过宫刑的人畏惧风寒，必须住在密闭而又蓄火的地方，像是养蚕的房间，因而叫蚕室。司马迁受宫刑后曾住在蚕室，后来发愤完成了《史记》，所以褚裒用“在蚕室中”来调笑孙盛撰写国史。

【译文】

褚季野问孙盛：“你的国史什么时候能完成？”孙盛回答说：“早就应当完成了，因为公务在身没有空闲，所以才拖延到今天。”褚季野说：“古人只是述而不作，你为什么一定要呆在蚕室中呢！”

【原文】

26. 谢公在东山，朝命屡降而不动。后出为桓宣武司马，将发新亭，朝士咸出瞻送[①]。高灵时为中丞[②]，亦往相祖[③]。先时多少饮酒[④]，因倚如醉，戏曰："卿屡违朝旨，高卧东山，诸人每相与言：'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今亦苍生将如卿何?"谢笑而不答。

【注释】

①瞻送：送别。

②高灵：当作"高嵩"，即高崧，字茂琰，小字阿酃，官至侍中。中丞：官名，御史台长官，掌管书籍秘书、察举非法等事。

③祖：本指出行时祭祀路神，引申为饯行。

④多少：略微；稍微。

【译文】

谢安在东山隐居，朝廷屡次下令要他出仕，都没有答应。后来出任宣武侯桓温手下的司马，将要从新亭出发，朝廷官员都来送别。高灵当时担任中丞，也前去为他饯行。高灵先已略微喝了些酒，就仗着像醉了酒一样，开玩笑说："你屡次违抗朝廷的旨意，高卧在东山，大家常常在一起议论说：'安石不肯出来任职，将怎么对待老百姓呢?'如今老百姓又该怎么对待你呢?"谢安笑着不回答。

【原文】

27. 初，谢安在东山居，布衣，时兄弟已有富贵者，翕集家门[①]，倾动人物[②]。刘夫人戏谓安曰[③]："大丈夫不当如此乎?"谢乃捉鼻曰："但恐不免耳[④]。"

【注释】

①翕（xī 希）集：聚集；齐集。

②倾动：使人倾倒而动心。

③刘夫人：谢安的妻子刘氏，是刘惔的妹妹。

④“但恐”句：谢安无心出来任职，但舆论认为非谢安出山不能安定天下，所以他担心避免不了要出仕。

【译文】

当初，谢安在东山居住，还是个平民百姓，当时他的兄弟中已经富贵起来的，聚集在家族中，让人倾倒而心动。刘夫人开玩笑地对谢安说：“大丈夫不应当这样吗？”谢安便捏着鼻子说：“只怕避免不了呢。”

【原文】

28. 支道林因人就深公买印山①，深公答曰：“未闻巢、由买山而隐②。”

【注释】

①深公：竺法深，晋代高僧。印山：当据《高僧传·竺道潜传》、《世说新语·言语》作“岇（àng 盎）山”。岇山，山名，在会稽剡县东。

②巢、由：巢父、许由，古代隐士，相传尧将君位让给他们，他们都不肯接受。

【译文】

支道林托人向竺法深买岇山，竺法深回答说：“没有听说过巢父、许由买山来隐居。”

【原文】

29．王、刘每不重蔡公①。二人尝诣蔡，语良久，乃问蔡曰："公自言何如夷甫？"答曰："身不如夷甫。"王、刘相目而笑曰②："公何处不如？"答曰："夷甫无君辈客。"

【注释】

①王、刘：王濛、刘惔。蔡公：蔡谟，参《方正》40注②。

②相目：互相使眼色。

【译文】

王濛、刘惔常常不尊重蔡谟。两人曾经去拜访蔡谟，谈了许久，便问蔡谟道："您自己说说您和夷甫相比怎么样？"蔡谟回答说："我不如夷甫。"王濛、刘惔互相使眼色，笑着说："您哪些地方不如？"蔡谟回答说："夷甫没有你们这类客人。"

【原文】

30．张吴兴年八岁①，亏齿，先达知其不常②，故戏之曰："君口中何为开狗窦？"张应声答曰："正使君辈从此中出入。"

【注释】

①张吴兴：张玄，字祖希，曾任吴兴太守。

②先达：前辈贤达。

【译文】

吴兴太守张玄八岁时，门齿脱落，前辈贤达知道他不平凡，故意戏弄说："您口中为什么开了狗洞？"张玄应声回答说："正是让你们这类人从这里出入。"

【原文】

31. 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卧[1]，人问其故，答曰："我晒书[2]。"

【注释】

①郝隆：字佐治，晋人，官至征西参军。

②晒书：当时的民间风俗，七月七日要晒经书和衣裳。郝隆戏称也要晒晒腹中的经书。

【译文】

郝隆在七月七日这天到太阳下面仰卧着，有人问他做什么，他回答说："我晒书。"

【原文】

32. 谢公始有东山之志[1]，后严命屡臻[2]，势不获已，始就桓公司马。于时人有饷桓公药草，中有远志[3]。公取以问谢："此药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二称？"谢未即答。时郝隆在坐，应声答曰："此甚易解。处则为远志[4]，出则为小草。"谢甚有愧色。桓公目谢而笑曰："郝参军此过乃不恶[5]，亦极有会。"

【注释】

①东山之志：指隐居的志向。

②臻：到；到达。

③远志：中药名，根叫远志，苗叫小草。

④处：指隐居山林。下文"出"，指出来做官。

⑤过：过失。《太平御览》卷九百八十九引《世说》作"通"。通，阐释。

【译文】

谢安起初抱有隐居山林的志向，后来严厉的征召命令屡次下达，势不得已，才就任桓温手下的司马。当时有人赠给桓温一些草药，其中有远志。桓温拿来问谢安："这种药又叫小草，为什么一种东西却有两个名称呢？"谢安没有立即回答。当时郝隆在座，随声回答说："这很容易解释。隐处山中是远志，出了山中是小草。"谢安深感惭愧。桓温看看谢安笑着说："郝参军这一种解释确实不坏，也极有意味。"

【原文】

33. 庾园客诣孙监①，值行，见齐庄在外②，尚幼，而有神意。庾试之，曰："孙安国何在③？"即答曰："庾稚恭家。"庾大笑曰："诸孙大盛④，有儿如此！"又答曰："未若诸庾之翼翼⑤。"还，语人曰："我故胜，得重唤奴父名⑥。"

【注释】

①庾园客：庾爰之，字仲真，小字园客。他的父亲庾翼，字稚恭。孙监：孙盛，字安国，曾任秘书监。

②齐庄：孙放，字齐庄，孙盛的儿子。

③"孙安"句：当面直呼对方父亲的名或字是不礼貌的行为，所以下文齐庄的答话也直呼"庾稚恭"来报复庾爰之。

④盛：旺盛。这里用上了孙盛的"盛"字。

⑤翼翼：繁茂兴旺的样子。这里两次用上了庾翼的"翼"字，所以下文齐庄说"得重唤奴父名"。

⑥奴：对人的卑称。

【译文】

庾园客去拜访秘书监孙盛，正遇上孙盛外出，见到齐庄在门外，年纪还小，却有灵秀之气。庾园客想试试他，说道："孙安国在哪里？"齐庄随即回答说："在庾稚恭家。"庾园客大笑说："孙氏家族十分兴盛，有这样的儿子！"齐庄又回答说："比不上庾氏家族那样翼翼兴旺。"后来齐庄告诉别人说："我当然是胜了，我能两次叫了那小子父亲的名字。"

【原文】

34. 范玄平在简文坐①，谈欲屈，引王长史曰："卿助我！"王曰："此非拔山力所能助。"

【注释】

①范玄平：范汪，字玄平，历任安北将军、徐、兖二州刺史。

【译文】

范玄平在简文帝司马昱那里作客，谈论时就要理屈了，拉着左长史王濛说："你来帮帮我！"王濛说："这不是拔山的力量所能帮助的。"

【原文】

35. 郝隆为桓公南蛮参军①。三月三日会②，作诗，不能者罚酒三升。隆初以不能受罚，既饮，揽笔便作一句云："娵隅跃清池③。"桓问："娵隅是何物？"答曰："蛮名鱼为娵隅。"桓公曰："作诗何以作蛮语？"隆曰："千里投公，始得蛮府参军，那得不作蛮语也！"

【注释】

①南蛮参军：南蛮校尉手下的属官。

②“三月”句：三月上旬的巳日，人们在水滨洗濯以消除不祥，同时宴饮、游乐，称为上巳节，魏代以后定在三月三日。

③“娵（jū 居）隅”句：意思是鱼儿在清池中跳跃。

【译文】

郝隆担任桓温手下的南蛮参军。三月三日集会，大家作诗，不能作诗的要罚酒三升。郝隆起先因为没有作出诗受罚，喝完后，拿过笔来就写了一句：“娵隅跃清池。”桓温问：“娵隅是什么？”郝隆回答说：“蛮人把鱼叫做娵隅。”桓温说：“作诗为什么用蛮语？”郝隆说：“我从千里之外来投奔您，才做到南蛮校尉府的参军，哪能不用蛮语呢！”

【原文】

36. 袁羊尝诣刘恢[①]，恢在内眠未起。袁因作诗调之曰：“角枕粲文茵，锦衾烂长筵[②]。”刘尚晋明帝女[③]，主见诗不平，曰：“袁羊，古之遗狂！”

【注释】

①袁羊：袁乔，字彦叔，小字羊，曾任尚书郎、江夏相。刘恢：当作“刘惔”，《晋书·刘惔传》说他“尚明帝女庐陵公主”。此外，《晋书》中也没有刘恢其人。

②“角枕”二句：意思是华丽的褥子上用兽角装饰的枕头鲜艳无比，精致的席子上锦缎被衾灿烂生辉。语出《诗经·唐风·葛生》：“角枕粲兮，锦衾烂兮。予美亡此，谁与独旦？”诗中写一位妇人悼念丈夫，面对角枕锦衾，触景生情，悲伤难眠。袁羊化用这首诗中的两句来调笑刘惔，所以下文公主“见诗不平”。

③尚：娶帝王的女儿为妻。

【译文】

袁羊曾经去拜访刘惔，刘惔在内室睡觉尚未起床。袁羊于是作诗调笑他说："角枕粲文茵，锦衾烂长筵。"刘惔娶晋明帝司马绍的女儿为妻，公主见到袁羊的诗后愤愤不平，说道："袁羊有古代狂人遗留下来的风气。"

【原文】

37. 殷洪远答孙兴公诗云①："卿复放一曲②。"刘真长笑其语拙，问曰："君欲云那放？"殷曰："榻腊亦放③，何必其铯铃邪④？"

【注释】

①殷洪远：殷融，字洪远，官至太常卿。

②"聊复"句：意思是姑且放声唱一曲。

③榻（tà 榻）腊：象声词，鼓声。放：指发出声音。

④铯（qiāng 枪）铃：象声词，钟铃的声音，这里形容美妙的乐声。

【译文】

殷洪远答赠孙兴公的诗说："聊复放一曲。"刘真长笑他语句笨拙，问道："你想说怎么放？"殷洪远说："答腊的鼓声也是放，为什么一定要那些锵铃的钟铃声呢？"

【原文】

38. 桓公既废海西，立简文①。侍中谢公见桓公，拜，桓惊笑曰："安石，卿何事至尔？"谢曰："未有君拜于前②，臣立于后。"

【注释】

①“桓公”二句：参《言语》59注②。

②君：既可以尊称对方，又可以指君主；下文“臣”，既可谦称自己，又可以指臣子。这里谢安借“君”、“臣”二字意含双关来讽刺桓温想篡夺君位。

【译文】

桓温废黜海西公司马奕后，立了简文帝司马昱。侍中谢安见到桓温，行跪拜礼，桓温吃惊地笑着说：“安石，你为什么要这样呢？”谢安说：“没有君先行礼，臣后站起来的道理。”

【原文】

39. 郗重熙与谢公书道①：“王敬仁闻一年少怀问鼎②。不知桓公德衰③，为复后生可畏④？”

【注释】

①郗重熙：郗昙，字重熙，参《贤媛》25注①。

②王敬仁：王脩，字敬仁。问鼎：比喻图谋篡位。先秦时以九鼎为象征国家政权的传国之宝，问鼎的轻重大小，就意味着想篡夺天下。

③桓公：指齐桓公，春秋五霸之一，曾多次会合诸侯，担任诸侯的盟主。

④后生：年轻人。

【译文】

郗重熙写信给谢安说：“王敬仁听说一个年轻人想篡夺君位。不知是桓公的德行衰微了呢，还是年轻人使人畏服呢？”

【原文】

40. 张苍梧是张凭之祖①，尝语凭父曰：“我不如汝。”凭父未解所以，苍梧曰：“汝有佳儿。”凭时年数岁，敛手

曰[②]："阿翁，讵宜以子戏父！"

【注释】

①张苍梧：张镇，字义远，曾任苍梧太守，封兴道县侯。张凭：字长宗，官至御史中丞。

②敛手：拱手，表示恭敬。

【译文】

苍梧太守张镇是张凭的祖父，曾经对张凭的父亲说："我不如你。"张凭的父亲不懂得这样说的缘故，张镇说："你有一个好儿子。"张凭当时只有几岁，恭敬地拱手说："爷爷，难道该用儿子来戏弄父亲吗！"

【原文】

41．习凿齿、孙兴公未相识[①]，同在桓公坐。桓语孙："可与习参军共语。"孙云："蠢尔蛮荆，敢与大邦为仇[②]！"习云："薄伐猃狁，至于太原[③]。"

【注释】

①习凿齿：字彦威，荆州襄阳人，曾任桓温手下的户曹参军。孙兴公：孙绰，字兴公，太原中都人。

②"蠢尔"二句：语出《诗经·小雅·采芑（qǐ 起）》："蠢尔蛮荆，大邦为仇。"意思是你们荆州南蛮蠢蠢欲动，要和大国做仇敌。蛮荆，中原地区对南方楚地人的贱称。习凿齿是荆州襄阳人，所以孙绰引用这两句诗来嘲笑他。

③"薄伐"二句：语出《诗经·小雅·六月》，意思是征伐猃狁（xiǎnyǔn 险允），一直打到太原。薄，助词，无实义。猃狁，周朝时北方的一个游牧民族，汉魏两晋时称为匈奴，常常侵扰中原。孙绰是太原中都人，所以习凿齿引用这两句诗报复他。

【译文】

习凿齿、孙兴公尚未相识，两人一道在桓温那里。桓温告诉孙兴公："应当和习参军一道谈谈。"孙兴公说："蠢尔蛮荆，竟敢和大邦为仇！"习凿齿说："薄伐猃狁，至于太原。"

【原文】

42. 桓豹奴是王丹阳外生[①]，形似其舅，桓甚讳之。宣武云："不恒相似，时似耳。桓似是形，时似是神。"桓逾不说。

【注释】

①桓豹奴：桓嗣，字恭祖，小字豹奴，桓温的侄儿，官至江夏相。王丹阳：王混，字奉正，官至丹阳尹。

【译文】

桓豹奴是丹阳尹王混的外甥，容貌像他舅舅，桓豹奴很忌讳这一点。宣武侯桓温说："也不总是像他，只是有时像他罢了。要说总像他的只是外形，有时像他的则是神采。"桓豹奴听后更加不高兴。

【原文】

43. 王子猷诣谢万，林公先在坐，瞻瞩甚高[①]。王曰："若林公须发并全，神情当复胜此不？"谢曰："唇齿相须，不可以偏亡[②]。须发何关于神明？"林公意甚恶，曰："七尺之躯，今日委君二贤。"

【注释】

①瞻瞩：这里指目光神态。

②“唇齿”二句：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引《容止》31则《世说新语》原注“林公之形，信当丑异”，又根据这里的两句话，怀疑支道林的唇齿可能有些毛病。须，依赖。偏亡，缺少一个方面。

【译文】

王子猷去拜访谢万，支道林先已在座，他目光向上，神态很高傲。王子猷说：“如果林公胡须头发都齐全，神情是不是会胜过现在这样呢？”谢万说：“嘴唇和牙齿是相互依存的，不可缺一。至于胡须头发和神情有什么关系呢！”支道林心里很不舒服，说道：“我这七尺之躯，今天就交给你们两位贤人了。”

【原文】

44. 郗司空拜北府①，王黄门诣郗门拜②，云：“应变将略，非其所长③。”骤咏之不已④。郗仓谓嘉宾曰⑤：“公今日拜，子猷言语殊不逊，深不可容！”嘉宾曰：“此是陈寿作诸葛评。人以汝家比武侯⑥，复何所言！”

【注释】

①郗司空：郗愔，字方回，死后追赠司空。北府：这里指北府长官，参《捷悟》6注①。

②王黄门：王徽之，字子猷，郗愔的外甥，曾任黄门侍郎。

③“应变”二句：语出《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是陈寿对诸葛亮的评语。意思是应付变故和用兵谋略，并不是他的长处。陈寿和诸葛亮有私怨，所以有些贬低他。

④骤：屡次。

⑤郗仓：郗融，字景山，小字仓，郗愔的次子，郗嘉宾的弟弟。

⑥汝家：你父亲。武侯：诸葛亮，字孔明，以功封武乡侯。

【译文】

司空郗愔出任北府长官，黄门侍郎王子猷到郗府祝贺，说道："应变将略，非其所长。"反复朗诵着这两句话而不停止。郗仓对嘉宾说："父亲今天受职，子猷说话太不谦逊，实在难以容忍。"嘉宾说："这是陈寿对诸葛亮的评价。人家把你父亲和诸葛亮相提并论，你还说什么呢？"

【原文】

45．王子猷诣谢公，谢曰："云何七言诗？"子猷承问，答曰："昂昂若千里之驹，泛泛若水中之凫[①]。"

【注释】

①"昂昂"二句：语出《楚辞·卜居》："宁昂昂若千里之驹乎，将泛泛若水中之凫"，由于原诗较长，为符合七言诗七字一句的特点，每句中删去了一个连词。意思是像千里马那样昂首挺拔，如野鸭子那样漂浮不定。昂昂，抬头仰视的样子。泛泛，漂浮不定的样子。凫（fú浮），野鸭子。

【译文】

王子猷去拜访谢安，谢安问："七言诗是什么样子？"王子猷被问，回答说："昂昂若千里之驹，泛泛若水中之凫。"

【原文】

46．王文度、范荣期俱为简文所要[①]。范年大而位小，王年小而位大。将前，更相推在前[②]。既移久，王遂在范后。王因谓曰："簸之扬之，糠秕在前[③]。"范曰："洮之汰之[④]，沙砾在后。"

【注释】

①范荣期：范启，字荣期，官至黄门侍郎。

②更相：交互；互相。

③糠秕：秕糠，谷类的皮壳及瘪粒。

④洮：淘洗。

【译文】

王文度、范荣期一道受到简文帝司马昱的邀请。范荣期年纪大而官位低，王文度年纪小而官位高。正要向前走时，两人互相推让，要对方走在前面。推让许久以后，王文度最终走在范荣期的后面。王文度于是说："簸谷扬谷，秕糠飘在前面。"范荣期说："淘米洗米，砂砾落在后面。"

【原文】

47. 刘遵祖少为殷中军所知①，称之于庾公，庾公甚忻然②，便取为佐。既见，坐之独榻上与语③。刘尔日殊不称，庾小失望，遂名之为"羊公鹤"④。昔羊 叔子有鹤善舞，尝向客称之，客试使驱来，氃氋而不肯舞⑤，故称比之。

【注释】

①刘遵祖：刘爰之，字遵祖，曾任中书郎、宣城太守。

②忻（xīn 欣）然：喜悦的样子。忻，同"欣"。

③独榻：供一人坐的床榻。让坐独榻，表示庾亮对刘遵祖的礼遇。

④羊公鹤：喻指名实不相称的人。

⑤氃氋（tóngméng 童蒙）：羽毛松散的样子。

【译文】

刘遵祖年轻时受到中军将军殷浩赏识，殷浩把他推荐给庾亮。

庾亮十分高兴，就用他做属官。见面以后，让他坐在独榻上和他谈话。刘遵祖那天的谈吐和他的名声极不相称，庾亮稍有些失望，于是把他叫做“羊公鹤”。从前羊叔子有只鹤善于跳舞，羊叔子曾经向客人称赞它，客人试着让人赶它来，鹤却羽毛蓬蓬松松的，不肯跳舞，所以庾亮用“羊公鹤”来比拟刘遵祖。

【原文】

48. 魏长齐雅有体量[①]，而才学非所经。初宦当出，虞存嘲之曰[②]：“与卿约法三章：谈者死，文笔者刑[③]，商略抵罪[④]。”魏怡然而笑，无忤于色。

【注释】

①魏长齐：魏顗，字长齐，官至山阴令。体量：度量。

②虞存：字道长，官至尚书吏部郎。

③文笔：这里指写文章。

④商略：品评，评论。

【译文】

魏长齐很有度量，但是才学不是他的长处。初次做官将要外出时，虞存嘲笑他说：“和你约法三章：谈论的人处死，写诗文的人判刑，品评人物就要治罪。”魏长齐高兴地笑着，没有一点抵触的神色。

【原文】

49. 郗嘉宾书与袁虎，道戴安道、谢居士云[①]：“恒任之风，当有所弘耳[②]。”以袁无恒，故以此激之。

【注释】

①谢居士：谢敷，字庆绪，参《栖逸》17注①。

②弘：发扬；光大。

【译文】

郗嘉宾写信给袁虎，评论戴安道、居士谢敷说："有恒心和负责任的风气，应当有所发扬啊。"因为袁虎没有恒心，所以用这样的话来激励他。

【原文】

50. 范启与郗嘉宾书曰："子敬举体无饶纵，掇皮无余润[①]。"郗答曰："举体无余润，何如举体非真者？"范性矜假多烦[②]，故嘲之。

【注释】

①"子敬"二句：意思是王献之性情率真，无所掩饰。无饶纵，没有丰满的肌肉，这里指没有掩饰率真本性的东西。掇皮，剥去皮。无余润，没有丰润的肌肉，这里也是指没掩饰率真的本性。

②矜假：矜持做作。

【译文】

范启给郗嘉宾写信说："子敬全身一点不丰满，剥去他的皮，也没有光润的肌肉。"郗嘉宾回信说："全身没有肌肉和全身都是假的相比，哪一样更好呢？"范启本性矜持做作太多，所以嘲笑他。

【原文】

51. 二郗奉道[①]，二何奉佛[②]，皆以财贿。谢中郎云："二郗谄于道，二何佞于佛[③]。"

【注释】

①二郗：指郗愔、郗昙兄弟，两人都信奉天师道。

②二何：指何充、何准兄弟，两人都信奉佛教。

③佞：巧言谄媚。

【译文】

郗愔、郗昙信奉天师道，何充、何准信奉佛教，都花去很多财物。西中郎将谢万说："二郗巴结道教，二何讨好佛教。"

【原文】

52. 王文度在西州①，与林法师讲，韩、孙诸人并在坐，林公理每欲小屈。孙兴公曰："法师今日如著弊絮在荆棘中，触地挂阂②。"

【注释】

①西州：扬州的州府，设在东晋宫城的西面，所以称为西州。

②触地：处处；到处。挂阂：钩挂。

【译文】

王文度在西州，和支道林法师谈论，韩康伯、孙兴公等人一起在座，支道林的道理常常稍居下风。孙兴公说："法师今天像穿着烂丝絮在荆棘中行走，处处都被钩挂住。"

【原文】

53. 范荣期见郗超俗情不淡，戏之曰："夷、齐、巢、许，一诣垂名，何必劳神苦形、支策据梧邪①？"郗未答，韩康伯曰："何不使游刃皆虚②？"

【注释】

①支策据梧：语出《庄子·齐物论》："昭文之鼓琴也，师旷之枝质也，惠子之据梧也，三子之知幾乎！"意思是师旷拄着拐杖敲击乐器，惠子倚着梧桐树和人辩论。这里形容疲倦的样子。

②游刃皆虚：这是《庄子·养生主》中的典故，是说庖丁解牛时，熟悉牛的筋骨结构，刀刃在骨节间灵活运动，不会因触及骨头而受到损伤。这里比喻顺应环境，保全自己。

【译文】

范荣期看出郗超世俗之情不淡，戏弄他说："伯夷、叔齐、巢父、许由全都达到了名垂后世的地步，你为什么一定要使精神和肉体受劳苦，要像师旷那样柱杖击节，像惠施那样倚着梧桐树辩论呢？"郗超尚未回答，韩康伯说："为什么不让刀刃始终在空隙间游动呢？"

【原文】

54．简文在殿上行，右军与孙兴公在后。右军指简文语孙曰："此啖名客①。"简文顾曰："天下自有利齿儿②。"后王光禄作会稽③，谢车骑出曲阿祖之④。王孝伯罢秘书丞⑤，在坐，谢言及此事，因视孝伯曰："王丞齿似不钝。"王曰："不钝，颇亦验。"

【注释】

①啖名客：爱好名声的人。

②利齿儿：牙齿坚利的人，喻指能言善辩的人。

③王光禄：王蕴，字叔仁，曾任光禄大夫、会稽内史等职。

④曲阿：县名，治所在今江苏丹阳。

⑤秘书丞：官名，秘书省的属官，掌管宫中文书图籍。

【译文】

简文帝司马昱在大殿上行走，右军将军王羲之和孙兴公跟在后面。王羲之指着简文帝对孙兴公说："这是啖名客。"简文帝回过头来说："天下自有利齿儿。"后来光禄大夫王蕴出任会稽内史，车骑将军谢玄到曲阿为他饯行。王孝伯这时被免去秘书丞的职务，也在座，谢玄谈及这件事情，又看着王孝伯说："王丞的牙齿似乎也不钝。"王孝伯说："不但不钝，还很灵验。"

【原文】

55. 谢遏夏月尝仰卧①，谢公清晨卒来②，不暇著衣，跣出屋外，方蹑履问讯③。公曰："汝可谓前倨而后恭④。"

【注释】

①谢遏：谢玄，字幼度，小字遏。

②卒：通"猝"，突然。

③履：一种单底鞋子，可供正式场合穿着。

④前倨而后恭：语出《战国策·秦策》，是说苏秦在秦国游说失败后回到家中，嫂子不给他做饭；后来他在赵国做了大官，回家时嫂子见了他就跪拜在地。苏秦问："嫂何前倨而后卑（卑，《史记·苏秦列传》作"恭"）也？"倨，傲慢；怠慢。

【译文】

谢遏夏天时有一次仰卧在床上。谢安清晨突然来到，谢遏来
东府的客馆是用木板建造的房子，谢
……着脚跑出屋外，正要穿鞋问候谢安。谢安说："你可以说是前倨而后恭。"

【原文】

56. 顾长康作殷荆州佐，请假还东①。尔时例不给布帆②，顾苦求之，乃得。发至破冢③，遭风大败。作笺与殷云："地名破冢，真破冢而出④。行人安稳，布帆无恙⑤。"

【注释】

①还东：顾长康是晋陵无锡（今江苏无锡）人，无锡在荆州东面，还东就是指回家。

②布帆：指帆船。

③破冢：地名，在今湖北江陵东三十里长江东岸。

④冢：同"塚"，坟墓。

⑤"行人"二句：本当报平安说"布帆安稳，行人无恙"，这里故意颠倒了说，显得诙谐幽默。

【译文】

顾长康担任荆州刺史殷仲堪手下的属官，请假回家。那时照例不提供帆船，顾长康向殷仲堪恳求，才得到。出发后到了破冢，遭遇大风，帆船完全坏了。顾长康写信给殷仲堪说："地名叫破冢，大风真的破塚而出。出行的人安稳，帆船没有事故。"

【原文】

57. 苻朗初过江①，王咨议大好事②，问中国人物及风土所生，终无极已，朗大患之。次复问奴婢贵贱，朗云："谨厚有识中者③，乃至十万；无意为奴婢问者，止数千耳④。"

【注释】

①苻朗：字元达，苻坚的侄儿，降晋后担任员外散骑侍郎。

②王咨议：王肃之，字幼恭，王羲之的第四子，曾任中书郎、骠骑咨议。

③识中：见识。

④“无意”二句：这里苻朗采用双关的手法，讽刺王肃之问话没完没了，不知自重。

【译文】

苻朗刚渡江南下，骠骑咨议王肃之非常喜爱打听闲事，问中原地区的人物以及风土人情和物产，始终不停，苻朗对此非常厌烦。接着又问奴婢价格的贵贱，苻朗说：“恭顺老实又有见识的奴婢，直卖到十万钱；愚昧无知又喜爱提问的奴婢，不过几千钱罢了。”

【原文】

58. 东府客馆是版屋①。谢景重诣太傅②，时宾客满中，初不交言，直仰视云：“王乃复西戎其屋③。”

【注释】

①东府：东晋扬州刺史的治所，在建康城东。版屋：用木板建造的房子。

②谢景重：谢重，字景重，官至骠骑长史。太傅：指司马道子，封会稽王，曾任太傅。

③西戎其屋：使自己的房屋像西戎人的住屋一样。西戎人通常住版屋。语出《诗经·秦风·小戎》：“在其版屋，乱我心曲。”原诗写秦襄公征讨西戎，一女子怀念从军出征的丈夫时心烦意乱的情绪 。所以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说：“此必座中之人有不可于意者，故不与之交言，且微辞以讥之。”

【译文】

东府的客馆是用木板建造的房子。谢景重去拜访太傅会稽王司马道子，当时宾客满座，他一直不和别人交谈，只是抬头向上望着说：“会稽王竟然用上了西戎的板屋。”

【原文】

59. 顾长康啖甘蔗，先食尾。人问所以，云："渐至佳境[1]。"

【注释】

①佳境：美好的境界，指甘蔗的根部。

【译文】

顾长康吃甘蔗，先吃甘蔗梢。有人问他什么缘故，他说："渐渐地进入美好的境界。"

【原文】

60. 孝武属王珣求女婿，曰："王敦、桓温，磊砢之流[1]，既不可复得，且小如意，亦好豫人家事，酷非所须。正如真长、子敬比，最佳。"珣举谢混[2]。后袁山松欲拟谢婚[3]，王曰："卿莫近禁脔[4]！"

【注释】

①磊砢（luǒ 裸）：形容人有奇才异能。

②谢混：字叔源，小字益寿，官至尚书左仆射。

③袁山松：参《德行》45 注④。

④禁脔（luán 栾）：比喻不许别人染指的东西，这里喻指谢混。据《晋书·谢混传》记载，晋元帝渡江南下后，因为贫乏，每得到一只小猪，都当作美味。小猪脖子上的肉特别鲜美，臣下不敢吃，献给元帝，称为"禁脔"。脔，切成块状或片状的肉。

【译文】

晋孝武帝司马曜嘱托王珣物色女婿，说道："王敦、桓温，是有奇才异能的一类人，既不可能再找到，而且他们稍为得意，也喜爱干预别人家中的事，绝不是我所需要的人。只有像真长、子敬一类的，最好。"王珣推荐了谢混。后来袁山松想把女儿嫁给谢混，王珣对他说："你不要靠近禁脔！"

【原文】

61. 桓南郡与殷荆州语次，因共作了语①。顾恺之曰："火烧平原无遗燎②。"桓曰："白布缠棺竖旒旐③。"殷曰："投鱼深渊放飞鸟④。"次复作危语⑤。桓曰："矛头淅米剑头炊⑥。"殷曰："百岁老翁攀枯枝。"顾曰："井上辘轳卧婴儿。"殷有一参军在坐，云："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殷曰："咄咄逼人⑦！"仲堪眇目故也⑧。

【注释】

①了语：一种语言游戏，要求句末一字和"了"字同韵，而且句子中要有终了的意思。

②"火烧"句：意思是烈火烧尽了平原，一点余火也没有留下。遗燎，余火。

③"白布"句：意思是白布包裹着棺柩，树起了招魂的幡旗出殡。旒旐（liúzhào 流兆），出殡时在灵柩前引路的幡旗。

④"投鱼"句：意思是把鱼儿放进深渊，把飞鸟放回大自然。

⑤危语：也是一种语言游戏，要求句末一字和"危"字同韵，描写各种危险的事情。

⑥"矛头"句：意思是在长矛的尖端上淘米，在利剑的尖端上烧饭。淅（xī）米，淘米。

⑦咄咄逼人：形容情势使人惊惧。

⑧眇（miǎo 秒）目：眼睛瞎了一只。

【译文】

南郡公桓玄和荆州刺史殷仲堪在谈话间，趁机共同说说“了语”。顾恺之说：“火烧平原无遗燎。”桓玄说：“白布缠棺竖旒旐。”殷仲堪说：“投鱼深渊放飞鸟。”接着大家又说“危语”。桓玄说：“矛头淅米剑头炊。”殷仲堪说：“百岁老翁攀枯枝。”顾恺之说：“井上辘轳卧婴儿。”殷仲堪手下有一个参军也在座，说道：“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殷仲堪听后说：“咄咄逼人！”这是殷仲堪一只眼瞎了的缘故。

【原文】

62．桓玄出射，有一刘参军与周参军朋赌①，垂成，唯少一破②。刘谓周曰：“卿此起不破，我当挞卿。”周曰：“何至受卿挞？”刘曰：“伯禽之贵，尚不免挞③，而况于卿！”周殊无忤色。桓语庾伯鸾曰④：“刘参军宜停读书，周参军且勤学问⑤。”

【注释】

①朋赌：分组赌射箭，组和组之间比赛，一朋等于说一组。

②破：破的，即射中箭靶。

③“伯禽”二句：伯禽是周公的儿子，周公辅佐成王，成王有罪时，周公就鞭打伯禽。

④庾伯鸾：庾鸿，字伯鸾，官至辅国内史。

⑤“刘参”二句：桓玄的意思是，刘参军只会滥用古书，引用譬喻不伦不类，所以应当停止读书；周参军毫无知识，不知别人嘲弄自己，所以应当勤学好问。

【译文】

桓玄外出射箭，有一位刘参军和一位周参军结成一组射箭，接近取胜时，只差射中一箭。刘参军对周参军说："你这一箭如果射不中，我要鞭打你。"周参军说："哪至于受你鞭打？"刘参军说："伯禽那么高贵，尚且不免被鞭打，何况是你呢！"周参军完全没有不满的神情。桓玄告诉庾伯鸾说："刘参军应当停止读书，周参军还要勤学好问。"

【原文】

63. 桓南郡与道曜讲《老子》①，王侍中为为主簿②，在坐。桓曰："王主簿可顾名思义③。"王未答，且大笑。桓曰："王思道能作大家儿笑④。"

【注释】

①道曜：晋人，生平不详。

②王侍中：王桢之，字公干，小字思道，王羲之的孙子，曾任侍中、御史中丞。

③顾名思义：《老子》的主旨讲"道"，桢之小字思道，所以桓玄说可以顾名思义。

④大家儿：名门大族的子弟。

【译文】

南郡公桓玄和道曜讨论《老子》，侍中王桢之当时担任桓玄手下的主簿，也在座。桓玄说："王主簿可以见到自己名字就想到道的含义。"王桢之没有回答，只是大笑。桓玄说："王思道能发出名门子弟的笑声。"

【原文】

64．祖广行恒缩头①。诣桓南郡，始下车，桓曰："天甚晴朗，祖参军如从屋漏中来②。"

【注释】

①祖广：字渊度，曾任桓玄手下的参军，官至护军长史。

②屋漏：漏雨的屋子。

【译文】

祖广走路常常缩起脑袋。他去拜访南郡公桓玄，才下车，桓玄就说："天气非常晴朗，祖参军却像是从漏雨的屋子中来的。"

【原文】

65．桓玄素轻桓崖①。崖在京下有好桃，玄连就求之，遂不得佳者。玄与殷仲文书，以为嗤笑曰："德之休明②，肃慎贡其楛矢③；如其不尔，篱壁间物亦不可得也④。"

【注释】

①桓崖：桓脩，字承祖，小字崖，桓玄的堂兄弟。

②休明：美好清明。

③肃慎：商周时东北北部的一个以狩猎为生的少数民族。周武王灭商后，各方前来进贡，他们送来了楛矢。楛（hù 户）矢：用楛木作箭杆的箭。

④篱壁间物：家园中生产的东西，这里泛指平常的物品。

【译文】

桓玄向来看不起桓崖。桓崖在京都有良种桃树，桓玄连续去索取树种，终究没有得到好的。桓玄写信给殷仲文，把这件事当作对自己的讥笑说："如果道德美好清明，连肃慎这样的边远民族

都会来进献楛木弓箭；如果不是这样，就连平常的物品也得不到啊。”

轻诋第二十六

【题解】

轻诋指轻慢和诋毁。这本来也是士人交往之间的评论或言谈，但和《排调》门不同的是，本门往往含有贬抑对方的意思。

《轻诋》门共有三十三则故事，其中一些轻诋的言辞表示说话者对于对方的轻视，如王坦之由于未受到支遁的赏识，即著《沙门不得为高士论》以相讽刺；支遁则讥刺王坦之衣着破旧过时，影射他抱残守缺，不知变更。又有一些轻诋之辞则反映了对于异己的畏惧或压制，如庾亮权重后，王导在大风飞扬时以扇拂尘说："元规尘污人"；桓温想迁都以扩展势力，孙绰上表谏劝，桓温却说他"强知人家国事"；桓温把国土沦丧的责任归于王衍时，袁宏不过略作辩解，桓温即借刘表的故事对他讥讽威胁。

然而，纵观本门的轻诋言辞，并没有市井之徒一类的谩骂，相反却运用了许多生动的比喻，这在轻视诋毁之中又显现出魏晋士人的才华和幽默。

【原文】

1. 王太尉问眉子①："汝叔名士，何以不相推重？"眉子曰："何有名士终日妄语！"

【注释】

①眉子：王玄，字眉子，王衍的儿子。他的叔叔王澄，字平子。

【译文】

太尉王衍问眉子："你的叔叔是名士，你为什么不推重他？"眉子说："哪里有名士成天胡言乱语的！"

【原文】

2. 庾元规语周伯仁："诸人皆以君方乐。"周曰："何乐？谓乐毅邪①？"庾曰："不尔，乐令耳②。"周曰："何乃刻画无盐③，以唐突西子也④？"

【注释】

①乐毅：战国时燕国名将，曾率领燕、秦、韩、赵、魏五国部队伐齐，连下七十余城，封为昌国君。

②乐令：乐广，字彦辅，官至尚书令。

③无盐：战国时齐国无盐邑的钟春离，其丑无比，后世就用"无盐"作为丑女的代称。

④西子：西施，春秋时越国的美女。

【译文】

庾元规告诉周伯仁："大家用你和乐氏相提并论。"周伯仁说："是哪个乐氏？是说乐毅吗？"庾元规说："不是这样的，是乐令啊。"周伯仁说："为什么描绘无盐来冒犯西施呢？"

【原文】

3. 深公云："人谓庾元规名士，胸中柴棘三斗许①！"

【注释】

①柴棘：柴草荆棘，比喻容易伤人的东西。这是说庾亮心胸狭窄，对人尖刻。

【译文】

竺法深说："有人认为庾元规是名士，但是他胸中的柴草荆棘有三斗之多呢！"

【原文】

4. 庾公权重①，足倾王公。庾在石头②，王在冶城坐③，大风扬尘，王以扇拂尘曰："元规尘污人！"

【注释】

①"庾公"句：庾亮当时以镇西将军镇守武昌，掌握重兵。

②石头：地名，故址在今江苏南京市西南。一说即石首县（今属湖北），晋代置。（据杨勇《世说新语校笺》）

③冶城：故址在今南京市朝天宫一带。当时王导以丹阳太守居冶城。

【译文】

庾亮权势很重，足以压倒王导。庾亮在石头时，王导在冶城闲坐，大风刮起尘土，王导用扇子掸去灰尘说："元规的尘土玷污人！"

【原文】

5. 王右军少时甚涩讷①。在大将军许②，王、庾二公后来，右军便起欲去。大将军留之曰："尔家司空、元规③，复可所难④？"

【注释】

①涩讷：说话迟钝不流畅。

②大将军：指王敦，字处仲，曾任大将军。

③司空：指王导，官至司空。

④可：一本作“何”。

【译文】

右军将军王羲之年轻时说话很迟钝。他在大将军王敦那里，王导、庾元规二位后到，王羲之就站起来要走。王敦挽留他说：“是你家的司空、元规，又为难什么呢？”

【原文】

6．王丞相轻蔡公①，曰：“我与安期、千里共游洛水边，何处闻有蔡充儿②？”

【注释】

①蔡公：蔡谟，字道明，参《方正》40注②。他曾嘲笑过王导娶妾后的一件尴尬事，王导很惭愧，所以对他很恼怒。

②“我与”二句：西晋时王导、王承、阮瞻都已显贵，蔡谟尚未出名。洛水，流经西晋京都洛阳的一条河，这里暗指西晋时代。安期，王承，字安期。千里，阮瞻，字千里。蔡充，据《晋书·蔡谟传》当作“蔡克”，字子尼，蔡谟的父亲。

【译文】

丞相王导看不起蔡谟，说道：“我和安期、千里一道在洛水边游乐时，哪里听说过有蔡充的儿子？”

【原文】

7．褚太傅初渡江①，尝入东②，至金昌亭③，吴中豪右燕集亭中④。褚公虽素有重名，于时造次不相识别⑤，敕左右多与茗汁，少著粽，汁尽辄益，使终不得食。褚公饮讫，

徐举手共语云："褚季野。"于是四坐惊散，无不狼狈。

【注释】

①褚太傅：褚裒，字季野，死后追赠太傅。

②入东：从京都建康往吴郡、会稽是往东行，所以叫入东。

③金昌亭：驿亭名，在吴（今江苏苏州）城西阊门内。

④豪右：豪门大族。燕：通"宴"。

⑤造次：仓猝；匆忙。

【译文】

太傅褚季野最初渡江南下时，曾经到东边吴郡去，到了金昌亭，吴地的豪门大族正在亭中会聚宴饮。褚季野虽然向来有很高的名望，但当时大家仓促间没有认出他来，就叫侍从多给他茶水，少送上粽子，茶喝完就加上，却让他始终得不到食品。褚季野喝完茶，慢悠悠地举起手来对大家说："我是褚季野。"于是满座的人惊慌散去，个个都很窘迫难堪。

【原文】

8．王右军在南，丞相与书，每叹子侄不令，云："虎豚、虎犊[①]，还其所如[②]。"

【注释】

①虎豚：王彭之，字安寿，小字虎豚，官至黄门侍郎。虎犊：王彪之，字叔虎，小字虎犊，官至左光禄大夫。两人都是王导的族人。

②还其所如：豚的本义是小猪，犊的本义是小牛，这是说王彭之和王彪之才质平庸，正像他们的小字一样。

【译文】

右军将军王羲之在南方，丞相王导写信给他，常常慨叹子侄们不出色，说道："虎豚、虎犊，正如他们的小字一样。"

【原文】

9．褚太傅南下，孙长乐于船中视之①。言次，及刘真长死，孙流涕，因讽咏曰："人之云亡，邦国殄瘁②。"褚大怒曰："真长平生，何尝相比数③，而卿今日作此面向人！"孙回泣向褚曰："卿当念我！"时咸笑其才而性鄙。

【注释】

①孙长乐：孙绰，字兴公，袭爵长乐侯。

②"人之"二句：语出《诗经·大雅·瞻卬》，意思是良臣贤士都逃亡了，国家就要衰落了。殄瘁（tiǎncuì 舔翠），衰落。

③比数：并列起来计算，引申为重视、瞧得起。

【译文】

太傅褚裒到南方去，长乐侯孙绰到船上去看望他。言谈之间，说到了刘真长去世，孙绰流下了眼泪，就吟诵道："人之云亡，邦国殄瘁。"褚裒十分生气地说："真长平生，何尝看得上你这样的人，而你今天却装出这副面孔对着我！"孙绰收住眼泪对褚裒说："你应当同情我！"当时人们都笑话他虽有才华但性情浅薄。

【原文】

10．谢镇西书与殷扬州①，为真长求会稽。殷答曰："真长标同伐异②，侠之大者③。常谓使君降阶为甚④，乃复为之驱驰邪？"

【注释】

①谢镇西：谢尚，曾任镇西将军。殷扬州：殷浩，曾任扬州刺史。

②标同伐异：颂扬同道，攻击异己。

③侠：这里指好惹事生非、任性使气的人。

④降阶：走下台阶，表示恭敬。

【译文】

镇西将军谢尚写信给扬州刺史殷浩，为刘真长请求担任会稽太守。殷浩回答说："真长党同伐异，是个任性使气的人。我常常认为您谦恭地对待他已经过分了，竟然还要为他奔走效劳吗？"

【原文】

11．桓公入洛①，过淮、泗，践北境，与诸僚属登平乘楼②，眺瞩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陆沉③，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④！"袁虎率尔对曰："运自有废兴，岂必诸人之过？"桓公懔然作色，顾谓四坐曰："诸君颇闻刘景升不⑤？有大牛重千斤，啖刍豆十倍于常牛⑥，负重致远，曾不若一羸牸。魏武入荆州，烹以飨士卒，于时莫不称快。"意以况袁。四座既骇，袁亦失色。

【注释】

①入洛：指桓温在晋废帝太和四年（公元369年）伐燕一事，后因粮运不济，受挫而还。

②平乘楼：大船的船楼。

③陆沉：指国土沦丧。

④王夷甫：王衍，字夷甫，虽居宰辅之位，却爱好清谈而不以国事为重，最后被石勒俘虏杀害。

⑤刘景升：刘表，字景升，汉末曾任荆州牧。在曹操、袁绍相争的官渡

之战前，袁绍向他求助，他暗中保持中立；袁绍失败后，曹操讨伐他，曹兵未至就因病而死。.

⑥刍豆：喂牲口的草料和豆料。

【译文】

桓温进军洛阳，渡过淮河、泗水，进入北方地区，他和各位僚属登上船楼，遥望中原，慨叹地说："最终让国土沦丧，成了百年废墟，王夷甫等人不能不承担这一责任！"袁虎冒失地回答说："国家命运本来就有兴有衰，难道一定是这些人的过错？"桓温生气地变了脸色，环顾四周对在座的人说："诸位可听说过刘景升吗？他有一头大牛重达千斤，吃的草料豆料是普通牛的十倍，但是拉重物走远路，竟然不如一头瘦弱的母牛。魏武帝进入荆州时，把大牛宰了煮熟来款待士兵，当时没有谁不说痛快的。"桓温的意思是用大牛来比况袁虎。满座的人都感到惊骇，袁虎也惊恐失色。

【原文】

12. 袁虎、伏滔同在桓公府①，桓公每游燕，辄命袁、伏。袁甚耻之，恒叹曰："公之厚意，未足以荣国士②，与伏滔比肩③，亦何辱如之！"

【注释】

①伏滔：字玄度，曾在大司马桓温府中担任参军。

②国士：一国之内的杰出人士。

③比肩：并肩，这里指平起平坐。

【译文】

袁虎、伏滔同在桓温府中任职，桓温每次游乐宴饮，总是叫袁虎、伏滔参加。袁虎对此感到十分羞耻，常常叹息说："桓公的

厚意，不足以给国士增添光彩，让我和伏滔平起平坐，还有什么耻辱比得上这样呢！”

【原文】

13. 高柔在东①，甚为谢仁祖所重。既出，不为王、刘所知②。仁祖曰：“近见高柔大自敷奏③，然未有所得。”真长云：“故不可在偏地居，轻在角䚥中④，为人作议论。”高柔闻之，云：“我就伊无所求。”人有向真长学此言者，真长曰：“我实亦无可与伊者。”然游燕犹与诸人书：“可要安固。”安固者，高柔也。

【注释】

①高柔：字世远，曾任安固令，下文即称“安固”。东：高柔籍贯乐安，又曾任安固令，两地均在京都建康东面。

②王、刘：指王濛、刘惔。

③敷奏：向君王进奏。

④角䚥（nuò 诺）：即“角落”，本指屋角，引申为偏僻的地方。

【译文】

高柔在东边，深受谢仁祖推重。到京都后，未得到王濛、刘真长赏识。仁祖说：“最近见到高柔不断地向朝廷进言，然而没有收到效果。”刘真长说：“本来就不可以在偏远的地方居住，随便地呆在一个角落里，被别人进行议论。”高柔听到这话后，说道：“我并不向他求取什么。”有人向刘真长搬弄这句话，真长说：“我实在也没有可以给他的东西。”然而每次游乐宴饮时还是给各人写信说：“应当邀请安固。”安固就是高柔。

【原文】

14．刘尹、江虨、王叔虎、孙兴公同坐[1]，江、王有相轻色。虨以手歙叔虎云[2]："酷吏[3]！"词色甚强。刘尹顾谓："此是瞋邪？非特是丑言声、拙视瞻[4]。"

【注释】

①江虨：字思玄，参《方正》25注③。王叔虎：王彪之，字叔虎。

②歙（xié 协）：逼迫；威胁。

③酷吏：施用严刑峻法的官吏。

④"非特"句：《世说新语》原注说："言江此言非是丑拙，似有忿于王也。"视瞻，这里指眼神。

【译文】

丹阳尹刘惔、江虨、王叔虎、孙兴公坐在一道，江虨、王叔虎脸上有互相轻视的神色。江虨用手逼迫王叔虎说："酷吏！"言词和表情都很严厉。刘惔看着他说："这是发脾气吗？不只是说话难听、眼神难看。"

【原文】

15．孙绰作《列仙·商丘子赞》曰[1]："所牧何物？殆非真猪。傥遇风云，为我龙摅[2]。"时人多以为能。王蓝田语人云："近见孙家儿作文，道'何物'、'真猪'也[3]。"

【注释】

①《列仙·商丘子赞》：孙绰为《列仙传·商丘子》所作的总评性的短文。《列仙》，即《列仙传》，是东汉人记叙神仙故事的书。商丘子是其中所记的一位仙人，好吹竽牧猪，到老也不娶妻子。

②"所牧"四句：意思是所放牧的是什么？大概不是真正的猪。如果遇

上风起云涌，就会带着我像飞龙一样腾上天空。何物，什么。傥，倘若。摅(shū 舒)，飞腾；奔腾。

③“近见”二句：王述是看不起孙绰用词鄙俗。

【译文】

孙绰作《列仙传·商丘子赞》说道：“所牧何物？殆非真猪。傥遇风云，为我龙摅。”当时的人大都认为他有才能。蓝田侯王述告诉别人说：“最近见到孙家那小子写文章，说到‘何物’、‘真猪’呢。”

【原文】

16. 桓公欲迁都①，以张拓定之业②。孙长乐上表谏，此议甚有理。桓见表心服，而忿其为异。令人致意孙云：“君何不寻《遂初赋》③，而强知人家国事④！”

【注释】

①迁都：桓温率兵北伐，收复洛阳后，为更多地掌握权力，于晋穆帝永和十二年（公元356 年）上疏建议把京都由建康迁回洛阳，朝廷上下都不敢反对，但孙绰上表劝阻，王述也奏请只在口头上答应他，结果作罢。

②拓定：指开拓国土，安定国家。

③《遂初赋》：孙绰所作，表达自己知足常乐、不求名利的心愿。

④家国：国家。

【译文】

桓温想迁都洛阳，来发展开拓疆土、安定国家的事业。长乐侯孙绰上表劝阻，他的建议很有道理。桓温见到奏表后心里很佩服，但是痛恨他坚持不同主张。他让人向孙绰转达自己的意见说：“您为什么不遵循《遂初赋》中的意愿，却硬要干预别人的国家大

事呢！”

【原文】

17. 孙长乐兄弟就谢公宿[①]，言至款杂[②]。刘夫人在壁后听之[③]，具闻其语。谢公明日还，问昨客何似，刘对曰：“亡兄门未有如此宾客。”谢深有愧色。

【注释】

①孙长乐兄弟：指孙绰和他的哥哥孙统。

②款杂：空泛驳杂。

③刘夫人：指谢安的夫人刘氏，下文“亡兄”指她的哥哥刘惔。

【译文】

长乐侯孙绰兄弟到谢安家中住宿，言谈极为空泛驳杂。谢安的妻子刘夫人在墙壁后听着，详尽地听到了他们的谈话。谢安第二天回到内室，问昨天来的客人怎么样，刘夫人回答说：“我已故兄长的家中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宾客。”谢安脸上有十分惭愧的神色。

【原文】

18. 简文与许玄度共语，许云：“举君亲以为难[①]。”简文便不复答，许去后而言曰：“玄度故可不至于此。”

【注释】

①君亲：君主和父母双亲。

【译文】

简文帝司马昱和许玄度在一道谈论，许玄度说：“提出君主和

父母双亲谁更重要是困难的。”简文帝便不再回答，许玄度走后他才说：“玄度本来可以不这样说话。”

【原文】

19. 谢万寿春败后还，书与王右军云：“惭负宿顾①。”右军推书曰：“此禹、汤之戒②。”

【注释】

①宿顾：指平素的关照。《晋书·王羲之传》说：“万为豫州都督，羲之遗书诫之曰：‘愿君每与士之下者同，则尽善矣。’万不能用，果败。”

②禹、汤之戒：这是借用《左传·庄公十一年》“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的语义，意思是上古帝王禹、汤谴责自己，国家就会兴旺。但王羲之在这里是用的反语，讥讽谢万只是表面上承认错误。

【译文】

谢万在寿春失败后回来，写信给右军将军王羲之说：“很惭愧，辜负了你平素对我的关照。”王羲之推开信说：“这是夏禹、商汤告诫自己的话。”

【原文】

20. 蔡伯喈睹睐笛椽①，孙兴公听妓，振且摆折②。王右军闻，大嗔曰：“三祖寿乐器③，虺瓦吊④，孙家儿打折。”

【注释】

①蔡伯喈：蔡邕，字伯喈，东汉人。据说他当初避难到江南，住在客馆里，见到屋上的竹椽，就取来制笛子，声音美妙无比。笛椽，疑当作“椽笛”，指用屋上竹椽做成的笛子。按，这一则语不可通，疑有错乱。

②摆折：指敲打折断了。

③三祖寿：寿，《世说新语》原注说："一作台"。三祖台，疑指铜雀台，三祖指魏太祖曹操、魏高祖曹丕、魏烈祖曹叡。

④虺（huǐ 悔）瓦：据张永言等《世说新语辞典》说，是对女子的蔑称。吊：怜惜。

【译文】

蔡伯喈见到竹椽用它制成竹笛，孙兴公听歌女唱歌时，敲击竹笛而且把它弄断了。右军将军王羲之听说后，十分气恼地说："三祖台的乐器，连那女人都很怜惜，但是孙家的小子却把它弄断了。"

【原文】

21．王中郎与林公绝不相得。王谓林公诡辩，林公道王云："著腻颜帢[①]，缔布单衣[②]，挟《左传》，逐郑康成车后[③]。问是何物尘垢囊[④]！"

【注释】

①颜帢（qià 恰）：三国魏时流行的一种模仿古代皮弁而制成的丝帛便帽，帽前有一横缝，可以区别前部和后部；到西晋末年，渐渐去掉横缝，称为无颜帢。东晋时期戴颜帢，犹同今天戴古人的冠巾，已不合时宜。

②缔（xì 隙）布：古代的一种粗葛布。

③郑康成：郑玄，字康成，东汉著名经学家，曾聚徒讲学，遍注群经。

④尘垢囊：装尘土和污垢的口袋。

【译文】

北中郎将王坦之和支道林彼此十分不融洽。王坦之认为支道林善于诡辩，支道林评论王坦之说："戴着油腻的老式帽子，穿着葛布单衣，拿着《左传》，跟在郑康成的车子后面跑。真要问问这是什么垃圾袋！"

【原文】

22. 孙长乐作王长史诔云："余与夫子，交非势利；心犹澄水，同此玄味①。"王孝伯见曰："才士不逊②，亡祖何至与此人周旋！"

【注释】

①"余与"四句：意思是我和他的交往，并不是势利之交；我们的心里像是清水一样，都有这种玄奥美妙的旨趣。夫子，对文人的尊称。

②才士：有才华的人，这里指孙绰。

【译文】

长乐侯孙绰为左长史王濛撰写诔文说："余与夫子，交非势利；心犹澄水，同此玄味。"王孝伯见后说："才子不谦逊，我已故的祖父哪至于和他这种人交往！"

【原文】

23. 谢太傅谓子侄曰："中郎始是独有千载①。"车骑曰②："中郎衿抱未虚③，复那得独有！"

【注释】

①中郎：指谢万，字万石，曾任抚军从事中郎。

②车骑：指谢玄，字幼度，死后追赠车骑将军。

③衿抱：怀抱；胸怀。虚：空虚，这里指清净无欲。

【译文】

太傅谢安对子侄们说："中郎才是千年以来独一无二的人。"车骑将军谢玄说："中郎胸怀不够旷远，又哪能说是独一无二的呢！"

【原文】

24. 庾道季诧谢公曰[1]："裴郎云[2]：'谢安谓裴郎乃可不恶，何得为复饮酒?'裴郎又云：'谢安目支道林如九方皋之相马[3]，略其玄黄[4]，取其俊逸。'"谢公云："都无此二语，裴自为此辞耳。"庾意甚不以为好，因陈东亭《经酒垆下赋》[5]。读毕，都不下赏裁[6]，直云："君乃复作裴氏学!"于此《语林》遂废。今时有者，皆是先写，无复谢语。

【注释】

①诧：告诉。

②裴郎：裴启，字荣期，曾作《语林》一书流传于世。这里的"裴郎云"，即《语林》中所记之事。

③九方皋：春秋时人，善于相马。他曾为秦穆公寻求良马，不重马的毛色雄雌而注重马的内神，因而得到良马，受到伯乐的赞赏。

④玄黄：赤黑色和黄色，这里泛指马的毛色。

⑤《经酒垆下赋》：《语林》中记载了经酒垆下一事，其事参《伤逝》2则，东亭侯王珣曾为此作赋。庾道季称引这篇赋的目的，是要谢安相信《语林》一书所记的事是可信的。

⑥赏裁：鉴定；评语。

【译文】

庾道季告诉谢安说："裴郎说：'谢安认为裴启确实不错，怎么会又饮酒?'裴郎又说：'谢安品评支道林做事像是九方皋相马，不注重马的毛色，只注重马是否优秀出众。'"谢安说："全然没有说过这两件事，是裴启自己编造了这些话。"庾道季心里很不以为然，就拿出了东亭侯王珣的《经酒垆下赋》。他朗读完毕，谢安不

作任何评论，只是说："你竟然也做起了裴氏的学问！"从此《语林》便不再流传。现在保存的，都是先前抄写的，不再有谢安所说的话。

【原文】

25. 王北中郎不为林公所知，乃著论《沙门不得为高士论》，大略云："高士必在于纵心调畅①。沙门虽云俗外②，反更束于教，非情性自得之谓也。"

【注释】

①高士：超越世俗的人。

②沙门：依照戒律出家修行的佛教徒，即和尚。

【译文】

北中郎将王坦之不受支道林赏识，于是撰写了《沙门不得为高士论》，主旨是说："高士一定在于能够随心所欲、调适舒畅。和尚虽说置身世外，反而更加受到佛教的束缚，并不是说他们的本性悠然自适。"

【原文】

26. 人问顾长康："何以不作洛生咏？"答曰："何至作老婢声①！"

【注释】

①老婢：对老年妇女的轻蔑称呼。洛阳书生吟咏时发音重而浊，作为南方人的顾恺之不屑于模仿，就把它比作老婢说话的声音。

【译文】

有人问顾长康："为什么不模仿洛阳书生吟咏呢？"他回答说："哪至于学老年婢女说话的腔调！"

【原文】

27. 殷颢、庾恒并是谢镇西外孙①。殷少而率悟②，庾每不推。尝俱诣谢公，谢公熟视殷，曰："阿巢故似镇西。"于是庾下声语曰："定何似？"谢公续复云："巢颊似镇西。"庾复云："颊似，足作健不③？"

【注释】

①殷颢（yǐ 已）：字伯通，小字巢，官至南蛮校尉。庾恒：字敬则，庾亮的孙子，官至尚书仆射。

②率悟：坦率聪敏。

③作健：成为强者，指能够有所作为。

【译文】

殷颢、庾恒都是镇西将军谢尚的外孙。殷颢少年时就很坦率聪敏，庾恒常常不推许他。两人曾经一道去拜访谢安，谢安仔细看着殷颢，说道："阿巢的确像镇西。"庾恒于是低声问道："究竟哪里像？"谢安接着又说："阿巢面颊像镇西。"庾恒又说："面颊像，能够有所作为吗？"

【原文】

28. 旧目韩康伯将肘无风骨①。

【注释】

①将肘：大肘。将，壮。风骨：风采。韩康伯肥胖，当时有人讥笑他有

肉无骨。

【译文】

过去人们评论韩康伯胳膊粗壮但没有风采。

【原文】

29. 苻宏叛来归国①，谢太傅每加接引②。宏自以有才，多好上人③，坐上无折之者。适王子猷来，太傅使共语。子猷直孰视良久，回语太傅云："亦复竟不异人。"宏大惭而退。

【注释】

①苻宏：前秦苻坚的太子，苻坚被杀后投奔晋朝，任辅国将军。

②接引：接见；接待。

③上人：凌驾别人之上。

【译文】

苻宏逃来归附晋朝，太傅谢安常常加以接见。苻宏自己认为有才，时时喜爱凌驾别人之上，座上宾客无人能够折服他。正巧王子猷到来，谢安让他们一道交谈。王子猷只是仔细打量了他许久，回头告诉谢安说："竟然和别人没有什么不同。"苻宏十分惭愧地离开了。

【原文】

30. 支道林入东，见王子猷兄弟。还，人问："见诸王何如?"答曰："见一群白颈乌①，但闻唤哑哑声②。"

【注释】

①白颈乌：乌鸦的一种，颈部有一圈白羽毛。王氏兄弟多穿白衣领的服装，所以这样讥讽他们。

②唤哑哑声：丞相王导虽是北方人，但很喜爱说吴地方言，王氏子弟多学他的做法。这里是在讥讽他们说话像乌鸦叫。

【译文】

支道林到会稽去，见到了王子猷兄弟。他回到京都后，有人问："见了王氏兄弟，认为他们怎么样？"支道林回答说："见到了一群白颈乌鸦，只听到在哑哑地叫。"

【原文】

31．王中郎举许玄度为吏部郎[①]，郗重熙曰[②]："相王好事[③]，不可使阿讷在坐头。"

【注释】

①王中郎：王坦之，字文度，曾任抚军将军司马昱手下的从事中郎。许玄度：许询，字玄度，小字讷，下文称为"阿讷"。

②郗重熙：郗昙，字重熙，曾任抚军将军司马昱手下的司马。

③相王：简文帝司马昱在即帝位以前，以会稽王身份担任丞相，所以称为相王。

【译文】

从事中郎王坦之推荐许玄度担任吏部郎，郗重熙说："相王喜爱生事，不可以让阿讷在座上。"

【原文】

32．王兴道谓谢望蔡[①]："霍霍如失鹰师[②]。"

【注释】

①王兴道：王和之，字兴道，曾任永嘉太守、正员常侍。谢望蔡：谢琰，字瑗度，封望蔡公。

②霍霍：急切躁动的样子。失鹰师：丢失了鹰的驯鹰人。

【译文】

王兴道评论望蔡公谢琰："焦躁不安，像丢失了鹰的驯鹰人。"

【原文】

33. 桓南郡每见人不快，辄嗔云："君得哀家梨，当复不烝食不[1]？"

【注释】

①"君得"二句：指愚笨的人不能分辨滋味，得到好梨却要蒸着吃。哀家梨，指当时秣陵哀仲家所产的梨，个大味美，入口即酥化。烝，蒸。

【译文】

南郡公桓玄每逢看见别人不痛快，总是生气地说："您得到哀家的梨子，大概不会蒸着吃吧？"

假谲第二十七

【题解】

假谲指虚伪诡诈。这本来是人们性格中的阴暗面，但由于编撰者有时是以欣赏的态度来描写，受欺诈者也未受到伤害，有时甚至解决了行诈者的一些难题，因此反而表现出行诈者机警的一面。

《假谲》门有十四则故事，出于玩弄权术而伤害他人的事例只是少数，如曹操诈言“人欲危己，己辄心动”，以及“我眠中不可妄近，近便斫人”，并借此杀了两个无辜的人，这充分暴露了他的残忍。而王羲之在王敦处假装熟眠，庾亮在陶侃面前自责逊谢，因此保全了自己的性命。至于曹操令军士望梅止渴，温峤下玉镜台聘婚，表现了他们的机智和幽默，其结果也是令人高兴的。当然，也有好用智数而弄巧成拙的，如范汪本来想到桓温处求官，却担心因趋时损名，假说前来省视亡儿，自然也就空手而回了。

【原文】

1. 魏武少时，尝与袁绍好为游侠①。观人新婚，因潜入主人园中，夜叫呼云：“有偷儿贼！”青庐中人皆出观②，魏武乃入，抽刃劫新妇，与绍还出。失道，坠枳棘中③，绍不能得动。复大叫云：“偷儿在此！”绍遑迫自掷出④，遂以俱免。

【注释】

①游侠：重义轻生又好招惹是非的人。

②青庐：用青布搭成的棚屋，新婚夫妇在里面行交拜礼。

③枳（zhǐ 只）棘：枳木和棘木，是两种多刺的灌木。

④遑迫：惊慌。掷：腾跃。

【译文】

魏武帝曹操年轻时，曾经和袁绍都喜爱干游侠的事。一次去看人家的婚礼，趁机潜入主人园中，到夜里大声喊叫："有小偷！"青庐中的人都跑出来看，曹操于是进去，拔出刀来抢劫新娘，随后和袁绍出来往回跑。迷了路，陷进荆棘丛中，袁绍无法动弹。曹操又大喊："小偷在这里！"袁绍惊慌得自己跳了出来，最终才都得以逃脱。

【原文】

2. 魏武行役，失汲道①，军皆渴，乃令曰："前有大梅林，饶子，甘酸，可以解渴。"士卒闻之，口皆出水，乘此得及前源。

【注释】

①汲道：通向水源的道路。汲，取水。

【译文】

魏武帝曹操率领部队行军，错过了水源，军中全都很口渴，他于是传令说："前面有一大片梅树林，梅子很多，又甜又酸，可以解渴。"士兵们听了这话，口中都流出涎水来，靠了这一招才得以赶到前面的水源。

【原文】

3. 魏武常言："人欲危己，己辄心动。"因语所亲小人曰："汝怀刃密来我侧，我必说心动，执汝使行刑，汝但勿言其使，无他，当厚相报。"执者信焉[1]，不以为惧，遂斩之。此人至死不知也。左右以为实，谋逆者挫气矣[2]。

【注释】

①执者：被捉住的人。

②挫气：挫伤了勇气。

【译文】

魏武帝曹操曾经说过："有人要害我时，我立即就心跳。"于是他告诉一名亲近的侍从说："你揣刀偷偷来到我身边，我一定会说心跳，捉住你叫人处罚时，你只要不说出是我指使的，不会有其他意外，我会重重报答你。"被捉的人相信了他的话，不觉得这事可怕，最终被杀了。这个人到死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曹操手下的人认为这是真的，图谋不轨的人都泄气了。

【原文】

4. 魏武常云："我眠中不可妄近，近便斫人，亦不自觉。左右宜深慎此。"后阳眠[1]，所幸一人窃以被覆之，因便斫杀。自尔每眠，左右莫敢近者。

【注释】

①阳：通"佯"，假装。

【译文】

魏武帝曹操曾经说过："我睡觉时不可随便靠近我，靠近了，我就会杀人，自己也不知道。手下的人对此应当十分小心。"有一次曹操假装睡觉，一个他宠幸的侍从偷偷地用被子给他盖上，曹操趁机把他杀了。从此以后每次睡觉时，手下的人没有谁敢靠近他。

【原文】

5. 袁绍年少时，曾遣人夜以剑掷魏武，少下，不著。魏武揆之①，其后来必高，因帖卧床上②。剑至果高。

【注释】

①揆：估量。

②帖：通"贴"。

【译文】

袁绍年轻时，曾经派人在夜间投剑刺杀曹操，略微低了一些，没有刺中。曹操心中估量，这以后的来剑一定偏高，就紧贴着躺在床上。剑投来果然高些。

【原文】

6. 王大将军既为逆，顿军姑孰。晋明帝以英武之才，犹相猜惮①，乃著戎服，骑巴賨马②，赍一金马鞭③，阴察军形势。未至十余里，有一客姥居店卖食，帝过愒之④，谓姥曰："王敦举兵图逆，猜害忠良，朝廷骇惧，社稷是忧。故劬劳晨夕⑤，用相觇察⑥。恐形迹危露，或致狼狈。追迫之日，姥其匿之。"便与客姥马鞭而去，行敦营匝而出。军

士觉，曰："此非常人也！"敦卧心动，曰："此必黄须鲜卑奴来⑦！"命骑追之，已觉多许里⑧，追士因问向姥："不见一黄须人骑马度此邪？"姥曰："去已久矣，不可复及。"于是骑人息意而反。

【注释】

①猜惮：畏忌。

②巴賨（cóng 从）马：巴地賨人进贡的马。賨人是古代的一个少数民族，主要居住在今四川东部渠县一带。

③赍（jī 机）：携带。

④愒（qì 气）：同"憩"，休息。

⑤劬（qú 渠）劳：劳苦。

⑥觇（chān 搀）察：侦察。

⑦黄须鲜卑奴：晋明帝司马绍的生母荀氏是燕地人，燕地是鲜卑族曾经居住的地方，再加上明帝本人黄须，长得像外族人，所以王敦这样称呼他。

⑧觉：差；相差。

【译文】

大将军王敦发动叛乱以后，把军队驻扎在姑孰。晋明帝司马绍虽然有杰出的才能，也还是畏忌他，于是就穿上军装，骑着巴賨马，带上一条金马鞭，去暗中察看叛军情况。离王敦军营 还差十多里，有一个外地老妇在店里卖吃食，晋明帝经过那里，顺便歇息，他对老妇说："王敦起兵叛乱，猜忌、陷害忠良大臣，朝廷惊惧，我在为国家忧虑。所以自早到晚不辞劳苦，来侦察敌情。因担心行动败露，或者形势窘迫，我被追逼时，希望您为我隐瞒行踪。"于是把马鞭送给老妇就离去了，绕着王敦的军营转了一圈出来。王敦的士兵省悟过来后，说道："这不是一般的人！"王敦躺着，感到心跳，说道："这一定是黄胡须的鲜卑奴来了！"命令骑

兵追赶明帝，但已经差了好多里。追赶的士兵就问先前那位老妇："没有见到一个黄胡须的人骑马经过这里吗？"老妇说："过去已经很久了，不可能再追得上。"于是骑兵打消了追赶的念头而回去。

【原文】

7. 王右军年减十岁时①，大将军甚爱之，恒置帐中眠。大将军尝先出，右军犹未起。须臾，钱凤入②，屏人论事③，都忘右军在帐中，便言逆节之谋④。右军觉，既闻所论，知无活理，乃剔吐污头面被褥⑤，诈孰眠。敦论事造半，方意右军未起，相与大惊曰："不得不除之。"及开帐，乃见吐唾从横⑥，信其实孰眠，于是得全。于时称其有智。

【注释】

①王右军：王羲之，是王敦的堂侄。

②钱凤：字世仪，曾任王敦手下的铠曹参军。

③屏：屏退；使避开。

④逆节：指叛逆作乱。

⑤剔吐：呕吐。剔，一作"阳"，通"佯"，假装。

⑥从横：纵横。从，同"纵"。

【译文】

右军将军王羲之不到十岁时，大将军王敦很喜爱他，常常留他在床帐中睡觉。王敦曾有一次先出帐子，王羲之尚未起床。不一会儿，钱凤进来，王敦遣开手下的人，商量事情，全都忘了王羲之还在床帐中，就说起了叛逆的阴谋。王羲之醒来，听到他们的谈论以后，就知道不可能活命了，于是吐口水弄脏头脸和被褥，假装睡熟。王敦谈论事情到一半时，才想起王羲之尚未起床，彼此非常惊慌，说道："不得不除掉他。"等到掀开帐子，就见他口

水吐得到处流淌，相信他确实睡熟了，于是王羲之才保住了性命。当时的人都称赞他有智谋。

【原文】

8. 陶公自上流来赴苏峻之难[①]，令诛庾公，谓必戮庾，可以谢峻。庾欲奔窜则不可，欲会恐见执，进退无计。温公劝庾诣陶[②]，曰："卿但遥拜，必无他，我为卿保之。"庾从温言诣陶，至便拜。陶自起止之，曰："庾元规何缘拜陶士行？"毕，又降就下坐，陶又自要起同坐。坐定，庾乃引咎责躬[③]，深相逊谢，陶不觉释然[④]。

【注释】

①陶公：陶侃，字士行，当时担任征西大将军、荆州刺史。他曾说："苏峻作乱，衅在诸庾，诛其兄弟，不足以谢天下。"参《容止》23 注①和注④。

②温公：温峤，字太真，当时担任江州刺史。

③引咎责躬：归罪于自己，责备自己。

④释然：疑惑消除的样子。

【译文】

陶侃从上游东下来处理苏峻叛乱，命令杀掉庾亮，认为必须杀庾亮，才可让苏峻谅解。庾亮想逃跑又不行，想去见陶侃又怕被捕，是进是退，无计可施。温峤劝庾亮去拜见陶侃，说道："你只要远远地就向他行下拜礼，不会有什么事，我为你担保。"庾亮听从温峤的话去拜见陶侃，一到便行拜礼。陶侃站起来亲自制止他，说道："庾元规为什么要拜我陶士行？"庾亮行过拜礼，又走下来在下座坐下，陶侃又亲自邀请他起身和自己坐在一道。坐下后，庾亮便主动承担过错，责备自己，深深地向陶侃表示谢罪，陶侃不知不觉地消除了疑虑。

【原文】

9. 温公丧妇。从姑刘氏①，家值乱离散，唯有一女，甚有姿慧，姑以属公觅婚。公密有自婚意，答云："佳婿难得，但如峤比云何？"姑云："丧败之馀②，乞粗存活，便足慰吾馀年，何敢希汝比？"却后少日③，公报姑云："已觅得婚处，门地粗可，婿身名宦，尽不减峤。"因下玉镜台一枚④。姑大喜。既婚，交礼，女以手披纱扇⑤，抚掌大笑曰："我固疑是老奴⑥，果如所卜。"玉镜台，是公为刘越石长史北征刘聪所得⑦。

【注释】

①刘氏：既然是温峤堂姑母，应当称温氏，这里可能是随夫姓而称刘氏。又，据《温氏谱》，温峤并未娶刘家女子，所以有人认为这是一篇虚构的文字。

②丧败：丧乱败落。

③却后：过后。

④玉镜台：一种玉制的梳妆用具，上面可以架镜子。

⑤纱扇：新娘用来遮脸的纱巾。

⑥老奴：老家伙，含有亲密调侃的意味。

⑦刘越石：刘琨，字越石，参《言语》35 注①。刘聪：字玄明，匈奴族，十六国时期汉国国君。其父刘渊死后，他杀兄夺取帝位，后攻破西晋京都，俘虏怀、愍二帝。

【译文】

温峤死了妻子。堂姑母刘氏，家中遭遇战乱而流离失散，身边只有一个女儿，十分漂亮聪明，堂姑母嘱托温峤给寻一门亲事。温峤私下里有自己娶她的意思，回答说："好的女婿不容易找到，只是像我这样的人，怎么样？"姑母说："丧乱败落后侥幸活下来

的人，只求马马虎虎地过得下去，就足以安慰晚年了，哪里敢希望像你这样的人呢?”过后没几天，温峤告知姑母说：“已经找到了人家，门第还可以，女婿的名声地位都不比我差。”于是送上一个玉镜台作为聘礼。姑母十分高兴。成婚时，行了交拜礼后，新娘用手掀开纱巾，拍手大笑说：“我本来就疑心是你这个老家伙，果然不出所料。”玉镜台，是温峤担任刘越石手下的长史北伐刘聪时得到的。

【原文】

10．诸葛令女①，庾氏妇，既寡，誓云不复重出。此女性甚正强②，无有登车理③。恢既许江思玄婚④，乃移家近之。初诳女云：“宜徙于是。”家人一时去，独留女在后。比其觉，已不复得出。江郎莫来，女哭詈弥甚⑤，积日渐歇。江虨暝入宿，恒在对床上。后观其意转帖⑥，虨乃诈厌⑦，良久不悟，声气转急。女乃呼婢云：“唤江郎觉!”江于是跃来就之，曰：“我自是天下男子，厌何预卿事而见唤邪?既尔相关，不得不与人语。”女默然而惭，情义遂笃。

【注释】

①诸葛令：诸葛恢，字道明，官至尚书令。他的大女儿嫁给庾亮的儿子庾会。

②正强：正直倔强。

③登车：指出嫁时乘车到夫家。

④江思玄：江虨，字思玄，参《方正》25注③。

⑤詈（lì立）：骂。

⑥帖：安定。

⑦厌（yǎn掩）：同“魇”，做恶梦。

【译文】

尚书令诸葛恢的女儿是庾会的妻子，守寡以后，立誓说不再重新嫁人。这个女儿性格非常正直倔强，没有再嫁的可能。诸葛恢答应江思玄求婚以后，便把家迁到靠近江思玄的地方。起初他骗女儿说："应当迁到这里。"后来全家人一齐都走了，唯独把女儿留了下来。等她省悟后，已经无法出去了。江思玄傍晚到来，她哭骂得更加厉害，好多天以后才逐渐安静下来。江思玄晚上进来就寝，总是在对面床上睡。后来见她的情绪渐渐安定，江思玄就假装做恶梦，许久不醒，声音和气息渐渐急促。她就招呼婢女说："把江郎叫醒！"江思玄于是跳起来到她身边，说道："我本是世上的男人，做恶梦关你什么事，却要叫醒我呢？你既然这样关心我，就不能不和我说话。"她默默无言，又感到羞惭，此后夫妻感情才深厚起来。

【原文】

11. 愍度道人始欲过江①，与一伧道人为侣②，谋曰："用旧义往江东，恐不办得食。"便共立心无义③。既而此道人不成渡，愍度果讲义积年。后有伧人来，先道人寄语云："为我致意愍度，无义那可立④？治此计，权救饥尔，无为遂负如来也⑤！"

【注释】

①愍度道人：支愍度，晋代高僧。

②伧道人：原籍北方的和尚。伧，六朝时南方人对北方人的蔑称。

③心无义：佛教的一种教义，主张物有心无。

④无义：即心无义。

⑤如来：佛主释迦牟尼的一种称号。

【译文】

愍度和尚当初想渡江南下，准备和一个北方籍的和尚结伴而行，两人商议说：“用旧的教义到江南去宣讲，恐怕不能维持生活。”于是共同创立了心无义。不久这个和尚南下未能成行，愍度和尚过江后果然讲了好多年的心无义。后来有个北方人到南方来，先前那个和尚让他捎话说：“替我告诉愍度，心无义怎么可以成立呢？当时想出这个办法，只是权且混口饭吃罢了，不要最终违背了如来佛祖啊！”

【原文】

12. 王文度弟阿智①，恶乃不翅②，当年长而无人与婚。孙兴公有一女，亦僻错③，又无嫁娶理，因诣文度，求见阿智。既见，便阳言：“此定可，殊不如人所传，那得至今未有婚处！我有一女，乃不恶，但吾寒士，不宜与卿计，欲令阿智娶之。”文度欣然而启蓝田云：“兴公向来，忽言欲与阿智婚。”蓝田惊喜。既成婚，女之顽嚚④，欲过阿智。方知兴公之诈。

【注释】

①阿智：王处之，字文将，小字阿智，蓝田侯王述的儿子。

②“恶乃”句：愚笨得厉害。恶，愚痴。不翅，同“不啻”，这里指程度深。

③僻错：指性情邪僻不正常。

④顽嚚（yín 吟）：愚昧固执。

【译文】

王文度的弟弟阿智，愚笨得厉害，到年龄大了却无人和他结

亲。孙兴公有一个女儿，性情也很乖僻，又没有可能嫁出去，他于是去拜访王文度，要求见见阿智。见过以后，便假意说："这孩子原来不错，很不像人们传说的那样，怎么至今还没有订婚！我有一个女儿，还算不错，只不过我是个出身寒微的人，本不应当和你计议婚事，但我还是想让阿智娶她。"王文度高高兴兴地禀告蓝田侯王述说："兴公刚才来过，忽然说到想和阿智结亲。"王述又惊又喜。成婚以后，女方的愚昧固执，似乎要超过阿智。王家这才知道孙兴公的狡诈。

【原文】

13. 范玄平为人①，好用智数②，而有时以多数失会③。尝失官居东阳，桓大司马在南州，故往投之。桓时方欲招起屈滞④，以倾朝廷。且玄平在京，素亦有誉，桓谓远来投己，喜跃非常。比入至庭，倾身引望⑤，语笑欢甚。顾谓袁虎曰："范公且可作太常卿⑥。"范裁坐，桓便谢其远来意。范虽实投桓，而恐以趋时损名，乃曰："虽怀朝宗⑦，会有亡儿瘗在此⑧，故来省视。"桓怅然失望，向之虚伫⑨，一时都尽。

【注释】

①范玄平：范汪，字玄平，历任安北将军、徐、兖二州刺史。

②智数：心计；谋略。

③会：机会；时机。

④屈滞：指受委屈得不到升迁。

⑤倾身：探身向前，表示倾慕。

⑥太常卿：官名，即太常，掌管礼乐祭祀等。

⑦朝宗：拜见长官。

⑧瘗（yì 义）：埋葬。

⑨虚伫：虚心期待。

【译文】

范玄平为人爱使心计，但是有时因为心计太多而错过时机。他曾经丢掉官职住在东阳，大司马桓温这时在南州，范玄平特地前往投奔他。桓温当时正想招揽起用官场上失意的人才，来颠覆朝廷。况且范玄平在京都，向来也很有声望，桓温认为他远道来投奔自己，十分喜悦兴奋。等到范玄平进入庭院，桓温探身向前远望，见了面，又说又笑，非常高兴。又掉过头去对袁虎说："范公暂时可以担任太常卿。"范玄平才坐下，桓温感谢他远道来投奔自己的厚意。范玄平虽然确实是来投奔桓温的，但是又怕别人认为他迎合时势而损坏名誉，就说："我虽然有意来拜见您，也恰巧有个儿子埋葬在这里，所以前来看望。"桓温听后怅然失望，先前虚心期待的热情，立刻全都消失了。

【原文】

14. 谢遏年少时①，好著紫罗香囊②，垂覆手③。太傅患之④，而不欲伤其意，乃谲与赌，得即烧之。

【注释】

①谢遏：谢玄，字幼度，小字遏。
②紫罗香囊：紫色的用丝编织的香袋。晋代男子有佩带香囊的习俗。
③覆手：疑为手巾之类的东西。
④太傅：指谢安，谢玄的叔叔。

【译文】

谢遏少年时，喜爱带紫罗香囊，挂着手巾。太傅谢安很忧虑这件事，但是又不想伤他的心，于是就设计骗他打赌，赢得香囊、手巾后立即烧掉。

黜免第二十八

【题解】

黜免指黜退而免官，主要表现了魏晋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斗争。

《黜免》门共有九则故事，最能反映权力斗争的是殷浩被废黜一事，他和权臣桓温素有积怨，因而在北伐失败后受到谗毁而被免职，于是只能整天“书空作字”。殷仲文由于参与桓玄叛乱而被黜退，虽然因为保护皇后投归朝廷有功，但也只是任职大司马咨议、东阳太守，他心中不平却又无可奈何，只能以老槐树自喻来抒发愤懑。也有少数和权力斗争无关，如桓温部伍中有人捕获小猿而使母猿哀号绝命，受到桓温的黜免；桓温还罢免了未能在食烝薤时互相帮助的参军。不过，这些只是本门在反映权力斗争时的插曲而已。

【原文】

1. 诸葛厷在西朝①，少有清誉，为王夷甫所重，时论亦以拟王。后为继母族党所谗②，诬之为狂逆③。将远徙，友人王夷甫之徒诣槛车与别④，厷问：“朝廷何以徙我？”王曰：“言卿狂逆。”厷曰：“逆则应杀，狂何所徙！”

【注释】

①诸葛厷（gōng 工）：字茂远，官至司空主簿。

②族党：同族亲属。

③狂逆：狂放叛逆。

④槛车：押解犯人的囚车。

【译文】

诸葛厷在西晋，年轻时就有美名，受到王夷甫的器重，当时的舆论也把他和王夷甫相比拟。后来受到他继母族人的中伤，给他加上狂放叛逆的罪名。将要被流放到边地时，友人王夷甫等人到囚车前和他告别，诸葛厷问："朝廷为什么流放我？"王夷甫说："说你狂放叛逆。"诸葛厷说："叛逆就应当杀掉，狂放有什么要流放的呢！"

【原文】

2. 桓公入蜀①，至三峡中，部伍中有得猿子者②，其母缘岸哀号，行百余里不去，遂跳上船，至便即绝。破视其腹中，肠皆寸寸断。公闻之怒，命黜其人。

【注释】

①入蜀：指桓温伐蜀一事，参《政事》16 注⑤。

②部伍：部队。

【译文】

桓温率领部队进入蜀地，到达三峡时，部队中有人捕获了一只小猿，母猿沿岸哀哭号叫，随行一百多里也不肯离去，最终跳上了船，一上船就立即断了气。剖开母猿的肚子看，肠子全都一寸寸地断开了。桓温听说这事后大怒，命令罢免那人的职务。

【原文】

3. 殷中军被废①，在信安，终日恒书空作字。扬州吏民寻义逐之，窃视，唯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②。

【注释】

①被废：指殷浩北伐失败被废为庶人一事，参《文学》50 注①。

②咄咄（duōduō 多多）怪事：使人吃惊的怪事。咄咄，表示惊叹诧异的声音。

【译文】

中军将军殷浩被免官后，居住在信安，整天总是对着空中虚写字形。扬州的官吏和百姓追念他的恩义跟随着他，暗中察看，见他只是在写“咄咄怪事”四个字而已。

【原文】

4. 桓公坐有参军椅烝薤不时解[①]，共食者又不助，而掎终不放，举座皆笑。桓公曰：“同盘尚不相助，况复危难乎！”敕令免官。

【注释】

①椅：当据《太平御览》卷九百七十七作“掎（jī 机）”，指用筷子夹取食物。烝薤（xiè 谢）：同“蒸薤”，把米和薤调上油豉蒸熟的一种食物。由于蒸熟后凝结得像糍饭一样，所以很难夹取。薤，也称藠（jiào 叫）头，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地下有鳞茎可食用。

【译文】

桓温的宴席上有个参军用筷子夹取蒸薤，没能及时地夹下来，一起吃饭的人又不帮助，而他夹着始终不放开，满座的人都笑起来。桓温说：“共用一个盘子吃饭，尚且不能互相帮助，何况遇到危难呢！”于是命令罢免他们的官职。

【原文】

5. 殷中军废后，恨简文曰①："上人著百尺楼上，儋梯将去②。"

【注释】

①恨简文：简文帝司马昱当时以抚军、录尚书事辅佐朝政，殷浩兵败后被罢免虽然是桓温提议的，但认可这一提议并奏请皇帝的却是司马昱。

②儋：通"担"，扛。

【译文】

中军将军殷浩被免官后，怨恨简文帝司马昱说："把人送到百尺高的楼上，却扛起梯子撤走了。"

【原文】

6. 邓竟陵免官后赴山陵①，过见大司马桓公②。公问之曰："卿何以更瘦?"邓曰："有愧于叔达，不能不恨于破甑③。"

【注释】

①邓竟陵：邓遐，字应远，曾任桓温手下的参军，官至竟陵太守，后桓温在枋头兵败，迁怒于他，被免官。

②过见：拜访。

③"有愧"二句：意思是自己涵养不够，不能不抱怨被免官的事，因而愧对叔达。叔达，孟敏，字叔达，东汉人，他客居太原时，随身携带的饭甑坠地打碎，他认为既已破碎，看也无用，头也不回地走了。当时的名流郭泰为此很欣赏他。甑，一种陶制的炊具。

【译文】

竟陵太守邓遐被免官后去祭奠皇陵，同时去拜访大司马桓温。桓温问他说：“你为什么更瘦了？”邓遐说：“我对于叔达有愧，不能不抱怨打破饭甑。”

【原文】

7. 桓宣武既废太宰父子①，仍上表曰：“应割近情，以存远计。若除太宰父子，可无后忧。”简文手答表曰：“所不忍言，况过于言。”宣武又重表，辞转苦切②。简文更答曰：“若晋室灵长③，明公便宜奉行此诏；如大运去矣，请避贤路④。”桓公读诏，手战流汗，于此乃止。太宰父子远徙新安。

【注释】

①太宰父子：指司马晞、司马综父子二人。司马晞，字道升，简文帝的哥哥，官至太宰。简文帝辅政时，司马晞因未能掌权而有所不满。简文帝即帝位后，桓温告他谋反，奏请逮捕司马晞父子并处以死刑，简文帝不答应，后流放到扬州新安郡（治所在今浙江淳安西）。

②苦切：急切。

③灵长：绵延久长。

④避贤路：让开贤人得以进用的道路，这里的意思是自己让位给桓温。这是一句言辞很重的话，所以桓温才“手战流汗”。

【译文】

宣武侯桓温罢免太宰司马晞父子的官职后，接着又上奏章说：“应当割舍亲情，以考虑长远大计。如果除掉太宰父子，可以免除后患。”简文帝司马昱亲自在奏章上批示说：“这是所不忍心说的话，何况所做的超过了所说的。”桓温又再次上奏章，措辞更加急

切。简文帝又批示说："如果晋室气运绵延久长，您就应当奉行这个诏令；如果晋室气运已去，请允许我让开进用贤人的道路。"桓温读着诏书，手颤汗流，这才不再上奏。太宰父子被远远地流放到新安。

【原文】

8. 桓玄败后①，殷仲文还为大司马咨议②，意似二三③，非复往日。大司马府听前有一老槐④，甚扶疏⑤。殷因月朔⑥，与众在听，视槐良久，叹曰："槐树婆娑⑦，无复生意！"

【注释】

①败：指桓玄篡位遭北府兵将领刘裕起兵声讨，桓兵败被杀。

②殷仲文：字也叫仲文，桓玄的姐夫，曾帮助桓玄谋反，用为侍中，后被刘裕所杀。大司马：这里指琅邪王司马德文，即后来的晋恭帝。咨议：即咨议参军，谋议军事要务，位在其他参军之上。

③二三：指反复无定，错乱异常。

④听：通"厅"。

⑤扶疏：枝叶繁茂而分披下垂的样子。

⑥月朔：每月初一。

⑦婆娑：这里指枝叶倾伏乏力的样子。

【译文】

桓玄失败后，殷仲文回到京都担任大司马司马德文手下的咨议参军，心意似乎反复不定，不再是往日那样了。大司马官府厅堂前有一棵老槐树，枝叶繁茂分披。殷仲文由于每月初一集会，和众人一道在厅堂上，他久久地注视着槐树，叹息说："槐树枝叶倾伏，再也没有一点生趣！"

【原文】

9. 殷仲文既素有名望，自谓必当阿衡朝政①。忽作东阳太守，意甚不平②。及之郡，至富阳，慨然叹曰："看此山川形势，当复出一孙伯符③。"

【注释】

①阿衡：商代官名，引申为辅佐帝王，主持国政。

②"忽作"二句：殷仲文此前在京都担任大司马咨议参军，调任东阳太守实为降职，所以他心中不平。

③孙伯符：孙策，字伯符，汉末人，曾率军平定江东，为吴国的建立奠定了基业。他是吴郡富春（晋代改称富阳，即今浙江富阳）人，所以殷仲文到了这里而生慨叹。

【译文】

殷仲文既然向来很有名望，自己认为必定会主持朝政。忽然去担任东阳太守，心中十分不平。等他到郡赴任时，走到富阳，感慨地叹息说："看这样的山水地形，应当再出一个孙伯符。"

俭啬第二十九

【题解】

俭啬指节俭和吝啬。节俭本是一种美德，但节俭而至于吝啬，好事就变成坏事，走向反面了。

《俭啬》门共有九则故事，反映节俭的如陶侃见庾亮啖薤留白，于是赞叹他“非唯风流，兼有治实”，这虽然是庾亮故作姿态以投陶之所好，但也表现出陶侃以节俭评价人物的个性。再如通过王导丢弃烂败甘果时嘱咐“慎不可令大郎知”，虽是暗写王悦的节俭，但王悦的形象依然十分鲜明。写吝啬的以王戎为代表，如他在侄子结婚时送作贺礼的单衣，后来竟然索要回来；女儿借钱未还，他满脸不悦，“女遽还钱，乃释然”；他极富有，但“契疏鞅掌，每与夫人烛下散筹算计”。这些则又充分刻画出剥削者聚敛无度的贪婪本性。

【原文】

1．和峤性至俭①，家有好李，王武子求之，与不过数十。王武子因其上直②，率将少年能食之者③，持斧诣园，饱共啖毕，伐之，送一车枝与和公，问曰：“何如君李？”和既得，唯笑而已。

【注释】

①和峤：字长舆，生性吝啬，因此受到世人的讥讽。下文王武子是他的妻舅。

②上直：入官署值班。

③率将：带领。

【译文】

和峤生性极其俭省，家里有良种李树，王武子向他要些李子，给了只不过几十个。王武子趁他去官署值班，带领一些很能吃李子的年轻人，拿着斧子到果园去，大家一道饱饱地吃过以后，又砍伐李树，给和峤送去一车树枝，问道："和您家的李树相比怎么样？"和峤收下树枝后，只有苦笑而已。

【原文】

2. 王戎俭吝①，其从子婚②，与一单衣，后更责之③。

【注释】

①王戎：字濬冲，生性吝啬，极爱聚敛财物，世人常常以此讥笑他。
②从子：侄儿。
③责：索取。

【译文】

王戎为人吝啬，他的侄儿结婚，他送了一件单衣，后来又要了回来。

【原文】

3. 司徒王戎，既贵且富，区宅、僮牧、膏田、水碓之属①，洛下无比。契疏鞅掌②，每与夫人烛下散筹算计③。

【注释】

①水碓（duì 对）：利用水力舂米的工具。
②契疏：券契帐簿。鞅掌：繁多的样子。

③筹：又叫筹马、筹码，计数用的工具。

【译文】

司徒王戎，地位既显贵，家财又富足，田庄、仆役、良田、水碓之类，在洛阳无人可比。券契帐簿繁多，常常和夫人一道在烛光下散开筹码进行计算。

【原文】

4. 王戎有好李，卖之，恐人得其种，恒钻其核①。

【注释】

①“恐人”二句：钻破果核后就无法再种。

【译文】

王戎家中有良种李树，卖李子时，害怕别人得到他家的良种，总是先把果核钻破。

【原文】

5. 王戎女适裴頠，贷钱数万。女归①，戎色不说。女遽还钱②，乃释然。

【注释】

①归：已婚妇女回娘家。

②遽：急忙；迅速。

【译文】

王戎的女儿嫁给裴頠，向王戎借了几万钱。女儿回到娘家，王戎的脸色就不高兴。女儿急忙把钱还给他，王戎这才消除心中的

不快。

【原文】

6．卫江州在寻阳①，有知旧人投之②，都不料理③，唯饷王不留行一斤④。此人得饷，便命驾。李弘范闻之⑤，曰："家舅刻薄，乃复驱使草木。"

【注释】

①卫江州：卫展，字道舒，晋人，历任南阳太守、江州刺史、廷尉。寻阳：县名，故址在今江西九江西，是江州州治所在地。

②知旧：故交；老友。

③料理：照顾；安排。

④王不留行：也称王不留，一种药草名。卫展送此物，暗示他不留友人。

⑤李弘范：当据《晋书》本传作"李弘度"。李充，字弘度，官至中书侍郎。

【译文】

江州刺史卫展在寻阳时，有位老朋友来投奔他，他全然不作安排，只是送了王不留行一斤。这个人得到礼物，就起程走了。李弘范听到这件事，说道："我舅舅刻薄，竟然让草木来为他服役。"

【原文】

7．王丞相俭节，帐下甘果盈溢不散①。涉春烂败，都督白之②，公令舍去，曰："慎不可令大郎知③！"

【注释】

①帐下：营帐中。

②都督：这里指帐下领兵的人，相当于卫队长。

③大郎：大公子，这里指王悦，王导的长子。

【译文】

丞相王导生性节俭，营帐中堆满了甘甜的水果，也不散发给大家。到了春天开始腐烂，管事的都督禀告王导，王导让他扔掉，吩咐说："千万不可以让大公子知道！"

【原文】

8. 苏峻之乱，庾太尉南奔见陶公①，陶公雅相赏重。陶性俭吝，及食，啖薤②，庾因留白③。陶问："用此何为？"庾云："故可种。"于是大叹庾非唯风流，兼有治实。

【注释】

①"苏峻"二句：参《假谲》8则。南奔，此时陶侃在寻阳（今江西九江西），庾亮自建康（今江苏南京）去见他，因寻阳在建康西南，所以说南奔。

②薤：参《黜免》4注①。

③白：指薤的地下根部分，色白，可以吃，也可以再种。

【译文】

苏峻叛乱时，太尉庾亮向南逃窜去见陶侃，陶侃非常赏识器重他。陶侃生性俭省惜物，到开饭时，给他吃薤，庾亮就便留下薤白。陶侃问："要这东西做什么？"庾亮说："还可以再种。"于是陶侃极力称赞他不仅有超俗的风度，同时有务实的内美。

【原文】

9. 郗公大聚敛，有钱数千万，嘉宾意甚不同。常朝旦问讯①，郗家法，子弟不坐，因倚语移时②，遂及财货事。郗公曰："汝正当欲得吾钱耳！"乃开库一日，令任意用。

郗公始正谓损数百万许，嘉宾遂一日乞与亲友、周旋略尽[③]。郗公闻之，惊怪不能已已。

【注释】

①朝旦：早晨。

②倚语：站着说话。移时：过了很长时间。

③乞与：送给。周旋：有交往的人；朋友。

【译文】

郗愔大量聚敛钱财，有钱好几千万，郗嘉宾的想法和他很不同。郗嘉宾曾经早晨来请安，按照郗家的规矩，子弟不能坐着，他便站着谈了许久，最后说到钱财的事情。郗愔说："你只是想得到我的钱罢了！"于是就敞开钱库一天，叫嘉宾随意取用。郗愔起先只认为要损失几百万左右，嘉宾竟然一天之内送给亲戚朋友，几乎全部用尽。郗愔听说后，惊异不止。

汰侈第三十

【题解】

汰侈指极度的奢侈。本门通过描写魏晋时期统治者的纵情挥霍和享受，揭露了他们腐朽、堕落的生活。

《汰侈》门共有十二则故事，其中写石崇的占了六则，诸如厕所中婢女侍列，如厕者更新衣出，作锦步障五十里，以赤石脂泥壁等，无不穷奢极欲。王济是另一个典型人物，他用金钱铺地，时人号曰“金沟”；又用人乳饮豚后蒸食，以至晋武帝都感到不平。争豪斗富是当时权贵汰侈生活的又一种表现，本门用三则故事专写石崇和王恺比富。尽管王恺有外甥晋武帝的帮助，但仍然未能占得上风，这说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魏晋士族在经济上并未受到皇室的完全控制。最令人感慨的是“石崇要客燕集”一则，石崇竟然杀掉好几个未能劝客饮酒的美女，这表明在权贵们的眼中，婢女不过是他们的私有财产而已。

【原文】

1. 石崇每要客燕集①，常令美人行酒②；客饮酒不尽者，使黄门交斩美人③。王丞相与大将军尝共诣崇，丞相素不能饮，辄自勉强，至于沉醉。每至大将军，固不饮，以观其变。已斩三人，颜色如故，尚不肯饮。丞相让之，大将军曰：“自杀伊家人，何预卿事！”

【注释】

①石崇：字季伦，参《品藻》57 注②。

②美人：美貌女子，这里指唱歌、跳舞的女侍。

③黄门：指由宦者充任的内室仆役。交：交替；轮流。

【译文】

石崇每次邀请客人举行宴会，常常叫美女斟酒劝客；宾客中如有不干杯的，就让侍从轮流杀死美女。丞相王导和大将军王敦曾经一道去石崇家赴宴，王导向来不能喝酒，总是勉强自己，直到大醉。每当向王敦敬酒时，他坚决不喝，来观察石崇是否有变化。已经一连杀了三个美女，王敦的脸色依然如故，还是不肯喝。王导责备他，王敦说："他自己杀他家里的人，关你什么事！"

【原文】

2. 石崇厕，常有十余婢侍列，皆丽服藻饰①。置甲煎粉、沉香汁之属②，无不毕备。又与新衣著令出，客多羞不能如厕。王大将军往，脱故衣，著新衣，神色傲然。群婢相谓曰："此客必能作贼！"

【注释】

①藻饰：打扮。

②甲煎粉：把甲煎（一种螺）研磨后加上香料而制成的粉。沉香汁：用沉香木泡制成的香水。

【译文】

石崇家的厕所，常常有十多个婢女列队侍候客人，全都穿着华丽，打扮讲究。厕所中备有甲煎粉、沉香汁一类物品，应有尽有。又让进去的客人换上新衣服后出来，客人大多害羞而无法上

厕所。大将军王敦去厕所，脱掉旧衣服，换上新衣服，神色满不在乎。婢女们互相议论说："这个客人一定能造反！"

【原文】

3. 武帝尝降王武子家①，武子供馔，并用琉璃器。婢子百余人，皆绫罗裤褶②，以手擎饮食。烝豚肥美，异于常味。帝怪而问之，答曰："以人乳饮豚③。"帝甚不平，食未毕，便去。王、石所未知作④。

【注释】

①降：对尊贵者来到某地的敬称。

②褶（luó 罗）：女子的上衣。

③饮（yìn 印）：给……喝。

④王、石：指王恺、石崇。王恺，字君夫，晋武帝司马炎的舅舅，官至后军将军，家极富有，生活糜费奢侈。

【译文】

晋武帝司马炎曾经驾临王武子家，武子设宴招待，全是用的璃璃器皿。婢女一百多人，都穿着绫罗绸缎的衣裤，用手托着食物。清蒸小猪肥嫩鲜美，和通常的味道不一样。武帝感到奇怪，问到这事，王武子回答说："用人乳喂养的小猪。"武帝听后很不满，没有吃完，就走了。这是连王恺、石崇都不知道的制作方法。

【原文】

4. 王君夫以粭糒澳釜①，石季伦用蜡烛作炊。君夫作紫丝布步障碧绫里四十里②，石崇作锦步障五十里以敌之。石以椒为泥③，王以赤石脂泥壁④。

【注释】

①粭（yí 移）：同“饴”，麦芽糖。糒（bèi 备）：干饭。澳釜：擦洗锅子。

②步障：一种帷幕，贵人出行时设置在道路两侧，可以避寒或避尘，也可以防止窥视。

③椒：花椒，一种香料。

④赤石脂：一种红色的风化石，可用来涂饰墙壁。

【译文】

王君夫用饴糖和着干饭来擦锅子，石季伦则用蜡烛当柴禾烧饭。王君夫用紫色丝布做步障，配上绿绫里子，长四十里；石季伦则用锦缎做成五十里长的步障来和他匹敌。石季伦用花椒来泥墙，王君夫则用赤石脂来涂墙。

【原文】

5. 石崇为客作豆粥，咄嗟便办①。恒冬天得韭蓱齑②。又牛形状气力不胜王恺牛，而与恺出游，极晚发，争入洛城，崇牛数十步后迅若飞禽，恺牛绝走不能及③。每以此三事为扼腕④，乃密货崇帐下都督及御车人，问所以。都督曰：“豆至难煮，唯豫作熟末，客至，作白粥以投之。韭蓱齑是捣韭根，杂以麦苗尔。”复问驭人牛所以驶⑤。驭人云：“牛本不迟，由将车人不及，制之尔⑥。急时听偏辕⑦，则驶矣。”恺悉从之，遂争长。石崇后闻，皆杀告者。

【注释】

①咄嗟：吆喝声，这里形容时间短暂。

②韭蓱齑（píngjī 瓶机）：把韭菜和艾蒿切细制成的腌菜，这种菜通常在夏天才有。蓱，艾蒿。齑，制成细末的腌菜。

③绝：极力。

④扼腕：一只手握住另一只手的手腕，表示遗憾。

⑤驶：'迅疾。

⑥“由将”二句：《晋书·石崇传》作“良由驭者逐不及反制之”，语意较为明确。

⑦偏辕：让车子的重心偏向一辕，这样能减轻另一车轮和地面的摩擦，加快车速。

【译文】

石崇为客人做豆粥，很快就能做成。常常在冬天也有韭菜和艾蒿制成的腌菜。再有，他的牛形状、力气都不如王恺的牛，但是他和王恺出游，到很晚才乘车返回，两人争着进洛阳城，石崇的牛走了几十步后就快得如同飞鸟，王恺的牛尽力奔跑也追赶不上。王恺常常为这三件事而感到遗憾。于是暗中收买了石崇府中管事的都督和驾车人，探问其中的原因。都督说：“豆子最难煮烂，只有事先煮成熟豆末，客人来到，煮好白粥放进去。韭菜艾蒿的腌菜是把韭菜根捣碎，搀上麦苗罢了。”又问驾车人牛跑得快的原因。驾车人说：“牛本来跑得并不慢，由于驾车的人跟不上，反而限制了它。紧急时要听任车子侧向一边，就会跑得快了。”王恺全都照着他们说的去做，终于可以和石崇相争。石崇后来听说了，把告密的人全都杀了。

【原文】

6．王君夫有牛，名八百里驳[①]，常莹其蹄角[②]。王武子语君夫：“我射不如卿，今指赌卿牛，以千万对之。”君夫既恃手快[③]，且谓骏物无有杀理[④]，便相然可[⑤]，令武子先射。武子一起便破的，却据胡床，叱左右速探牛心来[⑥]。须臾，炙至，一脔便去。

【注释】

①八百里驳：牛名，牛的毛色不纯叫驳，八百里指能够日行八百里。

②莹：这里指把牛的蹄和角磨得晶莹光洁。

③手快：手的动作敏捷熟练，这里指箭术高超。

④骏物：指好牛。

⑤然可：允许。

⑥叱：喝令。

【译文】

王君夫有一头牛，名叫八百里驳，经常把牛的蹄和角磨得晶莹光洁。王武子对君夫说："我射箭不如你，今天指名用你的牛来和你赌射箭，我用一千万钱来抵你的牛。"君夫既依仗着自己箭术高明，又认为这样的宝物没有杀掉的道理，就答应了他，并且叫武子先射。武子一射就射中了靶心，下来后倚在胡床上，喝令侍从赶快把牛心掏出来。不一会儿，烤好的牛心送了来，王武子尝上一块就走了。

【原文】

7. 王君夫尝责一人无服余衵①，因直内著曲阁重闺里②，不听人将出。遂饥经日，迷不知何处去。后因缘相为③，垂死，乃得出。

【注释】

①衵（nì 逆）：内衣。

②曲阁重闺：深宫内室。曲阁，指深邃的宫室。重闺，指要经过多道门才能到达的内室。

③因缘：朋友；同伴。

【译文】

王君夫曾经责罚一个人，不准穿其他衣服，只穿一件内衣，继而又径直把他关在深邃的内室中，不让人领他出来。这个人最终饿了好几天，迷惘得不知往哪里走。后来一个同伴帮助他，快要死了，才得以出来。

【原文】

8. 石崇与王恺争豪，并穷绮丽以饰舆服①。武帝，恺之甥也，每助恺。尝以一珊瑚树高二尺许赐恺②，枝柯扶疏③，世罕其比。恺以示崇，崇视讫，以铁如意击之，应手而碎。恺既惋惜，又以为疾己之宝，声色甚厉。崇曰："不足恨，今还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树，有三尺、四尺，条干绝世，光彩溢目者六七枚，如恺许比甚众④。恺惘然自失⑤。

【注释】

①绮丽：华美艳丽。舆服：车马服饰。

②珊瑚树：由珊瑚虫的分泌物聚结而成的树状物体，有红、白、黑色，可供玩赏。

③扶疏：枝条繁茂的样子。

④许：这样；如此。

⑤惘然：精神惚恍、若有所失的样子。

【译文】

石崇和王恺斗富，都用尽华美艳丽的东西来装点车马服饰。晋武帝司马炎是王恺的外甥，常常帮助王恺。他曾经把一枝二尺来高的珊瑚树赐给王恺，枝条繁茂，世间很少有这类珍品。王恺拿出来给石崇看，石崇看过后，用铁如意砸它，珊瑚树随手碎了。王

恺既很惋惜，又认为石崇是妒忌自己的宝物，声色俱厉。石崇说：“不值得遗憾，现在我来还给你。”于是叫侍从把珊瑚树全都拿来，三四尺高的，枝条繁茂绝伦而又光彩溢目的就有六七枝，像王恺那一类的就更多了。王恺看后，惘然若失。

【原文】

9. 王武子被责[①]，移第北邙下[②]。于时人多地贵，济好马射，买地作埒[③]，编钱匝地竟埒。时人号曰“金沟”。

【注释】

①“王武”句：王济被任命为河南尹，尚未到任，因为经过王宫时鞭打了王府官吏而被免官。责，责罚。

②北邙（máng 芒）：山名，在洛阳东北。

③埒（liè 列）：矮墙，这里指骑射场地四周的土围墙。

【译文】

王武子被免官，把家迁到北邙山下。当时人多地贵，武子喜爱骑马射箭，就买地修建了跑马场，价格相当于把钱用绳子串起来围着跑马场铺一圈。当时的人称为“金沟”。

【原文】

10. 石崇每与王敦入学戏[①]，见颜、原象而叹曰[②]：“若与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间[③]！”王曰：“不知馀人云何，子贡去卿差近[④]。”石正色云：“士当令身名俱泰，何至以瓮牖语人[⑤]！”

【注释】

①学：学校。《晋书·石崇传》作“太学”，即朝廷设立在京城的最高学

府。

②颜、原：颜，指颜回，字子渊；原，指原宪，字子思。两人都是孔子的学生。

③间（jiàn 建）：差别；距离。

④子贡：端木赐，字子贡，也是孔子的学生，家有千金，富比王侯。差：大略；差不多。

⑤瓮牖（yǒu 有）：以破瓮口作窗户，比喻贫寒。牖，窗户。据说原宪家里很穷，只能以瓮为窗。石崇家极富有，所以这里他又觉得自己不应当和贫穷的原宪相比。

【译文】

石崇经常和王敦进学校里游玩，见到颜回、原宪的画像，石崇叹息说："如果能和他们一道拜孔子为师，和他们的差距又怎么会远呢！"王敦说："不知道孔子的其余弟子怎么样，子贡和你大体相近。"石崇表情严肃地说："读书人应当使生活和名声都很美满，哪至于以贫穷为题来和别人谈论呢！"

【原文】

11. 彭城王有快牛[①]，至爱惜之。王太尉与射[②]，赌得之。彭城王曰："君欲自乘，则不论；若欲啖者，当以二十肥者代之。既不废啖，又存所爱。"王遂杀啖。

【注释】

①彭城王：指司马权，字子舆，晋武帝司马炎的堂叔父，封为彭城王。

②射：打赌；赌博。

【译文】

彭城王司马权有一头快牛，他最珍爱这牛。太尉王衍和他赌博，赢得了这头牛。司马权说："如果您想自己用来驾车，我就不

提了；如果想杀了吃，我将用二十头肥牛来替换它。这既不影响您吃，又能留下我所珍爱的牛。”王衎最终杀来吃了。

【原文】

12．王右军少时，在周侯末坐，割牛心啖之[①]。于此改观。

【注释】

①牛心：当时的习俗认为牛心最珍贵。周顗当时很有声望，他先切牛心给王羲之吃，表明了对王羲之的重视。

【译文】

右军将军王羲之年轻时，在武城侯周顗那里作客，坐在末座上，周顗先切牛心给他吃。从此大家改变了对王羲之的看法。

忿狷第三十一

【题解】

忿狷指激愤和狷急，也即急躁易怒。这种坏脾气的产生，大抵是心胸褊狭使然，而它的表现，则常常是不能宽容别人，有时甚至会迁怒到其他的人或事上。

《忿狷》门共有八则故事，其中流传最广的是王蓝田食鸡子。由于性急，他用箸刺鸡蛋不中，就拿起鸡蛋扔在地上，蛋在地上滚动，他又下地踩踏，又不中，“复于地取内口中，啮破即吐之”。从这一连串的描写中，王述性情褊急，大失士大夫风度的形象表现得维妙维肖。此外，王献之不肯和习凿齿并榻坐，王忱、王恭为劝酒不饮的琐事而剑拔弩张，不欢而散，反映了这类士人缺少宽容别人的胸怀。而桓玄因斗鹅未能取胜，就把诸兄弟的鹅全部杀死，则是迁怒于鹅了。

【原文】

1. 魏武有一妓，声最清高，而情性酷恶①。欲杀则爱才，欲置则不堪。于是选百人一时俱教。少时果有一人声及之，便杀恶性者②。

【注释】

①酷：极；非常。

②恶性：性情暴躁。

【译文】

魏武帝曹操有一名歌女，声音特别清亮激越，但是性情非常暴躁。曹操想杀了她，却又舍不得她的才能；想不杀，却又不能忍受。于是就挑选了一百个女子同时训练。不久，果然有一人的歌声赶上了她，曹操就杀掉了那个性情暴躁的歌女。

【原文】

2. 王蓝田性急。尝食鸡子，以箸刺之①，不得，便大怒，举以掷地。鸡子于地圆转未止，仍下地以屐齿蹍之②，又不得。瞋甚，复于地取内口中，啮破即吐之。王右军闻而大笑曰："使安期有此性③，犹当无一豪可论④，况蓝田邪！"

【注释】

①箸（zhù 助）：筷子。

②屐齿：木板鞋底部的齿状木头。蹍（zhǎn 展）：踩；踏。

③安期：王承，字安期，王述的父亲，很有名望。

④豪：通"毫"，比喻极其细微的地方。

【译文】

蓝田侯王述性情急躁。曾有一次吃鸡蛋，用筷子去戳鸡蛋，没有戳中，就大发脾气，抓起鸡蛋往地上扔去。鸡蛋在地上团团地转个不停，他于是跳下地来用木屐齿去踩，又没有踩中。他愤怒已极，再从地上捡起来塞进口中，咬破后立即把它吐掉。右军将军王羲之听说后大笑说："假使安期有这种性格，尚且没有丝毫可取，何况是蓝田呢！"

【原文】

3．王司州尝乘雪往王螭许①。司州言气少有牾逆于螭②，便作色不夷③。司州觉恶，便舆床就之④，持其臂曰："汝讵复足与老兄计！"螭拨其手曰："冷如鬼手馨⑤，强来捉人臂！"

【注释】

①王司州：王胡之，字脩龄，曾被召用为司州刺史，未动身而病死。王螭（chī 痴）：王恬，字敬豫，小字螭虎，王胡之的堂弟。

②言气：言语表情。牾（wǔ 五）逆：违逆；冒犯。

③不夷：不高兴。

④舆：抬起；搬动。

⑤如鬼手馨：像鬼手一样。

【译文】

司州刺史王胡之曾经冒雪到王螭那里去。王胡之的言语表情稍稍冒犯了王螭，王螭就变了脸色，很不高兴。王胡之觉察到他恼怒了，就把坐床移到王螭身边，抓着他的手臂说："你哪里值得和老哥哥计较！"王螭拨开王胡之的手说："冷得像鬼手一样，还硬要来抓人家的手臂！"

【原文】

4．桓宣武与袁彦道樗蒱①。袁彦道齿不合②，遂厉色掷去五木③。温太真云："见袁生迁怒，知颜子为贵④。"

【注释】

①樗蒱（chūpú 初葡）：一种赌博游戏，类似后世的掷骰子。

②齿：博齿，指骰子上的点数。

③五木：赌博用具，两头尖细，中间扁平，两面分别为黑白二色。因每副五枚，用木头制成，所以叫五木。

④颜子：颜回，字子渊，孔子的学生。《论语·雍也》中记载孔子的话说："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迁怒，不把对甲的怒气发泄到乙的身上。不贰过，不会再次犯和以前同样的错误。

【译文】

宣武侯桓温和袁彦道赌搏。彦道掷出的骰子不合心意，就满脸怒容地扔掉了五木。温太真说："见到袁生把怒气迁移到五木上，更知道颜子是值得尊敬的。"

【原文】

5. 谢无奕性粗强①，以事不相得，自往数王蓝田②，肆言极骂。王正色面壁不敢动。半日，谢去，良久，转头问左右小吏曰："去未？"答云："已去。"然后复坐。时人叹其性急而能有所容。

【注释】

①谢无奕：谢奕，字无奕，参《德行》33注①。粗强：粗暴倔强。

②数：数落；责备。

【译文】

谢无奕性情粗暴倔强，曾因为一件事彼此不融洽，亲自前往数落蓝田侯王述，肆意痛骂。王述脸色严肃地面向墙壁，不敢挪动。过了半天，谢无奕走了，许久，他才掉过头来问身边的侍从说："走没走？"侍从回答说："已经走了。"然后才又坐回原处。当时的人赞叹他虽然性情急躁，但是能有所容忍。

【原文】

6. 王令诣谢公①，值习凿齿已在坐②，当与并榻③；王徙倚不坐④，公引之与对榻。去后，语胡儿曰⑤："子敬实自清立，但人为尔，多矜咳⑥，殊足损其自然。"

【注释】

①王令：王献之，字子敬，官至尚书令。

②习凿齿：字彦威，官至荥阳太守。

③并榻：合坐一榻。下文"对榻"指坐在对面的榻上。

④徙倚：徘徊。

⑤胡儿：谢朗，字长度，小字胡儿，谢安的侄儿。

⑥矜咳：矜持固执。据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说，咳，一本作"硋(ài爱)"，疑是。又说："晋人讲门地，士庶不同坐，书中屡见，谢安见献之不肯与习同榻，故以拘于习俗讥之。"

【译文】

尚书令王子敬去拜访谢安，遇见习凿齿已经在座，本应当和习凿齿同坐一榻；王子敬却走来走去地不肯坐下，谢安拉着他坐到习凿齿对面的坐榻上。王子敬走后，谢安告诉胡儿说："子敬确实立身清高，只是他故意做作，过于矜持固执，尤其会损害他的天然本性。"

【原文】

7. 王大、王恭尝俱在何仆射坐①，恭时为丹阳尹，大始拜荆州。讫将乖之际②，大劝恭酒，恭不为饮，大强逼之，转苦，便各以裙带绕手③。恭府近千人，悉呼入斋；大左右虽少，亦命前，意便欲相杀。何仆射无计，因起排坐二人之间，方得分散。所谓势利之交，古人羞之。

【注释】

①王大：王忱，字元达，小字佛大。王恭：字孝伯，他是王忱的族侄，但两人感情不合。何仆射：何澄，字季玄，为人清正而有名望，曾任尚书左仆射。

②乖：分别。

③裙：下衣。

【译文】

王大、王恭曾经一道在尚书左仆射何澄家作客，王恭当时担任丹阳尹，王大刚刚受任荆州刺史。到了将要分手的时候，王大劝王恭喝酒，王恭不肯喝，王大强迫他，并且越来越固执，于是就各自把衣带绕到手上准备动武。王恭府中有近千人，全都叫进何澄的宅舍中；王大身边的侍从虽然少些，也叫他们前来，那意思就要互相打起来。何澄没有办法，便站起来分开他们坐到两人中间，才把他们隔开劝走。这种所谓由权势财利而产生的交情，古人认为是可耻的。

【原文】

8. 桓南郡小儿时，与诸从兄弟各养鹅共斗。南郡鹅每不如，甚以为忿。乃夜往鹅栏间，取诸兄弟鹅悉杀之。既晓，家人咸以惊骇，云是变怪，以白车骑①。车骑曰："无所致怪，当是南郡戏耳②！"问，果如之。

【注释】

①车骑：指桓冲，字幼子，桓玄的叔叔，曾任车骑将军。

②南郡：桓温死时，桓玄刚四岁，袭爵南郡公，所以这里直接称他为南郡。

【译文】

南郡公桓玄还是孩子时，和堂兄弟们各自养了鹅来斗。桓玄的鹅常常斗败，他为此很恼怒。于是夜间到鹅栏中，把堂兄弟们养的鹅全都抓出来杀死。天亮以后，家里人都为此感到惊异，说发生了怪异，并把这件事告诉了车骑将军桓冲。桓冲说："没有什么可能引起怪异的，一定是南郡在闹着玩罢了！"一问，果然如此。

谗险第三十二

【题解】

谗险指诽谤和阴险。居心险恶，妒贤忌能，是这类进谗者的特点。

《谗险》门只有四则故事，叙述了进谗者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极力诋毁他人，如王国宝受到晋孝武帝的赏识，而当孝武帝想召见王珣时，他自知才能不及王珣，于是百般阻挠，而孝武帝竟因此不见王珣。本门还反映了为保护自己而进行的反谗险斗争，如王绪屡次在王国宝面前诋毁殷仲堪，殷采用王珣的计谋，成功地离间了王绪和王国宝之间的关系，从而保全了自己。从本门内容来看，无论是进谗还是反进谗的种种做法，都和当时的政治形势有着密切的联系，可说是权力斗争中的必然产物。

【原文】

1. 王平子形甚散朗①，内实劲侠②。

【注释】

①王平子：王澄，字平子。散朗：闲适爽朗。按，这一则似乎和《谗险》门的主旨无关。

②劲侠：刚正侠义。

【译文】

王平子外表很闲适爽朗，但内心确实刚正侠义。

【原文】

2. 袁悦有口才[①]，能短长说[②]，亦有精理。始作谢玄参军，颇被礼遇。后丁艰[③]，服除还都，唯赍《战国策》而已。语人曰："少年时读《论语》、《老子》，又看《庄》、《易》，此皆是病痛事[④]，当何所益邪？天下要物，正有《战国策》。"既下，说司马孝文王[⑤]，大见亲待，几乱机轴[⑥]。俄而见诛。

【注释】

①袁悦：字元礼，官至骠骑咨议。晋孝武帝太元年间，他深受会稽王司马道子的信任，经常劝道子专揽朝政。王恭知道这事后，报告了孝武帝，孝武帝借其他罪名杀死了他。袁悦曾离间王忱、王恭，参《赏誉》153则。

②短长说：战国纵横家所用的游说之辞。短长，《战国策》的书名曾称为《短长》，主要记述战国时纵横家的言论和行动，由汉代刘向根据先秦史料编订而成。

③丁艰：遭遇父亲或母亲的丧事。

④病痛：小病，比喻小事。

⑤司马孝文王：会稽王司马道子，字也叫道子，晋孝武帝的胞弟，死后谥为孝文。

⑥机轴：比喻国家的重要部门。机，弩牙。轴，车轴。

【译文】

袁悦有口才，擅长游说之辞，同时也有精辟的道理。起初担任谢玄手下的参军，很受优待。后来遇父母丧事居家守孝，除孝后回到京都，只携带一部《战国策》而已。他告诉别人说："年轻时读《论语》、《老子》，又看《庄子》、《周易》，这些书讲的都是小事，能有什么收益呢？天下重要的东西，只有《战国策》。"到京都以后，去游说孝文王司马道子，很受宠信和款待，几乎扰乱

了朝廷。不久就被杀死了。

【原文】

3. 孝武甚亲敬王国宝及王雅①。雅荐王珣于帝，帝欲见之。尝夜与国宝及雅相对，帝微有酒色，令唤珣。垂至，已闻卒传声。国宝自知才出珣下，恐倾夺其宠②，因曰："王珣当今名流，陛下不宜有酒色见之，自可别诏召也。"帝然其言，心以为忠，遂不见珣。

【注释】

①王国宝：字也叫国宝，参《规箴》26注①。王雅：字茂建，曾任太子少傅、尚书左仆射。

②倾夺：争夺。

【译文】

晋孝武帝司马曜很亲近并敬重王国宝、王雅。王雅向孝武帝推荐王珣，孝武帝想召见他。曾有一次夜间和王国宝、王雅对坐，孝武帝略有点醉意，下令叫王珣来。王珣将要到来，已经听见了吏卒传话的声音。王国宝知道自己的才能在王珣之下，害怕他来争夺孝武帝对自己的宠幸，于是说："王珣是当今的名流，陛下不宜在有醉意时召见他，原本可以另外下令召见。"孝武帝认为王国宝的话很对，心中认为他忠诚，就没有召见王珣。

【原文】

4. 王绪数谗殷荆州于王国宝①，殷甚患之，求术于王东亭。曰："卿但数诣王绪，往辄屏人，因论它事。如此，则二王之好离矣。"殷从之。国宝见王绪，问曰："比与仲

堪屏人何所道[2]？”绪云：“故是常往来，无它所论。”国宝谓绪于己有隐，果情好日疏，谗言以息。

【注释】

①王绪：字仲业，参《规箴》26①。

②比：近来。

【译文】

王绪屡次在王国宝面前说荆州刺史殷仲堪的坏话，殷仲堪很忧虑这件事，去向东亭侯王珣请教办法。王珣说：“你只要频繁地去拜访王绪，去后立即叫身边的人退下，接着谈其他的事情。这样，二王的交情就会断绝了。”殷仲堪听从了他的话。后来王国宝见到王绪，问道：“近来你和殷仲堪一道时常赶走侍从，都谈些什么呀？”王绪说：“确实是平常的往来，没有谈其他什么事。”王国宝认为王绪对自己有所隐瞒，果然两人的感情一天比一天疏远，谗言因此也平息了。

尤悔第三十三

【题解】

尤悔指过失和悔恨。犯有过失当然会产生悔恨，这本是做人的常理，本门就表现这样的内容。

《尤悔》门共有十七则故事，涉及面广，大到政治斗争，小至生活琐事。陆机因卷入权力斗争的漩涡而遭到杀害时，后悔未能早归家乡。王导在周颉被害后知道他曾经救过自己，悔恨自己在“幽冥中负此人”。晋明帝在得知司马氏的天下系篡夺而来，羞愧交加。这些都是政治斗争方面的内容。王浑之妻颜氏婚后未能受到王济的礼遇，简文帝司马昱由于不识稻禾而感到羞愧，则是由生活中的琐碎小事而引发的懊悔。

【原文】

1. 魏文帝忌弟任城王骁壮①，因在卞太后阁共围棋②，并啖枣。文帝以毒置诸枣蒂中，自选可食者而进，王弗悟，遂杂进之。既中毒，太后索水救之。帝预敕左右毁瓶罐，太后徒跣趋井，无以汲，须臾遂卒。复欲害东阿③，太后曰：“汝已杀我任城，不得复杀我东阿！”

【注释】

①任城王：曹彰，字子文，曹操的儿子，和曹丕、曹植都是卞夫人所生，曹丕即位后，封任城王。

②卞太后：曹丕的母亲，曹丕即位时尊为太后。

③东阿：指曹植，字子建，封东阿王。

【译文】

魏文帝曹丕忌妒弟弟任城王曹彰骁勇强壮，趁着在卞太后内室中共同下围棋时一道吃枣子。文帝把毒药放在枣蒂中，自己选那些能吃的吃，任城王不知道，就把有毒无毒的都混杂着吃了。中毒以后，太后要找水解救他。文帝事先已叫身边的人把取水的瓶罐砸毁了，太后急得赤着脚跑到井边，却没有打水的东西，片刻间任城王就死了。后来文帝又想害死东阿王曹植，太后说："你已经杀了我的任城王，不能再杀我的东阿王了！"

【原文】

2. 王浑后妻，琅邪颜氏女。王时为徐州刺史，交礼拜讫，王将答拜，观者咸曰："王侯州将①，新妇州民②，恐无由答拜。"王乃止。武子以其父不答拜，不成礼，恐非夫妇，不为之拜，谓为"颜妾"。颜氏耻之，以其门贵，终不敢离。

【注释】

①王侯：王浑袭父爵为京陵侯，所以称为王侯。州将：州刺史兼任军事长官。王浑当时担任徐州刺史、扬烈将军，所以称为州将。

②州民：颜氏是琅邪国人，琅邪国在徐州境内，所以算是州民。

【译文】

王浑的后妻是琅邪颜家的女儿。王浑当时担任徐州刺史，颜氏行完交拜礼后，王浑将要答拜，观看婚礼的人都说："王侯是州将，新娘是本州平民，恐怕答拜没有道理。"王浑就没有答拜。王武子认为自己的父亲没有答拜，就尚未完成婚礼，恐怕不算夫妻，就不对继母行拜礼，只称她为"颜妾"。颜氏认为这是耻辱，但因

为王家门第高贵，始终不敢离婚。

【原文】

3. 陆平原河桥败①，为卢志所谗②，被诛。临刑叹曰："欲闻华亭鹤唳③，可复得乎？"

【注释】

①"陆平"句：晋武帝死后，西晋发生八王之乱，成都王司马颖任命陆机为河北大都督，率军征讨长沙王司马乂，战于河桥，兵败遭谗，后被司马颖所杀。河桥，桥名，故址在今河南孟县西南、孟津东北的黄河上。

②卢志：字子道，当时是司马颖手下的左长史。

③华亭：地名，属吴郡吴县，故址在今上海松江，是陆机的家乡。

【译文】

平原内史陆机河桥兵败以后，受到卢志的谗害，最终被杀。临刑时叹息说："想听听华亭的鹤鸣，还可能吗？"

【原文】

4. 刘琨善能招延①，而拙于抚御②。一日虽有数千人归投，其逃散而去亦复如此，所以卒无所建。

【注释】

①刘琨：字越石，参《言语》35 注①。他在晋怀帝永嘉元年（公元307年）担任并州刺史，当时并州凶荒，盗贼盛行，百姓离散，刘琨着手进行整治。

②抚御：安抚管理。

【译文】

刘琨善于招揽人才，却不善于安抚管理。一天当中虽有几千人来投奔他，但是逃走的也有这么多，所以他最终也无所建树。

【原文】

5. 王平子始下①，丞相语大将军："不可复使羌人东行②。"平子面似羌。

【注释】

①"王平"句：王澄，字平子，他当时担任荆州刺史，领南蛮校尉。琅邪王司马睿（即后来的晋元帝）召他任军谘祭酒，赴任途中路过豫章时，被王敦杀害。下，从荆州东下建康。

②羌人：羌族人。羌族是当时西北部的一个少数民族。

【译文】

王平子刚起身东下建康，丞相王导告诉大将军王敦："不能让那个羌人到东边来。"王平子的脸长得像羌人。

【原文】

6. 王大将军起事①，丞相兄弟诣阙谢②。周侯深忧诸王，始入，甚有忧色。丞相呼周侯曰："百口委卿！"周直过不应。既入，苦相存救。既释，周大说，饮酒。及出，诸王故在门。周曰："今年杀诸贼奴③，当取金印如斗大系肘后。"大将军至石头，问丞相曰："周侯可为三公不④？"丞相不答。又问："可为尚书令不？"又不应。因云："如此，唯当杀之耳！"复默然。逮周侯被害，丞相后知周侯救己，叹曰："我不杀周侯，周侯由我而死，幽冥中负此

人⑤！”

【注释】

①“王大”句：指晋元帝永昌元年（公元322年）王敦起兵以诛刘隗为名准备攻入建康一事。

②诣阙谢：王导是王敦的堂弟，当时担任司空、录尚书事。王敦起兵，刘隗劝晋元帝诛杀王氏宗族，因而王导兄弟整天到朝廷谢罪。阙，这里指皇宫。

③贼奴：对坏人的蔑称，这里指王敦等人。

④三公：晋代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是掌握军政大权的中央最高官员。

⑤幽冥：暗昧不明。

【译文】

大将军王敦起兵作乱时，丞相王导兄弟到朝廷请罪。武城侯周顗非常担忧王氏宗族，刚进宫时，脸色很忧虑。王导喊住周顗说：“我全家百口就托付给你了！”周顗径直走进去，没有理睬。进宫后，周顗苦苦保救他们。王导等人被赦免后，周顗十分高兴，喝了酒。等到出宫时，王氏兄弟仍然在门口。周顗说：“今年杀死那些叛贼，将要拿到一颗斗大的金印佩挂在胳膊肘后。”不久大将军王敦攻下石头城，问王导：“周侯可不可以做三公？”王导不回答。又问：“可不可以做尚书令？”又没有回答。王敦于是说：“既然这样，只该杀掉他了！”王导还是没有作声。等到周顗被害，王导后来知道周顗救过自己，慨叹地说：“我不杀周侯，但周侯是因我而死的，我在暗昧不明中辜负了这个人！”

【原文】

7. 王导、温峤俱见明帝，帝问温前世所以得天下之由。温未答顷，王曰：“温峤年少未谙，臣为陛下陈之。”

王乃具叙宣王创业之始，诛夷名族[1]，宠树同己[2]，及文王之末高贵乡公事[3]。明帝闻之，覆面著床曰："若如公言，祚安得长[4]！"

【注释】

①诛夷名族：指晋宣王司马懿在创业过程中杀害魏朝王室曹爽、吏部尚书何晏、太尉王凌等人，以及逮捕了当朝的一批王公。名族，有名望的家族。

②宠树同己：指提拔追随自己的太尉蒋济等人，司马懿曾封蒋济为都乡侯。宠树，宠爱提拔。同己，指赞同自己的人。

③高贵乡公事：高贵乡公即曹髦，字彦士，曹丕的孙子。初封为高贵乡公，齐王曹芳嘉平六年（公元254年）大将军司马师废曹芳，立他为帝。高贵乡公甘露五年（公元260年）大将军司马昭又杀曹髦，立曹奂为帝。

④祚：皇位；国统。

【译文】

王导、温峤一道朝见晋明帝司马绍，明帝问温峤前代君王能够得到天下的缘由。温峤尚未回答时，王导就说："温峤年轻，不熟悉这些事，我来给陛下陈述。"王导于是详细地叙述了晋宣王司马懿开始创立大业时，诛灭名门大族，宠爱培植亲信，以及文王司马昭晚年杀害高贵乡公曹髦的事情。明帝听后，掩面倒在坐床上，说道："如果像您所说的那样，晋朝又怎么能够长久呢？"

【原文】

8. 王大将军于众坐中曰："诸周由来未有作三公者[1]。"有人答曰："唯周侯邑五马领头而不克[2]。"大将军曰："我与周洛下相遇，一面顿尽[3]。值世纷纭，遂至于此[4]！"因为流涕。

【注释】

①由来：历来。

②“唯周”句：指周𫖮官至尚书左仆射，但最终也未能做到三公。邑五马，指赌博时得到五个筹码。邑，通“挹”，取。马，筹码。领头，领先。

③顿尽：立即说尽内心的话，指真诚相待。

④此：指周𫖮被王敦所杀一事。

【译文】

大将军王敦在大庭广众中说：“周氏家族历来尚未有过担任三公的人。”有人回答说：“只有周侯取得了五个筹码处于领先的地位，却不能得胜。”王敦说：“我和周𫖮在洛阳相逢，一见面就立即真诚相待。没想到遇上世事纷乱，最终到了这样的地步！”于是为他流下了眼泪。

【原文】

9. 温公初受刘司空使劝进①，母崔氏固驻之②，峤绝裾而去。迄于崇贵，乡品犹不过也③。每爵，皆发诏④。

【注释】

①“温公”句：指刘琨派温峤渡江南下劝琅邪王司马睿即帝位一事，参《言语》35 则及注①。

②驻：阻止。

③乡品：乡人对某人德行的品评，这是当时朝廷选拔官吏的依据之一。过：通过；认可。

④“每爵”二句：温峤母亲去世后，他居江南无法归葬，再加上当初违背母意而南下，因此乡人对他评价不高。而晋元帝即位后提拔他为散骑侍郎，朝中也因此意见不一，他不得不坚决辞让。此后，他每次升官，皇帝都要特发诏令说明。

【译文】

温峤当初接受司空刘琨的指派去劝说琅邪王司马睿即帝位，母亲崔氏坚决阻止他，温峤扯断衣襟执意走了。直到他地位显贵以后，乡人的品评仍然不能认可他的做法。每次授给他官爵，皇帝都要发布诏书来说明。

【原文】

10. 庾公欲起周子南①，子南执辞愈固。庾每诣周，庾从南门入，周从后门出。庾尝一往奄至②，周不及去，相对终日。庾从周索食，周出蔬食③，庾亦强饭，极欢；并语世故，约相推引，同佐世之任。既仕，至护军、二千石④，而不称意。中宵慨然曰："大丈夫乃为庾元规所卖！"一叹，遂发背而卒⑤。

【注释】

①周子南：周劭，字子南，官至镇蛮护军、西阳太守。
②奄至：突然来到。
③蔬食：粗劣的饭食。
④二千石：年俸二千石的职务，这里指西阳郡郡太守。
⑤发背：背疮发作。

【译文】

庾亮想起用周子南任职，子南执意推辞，并且越来越坚决。庾亮每次去拜访周子南，庾亮从南门进去，周子南就从后门出去。庾亮曾经突然径直进来，周子南来不及脱身，两人就面对面地坐了一整天。庾亮向周子南要些吃的，周子南拿出了粗茶淡饭，庾亮也勉强吃下去，极为高兴；同时告诉周子南许多世间事务，并约定推荐他出来，共同担负辅佐当世君主的重任。周子南出来任职

后，做到将军、郡守，但是并不称心如意。他半夜里感慨地说："大丈夫竟然被庾元规出卖了！"一声叹息，最终背疮发作而死。

【原文】

11. 阮思旷奉大法①，敬信甚至。大儿年未弱冠，忽被笃疾。儿既是偏所爱重，为之祈请三宝②，昼夜不懈。谓至诚有感者，必当蒙佑。而儿遂不济。于是结恨释氏③，宿命都除④。

【注释】

①大法：大乘佛教之法，是佛教中的一个派别。

②三宝：佛教称佛、法、僧为三宝。

③释氏：本指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这里指佛教。

④宿命：指佛教中的宿命论，即认为今世的命运都是由前世的善恶所决定的这样一种理论。

【译文】

阮思旷信奉大乘佛法，崇敬信仰到了极点。他大儿子不到二十岁，忽然得了重病。这儿子既然是最受宠爱和重视的，当然要为他向三宝祈祷，白天黑夜坚持不懈。原以为自己极度的虔诚有感动佛的作用，必定能受到保佑。但是这个儿子最终也没能救活。于是和佛教结下怨恨，把宿命论全都抛弃了。

【原文】

12. 桓宣武对简文帝，不甚得语。废海西后①，宜自申叙，乃豫撰数百语，陈废立之意。既见简文，简文便泣下数十行。宣武矜愧②，不得一言。

【注释】

①废海西：指桓温废黜海西公司马奕并拥立简文帝司马昱一事，参《言语》59 注②。

②矜愧：同情、羞愧。

【译文】

宣武侯桓温回答简文帝司马昱的问话时，不大能找到合适的言辞。废黜海西公后，他应当亲自解释说明，于是预先拟写好几百句话，陈述废黜海西公拥立简文帝的用意。见到简文帝后，简文帝就不停地流着眼泪。桓温既同情又羞愧，说不出一句话来。

【原文】

13. 桓公卧语曰①："作此寂寂②，将为文、景所笑③。"既而屈起坐曰④："既不能流芳后世，亦不足复遗臭万载邪？"

【注释】

①卧语：《世说新语》原注引《续晋阳秋》说，桓温"曾卧对亲僚，抚枕而起曰：'为尔寂寂，为文、景所笑。'"

②寂寂：无声无息，这里指无所作为，不能称帝。

③文、景：文指晋文帝司马昭，景指晋景帝司马师，他们都曾在魏朝执掌国政，废黜旧君拥立新主，为司马氏代魏称帝打下了基础。

④屈起：崛起；突然起来。屈，通"崛"。

【译文】

桓温躺着告诉身边人说："照这样无声无息地下去，将会被文帝、景帝所耻笑。"一会儿又突然坐起来说："既然不能流芳后世，难道也不值得遗臭万年吗？"

【原文】

14. 谢太傅于东船行，小人引船[1]，或迟或速，或停或待；又放船从横，撞人触岸。公初不呵谴[2]，人谓公常无嗔喜。曾送兄征西葬还[3]，日莫雨驶[4]，小人皆醉，不可处分[5]。公乃于车中手取车柱撞驭人[6]，声色甚厉。夫以水性沉柔，入隘奔激，方之人情，固知迫隘之地[7]，无得保其夷粹[8]。

【注释】

①小人：对士族阶层之外的平民百姓的蔑称。

②呵谴：呵斥责备。

③征西：指谢奕，字无奕，死后追赠镇西将军。据《晋书·谢奕传》，他并未任命为“征西”的官职，这里称为“征西”，不知何据。

④驶：迅疾。

⑤处分：处理。

⑥车柱：垫车的圆木。（据张万起《世说新语词典》说）

⑦迫隘：狭窄，喻指危险的场合。

⑧夷粹：平和纯正。

【译文】

太傅谢安在东边会稽乘船，纤夫拉船，时而慢时而快，时而停下时而等候；又放任船只四处飘荡，冲撞别人的船，碰撞河岸。谢安从不呵斥责备，人们认为谢安向来没有喜怒。谢安曾经为哥哥镇西将军谢奕送葬回来，天已傍晚，雨又下得很急，驾车的人都喝醉了无法控制车子。谢安就从车中取出垫车的圆木来捅驾车的人，声色俱厉。按说水的本性沉静柔和，但是一流入狭窄的地方就奔腾激荡，用来和人的性情相比，当然就能理解人置身在险恶的境地，就不能保持自己平和纯正的本性。

【原文】

15. 简文见田稻，不识，问是何草，左右答是稻。简文还，三日不出，云："宁有赖其末而不识其本①！"

【注释】

①末：这里指稻穗。本：这里指稻苗。

【译文】

简文帝司马昱见到田里的稻子，不认识，问是什么草，身边的侍从回答说是稻子。简文帝回去后，三天没有出门，说道："难道有依赖它的末梢却不认识它的根本的吗！"

【原文】

16. 桓车骑在上明畋猎①，东信至，传淮上大捷。语左右云："群谢年少大破贼！"因发病薨。谈者以为此死贤于让扬之荆②。

【注释】

①桓车骑：桓冲，字幼子，曾任车骑将军。前秦苻坚南侵时，桓冲派遣三千精兵前来保卫京都建康。当时谢安已经安排妥当，消闲自得，便令桓冲率兵撤回。桓冲却认为谢安没有将才，必败无疑。后来谢玄等在淝水大胜苻坚，桓冲本有疾病，加上自感羞愧，病重而死。上明：城名，桓冲担任荆州刺史时修建，后来又将州的治所移到这里，故址在今湖北松滋西。

②"谈者"句：意思是桓冲不能为国立功，还不如一死。让扬之荆，桓冲原任扬、豫二州刺史，自认为德才比不上谢安，就要求让出扬州刺史职务；最后调任荆州刺史。

【译文】

车骑将军桓冲在上明打猎，东边的信使到了，传来淮上大胜的消息。桓冲对身边的侍从说："谢家那群年轻人大破敌寇！"接着发病死去。议论的人认为这样死去胜过他让出扬州刺史职务到荆州去。

【原文】

17. 桓公初报破殷荆州[①]，曾讲《论语》，至"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处"[②]，玄意色甚恶。

【注释】

①"桓公"句：桓玄曾和荆州刺史殷仲堪一同起兵反晋，后来又互相攻伐，最后桓玄杀死了殷仲堪。

②"富与"四句：语出《论语·里仁》，原文作"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意思是富有和显贵是人人所想要的，但是不用正当的方法去得到它，君子是不会据有的。

【译文】

桓玄刚得到报告说打败了荆州刺史殷仲堪，他常常研讨《论语》，这时正讲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处"，桓玄的神情很不好看。

纰漏第三十四

【题解】

纰漏指差错和失误。在日常言语和行为中出现一些纰漏，原本不足为奇，因为这是任何人都难以完全避免的。

《纰漏》门共有八则故事，虽然在出差错这一点上是相同的，但造成差错的原因却各有不同。王敦误食澡豆，是由于他不熟悉皇室中的奢华生活；虞啸父误解晋孝武帝的问话，是由于他不理解“献替”的含义；王国宝误认为自己将受任荆州刺史并由此闹出笑话，则是出于他求官心切而未能正确分析形势。本门描写中最使人感慨的是任瞻的纰漏，他少年得意，颇受时论好评，但“自过江，便失志”，以至发出“为茶为茗”的怪问题，当他觉得大家神情有异时，又用语音相近的“为热为冷”来掩饰。由此可见当时失意的知识分子在神志上的恍惚不定。

【原文】

1．王敦初尚主①，如厕，见漆箱盛干枣，本以塞鼻，王谓厕上亦下果，食遂至尽。既还，婢擎金澡盘盛水，琉璃碗盛澡豆②，因倒著水中而饮之，谓是干饭。群婢莫不掩口而笑之。

【注释】

①主：指晋武帝的女儿舞阳公主。

②澡豆：用豌豆末和香药制成的丸剂，可以用来洗手洗脸。

【译文】

王敦刚娶公主为妻时，上厕所，见到漆箱中盛着干枣，这原本是用来塞住鼻孔的，王敦以为厕所中也摆设果品，就吃起来，最后直到吃尽。回到屋里，婢女端着金澡盘盛水，用琉璃碗盛澡豆，王敦就把澡豆倒进水中喝了，认为是干粮。婢女们没有谁不捂着嘴笑话他。

【原文】

2. 元皇初见贺司空①，言及吴时事，问："孙皓烧锯截一贺头②，是谁？"司空未得言，元皇自忆曰："是贺劭③。"司空流涕曰："臣父遭遇无道，创巨痛深，无以仰答明诏。"元皇愧惭，三日不出。

【注释】

①贺司空：贺循，字彦先，死后追赠司空。

②孙皓：字元宗，孙权的孙子，吴国末代君主。

③贺劭：字兴伯，贺循的父亲，参《政事》4注①。据《资治通鉴·晋纪》记载，孙皓荒淫残暴，怀疑中书令贺劭假装中风，竟然把锯子烧红后锯下了他的头。

【译文】

晋元帝司马睿初次召见司空贺循时，谈到吴国时的事情，问道："孙皓烧红锯子锯断了一个姓贺的头颅，这人是谁？"贺循没有回答，元帝自己回忆说："是贺劭。"贺循流着眼泪说："我父亲遇上了无道昏君，我的创伤巨大，痛苦深重，无法奉答陛下的问话。"元帝感到惭愧，三天没有出门。

【原文】

3. 蔡司徒渡江[①]，见彭蜞[②]，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令烹之。既食，吐下委顿，方知非蟹。后向谢仁祖说此事，谢曰："卿读《尔雅》不熟[③]，几为《劝学》死[④]。"

【注释】

①蔡司徒：蔡谟，字道明，曾任司徒。

②彭蜞：外形像螃蟹，但较小，螯与足无毛。

③《尔雅》：我国最早的一部解释词义的专书，其中《释鱼》篇讲到八足二螯的动物有三种，并非都是螃蟹。

④《劝学》：指汉末蔡邕取《荀子·劝学》文意写成的《劝学篇》文，其中有"蟹有八足，加以二螯"两句。

【译文】

司徒蔡谟渡江南下后，见到彭蜞，非常高兴地说："螃蟹有八只脚，加上两只螯。"叫人把它煮熟。吃下去后，呕吐不止，精神疲困，这才知道不是螃蟹。后来他向谢仁祖说到这件事，谢仁祖说："你读《尔雅》没有读熟，差点儿被《劝学》害死掉。"

【原文】

4. 任育长年少时[①]，甚有令名。武帝崩，选百二十挽郎[②]，一时之秀彦，育长亦在其中。王安丰选女婿，从挽郎搜其胜者，且择取四人，任犹在其中。童少时，神明可爱，时人谓育长影亦好。自过江，便失志。王丞相请先度时贤共至石头迎之，犹作畴日相待，一见便觉有异。坐席竟，下饮[③]，便问人云："此为茶为茗[④]？"觉有异色，乃自

申明云："向问饮为热为冷耳[5]。"尝行从棺邸下度，流涕悲哀。王丞相闻之曰："此是有情痴。"

【注释】

①任育长：任瞻，字育长，历任谒者仆射、都尉、天门太守。

②挽郎：牵引灵柩唱挽歌的年轻男子。

③下饮：上茶；设茶。

④茗：晋时称早采者为茶，晚采者为茗。

⑤为热为冷：晋时热和茶、冷和茗各在同一韵部，读音相近，任瞻因不辨茶和茗，自觉失言，想掩饰自己的窘态，所以这样说。

【译文】

任育长年轻时，很有好名声。晋武帝司马炎去世，挑选一百二十人做挽郎，都是当时的杰出人才，育长也在其中。安丰侯王戎挑选女婿，从挽郎中寻找卓越的人物，暂且选出四个人，任育长还是在其中。他还是孩子时，灵秀可爱，当时的人认为育长的影子都很美好。自从过江南下后，就神志失常。丞相王导邀请先前渡江南下的贤达一道到石头城去迎接他，仍然像往日一样对待他，但一见面就觉得有了变化。大家刚刚坐定，送上茶来，他就问人说："这是茶还是茗？"觉得大家神色有异时，又自己申明说："我刚才在问茶是热的还是冷的罢了。"他曾经从棺材铺前经过，也流下泪来感到悲哀。王导听到这事后说："这是一个有情的痴子。"

【原文】

5. 谢虎子尝上屋熏鼠[1]。胡儿既无由知父为此事，闻人道痴人有作此者，戏笑之，时道此，非复一过[2]。太傅既了己之不知，因其言次，语胡儿曰："世人以此谤中郎[3]，亦言我共作此。"胡儿懊热[4]，一月日闭斋不出[5]。太傅虚

托引己之过，以相开悟，可谓德教[6]。

【注释】

①谢虎子：谢据，字玄道，小字虎子，谢安的二哥。

②一过：一遍。

③中郎：指谢据，参《贤媛》26 注③。

④懊热：懊恼，羞惭。

⑤一月日：一个月。

⑥德教：用德行来感化教育人。

【译文】

谢虎子曾经上屋熏老鼠。谢胡儿既无从知道父亲做过这种事情，又听人说傻子有做过这种事的，就戏谑嘲笑这种人，不时地说起这种事，而且不止说过一遍。太傅谢安了解到他是不知道以后，趁着他说话之际，告诉胡儿说："世间的人用这事来毁谤中郎，也说我一道这样做过。"胡儿听后懊恼羞惭，有一个月的时间关着书房不出来。谢安假托举出自己的过错，用来开导胡儿，使他醒悟，这可以称为德教。

【原文】

6. 殷仲堪父病虚悸[1]，闻床下蚁动，谓是牛斗。孝武不知是殷公，问仲堪："有一殷，病如此不？"仲堪流涕而起曰："臣进退维谷[2]。"

【注释】

①殷仲堪父：殷师，字师子。《世说新语》原注引《续晋阳秋》说他有失心病，即精神错乱症。虚悸：因气血亏虚而心跳发慌。

②进退维谷：进退都陷于困难的境地，这里指不知如何回答。

【译文】

殷仲堪的父亲生病，由于气血亏虚而心跳发慌，听到床下蚂蚁爬动，认为是牛在相斗。晋孝武帝司马曜不知道这是殷仲堪父亲的事，问殷仲堪："有一个姓殷的，病情是不是像这样的？"殷仲堪流着眼泪起身说："我不知道怎样回答才好。"

【原文】

7. 虞啸父为孝武侍中①，帝从容问曰："卿在门下②，初不闻有所献替③。"虞家富春④，近海，谓帝望其意气⑤，对曰："天时尚暖，𩶘鱼虾鲊未可致⑥，寻当有所上献。"帝抚掌大笑。

【注释】

①虞啸父：晋会稽余姚（今属浙江）人，历任侍中、尚书、会稽内史。

②门下：官署名，即门下省，是直属于皇帝的顾问机构。

③献替：献可替否，意思是直言进谏，提出正确可行的建议，否定错误不当的政令。

④富春：县名，东晋时改称富阳，在今浙江杭州西南。

⑤意气：进奉；奉献。

⑥𩶘（zhì 制）：一种可制成酱的鱼。鲊（zhǎ 眨）："鲝"的讹字，腌鱼。

【译文】

虞啸父担任晋孝武帝司马曜的侍中时，孝武帝不经意地问他说："你在门下省，从未听到你进献过什么。"虞啸父家在富春，靠近大海，他认为孝武帝是希望他进贡，就回答说："天时尚暖，鱼类海产还得不到，过些时候将会有所进献。"孝武帝听后拍手大笑。

【原文】

8. 王大丧后，朝论或云国宝应作荆州[1]。国宝主簿夜函白事云[2]："荆州事已行。"国宝大喜，其夜开阁唤纲纪[3]，话势虽不及作荆州[4]，而意色甚恬。晓遣参问[5]，都无此事。即唤主簿数之曰："卿何以误人事邪？"

【注释】

①"王大"二句：王忱死后，会稽王司马道子想让王国宝接任荆州刺史，但晋孝武帝却下令任用殷仲堪。

②白事：报告文书。下文"荆州事"的"事"，也指公文、文书。

③纲纪：主簿。

④话势：话头；话题。

⑤参问：验证。

【译文】

王大死后，朝廷里的议论有说王国宝应当接任荆州刺史的。国宝手下的主簿连夜写了报告文书说："有关荆州的公文已经发布了。"国宝十分高兴，当夜打开小门叫来主簿，谈论的话题虽然没有涉及接任荆州刺史的事，但是神情很安适。天亮以后派人去打探验证，全然没有这事。王国宝当即叫来主簿数落他说："你为什么误了人家的事情呢？"

惑溺第三十五

【题解】

惑溺指迷惑和沉溺，在情感上受到迷惑而沉溺其中。本门主要描写男女之间情爱上的惑溺，以及由此而出现的一些异常的神志和举止。

《惑溺》门共有七则故事，其中最为感人的是荀粲妻病热，荀粲取冷熨妻，表现了夫妇之间真挚而深厚的感情。王戎的妻子坚持用“卿”称呼王戎，是出于对王戎的亲昵，虽然不合礼制，但这种执拗的爱使得王戎也只好听之任之。本门中有两则故事写由爱而生妒的情况。贾充因为亲吻抱在乳母怀中的儿子，妻子郭氏顿生妒意，因而杀了乳母。孙秀的妻子蒯氏也是爱极生妒，骂孙秀为“貉子”，以至孙秀不再入房，最后由晋武帝亲自调解，夫妇才和好如初。这些则是惑溺的另一种表现了。

【原文】

1. 魏甄后惠而有色①，先为袁熙妻②，甚获宠。曹公之屠邺也③，令疾召甄，左右白：“五官中郎已将去④。”公曰：“今年破贼正为奴⑤。”

【注释】

①甄后：魏文帝曹丕的皇后甄氏，是明帝曹叡的生母。惠：通“慧”，聪明。

②袁熙：字显奕，袁绍的次子，汉末曾任幽州刺史。

③邺：县名，汉末魏郡郡治所在地，故址在今河北临漳西南邺镇东。袁

熙出任幽州刺史，甄氏留在邺城。建安九年（公元204年），曹军攻破邺城后获得甄氏。

④五官中郎：官名，主管皇帝侍卫，因曹丕曾任此职，这里代指曹丕。

⑤奴：尊长者对卑幼者的昵称，这里指曹丕。

【译文】

魏甄后聪明而又漂亮，起先是袁熙的妻子，很受宠爱。曹操攻破邺城屠杀百姓时，下令迅速召见甄氏，身边的侍从报告："五官中郎将已经把她带走了。"曹操说："今年打败敌寇正是为这小子。"

【原文】

2. 荀奉倩与妇至笃①，冬月妇病热，乃出中庭自取冷，还以身熨之。妇亡，奉倩后少时亦卒，以是获讥于世。奉倩曰："妇人德不足称，当以色为主。"裴令闻之，曰："此乃是兴到之事②，非盛德言，冀后人未昧此语。"

【注释】

①荀奉倩：荀粲，字奉倩，三国时魏国人，年二十九而死。

②兴到：兴致所到，指一时兴起。

【译文】

荀奉倩和妻子的感情极为深厚，冬天里妻子生病发烧，他就到庭院中自己挨冻，回来用身子贴着妻子。妻子死后，奉倩不多时也就死了，因此受到世人的讥讽。奉倩曾经说过："妇人的品德不值得称道，应当以容貌为主。"中书令裴楷听到这话后，说道："这只能是一时兴起的事，不是有美德的人应当说的话，希望后人不要让这话弄糊涂了。"

【原文】

3. 贾公闾后妻郭氏酷妒[①]。有男儿名黎民，生载周[②]，充自外还，乳母抱儿在中庭，儿见充喜踊，充就乳母手中呜之[③]。郭遥望见，谓充爱乳母，即杀之。儿悲思啼泣，不饮它乳，遂死。郭后终无子。

【注释】

①贾公闾：贾充，字公闾，参《政事》6注①。

②载周：满一周岁。

③呜：亲吻。

【译文】

贾充的后妻郭氏忌妒心极重。她有一个男孩子名叫黎民，长到满一周岁时，贾充从外面回来，乳母抱着小孩在庭院中，孩子见到贾充，高兴得直往上蹦，贾充就势在乳母的手中亲吻了孩子。郭氏远远地望见后，认为贾充爱上了乳母，随即杀了她。孩子思念乳母，悲痛地啼哭，不吃别人的奶，最终死了。郭氏后来始终没有再生儿子。

【原文】

4. 孙秀降晋[①]，晋武帝厚存宠之[②]，妻以姨妹蒯氏，室家甚笃[③]。妻尝妒，乃骂秀为“貉子”[④]。秀大不平，遂不复入。蒯氏大自悔责，请救于帝。时大赦，群臣咸见。既出，帝独留秀，从容谓曰：“天下旷荡[⑤]，蒯夫人可得从其例不？”秀免冠而谢，遂为夫妇如初。

【注释】

①孙秀：字彦才，原任吴国前将军，降晋后拜骠骑将军，封会稽公。

②存宠：抚慰、宠爱。

③室家：夫妇。

④貉子：北方人对南方人的蔑称。

⑤旷荡：宽宏浩荡。

【译文】

孙秀归降了晋朝，晋武帝司马炎宽厚地抚慰并且宠爱他，把妻妹蒯氏嫁给他，夫妻感情很深厚。妻子曾经出于忌妒，竟然骂孙秀是“貉子”。孙秀十分愤慨，于是不再进入内室。蒯氏深深悔恨自责，向武帝求救。当时正值大赦天下，群臣都来谒见皇上。臣下退出后，武帝单独留下孙秀，不经意地对他说：“天下恩德宽宏浩荡，蒯夫人能够依据条例饶恕吗？”孙秀脱下帽子谢罪，于是夫妻和好如初。

【原文】

5．韩寿美姿容①，贾充辟以为掾。充每聚会，贾女于青琐中看②，见寿，说之，恒怀存想，发于吟咏。后婢往寿家，具述如此，并言女光丽。寿闻之心动，遂请婢潜修音问，及期往宿。寿跻捷绝人③，逾墙而入，家中莫知。自是充觉女盛自拂拭④，说畅有异于常。后会诸吏，闻寿有奇香之气，是外国所贡，一著人，则历月不歇。充计武帝唯赐己及陈骞⑤，馀家无此香，疑寿与女通，而垣墙重密，门阁急峻，何由得尔？乃托言有盗，令人修墙。使反曰：“其余无异，唯东北角如有人迹，而墙高，非人所逾。”充乃取女左右婢考问⑥，即以状对。充秘之，以女妻寿。

【注释】

①韩寿：字德真，历任散骑常侍、河南尹，死后追赠骠骑将军。

②青琐：刻镂成格子并涂上青色的窗户。

③趫（qiāo 悄）捷：行动轻灵敏捷。

④拂拭：这里指修饰打扮。

⑤陈骞：字休渊，官至大司马。

⑥考问：审问。

【译文】

韩寿容貌很美，贾充征召他来做属官。贾充每次会集宾客，他女儿都从窗格子中观看，见到韩寿，很喜爱他，心中常常想念，并在吟咏诗文时流露出来。后来她的婢女到韩寿家中去，详细讲了这些情况，同时说到贾女光艳美丽。韩寿听说后动了心，就请婢女暗中传递音信，到了约定的日期去那里过夜。韩寿行动轻灵敏捷，超越常人，跳过围墙进去，贾充家中没有谁知道。从此以后，贾充觉察到女儿十分用心修饰打扮，喜悦欢畅的神情不同平常。后来贾充会见僚属，闻到韩寿身上有一种奇特的香气，这是外国送来的贡品，一沾到人身上，几个月香气都不消散。贾充寻思晋武帝只赐给过自己和陈骞，其余人家没有这种香，因而怀疑韩寿和女儿私通，但是家中围墙重叠严密，大门小门把守严紧，从哪里能够进来呢？于是借口有盗贼，派人修理围墙。派去的人回来说："其他地方没有什么异常，只是东北角上好像有人跳过来的痕迹，不过围墙很高，不是人能跳得过来的。"贾充就把女儿身边的婢女叫来审问，婢女随即把情况说出来。贾充对此严守秘密，把女儿嫁给了韩寿。

【原文】

6．王安丰妇常卿安丰①。安丰曰："妇人卿婿，于礼为

不敬，后勿复尔。”妇曰：“亲卿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当卿卿！”遂恒听之。

【注释】

①卿安丰：用卿来称呼安丰。卿，相当于“你”，常用来称呼地位、辈份低于自己的人；用于平辈之间，显得亲昵而不拘礼节。

【译文】

安丰侯王戎的妻子常常用卿来称呼王戎。王戎说：“妻子用卿来称呼丈夫，在礼节上是不恭敬的，以后不要再这样了。”妻子说：“亲卿爱卿，因此才用卿来称呼卿；我不用卿来称呼卿，谁该用卿来称呼卿！”王戎于是只好听任她这样称呼。

【原文】

7. 王丞相有幸妾姓雷，颇预政事，纳货①。蔡公谓之“雷尚书”。

【注释】

①纳货：接受贿赂。

【译文】

丞相王导有个宠妾姓雷，很喜爱干预政事，接受贿赂。蔡谟称她为“雷尚书”。

仇隙第三十六

【题解】

仇隙指仇怨和嫌隙。由仇怨而产生嫌隙，甚至仇杀，这在封建社会中是常有的，而且往往和权力斗争相关。

《仇隙》门共有八则故事，大部分是因为怨恨而至仇杀。石崇由于未肯将绿珠送给孙秀，因而不免被杀。刘琨、刘玙兄弟年轻时因遭王恺憎恶而几乎被杀。王敦命王世将杀害了司马丞，司马丞之子无忌在得知真相后，拔刀追杀世将之子胡之。这种冤冤相报的现象，实在令人心惊。此外，文人之间的仇隙虽然未必发展到仇杀，但由此而产生的明争暗斗，也使人感到积怨的深重。王羲之不满王述而设法羞辱他，王述则密令收集羲之治郡中的不法事件，以至羲之“称疾去郡，以愤慨致终”。这种相互之间由仇隙而产生的倾轧，导致了他们的悲剧命运。

【原文】

1. 孙秀既恨石崇不与绿珠①，又憾潘岳昔遇之不以礼②。后秀为中书令，岳省内见之③，因唤曰：“孙令，忆畴昔周旋不？”秀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④！”岳于是始知必不免。后收石崇、欧阳坚石⑤，同日收岳。石先送市⑥，亦不相知。潘后至，石谓潘曰：“安仁，卿亦复尔邪？”潘曰：“可谓‘白首同所归’。”潘《金谷集》诗云：“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归⑦。”乃成其谶⑧。

【注释】

①孙秀：字俊忠，赵王司马伦的心腹，司马伦篡位后，他任中书令，专擅朝政。绿珠：石崇的歌妓，美丽而善于吹笛。司马伦专权时，孙秀曾指名索取绿珠，后石崇被捕，她坠楼自杀。

②“又憾”句：潘岳父亲为琅邪太守时，孙秀是他手下的役吏，服侍潘岳，潘岳曾多次踢打孙秀，不把他当人看，所以孙秀心怀不满。

③省内：官署里。

④“中心”二句：语出《诗经·小雅·隰桑》，意思是心中记着这件事，哪一天能忘记呢！

⑤欧阳坚石：欧阳建，字坚石，石崇的外甥，历任山阳令、尚书郎、冯翊太守。

⑥市：东市，是执行死刑的地方。

⑦“投分”二句：这是潘岳在《金谷集》中的诗句，意思是寄语志同道合的朋友，白头以后一道归去。投分（fèn 奋），志向相合。石友，情谊坚如金石的朋友。《金谷集》，参《品藻》57注①。

⑧谶（chèn 衬）：预言吉凶得失的话。

【译文】

孙秀既怨恨石崇不肯把绿珠给自己，又不满潘岳往日对自己没有礼貌。后来孙秀担任中书令，潘岳在官署中见到他，就叫他说：“孙令，还记得我们过去的交往吗？”孙秀说：“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潘岳于是才知道自己一定不能免祸了。后来拘捕了石崇、欧阳坚石，同一天拘捕了潘岳。石崇先被送到刑场，还不知道潘岳的情况。潘岳后来也押到了，石崇对潘岳说：“安仁，你也这样吗？”潘岳说：“可说是‘白首同所归’。”潘岳在《金谷集》中的诗说：“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归。”这两句诗竟然成了他们的谶语。

【原文】

2. 刘玙兄弟少时为王恺所憎①，尝召二人宿，欲默除之。令作坑，坑毕，垂加害矣。石崇素与玙、琨善，闻就恺宿，知当有变，便夜往诣恺，问二刘所在。恺卒迫不得讳②，答云："在后斋中眠。"石便径入，自牵出，同车而去，语曰："少年何以轻就人宿！"

【注释】

①刘玙兄弟：指刘玙、刘琨兄弟二人。刘玙，《晋书》本传作"刘舆"，字庆孙，刘琨的哥哥，参《雅量》10注①。

②卒迫：猝迫，仓促急迫。卒，通"猝"。

【译文】

刘玙兄弟年轻时受到王恺的憎恶，王恺曾经请他们兄弟二人到家里住宿，想暗中除掉他们。王恺叫人挖坑，坑挖好后，就要加害了。石崇向来和刘玙、刘琨要好，听说他们到王恺家住宿，知道将会有变故，就连夜去拜访王恺，问二刘在哪里。王恺仓促急迫间无法隐瞒，回答说："在后面屋子中睡觉。"石崇就直接进去，亲自把他们拉出来，同乘一辆车走了，并且对他们说："年轻人为什么轻率地到别人家住宿！"

【原文】

3. 王大将军执司马愍王①，夜遣世将载王于车而杀之②，当时不尽知也。虽愍王家亦未之皆悉，而无忌兄弟皆稚③。王胡之与无忌，长甚相昵。胡之尝共游，无忌入告母，请为馔。母流涕曰："王敦昔肆酷汝父④，假手世将。吾所以积年不告汝者，王氏门强，汝兄弟尚幼，不欲使此

声著[⑤]，盖以避祸耳。”无忌惊号，抽刃而出，胡之去已远。

【注释】

①司马愍王：司马丞，字元敬，袭父爵封为谯王，曾任湘州刺史。王敦起兵时，他兴兵讨伐，后被王敦所害，死后谥为愍王。

②世将：王廙（yì 异），字世将，王胡之的父亲。他又是王敦的堂兄弟，曾追随王敦叛乱，担任平南将军、荆州刺史。

③无忌：司马无忌，字公寿，司马丞的儿子。

④肆酷：肆意残害。

⑤声著：声张；张扬。

【译文】

大将军王敦捉住了愍王司马丞，夜间派王世将把愍王装进车中杀害了，当时人们不完全知道这事。即使是愍王家里也不都了解真象，而司马无忌兄弟又都还小。王胡之和无忌两人，长大后彼此十分亲近。胡之曾经和无忌一道游玩，无忌回来告诉母亲，请母亲准备饭食。母亲流着眼泪说：“王敦昔日肆意残害你父亲，借王世将的手把他杀了。我之所以多年来不告诉你们，是因为王氏家族势力强盛，你们兄弟还小，我不想让这事声张出去，是为了避免祸患而已。”无忌听后十分震惊，号啕痛哭，拔刀就往外跑，但是胡之已经走远了。

【原文】

4．应镇南作荆州[①]，王脩载、谯王子无忌同至新亭与别[②]。坐上宾甚多，不悟二人俱到。有一客道：“谯王丞致祸，非大将军意，正是平南所为耳[③]。”无忌因夺直兵参军刀[④]，便欲斫。脩载走投水，舸上人接取，得免。

【注释】

①应镇南：应詹，字思远，曾任荆州刺史，死后追赠镇南大将军。

②王脩载：王耆之，字脩载，王廙的儿子，王胡之的弟弟。

③平南：指王廙，字世将，曾任平南将军。

④直兵参军：值班的参军。

【译文】

镇南大将军应詹出任荆州刺史时，王脩载、谯王司马丞的儿子司马无忌同时到新亭给他送行。座上宾客很多，没料到这两个人一起来了。有一个客人说："谯王司马丞遭祸，并不是大将军的意思，只是平南将军干的罢了。"无忌于是夺过值班参军的刀，就要砍王脩载。脩载逃走，跳进河里，船上的人把他救起，才得以免死。

【原文】

5．王右军素轻蓝田，蓝田晚节论誉转重①，右军尤不平。蓝田于会稽丁艰②，停山阴治丧。右军代为郡，屡言出吊，连日不果。后诣门自通，主人既哭，不前而去，以陵辱之。于是彼此嫌隙大构。后蓝田临扬州③，右军尚在郡，初得消息，遣一参军诣朝廷，求分会稽为越州④。使人受意失旨，大为时贤所笑。蓝田密令从事数其郡诸不法，以先有隙，令自为其宜⑤。右军遂称疾去郡，以愤慨致终。

【注释】

①晚节：晚年。

②丁艰：据《晋书·王述传》记载，这里指王述在担任会稽内史时遭遇母亲的丧事。

③临扬州：指王述守孝期满后出任扬州刺史。临，出任。

④“求分”句：会稽郡本属扬州，王羲之要求把会稽郡从扬州划出来新建越州，目的是避开王述的管辖。

⑤自为其宜：自己采用适宜的办法去处理。

【译文】

右军将军王羲之向来看不起蓝田侯王述，王述晚年的声望越来越高，王羲之尤其不满。王述在任会稽内史时遭遇母亲丧事，留在山阴办理丧事。王羲之代理会稽内史，屡次说要前去吊唁，但是接连多日也没有去。后来他登门自己通报进去吊唁，主人哭起来以后，他却不进去吊唁就走了，以此来凌辱王述。从此双方深深地结下了怨恨。后来王述出任扬州刺史，王羲之还是在会稽郡，刚得到王述受任的消息，就派一名参军到朝廷去，请求把会稽分出来新建越州。使者接受使命时未能领悟意旨，结果大受当代贤达的讥笑。王述暗中派从事去检查列举王羲之的会稽郡各种不法行为，因为先前两人有嫌隙，王述就叫王羲之自己找个适宜的办法去处理。王羲之于是称病离职，因愤慨而致死。

【原文】

6. 王东亭与孝伯语，后渐异[①]。孝伯谓东亭曰：“卿便不可复测！”答曰：“王陵廷争，陈平从默[②]，但问克终云何耳[③]。”

【注释】

①渐异：指意见逐渐不同。王孝伯曾想杀掉把持朝政的中书令王国宝，王珣暂时没有同意，两人意见略有分歧。

②“王陵”二句：西汉惠帝时，吕后想封吕氏诸人为王，问右丞相王陵，王陵认为不可；又问左丞相陈平，陈平说可以。后来陈平却和周勃一道消灭

诸吕，安定了天下。从默，顺从沉默。

③克终：这里指结果。

【译文】

东亭侯王珣和王孝伯谈话，事后王珣的意见渐渐不同了。王孝伯对王珣说："你确实不可捉摸！"王珣回答说："王陵在朝廷上争辩，陈平顺从地默不作声，不能看一时的态度，只要问最后的结果怎么样啊。"

【原文】

7. 王孝伯死①，县其首于大桁②。司马太傅命驾出至标所③，孰视首，曰："卿何故趣欲杀我邪④？"

【注释】

①"王孝"句：晋安帝隆安二年（公元398年），王恭联合殷仲堪再次起兵，讨伐专擅国政的太傅司马道子，兵败后被部将刘牢之杀死。

②大桁：大浮桥，这里指建康秦淮河上的朱雀桥。

③标：受刑者斩首后悬首示众的高柱子。

④趣：通"促"，急促。

【译文】

王孝伯死后，他的头被悬挂在朱雀桥上示众。太傅司马道子乘车来到悬首的柱子下面，仔细地看着王孝伯的头，说道："你为什么急着要杀我呢？"

【原文】

8. 桓玄将篡，桓脩欲因玄在脩母许袭之①。庾夫人云："汝等近，过我余年，我养之，不忍见行此事。"

【注释】

①桓脩：字承祖，小字崖，桓冲的第三子，桓玄的堂兄弟。据《世说新语》原注引《晋安帝纪》说，桓脩小时候常受桓玄欺侮，他深感不满，暗中有杀桓玄之意。

【译文】

桓玄将要篡夺帝位，桓脩想趁着桓玄在桓脩母亲那里时偷袭他。桓脩母亲庾夫人说："你们关系亲近，等到过完我的晚年吧，我抚养了他，不忍心见你做这样的事情。"

责任编辑　程小铭
丛书题签　启　功
封面设计　石俊生
版式设计　裴　铸

本丛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承印厂质检科，保证调换。
邮政编码：550001
通信地址：贵州省贵阳市市北路80号附1号
电　　话：（0851）6828993

世说新语全译
[南朝·宋] 刘义庆编撰　　柳士镇　刘开骅译注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289号）
贵州省侗学会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25.5印张　640千字
1996年10月第1版　1996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5000册

ISBN 7-221-03936-4/K·334（平）　定价：29.50元